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〇冊目次

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序論一卷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諸國興廢説一卷
圖説一卷　（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序論一卷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諸國興廢說一卷圖說一卷

（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內府刻本

春秋大全七十卷、內府藏本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兼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爲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爲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脩、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爲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谿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宮。我

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岐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集傳大全凡例

一紀年依汪克寬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分註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一經文以胡氏為據而詳註各傳異同增損於下

一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録於經後而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雖有異同難輙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註經下

一程子朱子說并三傳註疏有發明經意者繼三傳後諸儒之說與胡傳合而有相補益者附註胡傳下文異旨同者去之其或意義雖殊而例理可通則別附于後

一周及列國易世嗣位齊晉秦楚大夫為政有繫乎王伯夷夏之輕重者依林堯叟例備列于十二公之首以便觀覽

一胡傳引用本經內前後事證不復重見止云見某傳某公某年其諸經子史者並註本末於傳下

一凡引先儒之說但順經意編次不以時之先後為序

一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或經不載而傳載者皆依次序先後附録各年之內其獲麟後無係於聖經不録

一諸傳與經意不倂者引啖氏趙氏劉氏汪氏李氏諸說附斷於後仍加圈以別之

一經內地名杜氏張氏汪氏各有註釋然時代沿革不同今依李廉會通例有關經義者存之餘不録

一先儒格言別為總論類次冠于經端庶使學者易知要領

一年表及列國圖說並依胡傳存於卷首以備考訂

一引用先儒姓氏

左氏　公羊氏

穀梁氏　董子仲舒 漢廣川

劉氏向　賈氏逵

服氏虔　鄭氏玄康成

徐氏邈　江氏熙

何氏休邵公 任城　許氏慎叔重

杜氏預元凱 晉　范氏甯武子 順陽

郭氏象　孔氏穎達 唐

楊氏士勛　徐氏彥

啖氏助叔佐　趙氏匡伯循

陸氏淳　陳氏岳

李氏瑾　何氏濟川

齋氏　　劉氏炫

盧氏仝　玉川　　王氏

安定胡氏瑗翼之　海陵　　孫氏復明復　泰山

劉氏敞原父　公是　清江　　高郵孫氏覺莘老

程子頤正叔　伊川　河南　　張子載子厚　横渠　大梁

邵子雍堯夫　康節　河南　　襄陵許氏翰

常山劉氏絢質夫　　東坡蘇氏軾子瞻

蘇氏轍子由　潁濱　眉山　　胡氏安國康侯　文定公

尹氏焞彥明　和靖　　龜山楊氏時中立

朱子熹元晦　晦菴　新安　　沙隨程氏迥可久

蜀孫氏抃　　吳郡朱氏長文

黎氏錞　　劉氏本

任氏公輔　　鄭氏樵漁仲　夾漈

高氏閌抑崇　息齋　四明　　陳氏傅良君擧　止齋　永嘉

陵陽李氏　　呂氏本中居仁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　　王氏蓀育光

南軒張氏栻敬夫　廣漢　　薛氏季宣士龍　永嘉

張氏洽元德　主一　清江　　林氏堯叟唐翁　梅溪

勉齋黃氏榦直卿　三山　　九峯蔡氏沉仲默

信齋楊氏復　秦溪　　項氏安世平甫　江陵

永嘉呂氏大圭　樸鄉　　輔氏廣漢卿　潛菴

五峯胡氏宏仁仲　文定公子　建安　　茅堂胡氏寧和仲　宏之弟

丹陽洪氏興祖慶善　　象山陸氏九淵子靜

吳興沈氏棐文伯　　蜀杜氏諤

孫氏奕　　李氏堯俞

宋氏　　石氏

吳郡李氏琪　竹湖　　家氏鉉翁　則堂

可堂吳氏仲迂可翁　番易　　新安羅氏願端良　存齋

臨川吳氏澄幼清　草廬　　鼎峯趙氏良鈞

新安俞氏皐心遠　　番易萬氏孝恭

番易馬氏端臨貴與　竹村　　資中黃氏澤楚望

雙峯饒氏魯間與　廣信　　建安葉氏采

魯齋許氏衡平仲　　師氏

汪氏克寬德輔　新安　　廬陵李氏廉行簡

一今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汪氏曰晉董狐齊大史楚倚相之類朱子曰薛士龍謂魯隱初備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春秋魯史爾。汪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吳氏曰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夫人皆可爲春秋矣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卽位書公在之類所以敘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敘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書夫人書女之類所以敘夫婦之倫書弟書叔肸弟年兄弟之類所以敘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敘朋友之倫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汪氏曰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含賵襚賻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侵伐戰克蒐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納幣逆送媵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分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汪氏曰如字子突嘉季子之類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汪氏曰貶削爵氏如名字之類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爲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胡氏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賤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卽書子同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胡氏曰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齊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

嗣之宗莫正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儗書歸書娣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衆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本忠恕則導乎
樂之和。胡氏曰紀兵則以教人爲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爲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候禁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著權制則盡
乎易之變。胡氏曰建子爲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惡詛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爲公外戶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執衛侯取郜取防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百王之法
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
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
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

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
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
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
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汪氏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眞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近世推
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
以設官。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經筵不
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

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
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
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
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
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汪氏曰文定作
傳當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讎不敢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爲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賊爲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爲重也是書以紹興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援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窮謂

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讎以雪君父母兄之恥得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
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
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孟軻氏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
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
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横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

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傳曰。游夏

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
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
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
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
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
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
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

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
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
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
用則三代可復也○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
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
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
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
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
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
中制斷之以義也○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

類盖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
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
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
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
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也○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
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盖兵加於己則引
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
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
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己絕亂之道也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
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
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春秋謹華夷之
辨○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春秋已前
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
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
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
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殁必施其身所以懲
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逾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明類例

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

受之王此大本也成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陽生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乞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

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與王人拒之則擯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入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其事用其法其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春秋初時天王尚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見

之以爲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是非其義則誅亂
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襃善貶惡專在
於是切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
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
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
無意義○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
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
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
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
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

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
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
他不得○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
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
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
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
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
此乎○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
異有所自致也○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顔子爲邦之

語爲顔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
大法向顔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
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
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
爲據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
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
是以不善者爲戒○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
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又
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

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
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痹
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
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痹而孔子獨無疾
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
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痹之人倉佗
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痾癢之所在是知
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欲以例觀
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

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爲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

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爲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唯聖人則奧夫天理之全。故

天敍有典。唯聖人能敍之。天秩有禮。唯聖人能秩之。天命有德。唯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行天子之事也。○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敍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卽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

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砆。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寗。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復七家之列。乜

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愼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以下諸傳

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眞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幷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

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押從這理上來○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踈。然義理却精。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
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
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
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
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問公穀傳大
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

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
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
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
疑是聖人之舊○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
而非大義之所繫○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
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
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
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
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
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有解

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
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
穿鑿故可觀○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
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問胡春秋如何曰胡
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胡春秋傳有牽強處
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問胡文定據孟子
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
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
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
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

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
恁地○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觀其
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
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
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
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
得○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
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問
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
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

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敍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眞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然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程子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以下讀春秋之法○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爲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仔細斟量考索耳○看春秋固當以例類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

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之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季氏專魯田氏簒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地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爲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

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春秋序論畢

春秋二十國年表

	春秋	五十年 二年	五十一年 三年	桓王元年 平王子太子洩父之子 四年
周	平王四十九年 自四十九年入春秋			
魯	隱公元年名息姑惠公長庶子			
蔡	自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名考父戴公子			
曹	自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名終生穆公之子			
衛	自桓公十三年入春秋莊公太子			二月 [illegible]
滕	至隱七年見滕侯卒			
晉	自鄂侯二年入春秋孝侯子郄子都曰鄂侯			
鄭	自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武公之子			
齊	自僖公九年入春秋莊公子			
秦	至文公四十四年見春秋僖十五年			
楚	自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名熊通蚡冒弟			
宋	自穆公八年入春秋宣公弟		八月 [illegible]	
杞	自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			
陳	自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文公長子名鮑			
吳	自太伯十九世壽夢入春秋成六年			
邾	自儀父見克			
莒	至文公十八年見莒庶其			
薛	[illegible]			
許	[illegible]			
小邾	至僖七年見來朝			

	二年 五年	三年 六年	四年 七年	五年 八年	六年 九年	七年 十年	八年 十一年	九年 桓公元年名允隱公弟
蔡				[illegible]				
滕			十二月 卒				來朝	
晉		[illegible]						
薛							來朝	

春秋年表 一

	十年 二年	十一年 三年	十二年 四年	十三年 五年	十四年 六年	十五年 七年	十六年 八年
晉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十七年 九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九年 十一年	二十年 十二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曹		[illegible]					
衛					十二月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春秋年表 二

春秋年表 三

甲午

桓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春秋年表 四

甲辰

甲子

春秋年表

十

卯來

[illegible]

甲申

一

春秋年表

六

戊

朝來

甲辰

甲午

[illegible]

甲申

[illegible]

甲戌　甲子

春秋左表　九

甲申　甲午

春秋左表　十

甲辰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昭公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甲戌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illegible]

甲申

[illegible]

春秋二十國年表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
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
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
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
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

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
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
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
周室。伯禽父爲魯公。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
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而春秋
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
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
遷爲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
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
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
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
管仲。爲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
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二百單二年。康公卒。呂
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
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干。成王滅唐。
剪桐葉爲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

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
虛。參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
里。而都於冀。平陽絳邑縣東冀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爲晉
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爲中國盟主者百
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爲霸主。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
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
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
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

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遫復降爵爲侯。遫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奉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穎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嬀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荊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荊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强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

八年為越勾踐所滅

楚

羋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拆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并滅之以為假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

事為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顔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為附庸。春秋時郳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霸。郳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

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春秋興廢說 畢

春秋列國東坡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旣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鄅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鄀原費舒鳩滑郳黃羅邢魏霍郜鄫牆向偪陽舒庸焦楊夷中密耿巢萊弦頓沈毅譚舒邳白狄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鄖權道沮袁軫絞蓼六遂崇戴冀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邿州庸狄房鮮虞陸渾相郚於餘丘須句顓臾任鄣牟郭極郭蕭）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舊圖引晉地理志云見於經傳者百七十國以夏商時諸侯斟尋過戈鄩之類。並列其間。蓋前史誤。今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

東坡指掌春秋列國圖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

隱公一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朱子曰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汪氏曰詩小序邶風擊鼓怨州吁。雄雉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二子乘舟鶉之奔奔衛風氓皆宣公時詩。鄘定之方中蝃蝀相鼠竿旄載馳木瓜皆文公時詩。鄭風將仲子以下皆莊公以後詩。齊風南山以下皆襄公時詩。唐無衣有杕之杜晉武公時詩。葛生采苓獻公時詩。秦黃鳥以下皆穆公以後詩。陳風墓門防有鵲巢乃陳宣公時詩。株林澤陂靈公時詩。曹風蜉蝣昭公時詩。候人下泉共公時詩 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扶又反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烕胡悅反之。史記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又黜申后。廢宜臼。申侯怒。與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諸侯乃即申侯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汪氏曰據詩鄭緇衣小序 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直遙反。後凡朝廷朝聘並同也。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于艱。又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義和之薨。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汪氏曰春秋五等諸侯死而加謚。臣子皆稱公。惟請謚於王。則從其本爵。如蔡桓侯之類 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力軌反有終遠去聲兄弟之刺。汪氏曰詩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三章皆言終遠兄弟 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詩揚之水小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一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三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朱子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詭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屯戍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乎。詩亡然後春秋作。豈不以此也哉 至其晚年矣。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汪氏曰天子之尊不[illegible]列國寵妾君不[illegible]臣綱。妃妾[illegible]則夫不能爲妻綱[illegible]不能爲子綱[illegible]惠公以[illegible]

忍寵是不知弁陰僭序亂九疇天下之大法官敗壞矣[illegible]氏曰使平王有興衰撥亂之志則閒洛之周尚可望其爲豐鎬之周今至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於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若矣又不是懲而嬖人寵妾是技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illegible]氏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挾乎隱公故因茲託始而情春秋明無陟著萬世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信不易之害軌百王之通典也[illegible]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若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陵剝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賦不舉號令無所求資罰無所加壞法易紀廢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

竊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窮惡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雅詰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illegible]氏曰文定言春秋始於平王迹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爲有據依而諸儒正大之諱悉與之合或首乃以春秋不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縞葛之敗春秋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隱公矣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以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克殷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隱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爲叛者不惟改元又改僭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始書杞伯來朝蓋爲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註見僖公元年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爲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春秋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來朝並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羋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比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謂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翳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夏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從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紀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本義 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 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 呂氏曰 人君先正其心知在任然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謂元之效也 元即仁也。仁人心也 朱子曰 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卻與元敵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深淺何 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乎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 董子曰 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

述而不作者也 五峰胡氏曰 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統諸侯奉天子正朔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元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其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未可謂乾坤方得有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雖王者改元之說矣 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汪氏曰 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繫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左傳 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傳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illegible]氏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作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

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危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有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猶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胡氏曰不言一年一月也人君體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朱子曰春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

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天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

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為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為正則冬

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

茅堂胡氏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即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自桐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曰十二月是商人以建丑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

茅堂胡氏曰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亥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去聲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

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illegible]

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泰二事參考以彼之博洽精覈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說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請如公即位傳舊是卜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其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矣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邦禮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是歸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眞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遣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暄時又只是數人自從水裏過

廬陵李氏曰 按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是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

可堂吳氏曰 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而謂之正月如春然冬西時具爲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爲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商命改子月爲歲首不時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渡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卯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

汪氏曰 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其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也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文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爲季夏矣前漢書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唐曆推而上之自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即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子月爲春商以丑月爲春蓋因周曆以建子爲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爲月改春自移春非王所改似亦臆度之辭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設日食交後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而

不改夏時春秋因時之序皆象曆所史然夫子之時稱存告朔之餼羊周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曆後世所猶魯曆又謂之春秋曆將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眞專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爲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者

先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

何氏曰 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

陳氏曰 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普天率土二草一大皆周也春秋之作舉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家天命未改

趙氏曰 欲治其末若必幾其本衆其終若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正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實之

東萊呂氏曰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贊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工冠正月其書法與與護不類是焉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成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佗王故夏之正月不疑以王矣經已舉天法已明尚變加一辭矣爲贊矣春秋之時人歌肆矣理滅泯泯芬芬發亂言靈夫子不得已而隸王之一字出詩正月之上公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爭奪褒毀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雖王道之內習不審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鳴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廬陵李氏曰 無事書春王正月若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若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

茅堂胡氏曰 即位大事也國史必書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凡聖人削而不書正父子君臣之大倫也

東萊呂氏曰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矣于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創差有大義等爲說者論議公之不書即位以以爲爲之以爲達

或以爲不羣戕作之禮或以爲不明隱公之德原之兌台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遂果行戕作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亂之原在所後治之源諸侯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天地之常經春秋之綱原也自周失其政諸侯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奪其爵位使萬世之爲臣爲子者知侯者咸知身非己有爵非己有國非己有三綱得存立諸之品一得曰敘皆流夫子之一削之力豈是也以盡曾國隱公大之義故特曰

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盡削之正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夫子削隱公之即位當太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則皆非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錄之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以有別而著也故曰辨微

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内不承國於先君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内必有所承。

汪氏曰惠公之有世子將沒又無遺命未立嘗遣使告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諸大夫扳上不稟命於天子公之未立汪氏曰惠音攀反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同與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朱子曰天子祭於天

天王然後爲諸侯不受命而立者大司馬之所治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待於隱莊閔僖之内外也無所承者爾非春秋特別不稟命於王而得即位之文並民云魯十二公豈史盡書其即位亦中間有所不書立其說是也明王在上必施九諸侯之無法不伏乃得有即位也不須若者有之大司馬尾命自立者適寇宗族之法矣敢君自父之中葉命以而遂立諸侯不諸命自立者適有國必受天則皆討平先君之死伐先藩鎮有不請命自立者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於天子而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而苟不或王之世邪張氏曰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與人矣而苟不或則其有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國與籍矣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而守宗廟之國與籍而不或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有焉今惠公兩皆無之春秋削魯史以立法焉先君之罪不宜居

所求也朱子曰爲君之所以明示即位之禮天子康王之立之人書先王宗子爲君主大天下則有同也有同之禮也天子有天下考國之小諸侯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是已天則同耳以天下諸侯之事一國之所為以君者其亦若此數故春秋於諸侯殊不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是何也春秋殺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不書即位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即位者殺其君之子也比之事是已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身而不即位是之謂不行即位之禮繼君之事而亦行即位則不聞以爲其身者不書即位也以隱公爲王其道之隱將以讓桓也然則隱公不忍書即位成公之志也傳考之所以謂有桓之志則不果書以爲公宗也隱成公之志也謂有桓之志則不書之也不書不敢考之公者君尭而稱世子生百官總己以聽家宰以其不敢以爲古公者皆是而盡亦謂有家宰則其寡以南面也不稟以有家宰無不敢出也而亦徒之事也奥不寡之事亦不而公事也是而讓有恒之事其胎禍也内亦公之夫夫九女元妃之卒則仲子非人夫人也宜夫之禮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而不敢有未暇隱之位曰何爲而不用是言仲子其有稱人之故未公子之隱有不即位其失之遠也爲公者之說之如其失之故言不爲公即位也鄭氏之若之實爲公也此二之隱而爲非曰隱之相之者是公之輔子左氏又以爲隱將讓桓之事公羊左氏皆以隱爲賢君也蕃隱固美矣以隱爲讓爲是非讓之大與以隱而自宮皆非左氏之

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說以貴有元妃矣則其也皆不得爲子嫡仲子之貴何以爲貴之有故惠公既左氏之說皆未得當惟穀梁之說謂惠公以爲能勝其私邪心而不責惠氏信之道不信邪乃爲正諸公爲春秋貴義而不責與隱則恐未必然旣以手文而立仲子夫隱人矣又之言而立隱以爲世子字此乃惠公而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文也非惠公意也則當如乃不能之事乃爲貴得其正而自非惠公也非惠公之戰於中而不齊能自決乃貨實利而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中而不齊能自決乃貨實利而正也穀梁之名是以不先於王政之本故以爲言王者萬事置之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穀也汪氏曰公羊以言王者萬事孰謂之春正月之所謂天子大夫受命於天而諸侯受之命於王則是而君也春秋受王公羊所明天子諸侯受命於天故以諸侯受王命則是也李氏曰公羊所謂天子諸大夫扳隱而立之說非隱公之貴亦非隱公之父命故稀先君之命也邪以子貴以子貴則是然又之不說知非穀梁公之貴立隱公之亦非孫之先君之命也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說知非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莫結反 音甫凡書人名地名皆放此

音及邾儀父盟于蔑又作眛時邾之儀父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公羊作眛穀梁同凡盟會及暨皆與也暨以言猶不得已也及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胡氏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胡氏曰及者

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周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何氏曰**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張氏曰**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

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汪氏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爵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問宋本公爵自餘僭稱公者皆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曰其僭稱當世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魯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號邦君之薨雖宋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字正其名也及其既葬雖邾滕小邦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謚葬其僭也魯侯皆稱公卒事而葬謚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敬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敘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據此內辭則周公追王之禮雖古無有而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外辭則仲尼不使門人爲臣是謂以身爲度而曾子易簀必以正終者乃傳春秋之法矣

我所欲曰及**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列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天道好息民國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若抑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褒之

邾若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杜氏**

曰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汪氏曰**黎氏以儀父爲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皆以子儀爲字則儀父爲字可知

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汪氏曰**邾儀父蕭叔皆稱字

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汪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之類列國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肸許叔蔡叔蔡季紀季之類是也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汪氏曰**秦鍼宋辰之類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汪氏曰**王人子突之類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茅堂胡氏曰**春秋王朝公卿與外諸侯則稱爵王朝之大夫與諸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之兄弟則稱字上士中士與諸侯自命之大夫及夷狄之附庸諸侯兄弟以爵適若則稱名下士與小國之大夫則稱人**胡氏曰**春秋大夫非三命爲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冊

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與劑同鬼神**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於神若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讀書**家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汪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已而爲盟以釋之而汲汲欲焉**汪氏曰**書及則非不得已而盟實隱公欲之有汲汲之意惡烏故反隱公之私也**朱子曰**如蒐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呂氏曰**隱自謂爲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己悅外懼屬國之不己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東萊呂氏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肯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亦春秋之所與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仰首望繼好之政慕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宋其本然復其志莊於其示人者既不竟矣奚以宣以詔好先告無

若盟邾之急則王命褻寢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妾混殺基之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而不興專決也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此不得不圖而解體其妻雖安之是亟首尾倒置規撫削遠近安得不危邦家雖得不窺伺覬覦後世亂臣賊子不旋踵人所以警後世人君之正始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有令緒於家邦終于四海德之不在敬初也伊尹之言其亦有見於此推本之論哉始終亦未見敬

與公盟而書字褒之矣

或言褒其首

陳氏曰凡會盟若初盟於王所不得不書七年戴又伐邾何以為之書則拒十七年盟七年盟有二也為合於公則得不日其盟者諸侯諭也故結信於魯故穀梁云不日其盟渝也

呂氏曰書盟者皆有不渝之一乎國而為之春秋盟者之世私自相為盟人各為其私之盟以盟有二盟於公天下諸侯所盟者王之盟是初諸侯自為盟之皆盟之私其盟則其春秋之合於公所以于是褻其年夾後世因以為之盟以為盟天地神明之明可以春秋而盟若盟者盟也比盟盟者之所不可以是非其中者也此盟及其始即位而為也此盟也儀父君之所為也

附錄 左傳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初上而天子下私交辟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惡公即位未幾惟先務為盟者於諸侯亦不以文也凡諸侯自力相為盟以號召去其國之書不敢以拒天子之命諸侯權其為盟諸侯之意實為春秋王者之地始者句繹其嚴於盟之始春秋之盟終於公不與之也

汪氏曰書盟於蔑于九國之下而後公屈百乘之禮好邾之意不足也

張氏李氏曰曆公三年求好九國之手而拒邾取地七年伐邾而後七年信哉

句繹五年盟其盟皆出於大夫世變也哀公有會盟於句繹其後盟皆出於大夫世變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

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

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

陳氏曰凡君討其臣稱國鄭伯養成其惡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臣...不在其臣子也

子弟出入誅殺之事良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
勉强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
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匡救之
得宜如舜
之於象也
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
詞【…氏曰】克之為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
言【…氏曰】此書克與弟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殺眾
以此為大惡伯之
彼為大其弟克納
惡不稱弟路人也
稱公子者[illegible]
【…氏曰】先君之子
若莒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如衛州吁陳佗之類【…】
【…氏曰】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如晉侯殺
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
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克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
義之【…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
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二語而三發意焉
之為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
公不書遺尸其身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特始
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illegible]不忍之
意適然見于言外見周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豫養成叔

段之惡納之於誅莫救前後皆無一毫僭春秋因其
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雋則謂之克明故別謂
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以殺氏罪視其弟如戎之
寇讎勤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
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
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皆不可得而並也
于鄢探之為已甚矣夫（音扶後凡語已之辭並同）君親無將段將
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升音）其
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
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
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
之【汪氏曰】據詩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
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今
按詩序先儒多所不取而又足引之者蓋
緣傳叙事借其辭以明己意耳後放此
恐其終將亂

已為後患也（亂乙黠反勢相傾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
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
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
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
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氏曰】
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
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縱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
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
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城邑之
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
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賊之法討之以
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辟段之死於
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自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
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責欲養其惡待其惡滅無復
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殘忍之心絕於

同氣者寧形於
筆削之間矣
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
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氏曰】不言
段奔乃夫子
誅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
之罪也【…氏曰】公殺以克為殺但春秋前後未有以克
為殺者【…氏曰】殺則不言克言克則未殺【汪氏曰】
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
明矣【…氏曰】責鄭伯誅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
與程子胡氏推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
經旨況合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
於莫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況晚反賵芳鳳反）【…】
【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
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
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
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
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illegible]

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稱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時尙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隱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主臣雖微不名說於宰乎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汪氏曰】謂皇帝王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吳氏曰】稱天王義無二尊【[illegible]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王爲諸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周冢宰稱宰【王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爲士或引小宰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佗官未嘗見經傳獨於小宰而書之乎或以宰爲氏引宰予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乎雖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謂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爲與氏矣士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汪氏曰】王朝公卿惟宰咺止書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邑蓋天子公卿書官有封邑係爵故桓四年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如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劉夏石尙下士如會洮稱王人是也子突救衛褒稱字王子虎盟翟泉貶稱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

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illegible]氏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illegible]氏曰】在禮君不撫僕妾以其賤也外臣之妾而天王賵之何以示法則於天下乎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周禮】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音現宰之非宰也【[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冢宰同體之臣。建典禮操賞刑至公不黨以共天位代天工。治天職也。宰咺黜而書名者來賵仲子悖典禮也宰糾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紊賞刑也施於公卿若如此前後世人臣不可夫天職也【[illegible]氏曰】有賵妾母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illegible]其甚者也【[illegible]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illegible]氏曰】惠公以去年薨仲子薨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賵者

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奉於私愛寵嬖妾而立爲夫人正犯以妾爲妻之戒[illegible]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盡此類也今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專其違終之德遣冢宰而來則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僚之尊廢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寵也【高氏曰】隱自以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天王又受天王之賵陷天王于非禮罪可知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敘而內體則五禮之二也皆皐陶爲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綱以同賓陷替和衰哉責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補之大臣凡以爲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競號代天者亦尊以爲此也今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皐陶之位乃奉天命而頗諸侯之寵妾舜皐陶所治之天職奎乎王宰咺可善廢矣陵嫡妾之分則天敘之典廢爲盡賵賵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

人道不得而禦也終始僖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生天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戶暗反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汪氏曰】前後互貶君臣同罪。【吳氏曰】左氏曰禮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家有歸其賵乎不耕蔽事者猶不當爾【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無【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含賵實不及事何以不言來乎【程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妾母穀梁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附錄【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春二之說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程】子曰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廬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內稱及【張氏曰】不可言魯人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音預

爲與焉【程氏曰】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廬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元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擇也且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之法矣之罪也若穀以宿爲邑名又非矣

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左氏曰】蔡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經不書

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陳氏曰】魯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夏參盟故錄其所從始【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凡

書盟者惡之【茅堂胡氏曰】盟非春秋所善然高子知權以定魯貫澤服江黃以致楚召陵脩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葵丘五命以備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

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側慮反祝之又反作其詞王府共音恭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於妙反【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注載盟辭也爲辭而載之於策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王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王數歃血玉敦戎右會同充革車則盟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要齊者藏焉

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注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也

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陳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爲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備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關盛衰安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首幽厲以來惡之矣

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汪氏曰】尋儀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趙氏曰】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爲常焉君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爲焉賢君立則

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徵春秋之書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皆惡之揚龜山亦嘗讓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斷之意【朱子曰】不然盟詛罪軍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王氏曰】內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文定於此盟以為內之從者及蘇乎盟孜累無傳為侯晉處戈及晉荀庚等之來聘而盟皆以為公與之盟而諱之接殺梁早若之盟不曰則安果不日亦內之界者據趙氏云及盟不日內皆指公以示恥則于宿亦是公及盟切疑宿之盟外稱人而內止書及則內亦微者也苟謂諱分則序來及莒人何以不諱乎安秉之盟盟天乎之大夫不書內繹則是公同教安致以微者蔣之乎苟謂殺者盟不日寅傳十九年盟齊二十九年盟翟泉皆繇以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況鄭陵亳能皆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附錄】【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

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側界反【先王臣以交之名】【左傳】非王命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嘗特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書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文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服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諸鄭因拜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杜氏曰】祭畿內邑伯爵天子之卿稱邑爵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劉氏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江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此之夷狄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朱子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書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東萊呂氏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文書來朝也中國書來聘也戎狄書來略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聚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覲見王綱頹敝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疾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其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譏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

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音境【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檀弓古

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音穆留之語韓宣惠者【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前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助竟棄市私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盧攜傳攜初為輔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俊以攜為相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倚駢寵遇甚厚榮尋受表東天不郎變詩素厚高駢處以立功方困不可冀諸乃累入臺闕攜仰藥死崔胤之於宣武【唐書】崔胤傳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鎮內相陵奪胤屢為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全忠哀言胤有功不宜賞外以援取敢轉待

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勤康皆寡之刑賞係其愛憎于外畏之全忠謀脅帝遷洛陛微異議密表亂事國亂權亂罷死

昭緯之於邠岐者矣〔胡氏〕王行瑜新求攻援邠寧節度李茂貞李昌符以為鳳翔節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行瑜功勞撰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為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為相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乃敗讓能與領約和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

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蓋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問王之御書國不聽動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與其朝聘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雖以一例言也識內諸侯與其歲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朝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不外一矣本有書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其朝公者以殺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朝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曰不稱使奔也按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春秋有祭伯文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文以祭叔為宰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為寀內諸侯而有以叔為名公羊號逐以公為爵尚為字而以為一人而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字姑存于此以俟續考

公子益師卒〔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茅堂胡氏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東周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故皆削其官所以正王法也〔家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之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之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既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卿卒必書

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安定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君之□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聞其葬厚其送終之恩凡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曰〕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氏曰〕牙弒以意如逐昭公而書日則非惡也〔汪氏曰〕公

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汪氏曰〕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叔詣卒而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斂亦日書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惟卿佐之喪不記日以見義書日不書示厚薄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惟益師無駭俠得臣不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息壇肆蔿故不書曰則得臣音與仲遂同如爵辭而于赤見之何氏謂得臣知遂逆謀殺戮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黨也仲遂有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應見之矣嫉叔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之乎且自公子彄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薄人不曰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因凡義為正〔茅堂胡氏曰〕魯史記本魯□注之卒宜詳恐有不日者以公子惡事猶久遠而書□紀其見恩禮而有厚薄也傳臣不能為有無故諸而不書君意如之之卑以二卿二則書其卒二□□□□□□之□季〔汪氏〕

日或不日文宮…
之加一日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二百一十四年書日
有七十。宣公而下二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七年
晦同而日數近。僖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
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何以
父僑如箴統公子慇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剌何忌所執
叔孫得臣卒於獲麟之後。餘六人。文定不以為我隱公彭生故
發叔襄仲之謀。殺不書卒。結之不卒。非正大夫。故正不
其為殺冥氏以單伯使與叔姬。未得其法。無位且引孫濟石歲更
大夫單伯書字。無駭俠與柔溺點。書法無異。結書澄永必非
文十五年至自齊八十詞舒年。必非一見人。莊元年遂同王姬
晉寧書祭公寧書同稱祭伯也。寄蔑大夫言者。卒或不卒。亦同
史皆文耳。**永嘉呂氏曰**。其為理於一言者。卒人之卒。無爲
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見天氏凡例之公。之守名是卒
一書懲勸之文。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之守名君臣是卒
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去未有不知者。春秋所以

而志其卒。發諸賤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制大夫。中也。春秋
以沒其爵。盡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以無公爵子也。此所以
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盜師書以無公爵子也。此所以可

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故特書公
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夫者天也。其次
君臣民之衆。至於春秋。大夫之卒。必書之。聖人之謹書之疾
而不遠於此。可以見大夫之卒。聖人之終也。必知其所以書
正而不幾乎其不得正。而見君臣之義。歸之卒。其不全。而見死生
之際矣。一引觀聖筆之森嚴。而寓褒貶之神。盡俱有不於可此以見窮
之際矣。引而聖仲之孫。讀者貫諸長形之神。益俱有不於此可以見窮者學
不是之求。方且尺一較寸量。不疑心於日月爵位之間。可以見窮書
何哉。**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及邾儀父盟。書鄭伯
仲子之賵。即夫婦之事也。書鄭伯克段于鄢。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汪氏曰
辛年王五
二年
齊僖二十三。晉鄂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四。陳桓二十六。杞武十九。鄭莊
三十五。宋穆八。秦文四十。楚武二十二。曹桓三十六。
春
汪氏曰。文定於四時首月。書王以正王朝之事。凡年首春秋於四時首月。書王以正時。
見王者上奉天時而下統萬國之事。然則春秋以時記事書時之月。
例時者若事在時則時而不月。月而不日。則月秋而不記事書月。
以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時。然後王之始以事。其不月而不
及書王者。雖不書。皆放此。且以事之時。有是月之事。無是月之事者。

公會戎于潛
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汪氏曰**。惠公會者。外為主。
馬端臨若者。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
惠公也。**胡氏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
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
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
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
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趙氏曰**。潛魯地。

戎狄舉號。外之也。**朱氏曰**。凡戎狄不書爵。不以君臣同詞
汪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臣同詞
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之
不加也。措樂不及。朝聘不與。四夷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
後著其名。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
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
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
否。**易**泰卦內乾外坤。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否卦內坤外乾。春秋聖人傾否之

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
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程子曰**。道理一而已。聖人分殊之
若孟子言仁者無不愛。又曰。於物也愛之
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與此意同。是故以諸夏
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胡氏曰**。賈
誼策得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匈奴嫚侵掠。至
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體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之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
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陸氏曰**。宣帝詔匈奴呼
以其儀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說曰。春秋之義。戎狄之
外。故一天下也。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不及禮。
加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違理傷教。亂天常非禮不
立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謂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徙戎論曰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居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中故能為禍滋蔓宜徙還塞外使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所害不廣矣）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居下[illegible]謂亂常失序江統謂非我族類皆明於馭戎狄者後世如漢以南[illegible]款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為中國患石勒慕容氏符堅姚萇[illegible]鮮卑[illegible]浸淫不制遂迭起亂華至唐以安祿山[illegible]居塞內[illegible]陽叛至於明皇幸蜀肅宗即位史思明繼起其[illegible]兵不[illegible]唐室之禍不解直至於亡聖人謹華夷之辨其旨遠矣）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illegible]曰會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虛內務持外好也[illegible]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illegible]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illegible]公復不能明內夫外之[illegible]登戎夷於堂陛[illegible]會戎所以[illegible]其降諸侯之尊[illegible]中國之望宗修政事以接會戎狄所以啓戎[illegible]）

猾夏之階[illegible]夾谷之會[illegible]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illegible]曰[illegible]行非可以禮信結也[illegible]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illegible]王綱可復[illegible]知已[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外當是時華夷服之[illegible]衰[illegible]雜異類始不[illegible]居中國[illegible]待[illegible]夷狄[illegible]道既[illegible]相望[illegible]見[illegible]處不知[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招而戎入內地其[illegible]君[illegible]重之土[illegible]下與[illegible]而[illegible]華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illegible]遺之[illegible]於公[illegible]而辨彼為戎[illegible]人心於說之[illegible]夷狄於方[illegible]上此為[illegible]一言之之閒此春秋之[illegible]以與天地並[illegible]之[illegible]位之次年[illegible]朝京師命受[illegible]兄弟甥舅之國[illegible]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為[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戎于潛相[illegible]秋之始會[illegible]也[illegible]春秋之所以[illegible]始終[illegible]也[illegible]氏曰春秋書公會[illegible]十六[illegible]會也獨會吳與會戎[illegible]趙子曰凡四[illegible]戎狄不書[illegible]君臣同[illegible]是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illegible]國[illegible]姜[illegible]）（[illegible]曰莒[illegible]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姜[illegible]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程子曰[illegible]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illegible]氏還向我邑也）（[illegible]曰入者內弗受也[illegible]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在擅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告于天子方伯若[illegible]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illegible]而與之戰者為[illegible]則以[illegible]絕亂之道也書[illegible]者也凡師[illegible]師[illegible]將尊師眾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將[illegible]師眾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illegible]將書人[illegible]姓[illegible]其國也[illegible]向人之國[illegible]不以為[illegible]）無駭帥師入極（[illegible]曰[illegible]無駭[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不作[illegible]司空無駭入極[illegible]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illegible]此滅也[illegible]也此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illegible]前此[illegible]矣則[illegible]也[illegible]為始[illegible]為始減始於此乎[illegible]秋之始也[illegible]國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入入人[illegible]忠者[illegible]入[illegible]入之矣不[illegible]者內[illegible]稱氏[illegible]弟受[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諸侯自同姓[illegible]命已賜族[illegible]）（程子曰[illegible]書[illegible]者[illegible]族者不書[illegible]族受[illegible]命未[illegible]賜天子也[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

附庸小國[illegible]之世為卿也（杜氏曰[illegible]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illegible]也[illegible]）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illegible]）

曰傳為按經為斷以事言之入者造[illegible]其國都[illegible]以兵[illegible]其城[illegible]郭[illegible]謂之入[illegible]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illegible]曰[illegible]秋小國卿大夫皆略稱人[illegible]入[illegible]君大夫[illegible]將皆稱人[illegible]始書大夫自楚莊[illegible]入陳始[illegible]名[illegible]民始無惟而內稱大夫則書之[illegible]大夫自[illegible]人[illegible]稱人則有[illegible]氏[illegible]也[illegible]日[illegible]罪[illegible]名[illegible]稱人[illegible]不貴而[illegible]稱[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稱人則書[illegible]也春秋有[illegible]字[illegible]義[illegible]其例[illegible]）不入此兵例書入[illegible]入左氏公羊[illegible]七内入六外入[illegible]二十一入[illegible]無駭不[illegible]氏未賜族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無駭[illegible]不[illegible]夫之未賜[illegible]）

[illegible]內大夫之不書族其已賜族者矣之所以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其實也無駭之不氏意[illegible]未賜而族何紀其實矣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何大夫之宜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德罰不去其族無駭與挾之附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怨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可詠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削其氏然後為貶爲聖筆之無稱物乎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褒貶足以學者無貶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覲春秋以窮天理人欲之遏其書帥師用

大眾也[illegible]師者兵眾之稱周禮萬二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illegible]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軍旅之眾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illegible]

師皆專行

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汪氏曰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魯擅興師徒入人國邑皆王法所當誅

據事直書義自見矣[illegible]氏曰直書其事具文見意陳氏曰直書而義自見乃聖人作經之大旨故曰文則史義則竊取之蓋聖人刪削魯史之舊文取其義以為後世法直書其事而褒貶雖然矣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卒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能卿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又可見矣又按穀梁以向為我邑然不書我伐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為小國而莒滅之耳二傳以為滅極焉滅郭滅郡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義也〇[illegible]氏曰公穀皆云無駭不氏取極同姓之國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懲且無駭卒亦不氏何關滅同姓哉[illegible]氏曰無駭不書氏杜氏明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穀梁則以為與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稽矣[illegible]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夫入人之國而何以受之者乎所言者歸入

之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illegible]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程子曰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也[illegible]氏曰唐魯地

按費音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汪氏曰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終篇獨言征徐戎則夷戎並為患而戎尤甚也漢孔氏云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汪氏曰文十年狄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夷狄猾夏則膺之詩閟宮戎狄是膺膺擊也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汪氏曰事合宜之謂義先君征戎而已乃與之歃盟可謂宜乎是故成於

日者必以事繫音繼日[illegible]陳氏曰事成於日者日[illegible]成於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火災郊雩烝嘗盟戰滅入叛殺之類皆以日蒐狩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城築臺行之類皆以時戎而前此盟于潛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汪氏曰隱公始與戎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汪氏曰前漢書高帝八年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惠帝三年文帝六年景帝五年皆以公主嫁單于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唐書至德元載六月祿山陷長安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遣使回紇以請兵乾元初立以[illegible]寧國公主下嫁是後回紇驕恃約求與塞殺掠[illegible]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

三年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許盟而歸侵地馬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渾瑊為會盟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盟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盟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自間隙惟利是視苟求小病而責大信必肆其豺狼之暴為中國之大患故春秋於虐之□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高氏曰]書及者聖人深責中國而不罪夷於也不罪夷狄者乃所以外之也[□氏曰]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秋而盟戎說為特會又為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也書公及戎盟是之爵非所當及而及此春秋書書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隱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緰音須履緰左作裂繻[左傳]卿爲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氏曰]非命卿皆書名以莊命道夫人也乎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言逆明皇事也來逆非御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禱也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送之公子公□非則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問之也亦無甚先儒說親迎甚可笑且如秦君娶妻豈可走出疆親迎邪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況於親迎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汪氏曰]詩言文王初載書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推四十七即位大戴禮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娶太姒乃為世子時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氏曰]諸侯親迎方常禮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齊侯贊事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闕矣矣之分定矣。夫昏之禮嚴矣。[□氏曰]列夏祭公及凡諸逆女皆不書惟蓋蹕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也[□氏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違禮之失伯姬歸于紀為不親迎而使履緰逆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不書則必疑以叔姬為夫人伯姪歸于宋為非公過愛其女後二年又會于洮故書之耳伯姬歸于宋為致女三國來媵之過又見其家而書之也[□氏曰]春秋一辭魯女嫁為諸侯夫人者七為大夫內子者四唯紀伯姬使履緰逆莒慶齊高固自逆宋蕩伯姬為子逆也者不書逆者或逆之者然或親迎得禮而不書也○[□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穀梁云履緰以國氏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履緰國氏何異鄭嘗云曰逆之手[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為夫人氏入見於絕未有不逆者書紀伯姬吾女還人倫之變告也紀是不言齊以卒之書得不文焉成蕃之之之

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遣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 左傳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杜氏曰密莒邑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

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 隱公閔公薨不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而削之也

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

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十四年郭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係邾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爲履緰字故附會耳 劉氏曰子帛不當稱字若此之內大夫當曰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 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爲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程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奈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 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辭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陳氏曰書內之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後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 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以人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爲隱之母然孟子既爲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踰禮以尊其妾母隱公若果尊其母爲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書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惟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爾

鄭人伐衛

此諸侯相伐之始 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 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書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

糜延至是鄭入伐衛討滑之亂也汪氏曰滑共叔子鄭莊志於殺段又欲絶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邾邾爲之請於魯用師不已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逞怨復怨未厎絶而罪自見矣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陸氏曰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陽處父始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汪氏曰此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其不貢包茅之罪潛師掠境曰侵汪氏曰掠者劫奪財物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宋向戌侵鄭大獲胡氏曰凡書侵伐不言勝敗殺掠而還也詳見莊十五年兩兵相接曰戰汪氏曰戰闘也左傳皆陳曰戰繯其城邑曰圍汪氏曰繯于善反也孟子環而攻之造其國都曰入造七到反汪氏曰造至也凡書入或入其國都而不居如宋衛入鄭齊鄭入郕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廟社稷如秦入滑宋入曹之類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汪氏曰兩兵未陳以詐取勝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胡氏曰掩兵已不備曰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汪氏曰僖公二十二年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胄縣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九年戰于乾時書我師敗績以與讎戰雖敗不諱也書滅曰取汪氏曰成公滅鄟襄公滅邿昭公滅鄫皆諱滅而書取唯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直書不諱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汪氏曰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服而不待救也故受伐者可免於罪○陳氏傅良曰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者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

也公羊曰觕曰侵精曰伐以深淺爲次[illegible]皆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未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

隱公二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五蔡宣三十鄭莊二十四曹桓三十七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

曰是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正春秋之大義也每歲春之下之月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乃時王之所改定春秋書王正月者九十三書王二月者二十三書王三月者十九皆於歲首係王公尼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成皆所書事傳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伐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行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邪

己巳日有食之

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日食有定數聖人以書者舊欲人君因此恐懼將皆[illegible]之世而者此變則不能乘災災世則為災矣人氣血戚雖[illegible]署邪積不能為害其氣由宗則為害必矣又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祭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是辰陵堅亦然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能推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

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illegible]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故春秋日食必書日月[illegible]雖行度有大而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然交而食者日月行天各有其道[illegible]弱相過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illegible]限而食者多[illegible]并在表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illegible]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illegible]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凡頻月頻食[illegible]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illegible]類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並所以為異也[illegible]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自食必在交[illegible]入限者不又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遲之[illegible]五

星孛在日下傑悔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或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則天為之隱諱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

則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

日之[illegible]有數有為此巧曆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者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illegible]之警戒[illegible]故春秋日食必書於此則其[illegible]

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

桓十七年日食[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公使[illegible]莊十八年日食夫人與[illegible]

[illegible]

至公二軍弒禪之應桓二年日食鄭有弒折下陳之應莊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日食有慶父叔牙專權淫亂宋文
桓謀篡弒之應僖十五年日食有晉弒二君之宋元年日食有楚世子商臣弒君之應十五年二月食合又
弒杵臼晉弒州蒲之應宣公弒赤悼四年弒莊其之應成下逆君年日食有商人之宣公弒十四年日食其之
之應二十四年閽弒吳子餘祭之應昭十七年二日食有四年閽日食吳既有衛侯殺衛弒人弒君之應
如七專年日食有楚弒君賈之應十一年五二年十二年日日食有
朝篡奪同分爲二之應定十二年之日應二十四年食有
有賓盜士弑吉射叛之侯奔陳應乞弒君十五年之日應會 或政權在臣下 莊氏曰
十年五日年食有四國大夫敗盟信于大夫道之微臣二十一年二
十三年爲之二日慶食專自陳溉晉梁來奔臣叛逆日之甚應兄大盛三十一年
食有昭公陪臣死晉強大夫擅專會執人失國大夫于京師叛之應或夷

狄侵中國 汪氏曰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狄伐衛之應僖十二年日食有狄滅溫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狄侵衛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滅江之應宣八年十年日食有楚伐鄭之應成十六年日食有晉楚戰鄢陵之應襄二十年日食有楚滅舒鳩之應昭七年日食有吳滅巢之應
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
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東萊呂氏曰 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
災異則書變異之可畏也天時之氣感應則見其以此警懼焉
殺其身君子見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修省而不敢忽
咎之兆由是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爲異而不以爲災也然災與異不同日食三十六皆以災
異書

之可免幾不幸終或有食於朔或食於晦或食於夜或食非於前有常度者必謂之異者也雖或有食於後
食而有陰雲之所蔽或不書日不書朔或不同者也故曰春秋
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此則人爲所書之故不同皆有
人所不書日有食之以見其咎異不當可免而歸之
而無以常者不盡如此則其應亦臨之可不慎乎
物之恐非有天災矣况九年大雨震電以雨雪之
尚經五石六鷁退飛之變焉有上下之應咸公有韓之
宋公臣孛於婁秋未有君子者得之其應公二十五六
年年鷁飛來未幾昭公奔齊其國之影響也
可不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公羊傳 三月何以不書葬王崩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 高曰崩厚曰崩尊者之崩也天子之崩以尊上也故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

君不往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孫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會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 汪氏曰 春秋歷十有二王四王崩在春秋之後
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 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會
往會之也 汪氏曰 叔孫得臣葬襄王叔鞅葬景王桓匡之崩非卿會不書其人而見諸侯之事
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會不會也 胡氏曰 不會則
不書葬志不臣也 以是記者其不臣也
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
不往也 汪氏曰 王室不告喪諸侯之不臣也哀諸侯爲天王服
斬衰 喪服傳曰天子至尊也諸侯爲天子 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
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
不書而自見矣 張氏曰 天子崩諸侯當服斬衰之服不書者其罪不容誅也

服三年諸侯爲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宜執紼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之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蔑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王十一年天下之共主闕其弔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一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illegible]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illegible]曰秦昭襄王薨韓桓惠王衰絰入弔祠春秋諸侯之事天子未若戰國之君事大國之禮也

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

○汪氏曰或謂康王之誥所稱諸侯指畿內諸侯而言今考書文曰敢執壤奠則各執壤地所出之物以爲奠贄而非常禮執贄之謂也曰庶邦侯甸男衛則爲五服諸侯而非王臣食采於畿內者也是時成王始崩尚諸侯雖不能盡至蓋召公畢公但率諸侯之已至者以執受顧命耳

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覲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

○[illegible]曰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三年春公至文三年公如晉四年春公至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成十年七月公如晉葬景公十一年三月公至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葬楚康王五月公至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又按此傳當有或交好於大國一句恐誤漏也

或會同於方嶽

○汪氏曰僖十六年冬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十二月同盟蟲牢六年正月公至襄二十一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正月公至

或從兵革征討之事

○汪氏曰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二十八年冬會圍許二十九年春公至襄十八年十月會圍齊十九年正月公至

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illegible]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illegible]曰崩薨卒大變也不可以爲常或崩或不崩或赴或不赴也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或赴而往或赴而不往或往而書或往而不書於以見譏亂臣賊子撥亂世反之正之意其義大矣如隱三年書天王崩王臣求賻之事即見公不奔喪不會葬之罪他皆放此而觀之可也○[illegible]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略之天下皆王土文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汪氏曰王崩實赴以庚戌則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左氏之說非也公羊云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非也凡書者皆爲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命卿也不著者微者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作君○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illegible]○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illegible]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故由是賤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

○汪氏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按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大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爲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訃于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

[illegible]尹氏不[illegible]尹文公[illegible]而傳[illegible]尹氏[illegible]多等[illegible]

[illegible]墓[illegible]尹氏始終秉權[illegible]因其告喪與王子朝

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illegible]王將

吉甫曰已稱尹氏春秋惟尹武公而伐鄭書子其餘經傳之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illegible]之類而不名也春秋因其稱氏而筆之於經使後人或曰世考之見其罪世稱氏擅權為害則之為鑒可知矣

卿非禮蒙蒙者華何以作乎[illegible]者世祿小人在位則古之仕者世祿

並進舉賢者之類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

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

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犬姦根據而

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

武氏[illegible]之[illegible]志其[illegible]

乎此說[illegible]矣

[illegible]

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同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附錄 左傳 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附

公羊傳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 武氏子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程子曰 [illegible]以見天王崩諸侯不供其職之故失武氏之遣其子臣從之求甚於四國

武氏天子之大夫 胡氏傳曰 有武氏於郭子乃何以叔子命而出[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王命也 汪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

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汪氏曰諒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百官總

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

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道喪 [illegible]生於父母以有喪[illegible]

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喪不貳事不以王使見而

天子居喪不發令則三年之喪無貳職之王使矣

嚴君臣之名分也 宰使 汪氏曰則王使同於王無使則王政特不王命稱宰夫

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若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

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

矣 廬陵李氏曰魯不共王喪致命有求經不有書[illegible]以示不敬於邦有大事而魯不歸賵則罪可也使不足

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曾王之喪隱不臣不可知矣

曰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不[illegible]

諸侯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天下進文使下之求於列國春秋宣書以見其喪紀王失政輕天下之求於

自軒轅以降公三年之喪已久不行矣隱公三年而王崩書周室

王道之不復興蓋已見於此春秋止所以事天而明人也

[illegible]曰春秋之法為上者不與其有求也求下之失上也見上失

界之者正其下者之罪也諸侯之有求為下者無見求也

失下也失下而求下有者求之失也有求事也有

曰金下喪而有者求之事而其所不與者也見求

[illegible]以求而下天子天有求於下以為是天下者上

所求賜下而天子有求於下是為失也宰南服矣上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之辛與四國之常禮人所當告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

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覜而世

相朝 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蓋王事相從則有

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

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 息亮反司服為

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來令與其幣器財用 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司服王為諸侯緦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為

使其者凡諸侯有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

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

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 汪氏曰君薨以日赴告臣子之常也經書卒不日者國史不書其日則赴不以日臣子少慢則不見日月也以見列國臣子之不

[illegible]曰春秋終始赴告之例凡大夫卒書日不書者於死生之變也

以見臣子之侵略史不盡書其經無日卒而或名

或不名者何會盟聘問則名於簡牘 汪氏曰諸侯之薨赴於他國以名者有所載書而宋穆公未嘗與魯會盟故書名者於策書之名宰相亡而名其死於名

侯司盟名於載書左氏云會盟名於載書赴以名者蓋以會盟者有

辛起可知而紀也乃其名故於死以名為所以紀之

劍臣痛深之日知其君之名者之

而已蓋留同盟者藉記之名

神祇而每國執一盟也紀之辭於某人使來聘及有諸侯命之名

書也有 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

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書者也 汪氏曰天子諸侯

而不名 [illegible]

夫生而名諱以告於天子也諸侯卒名之[illegible]

豈於吏因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

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以前[illegible]周人諱名其子赴

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illegible]

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而何不名其不名者

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非則也[illegible]

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illegible]

是子皆赴鄭而卒不書名是史舊之也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illegible]

何以書卒或曰聖人略外以別內[illegible]

外以別內何也奚翁至於卒而別之[illegible]

承赴以為時君忌其薨名書曰卒[illegible]

之翁非良史也[illegible]以道名分經世之書[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illegible]

侯不信義故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內諸侯盟[illegible]

石門齊地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illegible]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illegible]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illegible]其後外特衆而信不由中[illegible]

書紀始征伐始[illegible]

子曰大道之行也[illegible]三代之英[illegible]也而有志焉。

三代成行[illegible]有志於行[illegible]

諸侯會盟不告則書而弗削，蓋其諸以是為非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illegible]

放恣敵以戰伐而敵不伉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國當會者不
足時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
春秋所理也齊鄭盟石門經以宋齊衛左屋之盟諸侯
之黨合而無王近以胚胎齊伯之糾合矣齊鄭之盟罕經
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敗而無伯遠已醞釀
泰稚之年香矣明世變者傷之[汪氏曰]左傳尋盧之盟
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為諸侯之盟
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年以盟茂已之特盟相為然僅
與附庸同盟非關於天下故唯此當是時鄭伯之以小故
特言之[家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石門乃鄭莊之以
人之媿因以是為春秋交故此當是時攀鄭伯之諸小
扶公子馮以是鄭宋而宋之交故始王而合諸侯始獄
有小伯之志於齊伯之黨有志於宋而入因齊
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齊以仇宋方叛王而合諸侯
恐之事而有見於此與地左氏矣於是石門序東同鄭交合
伯清長之亦為不在茲乎此　王　年首為序東諸侯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殺作繆　後同[高氏曰]葬者
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
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之時何危爾也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女乃以公也立穆公立而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胡氏曰]春秋之時危不得葬而私諡者諸侯告喪以其罪其臣子葬故也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某氏曰]凡書葬皆據我所以會葬而言葬宋穆公而言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皆不得以不葬
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
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
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

宗令序其事[許氏曰]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
其禁[鄭氏曰]令入其禁所為塋限也是王者所以復諸侯也外
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
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
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
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
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
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陳氏曰]公羊如齊襄之會葬桓公
討則書葬按書史必皆書葬如魯隱公齊襄公殺公得不葬
討竊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賊而之有安得

公晉衆書中行偃弑晉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皆與鄭國而書葬蓋史本皆書葬而夫子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也
往會葬公之或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然昭公為臣不能討賊亦若不以其國書葬也往會不書葬
不能討賊而不書其葬其先子之
公年楚夷入東克葬公羊之罪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
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家氏曰]成十年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
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高氏曰]公成公一世不宋桓公襄
治其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
罪也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二十九年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
[某氏曰]吳楚之葬皆不書不與其致然而不書也
不與朝會而滕七不書卒今三世不書葬亦七
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

緒弑非常不使弑者在會[?]非爲死者而葬之也亦所以卿生者而助其所不及也

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

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

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張氏]

曰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稱諡也諸侯自合請諡於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諡於王而私諡者

也誅不諱貴少不誅長天子崩諸侯不請諡於王而私諡爲[家氏曰]誅於王春秋諸侯臣子之諡其君者不請於王而私諡

之義春秋不削者臣子之罪[黃氏曰]暴秦以諡法爲子議父臣議君而除之春秋譏私諡者非謂其臣子議君

父也特以不請而不王而罪之耳後世諸侯王宰相百官死而加諡以不請於太常貝得春秋之旨賜諡又口給諸

侯卒者七一百二十有四而書葬者八十有六其間書葬者七卒而書葬七十有九耳[家氏曰]此葬宋穆

公合五月之節而書日鄭公非弑其國無亂可謂乎不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馮已去則無篡亂老儀下可謂

蔡桓侯三月而葬秉書曰蔡季賢而請諡不可謂渴葬惠公三月而葬魯君來奔

三月而葬晉桓伯方會君書葬公諱無不可謂晉悼公葬而日衛相成公葬宋文公和聘不無可以謂

而皆不日葬而傳謂宋公二十月葬公始七不可謂當日衛不以爲過

二國皆五月而亂陳靈公二十公有始一厚月葬而不可謂之葬不日

公二十五月葬陳靈公討賊而後書葬日卒也亦令考之或日書時不而

能葬蓋由會君之改禮時待討而書之日或非時會或葬

蓋會二君之禮備故定詳而後書之魯日會

之禮略而葬之速若夫襄之遲速皆以著臣子之禮

亭禮略而葬之速若夫葬之遲速皆以著臣子之義

父於其如無亂而葬不以其時則皆不著人君能謹終之防節儉且杜之

春秋至於其國家之如何身後弗葬不以世爲嫌不著伺君遺不終之防

子及天下諸侯方伯之連舉非之也

討賊也故劉氏曰公方伯之逆葬非之也

[附錄][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

蚤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

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

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王]桓王四年[周]齊僖二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蔡宣三十一

元年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

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

[胡氏曰]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程子曰]王法所當誅也[杜氏]

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杞又遷都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

鄉[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也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黃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

宋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可知

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

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

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

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

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

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

奪人之有者無以異[張氏曰]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以正疆理但專以兵爭奪不得正也

故悉同辭言之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

意也上二年莒人伐與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從盜

取邑其暴益肆矣[胡氏曰]征伐天子之事土地諸侯之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土

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利，故書伐書取，見王法所當誅也。〔胡氏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高氏曰〕牟婁切鄭於魯會無邾鄭故惡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汪氏曰〕春秋書外伐國者一百二十有八，証此書伐書取，辭書躍邑者三，書伐戰者一，書伐故者一。蓋中葉以後，爭地爭戰，殺人盈野，諸侯城邑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并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興殘民爲重，而土地之擴養不暇論矣。是知此年伐杞取牟婁，乃一經特筆，聖人實深發意焉。〔廬陵李氏曰〕取字例，胡氏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畀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略相通矣。左氏以取爲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完音丸。州吁穀作祝吁，後同。〔左傳〕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程子曰〕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其[illegible]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illegible]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爲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寵辭，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三〕春秋絕州吁屬籍者，宗室公族之有寵者不可與兵當國主兵之意，皆萬無知亦公族大夫而縱其爲精義，與此同。或曰：必若此言，春秋之法非通法矣，周公康叔非疑親親與賊爭？曰：尊賢然後能親親，忍親賢爲堯舜之道，則親之賢者必先得於疎之賢者，不偏於寵愛其叔，弱而無寄賢之爭也。經書季子來歸，不稱公子，以流貶

之道，其法可謂通矣。

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子忍反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

〔汪氏曰〕本正則末不偏，源清則流不濁。

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汪氏曰〕按詩朱子傳，綠衣乃莊姜賢而失位，刺莊公惑於嬖妾；燕燕乃莊姜送桓公母戴嬀之歸于陳，莊姜遠之而作；日月乃莊姜不見容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終風乃莊公暴慢無常，莊姜正節自守，故悼其意而當已之詩。〔□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綠，其好兵而不之禁，公存之特妾上賂大人先位見於嘗詩，則亂招之萌久矣，殖之說良終不能國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所立之後，春秋謙寡直書，亦詩使讀者亦何則之所從起，而[illegible]寵之戒也。夫君臣父子上下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嬖僭嬪窶干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慢而弗聽，辟之弗早，禍後微可謂僭矣。

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董子語見太史公自序。〔汪氏曰〕隱桓莊之春秋，凡弒君之賊皆名之。〔□氏曰〕州吁不稱公子，程子謂州吁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故不得爲先君子孫；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今按二義蓋互相發。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寵篡弒與州職邪歌之徒情忽披怒而糧動於大惡書文胥壞不作春秋，首絕其族屬，書名以弒，及其誅我亦止書名，蓋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以示天討之邢祀通諸一經。弒君者二十有五，稱世子弒者三，是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淮氏轉宮者六，[illegible]里克、趙盾、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寧喜；稱人者三[illegible]；蜀者四，稱國稱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親尊君之[illegible]

任其所周有國其所寡君而至擣之以於君父之窮由父振殆不待其貶絶而自見其然考其所由以至於此以之君父之窮君出之者必失其道以及於此則首惡之名寧不為之人下以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罪與氏者所致不為之人下以世公子書者程子所謂其以天之就而為之於而其君寵之太過作之太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救矣其稱人以弒者謂多行無道肆於民之上為國人皆欲弒之所而弒故稱國以弒人以明君雖無道通於國之上人皆欲弒之所而弒三靜人為道之大夫惡者可君未臣之義不可以稱國弒也不特書其臣刃戕為大夫至於之罪而其所以為國弒不可書人之臣其則當國執政稱大閣以弒而不稱君則見閣之大之臣不得則其有由矣稱閣以弒而不克保其身者非故世不也稱益則四君而失近刑人至於不克保其身者故世不之夫之押視如路人又不閉人之比君之而其弒遂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豈千古今之其罪不則其君之罪不所以於其門

[胡氏]曰穀梁謂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豈可云弒而代之公子翬人也豈非弒而代之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啖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遇者草次之期[杜氏]曰遇者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朱子]曰言草草不成禮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蔡氏]曰簡禮而會曰遇[蔡氏]曰遇禮忽有適逢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簡易以遇禮相見[李氏]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逢於會必有古而君相見之儀近者為主遠者為賓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故謂之遇禮衰放志入無期以慶私為遡追之約有如遇之意於近小亦謂之遇苟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反丁歷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汪氏]曰此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穀二十四年遇防

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汪氏]曰八年宋衛遇垂莊四年齊陳鄭遇垂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高氏]曰國君之出必有大夫從之從班之職使人羅然後畏之豈苟然哉各遂私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然先王之法也[張氏]曰春秋因事而書以幾其非王事出境無國君之禮[陳氏]曰遇者隱莊之間凡六書遇閔以後有會無遇[?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謂遇汝鳩汝方左氏于此年傳與石記之是也釋名義皆謂不期為遇左氏于此遇宋傳其云尋宿之盟也公未及期為遇垂未及丘期之故傳私為之約而為以之大不及期而會者古禮也未及丘期之成則皆為之云約先而為以之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遇也公孫十年公會衛侯于相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也然公相公會記其遇丘弟遇則又期而不至者也古者諸侯國王事而挑遇會卒之問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不有期

魏約以相會衆乃行古者不期之會是自欺下之道慢之易專約致於期而不至則敷詐尤甚矣世豈得自欺爾良可歎夫[陳氏]曰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穀梁又云二君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殺梁云及者內為志焉以會遇相見當得書若是君要之云及者內為之志爾不志期相得也非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汪氏曰：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上蔡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鄭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朱子曰：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illegible]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是年春秋已絕筆，而猶請討陳恆。作春秋者莫如孔子，用春秋者亦莫如孔子。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illegible]

牙將張宏所殺。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宜即赴討。濬欲先請，毅止之曰：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許發兵追宏，而晉朝不追興罪。濬是得春秋之旨矣。

以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才用反。[illegible] 春秋有討亂臣賊子之法。凡數十條，如伐鄭以宋公為首惡，書衛人殺州吁之類。學者知此義，則能守死節，當弑父與君之際而不從。亂臣賊子見其義則懼，及其身而不敢肆。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illegible]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illegible] 鄭為仇。及是衛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公子馮之害。故宋率陳蔡以同伐鄭。夫宋殤受國於穆公，而[illegible]

若殤公苟名其賊，告于王而討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邪說，合陳蔡以[illegible]，遂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由自是日[illegible]事於兵，而成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從也。[illegible] 邶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illegible]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illegible]而忘不共戴天之讎也。朱子謂小序譏州吁而無禮，極為淺陋。今考衆仲不目其元兇大憝，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秋，翬帥師。翬許歸反。[illegible]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illegible] 翬不稱公子，弑逆之

人。積其強。子惡非一朝一夕。熟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illegible] 元年師[illegible]而後翬會之[illegible] 羽父私於公子[illegible]請往，不見許，遂行。[illegible] 衛之事不見於經。[illegible] 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illegible]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illegible] 宋人來乞[illegible]

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illegible]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也○王氏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圓則行方則止隱公不能辯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illegible]曰皆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翬專將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呂氏曰書帥師則翬專兵可知故翬有伯會伐宋不言帥師○家氏曰不稱公子去其族君之誅也及桓之世翬爲首惡故當隱世法其族以正其弒君之罪也桓之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之辭討亂賊也始見於會事者也○杜氏曰外大夫貶皆稱人以大片以[illegible]皆去族○汪氏曰翬不稱公子[illegible]可以謂無駭傳以翬爲與去族未賜族如傳無說則翬言之無駭[illegible]二可以命始翬書翻氏言今之考或謂公子翬本非大夫公子不當以賜王父字爲氏公子之孫乃以王父字爲族[illegible]未公子之孫族公子族以三年挾卒[illegible]公子[illegible]穀梁曰未賜族非明矣得經稱法而氏益師以會不氏稱公子[illegible]公辭之[illegible]命也長孫非用事亦曰而公使賜族不可[illegible]至請若諸是與觀孫聽膝用事也曰未公賜族非[illegible]命不可通況未[illegible]之驕馬而可不空書公子乃命爲[illegible]矣爲[illegible]○[illegible]曰止書春秋書惟內見之[illegible]老夫之會氏無以賊者入伯翬今翁也皆獨貶辭翬之伯得公臣鄭以[illegible]如有故[illegible]之罪[illegible]然隱之翁會伐之翁未與有之言然翬未師翬而先言[illegible]家尊胡氏罪[illegible]穀而後百乘之[illegible]君後左傳[illegible]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

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illegible]也伐宋[illegible]人[illegible]四[illegible]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illegible]曰[illegible]州吁[illegible]未

從定其位而未寵於諸侯使宋公知夫諸侯以其討罪人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將子一決[illegible]四國以伐鄭四國之兵方合而再序翬四又子之國勢益張故書翬帥師而再序四國師聖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矣

○陳氏曰春秋之達例三有同辭者焉有同號者焉有不同辭者焉文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號有同文者馬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同者焉人爲翬之未變也不足至於後公見於初文以衛人爲弒之未也而至於[illegible]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有人伐鄭焉以不定若是[illegible]五國之君之大夫大夫伐鄭秋[illegible]書[illegible]翬一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之伐鄭春秋[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文再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illegible]

叔之文再叙之所以反覆痛之大變而[illegible]而賊以以爲虐可無觀幸鄭[illegible]臣又弑其君而從其君[illegible]事未幾書宋公[illegible]春秋一經於書比辭當重複君人者[illegible]天理之[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二年十會七盟首止會盟九年宋會召盟十[illegible]三年會盟比年伐鄭[illegible]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illegible]音[illegible]

[illegible]

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illegible]〕在晉衛之間

伐鄭稱人貶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illegible]〕陸淳云經中一字偏施於諸侯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說是也或美而稱人或譏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或衆而稱人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貶詞其殺州吁則石碏七略反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經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illegible]〕

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illegible]〕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以士師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illegible]〕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illegible]〕有弒君之賊所以爲君之罪[illegible]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者皆稱人以殺之[illegible]凡作亂者衆不與也[illegible]〔[illegible]〕春秋討賊書人以殺[illegible]賓是也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而皆稱人[illegible]晉里克弒其君卓而惠公殺之亦非以討賊之故不書其罪而齊人殺無知不得以其罪例於討賊者以故不成其爲討賊也[illegible]其義是矣于濮者[illegible]衛國之人善討諸侯之罪也〔[illegible]〕其不即討乃至濮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

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illegible]〕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胡氏曰〕稱國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心[illegible]人皆得殺之而無間於尊卑又使亂臣賊子[illegible]於一時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廣者欲逃無所也〔[illegible]〕人得誅之賊矣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書異邦人書其大夫苟疑於不能討討也雖以文討則七年四國書其得書不書以四國二十五年代家[illegible]不書[illegible]〔[illegible]〕書石碏則石碏一人州吁之私者國之君者公伐其[illegible]衛人[illegible]討之賊以見討其賊[illegible]〔[illegible]〕有人而能不以討賊爲衆[illegible]能陳執州吁之[illegible]陳乃日衛之極善之不毋[illegible]則令而止者成衛十人六之年[illegible]不呼稱君[illegible]

然爲可也夫以[illegible]元弒之惡天下萬世法所必誅而其[illegible]春秋於諸侯之會[illegible]州則傳紀許田[illegible]又[illegible]引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illegible]〕衛人迎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illegible]〔公羊傳〕晉者何衛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illegible]〕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illegible]〕人立君非正也[illegible]受之天子[illegible]立[illegible]命於天子也[illegible]

人衆辭。[汪氏曰]殺州吁衆辭欲討之，故書人以著之。立晉衆辭乃王法所當討，而衛人禁天討人之。命而衛人以私意欲立而擅立之，故書人以衆之，奚疑不嫌同辭之。立者不宜立也。[胡氏曰]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皆非正也。[陳氏曰]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汪氏曰]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以廢嫡奪正，亦書曰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陳氏曰]人衆辭，尹氏所以與晉朝異，朝不宜立而晉宜立，故書王子朝而不書公子晉。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為尹氏之私，罪之得者也。[胡氏曰]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非正也。[陳氏曰]前傳後承之王所立，雖是亦非正也。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高氏曰]公之弟桓公之子晉乃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立之，亦不宜立何也？曰：我君之子也，國人之所宜立而不從王命，國我宜當立，是諸侯之乃其當立也。如此則必承命於天子，苟君親衆人宜立之，而自立則得專有其國矣。故公子晉以其國人衆所宜立者皆可禮聖人特以為可擅置其君，君之子得立之，以為爭國不得。[胡氏曰]可以專有其國，以爭國而明不當立之義。[陳氏曰]子不計賊不討，可以爭國，而亦不書葬，是不宜立者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晉未有書受之者也，不無君也。賊不討，君不在，立亦無國也。是故已矣，之賊也，之賊也。周焉立皆闕不書，以御衛立焉，若人大賊，晉之君書，誠以不書，是也。[汪氏曰]則在所治，受之立，雖天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王非所立也。[張氏曰]石之者父，有賢父宰，驩之功，後得任，號為治之。保國而國終，宣公遂大亂，而得疾，葬，險時，而後以從為賢，而立之，知其無安國之志，得國而立之，以晉為貨，而晉也，志得而本志賢[illegible]

五年，[齊僖十三，晉鄂六，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三，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春，公觀魚于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啖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觀魚非道也。[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朱子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也。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汪氏曰]非[illegible]事以動其民也。[劉氏曰]新子宗師子方曰：天子諸侯無非事也。[陳氏曰]為也，隱公息棄國政，今隱公慢棄國政，從事於逸遊，[illegible]

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多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
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illegible]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illegible]樂之從則[illegible]時以逸豫而减君德隱公忽僖伯之諫而[illegible]逆觀非所以爲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爲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illegible]冬之月命漁師始漁[illegible]先薦寢廟[illegible]而往[illegible]乃違[illegible]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illegible]氏曰月令季冬乃命漁師[illegible]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illegible]正月[illegible]嘗魚之時況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illegible]非爲嘗魚而往明矣苟隱公[illegible]得禮而不書矣且天王之喪未畢而[illegible]遠遊其罪何所逃哉。

附錄 左傳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衛桓公。公羊傳 衛亂是以緩[illegible]稱桓公見弑[illegible]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以正寢不殺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死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乎

衛亂是以緩[illegible]後討賊。十五月而後克葬會往會故書

[illegible]曰非魯人往會葬魯史無由紀其葬

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矣[illegible]曰弑逆人道之大變臣子能討其賊送終之責始盡君

諡者行之迹[illegible]曰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表德勸善而懲惡[illegible]公而懲惡

所以紀實

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

位而見弑何以惡桓[illegible]曰桓[illegible]

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

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illegible]

王之制諸侯初立[illegible]其殁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諡今衛桓公見弑不告[illegible]號不同其爵春秋[illegible]事直書而罪自見矣

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

不殺於婦人之手 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忍爲也

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諡

而稱公或章或因前以貶不臣頑之諸侯後以罪不忠

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

也 張氏曰春秋之時爲一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illegible]而程子之言凜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桓公名完[illegible]諡蓋古不諱嫌名也。汪氏曰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弑何以月葬乎

附錄 左傳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秋衛師入郕。左傳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illegible]

稱師者衆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illegible]邢遷夷儀諸侯城之[illegible]經書[illegible]桓公救邢之功故錄其衆之盛

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若楚滅[illegible]

蔡公[illegible]歸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illegible]

昭八年楚師滅陳十月壬午滅陳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楚子滅蔡經皆書楚師所以著楚罪

興大衆以滅中夏諸侯之國誅其暴横馮陵之甚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

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同圍郕者公也經書師次而不言公次書師及而不言公及書師

還而不言公至者所以責莊公無名黷武非義勤民諱不書公以貶之也衛宣繼州吁暴亂

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

道矣書衛師入郕若其暴也衛宣繼亂以鬼民而言不說文革遷以國不

爲重而輕動大衆以入人國書以貶之耳此入而國弟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弗有此其力之而

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強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發一邑有之耳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終一入

於衛再入於齊以郕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入於秋不復書矣夫以文昭之胤受伯之封而迫於諸

侯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意安得不重歎乎也衛寧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文王之子所封郕且衆不能侵衛況已非入衛又報之復而入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而入

凡用兵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其重在師也將尊師少稱將者其重在將也將卑師衆稱師

者其重在師也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爲例之體也然立例爲法其義深矣王以將三軍之令不

可不謹擇也大衆有邦之本不可輕用也民之尊之如父母君之視民其親之如子弟子弟之不先父

母審矣此立例爲法之意也師之例明氏取公羊之說而又發書師之三例然後春秋之義明

甚何氏功惡有大小之說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衆而將命師

衆而無功爲惡大蔡衛陳伐王是其惡大功大公孫敖救徐率師而無功是其惡大罪亦可服

然不可以適通於諸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

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

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

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

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

考者始成而祀也成宮安其主而祭之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其稱

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

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音嫡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去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諸

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隱欲讓國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仲子之

卒已久至是始立廟者隱欲以是見其讓國之志耳夫禮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築宮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

君不親祭尊宮廟也今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母此亂名之道也宮廟有定制而其制之常不書非

制之禮於是乎書君曰公子允之母非曾君所宜爲之立廟也妾廟例氏曰古者妾祔於妾祖

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其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

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不服小記曰爲母與妻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妾子未爲君之時而

爲之立廟乎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

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不稱

不稱夫人不稱小君則其爲妾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夫人則隱桓母皆非

庶子隱長當立非攝欲興桓乃讓之也桓公篡弑之罪昭矣於深桓而隱

桓貶舉之辭以弑隱公非篡而何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諡

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文姜

君文姜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卑舉姓字者妾也汪氏曰從妾母謚當以氏繫字魯自成風而後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謚惟定姒以哀未成君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繫成風敬嬴齊歸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不書別有謚而況妾乎

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黃氏曰凡祭祀常事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汪氏曰穀梁云庶母築宮而君終則廢禮曰妻母不世祭乃庶子爲君之禮也戴記稱妾祔於妾祖姑乃公子之爲大夫士者之禮也若庶子未爲君而祭其妻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立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妾可爲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遂啓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廟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祔廟而不書矣凡經書宮廟君而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世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書用桓宮楹刻桓宮桷過修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書立則書取郜鼎納于太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者中于太

廟仲遂卒猶繹非禮皆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皆不書○劉氏曰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非也若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黃氏曰書宮何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氏以爲武煬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自見得變程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初獻六羽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胡傳曰王禮魯用天子禮樂也

故不敢用八佾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張氏曰佾之言列八人爲列羽翟舞之所舞者所執人執一羽不言六佾言佾則干在其中佾人數如其佾數汪氏曰武舞執干文舞執籥所以扞文舞執羽翟羽有文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蓋二者兼孔氏曰羽翟羽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翟乍取其文耳佾者舞列之名則干羽皆在其中或言祭則舞干不與矣春官舞師有羽舞有干舞祭祀則用羽舞而不用干舞然則祭祀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

者事之始曰洪範初一曰五行易卦第一爻曰初者初八佾

虔其祀者與其初作事者必慎初故初者舉事之始不可不審也其魯僭天子之禮樂僭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胡氏曰魯惟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

功之所以賜以重祭然成王是念周公所以勞之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之德也今拾對氏於魯惠公之世禮樂請子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晉文公請隧襄王則其功甚大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已耳文請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之所以爲也豈以魯惠則當功於王而襲以天子之禮樂賜之王肆桓文公自僭天下之大惡公終請不許子之禮記未必從之也禮子所見皆言也其以所見

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初獻六羽禮其復正〔陳傅良曰〕獻者不宜獻也書以見六羽不當用以僭也入佾用於群公之廟而書獻以見六羽之不當用曰言

宮一言而盡會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之謂也諸侯僭此類也〔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考僭大夫人也諸侯僭

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

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汪氏曰〕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豈復有上下之辨〔朱

子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據否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聖人因事

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汪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因事書之以著其僭諸侯春秋

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宮當下於群公之廟先疑於羽數乃從衆仲不改用六羽蓋公之群若曰

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之所賜禮仲子別宮可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用抵之

禮乎聖人書曰初獻以嘉隱公復王制之善一以著其崇寵妾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難

六羽於仲子之宮而群公仍僭八佾則隱公廢後成風立宮用如壽歸皆以妾毋用小君之禮則為仲子

而獻六羽公有以啓之也聖人書之仍僭皆公國為隱公為後有遺云天子八人書諸公因六為隱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二佾諸侯用於諸公皆從何所降用於諸侯公也則禮經諸

所謂其廟制於皇宮制而用二佾以子男諸侯伯子男侯同佾羽以象舞六佾體則經

始異樂矣夫春秋又旋而天子五等諸侯皆用八佾

皆不屬與何獨羽數請天子諸侯皆用四佾所謂常降於郊禘

常初也獻六春秋羽亦不書正之也〔陳氏曰〕初獻者始也

邾人鄭人伐宋。〔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

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

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胡子曰〕先書邾人為主也

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

邑為道。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

〔家氏曰〕邾序鄭上者其為兵首所以然也或曰宋實啓釁乃邾聽之邾其罪其曰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此之務春秋所不與也是故伐宋因彼之憾復己之怨不郎與宋之憾而借鄭之兵以伐鄭之次序乎邾之下亦所以敗國也而為首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

禮之常也〔李氏曰〕以爵之尊卑則諸侯序列而盟會征伐以主者

先因事之變也〔汪氏曰〕會征伐則會盟先主則先主然則衛州吁告於

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況春秋撥

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張氏曰〕兵者國

之大事也春秋之所重故雖將卑師少亦書王師會之直之辭其文可見〔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邾人伐宋其鄭為首未書王臣蓋將鄭莊故不是時為王伐

宋人其郛而天經序鄭為之兵非王室違之故不書也

螟。音冥〔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蠡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音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蟊。莫侯反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去其螟螣，害稼也。春秋書

螟，記災也。〔許氏曰〕異大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變異災之災人之道也〔朱子曰〕賢君睹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

懼修省消變之道也〔朱子曰〕書家

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

〔日〕宇宙之內一事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異災異有所自致也

水旱螽螟之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不變見於上必書

及於民亦必書書示人君當謹耳衰十二年冬螽

註者歸過於司曆之失職此殆之言臣所以蔽災而記於聖

人之者十二書春秋書閔公之世旱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

災者一書螽者十有四書螟者三水三而螽在隱公之世者二

書者十書蠡者三螟者三書大水者四一公一公之

者一書三書三書大寬四公之世者各一宣公之世

公以弒兄得國而又改法制重困農民故螽螟水旱飢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脩省以消天變聖人
備書爲後鑒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災傷
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
誤天下與來世也[illegible]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刑部立法慮蝗蝻爲害須候其撲除
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脩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晩矣王安石曰脩貴已令轄運司申
奏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卻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若侯反[illegible]臧僖伯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
敢忘葬之加一等[illegible]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按左氏臧僖伯卒傳諡伯字[illegible]曰僖伯以先公子必未賜族蓋左氏追稱氏如陳杵臼孝音
而獨陳桓公有寵於王[illegible]曰其子臧孫達是爲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政諡公曰叔

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illegible]葬者臣子之事非
公家所發故不書葬以公年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所見之[illegible]
世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之世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之世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
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
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
謂稱去聲[illegible]宜也謂得賞賢旌直之權衡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
聽其言與郭公善夫聲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
宜矣[illegible]穀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書之臣子皆
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者使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爾

宋人伐鄭圍長葛[illegible]以報入郛之役也[illegible]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illegible]也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illegible]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圍者繚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塗城守不
下至於經年而不解[illegible]明年冬書取長葛既[illegible]侵伐又不繫鄭故知圍經年也
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
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illegible]圍人城邑若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illegible]宋殤
以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illegible]其罪而圍其邑[illegible]年乃取著其暴害阻兵之甚也[illegible]書若人伐杞
取年晝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易也宋殤加兵於鄭之邑而取之難故經其年乃能取[illegible]伐國不言圍
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圍菟圃不書至二十三年書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
圍緡之後皆不書矣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illegible]曰春秋書圍四十四伐國而言圍者九此爲之言

書圍書取惡之也[illegible]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經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
城又以[illegible]其無禽之[illegible]同而義異矣[illegible]曰外伐之[illegible]邑豈以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異也趙子曰內伐
事詳[illegible]惡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丙[illegible]王三年 六年 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三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illegible]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illegible]輸平者[illegible]更成
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
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illegible]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illegible]
既[illegible]之於宋遂與之同伐鄭[illegible]也[illegible]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君[illegible]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illegible]
[illegible]

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款也上年魯嘗同宋衛伐鄭人
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illegible]】知而不問
曰平。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
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獲故言止【[illegible]】內諱
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
黨。與鄭有舊怨明矣。【[illegible]】四年翬會諸侯伐鄭 鄭來輸成於我平之怨也 五年
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
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可乘
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
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illegible]】有私也【[illegible]】曰來輸平[illegible]
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爲言必有貨賂行乎其
閒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

魯則魯必不然也易爲知其欲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
歸祊。而魯入其祊。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
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皆[illegible]以爲
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至於篡弒。大亂[illegible]
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社
亡國敗家之本也【[illegible]】利者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illegible]】[illegible]
寫合黨[illegible]以不讓居己謂乎於魯[illegible]

而不吾[illegible]亦豈非以魯哉亦豈識其有自屈損之意而豈
論敘魯[illegible]【[illegible]】言求輸[illegible]
爲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釋其舊
是强損以求成耳【[illegible]】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之爲一
黨。齊鄭爲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交矣。我合齊。魯之交
以後魯合於齊。而離宋魯之交平。不書。必關於此
丁之成。及後書。明年宋陳及魯。書平。宣七年及鄭齊及晉皆不
十六年。齊後平。襄二年十年及鄭平。哀八年。平。
書春秋之輸平所以志諸侯之合【[illegible]】書公及鄭平以志成。謂
是書鄭。終始也。平者兩國約不相詰。云左氏作
不可知。皆有非罰人也。又來請絕前平乎。
絕成安。
諫不渝平【[illegible]】鄭人來渝平以平變好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
來渝以拂前好者。謂以物而求平。渝以平。但言渝則是渝之義自在其中
如春秋經而求云平也【[illegible]】不然若字。義則是如此意則
只是讓禮之字【[illegible]】輸平三傳不同。公穀以爲此即
言輸是鄭之輸也而書輸平。已爲漁。以爲公羊
之義皆非。鄭與平。毀叛而絕。又與鄭。有後日。歸之祊。說會。本鄭社之事。以爲魯
的平。論此氏。而魯絕與鄭。有舊怨。此之初氏。鄭不以爲合之聖

說本臨江劉氏。蓋宋之以不書平者信不合於宋。寡不有之盟曰來輸平。欲絕中原好。
深為合黨。求其之盟。以己求和曰。爲欲以禾之。[illegible]
於利而爲私。取之部。防其中。矢不曰書。是以宿。胡氏退。清之好。
宴而稍郜。此取鄭之也。宋得於楚。魯與平。
怨鄭之以利相結。鄭也。宋得平。書人者。恐學。齊元。及子。鄭反。平之
擅也。鄭之書以利者恐魯之事平。狄皆。而書人。平者。
平者恐不書之者侯多犯矣。大國而獨書。總此於要。以也。兼此。陳說。氏固之然。說然。方春。秋僖
平。苦及平。鄭不逞

【[illegible]】[illegible]九年宋五正。讀[illegible]之子。
[illegible]遁。納諸[illegible]人謂之[illegible]諸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illegible]】夏盟于[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illegible]盟。始好[illegible]
[illegible]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
皆一黨。莊之謀也。於是乎始【[illegible]】春秋之初。魯衛宋蔡與
鄭二黨也。於是[illegible]【[illegible]】魯鄭方交。[illegible]
以合諸侯。[illegible]【[illegible]】齊是鄭也。[illegible]
里者[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日[illegible]十二世至[illegible]

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爲好未之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之蹶於輸平之封再徇於手艾之交固報三也請於祊田之歸四感於不王之告之伯說不與哥鄭之交固矣他日齊伯之成謂不始此故陳之民初之誚不爲無見又曰書公會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屠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會明郜伐志也抑獨不書日信齊捷也宋獨敗合去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宋從蹊矣宋年與郜伐宋盟於是日以譯其然故特乎齊魯以爲仇日從門之謀會與齊宋盟而曰新莊舍齊魯者以三年齊鄭明日而爲知齊卿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會志而所欲伯盟也書盟于艾蓋齊僖小伯之始書盟于黃者齊[illegible]伯之終前乎于艾[illegible]石門然未與會乎[illegible]平乎著辭次于丞蔑會率會汎次諸侯伐晉伐宋[illegible]盟矣凡書盟皆春秋所譏比事以觀而世變可知也

附錄〔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illegible]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胡傳〕無事書首月天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

〔[illegible]〕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明王者奉[illegible]四年有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正矣〔[illegible]〕四時交錯互舉以爲史記之名既書時又書月者時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illegible]時之月是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illegible]

孚乎行此也[illegible]元亨利貞〔[illegible]〕天之德也乾健天以也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以至健故能以體四德於天地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資化育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其在人則爲仁則因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月令天子[illegible]公卿大夫於朝者物命之布德和令行慶施惠民是體乾之元亨於[illegible]其發則體乾之亨[illegible]者也月令讓天子賞封諸以品節賜乎[illegible]行親[illegible]是體乾之亨[illegible]其在人則爲義其[illegible]者發也月令天子賞爵出[illegible]慶[illegible]射賞[illegible]物之禁遂侯[illegible]時賢良[illegible]行其爵在人以爲[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所以斷制於時爲秋各得其宜者也月令天子命有司[illegible]士所以征不事詰誅暴[illegible]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有罪爲義斷刑是則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illegible]在人則爲智其發是則體乾之利情而所以分別事功[illegible]萬物者也月令其天子命有司刑[illegible]罪[illegible]必行其罪也以窮其天清子國察[illegible]封阿黨之罪無有以[illegible]是體乾之[illegible]四之德首春秋必書每年[illegible]四時明人君當謹守王[illegible]天道

之王[illegible]三王者[illegible]天一[illegible]其理一之[illegible]若天上下具致天人之[illegible]而春秋之[illegible]隱矣聖人之致中和而天地位[illegible]執之四德[illegible]天[illegible]不[illegible]言天之宗[illegible]如此時[illegible]王[illegible]能未人君以[illegible]天人其致[illegible]春秋之義義以爲天人其致技不調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illegible]久也〔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illegible]〕宋人之圍長葛[illegible]且圍矣其民[illegible]也天子方伯弗征[illegible]視其民之危困而弗恤有是哉夫享有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勝誅矣不[illegible]舉伐者上伐下也

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

〔[illegible]〕[illegible]剛而伐之以圍其邑[illegible]是時[illegible]也寡之卹[illegible]是[illegible]而取之是用大衆[illegible]是取[illegible]己取之是[illegible]所有[illegible]

直書而罪自見在王室不能施九伐之威陳氏曰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汪氏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有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殤公反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

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去聲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張氏曰宋自去年圍長葛經年不解志在必取鄭莊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結於魯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之報復喪國喪師以及其身汪氏曰或云傳志文後定言終受鄭報復與佛氏所謂果報者相似非也易文言於坤之初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於易之上九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此乃善惡禍福之必然者出乎理之當然爾天道福善禍淫其理明甚果報之說謂今世為人後世為禽獸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理也哉劉氏曰左氏秋取長葛杜氏云冬言取非時也[illegible]

二月也豈於告時紀之於夏乎左氏謂當時諸國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云冬傳云秋也附錄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

春秋穀梁傳大全卷之三

隱公三

[紀年]桓王四年。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其不言[穀梁傳]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氏曰]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備其無他也。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見公羊傳莊十九年 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氏曰]同時而行，則姬妾之名不紊；其生子也，嫡庶之分已定，亂何由作？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氏曰]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必有美惡存焉。[?氏]曰：媵書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酅起。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字子由，有欒城集，傳十二卷 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illegible]大夫稱人 至於接我則書。[汪氏曰]二年書紀履緰來逆女，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書者，終有賢行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書歸。[illegible]之娣亦書歸，猶堯之二女降于媯汭曰嬪。[?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歸紀侯[illegible]錄其本。是以後書歸者，猶殺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歸可特書之。[?氏曰]春秋以卒而歸行，特有以其本末，宗祀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illegible]。[illegible]賈逵謂隱公專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其他歸[illegible]。[illegible]傳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詐其他？[illegible]之賢而書之，歲今老，春秋諸侯寵不一，妾媵盈多，不足[illegible]。昔聖筆之錄，隱公之先，公之女，必不以妾爲媵矣。夫子[illegible]

不當書而書，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爲素王者，義或近之。[illegible]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謂春秋萬世之法乎？子朱子[illegible]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爲才人，所以起僞周之禍；[illegible]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禍。納才人，冊王妃，法[illegible]

滕侯卒。[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氏曰]國小而慢之，是弱其君；情疏而薄之，是怠於禮。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汪氏曰]成十年公如晉，葬景公；襄二十八年公如楚，葬康王。地非同盟，謂非方岳之盟。滕，隣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舊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illegible]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以其有人道也。無人道，何以爲人？知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覲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陵弱甚矣。

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illegible]也，貴不赴告。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汪氏曰]貴賤不嫌，以名於理未安，豈有[illegible]；[illegible]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illegible]之日乃思[illegible]其君之名。凡五十二人，[illegible]九人不名，[illegible]其[illegible]諸侯卒不同。公羊謂[illegible]長[illegible]謂狄道也。雖按至附庸及夷狄，皆有名。況滕侯文王之子孫，微弱，豈無名乎？

夏城中丘。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不時也。

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大小，皆有制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中丘在瑯邪臨沂縣東北。

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

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

二十九年新延廄。三十一年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穀伯……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十六年毀泉臺。城郎，城中丘，七年城諸及防，九年城……一年築郎囿，十年城……三十年築……二年……以墮費……昭九年築郎囿……元年……十三年城……十八年……定……十五年城……[illegible]

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

夫不能修德政以爲保民之計，而……如齊而恒公……鄭城而諸侯……罪而……事而鄭城，西鄭……築城西……之城……爲保……象臺……其臺……家城……平家……母不……十三年……城十……[illegible]

雖時且義，亦書。

隱之一時，四年……以興……齊王……定年公城……以……其……城……宣十八年……城……二十年……莊……三十年……城……十年……九年……城……十六年……[illegible]

是以……見勞民爲重事也。

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

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曰：愚公……無……國……春秋……深……譏……之……賦……與……役……事……無……故……之……民……莊……資……其……農……害……民……春……秋……[illegible]

力之……也……民之……以足……食生……君……其……有事……以力……資也……其力……無事……而用……則資……其力……以……用……[illegible]

……[illegible]

力……凡役……城……之……邑……書……民……務……急……民……力……也……問……或……時……與……不……時……則……春……秋……[illegible]

無而……亦……國……一之事……急……易……所……秋……謂……凡……設……城……必……非……書……上……或……於……志……築……其……城……非……時……或……謂……志……城……[illegible]

其……文……王……以……民……力……爲……得……其……時……與……民……同……其……所……欲……與……民……同……民……[illegible]

王氏曰：……仲山甫城彼東方。……天子之命……城彼……[illegible]

而……城……築……之……役……乃……天……子……之……命……齊……臨……諸……侯……王……命……仲……山……甫……城……以……[illegible]

已築……也……不……王……命……城……二……十……書……以……春……城……之……不……夏……止……爲……七……冬……城……十……民……二……力……左……右……[illegible]

傳曰：不於此時……凡……城……於……冬……[illegible]

明……諸乃……夏……之……秋……平……周……之……中……春……正……月……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

冬，宋人……復其……邦……年……來聘……[illegible]

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謂嫡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蓋謂之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且子尚禮致如於[illegible]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杜氏曰】兄弟聘皆使以執王帛以相存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以適等

而襄公紿之遂成篡弑之禍也【國氏曰】齊侯非不友其弟也過於其寵故以愛爲害矣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書康誥】[illegible]天顯猶天明也[illegible]不念鞠子之哀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大泯滅而紊亂矣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illegible]

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之親親以啓無知之篡故特書其弟以[illegible]之而啓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其寵愛也【[illegible]】大子[illegible]經書不復迹討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illegible]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公無知篡弑之[illegible]賢之也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許叔書字[illegible]諸侯之弟而稱字且不名不貶則胡氏傳例在莊三年季皆賢而稱字【陳氏曰】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illegible]秋[illegible]陳招[illegible]公子而後稱弟亦以[illegible]光而致陳招之也獨叔肹稱弟賢之也蓋以其[illegible]愛者也公羊左氏同母弟之說引程子力辨之[illegible]聖人之義[illegible]聘[illegible]使不致[illegible]於禮以爲重[illegible]大聘使[illegible]儀兄書皆爲之篇詳矣【[illegible]】古者諸侯[illegible]般之禮則諸之侯蓋可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大義[illegible]私書[illegible]故[illegible]年二十一年[illegible]聘[illegible]皆[illegible]聘者十有一[illegible]宋之聘魯者三[illegible]一[illegible]以[illegible]各一[illegible]五年之再來[illegible]之[illegible]時也[illegible]父之[illegible]來齊未定之時也[illegible]有志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皆有出[illegible]私[illegible]矣然如齊春秋之後會使之尤聘加禮者於魯二十二而齊僖七三觀至世焉亦可以道矣

秋公伐邾【[illegible]】宋公伐邾爲宋討也【[illegible]】秋宋及邾平七月庚申盟于[illegible]禮與甲與爲人而伐之今井義甚也

春詞致討曰伐【[illegible]】[illegible]一曰伐此云春[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罪[illegible]一也不稱[illegible]行師[illegible]不言[illegible]公伐[illegible]宋[illegible]

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眜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所以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家氏曰]夫和大所以恤小鮮乎此宋鄭則邾宋之眦雖亦可和矣 而處彼苟欲拔宋而忘茂之盟子曰小人一此經而不君周大此足以見書爲宋討邾之旨矣[孫氏曰]春秋一經智君 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 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一邾及郕者一伐邾公伐邾者三一大夫師及也國伐一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邾及邾戰者七微者一 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眜乃與邾交好之數其交之始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乃伐邾乃與邾交二年

良七年入邾以教子朱乃與邾交兵之終而邾自之事魯不爲不敬而魯之置邾念其此事以施而罪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illegible]諸侯之好[illegible]不備臣職而聘以結

王禮也[illegible]凡伯周公之胤詩所謂凡伯者有世[illegible]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亦世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illegible]凡伯初聘魯發幣于公卿[illegible]凡伯朝而冬于

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伐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失之[illegible]楚丘衛地[illegible]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illegible]

使[illegible]天子之使與伐者同罪 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當[illegible]凡伯過衛不救禦之以歸者亦聽其左右言能救及於難凡伯又不救衛不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朱氏曰]以者言之故凡伯爲之以左右之而

言以歸者多責其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周禮]司儀服而事警也

方之賓客則爲之告注賓客謂朝聘者候人若有方治之賓客致館則致于朝及歸送之於境小司徒小賓客令野當道委積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小司寇入賓客前王而辟除姦人令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其賓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汪氏曰]天子之使過諸侯當候在疆郊勞司里授館館饋不敬令凡伯

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

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illegible]旄丘小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illegible]方伯連帥之[illegible]天子之使不能爲王得以遂而伐之天子不周室之微討天子不以狄書之見不周命

諸侯之[illegible]上無王也[張氏曰]戎爲特朝小過乎天子王王臣 彼衛天不子之命天子命聘於望郊罪當不念而戎之天子之輕輕之私命怨如敢勿兵朝衆而朝已之

矣之戎不足義安在責衛此人書中戎視戎王非以其得執於詞戎而不能與之君著其故憲寧辜 諸侯徒之衆夏矣之經之書陵虐伐王本人非是與其行討中罪國何不況特戎無乎天後子此而定亦王無

之世罪寰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欲弱益甚與勝始於此莒而小國無以異矣[趙氏孫曰]春秋書王聘魯七始

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仲孫家父皆三以介周公之重其子以介之不過大夫之下者可也 宰咺[illegible]

瀆矣。愚僖之得時何可也以寧終而君桓以季子而[illegible]宣寵甚哉矣。黃氏曰公羊曰其曰伐大之也不與[illegible]
戎之執中國也。其書戎狄侵伐滅入豈皆是之以[illegible]曰戎者衛也。若實衛伐戎曰戎是爲衛掩惡何以[illegible]
乎

附錄 左傳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

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穀梁傳 不期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 宋忌鄭之濟故與鄭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杜氏曰 垂衛地犬丘。[illegible]曰 垂近會也。私交以拒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illegible]之所惡也。[illegible]氏曰 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illegible]吁諱宣公喜遇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遇宋矣。[illegible]

愚以生鄭十年入宋[illegible]之謀也[illegible]人之國不以禮見[illegible]謂若桓是春秋正實書之意寓焉。陳氏曰 宋衛之遇[illegible]
[illegible]之遇及[illegible]然衛因之[illegible]公孫[illegible]氏[illegible]參盟而齊[illegible]欲平[illegible]之[illegible]二役[illegible]比[illegible]宋以[illegible]
[illegible]參盟而公不及鄭其說以有[illegible]之之[illegible]文二[illegible]爲[illegible]止
[illegible]不宋適衛假此以求諸侯於從[illegible]有乎[illegible]之[illegible]本心[illegible]也以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請祊必釋泰山之祀。彭氏曰 公殺而作祀周公。左傳 以泰伯[illegible]
[illegible]之祊[illegible]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穀梁傳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程子曰 王者巡守。諸侯朝宿之邑[illegible]曰許[illegible]
王畿之內。魯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不巡守。魯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不以[illegible]
天子之[illegible]不巡守魯亦不朝。鄭[illegible]以祊始以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
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illegible]
宛鄭大夫。泰[illegible]祊鄭祀泰山之邑。在[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

好[illegible]。氏曰 王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也。然不合[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及。請而不許。公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爲辭者[illegible]
易[illegible]請而驟許也。鄭猶未許其易也。鄭並委[illegible]地以隱[illegible]
不客所謂一將欲取之必與之者也。會不能不察其[illegible]
許而弱於[illegible]入之[illegible]于中[illegible]公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宋入不許義之於大惡而不適[illegible]投其使者公前不死之尚不盡能有許[illegible]
祊公不越數[illegible]而鄭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誤不行矣春[illegible]
所書又曰來歸[illegible]陳恆[illegible]來歸[illegible]見[illegible]女[illegible]
[illegible]鄭[illegible]之祊皆[illegible]自外至而非利之也。[illegible]
五要[illegible]之[illegible]

庚寅。我入祊。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illegible]曰 其言我何。言我者非[illegible]也。
也。歸者[illegible]喜也。[illegible]來歸[illegible]人來之歸喜者[illegible]亦欲之[illegible]所受命[illegible]義不可[illegible]入之也[illegible]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

矣。汪氏曰 六年書平。傳不言請何也。[illegible]然曰於而實不至[illegible]我[illegible]易謂之歸[illegible]與[illegible]
其地既輸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illegible]六年[illegible]
之郊有朝宿之地。[illegible]六年[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故於泰山之旁[illegible]
邑所以尊特[illegible]貴取[illegible]
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地。如皆有焉。豈天子之意不足爲其地矣。至王以[illegible]
以[illegible]親故[illegible]賜之[illegible]
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illegible]之志[illegible]成王[illegible]周公[illegible]

為魯國朝宿之邑從遂因而立周公別廟[illegible]在祊[illegible]
王之母弟[illegible]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illegible]
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
谷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湯邑[illegible]
否許慎曰若今諸侯[illegible]京師皆有朝宿之邑[illegible]
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附][illegible]王制[illegible]方伯為[illegible]
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則[illegible]
外也諸侯有無湯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illegible]
共沐王之職[附][illegible]以會王之東蒐則有[illegible]
湯沐之邑取其祁之事[illegible]以湯沐之邑衛何以[illegible]
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之邑[illegible]
衰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衆是則周之邑[illegible]
以為諸侯有大功以供祭於王室者[illegible]
有湯沐之邑有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illegible]

是

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

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又挾又能巡狩矣

杜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illegible]

杜[illegible]所近之宜[illegible]為魯祀周公[illegible]來易[illegible]

王室[illegible]衰無復方岳之會

諸侯[illegible]覲之事用是見魯有無君之心而敢

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

入者不受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illegible]與歸入之八祊同之言義

不當入而入其罪著矣之入不言邑者有先祖所受命我天子之而

以[illegible]入其[illegible]

辭也[胡氏曰][illegible]

也侯不以力得[illegible]

可也不朝王天子者無[illegible]

侯不朝書入者[illegible]不當受[illegible]

故諱及始於鄭伯以平為之[illegible]

所受不共王邑先祖人之所罪[illegible]

入於人宗之旨致之宋不入[illegible]

為小入[illegible]

[illegible]言入以[illegible]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曰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illegible]

[illegible]宿國也未同盟故男卒也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

上禮也[胡氏曰]所以一相別居人之上故無[illegible]

不名[illegible]以諱[illegible]名王可不名諸侯衆也[illegible]

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胡氏曰]書不諱名至商湯始不諱

成武丁[illegible]名但至周而文始備耳

古者死而不諱不以名為諱

不[illegible]

故君薨赴於他國則

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

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王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

[illegible]者是仲尼筆之也[胡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

卑之等亦所以紀遠邇辨同異

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

失之爾　汪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於宋曹伯會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　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　汪氏曰如此年蔡宣公及晉獻公惠公之類　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别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外參盟之始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絶也　杜氏曰齊侯尊宋使主會　汪氏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而宋雖欲絶鄭而齊則終不肯與鄭絶也　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子和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國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烏乎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廬陵李氏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念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争皆以強弱爲進退齊最強宋衛決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絶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拔齊以自強弗信亦責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與黨宋衛不悟子喜襄之小伯桓公之[illegible]伯皆象於此矣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於也劑亂

然後有交質音致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　家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　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京師近地而三國敢盟于此　故詳日以謹之　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繫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　汪氏曰此盟齊背宋元年盟蔑盟宿魯皆渝盟　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　汪氏曰隱三年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四月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昭二十年宋華向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爲質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　春秋謹之。且善胥命矣。齊衛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汪氏曰參盟者前盟之首胥命于蒲會于[illegible]春秋之不盟者　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家氏曰春秋初年皆兩國相盟者魯邾盟宋紀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爲盟也今而參盟宋爲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國自相伐也四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爲首亦責在宋也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爲首是無王之致也　永嘉呂氏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畿甸之近[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　王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爭趨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狄泉之盟已闌入王城而王[illegible]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八月，葬蔡宣公。【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孫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趙氏曰】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按葬時舉謚未須重言名。史體自然不要立義。

【附錄】【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illegible]【左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程子曰】鄰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杜氏曰】浮來紀邑。【陳氏曰】浮來莒地。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illegible]氏曰】莒小國君不書公則嫌爭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屈體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之大夫及處父盟是也【[illegible]氏曰】非大夫敵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罪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朱子曰】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卑者人亦不能過。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尺證反物平施。謙始有亨之道【程子曰】損過益不及以施於事稱物之宜以均其施使得其平也。以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illegible]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illegible]氏曰】傳稱以成紀好隱公於小國不得屈已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致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illegible]氏曰】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撫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為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為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強國之大夫也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之今隱公欲寧心以消二邑

之患而及其臣為盟以全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恐而不中於禮者也。【[illegible]氏曰】公羊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譏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乎

螟。【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蝝輕而為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時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蝝耶

【附錄】【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作俠【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俠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杜氏曰】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汪氏曰】字魯三桓鄭七穆之類謚宋戴氏衛寗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之類邑如晉[illegible]氏之類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

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illegible]此由也按禮天子[illegible]
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
不易豈禮也哉 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illegible]
蔡侯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illegible]大夫之告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爲[illegible]事而季友仲[illegible]
尼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illegible]生亂於蠻夷必由厚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illegible]曰
梁[illegible]謂隱不書命爲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又[illegible]師出竟則命爲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桓王九年 魯隱九 齊僖三十 晉哀四 衛宣五 蔡桓二十 [illegible] 曹桓四十三 陳桓 杞武 [illegible]元年 宋殤七 秦寧 楚武二十七 [illegible]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illegible]字也[illegible]
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非正也時加聘問以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illegible]
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illegible]正[illegible]而反聘之[illegible]道當[illegible]不
按周禮行人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穀梁子何以獨言[illegible]
諸侯非正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君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於諸侯不可以方

天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
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
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
黜爵削地可也乃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
朱子[illegible]
汪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撥亂治以制四海反使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
周之君使使來聘而周不朝于周是喪道理 又經書公如京師者二成公十三年
朝于王所者三僖二十八年 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公孫茲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昭二年叔孫婼二十二年叔鞅
元年叔孫得臣文九年公孫敖八年不至 故不數然叔孫得臣 亦弔喪之文不數故弔喪之文如京師無弔喪之文 蓋據經及之舉魯一國則天下諸
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 南季此年[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宰

僖凡伯桓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錫命者三莊元年
毛伯文元年召伯成八年 歸賵者一宰咺 求賻者一文三年 歸脤者一定十四年石尚 賵葬者四元年叔服五年召伯 賵莊公 宰咺文元年
伯叔孫得臣 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
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
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illegible]
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illegible]
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illegible]氏曰前年凡伯來聘[illegible]之諸侯[illegible]王[illegible]
臣之禮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以[illegible]
陳氏曰隱公十年之間[illegible]凡伯南季三至魯[illegible]
[illegible]公之世而從親之也公不朝王之義而[illegible]
[illegible]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辭王世之來[illegible]者自知隱公[illegible]
[illegible]家氏曰隱公之立既不禀命於天王[illegible]祭伯[illegible]

葬。及桓王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禮。閱終其世，不遣一介行李造于京師。不奔喪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錄王臣之聘，曰惟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蓋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庚辰，

大雨雪。雨，于付反。（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胡傳）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王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若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

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何氏曰）雷電，陽氣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雷當聞於地中，電未可見，而大震電，陰氣縱也。雨雪者，陰也。[illegible] 日者，日歷日者，見其歷時者變，文為異乎地也。凡異者，七日之中而再大異者，大雨雪者，陰氣大盛，怒也。

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辭。夫天反時為災，人反德為亂。隱公以讓國為名，乃從桓弑，將反為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覺其禍。（家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illegible]，[illegible] 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illegible]

挾卒。（穀梁傳）挾，公、穀作俠。（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杜氏曰）挾，魯大夫，未賜族者。（胡傳）曾大夫未至大夫者，未列於春秋，列則大夫矣。

○夏，城郎。（左傳）書不時也。（杜氏曰）郎，魯邑。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城不過百雉。坊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汪氏曰）二年，書襄七年城費，定十二年墮費，今按城郎不見於經，然經書城郎，則郎城不度可知。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

（汪氏曰）龍見，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illegible] 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是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糇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林氏曰）[illegible] 以築，[illegible] 量其程，度其廣狹高卑，議遠邇，[illegible] 基址足，不過其主之有司計也。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制、妨其時，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年齊以衛鄭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能
暴友召亂是知傳暴禁亂未在乎城郭之固者
於爲善自強於政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哉公
年費伯已帥師城郎九年之間再興土功他日莊之
築臺於郎亦已甚矣公毀郎臺昭公築郎囿魯之諸君其勞民
於郎亦已甚矣齊李氏曰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
東南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
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
魯之要地乎及後築臺於囿又皆在此始
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游觀之地矣
秋七月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公
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宋以入郕之役
然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秩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
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杜氏曰防魯地高氏曰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周禮秋官大行人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
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爲禁謂九伐之法
此

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
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而見于外曰會凡
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於野曰會或
程氏曰諸侯相見或各國君相見或各國臣
以謀王事地而相會也公會于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
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
會或于潛爲春秋之始會防爲春秋之終自中會
諸侯相會而言則是春秋之始齊而合十二以
侯宋皇瑗會于鄭言則是春秋之始
國之終則異故曰凡私書會皆非
信修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
盡兵甲公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推而論之
傾兵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爲一經之特筆可謂
善於此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

會于防謀伐宋也乃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
告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陵之
不及是矣趙氏曰齊桓召陵之師雖非王命
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
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
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微弱諸侯爲之討罪若實奉王命
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不應依常例書伐宋故
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許志於宋明年伐宋
宋之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之於宋則與而伐宋
可以相齊而此會防之謀所以如爲此明年不伐宋
見其名而不宋之役則宋之不王
之以甚矣高氏曰此齊背惡屋之盟與公連兵伐宋

以也隱公得以利財人合齊鄭爲同盟今曾
又曾與之宋同盟今曾有助以伐宋於是
以伐宋
防之謀
齊氏曰
之君爲三軍不相得
敗之則不相見
若不相得
戎人大敗
王師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諸侯專征。小者修怨。大者寘暴戾。猶未敢行於天下也。[陳氏曰]東遷之後
伯為王左卿士。無王命而私會齊。魯會齊亦無王命而私會
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天下。[汪氏曰]防之會。會始
突齊謀伐宋之舉。王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
期。經備錄之。書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此公子翬
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
也。[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
子。與四年同。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
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
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其漸

下移。制之於未亂也。[陳氏曰]翬去族。不稱公子。謀至也。謂之辭。皆去其族者。賤之也。
而書族以明其與拒同惡也。書法門其或者乃以為與
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剖觀乎。[家氏曰]會稱君。伐稱人。
略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與翬人者。齊身為之伐宋人。
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
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鄭一旦以兵加之。始為宋不謀
得。窮利今竊鄭謀宋。又欲一得宋利也。唯知貪利。不復顧
義也。[王氏曰]人齊鄭既遇鄭
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胡氏曰]公與不
言戰而言敗者。為主伐與戰而此敗之也。[程子曰]
翬領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決戰而取二邑。
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汪氏曰]菅。宋地。辛未。取郜。辛巳。取
防。[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
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illegible]

本無盟於白。出奇兵以襲人之無備。所以爲
二國之公復白出奇兵以襲
左氏云鄭師入郜。入防。其以暴歸我。但言取者。
左氏又不言鄭伯。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邑。以勞王爵。亦非
[illegible]討而宋得其土。
當之歸之。王何得專而裂之耶。

秋。宋人衛人入鄭。[程子曰]二國入鄭之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
鄭之辛。蓋春秋之無義戰。而不備故。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
矣。春秋之無敗而不備故。宋衛已乘其虛而入宋。

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左傳]秋。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八月
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人衛人。三人伐戴以伐鄭之故。[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
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illegible]
[illegible]

書也。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illegible]而取二邑不日。此其
謹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
而日之也。[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內大惡其辭。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奪邑。非其有
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
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滅人之邦而絕其祀。亦書
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之[陳氏曰]蓋亦以內取邑常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春秋書取也。邑非其有。利不在義。
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然後可以言取。不在晉也。其不言
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為內。鄭不在魯。

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役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
詐戰曰敗。[杜氏曰]列而不得設權譎變詐以勝之。敗為不得成列。[陳氏曰]惡於宋

伐稱取某之也。……宋……伐……者……入……

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又使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宋……入鄭……

能為鄭之弱也。[劉氏曰]……鄭罕達取宋師于……九年宋……師于邾……哀十二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

其兵而悉其衆也。傳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

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善將克叔段敗王

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壓師於郎以方

以誤之也。四國已驕起乘其弊一舉而衆敗之矣。莊子

之術也。莊子曾下邑大夫……子止之曰……虎方且食牛食甘……陳軫傳莊子……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

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以……

公殘民之甚。嘗此刑矣。[高氏曰]宋自克段以來……

其兵力所至。今已用之……

戰可……鄭……

哉……宋可資其……三國……

宋與……以不肯……戴……

之與程子……

回以為一舉而……

象以四國恐……

附錄[左傳]宋人……鄭伯入宋。九月戊寅……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鄭公作盛]……齊人鄭人入郕

鄭討違王命也。……入者……討不會伐宋也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

……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

文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

假以逞私忿耳。……後世……天子之……私忿……

甚至如宣之……之法不行故耳……

元年以王師……六年……

夏之……有號……宋公……

後……

朝之……周……

謂……

後……

氏為得鄭伯之事……

是……

比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

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

於討郕何難哉。……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救……之……

日而又入之……無以……

……

……

……

且鄭……

之國所以……

八年……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三十……

武……

朝……

我……

人……

宗……

寡……

……

侯來朝非正也推言前明也累數皆至也一君子曰諸侯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相率以朝魯得為禮考杜氏曰薛奚仲之後更所封國在魯國薛縣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丁念反音釋鄭氏曰諸侯與鄰國君相見主君獻賓賓飲畢反爵於坫上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君主賓三人飲畢亦反爵於坫上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也如諸公之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謂相朝也黃氏曰以朝持人君相見也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陳氏曰之朝王朝者諸侯不絕其有婚姻之好者大故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禮然亦聞於天子之小事且禮之相朝有往復之禮非若春秋諸侯以大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見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

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王氏曰滕朝者四杞朝者七薛朝者二紀朝者[illegible]報未嘗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王氏曰至河乃復者七如晉者五公如[illegible]而不復至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家氏曰當之所如者齊晉也當朝其君而魯之所受朝者滕也薛也杞也曹也郳也[illegible]也曾朝魯者未嘗一至[illegible]天子之所居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晉[illegible]公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illegible]十有八年如京師者[illegible]公如齊者[illegible]矣者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illegible]曰[illegible]

又譏旅見也眾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諸侯旅見天子時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儼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illegible]氏曰眾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相見非禮也魯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留豈有兩國之君來朝而令同日見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一時之失宜也眾[illegible]曰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獨驕[illegible]節也志荒矣先王之制禮不同日也天子不當[illegible]同日行禮亦非可受之郳侯年不當及今滕薛同朝魯公於天子行禮同曰[illegible]諸侯不能及今同日見天子之禮也是以朝以見特見而同列也乃同日見於魯非禮甚矣[illegible]曰天子土地不同見列也乃班同日見於[illegible]受見者[illegible]姓為後[illegible]朝天子時見[illegible]曰[illegible]豈有同列來朝而同班主皆[illegible]齊侯鄭伯如紀亦[illegible]言之滕薛先後相見于賓紀季盡書二君來朝則是[illegible]國非[illegible]行朝禮也[illegible]二[illegible]以周社[illegible]諸侯並朝[illegible]二十八年公如楚[illegible]諸侯同姓之[illegible]也諸侯者春秋主[illegible]書魯以見其餘[illegible]或同[illegible]不書

[illegible]交及大夫來[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中[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相見曰朝[illegible]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illegible]

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

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程子曰】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邑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為循貪於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

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illegible]氏曰】魯嘗為鄭敗宋師今又為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報鄭償尊及志公之所欲也【[illegible]杜氏曰】書公及者曰公主之也奪一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以公及微者故曰其時[illegible]以[illegible]其識之之義識在書入而不在[illegible]齊也【[illegible]子曰】春秋一事始書會而後書入事惟此年及桓二年[illegible]

之會盟皆所以著內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武父至伐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曹夏伐鄭皆以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又曰許姜姓大岳之裔在潁昌長社與鄭為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齊猶降然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入之蠻鄭人之侵無能為也及晉伯以後許專心事楚與僕中國之類故晉伐國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為偪之鄭二歲而再用兵於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許遂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隱諱也矣首罪在鄭書公以及毋乃春秋惡黨惡之誅然

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郜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積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illegible]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欲得意也[illegible]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illegible]氏曰】許莊公奔不書

家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衛侯奔齊不書。○汪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附錄 左傳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 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于隱之也。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其終。不書地，弒也。不書葬，賊不討，則不書葬也。著之也。張氏曰：凡魯君被弒，則書薨而不地，著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遠[illegible]氏曰：立適以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杜亂萌也。隱長桓幼之序，皆惠公非所當立者。而隱長何得而徇愛溺之私，亂長幼之序，當立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晉公寵少姜，為其夫人之服，口致諸侯，[illegible]公之罪也。孔氏曰：非伉儷也。由此知春秋時，大夫以下不敢正以為夫人，而指其子為嫡也，[illegible]故致桓

弒君幾不早辨，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illegible]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東萊呂氏曰：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決之在我，又安有所謂將取？[illegible]氏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隱公之失也。汪氏曰：羽父進讒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間不容髮。隱而果斷，則宜亟召桓而授之；幾若不決，拒則宜急殺翬以杜讒，使不容斯須少緩。乃當危疑之時，而有趑趄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見其跡而動於惡，發翬之奸，遂見弒而不顧其君。報桓之言不約，則弒隱之禍其矣。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illegible]氏曰：書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魯史本文也。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illegible]氏曰：晉太史書趙盾弒君，齊太史書崔杼弒君。君子稱道人善惡，揄其惡況君父乎？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書薨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

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illegible]氏曰：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illegible]氏曰：春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出奔曰孫，滅國曰取，易地言假之類，皆諱其實也。後世但微婉其辭，直書所以見故，內失地則不書，師敗績則不書，親迎送葬則不書，不諱則不書。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張氏曰：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也。[illegible]氏曰：若不可書，曰公薨。為氏桓翬之罪非徒不討，後以不忍為缺文而諱隱公，非是以[illegible]之言而記禮者不書弒之義，遠請魯未嘗[illegible]

不討賊復讎之義。[illegible]氏曰：凡公薨[illegible]

君弒臣子嘗戮力討賊以復父之讎故賊未不舉葬莫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是忘其讎以見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子夏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也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illegible]春秋之法[illegible]桓異辭[illegible]君父之[illegible]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葬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懼具矣[illegible]曰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不書地則知其為弒矣若見弒而忍言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葬而不地所以深罪當時在朝之臣而[illegible]一時預弒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為人臣子者[illegible]賊不問大使之得立為君皆甘心比而事之是與乎弒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弒則葬之者誰微辨其[illegible]不葬也夫諸侯無二嫡桓不得為嫡子立廢以長[illegible]之立為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變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卒周公

之祀雖曰不然乃探先君之邪志自謂為桓而[illegible]務讓國之名冀桓之信已桓日冀其歸政而隱攝然欲有其身遂致見弒蓋由隱公不知大義以至此耳然則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illegible]穀梁謂十年無正讓隱當居其位而不正以貽其禍也[illegible]不自正者非隱當時不自有之乃聖人罪其當正而不正也王之正月而公不自正[illegible]也天子頒曆於諸侯諸侯告朔于廟而後布政公欲讓桓若政不自己出書也王氏曰隱十年無正書春而無月者六非皆事不公以而月所不注該也所以正隱也隱元年有正月二年以後無正月[illegible]元年無正月二年以後有正月隱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召亂定得國於季孫意如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之各因其事以見法焉[illegible]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報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官書及盡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輔乎以後隱衛得志疑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訪以請無所不至而有寪氏之禍使隱公初嘗上請王命

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居己於諸侯委攝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弒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寪氏豈更舍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胡氏曰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變，[illegible]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克厭宅心，乃克立

綱常華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胡氏曰秦雖以建亥為正月但以丑支為歲首論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

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於一李德裕以為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以為寧有[illegible]則天下何憂不理何哉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後之王者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討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此固[illegible]于一[illegible]

於外而不致變此王正月之定于一也[illegible]守於內而不敢違[illegible]奉承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國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權譎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汪氏曰如紀侯盟于鄧郜子會盟于宋之類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此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

也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三十年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務愛亦愛務喜亦喜恩揜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張氏曰齊僖公於夷仲年不能以義斷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於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揜義卒致入蕭之叛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篡仮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蹋諸侯之妄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何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疑而書之[illegible]

之也。或曰，安知喧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唐書】李德裕傳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

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社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未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獲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李氏逐昭公殺務人昭公太子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為項羽將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享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夫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屬類而表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三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

桓公一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衛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詳見隱公元年

許　[illegible]桓公十五年[illegible]

小邾　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注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

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已。詐令人持玉杯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更以十七年為元年。【胡氏曰】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illegible]曰】孝武即位。改元建元。年號始見於此。【劉氏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號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有詔書。【胡氏曰】元光因長星見。元狩因獲白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曆。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宜與聞乎弑然聖人知其意而書即位與僭文篡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不見主名弑君實其故而無以為別則後之觀者安知弑之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惟書其自即位者以不弑自居也高郵孫氏曰繼弑書即位是例之變也矣。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遂其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何為深絕桓也。□氏曰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攝之則桓之弑隱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乃讓也非攝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氏曰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內事重男女之配也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歐陽氏曰隱公之攝號無異於正君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君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

以而謂之攝。□□周公攝政□□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書堯典小序讓于虞舜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趙氏曰妾母不得為夫人桓何得貴以得貴若然是禮可得而亂分可得而踰也若母得以子貴即成風之賵葬不疑有譏而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為經首亂大法良可惜哉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家氏曰否惠公薨年幼於私愛或有之惠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又奉之者讓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之說□明說勝其邪心以與隱者季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雖有立桓之志則隱將有讓居之難國可得乎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前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為帝太后後漢書光武紀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二年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政刑□□見賵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illegible]

大宰異於桓以臣弒君以人弟篡兄三罪大惡 家氏曰：也。夫子脩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三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若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寧不亦幽乎。[illegible] 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桓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覲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發，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衛地。[illegible] 會者外為主焉爾。家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罷將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遊，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李氏曰：魯與鄭將胥會盟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武父、會曹是也。莊

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寔皆黨篡弒之賊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傳：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illegible]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illegible] 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璧。許田者，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禮 [illegible]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以也。[illegible] 許田所以易祊，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耶。魯山東之國，與祊為 [illegible] 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illegible] 隱其實，使若暫假借之辭，不言易祊，稱璧假若 [illegible]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illegible] 歸祊後復，我入祊，重取地，假許後不書。書以許璧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illegible] 取許田則易之，初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為這矣，有記以自文。夫子傷周之衰，弊曰利而巧於文，而不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璧明鄭莊之欺也。[illegible] 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以外結好以自固。鄭伯會歸祊以易許田，而求 [illegible] 乃求好於鄭，鄭亦欲 [illegible] 垂篡弒之人，人所同惡 [illegible] 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illegible] 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內以諱為 [illegible] 書鄭伯以璧假田 [illegible] 之盟也。[illegible] 公羊謂 [illegible] 許也，非也 [illegible] 許受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 [illegible] 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 [illegible]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illegible]

志焉。衛越盟之名也。[illegible]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王氏葵初曰]及者所以惡魯，[illegible氏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交與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會垂之時，國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後乃定。為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為此盟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王氏曰]得罪殺越，[illegible]誥凡民自[illegible]于貨，罔弗憝。今按書本謂殺人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怨惡之，況弒逆之賊，覆載所不容，安得不人人惡之哉。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汪氏曰]孟子本謂不待教戒而誅戮之，此借引之，謂不必待上之教命而可即誅之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率

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彝倫於斁絕，而惡自見矣。[王氏曰]垂越皆衛地也。其於衛為近，然魯為遠。識桓公篡立，遠會鄭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家氏曰]衛州吁之弒其君，魯隱會宋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弒於其弟，鄭莊逆受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弒於其臣，魯桓率三國受弒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報。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讎終身不敢報讎，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者亦知所懲矣。

秋，大水。[illegible]水災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以書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公羊傳]何[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illegible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illegible]為災或害民，不然則不書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哉。

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illegible]書作儆。予。今按警戒也。并堯舜致水而曰儆予，若見聖人憂民之切，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朱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集註]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堯時尚未盡平也。若曰洪水若積雨之所成，暘而涸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三載[書]堯咨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illegible]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

者，必引堯為解，誤矣。[illegible]神宗熙寧六年，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也。[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溢為害時甚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大水，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illegible]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水不書月，不至時之久也。[illegible]非常之災也。聖王在上，[illegible]五事修而彝倫敘，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然自古之災或遂意或不意，則天下之災異可見矣，而不可不詳錄也。

冬，十月。[illegible]也。秋[illegible]無事而書時，何以書？不遺時也。具而後為年。[illegible]孔父之妻。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illegible]桓王十年。齊僖二十二，晉哀八，衛宣十九，蔡桓五，鄭莊二十三，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illegible]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illegible]

曰王月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茅堂胡氏曰：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弒隱公而自立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會于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王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道人事十年一變，而篡弒之惡則不可赦，故復書王者，以治桓罪，亟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矣，實書王著明弒君之罪，雖其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家氏曰：春秋初年，墮入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弒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實其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討賊責之，其如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伐鄭，或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桓王能以誅討二篡號名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皆來會，允馮督輩寧坐而斃也。惟其縱志於此，王綱日壞，究蒙日篡，曲沃以支宗篡宗，陳佗以奪于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助而拒違王命，無知弒襄，渠彌弒昭，侍殺弒子，儀宋萬弒捷，文姜弒桓，慶父弒般及閔，綱常掃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宜作，爲是故爾。○張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爲正與夷之卒，則莊閔僖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何人之卒也？汪氏曰：許止、般、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弒，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招之弒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而其也。弒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

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死節也。陳氏曰：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弒君，斯及則弁也。左氏得之。

不失其官而書大夫，

李氏曰：梁貴是督之君[illegible]弒其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故以君爲文也。

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特讀劉敞

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江人。宋治平中爲侍讀，著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二卷。

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吳氏曰：孔父字者，夫子命大夫也，如祭仲、單伯、皮攸之類。黃氏曰：人名不當獨稱曰父，若考父、林父、行父是也。公穀以父爲字，近之。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

宋氏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宋數遷細侵伐鄭，督爲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擇孔父，故先攻孔父，殤公怒，督殺之，遂召馮而立之。書與夷之弒而後及孔父，蓋孔父之死爲君故。

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

臣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惡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

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

欲禪位而憚孔融 前漢書 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 後漢書 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之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令路粹枉奏融書奏棄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

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

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

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

也 茅堂胡氏曰 聖人取三大夫蓋君已弒力不能討止有死耳常人之情於此轉湯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

也如宋萬弒閔公殺大宰督督嘗弒君矣雖有大節不可廢也襄仲弒子惡殺惠伯亦不書者非君命可以無死故也晏子曰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者齊莊不為社稷死寡子非其私暱之臣也 陳氏曰 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逞儀辭善殺太子禹楚比殺太子保皆不書又大臣也然後書大臣逞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荀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與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弒君不言又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與人也 永嘉呂氏曰 孔父乃穆公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屬其子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卑子與之俱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卑子與之俱亡殤公卑子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晉兄不得而全矣仇牧雖非屬受於先君然聞君弒起而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是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耳非能與君存亡何以知之 [illegible]氏曰 或謂孔父大夫不當纂弒文氏苟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見不見孔父為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難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雖此賢卑之請喜也朱子洒日書宋太子郤弒其君義於是三王子爰救等盡切取李次之夷之不與美大

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救乎 [illegible]氏曰 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弒殤公援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未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 [illegible]氏曰 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援孔父之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不忍乎又曰蓋為祖諱援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 程子曰 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

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 朱子曰 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爵之可黜 家氏曰 王綱已紊黜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 汪氏曰 蜀之盟滕在鄭下范氏亦謂時王所黜然春秋之爵末有所改烏見其時王黜之乎

又有言其在喪者 陳氏曰 降侯爵自齊杞霸後其杞皆降號以從會伯此將未有霸若成知在

喪也 朱子曰 前不見諸侯乃不通之論 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

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

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

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

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

己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

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

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 [illegible] 曲禮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胡氏曰 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為桓所弒反率先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故春秋以夷狄待之或曰

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

諸侯亂名實哉【劉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又僭猶不擅進退諸侯蓋不以匹夫僭天子之事豈若是專之以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茅堂胡氏曰】滕本侯爵降而稱子者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史記】本紀蚩尤爲暴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家語】王言解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未輕貶絕惟有用夷變夏崇類逆賊賣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杞皆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廢其黨惡之法此朝之如鄭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一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於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郝其事也【□□】杞公爵也降□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亦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或稱侯或稱伯稱侯王也稱自稱也止蓋聖王不容不會不常變三百者乃說

不足甚多不備或以侯老而弑或以他子不會孔子救而錄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罪可知【□□】【李氏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爲精然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及其子孫乎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竊以謂從胡氏之說於理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懷也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所皆文矣自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治一義而發遠又以侯稱之衆乃紛紛然殺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害然後世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毛似於後世之疑不樂道理爲通【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卑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賤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辭者以爲相公欲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切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者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措可以亦小屬侵削之發何從而逃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責大國成與權執君父勝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叟強變弱尊大御小不公之甚程少遠說春秋見得此意却厥有理【□氏曰】滕杞薛之君或卒而不赴或起而人名不非則其國之削弱而自貶損或有是理罪因之□守初貶號曰侯文及號曰君氏降爵之□【□□】【曰】降稱子發氏之晚□善發號胡氏著無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子趙子以滕子此□爲在發而後日□桓伯後方與杞許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爲有見者而在從之說鑿矣故尚隨理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強暴廢責賦於小□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于盛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惜滕薛杞於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切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年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

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此前說又不通矣日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於以爲數從齊桓爲之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穀梁傳]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胡氏曰]稷宋地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杜氏曰]督戴公孫未死而賜族邾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紀具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音烏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檀弓疏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無得縱赦之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懲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痛內也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者爲

有隱乎爾[□□曰]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諸侯討已故翻然與督比周同惡相濟以成其亂[家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于天下於是焉始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希州吁詭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直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內君爲之也春秋之衰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語見焉以變文爲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爲各此無復見若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家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蓋事闕世變詩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令有筆督弒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黨則宋亂不得成矣魯桓弒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爲立督然後其亂始定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爲作也[家氏曰]魯桓負弒君之大惡王未不加乃貶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爲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二國爲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蓋督雖弒君而焉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爲此會將以謀宋而徵利而焉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爲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賂之

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賂諸侯之爵
次然後見其罪矣【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或問盟會或言其事者其義云何【茅堂胡氏曰】會未有指言其所事會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亂宋災故是也盟未有指言其所事盟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釋宋公是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役伐時多不言其所事若【汪氏曰】于援澶淵之會雍臣子之戕君父淨之盟稷也盟之變中國皆闕於君臣夷夏之大變故特言其事以取在會之諸侯及大夫也杜氏云成平也按齊桓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而經不書則此非平亂明矣【宋氏季友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之盟言其所為若惟盟薄繹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又曰啖氏云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illegible]氏曰】公羊云內大惡諱其目言之何遠也按逮祀僖公聽公出孫皆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為齊所殺何不明書乎可諱則諱可譏則譏不以遠近為異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陳氏曰】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歸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故郜鼎賂魯濟西田賂齊書取而已矣【[illegible]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罪公也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汪氏曰】不謂之獻而曰納謂不當納若先祖之傳受也弒

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

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

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

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

國家也亦或知戒矣【[illegible]氏曰】桓以弒逆而陵哉之賂不可也況受而縱之討桓公

以為無周公則可若以為有周公而納之則郜鼎之不若閣【[illegible]氏曰】前書成宋亂與責四國也此之書取郜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于宋而春秋目之曰取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魯桓身弒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大廟大廟者祖宗神靈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嚴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制書示後世皆特筆也【[illegible]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歸罪於魯者也齊致賓寶而書明亂正諸侯之罪不揭在魯也【[illegible]氏曰】宋鼎書郜齊存書衛彰成書宋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汪氏曰】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寒頻之執闕之甲諸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大寶者也宋之郜鼎盡若田又之鼎邑之方焉夢之鼎之類耳況乃亂賊之賂而何以納于大蓋不待壽聚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皆云閔公廟大廟而左傳說攝周公之事又難周善謂之宗廟

[illegible]五[illegible]氏云文王庶[illegible]太祖始封之君[illegible]齊之太公[illegible]之太祖之叔[illegible]

而文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為魯之始封之君，而祀之於世室也。始祖[illegible]者天子無上之名，豈以文王之廟未嘗書宗廟也？始封之君之上又有文王之廟乎？春秋四書大廟，而可立之於魯乎？[illegible]於次廟。豈以文王之廟由魯有禘禮祭文王為[illegible]？魯有文王廟，若魯僖有姜嫄廟耳。說禮者亦云魯有姜嫄廟而[illegible]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歸，乃敘作紀侯之[illegible]杞侯來朝[illegible]

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以賂已，即其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又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罪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illegible]

紀與齊鄰，[illegible]紀國小弱，為齊所[illegible]，故來朝魯，求援焉。所謂[illegible]不敬，[illegible]乃謀伐之，元月入杞，[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不方用之，來朝之有少不入，不敬之宜，使入其國[illegible]紀為杞，[illegible]生不敬之，證而月之[illegible]杞不朝之惡，[illegible]謂桓內弒其君[illegible]不[illegible]過而不[illegible]年冬紀侯[illegible]

[illegible]七年曾[illegible]六年十八年[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以書月[illegible]不發同[illegible]以紀侯[illegible]

[illegible]於同之別[illegible]

[illegible]未知[illegible]二年原杞子以[illegible]

蔡侯、鄭伯會于鄧。

[illegible]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

[illegible]王南征也。詩采芑、宣王南征[illegible]

荊大邦為讎，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illegible]。武丁時伐荊楚，深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殷武丁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其在殷武事，周文王時，楚鬻熊為文王師，子孫自熊繹事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illegible]，用兵深入[illegible]

及周東遷，僭號稱王。

[illegible]史記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至熊通，[illegible]立為武王，今按此諸侯東遷，王室不[illegible]，僭號稱王，自立為武王[illegible]也。

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

[illegible]小國問於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皆[illegible]大國而不能自強，亦[illegible]所以不振也。[illegible]自立之道[illegible]

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illegible]侯者能[illegible]之不留[illegible]之男而首[illegible]之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可乎？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illegible]于鄧，外諸侯三列國會之始，而實[illegible]會之始，而實[illegible]華之[illegible]患之萌，藥[illegible]比者，乃外諸侯[illegible]會以[illegible]楚霸者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過於天下之故，不小[illegible]其關過於使[illegible]而後[illegible]為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蔡則[illegible]熊康封之世存一[illegible]之緒，至春秋之[illegible]，遂不得已[illegible]之熊[illegible]來以求[illegible]楚於吳[illegible]鄭則[illegible]遷[illegible]州來[illegible]陽[illegible]成[illegible]之地為[illegible]爭戰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因[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子廣爲熊靈王紅爲若敖王衆亦爲處事王是爲蚡冒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役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鄖敗鄖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與始此。吳氏曰公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鄭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鄭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括齊侯鄭伯如紀爲此例彼自安說爾

九月。入杞。左傳討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illegible]不稱主師微者也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陳氏曰內恒言大夫帥師但曰入杞何惟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曷爲皆不言大夫桓以大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張氏曰桓以弑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杞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不稱。遂汪氏曰或以爲蔡鄭入杞然成僖陽處頻皆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蓋因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說耳○公及戎盟于唐。左傳修舊好也[illegible]氏曰蓋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而盟而桓及之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焉間於夷夏也冬。公至自唐。左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牲稱地來稱會致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則也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二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又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或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illegible]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illegible]氏曰公如不書至[illegible]或誌其去國踰

時之久也汪氏曰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自伐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十六年夏會伐公至十五年三月會牡丘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會踐土二十九年春公至成十年七月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十三年三月如京師七月公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五年春如晉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如楚九月公至十五年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定四年三月會召陵七月公至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汪氏曰宣公會黑壤成公會沙隨昭公會平丘皆見貴於晉僖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伐楚成襄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哀之會吳伐齊皆大戰伐之事無不可危定之會臣而強邑未可遠服懷之昭公伐季氏其危可知若宣之朝齊以莒弒求援惟恐獲戾襄之朝楚幾不得反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汪氏曰桓公納鄭突莊公納衛朔皆書至伐襄公釋崔杼不討而盟重丘書至會桓公弑君而亡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

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illegible]氏曰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何氏曰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桓與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illegible]主魯偏乃春秋我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未嘗以主魯而發之心也程子之傳者吳氏曰陳夏徵舒弒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夷狄則討之今魯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之賊者矣桓會戎于戎若有人猶有得歸罪者也故爲之會戎天王[illegible]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而得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者九十四左傳謂告廟則書至示功遠且志其去國遠近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本事非功也陳氏曰春秋重其事者也[illegible]

 二十二

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
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也 [illegible]
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檉首止甯母洮葵丘鹹八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末年牡丘淮二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為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歸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會楚伐齊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致也齊桓既致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illegible]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illegible]公朝楚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唯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illegible]并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其餘夫人之行以事禮合歸寧為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幸[illegible]故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為道文矣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illegible]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來自商至于豐則君行書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廟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居于鄆書至者五豈以越在外猶能遣其臣告于祖禰乎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亦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或曰春秋美諱其書至之會而定公會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侵疆其書至豈亦危之[illegible]晉悼九合諸侯三駕伐鄭[illegible]中國之罷於戰爭[illegible]其休息霸若夫夾谷則齊人懷詐諼之辭榮兵之劫使不得吾聖人秉禮義以却之齊其危哉○有

[illegible]以桓文不得至例不致意至書至者事非功故不得致本事至則同心而事長胡氏說為本長而胡氏謂書至則召陵盟楚豈不得有略為自地又當以公為穀乾侯之喪又曰春秋是晉事何得致非功亦有說不以適齊氏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之也又谷曰春秋是晉事何得致非[illegible]

錄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illegible]桓王十一年

三年

齊僖二十二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

[illegible]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者以為周不班曆者[illegible]杜注不

書王者時王不頒曆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曆不得其正非謂不班曆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班曆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為曆也[illegible]班曆[illegible]告朔今與王之年有朔日又有正月則非王不班曆也昭

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illegible]缺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若桓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闕之也通說二百四十二年唯桓公之篇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紀錄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為正

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篡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討亦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之時也[illegible]

天子而一受命又不能霸尚當因使者而請命以臨甚盛今桓公一不受命遂終其身則享國雖久徒屬雖衆賊之未誅耳【王氏曰】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之齊命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朝王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

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鄭國之大夫不問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著見桓公無王【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家氏曰】或云周衰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時當誅而獎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矣

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吳氏曰】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三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不自王出也【汪氏曰】或云宣亦篡立而不誅其與王何哉竊攷經之例書於桓世再討秋冬王之冢宰來聘何書名諸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illegible]而從同同勢程子曰春秋所前已立所到後來書得全別謂此類爾○【[illegible]曰】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爲之字遂附會以爲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知正弑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當王得之而元年當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然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曰莊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來王法餘公無王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豈亦莫從而大去者未之

之異

【附錄】【左傳】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讙【左傳】會于讙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家氏曰】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爲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如親爲此會以歸好於強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竟所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嬴之會書而書之以見禍敝之所由始求逆弑君之討而終殯於齊夫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遂爲齊行無復著惡遣諸賓始此父之行子之啟以致敗倫亂國墜數事而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程子曰】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陳氏曰】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不盟近正似於古不相背故書以數亂【[illegible]氏曰】申約言以相違不歃血而誓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汪氏曰】有虞之世已有征苗之誓至周而有司盟之官幽王時大夫作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則盟詛之濫不特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經特筆書之所以取之也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論語】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集註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詩】兔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信去則民不立矣

[illegible]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成。[illegible]自桓公[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則而存乎其事耳。

壬辰朔，日有食之，既。[illegible]

穀梁曰：既，盡也。[illegible]

而復生謂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illegible]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illegible]

食晦日也。[illegible]不言日不言朔，夜食[illegible]何以知其夜食？[illegible]王者朝日[illegible]

王者朝日，何以知其夜食？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illegible]

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

之既，則其爲變大矣。[illegible]

爲荊楚僭號，鄭拒王[illegible]

公子翬如齊逆女。[illegible]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逆女；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illegible]不可也[illegible]

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illegible]

[illegible]

[?]先君之好而[?]公子翬多矣左氏又說[?]
[?氏曰]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竟之逆者[?]
哀姜以仇女爲讎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
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爲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公
譏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
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爲合禮謬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讙魯也

公會齊侯于讙 [?]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送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子曰]告于廟也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 [?]凡壻爲昏禮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

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竟而送其女者 [?]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之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 [?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之失之過其[?]因鈞也翬不奪公子齊侯稱侯亦言其人以見不正者

爲齊侯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齊侯送女于外公以會禮接之非親迎且兩失之也夫婦人倫也不正之於其始桓之夫婦是不爲夫婦矣[?氏曰]齊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逆使魯[?]之[?]齊[?]

爲齊侯在讙特往會之送禮之[?]公[?]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春秋[?]
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翬之往逆公直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是往會于讙[?]公之出爲齊侯而出非爲親迎而出於禮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言讙者[?]以甚之也

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 [?]之于讙也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以至者未與公受于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不正也

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詩]齊風敝笱小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禮者所以別嫌明微[?]于未亂

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之 [?]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傳禮則皆不書譏則書不由媒介而自求昏于齊也逆女書譏魯桓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不親迎而[?]

而申自受姜氏于讙也[?]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雖二十四年傳謂[?]常事不書[?]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而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高下一因物而賦之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發非禮之正也[?]使來[?]齊侯介弟年[?]隱七年[?]來聘[?]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年[?]有年[?]當喜乎[?]有年也[?]君而立逆天[?]年豐人異也天人之事[?]之[?]氣於下[?]天[?]

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之以見異宣公為弑君者於
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胡氏傳〕曰凡書有年者於冬
下五穀畢入計見
豐足然後書之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
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
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附〕魯頌駉小序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傳〕僖三年閔雨者有志乎民也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
皆削之矣〔汪氏〕曰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家氏〕曰諸公之不書有年不勝其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
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
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高氏〕曰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祈之天

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
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
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等事十八年問今年五穀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著桓公之罪瀆魯國之民也此
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
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
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
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
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汪氏〕曰桓宣之年亦災異之書正也有年者異之
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幸也幸之見以得災而天災之年亦變之〔illegible〕

〔程氏〕云桓十八年惡〔illegible〕一年者以著桓世之多
凶殘也伊川曰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天常為同小變之為
異每歲凶殘此有年更為異矣〔陳氏〕曰公羊云以喜
書故說者以為慶祥苟以為慶祥則不得書于桓宣矣
〔慶源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為祥獨程子亦以為異今以
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祥瑞者天地所以示人
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以不
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也

〔附錄〕〔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桓公〕十四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二十一蔡桓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鄭莊三十三曹桓四十六秦寧八楚武三十〕春正月，公狩于郎〔胡氏傳〕書時書地以譏之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杜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左氏〕曰公出動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也故書地

何以書？譏遠也〔何氏〕曰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狩也然遠之也〔illegible〕諸侯曰狩不過郊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閑曠之地因田獵而從禽大野乃常狩之地也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然矣〔東萊呂氏〕曰此狩于郎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
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
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illegible〕諸侯無事則歲三田者用民以訓軍旅者也取物以祭宗廟者也然而四時之田不以制則民傷乎農取物不以禮則物害乎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故四時之習春蒐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
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illegible〕

苗為苗除害，獮殺也。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illegible]

曰：蒐狩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則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illegible]距始晉于齊而有年來之。凡侈心生於中，則逸德見于外。郎，魯疆場也。遠狩于疆場，危之也。公有篡弒之惡，人得而討之，曾不是念，而遠狩於是，知其安於弒逆，居不懷罰也。先王之田，安不忘危，不忘亂。春秋之府，習於田獵，謂之閱；閑於驅逐，謂之好。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況非其地也，義非其時，於此聖人不詳著以垂戒焉。[illegible]入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田狩雖不違時，而不失常所，亦春秋所譏。蓋田狩當有常制，而注蒐遊田乃聖人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譏秦始皇以十八閱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入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且東遊狩，刻石著功，自以為過堯舜，身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也。流弊之禍，可勝言。按此書公狩于郎，後此昭九年築郎囿，蓋即其地而圃之矣。案魯有郎囿，文有鹿囿，鉅淵囿，而蒐于紅，大蒐于比蒲、昌間，又不卽囿以蒐田，而驅驚於家禽獸聞之中，豈非犯害民物，不恤罔本而若是乎。[illegible]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禚譏越，于河陽本非狩，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狩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illegible]公羊說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狩其三矣。何休以謂春敦制王制況習亦復閱夏。鄭康成乃委夏時制度，避其號字，亦妄乎。說穀梁皆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大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疑穀梁自穀衍之耳。[illegible]時之田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公穀所言皆不合，疑說曰：左氏之文是周公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興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則法。[illegible]散亡，無以取正，觀亦[illegible]氏取周禮之說，是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illegible]有夏司宰渠伯糾來聘[illegible]宰渠伯糾[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繫宰，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矣，違天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illegible]三公稱公，如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爵，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子、劉子。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陳氏曰：天子六卿為宰者皆加宰字，無為三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illegible]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為從而後貶其甚者也。[illegible]春秋之志，王臣著三十，其處可貴可賤之地者有二：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字，其戒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illegible]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殺滅其為惡。桓公之行，當此二者，答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達。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按此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冢宰之非宰也。[illegible]有冢宰之責，而不足以居其[illegible]失其所以貴矣。王制：大夫廢其事，[illegible]身不仕，[illegible]之春秋天王之宰名宰以正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當[illegible]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

見任之最重者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劾名之分見貶。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者也。
退不肖。今待命下聘弑逆之人，故書名貶之。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
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
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
其義備矣。【汪氏曰】桓以不義得國，始則天王以冢宰之聘，終則天王使大夫追命之，終始非常之
忍哉。春秋於終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
夫咺賵仲
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汪氏曰】爲妾，所以明仲子之婦，以正夫之
之經，明桓公之爲簒，所以正君臣之綱。苟不知仲子之爲妾，則不知桓公之爲簒矣。【[illegible]曰】或謂隱元年仲子之責，今復與糾而不及
何也。曰：欲起天王之義故於先王。春秋之義，君有過，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
之位，既不能正天王以誅之，又將命以出，重有負也。乃若糾宰，咺不能不與咺同，然咺獨
錫命王不稱天，以榮叔非宰，故不[illegible]

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
則或以諸侯入相。【汪氏曰】如宰咺、武公。
如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汪氏曰】如
周公、召公。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illegible]曰】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爲相，陳平爲左右丞相。文帝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爲左右丞相。後以絳侯周勃與
因相而得封。【[illegible]曰】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後用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
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
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
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御之意也。【[illegible]曰】天子之冢宰不能詔王
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寵簒弑以瀆三王之法，故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
[illegible]其廣禮命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
[illegible]天地以生萬物，以育[illegible]二百四十二年之[illegible]

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功，以見天地之所以成一歲之功全也。今魯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君之賞罰，[illegible]王不能
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之遭[illegible]，人[illegible]君之賞罰[illegible]王[illegible]能
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後以見天地人之義，失其收藏[illegible]
故獨秋冬失其生養於家宰由王。
物之失其時者，桓公殺王之不行加於魯，桓而寵之，以見王者不能誅，反扶下之也。
【[illegible]曰】生二時者，桓公弑君以立，天王不誅，反爲之聘家之
故爲之貶。見其罪之矣。【[illegible]曰】桓自是無所忌。在洪範爲狂，在
宰聘之，天理亡矣。桓自是盡無所忌。在洪範爲狂，爲豫
冀之道也。貞不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illegible]曰】好善生天理既[illegible]而無
功不成也。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則無以見天之文生者王者正而侯共
凶克不寬則不可，故必[illegible]。
怨之不可者，殘其形體，大司馬九伐之法，若正其罪，無刑不忍。
者殘其形體[illegible]拔而公當[illegible]小民者，文王而侯[illegible]
討而縱有罪，奇平特此二法，明不加焉，則無是刑也。天
夭矛者受命以王專秋冬之時以天王之事，必乾
能象春夏以天正賞罰必討有罪，必秋冬以正刑。行事必能若天。【[illegible]曰】左氏
天道合春秋大居正之世，法國[illegible]
也。武氏子來求賻，言其世之法。故名
莽衰；賦不既明矣，以[illegible]父若[illegible]名[illegible]之猶父仍[illegible]，古自[illegible]子，責[illegible]在[illegible]，故名大夫之[illegible]。
識也。世禮，不得以王父[illegible]之名，字[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已合，[illegible]非父，[illegible]責小，春秋貶

也。公羊因下大夫也。祭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
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當依何繫，且迭我【[illegible]曰】若其代
父攝行事，當知仍叔之子
爲文，何得加名，故爲貶之。
【附錄】【[illegible]】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桓公二

甲戌 桓王十三年。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杞武四十四。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氏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說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擇定其實日，何乃總歲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陰比。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今簡脫之耳。【□□□】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拔人君從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尋求其死日乎？【□□李氏曰】三傳不完，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戾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曰】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

【□□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曰】無相朝之志也，假相朝之禮也。【□□曰】書爵曰其入而惡之也。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

【□□□□】如紀者，說于紀也。凡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稱如。[illegible]

[illegible]其國於紀之□小，蓋借朝之名以往，而實欲以兵襲之。紀素知齊鄭之圖己，故覺其詐[illegible]以行也。

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illegible]承告故備書于策。

【□□曰】齊欲滅紀，紀以懼而來告，故書。

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不能[illegible]害而疾之，與篡侵人之國無異，聖人誅意之効也。故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曰】[illegible]於志。鄭伯克段，齊侯如紀，其[illegible]可以正其志。人臣明此義，可以格君心之非[illegible]而復也。【□□曰】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illegible]書之，若實朝于紀，所以抑強暴[illegible]【□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illegible]

詐。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illegible]齊鄭如紀，與州公如曹，春秋[illegible]假朝禮以濟陵人之謀[illegible]以爲於人之[illegible]而思啓疆[illegible]身皆春[illegible]交州定之[illegible]初濟僖鄭[illegible]自闕三年石門之盟[illegible]二國爲一[illegible]謀於魯君如紀[illegible]年鄭莊[illegible]年于盟[illegible]年一而[illegible]報吞紀季[illegible]年炎故[illegible]之[illegible]

蔡衆而遂離會也蔡會何為不可書蔡而致會為知以亂名實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仍作任〔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古之仕稱其才德任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者使其子代行也

仍叔之子云者〔何氏曰〕言氏起父在加之者起子〔□□〕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 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 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經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

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書〕小序伊陟相太戊注伊陟伊尹子之命崇德象賢蔡傳謂其陵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 丁公世美入掌兵權〔書〕顧命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注丁公太公子也 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崇伯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殛之羽山以死於是舉禹使續鯀之業〔□〕伯禹作司空 蔡叔既囚仲為卿士〔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不入得致視朝廷官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至重任賢者退處於蓬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政紀頹廢也不肖者不能善其後

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見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illegible]大位[illegible]

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焉也仍叔之子讓其才以[illegible]去年宰渠伯糾聘名之所以賤也[illegible]不能討者以一名為賤未足以貶之也[illegible]王不能討者以一名為賤未足王禮也再書聘以為不敬名爲[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名之爲後者[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伯自[illegible]於王故因紀之公故以而[illegible]王以[illegible]之王[illegible]王[illegible]大夫之以[illegible]

其國子孫之皆禍也大臣可不私傷意故為周[illegible]王安石蔡京以司馬光子孫〔□□□〕漢以大夫子[illegible]

葬陳桓公〔□□□〕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不書日史失之 ○城祝丘〔□□〕齊紀故〔杜氏曰〕齊將襲紀故城祝丘〔□□〕譏不時也〔□□〕文美事齊侯畏齊書兩先上邑在祝祝公欲助紀而畏齊于是非時城祝丘〔□〕行祝丘魯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能抗王也其不戰理也其[illegible]

廢其職王道之失也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茅堂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子事故不言討又曰錫桓伐鄭賵葬成風皆三綱所由滅也故書王而汜此亦不王矣不書則無自而見故去天以示貶焉書王則存名號耳**□□□氏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襄王賵葬成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

□氏曰九伐之法殺征諸侯之制王寔戎律危道況其不書王師何至為重也移此節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氏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以天子帥元戎苟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臣弒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為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墜此竭矣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識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孫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討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為為本吏首兵天子無敵非鄭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陸氏曰**懷抱殺太子而適王不能廣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毀亦可知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

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氏曰**書□□而不言□書敗績奔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討負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興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文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與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夷狄非有舊□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氏曰**苗民弗服舜命禹徂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不可屈也鄭叛不朝桓王以二國之兵伐鄭失王也**□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弊會于報蔡與鄭雖會于鄭朱來成也俞之陳來會鄭弊討有加於衛而三國從之假公義以濟私忿耳**□氏曰**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二國從

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大於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經與列國之師蓋齊桓晉文之侯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為無罪也特以諸侯之罪有甚於鄭者桓王會其大而問其知猶其私意而不出於公理是以不得為天討而鄭亦不服耳或者乃謂祭足帥師取繼旬之麥禾是稱兵以犯王略王之伐之有不容已者抑不知王貳於虢祭足取麥與禾乃隱之三年越三年而鄭伯朝王桓王不禮焉是取麥禾之罪固當問然不當待其朝而不禮也又二年桓王遂以虢公忌父為卿士是時鄭公子忽在王所鄭伯以齊人朝王又三年而鄭伯以虢師伐宋非惟鄭未叛王亦未怨虢之深也及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於是鄭始怨王至是王復奪之而鄭莊遂不朝跡其所由鄭莊雖小人之雄苟桓王處之有其道則不至此也取麥與禾之罪當其時

亂不之討令之不竊毋乃已德但有所欲而不忍一朝之忿歷萬衆之命以犯積怨之強臣寧不自取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責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大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爲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一伐鄭救衛是也陳氏云二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令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示致衰書子實又不可一概論也○【張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爲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大雩【此書雩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過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胡傳】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月爲五月不雨將雩故記之於五月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陳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非常祀之月或過旱暵則因旱而雩春秋書之以見災異【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月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穀尤爲相時也有一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魯故名其壇爲舞雩而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汪氏曰】日亦如郊之用也

亦能興雲雨者也月令注諸侯雩上公

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陳氏曰】謂之大者惡其僭用天子之雩也不謂之大則魯僭天子之惡無以見矣【家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大郊特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僭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王氏曰】書郊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或以過時書禘則或以喪制或以尊喪畢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

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胡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其也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由性命而發言也

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謝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況夫問孔子謂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泰山五章言聖人致天理於將滅殺哀痛與春秋同意曰是【王氏曰】魯諸侯而祭天祀境外山川猶季氏以大夫而祭泰山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胡氏曰】天地陰陽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乎此【王氏曰】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也故郊禘大雩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當然也天下國家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茲明一理顯微無間苟知聖人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其他事物之理文何所難知哉○【胡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耳過旱而雩非常也其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汪氏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見曰旱甚餘年無實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爲文見義皆似旱于害

不雨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張氏曰 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偏雩。舊說又以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矣。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訴以爲又待時竊人力書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於山川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識也。

螽 公作蝝 公羊傳 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杜氏曰 如蝗之屬。爲災故書。[illegible]氏曰 上書雩。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 螽。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朱子曰 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汪氏曰 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illegible]曰 蝝稷之應。[illegible]曰 貪害取民則螽。

○冬。州公如曹。左傳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程子曰 州公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張氏曰 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汪氏曰 如周公召公之類 王者之後稱公。汪氏曰 如宋公之類 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書 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名高 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詩 淇奧小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 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年。定內外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臨川吳氏曰 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特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乙亥 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二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左傳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 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程子曰 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 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經如曹。問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見遂留不去。故言寔來。陳氏曰 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張氏曰 古者諸侯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托於諸侯曰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

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鄭詹曹陽州吁之徒【汪氏曰】詳斯胡豹頓牂沈嘉𨘢嬰兒皆書名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家氏曰】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室之大[illegible]陵不能自存當論于王恩所以存國存之計尊窮理極之可也今考晉道宗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其公也【汪氏曰】公羊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也蓋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

【附錄】【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illegible]】郕公左作成【左傳曰】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汪氏曰】齊欲滅紀故來諮謀之【[illegible]】成魯地【[illegible]】前年齊鄭以盜窺之兵襲紀不能遂因是會紀同盟將大加兵於其國紀雖於魯越境而謀公然會之之不容有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受來[illegible]不能且從矣【[illegible]】以

紀之禍而詳齊之謀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受畏謀之功也歟

【附錄】【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胡氏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也必於農隙以講肄之有事而為之則教之不素民不素習豈所以保其國也無事而治兵以動民心之道也[illegible]夏大閱郎為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崇習[illegible]為圖滿武非公之私欲也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振旅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illegible]】民乎列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皆如振旅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illegible]

月不時矣【[illegible]】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illegible]之八月[illegible]之夏之[illegible]

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illegible]

[illegible]之民以蒐車[illegible]

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

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陳氏曰] 大閱人君之事類皆譏其僭天子夫子脩春秋不在言故因事而見意 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

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

車 [張氏曰] 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今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 [杜氏曰] 鄭忽許 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

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

之意 [何氏曰]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臨川吳氏曰] 先王之時兵彌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時所教其法皆略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具如戰陳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爲其僭禮故因

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 [王氏曰] 僭制坊民殺聖人謹而日之右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兵戎外事殺大閱而以壬午治兵以甲午僭吉日美宣王田而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也 [楊氏曰] 公羊蓋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爲非爲少也穀梁蓋以穀歸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 [劉氏曰] 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耶抑謂桓公今始一閱也文之不通雖以強合也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 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柰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程子曰] 佗弑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衆人之例公也見討賊者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 [□氏曰] 佗之弑君不見至是踰年於經以是魯史無之

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 [□氏曰] 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 書蔡人

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 [張氏

曰] 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之 善陳者以陳國

不以佗爲君 [汪氏曰] 詩墓門刺陳佗也其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陳人不以佗爲君可知

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 [□氏曰] 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

雖他國以義殺之亦之正也故書曰蔡人變 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

賊也 [臨川吳氏曰] 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弒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逾年矣然篡賊非可稱君之故名而不爵凡篡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者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 [家氏曰] 前此陳人爲衛討州吁今蔡人爲陳殺佗比鄰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

賊者有褒貶賊者在所誅矣 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

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

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

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遏人欲於橫流存

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

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

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吳氏曰] 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柰何曰如殺賊書人是也噫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惟自任而又寄之人人僭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汪氏曰] 弒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

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又忌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楚弃疾誘殺以爲君之利而得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惡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殺以公子相殺之爲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爲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變封人蒍崔杼而致之死皆爲非天討故不見以討賊書也宋萬弑君萬書之則爲扞君難於殺不書蹙縛以前死於南宮萬書之則殺歷年儲賊首手不可盜得賊於死能殺其寶爵位而不同之於此意後於云塗州呼于蔡矣。夷齊書商人秦智殺太子之奪其公殺不同達比意黃云塗州呼于蔡侯而討之春秋殺太子歸國人所君藏討賊以已見州呼于下蔡公羊穀梁之不近人情傳[illegible]之誤呼病程子曰蔡人殺陳佗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爲義之達也此書之發明聖經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竊也子同者桓之嫡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長事故書

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胡氏]曰君嫡子生則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史書之[趙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是其是以著其非也[杜氏]曰書同生正魯國之傳嗣而遏篡逆也[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之行天下是爲大公之道選賢與能之道既廢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illegible]裘若容衣天子幼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illegible]書此以正國本晉獻公殺太子申生立奚齊而國亂數世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而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矣問此羨之子不書其生何也

口記子同生明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或以天下爲公而與賢或以世及爲禮而與子與賢貴於得人故季札辭國仲尼不取與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一春秋書之按左氏所載即太子之禮也觀子史策名以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爲世子貴物子之法褒異殊絕不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出奔姜歸齊其生不見于經悲仲尼削之耳鄭忽衛朔贖出奔齊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于單審其君父不知此義是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汪氏曰]子者嫡生也不稱太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乎以謂感隱桓之禍故以書末亦。[汪氏曰]淺近乎穀公梁口發故志之若聖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子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儀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子乎何有仲尼反發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東萊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遂謂惡夫人子志

若纂弑。故以桓書或謂文成[illegible]以正周公之後。汶後世之弑。或謂爲莊公如齊納幣張本。要之皆不然。國之主器。莫重於嫡嗣。嫡嗣不正則禍亂生焉。故古者嫡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紀庶孽覬覦之心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嬖。以至於失時越禮。則亦可以因是而考之矣。

冬。紀侯來朝。【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抑豈爲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按左氏會于郲。洛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朱子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事見左傳僖公五年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會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高氏曰】桓之篡。王法所不容。諸侯不能討。而紀之聘之。春秋不與。是義下可以朝桓矣。今紀之來。復存其正爵。以其懼於齊難。與其所以謀之。故恕之也【永嘉陳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其書之賢否乎【汪氏曰】桓公篡立。得罪於君父兄。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二年求會於齊。未幾次於郎。而成怒於齊。[illegible]之作。又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愉信縮。係於齊人。頹勢之項。又安足與謀紀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知人迫殘於國門之外。爲有過者。無[illegible]其據而恕之。未暇問其人之善惡也。大紀以嚴國之國。今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以不能下告於方伯連帥。朝魯非齊之與國。[illegible]

【丙戌】桓王十五年

七年。【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一。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高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程子曰】如天子不合圍。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朱子曰】取之。出其不意。聖人不爲也。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劉氏曰】古者不逐奔。不獵[illegible]獸之防。焚咸丘。淫獵之過也。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李氏曰】大田直焚一澤也。譏盡物。故書之。【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固可用火田。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又咸丘非狩地。故譏不用[illegible]【成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焚之者。焚之也。以火攻也。拔邾婁之邑。若以火攻人之君。意書曰伐。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人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傳】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程子曰】諸侯而失國。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弗能治。諸侯相與朝之。天理滅矣。

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宗四年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朔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穀在襄陽府穀城縣鄧在鄧州皆去魯絕遠【□】曰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家氏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賊故賤而名之【□□曰】桓大惡之人諸侯皆得殺之二君反交臂而來朝故生名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而君之子不相及也而至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各其甚者也【張氏曰】桓弒逆之人而穀鄧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與反面事讎同姓以殺本根之罪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或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之月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法制繕囹圄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曰】天以陽生育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二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問】桓四年七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伯鄧侯來朝故不書秋冬然則二年滕子來朝紀侯來朝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以至六年九年十五年皆有諸侯來朝何以書秋冬【□□曰】桓弒君而立滕侯首朝貶爵爲子凡諸夷狄矣天王刑罰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立而聘之故不書秋冬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豈天下之大諸侯之衆莫有能舉義者乎及穀鄧無故相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矣有可望人欲措流莫有禁之者矣故不書秋冬若紀侯來朝曰爲謀其國事爾非爲桓立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刑之義已立於前矣此又別有義也大哉

聖人筆誅造化，神明莫測，豈荷竟一義而已。【胡氏曰】左傳云穀伯鄧侯名，賤之也。此說不一，故不服。公穀並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禮，即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側書名而改其來奔也。

【陳氏曰】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苟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莒謂子奔莒是也；苟有來者，如郕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

【汪氏曰】或以無秋冬為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月，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猶書冬？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冬，左氏穀梁皆然。桓十七年夏五，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各異，而經文皆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　桓王十六年

八年　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二。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寧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周禮】事畢，民所獲衆多，芬芳備具。水泉也，氣盛說冬萬。故曰烝。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文定【汪氏曰】逸周書周月解：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極。謂周以子月為歲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與古書不合。或後人假託之書，況六經詩以寅月紀數乃民間之詞，故隨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時用夏月，冬烝祭亦未為非禮。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胡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此正月建子，則夏之仲冬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閑蟄而烝為是之。【陳氏曰】建亥閑蟄。烝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張氏曰】此建子仲冬，非為過而書，蓋為下五月復烝以彰之，故書，非譏也。【?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中書烝嘗者，蓋為失禮書耳。【?氏曰】四時之祭，皆祖禰之常，經書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書烝見瀆也，而與未易災之餘而嘗同矣。以夏五月行之，是月書烝，冬烝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

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特書以著其惡，亦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矣。聖人於此以示其失禮也。【?氏曰】公羊曰：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按此以見烝之失時也。【?氏曰】若不書，則似不得書。有故不以春事于夏，乃為大瀆也。此書正月之烝，明一歲而再烝。【胡氏曰】正月以春先書，有不事，故不烝。乃夏大瀆也。猶不書，即以不春先書。【?氏曰】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詩云：礿祠烝嘗。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曰：春禘秋嘗。此皆與周禮異也。王制、郊特牲、祭義皆漢儒所記，不若周禮之可信。呂氏春秋以禘為夏祭，蓋據周禮而言。春秋書禘者二，春一夏一，逐有非時之祭，非公之禘，遂以為夏祭者非也。見春秋所書之烝嘗，皆當時之祭，諸侯有不時者一禘之說，皆不可見。以為夏祭，禮注云，蓋鄭玄祭法注說文。

天王使家父來聘。【胡氏曰】桓公弒君，篡國之賊，失道之甚也。【某氏曰】家父，天王之大夫。不書天王使來，賞以來聘。王不討而又聘之。

天子大夫。冢氏。父字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註疏曰】舜先言臣而後言君皐陶先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交相尊榮而互相責勉之意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荀子】王霸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家鉉翁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斂怨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詩能無愧乎此而事以褻求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附錄【左傳】春滅冀。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瀆祀也志不敬也【胡氏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烝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劉氏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寅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幷其時非其禮也【家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一事而一貶【汪氏曰】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一書而一褒。義與此同

附錄【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家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幷君將皆不言大夫【張氏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國或直稱伐【陳氏曰】紀也聽也鄭也穀也鄭也不祀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聘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也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事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汪氏曰】今八月書時失【陳氏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陰滋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附錄【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胡氏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卻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若以朝會爲主而逆后爲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知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禮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主之始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之理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

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
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
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
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
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陳氏曰】爲之節若王當使大夫命之魯侯曰
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求有內主乎一人將卜于妃姜氏季諸伯父伯父其以子數若先王之禮魯
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求有弗禁使者以是言也良于工魯使大夫請於紀侯曰天子使某家命我寡君曰予
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乎一人將卜予妃妾氏使恭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
曰集也因辭不復命敬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
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逆於竟外哉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

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
之重乎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氏曰】官師劉夏 非卿【[illegible]】官師中士 士下
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
卿逆公監之禮也【[illegible]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 大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不
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是衆之尊而遠行[illegible][illegible]逆之覆卿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戚曰王后所與共事天
地宗廟禮萬世之重者其禮當知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姊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逆至於京師
舍而正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illegible]】逢逆者礙不窮白於王【[illegible]】拒王要后于紀命魯主
之族祭公來謀逆后之期辭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事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
紀故曰遂【[illegible]】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之禮歸朔有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雖與士禮
不同然亦必先知女歸之與而後可往逆也魯姻紀女[illegible]王台壹已先羅可於王矣然已無可而來知其諸寫

女之上王遂逆[illegible]公往逆[illegible]公不[illegible][illegible]莫敢逆[illegible]也 而後[illegible][illegible]行紀逆而若王命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王令也
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如此會[illegible]媒而不報歸女之期于[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也[illegible]未知后之歸期而遂然遣使往逆王之[illegible]也祭
公[illegible]王命而私過魯問其祭公之專也參識之公羊以 爲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爲媒若可則就往逆[illegible]知此則
春[illegible]尤甚疑不然也【[illegible]】天子[illegible]親迎之[illegible]然[illegible] 公諫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illegible]於宗廟以明逆后之
重今使魯爲[illegible]而用是往私行[illegible]以[illegible]如此何以示正 始之義其戒爲書若祭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以[illegible]
識之【[illegible]】書遂[illegible]於此見遂[illegible]也莫甚於[illegible]后后[illegible] [illegible]儀天下爲以遂專之[illegible]祭公且[illegible]魯也【[illegible]】萬[illegible]
之君使我逆之人主婦之行禮可乎【[illegible]】[illegible]三十年 傳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二事
若其[illegible]當曰遂祭公自[illegible]逆王后所謂以二事出者也 由是[illegible]之祭公蓋受王命議昏於魯幷逆后於紀[illegible]逆
后大事也安[illegible][illegible]之王命而[illegible]專之[illegible]但天子上[illegible]當使 大失謀[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
而公監之故王遣三公[illegible][illegible]則以輕使爲失祭公不復 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爲罪而交譏之也按

逆有二義穀梁所謂經事是以二事出若也公羊所謂 生事是以一事出而專經事者也春秋書逆[illegible]十[illegible]若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亦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illegible][illegible] 人遂及宋盟[illegible]孫宿教合遂入鄭皆事遂事者也若
戎公以伐秦出乃因如京師乃會自京師逆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illegible]事以[illegible]氏傳考其事而是
非得失職然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曰[illegible]會若合禮則常事不 書言宋言遂是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深天王也言使不正其以宗
朝之大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后[illegible]不[illegible]此年[illegible] 不言使師罪全[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天王公逆后自二此年没
案十五年[illegible]夏也王[illegible]之等[illegible]内莫[illegible]天子無自逆之 諸之子[illegible]是然也[illegible]君哀公[illegible]郊[illegible]之爲天也宗廟社
記之之又[illegible]矣[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杞也之皆故云兩 非以[illegible]天子也又[illegible]也[illegible]十[illegible]曰梁皆口[illegible]事之詞然
亦有發詳若亦書不發僖昔[illegible][illegible]此是例之首敢發[illegible] 事之詞[illegible]二十八年許侯遂[illegible]許中問有事恐不相[illegible]
故發傳以明之[illegible]任喪速會星許恐受繹而逆與常例 異者重發之[illegible][illegible]主遂氏楚恐華夫異故重發之宣元
手足子鄭人[illegible][illegible]逆侵宋[illegible]尊界[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之室十入 [illegible][illegible]文年有[illegible]出逆不得司於是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二年

故宛送入蔡獲不受命與常例不同發之錄不發者並可知故省文也

[庚戌]七年 桓王十九年 齊僖二十八 晉緡二 衛宣十六 蔡桓十二 鄭莊四十一 曹桓五十四 陳厲四 杞靖公二 宋莊七 秦出子元年 楚武三十八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也[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曰]書王者可用無王之月故書特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其義不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知其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不明也故書紀女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歸而已[杜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紀姓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氏曰]王后者主令之則閫感稱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而存母儀於天下之盛於始也

尊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詩]樛木小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注木下曲曰樛言后妃之心如木之下曲也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周禮]九嬪注九嬪以下凡群妃御見之法於王所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氏曰]字仲父母書之尊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氏曰]逆禮之稱王后歸也稱季姜言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不敢居其尊故其詞順以聽於君子也未親尊臣也內不敢居其尊稱王后主王朝而言始之道王化之本也[□□□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逆女王也皆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諸侯對曰古者后夫人必娶於此女故天子求后於諸侯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之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叔曰不腆先君之嫡以備嬪嬙是則曰伯姬季姜則非嫡以母儀天下故春秋書之為人陵令曰季姜則非可以母儀天下故春秋名[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可以配宗國事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也不評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王后之歸不書此何以書為紀過我則書來告則書不可以不評也[東萊呂氏曰][□□□□曰]而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歸惟祭公者王后之主也為紀季姜之書歸于京師[□□曰]劉夏之逆以其不書逆者以諸侯之會而行不為王后之主則不書歸夏逆王后[□□□曰]左傳云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也故書逆王后今祭公逆之今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獨陳氏以為紀事亦不待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故會以求為紀所以託紀事紀也而紀卒不免秋評紀事紀也亦可哀也矣不免春

夏四月○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亂之道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也。言誓者，明天命。子既命以爲之嗣，攝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胡氏曰】凡諸侯朝會于天子之時所行之禮即康成以此爲准，蓋未明春秋之義。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illegible]】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王命。今曹伯有疾，雖朝京師非是急事。【[illegible]】攝事而朝京師，非也。朝于諸侯，新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illegible]】王事則執禮也。脩私好。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illegible]】大

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在，已爲有疾，則不得已而令世子攝行。令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缺之禮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尸子名佼，晉人。夫已多乎道。【[illegible]】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子無尚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illegible]】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令曹伯之成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接之於魯，無一可者。春秋所以書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當以穀梁吾辭之例推之，而知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國家之大計也。【[illegible]】桓不當攝，穀鄭朝桓，諸侯皆棄之，鄭與而射姑不當世子不當攝君朝諸侯之…

名則不親矣，紀子於諸侯之事也。然書世子會盟雞十有二：曹射姑、宋鄭、鄭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雞澤、會戚、曾祖、故陳四代、鄭宋佐會申是也。夫世子奉家祀社稷之宗廟以朝夕視君膳，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又與諸侯會盟，故皆非世子之所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准爽之上，孫鐵不失位矣；齊光衛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臣巫亞於魯大夫，則居尋尤甚焉。事考之而發白見。

【例】桓王十八年。二宋莊八。秦公子。二楚武三十九。

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左見。

傳聆公四年。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illegible]】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公篡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桓弑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王若是其甚矣，如又不改，將不可赦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illegible]】三傳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溢說附益其中。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纂穀者。【[illegible]】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illegible]】十一年鄭伯卒，十二年衛侯晉卒，何不正之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本傳】春，曹桓公卒。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穀梁傳】桓無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錄】【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張氏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知遇也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牽其辭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氏曰】下書三國來戰魯亦與焉尚有信在衛宣不告魯說桓公至桃丘耳【汪氏曰】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皆非會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貪賂季與仲遂以郢兵則罪之在齊又可見矣○【□氏曰】穀梁曰不遇志不相得援經意直譏其與信宜譏其相得不何得【□氏曰】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謂不遇為一事出上君要之故謂此爲公要衛侯其文不可爲諱其曰遇者相遇云爾今用終然字經書例四此年弗遇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也然皆爲內諱恥也進齊至齊辟皆內諱也【胡氏】以爲遷詞吾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遷善之義矣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曰我有辭也戰則有禮也以然後以與國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其惡其惡也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不爲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爲則致我直其義坦然文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者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氏曰】戰者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不得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皆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汪氏曰】三國稱人謂目其人而責之也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氏曰】罪事於外也不書及【□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三國伐之若三國自來戰也【李氏曰】春秋書魯不使【高氏曰】地以魯則曾與戰可知其罪【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戰重輕其罪發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小惡三國不能春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與魯私爭小故以三國無罪而不伐有辭則其罪在三國不容不特書其來戰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蘊事罪三國特反常例以示外有罪爲經之主特之筆也此聖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汪氏曰】州吁非宋讎則不能舉兵伐鄭而衛之師鄭人非齊不能舉兵在衛之師鄭而齊必序宋齊為主也【李氏曰】內兵書戰六此年特書戰于郎[illegible]

惡會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者敗績者。此會外之戰。非魯事也。○高氏曰 穀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劉氏曰 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

桓公三

十有一年 [illegible]桓王十九年。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二。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 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氏曰 宋不書。經闕。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illegible] 虛上之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于經矣。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之說。家氏曰 此郎 說後之蜀 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各之也。鄭賊王師。齊敗后之。毋寃衛方抗子宋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發路之也。[illegible] 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戚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附錄 左傳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左傳）祭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張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弒，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汪氏曰）五世突、華、昭公不終于位，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慮知其積，作必有餘殃矣。（[illegible]）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illegible]曰）鄭忽既立，不待三月而葬其父，是生[illegible]不待[illegible]。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illegible]）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illegible]

祭仲與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illegible]曰）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或以仲為名者誤矣。按鄭詩刺莊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為此詩者豈所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為字無疑矣。（[illegible]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為[illegible]而不名。[illegible]名號不足以盡意，月見於曹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於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illegible]）突不稱公子，鄭人賤之，以名告。昭公不稱爵，以名赴。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illegible]）宋人[illegible]

殺鄭忽不待宋執人仲而殺之如力不能而奔為大言何

故聽之又不能是以行治權許遷三其而背之執而放之可也默君以行權臣賊于戮不能為此者手突

胡氏曰剌祭仲謂之執權臣而突公羊忽因以則為是可仲與推突豈不逆與忽或矣

李氏曰經書他國大夫九人祭仲鄭詹陳濤塗衛寧喜宋仲幾書皆稱人執以國大夫不稱行人執以其罪也此例

宋樂祁衛北宮結下皆稱師人也以執內大夫事各不同而發者二齊衛稱人以執大夫執也有罪伯討也

執不以行人也凡執人而稱人以執其罪執大夫執不以其罪稱行人此

不通行矣父子惡知嫡也凡稱行人以稱人以執其爭大夫執也不有罪行也人此而例

孰以祭仲公羊曰仲以稱人為名非伯討之也胡氏陳氏又曰以祭

仲左氏已稱祭也仲足而以仲為名將伯同之也胡氏陳氏

為命大夫何則仲賢乎為字矣三以為說既推不合而公又羊以則為曰祭何以

不名賢也夫賢仲乎祭仲以三為知既推不合而公又羊以則為曰祭何以

知國之重君也輕君矣故以達存國以除為害君之也罪於厲是不可以反經

合道之重失君出輕此君矣子故以達存國以除為害君之也罪於厲是不可以反經

有胡安氏叔說皆是矣蓋所經書書而命不大尊夫之有貴三王會命有也單其伯是非有則祭仲子探

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戮內得之為荒今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敘之也已為矣

突歸于鄭

左傳 厲公立 **公羊傳**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傳**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胡子曰** 突不稱公子不可道以有國也立忽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

家氏曰 易詞也若突歸莊二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比歸三十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是也順詞若僖二十八年衛侯歸二十六年衛侯歸十三年蔡侯盧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之類是也

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 **家氏曰** 難詞若五年……

猶小白入于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逆詞若桓十五年鄭伯突入莊六年衛侯朔入是也

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高氏曰 歸易辭鄭突字也果以惡歸于為善則鄭突實楚比果善之手以入為惡援或問許叔

叔易稱字也以其惡歸之以尊其嫡突而禍其宗不皆明有不仁之心姦不禁見之材故春秋

之所以惡也專治而禍一字其仲不明事治赤則心或不見之故春秋

其上小而白陽其下稱其罪生一疾與之所以稱其皆絕本國禁也首惡突弗也

吳氏曰 小白易其上下稱其罪……

之于初經者各不同則何也篡辭也或問祭足立為厲公尹氏書世子見任事

劉氏曰 尹氏公羊書曰其言世何之人王與其子各不同為矣

王氏曰 春秋之亂臣出入也如何順之出者惡歸無惡復入請出者出無惡入者

五

入有成周忍不然可謂出突歸入惡鄭忽曹伯有可謂出無惡無惡許叔入天王出

入有惡以則其說不可通矣難易逆順之說為是

又曰 經以則其籌而書不歸者二矣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

而歸者書者歸二者僖二十三昭十十年三衛年侯蔡鄭侯成盧十陳六侯年吳曹也伯書也歸矣例國推得穀封

之梁得

鄭忽出奔衛

左傳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昭公奔衛 **公羊傳**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穀梁傳**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胡氏曰** 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

趙氏曰 鄭忽昔未踰年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書爵先君既葬猶書名不書爵其罪大也

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

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埋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illegible]

[illegible]

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使日子產相爲馳詞執禮以當晉楚王於壞諸侯之館垣（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却逆女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齊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乎爵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illegible]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

[illegible]

臣與宋公盟于[illegible]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入民而六出乎宋會盟賞忽而救宋是以不得
屈辱力爲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
耳

辛巳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杜氏曰曲池魯地也。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家氏曰平杞莒
紀惡二年在莒盟于密是時紀諱齊鄭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張氏曰 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莒故屢會焉而大盟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借其不能爲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曰 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 張氏曰 南燕姞姓國 陳氏曰 左氏以爲魯欲平宋鄭此盟必是曹宋蔡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爲鄭路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爲賄致請焉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羊作[illegible] 杜氏曰 [illegible]不

會○公會宋公于虛 去魚反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杜氏曰 虛龜皆宋地
張氏曰 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于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居已往來宋地
與之爲會未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春秋之諱書以譏之 高氏曰 用見宋益疎公而公強欲從之不故
已。祇自辱也 汪氏曰 桓公要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爲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至宋爲詞則是宋之公有志不已
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濟鄭見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以
桓憾忽于郎之戰及幸鄭莊之卒而欲求好於宋以公而以結之讎公黨忽特欲及忽之所爲而求善於魯爲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曰 武父鄭地 家氏曰
公負鄭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不詭思本乎中則有不違於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遷以
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之敵以桓公之見不棄宋而盟鄭其事合狂知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之不行於

諸侯放恣曾和宋盟鄭屢背以[illegible]衛合推刺是視猶盟瀆信極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
薛氏曰 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締結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
統與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家氏曰 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
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貴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 再稱日決日義也 宋氏曰 再書日。日。晉之卒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

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 王氏曰 桓弑隱馮弑殤突篡忽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鄭惡同而罪均也

者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汪氏曰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
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會鄭自戰爲文 黃氏曰 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鈞
其罪也 陳氏曰 爾稱公之後稱及齊稱鄭伯後稱師于之也於是欲平宋鄭二歲之間會于龜于夫鍾于闞于穀
兵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
而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張氏曰 兵法曰爭恨小
不忍憤怒謂之憤兵憤兵者敗魯桓鄭宋此役是也 胡氏曰 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拒之請鄭

會屢盟之好乃已與之舊怨之冀與兵爲以伐舊之好棄之宋交道屢
之討獲不常在匡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汪氏曰 拒甲宋
鄭不從而至於伐戰宣平鄭莒不肯而至於伐旅皆不
能反己而求其本也 廬陵李氏曰 宋莊之得鄭有力
焉今鄭已宋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宋莊鄭寡氣得罪初同其
交宜皆因有矣然故宋莊之立華督之知以援之戍日以望魯陳
鄭之皆有路故也今責賂于鄭以己之前書紀也
春秋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鄭之交以賂合書紀梁之
厥以見宋魯之事黨以賂鄭嘆矣哉 穀梁曰 穀梁之
曰不言與鄭戰恥不知也不知者文之義故云耳不此
後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 劉氏曰 公羊云內不言
義言戰乃敗秦非也若曰內
不言敗言戰則秦敗矣可也

附錄 左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
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
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
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

附錄 左傳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
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
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
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
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
子曰孤之罪
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
也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
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 穀梁傳 其言及者
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
也其不地於紀也 杜氏曰 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
毅

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
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
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穎取穀梁之說 汪氏曰 據經文內兵以紀
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實爲宋鄭戰何得主紀蓋
齊以三國之師伐紀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
紀主兵而助鄭乎豈 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 胡氏曰 昔鄭莊助齊以紀者也魯桓數戰爲鄭會宋又同鄭
伐宋鄭屬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文之所爲 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
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爲無道恃
強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
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喩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
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
諸侯其必有仲之者矣不如是而情然與戰豈已亂之
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鄰大國而幸勝焉禍之
始也息伐鄭而亡事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公十八
年吳大敗楚而滅事見左傳定公四年哀公元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
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

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者德相時

自治之意也【某氏曰】紀以齒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爲紀計者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因紀矣而不知所以從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大紀懼亡之不給衆後爲黃之盟求以安鄭而睹此役矣〇【某氏曰】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爲小事是當二國自不知量容諸侯爲曰戰也公羊云焉爲後日時外也得紀侯鄭伯與後所爲日戰也

按先會而後曰及會而後戰也傳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地者不紀都也然則絕義【劉氏曰】左傳所載不書所戰後也宋鄭相怨不爲此戰會鄭書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宋手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來戰地何故反設戰地乎公不至云近故不地內所之戰非爲近也而曰郎竭可以地不亦【某氏】

【某氏曰】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胡氏曰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主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爲主也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續功也諸說皆通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悉不廢禮【某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爲敵鄭魯助齊禮滅紀魯爲紀讎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某氏曰】非禮也【某氏曰】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某氏曰】專爭國者志於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一以之類接事宜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某氏曰】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之淺【某氏曰】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聘問者不

有此年衛惠會戰陳信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年衛成會挑二十八年陳共會溫三十三年晉襄戢泰下轂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鄭內年東共襄衛會戰則以見其未易吉服從戎其罪猶可恕甚矣稱爵而以吉服從其罪甚矣惠公非年伐紀衛惠喪朔主兵故直書而以惡自見蓋其罪不襄歟泰則以忘親者繼之者宋經而主以詐取勝說者惡其故不稱爵而徽其罪惡著已其葬衛宋未葬年而但已越書葬而期喪頒鄭矣

夏大水【某氏曰】陰盛之災其三是其三居其二莊桓公積惡不悛以致之釋不大水之災【王氏曰】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公居二之二矣豈惡結有以莊公之釋歟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桓王二十二年齊僖三十二年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二年宋莊十二秦出子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武四十三楚武四十三【未】【左傳】春曹人致餼禮也

【杜氏曰】以曹地曹與會【鄭川王氏曰】前年魯鄭之師敗宋衛之師蓋虞宋衛之報也故爲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會鄭於其地而不克見爲去年之盟至是又會以平宋衛而不克則爲今年管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〇秋七月〇冬十月

〇無冰【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某氏曰】時燠也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朱子曰】鑿冰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煖而無冰【胡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張氏曰】陰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冰不宜無者無冰溫也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劉向曰】孫恆燠者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應

不明賞罰不行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茅堂胡氏曰】春秋穀謹天變如無冰李梅實六鷁退飛無麥苗鸜鵒來巢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一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永嘉呂氏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凄風苦雨之災。故夫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冰而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還聞冰乎。春秋所書發蟄李梅實隕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冰而後書無冰乎。或者又後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

[illegible]乎【江氏曰】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夏五【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illegible]】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朱子曰】疑而不闕。則流於妄而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illegible]】曰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illegible]】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illegible]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illegible]】正月魯鄭二君會晉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illegible]】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為子人氏。實遣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于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何惡之甚也【[illegible]】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蒞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illegible]】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請已有約言。未足故信而釋疑遣使因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未嘗有命。令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來魯亦書來者。內桓師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杜氏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illegible]】君之在車與侍者最相親近。故君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時人君躬耕藉田之米。奉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illegible]】御廩災其將不得奉其宗廟之[illegible]

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禮記】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吳氏曰】按此宮新宮亳社皆不書新作 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汪氏曰】如文王以民力營靈臺而民歡樂之類與宴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某氏曰】宴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今按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皆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乙亥嘗【左傳】書不害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林氏曰】先其時亦過也 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張氏曰】用火災之餘以祭宗廟乃不敬之大者也 禮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某氏曰】嘗秋祭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某氏曰】有御廩火之變以先務王正厥事之設心必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于祖考況周之八月未當將祭何以及以西之間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褻慢宗廟之不日臣不敬也【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夏之六月未可嘗也周宮有事于十月第之六

日書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容豈非不書天變而褻慢其祖甚矣聖人明書二日不豈無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爲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譏僭禮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又曰祭有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按郊社禘天子之禮杜與嘗諸侯所自有據禮者見春秋書嘗以爲郊禘同遂言耳又曰王制云祫則不禘禘則不祭嘗嘗則不烝烝則不此又爲見春秋經前後祀禘則有不烝嘗禘三禘之所以云云爲兩字【某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杜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未不供粢盛四書社以曰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皆以爲常事也漢儒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之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傳以爲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郊爲重祭而需非重祭大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祭大乎趙氏謂之嘗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〇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某氏曰】謂進退在己【某氏曰】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某氏曰】齊桓晉文戰勝天下威服諸侯因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弱假强故不言以 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事見僖公二十六年蔡怨楚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事見定公四年蔡弱於吳魯弱於楚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某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曰以言用齊蔡等國兵而不鄭也【某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爲人所以之二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以征伐皆惡之也況以人之兵從人之國

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

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

也【薛氏曰】四國不守王法而甘爲宋用其罪同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張氏曰】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

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齊而已矣雖主兵而用諸侯而小國序次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而以一國而用兵者

之以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比拍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

以者矣晉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陳氏曰】此與鄭突賴宋拒之夯得入篡國歸而背其盟宋人因此爲鄭

之之宋不從且至見伐會齊宋以陳宋人不肯之鄭遂與會伐積其賄怒丁乞未於齊宋

平其寵而人肯之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者死不生同怨故宋書人以之夫者未聽不比又於其平

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死不生同怨故宋書人以之夫者未聽不比又於其

熏庶孽何貨賂之使而用其列國之不兵可以勝泄其私【劉氏】念四

困輕以兵假人而失之是捉志用其罪皆之不可以誅也

【□曰】書宋人以齊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晉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宋人者宋公也晉人及其

宗廟以私晉侯背父之讎而覆四國之師合黨而罪惟一宋公之用諸

公以念而用四國之兵以防人於此故五國之君皆宋也公之【王氏曰】

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毀人之祖廟不道之君甚故毀人之惡而【王】

【□□氏曰】入人之國之亦有罪矣致其或曰其或謂言以者用齊方

毀之入而書伐惡之甚者有罪矣【□□□曰】其或謂以者用齊自彼方

有喪而會伐不交之其伐紀也夫伯察不事晉吳楚則自

師伐而已不交者蓋況不於左錄得之宋伯宮爲國喪兵門之事

戰故云爾蓋綴微弱故不於許也夫苟不自交吳楚之事

非能左右之穀則謂非交傳鄣之宋以太也【□□□□曰】

掾經書曾取之則謂非矣不況交傳鄣之宋駁以太也

書以例三穀梁於此年及公者以不楚之下皆曰以者不得已而用

者也而注又引雍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矣又稱以者不

侯之安有民則地以其假借之役擧其貴者則矣又稱變於不蔡

之以兵驅于死日以蔡侯之以吳貴說者是也

以之穀特書其所以者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

八以之穀例蓋其所以者無疑而蔡侯以吳特進而書齊

月無讓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

眼睛無誅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

鼎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

秋世亦敢以諸侯之兵

杞與世宗亦敢施其所以用諸侯之師

三年崩王一十十有五年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八衛惠二十三

杞靖七宋莊十三陳宣公諸侯元年齊襄公元年晉緡四秦武八

公元年楚武四十四春三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

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

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何以書何譏爾譏

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

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

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來至於來求【□□□】王者

稅以共貢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奉

祭祀以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

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

求金皆書曰求甚後戒也【汪氏曰】賻者因喪事而求且諸

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之

所當歸也服御之物也金則貢爲會利爾夫上有

世愈降而失愈甚矣然猶曰王之用矣非王之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

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

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攘則

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

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

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養

官失德寵賂日章以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

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與衰撥亂之說矣

【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所以賞有功也

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求也五路之制以

之尊而下求於列國天子親內私求於上入以待諸
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
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
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譏家父為大夫可無所正
按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張氏曰車重之器
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
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備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
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為言下之人有
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
也今以萬乘之尊而敵需猥及於下禁命之當不以始之
而求聘猶曰諸侯不聘求矣子求周之號今不行於時而求
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惡亦大矣無王也不誅
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哉逆不誅矣
求之不又王命大夫甚矣有

三月乙未天王崩。汪氏曰實不告魯之不赴也比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王氏曰桓貪大惡非不葬諸侯之不臣也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不忠禮學而

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桓僖之存乎戈
歲聘聘則會葬知禮此事以觀不敢而惡自見○五月

鄭伯突出奔蔡。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譏奪正也君子曰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故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

陳氏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奔非自出也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惡乎汪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刑而治道興矣陳氏曰春秋之法尚其道足以王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子伯子之是故衛鄭出奔仲大殺夫雍糾外而變而欵出書奔而已矣

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

正而天下之事理矣。張氏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尊天子以其足以保斯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以尊剸以一國之權自出而為民所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而失位出奔皆以之出書之臣以其逆自哉故凡書國君而名者罪輕又惡其親位為未絕之實以反庶孽奪嫡之初與以自取亡而名也寶已絕而不名為以奔蔡曰宋人以蔡之伐鄭而鄭從宋伐蔡於之實實以衛之春秋書君出奔之名者十有二亦朱書鄭奔吳氏者所謂君奔例出也

地非復諸侯也其後以忽嘗為君長與鄭立不可長稱爵也衛鄭者忽為未成君以其歸而位未絕之衛位已絕而不名者不名以正非實頭之制之衛位實亦非而不知忽之名也

名君言之也貶書而不可以兩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傳反正也其稱世子何也反正者出入惡穀梁傳稱世子本可知之也者不能保其位故不貴之人可謂之疊惡狂也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林氏曰忽嘗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君之位

何為文稱世子者父卒而不稱君忽之出無罪者也而不得自稱君鄭人亦不君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明是非以謂忽雖不能因君亂世子者疑於天子名也忽嘗為君之世子必命於天子者也偏庶而君之國所得逐而奔之則之天下之惡臣黜矣故正其名者書鄭伯忽之名守君之位遂無忠臣亂世

書世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張氏曰突篡不正而國人以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爲君也陳氏曰稱世子以人

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

而復歸也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胡氏曰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復歸者又異於

常之歸復入者歸於常之入也又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汪氏曰

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衎皆稱復歸

鄭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未稱復者衛鄭本殺而不復負芻篡冢嫡而幸免其復皆非義也大夫失

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劉氏曰復歸有君臣之異以其世也故可言復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

不可言復而言復者致其竊取位之意也或曰復厭詞也胡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

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其衛衎之卽錄鄭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復歸者以從衛爲例世子

也所以不得定伯者以其不能君也胡氏曰先書突得孔然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先書突奔

而先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突之名冤矣突之歸不係因而忽歸世子之嫡庶之名分矣

李氏曰忽自此年歸至十七年見殺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又曰諸侯失國復歸不書四國伯忽者

衛侯朔曹伯襄衛侯衎也大夫失位稱復歸無惡歸也劉氏曰公羊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故出入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穀梁傳其曰入何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太岳之胤杜氏曰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

得奉其社稷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是有許之土地而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人乃度未聞可

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

討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

伯求復其國奉其宗廟守其社稷以俟孰能與之

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許之

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之而進叔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入云者難詞也

入可以宜許叔雖爲正而後入也是故本無位字則稱許叔之入所以別有罪之入也

啖氏曰公子也書名則入公子翬也謂許叔之入者無罪也

諸侯入國例七之許入鄭突入之入而不得其君者也宋書字書入

齊小白魯公子糾以不書名而入可以有國而無位失正之命故書字

又復春秋以入其名故爲賢書入

春秋侯其後以遠也故書入而不名入許叔

白去疾則鄭突曰難詞也此陽生衛獻亦可入則許叔爲

從詞則入可以此例公孫臨乃胡氏於許叔小國

秋失其本宇末爲則當此入例皆入明亦多不合此

許之本未而在宇爲例此說者也左氏歸入例亦不蓋知條

蔽梁得之不正張氏曰既不正無以正人故書入以可見以義有所不受也竊入已之

公會齊侯于艾許之役作鄭莊欲以作爲定許也故書入以

合齊魯之力而同又欲定許之入以後齊魯藏之而不受乃與鄭之所以

今鄭不能有齊魯又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

復存許之行而會生會之與齊繼於衰亂之新立故以適齊侯自爲之與文姜

爲許鄭之所以

許之役終又以爲三年鄭莊以終鄭欲滅諸鄭之罪齊魯以爲

入許而已矣

遂許已不入於鄭矣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入而以其許之

許以蓋爲鄭莊方強之則許二國非故自爲以入而許

之許以名會艾及則其已已日見之至失矣

秋於入許不書及則其已矣

今日之入得不足掩其罪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杜氏曰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胡氏曰桓之三人惡而貶之

凡責哉臾欲之…弑逆之人。弑之也…之君…君之禮…其欲之

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乎。…爲天…

故疑（劉氏曰）滕薛之來見忽與邾牟葛爲見…輕而邾牟葛之疑重。何也。天王崩魯與三國未…乎贈脩臣子之職而方沖然以朝禮自遠其義上交之…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有書入者。滕見其義…舊之自參以上甚矣。凡朝桓多矣。春秋不勝…入之（張氏曰）朝桓…年葛人之之。蓋滕子先諸侯之貴於…以諸侯之貴…不與子諸侯之朝…賤子故特貶…則世人而賤之。蓋二國…庸世子安有三國…君朝凡書世子朝皆賤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左氏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不居…

言入于…未言…忽之出…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實非正也。忽既…行故…人君之…書入以…義不…（…曰）…所以…居正者。已不能…則人取之矣。…
容也。…在河南…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曰）…宋…不與鄭…今曰入。宋…其義不容也。夫衛邑之死。紀君其城之報。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放櫟而立子元。猶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甯殖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不大必折…十四年。…之害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一年）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則…

而不…入于櫟則其…入于櫟…不書…入…入于…忽…實…

…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者可不謹於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木訥趙氏曰）諸侯專入不至於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衎書復歸于…不…

書鄭世子忽…正也。突不正也。…突之出…之…衛衎之出…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傳）公作…會于…伐鄭…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又…宋…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

公與宋之是非邪正亦明矣（高氏曰 討正必 不義 [illegible]）

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別白黑。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因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威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異於爲不義，稍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

張氏曰 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宋謀乃求 [illegible] 既黜衛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合也。 家氏曰 宋之未出也，宋 [illegible] 所責於鄭者 [illegible] 既出也，宋 [illegible] 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宋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尚者相 [illegible] 之，今也 [illegible] 之國，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用，以亂易亂，國之 [illegible] 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自宋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焉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故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胡氏曰 先會而後伐 [illegible] 宋主兵矣，宋莊與突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張氏曰 四國會于宋之裒，則宋主兵矣。宋莊 [illegible] 今又主兵納之，是得爲以常德立武 [illegible] 會伐會盟會，文會侯皆前定之辭，[illegible] 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 [illegible] 其而後伐會于某 [illegible] 侯若某某，若某甲乙 [illegible] 于某伐鄭，穀梁以爲 [illegible] 事也。 家氏曰 [illegible] 穀梁以爲 [illegible] 於所以討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君修會禮于衷 [illegible] 書四國之君會 [illegible] 討有 [illegible] 文公相 [illegible] 僖 [illegible] 公合諸侯于 [illegible] 陵 [illegible] 矣經書會于召陵侵楚 [illegible] 不書會十八年會 [illegible] 侯伐 [illegible] 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皆不書會 [illegible] 陳國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穀梁地而後伐 [illegible]

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周禮注 等 [illegible] 尊卑 [illegible]）之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illegible] 諸侯 [illegible] 會 [illegible] 大小 [illegible]）蔡嘗先衛，今尊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賞誘人之趨事赴功（[illegible] 如商鞅立三木於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之類），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illegible] 如趙高指鹿爲馬 [illegible] 二世 [illegible] 以法之類），意亦如此。天敘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

[illegible] 功 [illegible] 其會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諸侯之 [illegible] 然可 [illegible] 此說 [illegible] 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以爲善 [illegible] 義兵 [illegible] 下文書至以 [illegible] 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乙巳 十有六年（[illegible] 元年 宋莊十四 [illegible] 二 楚武四十五）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illegible]）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illegible]）

張氏曰 [illegible] 於此又 [illegible] 蔡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致力 [illegible] 伐鄭也。 [illegible] 實書 [illegible] 皆 [illegible] 之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

所書意自見矣。伐鄭[illegible]未詳[illegible]從他事誅突，魯之[illegible]
正也。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宋同伐，蓋
突乘諸侯故也。宋初伐突而怨而已。今[illegible]
歸鄭也。突奔而歸之，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
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illegible]自[illegible]突而入納之
國之後，[illegible]伐鄭，所謂[illegible]宋及其出奔，乃[illegible]
及夏，[illegible]力伐鄭[illegible]
因司寇之合[illegible]蔡[illegible]上王[illegible]
侍強衆[illegible]文之[illegible]不行[illegible]
蔡衛皆[illegible]侯[illegible]伐鄭[illegible]先[illegible]以私意為進退也。陳氏曰
故此年會[illegible]伐鄭[illegible]
楚蔡入先[illegible]
蔡會[illegible]
蜀襄五年會[illegible]
伐鄭會于[illegible]此年伐鄭[illegible]
此年戊[illegible]
象會號[illegible]
二十四年伐鄭[illegible]
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致之，難以[illegible]而背[illegible]

升降[illegible]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以侯之會，則又先
侯，莒、邾也。以子而先薛伯、杞伯，齊桓以侯而先宋公，則
曰：主盟也。晉霸而後，會盟亦以伐而先宋公，亦宋公曰主
盟也。然自晉伯之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世子光
盟雖[illegible]至會，然皆序小邾之下，世子未嘗以支庶先
子男，似也。然伐鄭皆序小邾之役，則以子薛伯、杞伯之
上。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然而戌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
子而[illegible]其君，則魚之下，其君之禮[illegible]一邾之上，世子書於天
下。況齊先至其君之序，莒、邾之上，宜以世子之天
子光先至於未嘗於天子之[illegible]宜序薛伯、杞伯之
戌，先至於鄭門[illegible]於天子[illegible]傳之於戌虎牢之後，光宋
夫春秋之時，主[illegible]不東[illegible]以至之先[illegible]太子，宋齊向太
不復以爵之貴[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諸侯，從[illegible]其序是[illegible]
是故陳[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之強弱相上下
之時，會以周[illegible]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illegible]以飲至之禮也。[illegible]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胡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
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
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illegible]危殆之甚，桓公再助篡伐，幸得全歸，故志其
[illegible]重其身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illegible]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illegible]自去年十一月會
伐鄭，未及息，本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二時之久，
乃[illegible]暴師一年，為是違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深矣。
冬，城向。向，失亮反。[illegible]下有十一月，則此
乃十月也。以是同時，亦也。今之九月，農功未畢，未可
與役。汪氏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也。
也。無[illegible]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成事於此，而以春成

王月罪工則無
[illegible]喪之病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
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
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
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
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
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illegible]
天子召而不往也。[illegible]會不入，即罪[illegible]黔牟而後奔，則其名之惡也，但書其名
奔何以名？自失國也。春秋之法，[illegible]蔡人立東國以失，朱出奔，有人篡
公子何以為自致之文？書之也。[illegible]
立君而朱出，皆書奔而已矣。[illegible]朔立已五年，十二公
子惡之，而因其變，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
以王[illegible]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
[illegible]云衛朔得罪於天子，左傳衛朔之復入[illegible]
[illegible]

以為天子召而不往，蒙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之，發小衆，未能突行，則逃在林陰，恐地誤，疾告而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發其令止也。張氏發明之。是後，但公羊改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說，未審然否。

戊子 莊王二 **十有七年** 齊襄二十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七。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黃，齊地。紀戰齊紀，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illegible]而二失也。王氏曰 齊欲紀所不能，紀[illegible]後屬齊，而所不書，以于[illegible]衛在齊也。[illegible]又欲納于朔，三十一年動會之遂紀。紀三邑，六年之後，齊齊紀之強弱亦具見矣。紀二年之後，魯之姻國而齊[illegible]盟不足恃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魯地。公親作及趡舉[illegible]。[illegible]元年及邾盟于蔑，七年丙[illegible]公會[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公八年[illegible]又[illegible]晉[illegible]不通，[illegible]十有[illegible]年至[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

之後，二國欲尋其盟而平其舊怨，故邾來魯也。[illegible]而公與之盟也。[illegible]曰 趡我地，我及之[illegible]盟同。邾未為此盟，豈非諸侯有謀，而[illegible]下書邾，則趡盟不侍，則[illegible]邾者[illegible]而[illegible]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illegible]而其心無所[illegible]足[illegible]害。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公[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盡[illegible]諱[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年公會[illegible]故知戰矣，乃[illegible]公，而諱之也。亦[illegible]盟[illegible]乃內之[illegible]。公，而諱之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下文[illegible]。[illegible]諱公也。筆削之[illegible]二例，則[illegible]

亦以為[illegible]，胡氏無傳，未知孰是。公不[illegible]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之[illegible]蔡人召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illegible]人嘉之也。[illegible]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illegible]有奉焉[illegible]

季字也。侯之兄弟，例稱字，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illegible]蔡季是也。許叔[illegible]蔡叔[illegible]於鄭，紀季[illegible]於齊，故以[illegible]而書入，此以蔡人召[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歸，皆以[illegible]是以難[illegible]蔡叔以出會盟，無[illegible]故，亦[illegible]字[illegible]叔武[illegible]以[illegible]君，故不[illegible]而稱字，而曰[illegible]子叔[illegible]歸順詞，是何歸而歸者也。[illegible]

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亂獻舞立矣。 陳氏曰 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illegible]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季歸奔喪，無忿心，故賢而字之。若季者，勢敵，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

而不居，逐而不拒，逸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陳氏曰 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illegible]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者，季為[illegible]歸于鄭，則名之，亦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以其爭國也，[illegible]返一國，無於爭危心，是之[illegible]宗國之[illegible]書法。[illegible]蔡季為善，以其身而[illegible]律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書之，[illegible]蔡季之歸。則閔元年季子來歸，合義同旨，[illegible]書歸，[illegible]也。蔡獻舞侯國之君，萃季之賢，春秋一於[illegible]二人之賢否[illegible]於左氏者，乃讓國之實，亦為惡人之賢否，[illegible]說，春秋兄弟之歸，若陳黃[illegible]，此若[illegible]，惟書名者，比季之[illegible]書大夫之字，或稱字，或係子，[illegible]也。非若[illegible]之書蔡季，與季[illegible]秦[illegible]者，七季之自陳，非若元[illegible]，孫林父[illegible]孟[illegible]之力，於[illegible]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illegible]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illegible]之歸，紀季之去，叔[illegible]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illegible]書字以貴之，衛叔[illegible]合於春秋，不得同於書，[illegible]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illegible]，亦無可[illegible]矣也。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illegible]職[illegible]等諸侯之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陳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借同也。惟桓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曰春秋因襃見貶。率一是則衆非可知[高氏]人亦多愛其君若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illegible]諸侯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亦有關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

或曰葬考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朱子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

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illegible]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

[illegible]

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主所賜也。[劉氏曰]稱其本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音以其未得官爵為稱。謂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為虛位。沒而稱者為定名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宋志也[汪氏曰]邾宋爭鄆。曾從宋志背趡之盟[止齋陳氏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奚。二月與邾為趡之盟。而八月伐之[illegible]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與齊戰矣。伐邾是見于一年之中。又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敝屣。責信而不仁甚矣[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與宋盟。秋又及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況桓非隱之比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illegible]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illegible]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倚待日官日御哉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亥]莊王三年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一有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

浮自立見執於晉而曾人請之曰君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斷治桓之事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傳易世非不久也王三遣使下聘而追錫王命豈惟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王不繼天義天王之辛於不王也弒君之賊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王莽弒平帝魏之司馬昭弒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弒中宗之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春秋之義歟

公會齊侯于濼濼盧篤反又音洛【杜氏曰】濼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縱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若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氏曰】實驕伉而不制哉不言及【□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公失爲夫之道也【□】按齊【□】不言及而言與齊匹夫匹婦之相與云耳

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汪氏曰】笱取魚器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豈徒謂人之情性而以禁文未嘗爲尚哉經國家定編□而欲歸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言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遠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沒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氏曰】濼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未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內而遂與之如齊曰與伉也齊侯兗狼也實有爲敵之行齊魯之間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況親與爲非禮而又私狎之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以夫人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著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凡事之異於常者稱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以夫人欲同往公不能禁止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故遂與之同如齊也【汪氏曰】與之爲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比及敍曰及皆及者爲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illegible]說晚與魯又曰文曰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敬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言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不能制義而徇文義以從其略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豈不信哉。【□氏曰】公羊云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按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瑣碎公羊之說非也【王氏曰】公羊經既與字故爵貴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子曰】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朱子曰】孔子直書其事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氏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林氏曰】仁者為國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本君臣上下所由正也□對□桓而弒之非仁也遺鄰國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春秋以為善惡之宜也或問桓公以弒逆之氏曰魯公圖之人皆宜與之絕齊人惡之宜矣春秋何以諱之曰公薨于齊又曰葬我君桓公故此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曰誅紂為正夫之意異矣【□□曰】春秋於隱不書葬於桓不書王諸侯來朝而黜其爵家宰來聘而書其名若此類治桓之罪嚴矣豈容與名為幽厲指為匹夫比于齊人以私殺桓非以賊討之也其曰葬我君桓公又以見天王方伯魯臣子之罪矣非聖人誰能修之【□□□】弒亦不免見殺於人天之理亦不備矣春秋不以討賊書□□殺之非討於□之□不以賤討所以絕絕已之亂也接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為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謀于鄆見之不與□□不□其入聖人之意發矣【□□□□曰】桓公在位□□□□其氣況可之論而天理□□□夫婦之倫而

入至喪魯國亂臣賊子之接蹟於史冊實將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毀之不書王者十四年者秋冬者二年段宰糾之殞諱薛子殺鄭□年葛之廟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為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齊而有□之會諱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遠留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寔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己害矣其知謂之起以怡薄□此蓋天理之□也明氏曰隱公之為在內在內者討于是者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以訣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并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諡也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詩齊強大非臣子所能討【□□曰】讎在異國故可葬【□□曰】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曰王而桓公書葬。

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汪氏曰桓公薨于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弒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濟殺之非討其弒君之罪又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但書其葬而桓之罪顯矣如蔡般弒君父之賊也楚虔誘討而皆書名亦此意也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為隱復讎今死於齊國受讎妻自其身而言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于陳陳佗之死于蔡殆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汪氏曰春秋君弒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襄陳靈則賊已討者也鄭僖齊悼則經不書弒者也蔡景之葬偏刺天下之諸侯也許悼之葬不使止為弒父也蔡靈雖在外而亦弒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殯於比亦猶齊諸兒之殯於無知也蔡般弒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且以蔡昭背於楚討吳應受斃於盜殺也聖人之書法如化工之生物其事則無不遠於天理之當然也或者乃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為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即書于經則晉棄書葬厲公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邪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公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武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繆侯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子文公蘧蒢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來來朝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莊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艱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弒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一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弒楚立十六年齊桓公以[illegible]至[illegible]莊公三十年楚

子文爲令尹

秦 諱見隱公元年

吳 諱見隱公元年

越 諱見隱公元年

戊子 莊王四年 **元年** 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燕[illegible]三年。蔡哀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左傳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或問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是內有所承矣。不書即位何也。木訥趙氏曰 同雖家嫡。然未嘗命于天子。桓公又薨于他國。不及有付託之命也。其內無所承明矣。高氏曰 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廬陵李氏曰 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立。特以非出惠公之意。與莊閔僖之繼弒者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父與閔僖不同義。閔僖之立。猶念念討賊。故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今。桓公見弒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況繼承之初。哀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王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爲事。今恝然吾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爲念。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欲比於桓公弒書者異耳。豈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公之無志焉。可與閔僖比也。家氏曰 左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何氏曰 原左傳此意。當爲文姜未有至文。誠云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若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弒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王氏曰 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爲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傳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劉氏曰 母子至親。乃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爲人之不忍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之文。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孔叢子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以殺之。季彥曰。此子

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李廉曰古者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殺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法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同寵而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讒以大逆也梁捐從之擅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陳傅良曰]夫人孫公母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黃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弒責由夫人衆怒羣歸夫人內懟不安故出奔齊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蓋閔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張洽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魯故去姜氏哀姜有殺子之罪之罪輕哉故曰夫人氏之喪此輕重之差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

也[朱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可往耳為襄公者將之何可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若其延訓遠矣文閒姜與弒書曰絕於弒則去姓絕於內則去姜氏內外俱絕則[趙氏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姜氏孫于齊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知其為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娣乎[汪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為魯臣子者景先君見弒之田固難以閑之君夫人所出而以掩義故躋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者所以尊社稷而不以恩本也古者聖人為禮有等衰要皆有輕重以明三綱之夫為妻綱五服之緣父在為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決而使人知本以自別於禽獸也[汪克寬曰]言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絕矣夫婦母子之義絕則凡人人孫[illegible]文姜之會齊侯其見於經書夫人之會亦此也乃溷於名實乎[illegible]桓公暨見弒而莊公之母也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此何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illegible]曰可知齊不謂之妻

氏者於一罪惡自見矣[汪氏曰]文姜與弒桓公哀姜不書與弒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公哀姜曰奔使若自知罪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義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於齊或會或享以深惡之一書再書而又弄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之無傷疾之心而不能伏大義以討賊為也先儒謂唐武后引宗而移其宗之族東之筆以誅之廢中宗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為夫人讓母賜之人廢文后死春姜不曰姜氏而書夫人卽謂得罪聖人之意而猶於武氏益稱曰姜氏則疑於人矣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天下之稱母而非人矣其罪不彰母國之史則為朱子事前代之史所具其實而不同在齊矣其言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家氏曰]公羊云夫人不在齊豈非得孫于齊之旨念母也有人先在齊而今書孫者蓋見夫人之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在齊而歸矣杜注至則始錄其時矣以人之志亦言夫人之先在齊杜注則緣時以為文錄之夫人之文[illegible]三傳文姜之後左注至則緣祭以為文姜之便非而不復出奔公羊以為文姜本末歸但因左氏註以時為夫人不與祭故錄之則二以見已不同然經姜氏左氏註祭以為文姜人不

與齊絕公敎以為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為魯臣子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為親乎但其文意不明故杜氏以為解耳胡氏引孔李孝之言而左氏之傳如所要之此說釋公羊皆通而殺梁尤於

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公羊傳]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音善後同淺左作送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使大夫不名也[范氏曰]王姬不稱字主於京師也為齊主之禮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不可受也以王為尊卑之別於內女也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以為大夫者不名[張氏曰]諸國大夫王命之逆王姬使我[illegible]自禁中是也

爲之主也[胡氏曰]不親婚尊卑不敵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

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從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

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劉氏曰]王姬嫁女于齊命

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于

周俾先至於魯而後往歸于齊也其不言如者殺梁子

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弑君于齊使之主婚姻與

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張氏曰]魯桓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

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於京師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之道矣[張氏曰]

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新哀而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

乃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已失禮況齊

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絶矣[家氏曰]天子命莊公主

婚而公不辭故交譏之[高氏曰]王姬下嫁禮當不辱而

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

者行賓主之禮然後迎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

齊既不躬至王又不親逆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以王

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昏魯亦大宴不因而辭之不

昏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

逆耳[王中子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

人魯大夫有單伯費伯夷伯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

[張氏曰]左傳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

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

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家氏曰]公羊云何以不

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召之不

言使者文闕[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爲周大夫按十四年

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歸單伯會諸侯則

爲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

爲周大夫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

[汪氏曰]左氏蓋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

祭伯祭叔豈可以鄭

祭仲亦周大夫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

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

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

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

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

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

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

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

處[張氏曰]魯主王姬不一王姬之館固中當有常處

今特築之於外者殺梁子

以爲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家氏鉉翁曰]時公在梁闇惠齊侯親逆若以嘉

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

以爲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逆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

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

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禮記]曲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莊公於

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

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

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

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

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陳氏曰]莫是喪制未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

不知父讎未復而與之主婚實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

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汪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築館又再書歸齊是也

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

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

也[張氏曰]桓公見殺於齊仇未復天王遂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辭而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

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耳辭之不得與不辭同

主婚之非而築館於外義與築之不築也[家氏曰]齊襄

弑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辭乎。[陳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為太早計矣。[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為讐，方欲結齊好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讐齊之意蓋蔑然幾絕，見於舉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讐主婚之罪不可揜矣。[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讐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禮乎？[陳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為非禮，是知嘗以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讐也；左氏穀梁以築于外為合禮，是知齊之為讐，而不知讐終不可與矣，則舉于外而亦非也。文人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胡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胡氏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氏，叔字。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稱天王。[劉氏]曰：桓篡立，周人不以為罪，宰渠伯糾來，仍叔、家父又來，終桓之世不能正，而追錫命，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氏]曰：桓弑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無天甚矣。[□氏]曰：言不絕所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

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氏]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善善惡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與天責之者，王之位至尊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不可妄借，禮之則王儀衰，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為貶。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二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氏]曰：禮，諸侯即位，三年畢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覲而受命。魯桓篡弑，未嘗入朝，因其私命，王寵已葬矣，故使其主王姬之婚，而命魯為主，王又命錫之，尤為非禮。[□氏]曰：莊公元年，王使榮叔追命桓公，衛侯之篡，有賊在王法，不能討，又以賜其親，乃特使召伯追錫，王使毛伯錫，茲惡為善，示以褒嘉，故特書以告天下而之宜加王也。

其[茅堂胡氏]曰：春秋以理制名而權之以義，凡正例也，以義權名，致其用，此變例也。王者必稽天道。天者為天子，受天命，若天道也，能敦五典，庸五禮，稱天王，能命有德，討有罪，則可以稱天王，與禮賞罰。春秋之嘗天子之能事畢矣，諸侯莫敢。而錫桓公命，則非命有德矣，故貶不稱天，寵篡弑以瀆三綱。之不問恩數，不討有罪，身臨陣則不稱天。[陳氏]曰：春秋之初，治著王人，書後世猶有不可。不逆天道也。不惜責之事焉，書家錫命，猶治不稟命之事焉，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陳氏]曰：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則此年經傳言桓公命者八，考魯主王姬，齊追錫其先君耳。經書錫命之位，蔡仲命之，而周制王命諸侯，則大宗伯儐，司几筵，內史作策命之。諸侯之未聞追錫其命，蔡叔之卒也。春秋之命，諸侯之踐位，其有功而錫之。以正禮，故皆遣使就其國而賜之命，如信之十一年，賜晉侯命；文元年，毛伯錫命；諸侯之命，不能也。

二十七年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成八年召伯賜命乃卽位之久而後命之此年錫桓公命昭七年追命衛侯文皆既卒而追錫之惟僖二十八年晉文獻俘朝王而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侯受命而王之下勞其失辱又甚於遣使矣然文公雖不朝王毛伯召伯無與直書而義見此年追命篡弑之人其惡尤大故王不稱天以示非常之變也[illegible]之錫命伊二莊王錫文公龍纂戰也故不書天王以之文九年襄王遣使錫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又無敵編之旁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無比之接公則有問寒故仍書天亦以咒王室之失禮也又曰子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賜葬成風也是葬以為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識於賜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者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以為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三綱所係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越子又曰端命公爭法取禮緯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殺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贊善扶不能言命不言

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蹤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之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因矣舊解九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玄袞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室宗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也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璇冕圭璧因其終瘦入見而賜之車馬袞黻因其成狩來朝而錫之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革孔賜齊侯受命賁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鈇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與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逸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奚法附會增證之也胡氏取證及詩為證引分為三蓋詩人之詞未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下可以賜車馬遙也王命士命以茂見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之

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於上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錫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韋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其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錫晉惠公命下又曰賜瑞云其識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為侯伯之下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彝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公羊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illegible]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已書王姬歸皆非常譏與讐為婚主也陳氏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為主書之為冊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禮也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慘於與齊為昏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來有辭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illegible]姬不書伯季書王姬也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尊於魯夫人也[illegible]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illegible]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公羊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

遷紀于郱鄑郚[illegible]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故從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疑而罪已見矣。〔汪氏曰〕不再貶黜直書其事不必更加貶黜即公羊所謂不貶絶以見罪惡者也。〔□氏曰〕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强暴之極忌悍甚矣。〔□□□氏曰〕上也。人民盡有之曰取。遷其人有其地曰遷。〔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籍。强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詐取。紀之土地人民所受於天子。齊爲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之。郱鄑郚亦猶是之也。〔□□□氏曰〕經書遷人國邑者二。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實陽郱鄑郚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師遷。郱鄑郚爲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郱鄑郚書師。此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氏曰〕公□□□□師遷爲

不言取爲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爲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陳氏曰〕齊一師必不能兼遷兩國。取郱取防。諸紀分別言之。況兩國乎。

〔莊王〕十五年 齊襄六 晉緡十三 衛惠八 蔡哀四 鄭□三 屬九 子儀二 曹莊十七 燕宣公 許□曰元年 杞靖 宋莊十二 公卒 秦武六 楚武四十 陳莊十八 九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二傳於餘丘邾邑也〔□□□氏曰〕於發□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惡慶父之得兵權也。〔□□□〕大其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隱公四年）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十三年。文公九年）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爲（音委）氏不能明其罪。（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見左傳文公十八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氏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免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出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矣

興無名而責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疾其不能復齊之讐。自之以示義。猶曰爲之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讐也。〔□□□氏曰〕一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伐邾七。伐莒一。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啓問者察事情也。〔□□□氏曰〕首書此國也。公穀以爲邾邑。蓋邾附庸。〔□□□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氏曰〕莊公未有邑而伐者。〔□氏曰〕無駭入極。杜注附庸小國。而貢遂以爲戎邑。宣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國。公羊言邾婁邑。然經書邑必係國。如取鄟取鄆。即小國也。切以爲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爲得兵權。伐國伐邑未必辭辯。

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

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此內女爲之服

也。故檀弓曰：齊告（檀記作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張氏曰：周女命魯爲主，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illegible]之服。陳氏曰：禮經本無爲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illegible]特爲之服，以罷齊也。）夫服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上書之爲服，白莊公始也，其以小功[illegible]。沙隨程氏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總小功齊乎？耳。今以世讐而爲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illegible]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之喪，加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之。書辭繁而不發，以正其決泊大倫、誣感天理之罪。汪氏曰：周禮爲王后齊衰，爲王姬而成喪，嫌而成章也。[illegible]爲之不杖期。國未聞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爲王后之喪[illegible]。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爲王后之喪[illegible]。）

（檀弓略矣，而顧爲王姬之喪，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皆以爲事王命，遂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郜。穀梁傳：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illegible]氏曰：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甚矣。人說淳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胡氏曰：其義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逐皆不書。）

婦人無外事。（[illegible]氏曰：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是也。）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

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是宗之大者也。[illegible]氏曰：天下後世爲人子而使母至於[illegible]，夫人稱姓氏者與不[illegible]。[illegible]氏曰：春秋孔子之正文，刑書也。蘇氏曰：春秋書法如此，則弄也。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姜氏之罪，必不免於營察之[illegible]。[illegible]氏曰：方有王姬，負儀之君，未討之誅，而出於[illegible]，往會其兄矣。齊襄之所不容，聖人之心[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天下之人，孰不以爲[illegible]也。[illegible]之言，皆不容於春秋之世。康子以爲別於男女之禮，夫季文伯之母，闔門[illegible]。而與康子言，則之不違，亦春秋悼子之與爲[illegible]。不而實仲尼之禮，敬書之文，姜之行，雖世俗不受，[illegible]。姜能守禮而不[illegible]，尚美敬文之意乎。胡氏曰：國惡不容[illegible]，其善之遠矣。[illegible]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竟乎？梁寧乎？又未嫁之女，嬪若之歸，[illegible]。其歸[illegible]。）

乙酉，宋公馮卒。（[illegible]氏曰：馮則莊公之子，不以國與夷，而以皮求反之，則宋莊有以知之矣。[illegible]）

（莊王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六，衛惠九，蔡哀十三，鄭[illegible]，曹莊十一，陳宣二，杞[illegible]，宋[illegible]。公穀元年[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illegible]氏曰：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illegible]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illegible]氏曰：隱桓之世，公孫茲不書，大夫會伐，稱名之，白公孫茲不貶矣。[illegible]）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illegible]氏曰：齊受天子之命，而魯與同罪，人爲之與師，而魯與同[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天王已絕朔，而齊立朔，齊欲納之，然其罪大矣。[illegible]氏曰：衛侯朔得罪於天子，而與之出師，故不書，非[illegible]。魯輒與兵會，伐讐之人，齊又與之出師，納不義之君，而[illegible]。胡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晁以爲讎也，不能復父之讎，而成父之惡，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師，非所以爲[illegible]也。[illegible]氏曰：莊公與讐之人會，而又興師以伐之，是[illegible]。）

與不能容而惡自是獨出奔齊受甚於慶父。〔□〕

〔大全〕□之言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哉也本史記以為衛朔驕欲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毀師而會同之然則黜矣齊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欲納之先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特立黔牟抗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敘之之說固得之借手注者之無見也餘見輩納師下

夏四月，葬宋莊公。〔穀梁傳〕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左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左氏曰：緩也。〔杜氏曰〕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氏曰〕公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 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書遠葬者稍以禮為略歟〔□〕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王子也〔□〕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請葬已而浸削益甚故於此始葬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桓王之葬也何如卒至之期不復計其是往

然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先王之禮壞傳於後世惟士喪況夕之虞耳可勝惜哉〔□〕會葬不書其人嘗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魯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自諂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貶志葬也〔□〕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崩其年則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叛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又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九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翌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為詹父伐虢是又勞臣伐君尚以示其下故目紬后聘書外竇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夫此亂之豈非王室有子嬖黑肩之

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於此。〔□氏曰〕公穀以為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圭反〔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書字貴之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王氏曰〕私逃若鄭詹其善年夷有罪若陳侯弟招是也 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其廉反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

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于紀國不書叛，紀季曰以，以君之命有邑入）

之命也（[illegible]曰：六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蒙叔之字，許叔紀季，蔡季書字，言與君一體也）所以不言

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

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

以無貶乎（[illegible]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存宗廟之故，所以事齊）

亡紀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於攜矣。復入云者，難詞也（范氏曰：紀侯見微弱將亡，以酅入於齊，以存宗祀之故，事齊者非其罪也，不泯先祖之祀，存社稷，嘗懼永絕，大宗狀之，復入）

之故。受之以宇，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illegible]

紀侯（[illegible]曰：意也，齊襄自桓始年以酅入以爲，不以其故，紀侯在而人[illegible]）

紀季不從也，紀侯不免爲襄之邦，始部紀之君，絕也，紀之[illegible]，以鄰爲入之

齊之苟紀可於以是免乎，紀始者無不分爲也。以是與紀之侯也，意齊人[illegible]所設[illegible]字不上

據字則疑於宋魚石、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入某邑以叛，其不能正諸侯，不能救之，國王所以不書奔，以絕其罪也

作彊大，吞并之，建國於王者，春秋所以不書（[illegible]曰：諸侯受命於天子，其[illegible]）

杞，以先王之命，紀侯自以[illegible]

馬書入以所歸之，季正以求援於齊，不能使季不得已之甚而以事齊之法，[illegible]

宗廟社稷，其殘民絕祀，能若使人之封邑[illegible]

禮，以天子不封成也，此入於齊，猶之地以未國以王書以則

書入，以示義於地，以爲志以事，而非季之心也

宗國以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illegible]曰）春

我書，以地出奔者，郵庶其，莒牟夷，黑肱是也，爲名

叛，而竊邑叛君，書者之罪著矣，書大夫入於某者，宋魚石，書

梁盈，是也，名書地，書入，以別於二例也，邑不書君弟之罪，非紀侯，非見矣，季不

書奔，不是也，所以別二例也，不書叛，非其罪也，見矣，季之意，書季

之，書入所以罪齊，而附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紀季

也，情免入季之罪，不使與其他也，公子去國者，比書，故紀季之

之事，弱之不[illegible]，則可與之，知理，亦可，以貿而[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公

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illegible]蔡季下，以[illegible]

羊云：何以不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行，已而（[illegible]曰）

足爲賢，[illegible]（[illegible]曰）叛梁云入，若出奔受[illegible]非已，既曰[illegible]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illegible]氏曰）

紀將亡，魯以昏姻之故，將會鄭伯爲紀謀，而鄭伯不會，魯莊不能自己，故出次于滑，齊之滅紀，魯莊之不可止也，鄭伯不會而救紀，故以師於滑。（[illegible]氏曰）公欲會鄭之不閑，紀之難，齊而其紀耳

非有責，力不能救紀之心也，彼其父之仇尚忘之，深而不圖也

其心於救紀，書次，見出師無名，以之譏之

春

然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

滑譏之也（[illegible]氏曰：但書次者無故而自出者，[illegible]氏曰：書次不能爲輕重也）

魯紀有婚

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

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illegible]氏曰）莊公揚然出師，慮必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

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

之也。或言天子意在剸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

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譏之六五

則曰利用侵伐（[illegible]子曰）於下衆所歸也，然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下，

須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illegible]曰）以柔

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無咎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可進而退，乃爲咎也

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illegible]曰）春秋書次者十有二，次于郎，次于滑，次于成，[illegible]而欲救紀，次于[illegible]，次于[illegible]，[illegible]之次，[illegible]五，[illegible]楚

蔡次衛次而後紀侯去也惡以爲名紀行禮之次皆所以示義也
今考次滑之後紀侯去國。鄭及齊行禮次成之後齊人
降鄣。邾及齊遇魯之讖不能救紀與鄭而假懷恨之心則
是莊公年爲救患之虛聲而實無志於救紀鄭也師次
郎而卒有圍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丘之敗衛次
三次楚蔡次聚而終有伐魏之舉是其所以齊次
者非有悔過不班師之誠乃欲以何便之路也故不書
其救爲其實不能救之伐者逐書伐閔若逆書戰者逆
書伐鄭次其餘不悔過以遷者也若夫齊伐楚次陘書
陳伐鄭次于郎不忍殘民其次爲善如次和正比楚次邾次
若亦救有餘閒矣 陳氏曰 雖於救書公與救不能
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爲莊之不惡異於郎之失
國也。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次郎書公。八年次郎書師
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
死爲齊不能討。紀爲齊滅。紀又齊圍郕而郕降於齊
以郕爲齊。卒不免。書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
以救予公也。書救則殺於齊。此猶愈矣。彼不書救者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十八 晉緡十五 衛惠十一 蔡哀十八 鄭子儀四 曹莊十二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宋閔二 秦武八。
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

饗 公羊 饗其失饗齊侯所以羞齊侯也 杜氏曰 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 程氏曰 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 **兩君相** 所以訓恭儉也。

見享于廟中。禮記 胡氏曰 周禮大行人諸侯三享今按天子享諸侯于廟中

廟中則諸侯相饗於廟中。獻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

享亦當於廟中

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左氏曰 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君相見之禮乎。蓋爲名而已矣 ○ 呂氏曰 前此會齊于禚

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夫人之爲不善一會

後如水方至莫知所 胡氏曰 古者敬食之禮有

三享。饗燕也。然禮最輕。蓋主於飲而食物不盛

之。食物甚盛而不飲。燕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紀伯姬卒。 胡氏曰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

也。內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也。 程氏曰 諸侯之女嫁於國君者。尊與己敵

之。 汪氏曰 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則服大功。

者。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爲服大功。常事也。此卒爲

見內女之卒。不書。志之。此言其常也。 [illegible]

姜氏會齊侯于禚以禮示之無別。故春秋所以著之。

揭其氏姓。蓋示之無別也。春秋所以討其亂。生倫之羅。書會書享

之先王之禮。爲之文。會之行。禮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

伯新其變爲淫。之。資亂周公之禮。魯人習之。三

十年。家人之始至于此。貿公之後。上尊人作。好以有

家爲家。大夫家人之禮。是以淫矣。 胡氏曰 周官。儀禮。作於諸

侯大夫。小君夫人之禮而春秋於晉侯。宋公享晉侯

楚子享鄭伯六卿于蒲圃。晉侯。享齊侯。享公。周公

宣子享晉侯。享王。享于來。公之享。齊公。享

子享鄭伯。享王。享晉侯。享辭。不書也。而書之。皆不

非禮則以其 [illegible]

姬不書卒。被出不復其國。非夫人者也。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

蓋不赴也。非夫人者也。 伯姬比同之比也。杞伯姬不書卒

卒許嫁稱字。則以其姊於大夫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伯姬。非夫人而卒

爲。書子叔姬。以其賢而特書之也。不卒也。若叔姬紀叔姬非夫人歸而卒

與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 [illegible]

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

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

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

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穀作遇 三國遇 紀也

穀梁 范氏曰 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

是年九月突入於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

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illegible]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illegible]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如[illegible]君哉

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爲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亹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爲忽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微也齊怒衷鄭故紀侯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受鄭夫其援也[illegible]齊與[illegible]遇垂蓋請取紀是以紀侯見襄而去也[illegible]曰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爲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識之也況以三國之君相會於此於不期而遇其爲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其國[illegible]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illegible]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illegible]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程子曰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凡大閔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illegible]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爲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徑而不返也

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旼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亦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自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illegible]曰太王之事狄也事之以珠玉犬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酅入齊亦紀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以紀季無譏[illegible]紀侯見賢於後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

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于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閔紀侯大去其國託氏以爲不及之辭梁以爲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未聞其能如太王邑于岐山之下若謂其力不亦不許之去者則乘孟子效死不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祭祀不絕可免紀侯之罪者郚而世子在吳係於叔孫豹而不能存自序矣吳人郚人會成而管降在吳下以此觀之而不能自者聖人之所不取也然則以紀侯若何而可名罪其不其名

[illegible]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實死社稷之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爲小而不爲大而爲之也紀侯以爭國爲小人在不以不去不大以儀器物自隨從諸侯之禮以爲重也其於必爲不地以戕殺人盈野者遠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爭大去其國之道云者猶曰大無不之辭有去名而太去國犬云者聖人許叔姬有志紀侯之名而無去國之道敘聖人許叔姬有去之名亦稱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者不復何賢之心有則可之名侯不能保其社稷出亡而不復何熟識之有遺則可耳卒國足矣加大字似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爲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文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侯亦去之

物悉棄之而不敢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後其不爭已而則去與敗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太王之事擬之者若是班乎矣去邢邑于岐下從之者如歸市而紀侯之去可以爲仁乎

呂氏曰芊城與民守之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今紀侯未見其有也則不爲之效死而弗去方之太王聖人之書大去其言鑿矣

張氏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不可以爲人之大則強爲善之齊久不能守之其人去之是奔也許之者失國之實而已矣故書大去而不名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不直書奔則是奔也夫死不得已之名實而不言奔以罪齊

陳氏曰大去者不書名而曰紀侯去其國何罪乎齊也遷邢鄑郚如紀侯大去其國則齊之罪著矣紀侯有罪而奔紀季以酅入齊爲附庸紀侯大去以罪其不免焉則紀侯何罪已矣齊也紀侯之罪齊不以奔得自亡而後何以然之何以自紀之罪不以爲紀侯也然則曷爲不書齊滅紀書紀侯大去其國

家氏曰知之自紀之亡人之亡也紀侯伯姬以賢爲已之存亡者一五年之間與齊書曰齊侯葬紀伯姬至莊元年三十元年陽紀之存亡者一年書齊書紀鄭如紀以存不能盡得三年之陵迫宗廟於其第而去寓與之以故持其大之志而不言曰之

前以責强暴小弱而寓與魯之故存恤宗國之大志於言不忘曰之

從者也四年丙後既程也若然紀侯大去其國而不書名人之去國之義也

[illegible]曰公羊曰爲齊侯諱也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何以不言滅爲襄公諱也凡不書其名人之去國之例不書

又矣無地義[illegible]曰公羊以爲諱非也且齊襄公

者王也以爲非紀侯也紀侯大去其國非罪在不在齊人奈何

紀紀以爲賢哉[illegible]曰大去之諸人不在亭人暴同

惟公羊以爲紀侯之後譜注曰春哀公同王丙亨之以故

春秋大齊之後氏注曰春哀公殺死爲王之故

祀之爲復讐之記何氏注曰諸侯死爲吉若復讐之以故

傳之若不能復讐又不諱公[illegible]以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illegible]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illegible]曰外夫人不書葬而書葬之以失國故隱而葬之非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

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

[illegible]曰閔紀者必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上書齊師遷紀郱鄑郚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則紀之滅可知矣書齊侯葬紀伯姬不書紀侯伯姬之喪齊侯葬之罪著矣

[illegible]曰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滅人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序言齊侯殘之也

[illegible]曰書曰齊侯葬紀伯姬則疑齊之厚於紀也是故齊侯迫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之喪以示恩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惑於其亂苗也

[illegible]曰內女之葬不書非常也[illegible]曰書葬紀伯姬非由鄰國之齊侯行人之禮而葬伯姬是子之禮非臣子之禮

[illegible]曰魯女嫁於諸侯之夫人人之喪嫁而不赴不書其變乃得不赴故葬

戎爲之滅其國之人亡之變乃責不告其喪故葬

在齊故也。閔而葬伯姬，於是書。〔程氏曰〕內女不書葬，必有故也，而後書之，以存紀也。伯姬

宜書葬之。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鄭，楚師滅陳，與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嘗不宜書，雖往會不書。

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是年葬於西門之外，不書葬者三也。達例，未足以觀春秋。〔趙氏曰〕春秋內女書葬者

合。比與紀叔姬、宋共公，以襄公爲賢，皆閔之也，非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音酌〕〔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胡氏曰〕齊侯書

人，讎也。不忍公之與讎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爲齊侯？曰：會獵之君。曰：會狩田之事也，遊田獵也。者則君何爲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陳氏曰〕狩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一者弟一殺也，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䯚，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爲於宗廟。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曰及，以著其罪。〔…〕公及…之狩，志在公…

矣。發著其宣淫而黷…狩之，始得一獸也。狩以本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其讐之讐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張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況越境而與讐人狩於彼國之地乎。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汪氏曰〕公羊謂狩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然則之狩，盍亦與念及此以爲行止之可否耶。

〔莊王〕五年〔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十六。鄭子儀五。曹莊十二。陳宣四。杞靖十。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翺翔。彭彭者，多貌也。〔朱子曰〕魯道，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謂文姜。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朱子曰〕儦儦，衆貌。遊遨猶翺翔，言無忌憚羞愧之意。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爲會禮也。〔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王氏曰〕齊侯數出會盟，以其無名，乃與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時書月，至此並月而亡，故止書時。〔…氏曰〕左皆書日而…。其驅詩云：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敝笱詩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水。刺文姜從之盛，又可知矣。詩人詠歎其多且盛，而譏刺之意不可掩矣。

秋，郳犂來來朝。〔…〕郳，附庸…名，未王命也。〔…〕公作倪黎，左作犂。…

之侯。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illegible]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illegible]曰 附庸[illegible]
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illegible]曰 子服景伯云[illegible]郳又其題者也而夷[illegible]能自進於禮當齊魯宋衛以列國爲天下望而日以[illegible]於夷狄[illegible]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illegible]曰 故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歸江劉氏以爲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歟[illegible]曰 郳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繫書曰附庸字者有二十里名者方二十里郳國小故與介同稱郳皆有地介又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郳則繫曰朝[illegible]曰 郳不可以

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服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子曰]諸國稱人，違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人之爲君也。[汪氏曰]成二年蜀之盟，人諸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救鄭，人趙盾、華孔，亦所以人公子遂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illegible]曰 三年以[illegible]

紛爭不克納，故今又會[illegible]之矣，以[illegible]不言納者，以入爲重也。入不言[illegible]是故[illegible]數[illegible]
衛納朔書入而已矣[illegible]伐衛逆王命公與而皆[illegible]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illegible]
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爲王所立可知[illegible]心實不逆[illegible][胡傳]公羊云不言[illegible]
[illegible]

莊王九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蔡哀七，鄭厲[illegible]，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陳宣五，杞靖[illegible]，曹莊[illegible]，燕[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穀梁]正月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illegible]曰 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illegible]

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王人，微者。[illegible]曰 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illegible]曰 當互稱王人而已，今以其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推諸侯，故貴之。[illegible]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illegible]曰 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古者字有曰某父者，有曰某甫者，有曰子某者，有曰伯某者，其所稱而稱之子[illegible]突，許則不能服衛[illegible]不能定[illegible]而天下無道，賤奪貴，少陵長，天子不[illegible]者，兄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逆天子之[illegible]王[illegible]

之是也茲復起王於子突年子突正朔也朔正矣見篡國天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衛而拒朔也王正一經王法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雖一經若能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此一事之所以雖微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家氏曰]故諸侯有罪王命之於王其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守之其於父之於王無以衛禦之辭以序諸侯而篡其兄必王命之而受其國胡傳謂之立矣今得罪於王以奔而黜其位當受王之命於所二年五國之君皆朔於衛當放王人誅也而納之王輒在上五國之王師而君皆當誅也衛人拒王之命明王在上則君臣之分明所以樂於斧鉞之下矣而衛以朔之罪亦王之所趨於五國之王

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

[問氏曰]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書王人諱使若遺微者。

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事見左傳桓公五年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慈湖楊氏曰]若夫理之當然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故其褒貶如此。

[汪氏曰]春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而討不正也一經之最善者也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救邢九年救許六年救徐十五年救鄭宣元年救陳元年救鄭成六年救鄭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十年救鄭公子貞救鄭伯罪王亦為中國而攘夷狄也楚人救衛昭公十年救鄭中國無伯而鄭國反能相救之也故齊救邢救陳伯主之變也中國無伯而救在望國也狄救鄭吳救陳則伯主傷中國之見伐而救在東夷也文九年救鄭書人以譏其不能救而伐之也楚救陳是救患之遇也衛孔達救陳書人則譏其首惡也救許救齊以救之也

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家氏曰]稱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立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

或問：五國助朔伐衛，王人子突救之，是王已絕朔矣，何以復書衛侯？以見其父與五國之罪。[家氏曰]朔故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也。之又曉也，為傳受之君命而不以命而自取之也。[陳氏曰]有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救抵與然成至遷身該其救遷之在也代楚以救救患之非道救台之入郢識其事權而還怒也[汪氏曰]救者救其患難矣救患皆為實也考其書法之不故皇之權衡見矣王人子突救衛為書救之始吳救陳為春秋之終世變又可知矣。[高郵孫氏曰]公羊以子突為王之子弟若王子瑕之類恐非也遠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之士也但王人故特書字盟洮人皆下士也但以王命耳至於翟泉不過洮之盟而出以為三子肯則本非下尊王命則雖士亦書人故衛之義事特書字王人與盟洮

左氏之變文也又曰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人子突救衛終於吳救陳衛士之終不善矣而陳氏曰凡書救者皆善之則救衛不善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然自救者不與功而後胡氏得聖人憂世之患微大義陳氏得入聖人之情皆可通

有不言復者衛侯鄭伯入曹伯襄復歸衛侯入夷儀皆稱復歸不言復
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
國而不言復也如蔡侯盧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
其不言復何朔書役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賊二子乘舟
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
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
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
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家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纂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書之意
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
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至是行朔之纂而納之
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叢之將何辭以告書
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之出十有九其
致者五議也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不書汪氏曰去年冬
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

惡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說者
不經非凡俘之穀梁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黜年為亂
篡不廢非也至人則有罪衛今春秋不責之則是黜年王所欲立也
意哉陳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
忽衛侯朔之入皆與其復也衛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子
得國也衛之諸侯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稱歸即位齊君
日景公逐陽生而立荼與衛侯世有父命入則得書即位
也陳乞逆陽生立荼黜子立立蒯聵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
而陽生與荼黜年之二也春秋以陳乞君荼一
篡之則書之陽而生孺子立年乃有父命則當以君無父命為重矣胡
氏謹始有入之說謂有父命者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乎由是
例說始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羊作寶左傳齊人來歸衛寶也則
齊人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俘人何齊人之其侯人之何
讓乎我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
也齊人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
而衛俘致之於我故以惡歸之於齊矣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則俘者正文也寶若釋辭也孔氏曰俘者囚其
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字誤也孫氏曰俘軍所獲之
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言齊歸衛寶則
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汪氏曰得於黜年者而取之於朔矣朔入而後歸俘則知非
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
纂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
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
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
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

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李氏明復曰寶
小事也春秋何以存而不削者之君人若以賤貨貴德
為先也張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
伐之亦舊侯之誘寶先入於齊以分於諸侯客三國焉
故主齊言之諸侯納之故以寶賂以之齊之奔之其入
齊為首是之而曰來歸公以寶同罪之以罪各有所宋之而
家氏曰杞來歸二傳之寶罪同葉之適以厚薄賂宋之
鼎謂之寶其事之立著者也曾鼎也春秋陳蔡之賂
之禍曾故陳鄭之立之曾者以也郜鼎齊春秋與崔杼成
朔也以衛寶也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陳蔡賂
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役者皆定篡弒也春秋於郜鼎
盡取蔡罪於魯也於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所賂也
書同以罪同情罪伯主及諸侯寶不必書所賂矣
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齊為義者何頃由於我
也按例無有攻其事實而寡人讓於我　李氏曰
之國者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比為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
此楚矣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
鄧人也人不早圖不悔不可及也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叔孫獲齊不血食而君爲取餘帶從之
年楚子伐鄭十六年楚復伐鄭戒之遷

甲午 莊王七年 齊襄十一 晉緡十八 衛惠十三 蔡哀八 鄭厲
十年 十四 子儀七 曹莊十五 陳宣六 杞靖十七 宋
閔五 秦武十
楚文三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 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穀梁傳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杜氏曰 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音現 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傳 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公羊傳 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杜氏曰 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恆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 大氏曰 星隕如雨，謂奔云譯巨如雨，皆言多。

孫氏曰 恆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

某氏曰 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恆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猶畫也。書曰，恆星，明而星不見。

胡氏曰 星光明而恆星不見，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也。

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何氏曰 列星天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

凌遲之象。賊殺佐僭 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莽居攝，篡 [illegible] 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皇后兄弟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奢僭盛並作，威福擅出，太后召王莽爲大司馬，哀帝死，漢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居攝，踐祚，遂篡漢位。

漢之示變，篇戒至矣，天之示人顯矣。

秋，謹於天象衣矣。 胡氏曰 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不見，此陰不陽，陰不臣之象也。君不君，臣不臣，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王法，度數廢絕，而伯說方作。

張氏曰 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之證也。是時周王綱之壞，諸侯放恣，互相凌駕，天變應之。經書星變，星奔流者四，此年星變以著天下也。文王之詩，以周衰微而王命不行於天下也。

孟子曰，五國之兵，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以相文之郊，廢墜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

李氏曰 凡此年星孛以強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爲之報役也。星孛之大者，而王霸衰亂之兆也。

劉氏曰 凡此皆隕石，隕霜，於隕石字與霜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隕，隕而後見也。

劉氏曰 經書星隕，且非異也。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亦非也。氏云與雨偕之。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杜氏曰 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胡氏曰 大水無麥苗者，麥同時也。

何氏曰 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

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張氏曰書大水爲異非常也文姜宣淫泆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而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之絶有國之大事故書家氏曰洪範八政食爲之先一穀不登禮謂之歉莊公大無麥苗以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愛民之敎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張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無麥禾謂不害嘉穀安也聖人爲記災而書耳言不害於嘉穀何益於救乎。公羊云冒爲先言麥而後言苗二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也豈愛民之謂乎。冒如待乎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婦人不會會非正也穀齊地今濟州穀城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從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以爲戒

驅錄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轍其惡於魯民矣。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事取之與衛矣二齊之寔聖人以魯事許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若不衛矣二齊之風后妃不待晴而感足以化天下後世之迷溺有家之逆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轍報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敝笱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序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猗嗟稱魯莊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肆國惡有不容諱其惡成豈不遠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莊公二

乙未周莊王十年

八年

齊襄十二。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子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胡氏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汪氏曰聶北于匡緩師而急於救患雍榆畏敵而怯於救患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趙氏曰師駐曰次惡興師也無寇而次是欲自爲寇也陸氏曰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救亂則不當興之惡其興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則會莫懲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范氏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郕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illegible]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著深貶之也[illegible]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繫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匡郕是故一歲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書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此可以言次矣汪氏曰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忌親釋怨欲救紀與鄭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稱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二侯兵分三別次而次書之也故而次最之也次

孫侯矣名之所也莊三年公次滑三十年次成皆可入救而次之例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而伐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伐者亦貶之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垂葭遂除也胡氏例明矣獨次而救亦當有分別而胡氏未及之前哄子說可取也見孫比下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左傳曰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步木反**師露眾，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陳氏曰先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內不知戰也東萊呂氏曰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眾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旬齊其眾而不知出下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illegible]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盖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尒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illegible]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禮也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何以為禮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爲於是爲習號令鐘鼓丁寡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紀其非常尒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責其善戰而不戰也[illegible]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筆及於振旅大蒐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為予莊公能以服公之貶矣失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降戶江反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illegible]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若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俟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郕所以郕不服魯而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辭而貪利資人以虛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故速得以閒之魯郕之出大無力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臨川吳氏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陵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於齊按魯弱於齊齊豈肯為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微兵於魯與陳蔡爾哉是齊而不畏魯哉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illegible]氏曰春秋書圍國二十五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illegible]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并也實共圍郕改謂之成實庚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文獨言齊習并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始改白為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齊如此春秋為縱失齊師之惡也

秋，師還。還音旋後同 左傳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眾也。[illegible]公圍郕而始未稱公者刺之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稱師則以君為重今亦不稱公又以為重眾何也

斜舉大衆妄勤久役佚陵蔡而遠蔡不至圍成而歸不
服歷三時而後還兵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
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
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者惡其與強鄰之伐同姓 諸時方還 師還何幸之也何幸乎師之還
取成而力不足藉不力於齊而遂取之以 反公伐齊而還齊莊公之國降之大及秋
同姓兵書雖暴師之久而書之者許也於此也 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
故書會用師未有如是之許者甚莊公此年之 非義兵故未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
國伐牌齊可謂同姓 郯降齊國同姓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信伐國不害民服
書之以見其惡成 公之如京師之伐 禁伐鄭圍新城 公之與伐宋 定納公

楚皆歷三時而始還皆不書師還者其時而役久公役黷武 之罪自見獨此年無名異成師出無功春秋
以深貶之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之惡於 書始末正莊公之罪也況諸公之出師皆不過
衛之實而莊公二役貪得至於久頓之民中而又有 之令之情賊公幾者淬夷之務所謂於
師者會莊公之謂矣 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之有
公羊曰善辭也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欲避也 乎穀梁曰善
不辛事非獨齊師也 亦可降于魯同姓哉尚云不
書還例四歸此文年還自師還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襲
傳說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

於僖公何罪乎未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得寵而當國
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
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
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
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
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
兼庸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
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弑君者
連稱管至父弑君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 在二子矣 不書氏與衛州吁同例此後皆不
稱氏從同同也 文定謂齊侯不以公孫之道待之 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特以公孫之道待之也斯

之義然後諸侯以國氏蓋隱括一義之大義行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然氏之春秋程子之言乃 意也

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穀梁傳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

先入伏公出而賈石之紛如死于階下[illegible]
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illegible]牧與賈皆特書其
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徒從私暱之臣逢君之惡
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illegible]公曰吾先君[illegible]
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獵畢弋不聽國政。淫乎諸兒之綱。弋繳射也 與大臣孔父仇牧
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
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寮未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
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疏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
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
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
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
何取乎 [王氏曰] 徒人費石之紛如[illegible]
[illegible]

驗卒賊而合五國以[illegible]其身然東州小伯現模略定餘威振[illegible]
[劉氏曰] 文姜桓公弒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其故哉。殺梁曰以國氏者弒而代之非也宋萬豈亦弒
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
九年
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哀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illegible]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稱人以殺大夫也殺有罪也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
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
[劉氏曰] 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
亦莫之君也 [胡氏曰] 州吁之弒衛人爲之討之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illegible]
之故無知猶不成君而雖實得書人國猶有臣子
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不忘討賊之義也。齊襄公作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音既公羊穀梁作暨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杜氏曰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

及者內為志張氏洽曰盟蔇公意也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陳氏傅良曰大夫齊之大夫稱一國之辭而表異之故不名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名張氏曰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莫當有其盟者故大夫不得不名以補通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得名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識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猶澤氏曰盟納糾大夫人之子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高傒及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可乎仁何以識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胡氏曰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之交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若其理則去正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曰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不以德報者也仲夫忠臣孝子之心若其所當報者而不報則不以德報之以不悖天理之甚也且事親而於君父之讎亦有所當報而反不忘之當報之別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若當報而報者也報而不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不報[illegible]然報賦之念亦以報為出於是所謂宜也汪氏曰前公[illegible]齊大夫至於魯地而欲以無知為君為齊接故於襄之死[illegible]防非以怨報[illegible]實以誅君為之討[illegible]

其父之[illegible]以因無知之[illegible]大[illegible]立之[illegible]不為[illegible]公暴其罪諱於齊衆擇信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而為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傒處父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之盟晉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蔇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憤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汪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諸人之春秋本不當有盟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陳氏傅良曰春秋於蔇之盟書齊大夫之盟書公及大夫大夫無詞雖公同之然齊無君而罪公之書及大夫明非大夫之詞又書公及則大夫其見趙盾之專可知為其書盟公會晉雖靈公即位而後至然乃書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為此盟也大夫不名杜氏以為不諱當是又曰以子糾三傳皆以為糾當立若用史記則齊無知以子糾為長子糾齊僖公之子小白出亡故當立以史記為證襄公之子並齊僖公之小子而出奔以糾為兄故亦以為當立之獨是以魯為納糾之罪經明子定以糾為公子小白而定以糾為不襄公子當立之義蓋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說繫矣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

夏公伐齊納糾左作納子糾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高氏曰當可納而不受之糾而伐齊以糾莊公之罪也強欲納之

齊小白入于齊左作齊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胡氏傳襄公子糾公子小白而入于齊桓公當立小白也齊小白入子糾而不言齊小白之兄而子糾又言之於齊人小白而入齊家言書以四國之言也亦小白為之長則當立子糾為次三傳皆以糾為兄左傳[illegible]小白為[illegible]以[illegible]公殺之然後言子糾之為長[illegible]及公殺子糾[illegible]罪也子糾既立之矣今[illegible]夫[illegible]管仲之事[illegible]

是[illegible][illegible]尊[illegible]不義之大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

不受而强致之稱 東萊呂氏曰 凡書納者內不受而强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不賓來而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于。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糾以手見糾也。以閔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而納其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 黃氏曰 襄公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爲德也。不宜納也。入者難詞。 呂氏曰 有當入而言入者。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許。當入者也。齊小白之入。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文之入。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弑荼。則當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 臨川吳氏曰 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公遭弑而無子。小白皆可君齊。齊人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與小白敵。故捐糾而召小白。小白先入于國。而奉以爲君。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書齊。明小白之當爲齊君也。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不書齊。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入者難辭。雖齊大夫之所欲。辛然有魯兵護送而入國。故小白亦無得入。非齊之歸之易也。

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淮南王傳 王騎恣不法。上令將軍薄昭與厲王書諫數之

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

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

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

於子糾爲傷勇。況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 程子曰 卿嘗謂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而荀以此證其必然。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荀卿。而但言其殺公子糾。蓋春秋所書。之文爲罪。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之殺。以兄公子糾而言。子路子貢之功而不死。則可以見明矣。今但稱管仲相桓公而不言其爭奪之罪。無一語以責之。不相之。亦從可見矣。 陳氏曰 糾不相之殺。杜氏注以爲不言小白之子而殺之。公羊傳謂小白子糾。杜氏亦謂桓公之兄小白太史公謂小白桓公兄子糾弟。齊之兄。以糾爲桓公之子。小白之兄。子皆謂糾以爲公子。公羊傳謂糾公子宣。白次子亦謂糾齊桓以爲衞子糾之兄。子見奪於小白以言經今考之小白實爲公子韓公子糾。左傳公子小白襄公之子。糾亦公子。而公子糾齊小白當立。則不寶。可考然而以言經今考之小白。糾爲秦之子。則不實。公羊傳之。穀梁傳公子糾。是以言經令考小白之子。其書齊。而不書公。鄭不而繫。公子爲齊之子。糾不當立。齊小白當立。而例言公是則不稱子糾。而以經據則父之齊小白當立之公子而不知。鄭嘗言之而例也。糾不當立。稱明子長而幼以繫之。齊小白當立之而例也。然管仲可見之功。而不責魯莊忘仇。杜氏則不可信也。是況大夫豈不盛於管仲之功。而忘魯莊之罪。然以糾不長則是君。事糾不可長信。幼也是況大夫。豈不盛矜。然可見哉。魯莊忘仇而忘君事。

糾其公子奉少長。定以齊杜以爲子糾。然以勢。杜氏。二子不正。以物莊公爲齊辛至於子糾之而惡其父。書納而罪其父子。欲以弟代兄。公羊以糾爲長。 朱子曰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稱之。而不之罪。蓋以齊桓之德。 父子君臣之倫不矣。得其死而魯不如仲尼則以象之。故書子糾。書閔公書公。特書而無書。必加七不以齊者。其罪糾之不書。書納於齊以兄伐尊也。君臣之義。與春秋書納皆不當納之也。 孝氏曰 公之代子不書。故書公子者。以著其罪。齊之納之異也。以世子亦。書與晉納蒯聵弗克納之異。蓋大夫以糾爲得罪之書世子。同以世子之代。亦書與晉蒯聵弗克。納之異也。而糾子之序書大公之罪。納以故者蒍書。今說齊公子捷菑于邾。以著無寵。以糾者。世子不書公子者。書世子。

納而頓子捷菑公孫寧儀行父書齊之子。以比世子者也。公之故蓋齊之內失。世子故。 論也。邾納頓于陽。鄭不同。皆書公子以著其罪。日公比蒲公孫寧儀行父書齊。 又曰 公子糾。糾入國而不得。公子入之者。公以世子糾。

入入也。又云。糾也不納者。名之不得入也。未可知也。非入也。以本非君。故不至。何名乎。事亦非與在國失名。 讀書管見 不得入者。非失位之君也。公子糾。未嘗爲君。故不名。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知已死。乃葬之。公羊曰：亂故。葬緩。) 八月

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齊地。時月不戰公及齊師戰。)

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當[illegible]【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胡氏曰】復讎以死敗為榮。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汪氏曰】沙隨平丘皆魯恥。故不諱。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三年。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讎敵也。[illegible]書內戰者三。書敗[illegible]師者入。言敗者勝。不[illegible]言戰者。為其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戰。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為與讎戰。故[illegible]不以為辱。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取者。不義之詞。【程氏曰】取。捕取也。謂義不可而強取之也。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胡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起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帝。後梁高祖朱晃受唐禪。殺唐昭宣帝。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illegible]】公[illegible]

書齊人者。幷其國人罪之也。書曰取而殺之。重之也。【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以[illegible]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桓者。當列其罪以[illegible]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illegible]弟當目君。而稱齊人者。變之之際。殺大夫[illegible]大臣之手。[illegible]今齊大夫始以[illegible]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諱不[illegible]為罪矣。及桓公[illegible]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illegible]殺之。以[illegible]其舉國君臣。甚忘親失義之罪也。蓋天下[illegible]末至而全其生。此得罪人以爭先君之與心。示天下後世[illegible]下為已有。[illegible]絕其本。[illegible]【附錄】[illegible]

閔不忍立之魯不與華臣力有隱于齊齊殺子糾爭國之
罪偏魯殺之魯不能莊途殺之于生實殺之者雖魯從
齊令也是皆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
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何氏曰】王者之道自身
正家以及於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
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
以是得國而蒙諸侯其本國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
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
之也舊史不存耳【[illegible]】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
同故公殺皆以為貴而當立弑不知前書不書與貴予糾
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則知[illegible]
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
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
云取【[illegible]】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
何病
乎

冬，浚洙。

浚音峻【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汪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
緣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也師之至此
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
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固民於[illegible]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之意不如是之不阻也【[illegible]】隨有季梁楚不敢伐
鄭有子產晉不能居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公納子糾
不知我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未務特見耳
城郭溝也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
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城下陽書城虎牢
郛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
貴魯之徒恃於守
而重困民力也

莊王十三年

十年

齊桓二　晉緡二十一　衛惠十六　蔡哀十一
鄭厲十七　子儀十　曹莊十八　陳宣九　杞[illegible]

二十[illegible]八燕　武十四　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上灼反【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長勺，魯地。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illegible]】日而戰以詐不赴 敗之者為主，【[illegible]】則曰敗某師 凡魯勝 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

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illegible]】書
敗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
之法定日刻期而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亦無書
殺之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家而獲之則不仁之
害者也莊公敗刑不修制車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
俛倖一勝春秋深譏之之敗【[illegible]】夫春秋書之於中國入不非
伏之中國則中國之狄於不可以常法許取之於中國不足
責之可矣中國之狄於中國以法詐勝則以其詐勝深矣
經書於內敗者十有一[illegible]或謂莊公與也仇國為敵
公習於詐勝是若是耶或謂莊公與仇國為敵居聖人其
勝而志之也夫使莊公於功則為善之[illegible]乃東鄙不賦以
界於齊而有再戰勝之[illegible]即位之初[illegible]乃不戰不賦以
[illegible]

紐之敗宋師非敵其餙也何以為公侵宋

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人雖成列為以權譎稽之成列而不得以杜氏

陳為文非也傳本說皆陳曰戰未陳曰敗者之當時事見

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事見記正

妄出曹劌及戰事未足為據

二月公侵宋 公羊氏曰侵者何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事也故其月何也乃

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胡氏曰侵者何暴之故遂此而侵宋

許曰宋閔以莊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諸侯之怨何為而侵宋以

敗齊乘勝侵宋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報宋也

公以先律郎之師也胡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

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也汪氏曰春秋之世侵伐

戰圍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

三傳侵伐之說而謂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趙氏纂例

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致討名曰伐兵名

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註見十五年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 遷之而取其強

地故文異於邢遷 張氏曰宿在宋之封內以為附庸臣之曰懷

遷東 汪氏曰 眾挈移入封內以為附庸也

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沸于衆

不肯率從 書盤庚注自乙都耿圯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以浮言

動之以禍患陷之於罪惡乃話民之弗率

宅之田畧刈新徙之遂禦遭遷途之勤勞築之艱起怨讟

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

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

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陳氏曰宿介於宋齊魯之間而終於宋

以為齋於魯而遷之主宿

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聞三載而見弒於是其

臣豈不曰天道好還哉 家氏曰胡氏曰有不或問聖人惡人遷國何惡之自何察書何以或

取盤庚之遷也

介于大國或迫於戎狄為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取焉春秋所書之遷者

許氏曰遷之者非強遷也 許氏曰是

王澤之未竭也三書自遷者文以衛遷帝丘宋有遷宿國齊遷紀鄭遷許遷

遷國邑者三書自遷者宋遷宿許遷葉遷

皆強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於夷儀衛遷於楚丘自遷也

衷自圍其地遷之而自遷州來遷皆以書自遷為衛所遷亦自遷

乃迫於狄而遷然自遷也

為強暴所遷而不許則曰楚遷某國遷于其得之者矣

別曰某人遷某國也 邢遷也後貫有鄰而繼絕之意

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最害者莫如

公羊云以地還之也 張氏曰此乃同於公羊己地而臣之彼之義亦

是而不通之謂辭無義故不取

後本言自遷者左氏說得之而許氏因穀梁說又失其國之說以

未失其國以往安義怨有所鷙則是王澤之遷未

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是遷紀遷陽遷許遷葉等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

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

次于郎以伐魯也齊宋師乃不與戰故言其言次我能敗之故言伐

次于乘丘故止與伐而不言也 穀梁氏曰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

人若能不用詐謀以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

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

以其理交譏之 胡氏曰以大衆據二國師他境郎公以其報長勺之役齊報復宋獲

以其不書伐不以其理勝不書戰而止書敗不是

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溺遭此人伐其攻取之意使人

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以止齊宋之師齊宋去怨其所以弭患止亂安

國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入寡於勇盡於禍之發故次者不以義勝若不以

道交譏之也【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云是以毋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

監此也【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拒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可外師未有書次者桓公所次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

以合諸侯猶宿師于郎以詘魯乘而其志之不至于鄭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

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不苟於蔡次服於魯以志楚伯之難矣此次焉可以知人心之

從王者是作人天心下猶有周之也矣不苟於從楚是人心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也者齊是天下歸往之

道也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某氏曰】齊宋書師見其以力強也書次所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著矣

衆之君而勝入則不羅以其能勝道也記稱公叔戍乘車以殺宋魯亦始矣此衆者丘秋馬所以敗目續

公而譏之也按經文實未伐而云齊與宋伐我言伐也胡氏曰公羊云言次不言伐何伐而不書敗故文曰不與我能敗之故

之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爭何以書次於公之【某氏曰】齊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

而其實則齊桓扶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二說兼用乃得之敗之言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伯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絕獲也何為不言獲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中國言之也【某氏曰】荊楚號為國成王封熊繹于丹陽楚始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某氏曰】不恥者名獻舞歸何執之而不反也其不言執不國也不言獲而不忍諸侯之為虜獲也以歸蓋獲以蔡侯於楚九年主獲而十九年卒以之歸留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胖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以歸子宣十五年晉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十四年楚滅頓以頓子牂歸哀四年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七年宋入邾以邾子益歸哀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某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某氏曰】楚之先鬻熊有功於周至熊繹始封於楚其後僭號稱王猶以蠻夷自居不與中國之盟會上古有元君與諸侯異者也故王者之名之名其書名而書狄之以其爵言其不在中國之列故降之也【某氏曰】人名諸侯不生名得名者不幸也以名之而見其惡也楚自此始得志於中夏至是已二百餘年不行于天下故書狄而不言楚以荊號其國也【某氏曰】桓王之衰弱王室不能令不行于天下是以始入春秋荊人強暴至是自稱王號東周與中國其後遂伐宋滅鄭書於春秋者蓋自此始也【某氏曰】莘之戰不書而書王侯盟中夏之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侯始受禍之始也吳楚書敗始於此師于莘是猶其事爾楚既強大蔡許之師以是楚矣不書其敗自此始而春秋書于鄭以父則諸夏之不亡者會于鄭自哀公以下鄭不書敗終爲楚之所滅始從楚而伐鄭不書其事

[illegible]夏之大變也
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內有[illegible]
為之[illegible]外有令尹鬭祁莫敖屈重等為之臣為會[illegible]
而隨人不能乘其釁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illegible]
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王伯東夏消長之一大
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荊亦執蔡以爭强於
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
知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為王道消而
夷狄長也故執君之稱滅國之稱皆始於此年天下無
王齊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又曰楚書荊始比乎
書荊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
名起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illegible]氏曰】史記周文
王封祖熊之苗裔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illegible]王之時
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欲樂立為王[illegible]王暴虐
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illegible]王室尊
為王王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子文王始[illegible]陵江[illegible]問小
國故舉即此時也公穀皆謂為荊以州舉杜預[illegible]荊其
本我後敗為楚令考權乃謂夫子將之封晉語[illegible]南謂
荊敗我則與或是楚其殺然商殺循荊楚於荊吳後楚
已冬或者文鄧敗號小敝而仍猶以中鄙勝薛邾蓋存

秋畧之故畧其故號耳嘗考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終
亡惟陳蔡為害迹故二國屢受侵伐自見滅而僅存[illegible]之
之君自獻舞已降死于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
以荊敗蔡舉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之意遠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氏傳】[illegible]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illegible]】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譚子國滅不死者蓋無 不
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
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
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
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illegible]
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然與[illegible]絕以[illegible]覆滅小惡其罪大矣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
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
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illegible]】奔皆不名者譚本無惡也 然則吳滅
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
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
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illegible]】國滅而奔者義不事欲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illegible]
若甘於事仇不以為恥或為所虜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隸為[illegible]為恥懷為奴實者吁可歎哉
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
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illegible]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
是遷邢譚有恨便滅之[illegible]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王氏曰】此管仲

攻取之計也【[illegible]氏曰】五伯桓公為盛[illegible]陵諸侯以國[illegible]
功首[illegible]天子之建侯以肆[illegible]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illegible]
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illegible]
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illegible]國自[illegible]桓[illegible]前比矣
為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為不攘遠於天下
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illegible]氏曰】齊桓圖霸之初
滅譚滅遂降鄣遷陽[illegible]以成力陵暴以弱以恐怵天下
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哀者
乃引仲虺之誥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伐義以正
天下聖人予齊桓示威於楚是以書師失以五伯二王
之罪人乃以其官小之事為惡惡之師不亦惑乎春秋
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則奔插亦熊貴之為耳不信與絕而[illegible]自見矣【[illegible]
氏曰】春秋書滅三十六[illegible]子又凡滅國之書滅者罕
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盛而死也斯舊所書[illegible]則遷
黃[illegible]江六[illegible]申[illegible]許[illegible]蔡許伯[illegible]
不書君奔當入比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illegible]
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
書以歸又書名無既責其不死又無興復之志如[illegible]
[illegible]許[illegible]胡[illegible]之類也其書或鄭[illegible]而書一[illegible]

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又變例也以偏戰而子得陽陸渾子奔楚不書見其罪也胡髡沈盈二戰而身滅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晏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出節也已上胡氏皆用晏子之說故詩錄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詞耳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二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

陳宣十紀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子斯反 左傳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穀梁傳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胡氏曰 鄑魯地 [illegible] 王垂敗兵偶旋及其君魯雖勝國方困於兵矣 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所以譏之也 張氏曰 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猶何

李氏曰魯敗宋三惟此書日穀梁說亦有理 秋宋大水 左傳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 張氏曰 公使弔之故書 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 汪氏曰 此處交兵急不發裕故蓋古意之僅存而未泯者也 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 見左傳昭公十八年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汪氏曰 異者天所以遣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譴身亡言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書占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緣爲諱宋而畧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記災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 [illegible] 外災告則書弔則書汪氏注是公穀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 冬齊侯來逆共姬 公羊傳 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 其志過我也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何氏曰 彼據矣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宜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甚言其貴盛之極 陳氏曰 下王后一等謂車乘承寵數而續綯服則檢羣 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

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 [illegible] 士昏禮賓出婦從婿乘其車先 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 毗賓反 于虞 書堯典注嬪婦也使行婦道於虞氏 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朱子傳肅敬也雝和也言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 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 [illegible] 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諸王女爲翁主 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

書王吉傳吉字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爵許六反其子男姑不敢畜其婦王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齊侯故重公而不可見主之其罪小故書主王姬張氏曰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許嫁齊侯之許夫人桓公之昏是也魯於齊爲讎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王姬之歸於齊而已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歸於諸侯女歸之辭爲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一不可紊也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肅如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者而王勞屈於宗貴者若

忠若氣無所逃詭故得人有無事取官府之況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教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勤甚於僕隸則其惡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詳相表裏實爲世之法也。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據書其歸爲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爲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附錄左傳爽丘之役公以全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紀叔姬歸于紀

桓王十五年崩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九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二杞靖二十宋二十三秦武十六楚文二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言歸于鄭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女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何氏曰鄭不繫齊者非齊而歸紀五廟故加紀字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若紀侯方卒

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當奉紀之祭祀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胡氏曰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汪氏曰當時必有能紀之者王也終於夫家正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弔葬之禮故史策錄之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詩鄘柏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今衰亡何忍棄之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爽從弟文叔妻文叔早死文寧欲嫁之令女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之行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家氏曰紀侯之去不書叔姬之行以紀季之以酅入齊以明紀之不書叔姬入何以得書春秋賢叔姬也欲存國耳武使紀季當見宗國之亡地以求利此之邪其昔年夷河異春秋當紀之國之父死叔姬伯姬之卑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之既絕宗國亡矣張氏曰死而能不以嚴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以其祀之叔姬故必歸于酅以春秋可終其身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婦人從一而終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不錄其本末能守婦道之人正之也紀亡矣紀之叔姬存紀也國滅而言歸者紀之叔姬陳氏曰紀亡矣曷爲書紀叔姬叔姬存紀也國滅而書紀叔姬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氏曰見者言歸于酅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以酅著紀之別也所紀者言叔姬之歸其家不得言歸不曰歸于紀曰歸于酅以謂紀喜得其也所紀乃者言叔姬歸之存紀也 ...

穀梁之說非也。[家氏曰]公羊以酅……
其可歸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陳氏曰]……叔
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乃紀五廟
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于紀季也。紀侯令
女之依。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子若私書
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公捷

作接。[左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桓二年。督弒殤公。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闕而不書者。非君命也。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董卓[illegible]注見執而亡。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illegible]

之義貞往可也。不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牧荀息。豈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氏]曰。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注。土梗。土人也。遇雨則壞耳。[莊子]田子方篇。眞土梗耳。[□氏曰]童子垂髦。始冠三加。成禮而弃其始冠。髦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春秋褒[□氏曰]死節之臣。所以爲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弒。而將相大臣皆黨惡。[illegible]究治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晃。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責。不以爲恥。而反以爲榮。比明皇之象。昭宗之孫。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猶土梗弁髦而莫之省者乎。[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棄。斬之萬士。其言而歸惡古者乎。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所有不及。不禍也。則戕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則戕之憂。[illegible]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萬有力。與魯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爲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遇弒自取之也。[illegible]孔父爲大夫。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獨公穀以孔父爲字。[illegible]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傳皆合之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冬十月。萬弑君。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

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 范氏曰 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 張氏曰 萬八月弒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 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 汪氏曰 據州吁無知已殺則衛桓齊襄皆書葬

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攻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張氏曰 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宋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張氏曰 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 □氏曰 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爲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君。然賊既逸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 汪氏曰 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二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又貪賄而後以祖許殺之。則并天討矣。慶父弒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經。事與此同。盍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寗喜皆已殺。而卓剽不葬。晉衛討亂臣不以其罪。而又不以君禮葬卓剽也。今殷未討。而參景書葬方變例。而責諸侯之不能討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爲辭此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 □□□□曰 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於宋萬

庚子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左氏曰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杜氏曰 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 □氏曰 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國。亦不敢以微者會公侯 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 張氏曰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 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 □氏曰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爲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遂此而亂啟。猶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爲伯之罪著矣。孫之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之絕者。蓋桓之故也 永嘉呂氏曰 方伯國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屬。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興。一則翕然。唯伯主之爲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胥帝天子。一時氣勢聲焰赫奕。中國以少事。自是而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溫之會。則天王貫行焉。此事以觀。而善惡自見矣

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氏曰 春秋作主矣。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僭爵乎。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 師宋師秦師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相會者矣 齊桓始糾合諸侯。皆人之。而舉齊爵。則揚之辭也

自此執鄭詹山戎執蘇處逢二十餘年不予齊桓以爵。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

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杜氏曰】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伯業。故會于北杏以平之也。【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諸侯書人者。衆望之所同也。春秋與之。

陵故。春秋諸侯之志也。【張氏曰】齊桓能東以尊王室。正諸侯之亂。攘夷狄。爲事之義。故與之也。思得賢伯以正天下。天下歸之。久矣。如水之就下。會而宋叛。齊桓一舉兵而服之。齊桓之伯。自此始。【胡氏曰】君之以命可見天下之心。管仲之爲政。四年而宋叛。

主陳蔡鄭皆從之。天下翕然。於是能以一匡天下而不忘宗周。齊桓伐宋服。【胡氏曰】桓公以王命。合諸侯。序五國之位。以平宋亂。此會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下合諸侯。而五國始爲桓公。宋有弒君之亂。齊桓能以定宋亂。故書會。以齊序蔡陳之上。列於諸侯之首。

平宋亂者。有定僖之位。僖有以平宋亂。曹人。然後列國從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

奇。【□氏曰】春秋不始伯之書。桓有三北杏能獨書於齊諸侯。曹也。口宋公陳侯蔡侯邾人會于北杏。伯之書。有三。始北杏。終於濮。猶有齊侯。

予齊。【李氏曰】濮之會。書及書侯。至於是也。然南北二氏家皆不予之。歸於北杏。書陳侯蔡侯邾人。宋公。城濮。

蓋可以爲上。又曰。齊桓之事。非始伯之詞。自管仲相齊。乾叔而任之。國以慕首。襄二十一年。畢弋之戒。於是南宋齊以得。

盡與之以國。其各以五鄉爲軍。作內政而寄軍令。天與之盟。莫以仲十得齊管仲於始。

王之國。言各以鄉之。秋狩而治兵。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天下莫之能與也。

是以賢。始於於鄉。有桓之地。推而繼之。官山澤之業。以致天下之賢。以賢自於諸侯是於民。

各安其居。正封而疆之。先重聘。及號召天下。於之衛。使甲士以伐楚。之甲騎。

罪擇其宜。亂者而疆之。征聘。之。故號。皆天下之國。以衛伐以伐衛。

反臺京之濟。里於衛。國之爲西南。伐至之陶主陰反丘。至於北伐山戎。以衛。遂伐於之多。

爲北伐之。主里於齊國之境。西南伐至之。蒍陽於東。丘於北伐。至于甲卒之。

河東至于紀郯。一有戰車。帥車八百乘。十乘一卿。位是數雖第。伯東者。而書亂。

萊之除萊于。吳紀郯。革車。八百。十乘。一即。國是。雖第。伯。東者。之。多。書。亂。者。

規模大第。亦有自參。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其見于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爲軌。

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

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

軍有事。則有兵。車有卒。此軍制之。

曰軍帥者。以軍政之法。制之。

夏六月。齊人滅遂。【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氏曰】遂不書滅。其書滅者。則微國也。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

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

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

焉。【胡氏曰】功德也。繼絕世。不忍人之心也。興滅國。不忍滅其先人之宗祀也。今乃滅人之國

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

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因爲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

義以濟私欲。滅遂書人。著桓之罪也。春秋於二年之間。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以爲霸功上闡禮不相計。遂之相存

也。【□氏曰】齊桓未見教中國之功。而小國以滅。之以齊大國。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曰】冬。盟于柯。以始及齊平也。

其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之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

君逆。曰。可讎。而盟。可犯。而自相與盟。天下之信自此始。

曰。盟于柯。桓公不背曹子之盟。而齊侯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氏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侯乎也。

始及齊平也。【張氏曰】公下比于北杏之會。桓公遂伐遂。魯懼而請盟。

食齊於此會。本之意也。世讎而平可乎。傳有之。敵惡報怨。不在

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

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以納子糾故聖人辭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令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胡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與之戰凡一再勝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豈比於昔所載曹子之事齊桓猶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公羊穀之也但公羊言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

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讎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去報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推事有所不可也自欲得沒氣勢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言亦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衡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孤負乃叛周也春秋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是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了更來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自殺襄公他知自會做甚去不用去讎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總了【汪氏曰】公羊謂齊襄復九世之讎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怨不復讎則失之不及今考桓公至定公纔八世而夫子指定公齊侯于夾谷安得謂九世猶可復讎乎春秋於往之會人齊侯以貶公於讎會伐衛貶不書公于書公畢加貶絕則復讎之責至矣故柯之盟不復讎誠以齊桓倡伯尊王安夏不可以驅不能報讎之弱君其危尊以獲矣先君也聖人尊重之深切著明也哉。【[illegible]曰】投桓公未嘗以魯地及魯田莊公與齊襄無敵好不總不應至桓公二

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脩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捨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方弱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曾自長乞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亟己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婣好之成示處於二國之伐雖武於戎使之獻亦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illegible]曰】之公羊之說非也曹子之說是則不

附錄【左傳】北杏之會宋人背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illegible]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曾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事矣惟救邢離師讓其吹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畢而易成

宋人背北杏之會【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蓋假仁義以譏心故人心不學也**諸侯伐宋**【[illegible]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張氏曰】陳曹皆宋之讎示動遠國蓋之親援也使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汪氏曰】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北戎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謂君自行耳伐山戎書人為非將卑師少者以為魯請獻捷書齊侯故也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者何【[illegible]曰】以春秋考之管仲與桓公教

十年未嘗動大衆出征之文未嘗命大夫爲將伐者亦以足食足兵之本也[陳傅良氏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緒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齊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緒亦二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之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也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會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高氏曰]幷飭約而後期與衆僖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河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計宋命上卿謀師往會宗從伯之意齊抃方與理勢當從固與於會宋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之而不再敘諸國也[家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也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汪氏曰]左氏云後齊請也穀梁于周天單伯會事之成故也治兵左公羊抑似以單伯爲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傳云劉子單子晉以單伯爲周大夫會伐文今況定四年傳云劉子單子者三會以伐鄭不書會伐文公子諸侯侵是今之會乃會楚而經仍書公會矣[陳傅良氏曰]左氏以爲王臣諸侯伐則單伯爲魯大夫皆然內大夫會伐者八僖以其辭已見逆王之下然內列諸國之伐會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會之

後會之文也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荊入蔡。[左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鄄懼楚之後非但不爲蔡主謀之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其國是時齊桓伯業未成遂攻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資行淮漢浸及中國也[王氏曰]蔡侯獻舞虜歸今又入蔡鄭不能救方伯不復問小國附盟者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臨川吳氏曰]齊雖圖霸力未能以怙十年荊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病中國之不能也[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猶勤王之會于鄄盟于扞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伐衛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莘以來五年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向齊桓倡伯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不會盟皆不與召陵之師徒足以得楚人之盟服而不能革蔡人之從楚心齊桓沒楚成抗衡大盟齊會蔡始與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敗蔡猶不會于晉文踐土之盟會伐之蔡俊之不從也

乃圍徐然縣命爲蔡安於焚之宁丁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復爲蔡仇鄭綏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莊侯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于列國大夫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若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靈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參吳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及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忿質要于以請晉爲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總功而楚人圍蔡登暴柏舉之戮假手于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疆于江汝之間蔡之侯覆是懼謀從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是春秋之後終爲楚所滅與同卯興之謗其害苴戊凌哉[illegible]曰蔡爲周室宗盟之長近於楚而常受楚嚪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錄于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錄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荊敗蔡師于莘曰圖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便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蔡於柏舉之壁吳操中國之構又以蔡故覃寧一蔡之亦知而中國求喪之[illegible]楚發孫之發昔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單音善鄄音絹 左傳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illegible] 後同會也 [illegible] 鄄衛地東郡鄄城 [illegible] 宋公預會會如始與爲本業之會不齊伯晉定矣 [illegible] 齊之先子諸侯長之也 [illegible] 諸侯伐宋齊开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爲此會 [illegible] 曰春齊陳曹二國伐宋宋實夏曹單伯方畢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遂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而單伯後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邾之君亦來會也從衣寅之會之可齊霸足定矣若陳蔡曹都巴歸盡者不復與會喬齊之霸攻若商舍不欲實諸侯也 [illegible] 左氏見周有罷了遂涙以周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若卑周公督子之類是也杜氏爲之節誼發盛單伯說爲闕人片解經之體 [illegible] 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 [illegible]

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及公孫歸父會 [illegible] 大夫會諸侯佗尊出位左氏 [illegible] 非也單伯 [illegible] 得會爲 [illegible] 尊然齊不以單伯爲 [illegible] 開擺臣之尊未以不始於此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

莊公三

壬寅 僖王三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武十九。楚文十一。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 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illegible] 如霸諸侯始定而言霸驕曾夫信照是會宋人未或主兵傳謂 [illegible] 齊自未兒侯叛叢齊霸莫驕先 [illegible] 伐齊宋亦序齊上侯之侯主矣十六年九國盟四年 [illegible] 之聘自此始爲諸侯而不三年十則 [illegible] 會主是又會三合諸實小而不以是盟 [illegible] 莫敢命也 [illegible] 陳國每不序齊在衛下是以齊桓始霸而信以禮 [illegible] 亦始強陳二大國三會 [illegible] 在衛上至於於齊秋 [illegible] 蓋陳子叟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illegible] 婦人 [illegible] 非禮也 [illegible] 嫁不序喩境

卽之再會魯尙未與桓公未能比近鄰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違坊一齊逆成如莒之姦以定伯棄文姜不如之夫人以八年矣 [illegible] 此趙之如齊 [illegible] 公之世行桓公不絕義之雖義以得也 [illegible] 天下欲求不爲會之之拒而不文姜播遷於之 [illegible] 豈未聞行一不義故也 [illegible] 書法以乎春秋累桓特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附庸國 [illegible] 宋主兵故序齊上 [illegible]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主兵者先春秋之常也 [illegible] 未全爲正道此役宋爲主之而宋服伐宋之師鄭人爲宋伐 [illegible] 宋之郳而序鄭之上也序此齊桓首上示猶征伐宋桓齊未全

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

[illegible]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illegible] 當是時桓未成乎伯而伐人猶成乎伯未成伯以主兵者上以朝天子外不以 [illegible] 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內相不能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 [illegible]

攘夷狄以救中國爲宋討一甥窒以未其所從三方爭之小爭[汪氏曰]石氏謂郳有二郳怨來乃小郳而三國伐之

郳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侵經不書郳推書小郳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申杜氏云小邾郳務公子必有所據則郳爲小邾明矣

鄭人侵宋[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傳曰]間諸侯伐郳而宋未識服齊以背二宋鄭之合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據左氏之說若無鍾鼓齊侯侵蔡書侵伐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鍾鼓何以行師又狄侵鄭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鍾鼓者乎左氏之例非矣公羊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以淺深爲精淺者爲觕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若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齊桓伐楚不戮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者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者兵加其境而已伐者兵入其境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曰]無名陸淳謂不言罪然經辭未嘗不以名但行侵人之境也非謂師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當伐備鍾鼓聲其罪侵則掩其不備之事也

[□□□]侵伐二字必皆當其罪之名故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書侵當書伐而書侵以去年伐不以是爲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者春秋之變例也[□□□]按左氏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殺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納之厲公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觀此則厲公忍於殺其兄之子猶弟豈不爲桓伯業之累乎先儒論之故此二國爲之會以明鄭之罪而宋亦何足以服鄭之心

冬十月

十有六年[□□]僖王四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曹莊二十四衛惠二十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宋桓四秦武二十陳宣十五杞共三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鄭背鄄之會而侵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此會鄄之後諸侯伐鄭之始也故齊桓以諸侯伐之序宋下者宋主兵也[□□曰]伐鄭同心未一也[□□□]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宋故諸侯之伐鄭以報宋之怨也[□□曰]鄭又爲之報宋而齊桓始得與宋爲親睦於鄭其二十六年伐徐故當得返國非惡齊以爲也齊桓始得而與宋當伐鄭非名請于王以正之定其罪以宣示遠近之以爲警也今以齊宋而伐鄭之師也其下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主兵也序

○秋荊伐鄭[左傳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曰]伐鄭而桓公不能討不已以齊桓之伯鄭于是得免而楚爲中國患矣鄭之從楚者伯鄭而楚亦浸强不能侵討也可見鄭之所以從楚自是得罪於中國者二十年又入齊中國之賢也故在所先中國必爭得之地自書以是拒楚之侵也可以二三十年夷狄之盛已始畏楚者二十及春秋中國輕自鄭寄二見年至此三十九於宋楚懼中國之患矣[□□□]後受楚之盛不輕始而爲中國之惠矣[□□□□]左傳鄭桓公始寄孥于虢鄶之間及平王東遷齊主盟楚伐鄭而始得爲要地[□□]謂左右之間晉楚爭鄭故鄭之輕重爲中國之輕重也

又曰經書諸侯伐鄭二十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隱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附錄 左傳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傳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 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同盟服異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男言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而先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

凡空書會者皆序非微者明矣自會以諸侯是公

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

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

汪氏曰 七年受盟十

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張氏曰 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天主盟者擧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擧天下而臨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衆辭也衆來與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陳氏曰 齊自此者以後始合九國之君會而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節服始合九國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敢自尊主盟之權故入春秋以來未一司同心致異心爲惡善而後公心同盟不爲善惡必成

二年同盟是始心一盟寧言同盟之義諱之名不同然一皆以盟齊亂公羊之義杜預言服異異盡以左氏於幽之一天下公之於於盟曰一說曰東馬齊侯服於鄭以盟於楚者

服故合諸侯於重丘于丘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於之則清丘斷道之討盛于蒲以諸侯之盛皆所以服異于成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打則作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之世於楚新城未盟道雖言同平丘皆取口同外楚而遇之上盟即謂同尊周之世強齊桓之初新霸其以城同同同者上下傳同則後楚已者焉則宮陵清丈之外國楚與楚盛中國與則雖之包書同傳則也外焉而人滿平丘之外以包上下傳則後其發也楚丘後人滿丘之中國盟類學斷是道與以包上下傳是也善者丁外文也其中其則外楚國盟弱城之重其發其文謂又轉之外之文也打之也中楚國在以所其定者也其文同盟是甚後則包城發二其外其發丘人外楚之中發以是平是楚其與重其斷道其是為中外盟以包書同城後平新其楚同同陵丘是平后以上國與上下平城之盟陵亳其楚國在以同鄭之同盟同之云傳云之類後同新丘同云淮平新於其外以後遂楚中國陵平新城其同盟是與盟也其云其同發書其以後同與丘之同平丘同文云鄭蒲盟其而不同也同盟皆以同同書城其云諸之盟者主其罪也以何盟之所其同不若也同盟皆推其之受路而不討賊而以即何休所謂同卑惡其書皆不臣也重以丘例惡其受賂赦而不討同而又叛其盟受盟又覆其

心爲惡必成惡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善者也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也今同也云故謂者不趙謂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異也其氏云義謂者不同同也盟辭而無復此之異而同其心之意是以同者嘆不辭引也辭同謂同力爭中國亦同心之意也善故書同復辭也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公羊則同欲也左氏與公穀異然皆謂之同盟皆見於方盟明中國於穀梁則楚人方爭中國同盟豈能以穀梁之說爲同盟者亦當明於此義也公穀之說是必先有同欲之志然後有同盟之實蓋齊桓之霸其初則有同尊周之心而其後則有不同之實也入虛會宋公大夫于盟人之會於天下之大夫也若能以其人之大盟之有同心者同欲之意天下諸侯皆備之於同盟之時而不能盡同也故蔡獨不與焉其後晉悼公復霸而同盟于戚于虛打皆無不同之諸侯焉猶未見其有同盟之心也雖然同盟之名亦始於此者用衆辭也後之同盟晉悼之後或以爲霸業既衰皆不盟者之業盛則書同盟衰則不書同盟柯陵以後霸業已衰而不言同盟者齊晉之霸皆以同盟終之而霸業盛衰亦可見矣杜預曰服異書同盟與不書同盟也

不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

食吞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離盟誤矣【汪氏曰】諸侯同共推桓而書與齊鄭公可事齊不會不書者公以疑爲著果以桓爲離而諱與盟者爲不於柯之盟諱之也【汪氏曰】霸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諸者盡害先儒謂忘其反覆而書同盟蓋書同於盟而心反覆之惡自著故于齒爲同盟之始如不書則夫是信於許桓乎立爲同盟之終而皆則辭會使不與盟是皆反公覆而之易見若春秋之諱者皆諱稱會不進書來在齊明之年不來則當失先事諱公而易見矣者盟同諱不諱公則又彰不甚公之顯而失所以敘從之公不書齊使來若然而者盟同盟秋不則在公則之罪不甚公顯而失所以從之公下者文至及矣況後聖人筆削一經之義苟諸辭安以事為可以不書之說必謂公書於上公子翬紀叔姬歸全昭公守義以其女故終而無知未知歸于紀者以其子弟年此不書名特未之嫁而以其安于襄公

而不書也。出子斧於皆日以書綱本本目何以無書者蓋不書其實之事而不書法可以而議之不書也朱子未爲釋而言其綱之義未嘗毀而舉之春秋之所以爲也非取法者也陳氏曰此事之不書者未嘗不取也【陳氏曰】桓公內更察其一疑疑哉之春秋也直接夫莊子公定與齊盟一同書經以爲也不言之豈敢於公之外更有一疑哉【汪氏曰】此經書同盟伯十年二十七年同盟五年伯八年一盟二十年九年伯也桓公之四年是宣年是也成十五年伯十二年書同盟者二也陳氏有成十八年二年盟于戲五年伯之外同盟其餘有非可其者盟于外以爲同盟之同盟之事其盟在外皆可以知矣新城之盟言同盟於皆同其同亦有齊之同然則可不同乎為公同心爲之以其同於以不可同志也

鄭子克卒

【穀梁傳曰】其曰子何也貶之也【陳氏曰】其實之子寔之君未能以五十里附於大國爲附庸未能之事一命以爲五十里爲附庸五十里日見貴爲列侯王命王爲命其爲國之宰之於天子其人王命曰子男附庸不能以五十里之國大國之地請王命以爲諸侯之諸侯天子以不能附子之國寔者附于五十里若有功於王室加以爵命賜以侯之名者也【陳氏曰】請王命書者齊桓始附於周春秋之初其卒未書其名至此始書諸侯者【左傳】戊子之聞其君之弟作亂【附錄】鄭公子呂伐其君之弟賴人許公【陳氏曰】公孫戎無知殺其子襄公與諸侯之師伐齊以公人報其後惠王之立也既而侯晉以爲齊師遂代之後二三十九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左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穀梁】詹者鄭之卑者也何以書執鄭詹言之於人者卑者也以爲齊人之志齊以其人執也

秦晉宣公子成公之宣公弟齊桓公十九年宋五年齊桓公二十八年魯公庄公十四年

公羊之書經之釋者何鄭之卑者也者非志志者也

盟同盟之伯假之同盟之方伯未同盟而假之同諸盟禮見於禮有侯以諸侯之方伯自盟也張氏曰古者方岳之下有以同盟之禮侯以爲書同盟則以公至是以其盟之事者蓋以是禮約之侯同盟之事其事亦不爲此同盟之事舉是禮約之侯皆書同同盟而不與書以書攏之侯同其書之事也此盟侯伯也胡氏曰至於桓公之盟書同盟若以取信而書同盟之以書同者皆以同盟書之也者以盟之會不言盟以書同盟則是公之盟也公至是盟同始以爲約者曰書之說是也說一此齊桓之霸也九年而書其事者齊書同盟於幽此十有九年不以書而會於幽此以二盟于三會諸侯朝以公盟者不書則公盟之諱言則亦公會于其書公盟書之矣書之會諸侯與盟其書諸侯皆以同盟之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illegible]曰執詹者人貞何之詞也不稱行人非[illegible]鄭）鄭既
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而用事之臣也（[illegible]曰傳有叔詹堵叔）
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不朝責鄭鄭命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其見執宜矣而以
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
則盡仁（黃氏曰不難見即其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而得道待初責於人者而已即己之身[illegible]人之直待人之道而不忘求齊其施於己者而已）遠此春秋待齊之意也（[illegible]氏曰）
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盛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及之是以為伯與[illegible]也至於宋襄執邦[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小
虐不則桓之不為矣（[illegible]氏曰）書齊侯而詹不氏與柔非伯討也桓執鄭詹不討之出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執人以非伯討與以小國從[illegible]非
服力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可見矣
於不能修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矣為可見矣（[illegible]氏曰）

公穀皆云詹鄭之佞人也書甚佞也言甚佞者不當書
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者乎何獨書詹且為書之書以為
其逃來志之足書乎何須書之而後足書乎若謂衆不當
曰齊逃來志之足知其執書何以書之書若為春秋未有
者而得書於執衆穀梁以先書之（[illegible]曰）春秋曾但言
也宋人得執鄭祭仲邦人執鄭子衆亦可以謂人與執之與乎之辭也非
（[illegible]曰）言鄭詹以佞人為是公穀皆以詹為佞人今此無據皆非之（[illegible]）

夏齊人殲于遂（[illegible]）殲盡也遂人殲齊戍者殲之反公作殲（[illegible]曰）
（公羊傳）曰何為不言遂人殲積也衆殺戍者也爲遂人齊人殲焉因齊人領[illegible]氏[illegible]之殲而殺之因齊人鄭氏[illegible]
之遂因其氏猶存戍者也而存者奈之何齊人殲人戍焉此謂[illegible]也遂之殲盡也蓋何也
殲盡也自滅之義（[illegible]曰）殲者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
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illegible]曰）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以自爲文（[illegible]曰）[illegible]
人衆辭[illegible]遂[illegible]之遂民不齊桓迫[illegible]以其事方實而以強大遂[illegible]之民戍守其也[illegible]

罪於滅遂國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
或又陵蔑其舊民故遂人憤怨而盡殺之春秋書此者
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
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
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事見定公四年左傳）楚雖三戶可以
亡秦（[illegible]曰）范增傳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
也（[illegible]曰）丹陽北三戶亭也三戶津亭也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
戍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illegible]曰）以齊自滅人之國故人
今其文如齊人自死乎遂也（[illegible]曰）不曰遂人殺之齊
自取也（[illegible]曰）能滅人社稷以及其君意不恤民思舊之
而以兵力強之不知收其心而服其善恐[illegible]有出於
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不書其力自稍息而以伸於
人後（[illegible]曰）齊之師志而著拒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身亦人也
（[illegible]曰）齊之師滅而書譚子奔莒書其君不自滅也齊人者[illegible]

齊人殲于遂者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苟子謂桓公并國三十五
則亦所謂無盡之書也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以紀
殺梁謂滅而書之遂乃譚滅存亡上下一見之也（[illegible]氏曰）
滅而書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
哀公書陳災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謂滅而書葬陳
用兵乃殲其不書（趙氏曰）穀梁曰此已謂押敵也此
說恐非數不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illegible]）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
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逃也
殺梁子曰逃義曰逃（[illegible]曰）執得其罪致逃曰義也今而
逃之是逃義也凡言逃者
逃者匹夫之事（[illegible]曰）以解國思詹不能伏節守死
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逃以避罪之言與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
匹夫之逃竄無異
罪苟見免焉請從患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
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及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

不亦賤乎【[illegible]曰】詹爲正卿不能自[illegible]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逃在他國斯可以處也

特書曰逃以著其罪免而不知命之罪也【[illegible]曰】書逃責詹之辭也

詹自以爲有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則尚何逃之有會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illegible]曰】竊觀逃之一字之有罪無罪皆可知矣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

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illegible]】外

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逃來與之不接也【張氏曰】孰列國大夫不論歷三時不書[illegible]而去之匹夫之[illegible]身逃[illegible]以詹取爲伐於白[illegible]大夫之罪也竊[illegible]【汪氏曰】[illegible]不久而左歸得[illegible]故詹書逃來有三則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爲[illegible]此年詹逃來是爲鄭伯不知義者也[illegible]臣同年詞皆匹夫之事也逃歸不盟[illegible]宣十七年[illegible]逃[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十六年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麋【汪氏曰】澤獸麋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爲異也【[illegible]曰】麋正作麋爲火不明則國多麋【[illegible]】【陸佃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以其又害稼也故書

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以有爲災則書有蜮是也以無爲災則書無冰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illegible]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言多者以多爲災也[illegible]書於有者以有爲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爲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

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illegible]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宣二楚文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范氏曰】[illegible]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illegible]曰】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illegible]

附錄【左傳】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公羊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杜氏曰】濟西濟水之西也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而追之也書者譏其內無備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追戎追已去之戎也[illegible]

警危道也【[illegible]曰】追戎危道也【杜氏曰】去而追之

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胡傳曰】公追戎于濟西凡任詐謀而尚奇功者不足以勝多而不務德[illegible]

[illegible]

也哉若不求公與無追者不言伐不使我逆於我也亦將逆也言伐者皆使其逆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將逆也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鄉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所

秋，有𧌒。𧌒又作蜮音或。[左傳]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𧌒射人者也。

𧌒，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杜氏曰]𧌒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孔氏曰]洪範傳云𧌒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𧌒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璣詩疏云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身體[illegible]或故為災

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佃字農師宋建中靖國初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𧌒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遠也𧌒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遠處餘患在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王氏曰]𧌒惡者也鳳麟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汪氏曰]春秋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𧌒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者[illegible]有蓋積有饑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者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異人爲則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致過甚[illegible]除怨則禍患之來非能救矣或謂𧌒字以古韓較之災即蜮也食苗葉者螣說書秋書螽螟皆不言有[illegible]有蟚則爲異而非災矣[illegible]記異書有二消滅莊二十九年有蜚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illegible]

[illegible]此不言來者則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標]惠王二年。齊桓十一。鄭厲二十二。晉獻二。曹莊二十六。衛惠二十七。蔡哀二十。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十七。秦宣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呂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以其庶[illegible]宋盟齊之大國以結好大國以安民息[illegible]往盟爲遂事

媵淺事。[胡氏曰]常事不書爲遂事起本也陳人微者，公子往媵，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宋公，王者之後[illegible]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illegible]

[汪氏曰]王卿[illegible]遂[illegible]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illegible]若[illegible]之重事況於盟伯主可以[illegible]

手。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

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

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趙氏曰】盟公侯非禮也，大夫特遂者尊事之

詞【何氏曰】生事猶造也【孔氏曰】遂猶成事也專事之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

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張氏曰】夫出竟有可以大

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非魯公

意又失職之故冬各來伐陳之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

專對之辭爾【汪氏曰】既受命則不可專受辭則不得專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

而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

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

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孫氏曰】遂以惡之。結【高氏曰】結之專盟故曰

專相爲盟以示譏曰不可以大夫而不奉君命而專手以成

明書以爲盟譏【呂氏曰】既盟夫不奉宋君不來伐齊之當以故

擅命之罪無況結以害手於是使諸侯不命而來伐我以爲之文

陳人者之罪非也無去有妾子而結妾故【陳氏曰】公子結爲媵陳人之婦則以

理不成也非也損陳侯使人於大夫自從人託以其名之義以

曰碎要盟又無故亦非會陳諸侯欲自從人託言豈敢之以爲義

之大名國之遺盟使是以乃取要矣盟於衡伯向主謂哉辟使要者盟之手哉【汪氏曰】婦之命亦遂

要大國之遺盟使是以乃取要矣於衡伯向主謂哉辟使要者

兵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陳湯矯封奉世當發兵望之曰矯制發

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法陳湯封奉世甘延壽與師矯制以

新郅支單于軍選加爵功上延壽湯以矯與師

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上先儒謂以奉世延壽湯爲

成功簡之比以爲不可封者春秋之法也今

朱子綱目之類患不以矯書之義非取事法之春秋公考

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左傳注疏則說者以爲公子結

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注疏穀梁使公以往勝而之

盟非會公意臨江張氏吳氏以盟爲君出命而不

之私事發文定傳則二川事背非又以君命盟爲出於君命而

齊宋之盟不書出於公命，而公命當如書盟而不書媵矣。

書媵陳人之婦，書者譏其見非其事，非奉君命，盟齊宋不惟不書，於媵必書其也

齊聘而之盟出於公命，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因陽石之役三經書之

書聘而不書出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因

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漸遂然盟聘不專事而

可也兵事而專甚矣胡氏釋字又有專事而事生

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以遂爲善辭以爲魯實

非使之經旨此

夫人姜氏如莒。【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胡氏曰】父母既沒，不得歸寧；

之敬於父母者，而出入猶有時；又莊公於此自行，所以刺之也。

於湯沐之邑，有事則已矣。今莒非父母之國，又無

私攻者無人知又可知安得不成淫泆而致防之所以刺君

【吳氏曰】夫人自齊襄被殺後，八年不出，十五年又一也

至莒，蓋假托父母國事以結其擅之手國且不能出，況往

如莒也父母殁，不事不得以結歸寧，兄弟之國，且公不可往於他令

手國

附錄左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

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

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

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

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杜氏見伐見侵不書而書此何也】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

邇我國也。【程子曰】齊桓始霸，責魯不共

事，故來伐也。【何氏曰】鄙者遠邊垂之辭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

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

也。【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遂已女爲媵，而遂與伯主大國

之婦而輕爲私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人國

禮而爲盟伯主，故與齊宋同與之陳亦以結勝其國人

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

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illegible]

嘉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illegible]曰二者之閒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鄰之義比結所以得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謀好之計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境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illegible]乃春秋與結也　家氏曰　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燕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遷于外桓公不能討[illegible]國伐會是春秋所爲責也　汪氏曰　[illegible]營之來已二年苟爲鄭詹而討則不在齊斯時鄭與兵矣[illegible]　廬陵李氏曰　經書齊伐我十[illegible]始於此[illegible]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illegible]各有說而背盟[illegible]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illegible]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舉[illegible]公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怨耳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illegible]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　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　[illegible]曰　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　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禮記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亂生之處則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　朱子曰　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illegible]淫[illegible]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　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又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　[illegible]曰　夫人父母在則[illegible]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　經解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臨川吳氏曰　此年書夫人往他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焉不子也甚矣　[illegible]曰　春秋詳書之[illegible]與詩之[illegible]應當是時一反一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illegible]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之文姜之行與　[illegible]曰　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illegible]之要其由起以將爲禍亂之婦人之戒　汪氏曰　文姜以[illegible]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泆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尚書不一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illegible]不可勝紀今朱子綱目於武曌嬖狎之際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附錄　左傳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遍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　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　其志以甚也　杜氏曰　[illegible]書天火曰災　[illegible]曰　齊人[illegible]而魯往[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曰　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爲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illegible]其災大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

戎或作我。［汪氏曰］齊桓於是宣懷戎狄之兵我在接　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曰］居有子領之以辛

爲盟主者閭閣知鄭伯虢公晉命于弭以兵討亂　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會令年以兵伐戎

以自私於王室何有。［汪氏曰］穀梁傳作伐戎　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伐我

年齊師伐我戰于郎。當從二傳作伐戎　將畀師少安能深入乎。則此言齊人伐戎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　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　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注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於垂者乃子儀也［汪氏曰］四年杜氏十

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於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某氏曰］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之。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呂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張氏曰］突篡公之孽子。莊公既沒。華忽之位中閒。雖爲祭仲所逐。從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君之。怨蓄嫌之。在位必其不能君也。諸昔以爲突始終不能君矣。羹戕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竊國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胡氏傳］婦人弗目也　夫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而君弒。

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附錄［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杜氏曰］八月乃葬緩［王氏曰］左氏稱厲有納惠王之功。然在王室。然不免諡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詹而出。卒以周室。鄭哀公議論在民子私逆不賂安加美名。古意猶可以也。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二　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　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十一。杞惠公元年。宋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所景反。公羊作省。［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始忌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某氏曰］赦有罪也。放赦罪人。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宜。故書。

舜典曰。眚災肆赦［蔡氏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

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程子曰］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故寬之而已。

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曰］刑疑有赦。則質于罰而聽其贖。罰疑有赦。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氏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鄭氏曰］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

幼弱老耄者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illegible]

胡氏曰罪在五刑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illegible]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毀常者也臨川吳氏曰眚[illegible]赦而不言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斟量其間不一槩也書肆大眚與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濫其惠逸佚罰也

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illegible]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illegible]諸葛亮傳贊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斯得春

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illegible]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

三代之法不可廢者後世而失之過於[illegible]其情異之過失而書刑罪之後世皆息之過如荊公若不得宥大罪赦之於是以其務小惠而[illegible]大德皆[illegible]善焉[illegible]書曰肆大眚以[illegible]

[illegible]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illegible]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illegible]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以言小君也[illegible]言之者也天人以[illegible]

文姜之行甚矣而爲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享齊侯則

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illegible]罪子可以毋有

而貶絕生者之事也葬者臣子之禮其可以無譏乎[illegible]

[illegible]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illegible]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

[illegible]

以殺公子[illegible]懷惡宣公之子[illegible]

公子之重視大夫。張氏曰：以爲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爲世子則非世子也，[illegible]而書者，其[illegible]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爲世子，未可稱世子，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稱重也。世子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一，[illegible]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四，鄭申侯、公子[illegible]、公子黑，晉[illegible]鄭父、陽處父、先穀、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胥童，[illegible]，宋山，衛元咺、公子[illegible]、孔達，[illegible]，楚得臣、宜申、[illegible]，[illegible]稱名者一，宋[illegible]。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注曰：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名氏者四，晉先都、士穀、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不稱名者一；不稱名而稱官者一。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注曰：苟殺有罪，則稱人。[illegible]日衆人殺之。稱人者，討辭也。汪氏曰：殺非有罪也，而[illegible]君之賊而不以其罪[illegible]，則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晉里克、衛甯喜是也。致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家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illegible]殺大夫文，[illegible]諸侯殺其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命於天子，[illegible]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illegible]不得專殺也，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illegible]小大，與卿大夫士，皆得專殺之，[illegible]殺無罪，皆專殺之[illegible]。[illegible]王志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illegible]其罪，[illegible]之[illegible]稱人[illegible]

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稱大夫者，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公子[illegible]也，親於天子，[illegible]。[illegible]曰：不稱世子，著其中矣。書而[illegible]，世子寫爭其[illegible]，[illegible]公子重王命也，其所寵以君之適，必有[illegible]於一國。[illegible]也，未[illegible]者[illegible]，人得以殺之，爲其以自其身，失其道。之[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之罪也，[illegible]氏[illegible]左氏，[illegible]殺其大夫，杜云陳人惡其殺大子之罪也。○ 胡傳：[illegible]，[illegible]公子[illegible]以公名，公子[illegible]仲尼，許公得不告，非[illegible]正之。殺其太子而以[illegible]，[illegible]。

夏五月。趙氏曰：[illegible]何休云：[illegible]春秋未有[illegible]時五月者[illegible]。[illegible]書以五月首時也[illegible]，此蓋爲下文有說也。[illegible]

○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曰：齊高傒者何，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不言公，[illegible]上與[illegible]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illegible]。胡氏曰：按穀梁注曰：微者盟也。[illegible]宋[illegible]及大夫盟[illegible]，[illegible]

父，晉荀庚、良夫、郤犨、[illegible]，此說是矣。公出與晉[illegible]盟，[illegible]成高傒，書日者，貴之也。且正與公可以爲[illegible]，公盟以謙長，以盟公居[illegible]，何[illegible]大夫盟[illegible]。

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illegible]問名、納采[illegible]，[illegible]四者[illegible]，然後[illegible]，[illegible]皆有禮物，[illegible]然後[illegible]行也。納幣之後，[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左氏又無傳，[illegible]明故。[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然不待[illegible]而[illegible]罪不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之罪也。[illegible]曰：皆指公也。明書高傒，見其[illegible]公之[illegible]父也。[illegible]及[illegible]父盟，[illegible]時公[illegible]去[illegible]其[illegible]手晉之[illegible]，使其臣盟，公[illegible]春秋深責晉人，[illegible]晉君不[illegible]公，使其臣盟，[illegible]以示[illegible]此則[illegible]，蓋諱之[illegible]。[illegible]汪氏曰：[illegible]盟[illegible]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illegible]

曰大夫以自單齊一君禮以自弱去國都而淡於信與及何戌盟于劉一也而比僂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親忘此爲惡之大者也【家氏】曰或謂魯與齊釋怨爲會盟春秋無責適婚之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諸侯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仇人之弟讀曰爲其伯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其妻豈無他族必仇之女而後娶其何以奉宗廟盛入先君之廟乎

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長而不得娶【□氏】曰母既受制於母於喪制中已納幣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爲非公所當自行也【□氏】曰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氏】曰納幣常事不書書者皆譏也【□氏】曰春秋內逆外曰如莒書其事盡非常也吉事三非禮明書之以示後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以納示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逆女也【□氏】曰二以納幣方契成迎逆女爲事終聚重之義也春秋所書其

【白】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譏

【周】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四鄭文十二曹莊三十一□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之告于禰廟也春秋致書至蓋原於書歸公何以致危之也公之行一而歸於告廟之禮公往返之際其所書也必以此而告祖禰且以明其心焉

【王氏】曰公至自齊何如哉以此日書至不可同日語者五而事已屬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而下公親往納之

【□氏】曰此幣至是越禮之世已後不廢文姜之世豈公之喪魯盟婚致女爲之會盟皆爲女者而不書文而行也九年公不與書之至會盟三如齊七不書

【□氏】曰至者諳此三事皆爲婁婚伐而救若明之蓋至齊亦不至獨伐伐鄭行也僖公與魯至于淮去其伐楚也當公在于方城通書至伐楚伐大其功壯至其衰也當祭公救于淮

【□氏】公宰者以謂公如齊盟此肅宗公會齊侯于陳救鄭伐楚公至自伐楚之類是也

□□

華公求之如是其急其於其國而不恥耶○祭叔來聘【穀梁傳】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杜氏】曰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氏】曰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叔天子寀內諸侯南季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者皆是奉王命使之詳天子之寀內諸侯使獨此一書祭叔心行於私王未聘而欲以外交故不言王使以來之意今不見【□氏】曰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

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氏】曰聘不稱使私相好也自桓之中年王

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是故春秋之初王之有大夫來聘以王命也此非徒以書王使蓋見其命當以朝王之禮來則也而之不當感於春秋也故書於天下莊僖之際祭叔私來聘以爲王臣不見於經

【□□】曰臣來聘不當使三外交書而私交王使命爲書人臣私事自天子之大夫交諸侯而王臣祭也凡伯來聘以王命當以祭叔爲私好

【□□氏】曰言使者比其來聘非王使也或謂祭叔之私來也不言使臣私交入之非禮伯之祭例今之內朝或公之來聘所書曰王聘

【來□名氏】曰魯之謂聘或日王命來朝聘之不以私也不當以祭伯之聘禮來聘蓋之自來非以使或亦

然祭叔來曰不言毛伯來求金不言王使來聘者來聘也皆不言或謂祭叔稱使而不言使伯來求車

【□氏】此謂與來聘人使伯來毛伯使聘之來非王一命而來蓋使來聘

□□王氏子故來求之不言使何其來聘之或云王氏來求

【□□氏】言此使楚判者春秋書言之聘曰不與聘者亦其使臣若判來者

之或以祭公爲之言其臣來聘何或不言

迨天之云祭叔天王使祭叔來聘以王命請聘人何以

□□□□□

而貪不稱使報

夏公如齊觀社【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與事不出竟【[illegible]子曰】晉識尚輕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諸後一年方逆姜齊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illegible]氏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悉言觀社與納幣同義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

觀【常氏曰】諸侯非享覲不踰竟如齊觀社非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以何禮乎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示威武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為名以如齊也【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女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己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嘗而以觀社再出此議淫也【[illegible]】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譏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illegible]】公行悉書皆是非所在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其結昏俛能如齊觀社即見其非王事民事而妄動輕舉也【[illegible]】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illegible]】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illegible]】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之[illegible]公之意以觀社為名而實為逆女其[illegible]

以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荊人來聘【公羊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illegible]氏曰】不書荊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詞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illegible]氏曰】春秋主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始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illegible]氏曰】以其慕中國脩禮來聘少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illegible]氏曰】明聘問之禮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

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illegible]】唐德宗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命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入貢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illegible]氏曰】吳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辭然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故書法如此【[illegible]氏曰】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君其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荊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illegible]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祭聘魯者矣而荊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發之也【[illegible]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獻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伐【[illegible]氏曰】公穀皆謂稱人所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斷盛今攻楚之交中國始書荊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蓋始而續荊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寧其服義則進而無

名氏及其沒葬亡國奔諱聘好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然舉號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荊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略之也蓋不可言荊來聘故謂之荊人特比於舉號則為進之耳故以謂君臣同辭夫君臣同辭則止稱國既曰荊人則是荊之卑者特比於君使臣則其辭未諱為耳為可謂君臣同辭哉陳氏曰荊之聘魯三始書荊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夷狄之情發假禮以行其詐并聘魯而旋有戎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蔡之役秦人歸襚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貌規之蔡辭間之衛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張氏曰爲昏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爲昏姻則當絕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汪氏曰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瀆禮而爲此遇也胡傳義見盟扈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杜氏曰蕭附庸國何氏曰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汪氏曰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葉氏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杜氏曰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家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朝于內猶曰不可況朝于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譏之也劉氏曰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鄭盂月蔡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書旅之心棄節之客而君子不受也孫之非其禮而皆不受之心之正而上

又見乎未始有正者矣張氏曰蕭之朝曹之覲皆非禮也陳氏曰齊莊公弔杞梁之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杞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之知弔為不惰於禮矣今莊公溺於私欲而受非禮之嘗知聖人特不曰朝公而不曰來朝所以交則之見張氏曰公納幣而還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前人聘之遂殺公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待而不復忌憚也張氏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胡氏以入中國例處郝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為家無適而非所也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

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音戶公羊傳扈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范氏曰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詞以是為尸女也公怠棄國政而比行犯禮變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私齊之心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內重文亦宜詳書特謹日以著之杜氏曰扈鄭地在榮陽卷縣西北孫氏曰扈齊也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冠者以娶必先冠禮記昏義疏三十而娶庶人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知人君之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拘限也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

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娶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仕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張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當喪[illegible]【□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娶齊女也而後娶【□氏曰】漢惠帝制於呂氏立姊魯元公主女爲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氏曰】結其信而後許之也至此又盟以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王氏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恥者促昏期也【臨川吳氏曰】過穀以請而齊從雖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以求則求不可則已許其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卻[illegible]往覲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illegible]而公遂親納幣是與[illegible]則又往觀社以請[illegible]請之過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盟[illegible]之請之過穀之後宜若可矣又[illegible]終也宜哉【汪氏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仇[illegible]文今考莊公以文姜薨後求昏於[illegible]

[illegible]

討之則公羊說亦是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

莊公四

辛亥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左傳 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杜氏曰 刻。鏤也。桷。椽也。張氏曰 於礱斲之外。又加鏤之工。刻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鑒也。王氏曰 楹以黝堊。桷以斲礱。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禮樂。猶莊公又惡之以誇示仇女。至人備書而悉也。見父[illegible]爲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許[illegible]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爲桓惡又從族會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祀之。[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宗廟祀宗之禮。自天子至公。民將大夫士[illegible]祭有等[illegible]復其於禮。不以[illegible][illegible]爲崇也。不以僭禮爲孝也。今莊公忘父之仇。何異之祭。受仇女爲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以崇其無父之惡。不思廟常[illegible]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崇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悖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踰制而盛飾。濃著莊公之罪也。[illegible] 或謂成廟三年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也。不言新宮。以禰莊也。是不然。宣宮神主未入廟而遇災。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其不稱新宮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公羊傳 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傳 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illegible] 逆女例。吾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爲合禮。非也。

○秋。公至自齊。穀梁傳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陳氏曰 親逆女不書。唯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illegible] 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illegible] 凡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illegible]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其婚耳。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illegible] 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illegible] 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忘[illegible]仇之合而年之禮三至[illegible][illegible]而念不足其父[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書而[illegible]其心也。[illegible] 曰十一公

娶夫人惟莊公書納幣則譏其親納幣而娶代當之也文
公書納幣則譏其喪未畢而圖婚也杜文定成當逆也皆
譏不親逆莊公親逆於讎國則亦譏也傳公之納幣逆
女合禮則不書矣○【胡氏曰】公羊曰親逆禮也後合禮
則常事不書苟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不書之旨
乎杜元凱皆以為禮不明春秋常事也【趙氏曰】公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左傳】秋哀姜至【公羊傳】入者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何以不致【王氏曰】據文姜齊姜皆書至姜不可見乎宗廟也【□氏曰】言入非致廟之文也
姜氏齊襄公之女【□氏曰】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若以為齊僖有未嫁之女宜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則計其年蓋下於曾莊也
齊襄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氏曰】以正始為先君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氏曰】公以七月至

而姜氏八月乃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弒般之亂兆矣【胡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
亂本何待故曰入以惡之【□氏曰】凡卿為君逆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夫人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禮甚矣
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氏曰】薦進也舍置也以成婚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氏曰】夫人至書月以娶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氏曰】是者齊也蓋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氏曰】制於其母以俟齊女而後娶齊人要之為之親納幣而後迎杜過穀梁是二歲而三見于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書入猶言入時然後入也是故以書逆書至而書入以惡姜也可以據或謂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氏曰】不書其或謂其娶仇女不敢以見于廟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于彼廟乎殺祭所謂宗廟有弗受焉【□氏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公見於彼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然責其孝則彼書所以殘我是不可以奉祭祀也故責其以敬則我方饗彼鬼神所葉也我之子不所疾也祀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之義【□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也以不書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氏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其明日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氏曰】宗婦大夫之妻也【杜氏曰】宗婦同宗大夫之婦凡宗族之婦蓋主饋食則在其中矣其公事曰見私事曰覿【□氏曰】私禮見也以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杜氏曰】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物所以別之物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氏曰】榛小栗虔敬也取其名以示敬【□氏曰】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棗取早自謹栗取戰慄脩取自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氏曰】其夫人故公欲大夫奢

宗婦覿用幣[illegible]不聽及用幣[illegible]大夫宗婦[illegible]

鄭[illegible]二矣以丹楹刻桷[illegible]夫人至大夫見於[illegible]於大夫內禮也上有[illegible]

貴是以男女之別

公子牙慶父[illegible]正始之道也

[illegible]莊公將娶[illegible]文姜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夫宗婦[illegible]夫人之以[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宗廟[illegible]王之以魯[illegible]先王[illegible]始[illegible]不于正而人[illegible]正者不至[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illegible]其王父[illegible]而死于其[illegible]父[illegible]為王[illegible]其[illegible]

曾被其女[illegible]則忍以父為仇[illegible]齊之女[illegible]

方且飾[illegible]日相[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於[illegible]女至莊也之[illegible]

此女有別異[illegible]

哀姜通共仲弒之嗣君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illegible]

[illegible]德嚴而致武后[illegible]人唯哀姜最詳[illegible]嫌疑之祭于始不[illegible]

春秋書娶夫人[illegible]

觀用幣而不于終見於經者其事十有四以其禮大夫不[illegible]

見也君祭於廟夫人[illegible]大夫人俱在其中[illegible]可得見矣[illegible]

耳今夫人出至[illegible]大夫見之[illegible]

附錄 子云[illegible]萬告晉侯曰可矣公不予[illegible]二年[illegible]

宗莊公娶[illegible]又奢僭以為[illegible]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illegible]示之故有陰沴之致[illegible]

義而萬年[illegible]感之夜大為可設也[illegible]其[illegible]

冬戎侵曹曹羇出奔陳

身天人[illegible]之際[illegible]

赤歸于曹 公羊傳曰羇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羇戎將侵曹曹羇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杜預謂羇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為戎所逐[illegible]今年三月葬則羇以世子[illegible]上年十一月曹莊[illegible]

所逐而出奔[illegible]未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illegible]赤者曹之庶[illegible]先君至是冬在位數年矣[illegible]

公子 [illegible]曰赤戎之外孫歸易詞也 [illegible]曰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 **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奔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羇出赤歸制權在戎也使鄭忽曹羇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暴奚亦之孽何緣而起以闇懦君弱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illegible]

[illegible]君也[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illegible]千乘之國[illegible]不能守[illegible]

[illegible]子也[illegible]事也[illegible]

子矣因[illegible]君未有言[illegible]皆奔其君[illegible]故者[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使大夫鄭忽曹羇[illegible]

上之有失故下之得[illegible]何[illegible]而起[illegible]而曹君之臣[illegible]兄弟之為[illegible]非正者

者戎問曹之[illegible]無王之罪也 [illegible]兄弟爭國侵其疆場[illegible]

不能正[illegible]也亦以[illegible]

與出奔[illegible]此歸于[illegible]鄭忽[illegible]

與以國[illegible]相[illegible]

能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似見曹伯之大夫[illegible]

入是曰戎出奔[illegible]曹羇[illegible]

郭公 [illegible]公羊曰[illegible]赤歸于曹郭公[illegible]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非正[illegible]經[illegible]闕誤[illegible]

此郭公[illegible]何取以為郭亡者[illegible]之郭

亡國之君[illegible]以亡者所善不善所惡不惡也[illegible]於傳所之[illegible]

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illegible]

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資於知其惡。末之或知，猶有所覬也；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

[illegible]然不能[illegible]不能用之弊，至於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illegible]

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illegible]豈可得乎？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illegible]

[illegible]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未有不[illegible]爾能存者，[illegible]不能洒掃四郭，謙取其[illegible]

不知諸葛孔明輔[illegible]之間，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自取[illegible]亡者，不可[illegible]以以[illegible]爲事，恐蜀之坐亡也。

按郭公自是闕文。[illegible]公子也。[illegible]公[illegible]皆云[illegible]不者蓋[illegible]郭公[illegible]

[illegible]曾[illegible]穀梁[illegible]諸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illegible]大郭公[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illegible]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illegible]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illegible]朔之入[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其罪而不葬者也。[illegible]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illegible]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illegible]

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illegible]

北之[illegible]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illegible]鼓用[illegible]

三禮[illegible]

牲祭社以[illegible]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

[illegible]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

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illegible]辰，日月之會。房，所舍之次。集，和輯也。不和輯，則日食[illegible]於房[illegible]也。日食，天子之變，人走於下[illegible]

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illegible]日月食，王救[illegible]

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illegible]鼓[illegible]有聲[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陰而[illegible]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

[illegible]以明陰之不宜侵陽，臣之不宜掩君也。[illegible]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示大義。

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illegible]天子伐鼓于社，責[illegible]天子諸侯[illegible]社，社者陰之神也。日食[illegible]陰[illegible]陽[illegible]

[illegible]禮[illegible]用牲[illegible]日食[illegible]陰[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不上[illegible]一[illegible]諸侯亦有[illegible]

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脫而征周禮之間一失其正範之名在古之人意天以實而不以禮文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違禮之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盖不疏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

孫氏曰凡救日食皆以鼓不書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若三變常之變常故書而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則踰是而答天變其過不說舊手魏明帝太和初太史常從用其所不宜用則蔑常儀天子之制失者侯之奏曰日食當請於靈星祈投而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末有父欲責于而可獻餼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末

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羣臣其勉修厥職朕不遠其賢於曽有遠矣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禮故書也以逆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爾。

卿禘天子之禮社與稷者諸侯所自有祭社稷云成王賜魯重祭郊禘社稷盖嘗見春秋書有祭社以為郊禘同是安言耳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以朱絲營社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為得禮又云以朱絲此皆社大

書禮無此文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某氏曰逆者非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某氏曰伯姬不書叔姬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某氏曰其言伯姬莊公女或以為杞公子字然莊二十七年公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莊公加子字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之以信三十一年求歸則年踰七十矣而猶至曾似未可其為桓女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某氏曰非日食之當鼓穀梁傳言于社于門何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某氏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孫氏曰門國門也某氏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淪無違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其文而無寧從以牲拾求免不恐懼脩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介且繇之戾此魯之所以亂也某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齋神不舉齋愛斯牲宣王以側身修行為之本救水之社禮于門非所以某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于門非禮也非若于書社矣為禮春秋亦當不書

附錄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某氏曰報女叔之聘諸侯出朝聘皆書友莊公之母弟某氏曰此季文私行之階也某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內朝聘稱如以兵外也王氏曰春秋書內臣出聘某氏曰凡六十

有一如京師者一著諸侯之慢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一如衞如莒如邾如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如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紀帑逆女者三致女者一莅盟者也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

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季氏之始事也當莊叔之聘上距隱公一時來季友旋踵而往陳有繼者又聘者行以會原仲之葬焉女叔之娶猶出於季友之私情私於陳而有意焉是故春秋託始於此以著其行父初謀之端

某氏曰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衞惠五鄭文五曹僖二陳宣二十五蔡穆八宋桓十四楚成四杞惠公元年秦宣

春公伐戎某氏曰為戎之逼故也某氏曰伐戎世為戎所侵於此伐戎至於莊公伐戎義已明矣齊桓伐戎是而以前有濟西之役也

某氏曰夏上萬城上為大夫某氏曰

夏公至自伐戎某氏曰公出於朝

匱家之政多闕。而務飾于外。蓋至於然後
怨何甚於內治乎。蹐將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大夫之說】【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illegible]不稱名。非其罪也。[illegible]稱國以殺。而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illegible]罪而君殺之也。[illegible]殺大夫而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而戎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illegible]氏曰】楚成以與之師而棄其將。陳靈昏淫而殺諫臣。二君固有罪矣。然得臣以剛而無禮。洩冶以直言不避其禍。雖有重輕。而皆有致殺之由。故兼書其名氏。

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illegible]】如公孫寧儀行父用事於陳而與謀殺洩冶之類。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周禮】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觀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汪氏曰】莒殺公子意恢。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illegible]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蓋其羈赤出入之際。或不以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與。【高氏曰】除羈之黨。患其內護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惟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爲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咎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其有罪足爲世戒也。或無罪者而昭其冤也。或其不幸也。○【劉氏曰】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卿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辭

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命于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變班爵云。【[illegible]氏曰】曹殺大夫。公羊以爲前年曹羈諫曹伯禦戎。曹伯不聽而死於戎。諸大夫不伏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衆也。曹伯之死。不書者。爲曹羈諱也。穀梁以爲此大夫即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辛於受甥。君子懲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不可。殺大夫。故羈出奔。而赤歸之際。必有不得已之者。故赤殺之耳。杜氏以喉之際。得之於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illegible]近齊魯。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illegible]】【吳氏曰】將王之侍借稱王。師九夷以伐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猾夏。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

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上[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 宋主兵故序[illegible]宋先[illegible]

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於是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成矣故二十八年杖鄭宋序齊下

附錄 左傳 秋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徒刀反 左傳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林氏曰 會地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林氏曰 巡守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

女非事而特會于洮發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陳氏曰 余謂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與訓亡矣 家氏曰 于洮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騁於通道大都無所禁忌者乎 高氏曰 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 陳氏曰 內女為夫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illegible]可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illegible]之昔未之前聞也 汪氏曰 又公會杞伯姬于洮[illegible]甚矣婦人會遇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 同志而盟非[illegible]之也[illegible]以申[illegible]令而一諸侯之[illegible]也於是書公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 [illegible]氏曰 前同盟于[illegible]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為伯得專征伐之往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 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 汪氏曰 會盟于[illegible]如鄭子知之類 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

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眾也視他盟為愈矣 高氏曰 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 家氏曰 或謂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大齊桓合諸侯不以兵車小大畢至而聖人與其同盟不然異時有合十有八國之君必以甲車四千乘亨示諸侯而伯業[illegible]於在其為眾也 [illegible]曰 齊桓則前同盟于幽而鄭復不親至於魯會又受鄭書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同而盟于[illegible]復矣此盟于[illegible]曾與盟而書公陳鄭之心[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同以尊周為心不[illegible]後[illegible]蓋齊桓霸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 [illegible]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胡氏傳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張氏曰：書原仲之葬，見季友私事出境。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譏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

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汪氏曰：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譏。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檀弓注：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檀弓注：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汪氏曰：祭伯不書朝，祭叔不書聘，尹氏不書使。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臨川吳氏曰：臣無境外之交，況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而惡見者也。高氏曰：外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子與原仲有舊，己為大夫，未由君命，而以私故待往葬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況適他國而葬其大夫乎？家氏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家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襄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為季平子逆，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無異於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公又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國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此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陳氏曰：書葬之意，且譏季友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安得私行？書季友葬原之說，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之得私行，穀梁之說非也。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若季公子沒，見義尚數年，舉是忘宗國而逐亂出奔，亦不然。

冬，杞伯姬來。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張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闕里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度歸寧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陳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汪氏曰：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家氏曰：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附錄　左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

辭在變戰外窩也。哀矣而後可用也。弗窩也。強弱者將變戰。

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大夫越竟逆女。莒無大夫。此非禮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杜氏曰自為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范氏曰不書歸。如齊高固來逆叔姬是也。君不敢臣。胡氏曰內女適大夫則不書歸。千夫則稱之別也。

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大夫無主。莒慶逆女。紀履繻越竟逆女。紀罪之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諸侯之女非適諸侯也。何以大夫之命也。叔姬非適諸侯則書。大夫則故主之。公使大夫自主之。大夫同姓者主之。為公親焉。則莒慶之。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來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取杞年妻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何也。

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宣公以篡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公為高固娶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陳氏曰宣公以為大辱。莒慶之娶。與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云。

也。不書曰逆女。書其於君夫人者也。書叔姬自其理然。

杞伯來朝。杜氏曰杞伯又來朝。致也。杞伯不能制其內。從伯沒之。

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援公始封與微子。而用天子禮樂。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日侯。侯或稱伯。稱子者。無定理。足知其微弱。若無以自齊於小國。杞之自侯降伯。自伯而子。蓋小國以微弱也。程氏曰杞公之爵。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此書杞子。蓋以弱後並書。但據僖公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二十七年書杞子。書杞伯又僖二十三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文以文定據左傳謂杞用夷禮。故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文以文定據左傳。不足徵。以為不足徵。用夷禮故貶稱子。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聘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未嘗書杞公。亦不可謂者。姑闕疑以俟知者。後得東樓公而封杞。以先王之後。故變為杞之九世公。為杞孝公。又成公。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

稱伯何。成公用夷禮。故貶稱子。程氏曰杞。始以成公來本稱伯。僖二十三年與二十七年。來朝稱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稱杞子。二十九年來盟。復與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從如公羊。

之言則凡春秋稱杞。侯者皆稱公。但杞公稱伯。杞伯之後。稱子者。以杞伯為微弱。作杞。而稱者。是亦成公之始也。胡氏於杞謂杞實伯。以書子者。先公之始也。行於其身。杜氏云。故不預。伯書杞子。以其身卒。故不信。下之。則以杞實稱。胡氏意亦以

為杞本成公之後。以胡氏禮。終其身。下預之。前說不時。然後考胡。杞之本則伯爵子。之說而注用杜預。胡氏說之。後說不信王。王者何也。周封之三恪。得以夏禮承先王之後。其禮之物之。故其命之格。以上公之爵。東樓公為杞君。尹鼓以上公。杞之。三恪之白者。將建子。雖王者之後。春秋已始莒東。以本微。無大功德。而宣襄其邑以公。杞之之微。上爵。爵乎可知。春秋之不入。

然莒東國。以微本尚大伐。杞而取其邑。以杞之微。乎爵。則杞宋以亦為三恪之實。是故其諭利器用之。實則元女。故日亦不足也。夫子作賓。時王而文武之是。故其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元女。

子之賢作。實時王家。以為不足也。則杞宋以武王之後稱公。本注無所持。但沈胡於文左氏。杞公而不貶稱。

宋公羊者而拘陳。於舜王者之後。爵侯。杞之後為稱公。本注無所持。但沈胡於文左氏者。杞公而不貶杞。

是侯之說。紛紛。紛之說為耳。

附錄 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氏曰將討衛也。張氏曰齊侯命為侯伯。欲討衛。而會于城濮。謀伐衛。而見明其謀矣。然會于此。

安其交。而後伐於人。以謀伐衛。衛者會。不與伐衛。魯審兵也。子衛地。而後伐兵。則於為人謀伐。以見其謀之審也。六會齊。而後謀伐。戎伐也。而魯不與伐。戎也。

乙卯。一年。惠王十。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七。晉獻十一。衛懿十三。蔡穆十九。鄭文七。曹僖五。陳宣二十。杞。宋桓十。秦宣七。楚成十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言不及之也。其言伐何。為使衛主之也。衛未有罪。爾曰。何以為主。言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衛之主戰何。以為不得乎師也。何以言之。何以不稱師也。微之也。何為微之。與戰其戰。不之人。何何以衛人之不。以其事。齊之伐衛。以其。

及也。不地，以其師敗人，以敗於人也。

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衞，衞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衞及之何也？按左氏，衞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衞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衞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周禮）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討，直與交戰，則是衞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衞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衞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illegible］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其矣。衞惠既死，王命討之，鍾爲後時，然之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得輕重之宜矣。爲衞侯者，師曰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怨，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其矣。故王義命，故異其文，非繫於齊也。［illegible］曰：初，衞與兵敗子稱人，王衞不服，爲王命，不能伐衞侯，乃命使齊討之，爲霸主乎？不伐衞，奔曰：伐及鄭伯，既得其罪也。王然乃［illegible］，齊侯乃取［illegible］。路石還，夫齊桓受盟于以［illegible］，前年王室霸不諸至侯伐而不服，罪乃若是［illegible］。［illegible］曰：衞嘗受盟于［illegible］之，不能［illegible］也。齊來伐之，曰而急爭之，不地於爭也。［illegible］齊師伐之，前年而冬敗，齊以衞爲主，宗之也。不地，伐衞之，鄭也。齊師［illegible］之前年而冬，齊以衞。出會齊于衞，地矣，今年伐衞，稱人，若蓋衞齊不侯服待罪于城。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衞不侯服待罪，于城不敢以衞［illegible］。［illegible］曰：戰不言量，其力自取伐敗也。［illegible］書戰，不敢不言日，而自取伐，不可言也。及戰不敢［illegible］。

不［illegible］人，客誅然已越十年，而衞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疑，而比事觀之，齊桓亦不可以無責矣。又按經，書及者二十七，文定於此戰與紀齊之戰，謂于韓［illegible］，以爲于此是戰，皆［illegible］，不書及，以爲及者，及大［illegible］。［illegible］之，乾［illegible］，於長［illegible］，［illegible］其不以及爲若爲大辟，則［illegible］。鄭而伐，有宋［illegible］，不及［illegible］，是與不干［illegible］，例同乎文，是陵書而伐，其書及，則［illegible］。所［illegible］，故以兵春秋爲［illegible］，書之［illegible］。舊［illegible］戰者，故限上忠刑之，而兵春則［illegible］，義戰而故貪凡僨書之戰，皆［illegible］，而以辭於也。排難解紛而還，是取有爲公耳，不以王命齊討衞人也。王稱之，也以之，其［illegible］室之有以［illegible］。四方之事難，而有取桓爲公，［illegible］王命齊討衞人也，數之以。是［illegible］討之，［illegible］仲文伐也。鄭伯不討，限［illegible］衞［illegible］仲皮與而功，王而命執不苟見，伯於晉，［illegible］祀晉，［illegible］於［illegible］。公羊云：爲主者，春秋伐文，字者，本爲害［illegible］，別爲今主。注云：伐之人也。者［illegible］：見伐公羊者，爲主春秋文伐字著本，以害氣分者。同其文，誰能文了，成之。又列而曰戰，敗矣者何？衞名師未得，何以不稱師？［illegible］云：未得乎師也。按經文［illegible］。

［illegible］則取是敗師，以微也。其曰何人？何義乎？敘之［illegible］曰：衞稱人者，罪人者，衞以衞及之，以言大及小也，非敘也。又云衞侯，又［illegible］以齊王大拒王大［illegible］以國。［illegible］衞以敗之，齊貶之，不可以爲國，不亦非師也。人齊［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人以衞敗，其次之以師［illegible］，齊人［illegible］，故年會公羊衞伐之，以爲有罪，云大［illegible］，［illegible］之命，爲［illegible］公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謂詳哉。據以王命之說爲命之行矣

爲有。則齊侯伐衞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爲行矣

取賂之說亦不可謂無。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不楚

丘緣陵之說。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

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衆之與伐楚同

胡氏拘於王將命卑師少之例。意有所當。陳氏說爲是乎。

附錄 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汪氏曰。瑣在位二十年。子蘧蒢嗣。是爲文公。

〇秋。荊伐鄭。穀梁傳曰。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下公羊有邾人。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陳氏曰。善救鄭者。齊桓伯主會。齊望國。宋王者之後。此伐鄭救鄭。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趙氏曰。子元。文王弟。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張氏曰。不稱人。此不稱人者。以其暴寡。伐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亦稱人。

將卑師少。若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張氏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陳氏曰。是時楚文王空。成王以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以間明。不至是。又入門。諸侯救之而遂遁。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楚之侵伐自是致元年。楚復伐鄭。齊桓於是大會諸侯。舉伐以圍之。二年三年又伐鄭。又復侵鄭。而荊蠻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鄭伯乞盟。請服于楚。自是則鄭爲齊服。公及鄭伯盟。而鄭伯乞盟。請服于楚。然則鄭齊服。中國賴桓以安。可以救鄭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賓晉郤觀楚。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救書於此。爲之始也。亦爲善相公救鄭。故於是時楚文王卒。將卑師少而楚不敢至。中公不親行。

國君者十年。令子元又以嘗試齊桓之義。我公不顧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也。春秋所予。

冬。築郿。郿亡悲反。公羊穀梁作微。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王氏曰。郿。魯下邑。張氏曰。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胡氏曰。築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多小。

者書之。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入君之心矣。張氏曰。冬無事。用兵則力役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力役之時可知矣。呂氏曰。十二公與力役。莫甚於莊公。築一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一。新廷者一。築囿一。之不一時者一。事以考之。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以爲重衆事者。准傳公耳。汪氏曰。穀梁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書築郿。下書大無麥禾。宜在此。左氏云。邑曰築。非築囿之築也。

者作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禁之名□國亦當殊。京師又當殊。而通以城名之。何耶。□氏曰。三傳皆以為築邑。但公羊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汪氏曰】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推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汪氏曰】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

年之積。子賜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推驗事實。由曾不務蓄積。日推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云實秋水傷稼盡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安而饑。皆失也。【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麥禾。見黍稷菽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得言饑而不害。宣寔書饑。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蝝頻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穀荒之不發。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於齊。因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氏曰】公羊云何。曷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云

本之秋也。無麥禾歲殺。諸家皆入。而無此二義。乃霑先後記事。爾何闕請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接大者。言其甚也。猶有辭。亦何為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杜氏曰】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沿名而

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殽重穀節用愛人為罪。【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齊無以社民遑臣自往告糴。尤不過齊賴。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氏曰】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氏曰】經書王臣求車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宜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從書歸粟則辭費。齊人不予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葵丘五禁曰。毋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咎。其亦霸者之賢與。【□氏曰】左氏云亡之□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

秉正也。此言然後與之言內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八。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廄。

[左傳] 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 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傳] 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言新者有故也。[胡氏曰] 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何以書？晉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嬴者也。[張氏曰] 時詘而作奢侈故

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皆罹于[illegible]。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葉氏曰] 延廄，馬廄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王養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陳氏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所興作脩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廄，門蓋微哉。新宮災，太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記新作南門，以此參之，修舊不書。其書者，皆非禮也。雉門兩觀，延廄之類，皆諸侯之所不當為，故書。天子之制也。[王氏曰] 書新延廄者，為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吳氏曰] 書新延廄，譏其不恤民也。猶可也。其有餘而養馬，不食穀。故其府庫不足，冬築郿，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一年之內，歲不[illegible]。[張氏曰] 民饑而馬有餘，可謂不惠矣。今春新延廄，可謂不知務矣。[汪氏曰] 公不受民之告，罹甚。

此與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廄以譏莊公，何哉？夫荒政之一事，當倉廩實有專，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以救朝夕之急，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空虛，窮民轉於鄰邦，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云。[張氏曰] 左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若公新作延廄，但當云作延廄，不當云新。此說亦非。馬之出入有時，廄何妨農隙中作之。[汪氏曰] 方其作而[illegible]之。

夏，鄭人侵許。

[胡氏曰] 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諸侯會。鄭人侵之，或從鄭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凡蜚，扶味反。[左傳] 為災也。不為災不書。[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劉氏曰] 蜚，負蠜也。[程氏曰] 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若曰，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孫安康氏曰] 令謂之蜚，蜚盤日出則以清旦集食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以壞稻。所日出則散去。[劉氏曰] 其國蜚狀若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氏曰] 蜚不宜有者，非中國之物，有之不足異，而多一則為異。故不言有，言有而多。言有多而言災，以中國所無，而多則為災。[胡氏曰] 山海經以蜚為獸，但以蜚為蟲，有[illegible]。以蜚為災，參考。[朱氏曰] 左氏云：凡物不為災不書。春秋何必為紀災異乃多書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張氏曰] 紀國雖亡，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而錄之。[泗川吳氏曰] 叔姬同歸於紀，待其身，終之以義，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紀之賢也。[illegible]

此公以為姊，而歸于鄰，紀滅而猶大功之服，紀雖亡，與叔姬莊十二年所依。

春秋以叔姬待不死其夫人之守，以為紀國亡，其節守之如初。

後世以此坊民猶有便嬖可褒去匹亡不能死妻身於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爲亂只亡尾涕者矣

城諸及防

而【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杜氏曰】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諸城陽縣又曰功之事月周十一月

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而致築作之物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可謂時之則責之譏此不之謂作城者【張氏曰】凡城之志皆譏淺土功之事雖時猶書尖土功城非時則書之惡其非時也若時其間亟興土功而數者亦譏之時尚不書是以城不

年穀秀新延廢以大於是小又城此諸但防豈不前年冬亟築而而亟書之比耶【胡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其所傳之時而左氏以爲書時言也城穀梁以爲可城也

附錄 【左傳】樊皮叛王

丁巳 三十年 惠王十三年 齊桓二十二 晉獻十二 衛懿五 蔡穆十 鄭文九 曹僖七 陳宣二十九 杞惠九 宋桓十八 秦宣十 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氏曰】不言公師也不言公救鄣不能救也不言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杜氏曰】齊人欲降鄣魯救之不見於經當從任公輔曰魯欲救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齊將降鄣故設備成魯地【家氏曰】公師以前會城濮明年齊撓考之理必然是也降鄣書師已降未復行耳次于滑也書以公于會師之此其但書次不能以降書譏【陳氏曰】鄣紀之附庸不足書紀減書也及甚齊矣閔莊之鄭而不敢降於齊也於君是父死成齊不能降討鄣諱爲而不齊書紀也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能救而不敢為降齊也世子知其然故書其圍郕至成待命夫不欲救以患而賊不也能誅【汪氏曰】趙氏弱而為謂難罪會齊桓圍也說郕至成公附庸有姑息魯之愛加恩婦人禮之於紀而叔姬齊則念紛罪也然鄣乃紀之附庸之紀有天以滅紀鄣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加恩婦人之仁而叔姬齊則次故合兵以滅郕故降爲敘名數接鄣次滑之意耳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音章【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降者脅服之詞【胡傳】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遣兵以脅之使降附【陳氏曰】凡服從內附曰以齊不同國二不國降前書郕降于齊自防意責魯也【汪氏曰】書郕降於齊不書郕降於齊由不能降於魯而降於齊則服齊見非以力服郕之比【張氏曰】見齊使降服非以威力逆齊而降之比郕者紀之附庸故其國郵之鄣蓋

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

鄣者紀之附庸弱而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

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吳氏曰】得鄣之地不足以爲齊之廣之有存亡繼絕之功以齊之眾不足以爲強必不以爲功【家氏曰】鄣之土地人民無益於齊之強必降郕之使後之聖人所以加于春秋書鄣而有使其降之子道降也乃降而已必降鄣而其設也降之則齊入降鄣而降於之以後不降鄣見矣【胡氏曰】書鄣降於齊前所不云降於師降於力雖而猶之有後見失威而降以公兵未加公救不云降於齊紀之遺邑而後能二十餘年獨非紀之全國非齊之全國【胡氏曰】齊鄣紀之遺民而非齊之乎全國公救兵云云公教不云齊曰降之者取之者謂之遷之也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之也亦非可假借爲之遺民邑者也曰降之遷之國曰遷之故曰降取爲遷之國曰遷之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高氏曰不以酅繫之紀，易紀也。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此以賢叔姬媵，故不葬。

伯姬俱得葬。非叔姬之賢則不足葬，以[illegible]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為外之一而中能以[illegible]守故嘉之也。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法見也。[illegible]齊侯迫逐紀國，夫滅而[illegible]三書齊侯葬紀伯姬，後以見齊侯之[illegible]不及葬也。書葬紀叔姬，陳則哀公，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而葬之。其君也。惟紀叔姬[illegible]意也。故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媵皆從其亡國而存。朱子綱目書漢獻帝、晉[illegible]元帝、宋[illegible]葬之，皆[illegible]

[illegible]帝，亦聖人存亡繼絕之遺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禮反。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illegible]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禮以議軍旅之事。[illegible]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illegible]意也。[illegible]齊與桓公伐鄭而伐徐，皆以宋人主兵，齊桓與公會城濮而後伐齊伐鄭而役伐戎，以是知齊桓公每責人武於宋，而以為能榮於魯，其功之治國也。不自恃也，用兵行師，仲父二則仲父，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而能力正天下，澤及生民，云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者，志焉爾，非也。故告外為志，使云云。[illegible]

○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illegible]

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illegible]山戎北狄。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張氏曰以齊侯書，是知伐山戎者皆齊侯。上遇魯謀山戎，下獻戎捷，皆[illegible]夫山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諸侯聞之，皆從齊。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illegible]重違[illegible]萬乘之尊，桓公之威行乎天下，以伐山戎，[illegible]諸侯震恐，乃沛然自得，矜功而人之[illegible]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illegible]

[illegible]楚頑侵鄭，乃內地也，故齊桓為諸夏而伐之。若戎，則聖人取之於此可見之。山戎之窮，僻在荒遠。如漢武之窮兵，王上殄滅，火之遠甘泉，帝則不然。兵不輕動，使不作細柳等軍。文帝則不與宋仿，侯之[illegible]帝王用兵，惟全在是。彼羌之凶，無異是，在齊侯伐山戎，非黷武也。三代[illegible][illegible]守國之策，沒之未治。近有北朝之禍，夫楚為中國之患，尚未可也。[illegible]兵于邊，之先後，兵之次第，當失之矣。故齊王[illegible]

自出。而書人以譏之。【□□曰】戎患也。患近而不可管之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禦之而不出。遠者伐之以逐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與之。受桓公之志也。故貶之。○【穀梁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云。專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

【戊午】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十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文□曰】郎。泉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

何以書。厲民也。【□□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靈臺注。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曰】四方而高曰臺。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曰】書築臺。刺奢。且非土功之時。【□□曰】譏驕溢不恤下也。【□□曰】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曰】凡築臺築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連譏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曰】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往諫。以為先君為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擇墝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害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以省矣。

夏四月。薛伯卒。【□□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書卒也。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以為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為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何同。張氏或主程氏。已見桓公二年滕子下。

○**築臺于薛。**【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夸示魯。書來獻者。抑之也。【□□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徼。古弔反。【曰】境也。塞也。【□□】得春秋抑戎捷之意。【前漢書】陳湯傳。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湯為西域副校尉。矯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為湯延壽擅興師擅制。事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為成侯。湯關內侯。【王氏曰】戎則擒人屬捷。則稱魯。齊桓未能鎮綏中國。而遠伐山侯。有恃勝危節之道。故抑而攘人。今以方伯而躬事戎捷于侯國。有陪功道節之恥。故攘之而稱齊。壓人獻戎之道。未可一端求也。【□□曰】春狄書來獻捷者二。抑揚獻捷而書齊侯。所以也者。其奪服戎之功而譏之也。齊桓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徼其執滑云之威而抑之也。楚戎齊書。戎楚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然於也。昭昭矣。【□□曰】穀梁云內齊侯不言使也。非夷狄年伐山戎。知其當為齊侯者。足以獻捷。乃齊侯也。也去。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使不殊齊。今此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侯之。理疑菽者戎狄字也。戎字類此。狄字類叔。傳寫說遂事。為一字耳。【□□□□】獻捷例二。胡氏於此蓋俘來用。弁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為內齊侯而不稱俘。蓋拘於楚。左使宜中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射入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來。北出戎菽。反意布之天下之說。是以戎為專。非也。

秋築臺于秦[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氏曰]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家氏曰]治國家之當務莊公一歲三築臺荒廢多矣此所謂以及是所以踰年時身死而般樂怠敖蕭墻著之則禍至矣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又曰倚齊桓公殺梁云諸侯之利此所說無益於一築云為固下鑒也云遠也一公云季三臨築國臺外無一有識者不可...

○冬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曰]京房易傳曰旱久而不雨陽雖不施者陰道獨行以害成物萬也斯物也視先去是公比室築臺三由下變作父故不雨之冬亥[汪氏曰]一歲三築無築閒暑雨明之年志春城小穀成而冬不書不[家氏曰]告糴而歲築三郿築新臺延而齋冬書不雨明年春又不雨故書不雨也[胡氏曰]一莊公三築臺不雨...

又法時相者類書時[王氏曰]冊歷春秋書時者書不雨者常月令曰暘之不徵然則及一月時者無書雨凡又未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蓋是時之災穀已成實時也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歲之時成故書不雨之二年正月冬夏見陰不調歲之成穀已時有不可書之爾[日]曰信文十之二年十或三歷一時不雨穀已而一此時特書不雨之[呂氏曰]百四十二年不兩時不三時若或歷四時上一年此而已此特不書之雨者公以二年不雨時也三不三雨若豈歷而有一時不書雨者不莊公僖文二年為災見故詳告廟志之則書也[廬陵李氏曰]此年及信二年經書不雨者書之以累時而一總書也文二

冬十三年十三年年春十春十三夏三年兩書皆每歷時而一總書也

年冬十年春三年三書皆歷時也

己未五惠王十年

二十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左傳]為管仲也[孫氏曰]曲阜西北小穀

二十一楚成十一宋桓二十三鄭文十四晉獻十五衛惠九陳宣七蔡哀十五杞成秦穆

有小大水者莊公中君尚當以害苗而公之無麥禾旅頻書穀之地[汪氏曰]

曾捐築城而後無麥苗而公無麥禾而城頻會

未嘗休息至於後世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以後無麥大害旱

時恭曾次年新築云有一起去年三築臺而不雨又告糴

秋築臺是年又城小穀以為齊桓公築城諸防用之民力舉不可救也

小穀為管仲城也是年齊桓城小穀以營而輕用之民若力焉又今又以書小城者左氏曰管仲之私邑不可營而輕用民力

公齊侯遇于梁丘[左傳]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公羊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邑在宋之遇不期也是遇于何在曹

[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啖氏曰]凡會有二一者會主為上遇者相見以禮者而為主

[程氏曰]諸侯在會邑後有盟會則序爵已將遇主會齊近而先會以桓伯之時序為主自齊侯以為先故齊侯以下則會於爵而序矣伯

[附錄]汪氏曰莊公二十七年會管仲之宣子曰齊城殺穀而齊桓公會穀城伯之

○夏宋

其為物也亦其王從之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

夫何敢從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胡氏曰**牙慶父同母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陳氏曰**之而立叔孫族氏葬以大夫之禮也公羊以爲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胡氏曰**叔牙季友以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命酖牙曷爲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陸淳曰季子恩義

俱客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程子**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遂其隱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而牙之罪莫知其罪之謀也閑牙之春秋而莫謂季友之專殺誅牙之惡使世不知季子後世緣情原不得其罪以季子之忠爲國而適於內親之人理外事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胡氏傳**君親無將也不曰刺者事適於權之善以親親之義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爲君者不得已而誅之也不曰兄弟之罪一之親於君臣之義也愛有親不可行愛於此二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君之義終不以周公之尊武庚以天下之所以不可以私兄弟以私也愛慶父必敗於君臣之義大義之變兄弟之而愛以世之所不以爲亂之不仁以慶父亦必不以季子欲父之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以察其私後世必有以公誅人者禁其罪之大公以叔牙之罪自其辟二叔之罪已彰故隱叔牙之罪尚不可也故以其事爲文也

穀梁曰子般之母黨也不相殺之是不得不以其慶父之成敗亦無所謂公之不慶父季叔以牙之誅乃爲魯國存亡之決也稱春秋手其心而爲之諱有本季子也**陳氏曰**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牙例乃叔叔書曰弟得引爲以義也**家氏曰**書時不書爵公全一微寡苟以爲牙實是自卒也則季友慶父也穀梁以是誅牙罪之義何者不爲其祖其父以親書公兵之卒赤亦因其如之而之書何卒也以示謂經不書季友以慶父爲季友隱其權重人而莫知其之書以爲之罪叔孫之殺其有無後則有後其仲後有仲自夏孫經亦宋有後也殺兄而況其春秋罪之若殺之如奔之殺有後知而其仲以書白夏叔經亦宋有大夫與公華之譯亦無家臣而不以爲祖邪而其後有叔夏**家氏曰**

其事而遂公殺牙之謀亦皆從華之杜氏若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同母弟而不 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公子友又同日公之莊公弟是也杜氏得公之子蓋莊公之二十七年母家同日公子般之子蓋慶父以子般立公莊公時莊母公弟也二方十年

五不得季有弟能主兵曰慶父與公以孟爲氏是莊公之母弟傳稱季文姜之愛子本孟孫以字而爲氏皆書仲孫者以仲其長也是以三家之長故以三子爲長而仲爲氏以字爲仲氏而已同爲正適其說亦通此三桓之始由其父兄之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胡氏傳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是效之窺也危病趙匡曰寢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遽之何也若終於燕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家氏曰**公正嫡立子之世不素定任賢受之託兵正其終得處其而不偏失之閑則於後主不偏任責則之以國本定其受之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爲不貴厚

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既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陳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諱內事。重內變也。若遇弑則不地。張氏曰書月書日。諱之。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又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及于滑。狩于禚。[illegible]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illegible]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illegible]結會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會[illegible]以貽後[illegible]而乃受[illegible]文姜要仇女以繼[illegible]齊廷。遂[illegible]盟[illegible]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覲社。丹楹。刻桷。[illegible]皆爲一經之特筆。然多書有[illegible]大水[illegible]未忘乎會祭叔。[illegible]叔姬伯[illegible]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illegible]

有爲也。而乃勤民於築郿。新延廄。城諸防。城小穀。一歲三築臺焉。坐置其身於宴安酖毒之域。無意得[illegible]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illegible]子之傳家道之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公[illegible]氏謂之[illegible]於春秋。[illegible]之罪之誅也。得之矣。[illegible]不免於[illegible]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傳冬十月己未。公羊傳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illegible]成季奔陳。立閔公。[illegible]

初公築臺臨黨氏音掌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

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

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非公過時越禮。謙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illegible]氏曰未踰年曰卒[illegible]葬則名之。既葬不名。[illegible]張氏曰[illegible]子般稱子。待君也。[illegible]

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豈不明乎。何苦曰弑之[illegible]以正經辛相亂哉。[illegible]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illegible]公子慶父如齊。穀梁傳如齊。如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能討。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

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畢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

百人于役以逆嗣子役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
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役亦不承也。兵權
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翻臣承命者[illegible]
威福諸侯體統尊嚴拒捷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
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
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
公薨于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
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王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
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
而莫敢誰何也陳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莫致不知國事致慶父肆行弑逆陰爲也[illegible]日而

之取則國殺之不討復得莊公矣與今殺子般與閔弑而之尚肆未能伐非季子惡時誅
子之立之告黨於未霸主亦以見魯爲自俗託東之積計人齊心而恒未以盡方從伯也故自任因與閔特公
歸還以葬之道且書殺國豈不知後變禍即父此爲已弑見君其之無戒討容賊其之來寄使慈使而之有復魯
使取魯得以之先書出私心入自春如秋而書齊慶恒父失如方齊伯著莊公辛之不賊君也養成其惡
慶父汪氏曰如先齊書未公二子年牙又辛書經公書慈公夫慶人姜薨書氏子孫于邾下公子書慶子
其父罪齊已著則內慶父不容之於罪國亦人不而可惟捷罪矣以其出是曰魯猶曰有齊臣者子蓋
也是魯其直無書有討曰內如者之蓋其事然則獲微志而顧出矣入自如而莫之制
云書齊內也臣其如曰齊如亦何以也他人諱故莫者如二十深深始則於隱之苗有所見察殺梁
深見慶也非也賊閔公慶不害父弑即君性是以起人之子般之季何殺反覆揚足以如
覆使其罪不見手父亦十八年子弑子卒下之季友何以不能討賊以[illegible]
臣行父如齊則行父亦弑子賊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

狄伐邢平義同思王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周公之衛國在庚
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遂使兩國不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汪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國不自正故也
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
當患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之豈復有
中國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非公本名。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詳見隱公元年

鄭 詳見隱公元年

齊 管仲爲政

宋 詳見隱公元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盧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公元年

曹 詳見隱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詳見隱公元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詳見莊公元年

楚 令尹子文爲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

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諸侯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左氏曰】如昭七年衛襄公卒。齊惡告喪于周。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鄭氏曰】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襚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夫子。則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嗣。然王朝請於以立。今也緣叔知

子而救之以畏戎其爲齊之功奉閔公以意而立之其立非王者春秋不書即位【陳氏曰】閔公以幼爲慶父之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然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于天子誅哀姜慶父爲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繼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爲弑逆者所立故不得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家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并也。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又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事朝廟並升即位事

齊人救邢。【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不對可據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責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國不救是則不救者之罪也宜往救而四鄰不救則皆罪也救而不速救者罪其緩也不救而與救同其罪也若同室之人鬭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室有鬭者不救是不與同室之人同其憂也安得不救秋而同室之有兵是不救之謂救而不救則者其罪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諸侯之有兵赴救邢

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王氏曰】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充民左法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相公之救未爲緩

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遠出兵勝滅邢也於是少既而師諸侯之兵又入其救救邢之初齊師出兵救之功也【家氏曰】救邢而書人者其同亦一桓公伯者之心也稱師例以七齊而後存宋師曾師白救邢爲將卑師少此書人救而書次不然其於救邢未力救患也按胡氏兵不貴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公羊傳】莊公薨而後舉謚【汪氏曰】魯君之葬不過五月所以成禮之節也八月而後葬昭公之客死于外者八月而葬莊公之葬十有一月而後葬是也所以見亂故也說者謂子般弑閔公幼穎危不得至是乃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人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杜氏曰】落姑齊地【公羊傳】其言來歸何喜之也【胡氏曰】季子何以不名賢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季子來歸。【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張氏曰】

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貴而字之。【范氏曰】大夫出使反不書。今書之者，明季子之賢也。【胡氏曰】來者，自外之辭，喜季子之來歸，國人望其來也。【陳氏曰】不言歸去，今得其國而自陳齊命也。自外至者，其曰來歸，喜之也。

爲歸。是時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季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也。其不名之者，以美之也。不名以見爲閔公之請復季友於齊以立閔公尚弱盟齊侯于落姑也而慶父卒弒般季友未知是季友之盟也閔公不歸以季子之歸以爲之慶父爲之也則閔公之不能以季子之亂見其弑則非慶父

子雖歸殺而慶父弑閔公於是以賂求莒則國人何之與
季季子識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絶慶父之
篡不成莊公之緒不絶者季子在也是故弃陳不書而
刺不書至季子也 陳氏曰 季友之出不書著慶父之難
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
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以適也
張氏曰 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政季友出奔以避
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以閔
公九歲爾豈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為國計謀於魯害之世
臣有不當擅而忠於國覺如衛之石碏深謀熟計害之于
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命不召閔公至齊也而與之
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責其
信若使會復之說盟之後公而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
郚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召季友得以歸會者
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告之矣春秋書之以
著魯大臣之有諸也 張氏曰 邦之根理有親臣貴親不
穎之季友過惡於初弟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
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而召之歸魯
春秋從諸侯兄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
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繫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隱

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
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
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
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遐邇說
周厚本枝而衛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貫戚任事之私外無姦寇
用竊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朱子曰 春秋書季子來歸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 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 其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 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只是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 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 有望之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去

賓季子與縣於成風執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季 氏得擅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汪氏曰 朱子謂夫
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
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
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為之
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聖人排美之
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間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
聖人必有深意也 [illegible]氏曰 此係賢季子三傳皆子
但季子諸陳之說公子殺異何以為季子辟內難自
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弑季未嘗奔
事也時慶父內則哀姜得擅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為國家
禍亂故季子如齊閒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喬歸
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於
而起季子託公子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謀姑之於
故今與高子俱有稱子 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冬齊仲孫來 左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 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 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 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

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 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 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 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 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 曰仲孫疏之也其 言齊以累桓也
仲孫齊大夫也 汪氏曰 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 □氏曰 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 之難而從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 孫氏以為天子之命大夫未詳是否 其不稱使而曰來
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
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
臣不以禮也鄭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
奉天討而更使計諜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

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

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

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

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illegible]曰 不稱齊侯使仲孫

又書曰未識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以著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說之是以書宰咺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宰咺則無以貶之矣 [illegible]曰 病假桓有公勸而免俟因亂以取其國者

嘉仲孫之來省也 [illegible]曰 書來盟諸仲孫之來省難也子般閔公知始之盟請於齊侯能使季子莊公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其罪以然爲使人視魯曰是可取未可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者

末不書事所以見病桓公也 [illegible]曰 之譯入人仲孫者有以罪其言魯來周禮矣此見周桓公之所以仲孫雖之智仲孫於而現不圖名而以不能爲其君有以遠行於政方伯亂之俗壞春之秋見所以之矣可許也 [illegible] 春秋直仲孫書來雖不害其法者自見之者而罪之蓋桓公傾險之言來而柔名

仲孫實同州公以來寔獨於公以遂事之爲上介不書使而不書已責皆爲伸交譏孫來之者也公與祭公同於私行事之爲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本是公之父之故然與祭公之使 [illegible] 仲孫而不書 [illegible]

家氏鉉翁曰 仲孫按之齊事之左氏得其實公子之左氏得其辭矣

張氏又無餘蘊得 二家

[illegible]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年表] 惠王十七年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楚成十二秦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illegible]曰 陽國名齊人逼而遷之 [illegible]曰 桓公霸者也遷邪是也以其國地也國爲之都遷之義所得爲也宋書善其擇之以春秋所書遷其國者東海郡陽都縣是其以兼遷之傳別之書法而鄰之東陽難於爭附不肯者之未有書名而以爲之志 [illegible]曰 強以其所不欲楚之辭可也取者如此非其有國者與於滅國中絕而之心附也蓋 [illegible]曰 國遷之力乃遷其國人遷自之欲也遷不也滅者誣自是不得遷而遷之則遷之滅也存其後而不絕則伯者功其過祭不祀者存此邪之存謂衛也 [illegible]曰 所遷齊人遷陽以意遷之也非陽自欲也則遷不也滅誣不便是公見初也 [illegible]曰 年以後事與滅也自撰始絕郢之遷意陽也則伯者功過不祀相存此邪之存謂衛也

附錄 [illegible]曰 春秋魯閔公既父戕于黨氏抑其德而秩將至於酒沒之所弊遂之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illegible]曰 吉禘者不吉者也 [illegible]曰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illegible]曰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

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儀禮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 [illegible]曰 此禘之大傳喪服小記說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又是禘祫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其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陳氏曰】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大甲雝禘大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又祫祭止於大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始祭后稷文稚及上一代然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

祭毀廟【□□曰】公羊文二祫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魯畢合先君之主祝迎四廟之主王制天子諸侯之祭於祖主則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今公羊言大祫之禘嘗于閒乃時祫之禮按

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爲上下之殺也

【□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爲王者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夏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顓頊則禹之所自出也

祖契周之所自出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生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祀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氏】曰諸侯有祫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閒不言祫之名皆爲合食於其祖而言禘非別有祫祭之禮

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祭統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程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王氏】周公立爲經制禘名不分於禮禮禘之

之衰乎【□□□曰】宗廟之禮所以尊其先也天子七世之廟有天子之先則有天子之祀諸侯五世之廟有諸侯之先則有諸侯之祀先之禮魯侯國而

以王禮祀周公而往則吾不欲觀之矣其說則曰不知禘之說者之於天下也不王不禘者王者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失聖人之志矣

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

【胡氏曰】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當遷入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寢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不應吉禘

【陳氏曰】初魯之未聞莊公也既葬不入廟故直言禘

既卒哭而吉服不入則當時禘爲君然臣雖未經大事不廟入故諱書門士以示大夫譏

未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

【杜氏曰】用禘禮蓋於新主既立祔於文王文王卽周之公廟之所出也其不追祭故得直言周公廟而已不言莊公宮明於用莊公之行以也其故此配祭直言周莊公廟而不之言閔莊公宮借用

兵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事也【汪氏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于祖父皆子閒辛哭成王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曰禘于莊公蓋以吉禮特祀于寢耳一

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務書於其矣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太其茲者耳【張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太禮群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主居等從卑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群廟之主焉在其

爲寢禮魯周行之此已久不足譏矣【張氏曰】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周公之廟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未三年而行之上未可遷用祔於廟周君幼弱而以程氏言樂之用詳也

於神主忘哀諸上而反易之人心何此蓋出於家養父祭哀樂上爲易文非他日禮有所得比矣

【吳氏曰】莊公薨未二十七月而吉祭借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事而降十二月公服配食也其時閔禘

公初事出亂而淫五惡具之所法爲五字知不得罪非聖人之義其事也

臨川吳氏曰閔公喪未畢嘉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用之莊公又禘于大廟以致妻母可以謂之禮乎

於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偕說故云爾其實禘礿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以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吳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殺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煬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誥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張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爲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爲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爲合祭群廟之主而朱子師友從趙氏以謂不兼群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謂禘爲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譏左氏妄引禘名以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數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爲惟魯一國有禘樂耳何氏曰公羊云未可以禰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大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言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書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得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張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惜之曰公薨諱之也過弒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也且不葬者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汪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夫子所刪故左傳所記當時列國誠詩亦矣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今考圖生之把藏之錄編曾觀刊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張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路寢小寢高寢臺下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按

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游手承旨記稱前不言弑。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剸帝刃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其父祖之罪。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而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矣。[張氏曰]或謂不地。因見其弒。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隨閱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況羽父再不氏於經變之前。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閔哀之後。誅弒之誅。然于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出其而公孫敖爲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仍耳。[汪氏曰]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閔說命手于力能特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說非也。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其葬特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爲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音遜。[公羊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胡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胡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文再書慶。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閔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經營觀社。逆女親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倨驕很之態已見於爲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放猖獗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於莊公季何有是以通乎不仲而無姜惡之心。與弒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于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之意已著矣。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罪。自慚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家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譏佚賊之責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弒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威令未著。力不能制。非不討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

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史記呂后紀：后崩，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已為內以[illegible]諸呂。使灌嬰擊齊，與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劫酈商，令其子寄說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皆左襢。呂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排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illegible]明堂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或問：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與其公子與翬同？茅堂胡氏曰：翬不稱公子者，為戒貴戚之卿主兵擅權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氏曰：先書公薨，而[illegible]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公也。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illegible]國[illegible]之險也。方季友適邾之時，[illegible]魯國無人[illegible]

姜氏慶父哉！季友自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戮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陳氏曰：慶父繼弒兩君，勢傾魯國，幾不能有君，以自託而逃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國人舉卜齮之黨，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至也。使季友遠邾而藉曲阜之衆，無石碏、雍糜之誅，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遠也。然則慶父之奔，羞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追求慶父於莒，既至而絕魯，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令之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弒逆，罪非穆比，而前其喪歸以絕之歟？[illegible]氏曰：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通注罪陳莒也。○[illegible]氏曰：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illegible]大夫奔皆言出，不可以為義。[illegible]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

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弒二君，魯國幾亡，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張氏、陳氏之說是矣。附錄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illegible]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所立，因[illegible]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乎高子？莊

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之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劉氏曰魯君弑閔亂。上下莫相安。齊桓公雖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乎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來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曰不言使其誼有君之所不及也。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其皆以子稱也。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矣。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魯所以寬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使來視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卒說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稱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濟於魯耳。又曰未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高子定難而存魯國屈完所以而從中國皆美之也。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罪之也。事同而褒貶不同者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必考上下文而觀之。廬陵李氏曰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之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國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茲齊有大夫則完僕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叔梁武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深加於高子之得之。又曰閔公之書三子之來皆稱字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推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子蓋齊無君文不沒公即位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寧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汪氏曰東平思王通姦梁王立與姑姦之類蓋削之可也。弈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之淫志亂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宣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

其國者也【劉氏曰】如羲前陳靈業之殺身亭呂不劉宗冀之敗實晉賈后淫亂隋煬恣陳亡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中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幾至滅亡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

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宣公即位宣姜淫恣殘樂忘政宮貴爲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公存之則康叔之後無顯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爲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上書入國也以衛爲淫祝之大國幾五十年滴於亡威究告國見先齊家而亂桓公之禍也凡未慕則滅可不或哉【吳氏曰】滅成而書入不以有其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罪於存之者也故不書衛滅者須句而不取言之者亦不言滅書入而不取言之滅者以衛公不能攘戎狄故爲之諱或以爲美桓公能存衛之未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始難不爲能於存衛之後其於春秋凡與戎狄者滅而猶能存外衛之於衛此說事成考之後春秋凡與戎狄盛而滅絕入亦者庶幾焉先然此乃言存

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晉入鄭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入鄭則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

也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

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氏不言禦狄蓋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而實無却狄之志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

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

以遣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illegible]】公子素所作以是詩之爲當作之進

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以君之命授匪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賢不賢而使之至於敗不事君子偷曰其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己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陋其身又棄其民手【張氏曰】舜授之辭曰國君守社稷以宗廟之主所惡於人而之以一人向一非國衆之聞人與蓋守一邦【吳氏曰】之衆有按爲之度外之存亡一死生舉以適之棄其心當鄭時如來手就鄭生民如之兵方矣【胡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單兵就死如亦子故事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外者也而一無所得歸致也今鄭無其師而歸將其兵于外久而弗召顛棄其衆潰散則師其事乃而使何其民乃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爲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

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

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

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

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

則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

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

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

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

於外一制書所教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illegible]】桑維翰言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說帝與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外以維翰爲中書令樞密使總國公事無細巨一以委之

違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身不足責也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惡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識之也許氏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爲義則大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爲義則王子帶不書奔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殘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殘其家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錄 左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

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

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二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二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弑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盟。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立。異。又知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二年命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illegible][illegible]氏年表爲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子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爲小邾子。天下無本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爲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一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illegible] 惠王十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illegible]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illegible]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illegible]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侯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

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或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亦嘗請命于王矣不書即位何也[illegible]閔公之弒魯使不告于周亦不書周使王魯僖又不見于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illegible]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討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illegible]左氏云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遇弒僖公自邾入爲君

至此久矣國內已君矣不容不謹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陳氏曰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illegible]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illegible]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illegible]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末嘗與大衆此繼師責其衆可救而使次以爲[illegible]之不保其民也[illegible]次者救兵[illegible]

三國猶能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illegible]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若其救難不遠也[illegible]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兆以待其斃故言次譏之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之也[illegible]善其重愛民命未遽加兵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illegible]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爲美也凡救者奉命而往救後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下言次雍榆叔孫也[illegible]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illegible]春秋以用兵

侵伐爲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還延而欲其速也蓋賤虞無事而不救則人適必渝矣[illegible]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習以兵蹂踐邢境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敵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卒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illegible]桓公存三亡國惟於邢最力使其狄驅而待尚能存之於本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illegible]其宗社不[illegible]君死爲邢則其君尚在宰百姓而去之請求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矣後繼書救書城邢嘉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illegible]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若實諱閔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illegible]其諱細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與用兵爲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云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可得云不與[illegible]公羊云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救次而[illegible]言次非救也

[illegible]
意乎若當褒則次非救志非殄也又云何用人知其是
齊侯曰曾無師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北齊其師
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
又何以明哉且直言齊一師曹伯有何不可先王之制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何以獨師
乎【陳氏曰】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
匡救也後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
諸也須有分別公羊以為此譏是君也進止自由救緩是
亦須有胡氏通為一例以為皆譏其不速於救[illegible]
臣也先通君命貫服事亦取其說也又釋一例曰次而在後
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其救也之[illegible]
其救之形也故而後次宣而其救當之主胡氏而此三說皆
不見救敗之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之[illegible]
下則晉惟之吠氏得之吠曰凡救故當次奔命而往言明魯失[illegible]
也救書之師君命往救而救務次止命先當往救[illegible]
命也下書次兼師所以救也[illegible]
遂又曰救兵書師所以救也[illegible]
以為譏兵[illegible]
侯皆非[illegible]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集傳】公作陳儀後何[illegible]諸侯城邢邢人[illegible]
遷之辭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遷者猶服其國家以往者也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邢復見也夷儀見邢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illegible]此一事也[illegible]凡諸侯城之[illegible]
討罪禮也[illegible]以知其為一事也[illegible]
復言師列字[illegible]
加故事矣[illegible]
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歸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之自遷[illegible]
為文【[illegible]】非為狄所入也邢人饋諸侯救之力[illegible]
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遷邢[illegible]
於夷儀然後邢得以提存[illegible]
【[illegible]】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illegible]
遷者非其意也[illegible]
遷或自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遷邢還衛遷帝丘遷許遷于葉[illegible]能以自遷是曰城[illegible]
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亦是但邢當遷而齊師[illegible]
因以遷于狄而未許蔡舉國以從夷此其異也遷而齊書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illegible]】
列三國美齊桓存亡國【[illegible]】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
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安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以城
之救患之足以存亡國而邑之安並非桓公三師[illegible]
以來叛之力使存亡推以有守此南仲城朔方以南見城東
方之遠制【[illegible]】此而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齊秋[illegible]
邢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邢而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illegible]
儀[illegible]

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
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
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illegible]】[illegible]
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illegible]
不相掩是之謂王法【[illegible]】[illegible]

遷于夷儀【[illegible]】狄滅衛還于帝丘桓公能救之[illegible]
交其昔矣[illegible]桓公能城邢不能救衛而城邢[illegible]
文之[illegible]
城邢[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illegible]】薨者何[illegible]地則
其言[illegible]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illegible]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illegible]】夫人不書其死昭然可見

見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
也齊主盟主義得桓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illegible]】
【[illegible]】桓公[illegible]

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殺之義。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汪氏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夷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也。或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此時告魯。許之以特歸姜氏歟。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焉爲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至。何其久也。【□□□□】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從以夫人從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自文姜戕桓公得進。致讎而濟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弱亂齊速辜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猶明。人倫猶正。此察罪討惡。失得之明驗也。【□□□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弒君者。有弒閔一事。然亂賊遂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

逆也。哀姜齊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喪。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亦伯也。逆敘經之喪以是也。凡言歸者是也。當從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羊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夷或爲魯地。雖不可考。以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至自齊而後不言至。而自齊至於乾侯而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後不書至。以與至自乾侯同。文曰夫書齊人之詞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也。不曰齊人殺。焉已甚矣。先儒謂齊侯而曰齊人。詩齊人之喪。高已甚族。而后喪之。呂氏曰。齊桓不猶可當殺哀姜乎

楚人伐鄭。鄭即新鄭也。【□□□□】【□□】

楚稱人。浸強也。【□□□】或謂前此稱荊人。則爲進之。此稱人則以爲浸強何也。蓋來聘則爲進之。此嘉其慕義於中國。最曰進之。伐中國者其罪大。故曰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獻

雖固已強矣。然猶畢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曰】敗蔡入蔡稱荊。來聘始進稱入。伐鄭又稱荊。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與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後。伐用兵皆稱人焉。【□□□】大至是稱楚者。蓋荊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荊楚。則是亦其舊國名。前此侵陵中國。皆以州舉。獨來聘稱人。自此始稱國稱人。則以浸強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而伐戍小後止稱人者。以桓之力摧足以制之也。桓沒而宋伐鄭兵後諸列於會盟。僖然主諸侯。爲春秋有以書書者矣。【□□曰】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年之閒。兵志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鄉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寡

權焉不能是至。三十年。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張氏謂其始定政。號曰楚。以交於中國。殆亦得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呈反。公作好。【□□□】盟于會

謀救鄭也。【□□曰】楚人伐鄭。故合諸侯于檉以救鄭。即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是楚人伐鄭公不遂與而會諸侯。經書會而左氏言但傳謀耳。全之美也。【□□□】堂經公作壞。【□□】豈立之戒。將歸九月。公

敗邾師于偃。偃邾地。【□□□】也。不日疑戰也。【□□】戚之。而立之。曰賤者。內歸者也

【□□曰】偃邾地。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擯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會于檉以謀人國魯爲上國公宜以...）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乘而徼一時之利是以見貶也 胡氏曰 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見（貶）公之罪矣會而敗其師非偉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必遂反 挐女居反）

左傳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其外難以正其外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 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胡氏曰 酈魯地也大夫生死皆曰獲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諭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家氏曰 ...

（...）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公羊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貶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氏曰 不稱姓則許齊桓之能殺不去氏則...

夫人與於弒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從人以宗廟...

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絕天子之法以臣子可私緩伯主之令...

高氏曰 君子以爲非義是齊已遏乎春...

以私請之而魯以其喪至也...

請之是魯不忍絕之於齊而存夫人之氏也以見聖人不因其喪至...

絕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以其死所...

...

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此文姜之罪。所以明誅人得手
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迎之時貶之。何休曰：所以
其罪，因正王法，所以加於臣子，其國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春秋於其
氏曰：齊人殺哀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
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不袝於寧乎？
殺，梁氏云：不言齊，爲魯人諱，齊桓殺同姓也，非伯主人，疾禍小君
之，等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非春秋所諱。
矣。所以不得定文，謂同姓夫人，非至以誅齊桓。劉氏曰：哀姜
胡氏曰：僖之讀爲姑，兩存之，左氏，杜氏又以齊人殺哀姜
魯僖以爲義，存之。君子以不稱人殺。
姜已嫁，季文子不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人，
已爲閔母，季文不從人者，於春秋之公義矣。

癸亥惠王十九年。齊桓公二十八年，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
宋桓二十四，秦穆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
鄭文十二。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之？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
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

程氏傳：衛爲狄所滅，楚丘，衛邑，齊桓公率諸侯城之，以封之。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胡氏傳：不言諸侯，不言桓公，又若魯自城，爾。
孫氏曰：此會狄之後，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貶也。李氏曰：美桓公而夫子錄之。
許翰曰：衛本小國，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作木瓜詩以報之。然則衛國有狄之亂，其出處意豈不以尊

之。張氏曰：衛人之感齊桓，固然。不以其事而言，以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

劉氏曰：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依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嘗亡滅而不存矣。

許氏曰：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悅之。（定之方中）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

國也。張氏曰：僖二十八年楚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晉文公私許陳蔡復封曹衛，諸侯有數之，先君受之天子，諸侯受之先君，非霸者所得私爲專命也。謂復其位，則命爲之承之，天子世爵，有國之君，齊世之。

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

永嘉呂氏曰：齊之遷也，春秋之再伐狄之前，敦所以爲邢也，故書城之，書邢與邢不及。此春秋之節也，此所以不書衛之失，則後無患者，不書衛之書所救，救邢楚丘而書衛不書，則後無救患之失矣。

春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 [illegible]杞公之封衛[illegible]莫大焉[illegible]而自以爲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而私

書之魯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竊封之是楚王命也擅三命諸侯之亡罪也故以小惠師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猶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爲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年循魯也而獨書會者以故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illegible]曰】衛雖當封而周室亢不可以不爭故署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illegible]而等王室也【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尊之斷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敗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illegible]命於天乎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之丘以封衛而拒公之徙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自天子之命[illegible]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illegible]之[illegible]邑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邢公使公子魚賜成以

甲士歸其祭服以馬而不書技凡皆所以隱其功也公之封寄蓋其功不足以推過是以署其事而隱其功也夫之城所城之城杞也皆以國書三惟城之緣陵不繫其國[illegible]諸侯城緣陵則諸侯之大夫城也[illegible]事之專封曰不得專封而責之也[illegible]公曰城何也非其責也[illegible]亦謂之城若不謂之城而謂之邑[illegible]何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illegible]十有一月而葬哀姜至自齊夫人氏之喪至[illegible]絕之[illegible]其終春秋之[illegible]可[illegible]日葬[illegible]君哀姜[illegible]無所[illegible]者不謹[illegible]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作夏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illegible]

安其常而忘之道宮之奇諫以晉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宮之奇亦
謂與寧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
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張氏曰】虞假
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次之故以虞為主下陽虢邑也
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汪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
都也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之後文王
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
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
社稷所以為首乎【陳氏傅良曰】虞啓晉伐下陽虢亦有虞則晉不
能伐虢故虞為首晉伐虞之罪也先虞
【家氏鉉翁曰】州吁告于宋宋為主兵故伐鄭之序宋為首
於晉虞之罪也於晉之請於虞而後伐故序虞為首蓋從宋所以
於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號之師虞實為之倡不能以自必也從
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倡不能以自必也以從晉
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晉

之也【家氏鉉翁曰】戎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
哉春秋誅惡者罪其與之為惡者故首以石曼姑以
宋首州吁以虞首晉者晉之子家首子公先儒以漢
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
者春
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
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
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胡氏】欲立武昭儀永徽六年上
忌不從乃與昭儀幸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
姬子三人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
上因從容言以他語曰大臣以大義正言而立武后先
無忌以為不可無忌對以他語曰大臣年召以為無忌等言而立先武后
於利則不足為重矣苟能以銷其反非陽使心矣知
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銷其反非賜心矣
路遂其強暴者乎國而以下陽邑而其書滅何也下
刻受他人之
陽虞虢之塞邑【陳氏曰】入虢之塞也晉之得虢由於下陽故書也…獨不

有潼關【呂氏曰】潼關西山夾立窄狹僅容單車一夫可守蜀之東有劍嶺
之險【汪氏曰】劍門天下壯險路之峻一夫當關萬夫莫向皆國之門戶也潼
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
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
守國而待暴客者也【易】設險以守其國坎傳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待暴客蓋取諸豫其衰世之意邪【李氏曰】天下為公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外戶不閉
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易之興也其於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以衆盛衰之世而立法如
書城中城之類見城有致而不能自守之不可全恃如書晉武公滅下陽之類
又見其有致而不能自守也【家氏曰】晉獻公以兵侵虞虢
蓋晉獻公未得志於諸侯晉虞虢近於地之小國以為
鄰晉其勢先以重賂聞以虞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
兵虞伐之先以重賂假道晉以滅下陽虞者不知虞號之忘
車相依之勢反道晉
輔虞伐之蓋先以重賂假道晉以滅下陽下虞人不知虞號之亡

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
兵知郭之道郵所以見虞之自取也故春秋
虞人晉人而曰師者以其衆亡不待其取邑而言
者下陽晉之所保者取其也故兵亡不待強也取社稷而
人書虞獻伯入于襧而不書入其以虞書晉滅下陽而也言滅
滅號虢仲之要矣【趙氏曰】書入不書滅春秋虞晉號之邑不書
不能守險又曰虞號虢有罪而晉不能受保險書滅下陽非晉之書
之意又曰晉恃虎牢官不能受封傳陳王九法世至皆衰世之
穆侯生大子仇及成侯唐叔始受封傳至晉世至皆
受命書文侯之命為晉文侯二十四年平王東遷有功
昭侯元年封其叔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叔卒子
立隱侯七年晉侯卒子鄂侯立始立伯莊伯卒
立晉侯緡莊伯以曲沃十一年弑其君晉武公以其寶器賂
王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
王二十八年晉武公滅晉侯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
公十六年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辛二十七年伐虢八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
晉二十七年伐號獻公曰不可二十六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
沃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十八年使太子伐東山
必棄其民而後伐之【戴氏曰】虢滅與二十年晉勝於我
於是晉始大以前事皆不經見此
卒侯閔公羊云虞號之郭之邑為不書其不書也

□□之□□□在下□□□何傷不見□□經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元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氏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荊楚

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史記樂毅傳】王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之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閒秦連楚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其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擯言遠國者許是盟也【□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汪氏曰】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包之令考春秋會盟來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忠與國之遠者莫遂乎江黃皆荊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為諸侯皆在然何氏先氏之註則但春秋褒以編至之詞千文子謂字氏今明會專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發

冬十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是欲得雨之心篤也明君之恤民【杜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孫氏曰】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

〇楚人侵鄭【左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子元角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國楚為事亟未能制之於召陵而款宋公盟諸侯之事下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附錄】【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張氏曰】□□晉侵陵黃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范氏曰】閔憂也經書不雨憂民之至一時歷時而總書【古註曰】頭曩三時而後書或歷四時而後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氏曰】三時不雨則飢饉荐臻民命陷危此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反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焉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達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類忌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見文公二年以宗廟則大室

屋壞見文公十三年以賦政則四不視朔見文公十六年以邦交則三不會盟見文公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雨書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十年十三年以著其慢也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勤過求已脩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閔無異事則雖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或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今考傳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為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茅堂胡氏曰取不言滅晉取焉附庸不絕其祀也高平張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東陽許氏曰舒蓋荊與國徐人取之蓋附齊魯陳氏曰魯頌曰荊舒是懲舒與荊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攘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廣陵李氏曰收徐偃始繼至故春秋亦伐之楚毀徐徐伐莒是也惜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明五年從楚伐吳亦擄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又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絕其祀也表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國無重輕何得以易而虐其滅罷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實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經也春秋以其穀傾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也○六月雨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未為災也

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穀梁傳雨云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杜氏曰示旱不竟夏何氏曰憫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感也

雨云者喜雨也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憫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劉氏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閔之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惟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必百姓之心為心是故與民同憂主事之始也與民同樂之主事之成也高郵孫氏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向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證宜公不可同於僖公也○胡氏曰公羊云上雨而不甚也按此釋過舛之甚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謀伐楚也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按左氏謀伐楚也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兵以

正合以奇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蔡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應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曾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服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與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而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汪氏曰】公羊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此當在盟葵丘之下蓋錯簡爾與孟子所

載五命之詞及穀梁列禁之目畧同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糴穀梁所言雍泉訖糴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illegible]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杜氏曰】[illegible]

經書涖盟者四推此年季友之往佐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illegible]文七年[illegible]伯如莒則小國之請盟而勉強以結盟初無涖小之譏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爲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盟對來謂爲義公羊之下[illegible]楚子曰來盟役欲也不書其讎敵者也若習我欲之也不書其讎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圖然但觀胡氏於良夫來盟下注云來結之盟爲能定書嘗有約言矣未足發忘而譯逆覓這定固結之[illegible]爲賞定之說亦是或

○楚人伐鄭【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檉于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illegible]遇於此例也[illegible]傳者

【附錄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 晉獻二十一 衛文四 蔡穆十九 鄭文十七 曹昭六 陳宣三十七 杞惠十七 宋桓二十六 秦穆四 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illegible]楚欲衆而保險已無及矣[illegible]出其不意知弗敵矣【[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侵蔡以攻其捍蔽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illegible]謀也

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杜氏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范氏曰】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所貢【[illegible]】辰州盧溪縣西南二百五十里有包茅山【[illegible]】山[illegible]出包茅有刺而三[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公以楚貢大[illegible]以責之曰爾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正也楚役義執言不由諒道故決子稱正而不請[illegible]公伐而楚人
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
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
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
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
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
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
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

也[升氏曰]楚強桓公不頓兵血刃以綏之以文德使之服故秦不違進而次陘其次[illegible]止善其強其重是以要會民諸侯命[胡氏曰]伐而懷之之病中國之久矣[illegible]其心必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心之謀故先侵蔡而後伐楚是以蔡潰兵至而伐楚[illegible]其也[陳氏曰]不分其民以專其功也知桓公有志於事不伐楚而不在於書則侵蔡以蔡[illegible]遂言之兵事言交兵必非以於天下之大則[illegible]定塞欲之則大敗而楚入門春秋以蔡侯爲[illegible]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天下之分也是以侯而楚已不伐書曰遂伐楚言於夏之分也於是伐侵蔡以蔡侯之召也不戰而以一戰也矣桓合諸侯之兵以服楚國不之人戰而楚服也[illegible]雖[illegible]服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於楚[illegible]而加兵[illegible]來[illegible]

蔡之從楚蔡之後蔡終不與齊得已之桓會之伐楚不書侵蔡而終不得已[illegible]齊桓之會晉文之伐楚[illegible]當先侵蔡於蔡今考于侵[illegible]叢伐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伐鄭蔡大夫嘗曰同例于皆蔡[李氏曰]伐而厥後者此年事與襄元年之伐討鄭蔡大夫曰遍例于晉兵慎戚之意也臣叛非蔡國邑爲別國也曰清言其曰叛大非也潰者民潰之也叛者臣叛[劉氏曰]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illegible]言[illegible]如經何有侯也亦非也若實侯何爲不言于屈完來時也安知屈完來乎[家氏曰]左傳屈完蔡姬公氏曰初侯文屈完之時也[illegible]蔡侯蕩公于囿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於是會[illegible]諸侯侵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illegible]私怨而是[illegible]始不然也蔡潰公怒[illegible]經十書數年矣豈[illegible]左氏所載直爲蔡姬[illegible][高氏曰]齊桓欲攘荊楚經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爲蔡姬舉哉[廬陵李氏曰]沈潰言潰[illegible]民皆逃其上之詞也罪輕兵重者潰者罪重民矣蔡之上[illegible]有無其可知則書侵兵書者事之先[illegible]事之[illegible]有所以蔡自北之[illegible]後可以蔡中華之甘心事楚之[illegible]齊桓[illegible]先侵得[illegible]以蔡[illegible]奪[illegible]累齊桓也又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illegible][illegible]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遂伐衛[illegible]伐晉是[illegible]侵蔡[illegible]侵鄭[illegible]侵衛也[illegible]

有功於中國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如[illegible]聞之師正其罪而討之[illegible]顯[illegible]遂[illegible]師[illegible]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於王之撲之罪之天吏[illegible]來盟然則其不與屈手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法則不奉天完觀師侍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成此言時出于紀以張其師曾西鄙其功烈楚人乞盟遂以譏其事書次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服[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齊桓以深入之猶勝負而屈之數罪兵之善者也[illegible]不恃其兵[illegible]惡而輕進以深入之則猶勝負而屈之數楚致伐之故戰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三爲節制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王氏曰]晉文服楚不退以舍避楚師合於不戰以俟其來屈服會[illegible]爲義則晉[illegible]恒公柄伐楚退次召陵之盟[illegible]侯事亦持重一時[illegible]大備王之[illegible]意[illegible]盡恒公[illegible]齊[illegible]是不貴以德[illegible]已非一日若以此問之[illegible]宜楚三年服罪[illegible]然[illegible][李氏曰][家氏曰]成[illegible]不諸侯其強大[illegible]保其已必勝哉[illegible]伐次不足善也伯牛襄十六年晉伐許次于[illegible]伐鄭次于[illegible]惟襄元年晉悼公復伐鄭而次以[illegible]書侯之其師次于鄫不致悼悼師以庭攻鄭近於蕭桓伯之[illegible]初不意能救

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又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書侵蔡之類盡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

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為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猶遂救許。反為書之也者。蓋致兵宜遂。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夏。許男新臣卒。[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高氏曰]新臣即許敘。在位四十二年。[汪氏曰]穆公也。子業嗣。是為僖公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汪氏曰]成十三年書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在會則稱會。[汪氏曰]定四年書杞伯成卒于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音]闢[汪氏曰]棺親尸者。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家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劉氏曰]當召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與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也。穀梁之說非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杜氏曰]如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陳氏曰]楚嘗夷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其不稱使。權在完也。[范氏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來盟于師。嘉服義也。[高氏曰]書來盟于師。見桓公以正義伐楚。楚來乞盟也。[高氏曰]來盟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德。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古堯反 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去聲 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

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
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於粉反而春秋美召陵是
也【揚子法言】注緼亂也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趨齊之盛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
盟以權楚故子雲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召陵之會能服楚也【胡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
言正而不諱是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
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伐楚義而服楚也【張氏曰】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
雖隸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而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哉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
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
楚進退有禮尊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賓二百四十年其盛之舉也【汪
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
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
然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婁稱及國佐盟而書日則亦序續也袁僑如會及袁僑盟稱若之義而
來會膊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而書及詞繁而不授又辭於國佐之盟著
惡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荊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晉郤克等以力屈服傳
春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義之晉悼難澤雖能伏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說
盟文使大夫與之盟以晉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聽之也【壺陵李氏曰】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
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後雖會劉子而辛於無能爲此以伐後書
盟爲成事後以侵上書會爲疑辭其得失固不持與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
即此【□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焉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
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李氏曰】來盟不稱使王與齊[illegible]

[illegible]至而安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
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
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
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績故袁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
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爲桓不得志者非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
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
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
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
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

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
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
執也【□氏曰】桓公與陳侯南服強楚[illegible]其惡可知【□氏曰】齊桓執[illegible]
春秋之不與齊[illegible]
陵[illegible]之罪故左氏說是【□□□□曰】春秋書[illegible]
十二年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傳伯討之正辭若楚子[illegible]諸侯故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若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會盂
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書執文之詞非序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文曰濤承上
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濤塗何至伐之侯之若是其甚惡故胡氏全取公羊焉是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illegible]
[illegible]

〔曰〕書說書及老之上文書人執濤塗之文方齊
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逆如
倡陽逐滅頼之類此不言弟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公羊傳〕楚已何以致伐

也〔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范氏曰〕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
事〔何氏曰〕公出三時危公之久〔[illegible]〕公突齊桓爲
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者沒之
勞也〔[illegible]〕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三公志之
也〔汪氏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錯召稽平誰
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戟諸書至或以前事發省成以
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陵而序書者曰湯歸句
夏成王東伐淮夷遂殘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
滅夏滅奄其事壹於伐三殘伐淮夷故爾〔[illegible]〕楚野
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逐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亭公羊之說
非也〔[illegible]〕致先事致後事之說穀氏畧而不言揭
穀梁得之而喚子曰一書而步兩事者夫子擇其重者志
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夷致伐而不致會對侵
楚盟皋跑奎會而不至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
事陵矣又以侵禁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荷

致伐而不致救諸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
其公羊以爲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若僞於伐之以會皆兼
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爲楚復盟故不以會致其
莊諸也又曰謝氏曰南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
盛若而至之亦是〔劉氏曰〕諸致例
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不足信也

○葬許穆公。〔[illegible]〕穆公作緝

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
事加二等若是有以家歟。○〔[illegible]〕左氏云卒于師薨之
以賓禮之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焉似當時臣子
欲進矣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竊私以加等之禮葬之
竊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illegible]〕孟公作惡台同〔[illegible]〕〔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杜氏曰〕茲叔牙子

揚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西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illegible]〕言政善則人慕之惡則人厭苦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西國於

是從王命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齊桓伐楚雖美而御
師不整故不敢命征〔劉氏曰〕齊桓之不可爲周公亦明
矣然春秋以周公之義責焉者以桓
其可以及可以責者責於桓公也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怗。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援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illegible]〕五伯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爲而爲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召陵之盟伏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速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illegible]〕朱子集註謂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其有與此不同

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諫不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胥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三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卒子琮以荊州降劉璋以操得荊州遣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荊州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入朝

[illegible]之[illegible]乃遣之季與偕而去[illegible]曰天
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
下矜伐如此其難不解
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蔡氏曰責愈重則憂愈大聖人
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乃君道當然也責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
人以執罪齊侯也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
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
盟主於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衛侯溫會稱人稱君
稱侵陳者深責之也胡氏曰六國同伐楚成陳與
桓之功一有誤軍之罪既執其臣而又以三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罪者伐
之令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
蓋不如此無以見其師之無名也書侵者以
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陳氏曰桓公怨
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懲德多
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終不與以懷興則後
有當討者應之復急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逆樂
以至其強盛而不徒伐陳皆怨陳之過致之也不敢詳書伐口侵
以著其罪胡氏曰伐陳侵陳之罪也詩曰中國既又
伐當其罪也侵已甚不善也耳有楚寡珍中國之又
再侵伐陳罪特書譏之已甚也汪氏曰
罪也桓公責陳罪弱國非道也見之蓋夫
子大齊桓之功而小其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觀
擴宏大者足以勤其方寸而識量淺狹周旋
勝負得失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分也管仲伊尹
公與管仲孤趙以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不得不仲佐
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霸不朝不深
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舉以伐楚之以伐其罪遺
自召陵君臣俱驕愛善易位濤塗之謀以伐其國
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合諸侯之師以伐陳為之未
[illegible]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illegible]

驕盈之城由真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
莫知所措故不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盟之雖無王自若
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本以救鄭未盡逃盟雖稱仲中國
之威不能大振強楚之以救鄭是盟之雖稱王自國
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是春秋於伐許使中國以
書於其伐陳則陳也國人皆以大夫之義著明矣諸侯之
襄公之孫茲帥師伐陳則知諸大夫之師以會與惡不勝國
書公孫茲帥師會諸侯者知其可否首書師是之罪不國
陳也陳人之侵公孫茲公與書師會諸侯之罪公孫茲帥師陳氏曰
於是而有書世書茲與首書師
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大夫三家師會是故子孫之謀子公
致于師文子帥師及諸侯之大夫而以公孫茲會大夫所侵從陳公也
附錄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
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
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
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

之地地於斯與大夫公大夫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
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
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惠王二十二年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十八蔡穆
五年十 十 一 晉 二 陳 宣 三 十 八 杞 惠 十 二
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附錄左傳初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
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
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
三公吾誰適從及將尋師焉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illegible]

衣乃衛曰或若吾與也與振而走抜車其然後出奔晉 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氏曰甚之惡殺親親也 胡氏曰 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陳氏曰大子縊于新城 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 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陳氏曰小信大仁之賊也 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 亂之本也。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爲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皋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㧞寔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爲避禍之謀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 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俾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倫。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家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讒如流而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殺設從比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獻公啟之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高氏曰世子皆嘗於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其子無也故殺者是之故所言所以深罪其聽讒而忍殺其子也嚴奚齊之詩蓋可責其好聽讒矣 以此防民。猶有以堯舉名門使姦臣逆探其志。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陳氏曰博使行有趙婕伃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衆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恐爲姦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懼意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汪氏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稱人而直稱君以爲獨罪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伊來朝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氏曰子非正也 胡氏曰杞伯無父來朝猶曰歸寧 家氏曰不可非禮之朝乎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君相見於宗廟也 許氏曰婦人皆失正也 吳氏曰昔伯有疾伯姬遣其世子朝使其子爲射姑之代父魯之春秋至魯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魯爲至魯說令杞子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未嘗受其朝皆非禮也 家氏曰世子頑有子猶有子禮況未受命爲世子而朝用非禮見之也 世子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世受其朝者以成人之禮接之何未娶而朝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子之尚幼如此言以其子三童子有侯子不朝盡十一年釋來求之婦皆非禮也朝乎。 高氏曰此文直書朝以示譏何以見其非禮也

有內辭者。是年之說非也。公。

○夏。公孫茲如牟。公孫茲卿非君命不越竟故爲私行 胡氏曰魯國也。桓十五年牟人來朝。於是自爲傳其事國小。邾以朝而爲其臣以逆時而往聘之禮。今乃往聘于牟。自後有不請於公交君之命以往。故書私事如他國者聘也。故趙氏于魯自行而並有託公如外也書戴伯來朝如他國者聘也 牽私交也 趙氏曰凡經書內朝聘稱如者異外也 公孫茲因聘而行私事也 公孫茲娶於牟因聘禮而行私事故公孫茲之行事父公孫茲聘而娶私交婚其私因公事而行私事行事不書直書私事而其罪自見所以注君命以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不書其直書所以行私書而罪其

自見矣○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穀作首戴後同 左傳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傳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傳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程子曰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殊其尊異 杜氏曰 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

及以會尊之也 范氏曰 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陸氏曰 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 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 汪氏曰 陵遲 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 同氏曰 儲君副貳。當世父倫。不可以諸侯會之爲客

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 汪氏曰 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 汪氏曰 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位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 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張氏曰 初惠王娶陳媯爲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禍將啓亂。帥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以爲天王之嗣。所以尊周本也

階也 陳氏曰 王世子不傳立。齊桓公糾天下之諸侯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矣。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 高氏曰 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爲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若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吳氏曰 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首先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桓公定王世子鄭。子本首止而王室定。因本已亂之後。而王室不亂。王室亂而不能早正王室。於內使諸侯有天下不須寧王內諸侯出與天子會之。晉文公欲繼成周之霸。先王世子不謂襄王命而會之。是不得已爲弱成之過。王世子或不謂襄王命。不出而天子之命。以世子諸侯外會於周。會其君。桓公以不請於王而不命世子。得王世子與太子會。以世子私其黨。其定惠帝之本。以爲易會于首止之。世子制之。諸侯亦高以易世子。四皓與程子之。然高帝亦得張良。四皓以易太子也。以高帝惠帝之命。而子至于是。非得有納文命自廟之招。招之四義。而人然也。朱子謂襄王載其事於經。貫惠王非法之春秋。爲世子許首止之盟。爲世子也。尊之拒

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後惠王崩。太子立。是爲襄王。齊桓適事之。而未嘗有命廢置。王定天下之大本。於危殆之際。乃霸功之合於義者也。宋子曰。春秋書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單子。襄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及諸侯同盟。鄭襄三年。公會單頓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之書。比殊會王世子。以盟以會。至尊之副。以非人臣之比也。未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明以尊。會之以吳及。或以及義各不同。公及會諸侯。以會王。會于首止。首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皆衆人之會。會子首止。以尊會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辨也。而實則以此異也。會而又及。會所以謹華夷之辨。以兩人之會。一人分一侯。文公會晉侯及齊侯。吳子于黃池。以兩人也。會文分人會一。雖同會之王也。而吳辭則然子首止。會之。以首止會公及。晉人會。夫人同會。而實則異此也。公會諸侯之別也。男女內外之別也。屬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約以諸侯之大夫及陳大家之權。盟大夫自而盟。而不書諸侯。以諸侯之大夫。失其大夫。夫故殊于及以志其始也。首止以殊之義。明君臣之權。異皆變例。意不同。祖黃池皆以著內外之分。以諸侯之事則臣子之義。而大家之者也。讀者不可不察焉。不可不察之變。所以明君臣之別。襄三年子爲之變例

寵子帶是也。前。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附錄 [左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左氏]不序。○秋。諸侯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復舉諸侯。[疏]曰。舉諸侯。據初柯重丘。皆有異事則復。馬陵柯陵。殺于戲。此城。北平丘。

無中事不舉諸侯。[胡氏]曰。若文從可知。聞無事不若諸侯。成世子不與盟。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某氏曰]齊桓尊崇王室。會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某氏曰]首止葵丘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孔子曰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大經大法也。葵丘書王者之禁。皆有德美。得起絕草。異乎常之迹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愛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汪氏曰]新君卽位十一閏。作習三揖。而後行踐阼之禮。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汪氏曰]定其位。太子鄭乃惠王之長嫡。桓公會首止以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其尊世子爲天下之儲君。且不敢使王世子同盟文以申明父子諸臣之道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亦東牲載書而不歃血。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事也。不敗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爲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某氏曰]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某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脩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可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齊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請王者。由致王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上詳矣。[張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但不同盟也。而館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洵公於是知節矣。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曰諸侯盟。則齊侯之從之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某。但曰某日盟。則晉侯之從之也。春秋是以予桓也。[汪氏曰]會盟同地。而書辭事複者四。首止。定王。踐土。明王葬。平丘示威。而晉伯衰。于宋晉楚爲成。而中國於夷。戰事異而文同一。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某氏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不同。下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同盟。危會。危故之。書諸侯者。書之也。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桓柯重丘之書諸侯者。問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諱也。又曰。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者。與救許城緣陵。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故以又非某之異。盡于戒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也。

穿也故以首止爲殊辭緣陵爲異辭者得之若盟于沈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又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皐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皐鼬盟推趙子以爲劉子不與盟說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爲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又曰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變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寧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爲桓公挾天子君非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公羊】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可以寡犯衆也【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有惡者不與爲韙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

請會無勤是以爲韙【汪氏曰】平丘之盟上要天子之老則非尊王同懼判黨蔡執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衆示威於諸侯則無忠信誠愨之意又信邾莒之讒而絕魯使不與盟則不丕足下也

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

逆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趙氏曰】王恨齊挾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爾君輕走群臣不知其所與匹夫以北竄無異【胡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

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

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

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

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

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

非義【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爲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

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

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

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

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朱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義私違棄衆善持同匹夫之書逃歸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不欲與尊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業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要尊之私棄理義之王撫鄭我楚甚間中周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國之非一日矣幾殆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鄬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歸不書陳哀公逃晉而後書亦以示夷夏之辨嚴矣【江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鄭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鄭遂湨梁之會齊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爭齊晉也昭昭矣【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illegible]

竊與楚適楚人懲以弦以為從己起中國之佯也【胡氏曰】……

於荒楚之名大夫也韓楚頻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貳圜之心至此竊見王讓愛叔帶之意而不于兄

公此去之寒不遂因名以王為問尚鄭可而望師以鄭與滅弦侵弦故弦不子絕書也奔黃不服於楚而

逃受鄭圍弦許子之紛奔楚紛之便滅桓黃公此亦時自此率始諸侯桓以公討不楚能復絕弦豈以同不吠兄救

以立不中能國救之也成十而年欲救楚溫之十横二與年楚人滅黃人義滅同弦意

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公羊】於虞以晉伐號復宮之道

一奇之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再乎謂其甚可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

之鄰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號而明日亡虞矣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

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胡氏曰】言滅者君臣同力以死守之辭也不但去滅復歸亡富絕不得貴不死位也以一自

若夫虞公地之組反紂翰於晉久矣故雖在虞已包裹屬於晉晉命行乎虞民信

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茅堂胡氏曰】書曰人執虞公衆詞也虞公書爵而不名深著其罪所謂美惡不嫌同詞

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當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

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氏曰】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公者奪正爵而【□氏曰】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奪是滅而不能死者也

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平巷□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出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

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

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

矣【□氏曰】夏陽始滅記夏陽滅則虞亡矣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知其君不知故春秋之因大見其寡於成公之晉之皆是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夏陽而深者知所貪寶公以書滅焉下之為國家之寶從而深以國自身者【□氏曰】取亡滅與晉號又自絕其君世號故虞仲之祀公遂以國之見書曰楚子圍許諸侯救許楚師從之晉人執虞公以歸書取亡之君焉耳以懲世之有國者也【王氏葵初曰】……

……三十一其耳非世者當滅久矣今但據虞滅號之而已滅書……【□氏曰】……

當書滅而書[illegible]當書滅而不言滅蓋下陽者[illegible]之捍蔽下陽從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illegible]者虞之自滅也。書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耳。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豈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胡髡沈逞[illegible]未滅而書滅，皆變其常法也。或曰：虞公嘗為天子之三公，故執公、執天子三公，其罪皇於滅國，故不言滅虞，待書晉執而殺人之，不知是否。【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耶。左氏怪其史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爾。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二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僖公二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家氏曰】齊桓糾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驟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張氏曰】新城，鄭新密。【[illegible]曰】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予桓公。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強，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穀梁傳】善救許也。【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裔，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豈若振槁然。荀子注：若擊槁葉之易也。圍而不舉，有遺去聲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氏曰書遂救者貴其遠遂之甚速者所譏救緩救忌而往救之者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若其情與之
無已而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善之尤則何
以致久也汪氏曰此與致伐楚同□氏曰出踰三時□□氏曰楚人圍許盡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
圍擇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
首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字楚人之救
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
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捨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從戴儲君之盟
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闕非美事而桓文之圍賞為王室討也晉文遂闕許與齊桓
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查謂是書與□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敘
盡力救鄭救救將卑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敵遠進將比于匡書次為義不男也獨此年之救不反與而赴許得

政髮輕寇之意故以書遂為喜之尤善救兵不以生事為聚不以專事為疑也○□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
也聞之為義無擇於國與邑也□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按楚本國
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國以鄭楚鄭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戚國之禮乎若齊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
乎又云微子啓如是又何疑乎□氏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許楚也
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
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
婁子後同杜氏曰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鄭殺其
大夫申侯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

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
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
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將卑師少稱人汪氏曰自齊師滅譚以後非君將皆稱人惟次聶北救邢伐楚將師聲罪
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
復治之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
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如字于齊稱國以
殺者罪累上也□氏曰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汪氏不
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臨川吳氏曰鄭伯因
惠王有撫安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興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

申侯蓋信讒而失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如申侯者其見殺何
也專利而不厭於盍反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氏曰春秋君臣皆
戒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其貪侈爭然亦有以取之□氏曰左氏載陳濤塗譖申侯之
反已勸之城虎牢美乃讒諸鄭伯曰城其邑將以叛也又戴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美城陽許讒
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齊故國導鄭伯以役其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
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實何得謂謝于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毋毋音
某又音無穀作寧毋音同左傳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
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

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illegible][illegible]衰之會也杜氏曰甯毋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脩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教多矣高氏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扣穀盍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尊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致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之衰諸侯情侵故伯主總率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臨川吳氏曰疑子華雖賤命於會

齊桓必未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劉氏曰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齊桓之德漸見衰矣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既盟甯毋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傳于齊始此

○冬葬曹昭公

附錄　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　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左

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杜氏曰洮曹地夾漈鄭氏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公元年祭伯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文公三年王子虎卒定公四年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孫氏曰王

人微者也序于諸侯之上若春秋尊王致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也呂氏曰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來撲而齊會諸侯以謀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閒注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舉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定其位若齊桓之力也

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　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

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胡氏曰鄭逃子華雖受盟甯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于此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illegible]書乞之邪必逃晉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illegible]

公▢惟後禍陷前非而乞與此盟也[▢氏曰]楚爲中國

感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荊伐鄭至二十八年荊又伐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懾服而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也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楚人絕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汪氏曰]春秋書王人者三盟洮書王人之人微者也故衛書王人而子突書字泉書王人於之也凡諸侯書爵而子突書▢之盟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爲貶可知矣春秋凡伯▢未會公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者止會王世子而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後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盟也此葵丘翟泉柯陵雞澤不以王事而盟皆然之辭士不盟宰周公子翟泉以後皆不序王事而同王室之辭士則晉伯非担如矣鄭伯乞盟不言從大夫則序鄭至于會也不言此會則鄭伯得與於盟矣然序鄭伯列言乞盟以見齊伯在會而甲屈以請與於盟耳若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袁濤如會屈完如師先書如會伯罷書盟

矣然襄三年晉士匄乞盟于齊不書▢行書者以見其經於遣義故不憚屈己以請盟也[▢▢▢▢氏曰]殺書王臣與盟者子虎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士子虎也女栗鄭子柯陵尹子單雞澤單子單子劉子晉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者臣而盟君是子盟父敵也春秋王法世子以下會諸侯盟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盟天壤王叔孫公貴之卑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敘也若天子初王室不害命臣使諸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貳宜然既無廢莫亦無與責故于況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安要敵子傳曰頃王立故也澤鄭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宮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清義可許為無晁文惟翟泉之盟奈何諸侯報睦王室與王寇而王虎下盟列國以清大夷故從釋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遺與不譏皆從此比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雜澤下注總之附它可見○[▢▢▢]公穀皆云乞盟者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重之辭耳吉致▢之迂辟告矣▢如乞師文如何酌之[▢▢▢▢]

夏，狄伐晉。[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氏曰]晉恃強自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睦狄師敗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禮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象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王之舞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羽籥夏武之舞皆八列立言之又見明堂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氏曰]言魯先王之其指先王可行先王之禮而奏先王之樂也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曰]言諸侯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周公人臣不踐其位僭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其先也僭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偶不誠而

所以事乎其先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故天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汪氏曰】文定說微與朱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與譏僭禮之意在其中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汪氏曰】又譏禘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

嫡妾亂矣【張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卑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汎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己之母父之要也令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敢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王之法天所禁天子不正是王無天故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孫氏曰】稱天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祭非子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致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遂去姜氏比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為妾宜當坐之罪也蓋非獨夫人之譏成風可以為夫人也

并聞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舉其明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為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僭夫人之端也【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崇嬖將以為夫人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于謂見皆為之蓋則而與夫人猶存也明【趙氏曰】左氏云致哀姜哀姜喪禮已久矣何乃為八年始致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之乎公羊云譏以妾為妻也蓋僖公要于齊而媵公之先至者若要于齊則不當以媵先至若要于齊何魯公之親往奉者接則與人受之齊辭而立齊之媵為妻也近之矣未盡也【劉氏曰】穀梁云夫人者氏姓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夫人也此蓋其妾也蓋于有廟不可致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于齊苟不謂四者不備不致也於此四者不然而不亦將不致乎太廟也若【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娶齊姜因禘之而致夫人是自此年禘于太廟也若

何以不稱姜氏哉【廬陵李氏曰】夫人之薨三年例左氏以為哀姜也因不得祭而致之於廟為夫人左氏不以為哀姜何以不祔於姑既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諸侯元年薨既致之哀姜何得夫人之故不起於齊不祔姑以僖公之薨為用僖公媵本夫人謂之是女為滕于齊先致其女齊僖公使為之聘僖公作嫡貴為夫人者其嬴母所有罪何得以不從為氏夫姓人致孕劉以為成風姜者是而聲劉氏胡氏皆從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惠王崩襄王懼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左氏云七年閏月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位已定行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此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附錄】【左傳】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不及也且又不隨甚而退

庚午 襄王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衛文九。蔡穆二十四。宋桓三十一。秦穆九。楚成二十一。元年。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二。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穀作三月。公御魚呂反。公穀作禦。說音悅。〔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呂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曰子，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為襄公諱。按不葬者會不會爾，為襄公諱者何義乎。○**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宰周公為無哀矣。〔□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從異，故不殊會。〔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杜氏曰〕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勝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氏曰〕諸侯入乎王朝廷之內，出乎□□而為三公，宰周公出會而為外。親疎雖不同，均為勤勞王室。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抑昔殊〔張氏曰〕會王世子而殊會，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春秋是以尊王世子以桓之定，非人臣等。王世子以王者之序，與諸侯之列上，宰周公雖齊桓以□□，養也。公安於春秋之殊會同王世子不以□下□□之王大顯而會天下之大本。王雖會于洮以示天下。諸侯之初，宰會首止，以安天下，尊王大義，而今定會葵丘，又明王禁。而于洮諸之大法，五霸桓公之為盛，而春秋書公會宰周公于葵丘，為盛而蹙。

之書之於孟子擇之也。春秋書公會之葵丘，宣王之疏。三公大夫脩聘禮事，而名諸侯。則聘亦信，過矣。雖無宰，非能出然以家宰聘諸侯。霸主陳五禁，於諸侯之盟，於是會，則之王室，而不且知其由是之王會，而後則此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既知尊王之室，而不知宰周公之於王，盟於葵丘，以尊王者，王子虎盟諸侯大夫於王庭，公子之盟於踐土，尹武公、單襄公聽之。王之室，而宰孔之於葵丘，惠王之喪，當是時，宰周公不至，諸侯有愧於宰孔矣。然已以王之喪，適當周之時，桓公至不之卒。諸侯方居勤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

會于京師，及大夫，及致霸，宰孔以王之命而之，冢宰於春秋無與也。諸侯同會，既是明三十年，晚之事。既且公周王子禁盈。未嘗周公聘宰周也。又曰，宰周公閱也。三明王禁，始見於書首止，中會於洮，終於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亦卒；其有貴賤之也。〔杜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卒之。〔汪氏曰〕禮，天子不降，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同則服大功。大夫及士為之服大功，夫人則服，尊同則不降。許嫁者，未嫁則不為諸侯夫人，亦為之服。〔胡氏曰〕姑姊妹女子子，許嫁笄而字之，亦得稱伯姬。未可稱夫人，亦得以成人之禮也。○**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公羊傳〕諸侯盟于葵丘。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乎。君務靖亂，無勤於此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曰】云諸侯 [illegible] 不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桓公之大 [illegible]

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朱熹曰】如葵丘之會 [illegible] 是好 [illegible]

是別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胡氏曰】自此以下 [illegible]

[illegible]【汪氏曰】[illegible] 公之不盟宰周公也 [illegible] 致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命 [illegible] 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 [illegible] 至于會還，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此桓公 [illegible] 此盟書日，穀梁以為美之，公羊以為危 [illegible]

盟召陵，帥楚而再盟中國 [illegible] 城杞之功不盛矣 [illegible] 救徐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子，甲子 [illegible] 里克作亂 [illegible]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illegible]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illegible] 荀息曰：將死之 [illegible] 君子曰 [illegible]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illegible]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奚齊作亂 [illegible]【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illegible]【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殺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illegible]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氏曰】[illegible] 蓋不子 [illegible]

子長也不入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
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
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
能使人之亦子也 胡氏曰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寵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前三老曰千我等咸訟其冤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閑戲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嫡庶長幼之分不可亂也欲廢立公記其子於苟息自知處正亂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欲公亦自知之矣周幽王寵黜太子宜
臼立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 事見史記注在隱公元年 晉獻公亦殺
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去聲）是懿德 朱子曰天生衆民有物必有法如

臣有義父子有親是也乃民所秉彝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
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
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
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
者 漢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如意惠帝卽位 呂后因戚夫人使人持酖飲之斷其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杜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 高氏曰書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奚齊也 謝氏曰晉人之意不以爲君故書曰其君之子奚齊明殺君者也 張氏曰奚齊不成之爲君也 春秋不與立之故書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奚齊 陳氏曰過世子而立之雖未踰年猶不與其爲君故曰殺其君之子 公殺世子而立奚齊 胡氏曰申生雖死猶未得而君之立其子 齊之亂獻公爲之也 殺奚齊不以君書而曰君之子何也 獻公年之君也

之文謂之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朱氏曰 矣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
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 非之公可以觀矣 高氏曰 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
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 由盡人情之所難也
附錄 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
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
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
之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
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襄王二年 十年 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一。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

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始朝 盛也不至者朝
桓安之與他國異也于五年如齊阿一此 宋氏曰 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
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天子而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業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
伯主。自此始朝矣 葉氏曰 聘也有數公及內卿往書之不如京師之朝齊書如齊 胡氏曰 以之制朝聘王室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而朝 邵氏曰 好也宣公四
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前朝公 所以觀霸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公
齊 之以相立而來天下也古者諸侯相朝之 大國小國朝齊有伯等前立
書也齊以晉朝之大國云宋衛也鄭與楚魯衛齊等者 長不聘能與抗而魯 朝
國也齊以魯朝之國也 比以 宋朝 之 而 魯朝齊 由 晉伯 朝
朝之如書 啓之 云 可 也 鄭 與 楚 魯夷 也等 晉 前
朝四書如莫皆非朝也 家氏季氏曰 此爲朝經書公如 僖公如齊凡十五三 宣桓如齊之
六二昭如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杜氏曰 蓋中國之地而狄人居其土地蘇忿生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illegible]氏曰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蓋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臨川吳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殘滅畿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illegible]氏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齊侯不能援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公作卓子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 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乎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是謂持祿容身遠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 [illegible]氏曰此董子所謂其實為善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服罪者也 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

以動其君裁節不忒以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甚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重耳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也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未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來生避禍正如背寄祖墓周卓孝寬初甚不能平二見衆人被殺使去許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緩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實他說不憶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論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者矣不然卓與奚齊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胡氏曰 以尊卑[illegible]荀息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

或問聖人取其受獻公之託能不失信宋襄受齊桓之屬以戰之敗爲忠不失信何哉

朱子晦菴氏曰 荀息受命傳幼子卓見其主危而死雖是不食其言然其言足取者[illegible]

呂氏曰 以從齊桓不正之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爲獻公傅其[illegible]

家氏曰 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不能諫正嫡立不正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臣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

一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變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張氏曰 荀息不能諫正嫡許獻公以死不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爭必死矣辭託孤之寄正諫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之則立是時有不必死而死辭不任其始又爲君之不任

誠孤之寄以欲其君大節而其可得乎聖人有所取於其不食其言君以事君大節而不免有所愧

胡氏曰 春秋之進荀息以其死節也聖人之情公羊進荀息以其[illegible]

守信如此於此曰不忘正色而立於朝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聖人獨有取焉者猶此義也石之彼如此晉之有罪五年從人以推不辭於推敢荀身以道以司寶專附著[illegible]

[illegible]中變晉之孫朱子曰荀息之寄死始肉未一寒其君之命亦非[illegible]罪人乎故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高氏曰 是時齊不當是也當是時惠公之大猶有戎狄之患者人不救於荀息入衛通[illegible]

呂氏曰 荀又伐此齊侯城楚丘以蔽衛[illegible]

晉殺其大夫

里克。

左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吾不及此。雖然。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illegible]

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己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之辭胡氏曰明惠公不以弒君之罪罪之也罪

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

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擧國以殺而不去其官[illegible]氏曰里克前諫獻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韙其善乎父子之間後殺奚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五世從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弒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顯明也凡弒君者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弒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吁無知爲比乎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抗里克弒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旁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辭伐罪以討里克弒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公書曰晉人殺里克惠公上不顧兄下不[illegible]外與秦伯內賂里[illegible]以

未入則里克之黨惠公心所忌耳又惟得立而克[illegible]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illegible]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數而懷愧克之受詐勢屈所心不服殺深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入安得其大夫哉衛侯衎許反由寧氏專以弒剽[illegible]侯入惡喜之專遂殺之矣吾衎之賂里寧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書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朱子曰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illegible]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之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陳氏曰討賊不言大夫其曰大夫者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是大夫耳在位獨里克季督相宋殊黨[illegible]前季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弒君而無討者凡賊再見於大夫入也若里克寧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雖然有荀息在焉則知有臣子也汪氏曰丕鄭非弒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猶知有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illegible]猶曰大夫里克寧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之爲文

楚公子比蔡殺是也晉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不聽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惑二者孰正[illegible]氏曰荀息不得猶[illegible]焉不成尚義[illegible]勉里克不得則盡克不成及類猶矣[illegible]氏曰公羊云曷爲不

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入者寧爲文公諱也彼此不知有不告則不出不書之義故寧[illegible]

秋七月

附錄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雨于付反雪公作霅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illegible]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illegible]數之時也數此之爲異文

附錄左傳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壬申 十有一年 襄王三年。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反。左 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去，上聲。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汪氏曰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也。事而不請於天子，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張氏曰 惠公志於得國而外度，雖有私謀人之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 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懼而謀之。丕鄭之死，可以罪也。若其忘君之惡，懷心以事君也。若慶父殺般，或以罪，或以名也。若慶父、甲父、鄭者，皆文字，非是傳但言鄭，父者甲父，而傳上稱其名，經書其字。名曰[illegible]，[illegible]之黨稱，非也。

附錄左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是陽穀之會為大雨雹，後是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罷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須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杜氏曰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俱會齊侯，非禮也。孫氏曰 參譏之也。陳氏曰 夫人無外事，女也。歸寧可也。夫人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illegible] 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與夫人俱，尚有所歸不？人與焉而寄樂臣。之大義，夷夏之大封，凡所當講，若伯主有所歸人。及與焉，君臣繼於此，夫人亦會與之。張氏曰 繼咸豐行，日益衰而桓公自是以往，伯業遂怠也。會齊見齊公之不教國之，衰敗亡不以禮，其故也。比會而不書者，不失公之禮，其不合禮，使公從夫人，其與會盟，非禮也。莊公之始，以夫人與[illegible]之，書而失體。家氏曰 見兩國之事，亦徒其君，臣于兩君相會，桓公使之始會齊侯於齊，問何以示之傳，寄僕從之。謹夏然知中國所以異於古。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為之一變，猶庶乎其哀狄之實在於是。汪氏曰 年志得而書，乃復與會，以為陽穀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書，乃復以與信姜為別，方伯之遺烈矣。及其衰矣乎，會齊，所以為別。

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比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曾頌稱魯姜為令妻，則若姜無文姜之行矣。

附錄左傳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秋，八月，大雩。穀梁曰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汪氏曰 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僭禮也。

○冬，楚人伐黃。左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彼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

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陽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家氏鉉翁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黃之師也。[illegible]氏曰楚之[illegible]凡逆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illegible]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并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illegible]人矣。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若管仲[illegible]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修然自肆。凡所[illegible]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illegible]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illegible]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illegible]之時。蓋未卒也[illegible]記之一說。有不足信。抑或仲[illegible]公以救黃而不從[illegible]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一。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illegible][illegible]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 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illegible]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茁於諸侯。猶得寓禮。[illegible]郊特牲曰。諸侯不臣寓公。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暴。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師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汪氏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illegible]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二。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illegible]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胡氏曰]楚既滅□之世狄與衞□邢以
肆行也[陳氏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與之爭僅
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志伐邢入衞而滅溫況今管
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
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
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
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張氏曰]王室之狄患
之會也[杜氏曰]鹹衞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
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
子帶子帶奔齊此諸王室為戎難也○秋九月大雩○冬

公子友如齊[張氏曰]陽穀之會及鹹之會皆後公子友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也

以見友之
專魯政也

附錄[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 襄王十有四年 齊桓四十二晉惠五衞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年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二十 宋襄五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胡氏曰]城緣陵遷杞也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法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
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
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能救患
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謀城緣
陵而遷杞焉則其事略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
序也[張氏曰]宜曰諸侯無小大之序者之伯者之□也□□不□□□□□□□□□□□□□□□之諸侯□□一年□□□□□□之以會諸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書者而伯業向衰也不曰杞緣陵者未著也志已意而伯業向衰也

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
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今其
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
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
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
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
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悉仲尼
之說矣乎[劉氏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其文不使伯者獨享其功為人之迹於義而故乃以專封為德也專封而不善是罪而又王法不而善又焉皆責故異其文以見伯者之罪於專封而又有不善焉皆諸侯王賤伯者不稱桓文之意比緣陵於城楚丘之功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答其賤稱貫哉春秋貴義不貴患貴正不貴功客小於而譏大而以正待人而已[張氏曰]城緣陵之事蓋與

不如城邢畧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張氏曰］楚丘緣陵以
城邢以國言之者善其救患全人之國也楚丘緣陵以一邑言之者謂其專封而不與之也［東萊呂氏曰］城緣
陵不如城邢楚丘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微者之書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之緣陵者
杞之緣陵也以城緣陵蓋邢之例微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諸侯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
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也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
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書
辭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準夷儀之杞也故而為之城還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城而以
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錄者矣［汪氏曰］存杞之器未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義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
城特不待其自還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削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衛之功亦
劣於楚丘也○［陳氏曰］公羊云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說可知［家氏］

［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衛以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為已亡左氏序謂諸有
得其實矣［臨川吳氏曰］桓公三城穀梁以城邢為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為諸
侯之藏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說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似陵反穀作繒

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
來請已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陳氏曰］鄫國禹後姒姓漢屬
東海鄫音屬琅邪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
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

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書內為志同
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胡氏曰］使者臣為君銜命文也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內禮男
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
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
有伯鸞之賢［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竊聞夫子高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光更為椎髻著布衣共入山中以耕織為業屬宗閭之未為不得變而
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
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

也［陳氏曰］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此年遇防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也此季
防之行不正可知矣［張氏曰］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正其女乃使要適鄫子淫佚使來請已與會歡無
自擇故鄫子使季姬以請之［家氏曰］夫婦之倍公愛不女正而使
比不當婦之所以使季姬來朝以請於魯之未嫁之女與夫子私相之不避子
且淫奔也［高氏曰］公之不嫁女子而與夫季姬相之不避子
是淫奔公也不能正家之如此後使鄫子居人上帝丙請禍不足
吾之使季姬擇所與鄫兄弟相殘以正鄫始鄫之國
道亦可婦矣［張氏曰］而使來春秋書已至於淫者為主以季姬為謂之
則其與鄫子思而使來請已書之遇於淫者為主以季姬為謂之
季姬鄫子嫁之夫人公怒請鄫子已可知矣○［夫子］按
姬明曾來嫁之夫人也若是鄫夫子不可與鄫使子之遇朝又按明年季
歸于鄫則明此時鄫子請娶之若古魯之賓來寡何故與鄫使子遇朝又按明年季
侯其會則文姜哀姜淫佚至甚［劉氏曰］魯之賓來寡何故與鄫
書其歸季杞伯姬來朝何以不書歸之不然奈何之甚

……罪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季姬則守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于鄫而未歸，故遇之而使來請己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杜氏曰）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也。（朱子曰）山頂曰冢。崒，崔嵬也。山崩川竭，異之大者。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董氏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李氏曰）……林屬於山曰鹿……元后傳……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胡氏曰）……山崩……不書……沙鹿之崩……（汪氏曰）……天下記異……皆不……國之異矣……

狄侵鄭。（張氏曰）……伐邢……狄數犯至……內之諸侯而王室卑……（汪氏曰）……

冬，蔡侯肸卒。（汪氏曰）……許乙反……蔡穆公也。諸侯書卒……桓公之意也。○著莊十九年……不書葬者……日月春秋不改……若必以惡……此子君懼則鄭可不惡之者非也哉……

附錄（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　襄王七年……杞成五，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七……鄭文……晉惠……衛文十五，曹共……陳穆……蔡……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汪氏曰）……諸侯五年一朝天子……（李氏曰）……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左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牡丘，地名……

遂次于匡。（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楚人伐徐。（左傳）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南鄙西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傳〕孟穆伯帥師及仲公作孝僕同

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善救徐也〔胡〕氏曰大夫不序者楚會上大夫君已日故曰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杜氏曰〕敖慶父之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汪氏曰〕鄖在江之南徐在淮之北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之境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未可以不速救〔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討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滕薛其為謀深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滕遂齊之南境矣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恤矣〔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郎驂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怠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滋是用長此心之成

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霸主之心皆發於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諸侯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胡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于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乎不能辭也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御災狄安中國之志怠矣〔王氏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今諸侯不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特聊且應之而不與其成功也　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矣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戴氏曰〕凡救當奔命而往救大夫救道也〔呂氏曰〕言次言救者諸侯後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于救患可知也〔陳氏曰〕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公子慶父伐鄭也而數從為將是救諸志之見三家

之所從又曰救不言大夫言者則志於救也卒不公八冏之衆以救徐而進使大夫將擔志荒矣趙公於楚救而言次其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牡丘桓公為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悼公為之也〔汪氏曰〕霸者之爭興借仁義之名以濟其欲之私安霸之未遂則汲汲焉謀舊經營之跡既遂則惰苟且而不復前後盛衰有為之異也其心僞而不力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有衰焉之異由乎一字得失之法仁者霸又曰五霸之師一侯陳侯之師得乃存諸國之則矣四年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大夫侵陳亦言會此不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不書主盟之辭同也會此不言會而言及既會而後及也非主會之意同也不與衰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於諸侯之大夫若曰受命其君而春秋之法必以從其之辭善於時諸侯當時之君推界之大夫而後書諸侯故者狃於救其從爲善於盟者諸侯之大夫〔李氏曰〕經書盟則成救於已然也又曰經書為矣也一則盟率於未然一盟而後於徐已救而後又為諸侯之大夫三救於晉盟袁僑曰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諸侯成於大夫溴梁之盟又曰許氏曰遂救篡之始善於者也不以善其進也以遂其次止于溴梁之遂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〇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比必救以解徐也然還諸侯既同盟不同于心而救宋則已厲伐在同所役不必曹救明年不克救徐也〔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侯獨與曹師伐厲同盟之國而中國之威已頓矣可見強楚之所以救徐也非所以救徐也〔劉氏曰〕此伐厲以救徐而楚遠江則與齊伐楚之救用江兵猶同愈於春秋不書以見勢之不可也公孫敖帥師者為近徐而厲楚遠江〇八月螽〔公羊傳〕螽者何以書記異也此何以書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〇九月公至自會〔公羊傳〕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范氏曰〕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之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始終衰殆免而致之〔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於外已於三時而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會因而會盟盟其師於外已踰二時凡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陸氏李氏曰〕不以〇季姬歸于鄫〔陳氏東氏曰〕鄫子諸侯不親至者言之至是始歸也〔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之中公許非也鄫子止之歸也入為許嫁將止之以為離絕之

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府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己
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祭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illegible]

世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illegible]曰：契為殷祖，棄為周祖。孫氏曰：大夫之祖，如公子展為展氏之祖，公子彊為臧孫氏之祖。[illegible]曰：凡陰氣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illegible]之後春秋書震者，[illegible]天事。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illegible]君子知天之[illegible]。公羊、穀梁、[illegible]孫氏曰：[illegible]。窮之過也。[illegible]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則知晦者晦朔之晦耳。古史之體應合于書日而不書朔，[illegible]

豈有為天所罰乃書字？及於理甚矣。大夫既死加謚，[illegible]之後不更稱名，[illegible]亦是也。

冬，宋人伐曹。左傳：討舊怨也。[illegible]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illegible]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illegible]宋之高至今纖[illegible]桓之令而圖諸侯，霸於此見。曹方伐屬之救徐，而衰矣。公乘虛而[illegible]之志，自其後執滕之[illegible]。[illegible]曰：宋襄伐曹，此春秋於是有曹也。[illegible]宋襄之[illegible]，為宋之[illegible]。曹宋之有[illegible]，非獨曹也。[illegible]

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徐恃救也。[illegible]曰：救徐之師，不能使楚不伐徐，[illegible]楚之勝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業[illegible]中國也。楚伐徐，何以書？病齊桓也。[illegible]天下之諸侯，以[illegible]，是為之主[illegible]。徐卒敗於楚，[illegible]。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illegible]

十有一月。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
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
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
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
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
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
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
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
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
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
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

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
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
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
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
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
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
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只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
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
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
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
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
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
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
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
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
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
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
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
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
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
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
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
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
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

焉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illegible]氏曰】凡戰而死者言殺生禽曰獲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illegible]氏曰】按桓十二年戰于宋僖十八年戰于甗皆書伐

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汪氏曰】秦侯執……書以歸【[illegible]氏曰】不曰以歸罪晉侯也是故獲夷狄不書夷狄交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齊國書……言獲矣將尊師衆獲之若臣夫……曰宋齊書伐書矣之取晉侯也而言獲是賤……大夫也

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illegible]】……伐而及戰者之罪

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主【[illegible]】書獲者……其不能效死……

甘說執……書以歸者釋其尊執國君待以強不釋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

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

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劉氏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汪氏曰】如戰于大棘，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于艾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汪氏曰】泰誓云元后作民父母。禮記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父母之於子，心之於四體，等畢輕重之分，民寇也，覆之不可奪，故春秋以君為重。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汪氏曰】隋宇文化及弒煬帝，唐朱玫立襄王煴，皆託以為民而遂其大逆者也。【廬陵李氏曰】秦嬴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乃為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相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遂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劉氏曰】穀梁云：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者，不先民，將為取之爾。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以君獲為重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

僖公三

【丁丑】襄王八年。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三。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霣。【左傳】隕星也。【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杜氏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星隕如雨，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切。穀作鶂。過，古禾切。【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因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以天戒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而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illegible]曰】鄧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盡星隕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其於物象之變亦審

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汪氏曰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陳氏曰人君遇災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也奇物袄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己者望於人也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

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陳氏曰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惕也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朱子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爾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弑雨木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鸜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求朔棄曆乖爲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嬈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註易氏曰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蜚與螽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胡氏曰穀梁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以日月爲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不獨以民聚爲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汪氏曰因靳戢之受伊川學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朱子曰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恩意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莫強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仲氏弑子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春秋異而書之主人習其讀而未知己之有罪焉固曰賢之爾陳氏曰自是季氏世爲卿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汪氏曰宋立掌氏魯立叔孫氏

當時賜族卒以爲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甚如衛靈之於出宮喜弑未鞅不特生而賜族矣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首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制蕩然矣。劉氏曰公穀皆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來歸足矣死何復賢之有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陳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書七惟紀伯姬宋共姬書葬叔姬以出不書葬郯叔姬杞叔姬亦出并不書卒太

違禮斂卒而不葬杞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葬之宋伯

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

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

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

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

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

其女者【三國志】魏明帝紀太和六年帝愛女淑卒上痛之追諡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群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古未有此況欲親臨祖載願上不駐蹕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杜氏】曰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附錄【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杜氏曰】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東北至下邳淮浦縣入海會于淮上謀東略也【胡氏曰】鄫為淮夷所病而淮臨淮左右以役後漢下邳國淮夷所病杞病而齊侯城緣陵以役杞【張氏曰】許鄭之下者比於齊以次也其後來于淮而會諸侯之會所以為今之始其會諸侯在鄭許之下者以杜其後也【高氏曰】邢侯之序于鄭許之下者而後於鄭許所以著其罪也【汪氏曰】齊桓公在春秋之作聖人之所以政正而無邢以改侯而後於鄭許所以著其罪也【蘇氏曰】齊桓公在會而會淮遠而以其臣戍項而不為有功不能城鄫而不果討其罪至於公會淮而慮矣卒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城鄫而不果討其君待於其淮會之下而覆之釋前悔男女之信公在會還以其臣滅項是為甚焉蓋會淮以事之後責之之所分

夏滅項【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張氏曰】項子國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執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音專取部音詩取鄑是也【陳氏傅良曰】凡書外滅各言其國內事則不言我文不書

功縱不能救徐猶不若許之而不宜遽救之於其先不其樂有之所以窺見其而救能動之謂也桓公之會以不諸侯而伐淮夷在于淮立于淮有功也故書也故聖人之意實可見其戒勸也桓公以諸侯而不王而伐淮夷而以不能救之事其不紀其事如曰劄居之常也與夫詩人許復周之克淮夷在泮獻其馘而春秋顯其有是功蓋

言充淮夷在泮獻其馘而頌詩其君而春秋不紀其事如曰劄居之常也與夫詩人許復周之公之宇云伐戎果有例伐而淮夷特書之于經功安得不以伐耳山戎之功

戊寅九年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左傳】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曰】英氏楚與國陶丘後之封也【張氏曰】英氏不能自附於楚而楚師未嘗加兵於齊之小國為齊伐之【汪氏曰】英氏小國是時以楚為霸則楚師亦為之報楚之仇亦可見矣

十有七年　三齊桓四十三　晉惠八　衛文十六　蔡莊二十一　鄭文三十　曹共十　陳宣三十八　杞成十一　宋襄八　秦穆十九　楚成二十九

附錄【左傳】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東郭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內而言會者蓋言國以別內也 汪氏曰 晉傳公以諱伐偪陽楚以諸侯滅賴由會相代吳而經事以滅之則皆書遂 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

矣然聖人於會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詳見成六

年 吳氏曰 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當其人然後當罪也 陳氏曰 公猶在齊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非常事滅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蕆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

則謹書之書滅項夫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邿意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苦年矣來奔辟非公命昔非常也春欲必謹而志之 宋氏曰 信公從季氏擁佑之執餞之以權待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家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昔報人華來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滅項有以啓之耳 吳氏曰 公鼓皆云齊虞之爲齊拒諱也段其之義乃是魯滅豈可爲齊諱而會自聚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賓之諱乎 [illegible]氏曰 相公與山哀戕齊弒貶之降侯弟人夫義山戌與與歲中閔庭中國夏可諱而殺山放反不得諱乎 廬陵李氏曰 公敘皆以項爲齊滅賢桓公故爲之肅也二家嘉特於內滅書取之則而不知變之之江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彥反 張氏曰

縣 張氏曰 大臣滅項而止公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已衰之故也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侯止公于路而會也閔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夫人出會妻氏也婦人無外事曾之諸夫人聲姜頑爲賢婦詩人以令項之而有此矣蓋然禁見聞之非享於豈義之

不是同以也其小戲白人入之會美地者而會蕭 高氏曰 姜能無嫌乎諱其情則可 趙氏曰 參而遇禮之之則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氏曰 雖見執猶以會告

廟 范氏曰 桓會不致而今致桓公德衰威信不著 張氏曰 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反國不討無政故公矣故諱而致之 臨川吳氏曰 以夫人會齊於中路而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殺云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穀梁傳 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東萊呂氏曰 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

所以有始無終著去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illegible] 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近信十七年凡二十九年吳[illegible]李[illegible]曰王道不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之以桓爲首罪矣而春秋咸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爲不相權而後伯者之足非諸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實桓公之來與與桓公之方伯及拒公之昕後世是者與也王臣下肆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之伯書伐戒強于荊蔡師書敗刑盛于南鄭分許鄭宋廢鄭郢紀小而併於齊邵弱而信於會此桓公之來與也王蔡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詳侯無私事者三十載序續舌陵而荊陵矣陳旅齊壯而紋退矣敝捷遇魯而義詳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御威繫寵而義師係討楚言子而上會矣衣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諸淡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以及成伯之後得失領珠也伐卿陵宋侯雯未一入蔡是前戎荻未於成遂齊鄭龍事未父譏施多外遇數經明理辰叔論陵易隨善私公圖信之之責澤而下蒼且以荀

然過甚於救邢救徐急於救許伐黃則外受楚曾下則家法亂盡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衰除齊伯之顛末可見者矣

[己卯]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十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下公有會字[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穀梁傳]非伐喪也[杜氏曰]納孝公

[附錄][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趙子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程子曰]書宋及齊宋客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致責齊臣也[胡氏曰]甗齊地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

狄救齊[穀梁傳]善救齊也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太故其責諱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矣狄之不若也人與狄之救猶賢乎宋也[臨川吳氏曰]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然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徒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不及事然亦書之也

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何氏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孫氏曰]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為主不與宋襄伐齊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實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劉氏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問宋師及齊師戰不書是宋公也何以書師既敗之何以不書人[□□□曰]稱師見其用大衆也而敗在其中矣是以師為重以公為輕矣問宋公伐齊為納公子昭也何以不書納公

子昭于齊孝曰不與納也以納昭非正也公伐齊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之罪也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讎之義矣或書或不書其義自興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宋襄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公子昭于齊未與納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王氏葵義曰]無虧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曾齊發之將立孝公復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家氏曰]長幼有定矣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奪長如少以為亂不能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勞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爭奭師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或爾深罪之也[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矣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爭而但書其齊伐救救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伍爵之

事瓶正。曰以義則無實正桓公屈□公子昭於宋以□□
子則桓公之罪也。【劉氏曰】戰于甗。公羊云曷爲不□□
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
寧可方而與晉郤克之征齊乎。所異於晉者何哉。【□□】
【李氏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爲善宋。蓋彼以莊二十
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爲予宋罪齊之書。是以何
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
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也。不直直。不直自
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
汲汲欲戰。故凡爲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
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
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
變文以深與宋也。穀
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氏曰】孝公立而後得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子曰】九當作糾。【胡氏曰】會于幽爲九合之始。始于幽。終
于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氏曰】穀梁稱衣
裳之會十有一。而左氏於鄄之再會。曰齊始伯也。是北
杏之會。鄄之初會。皆在未伯之前。則桓公既伯。衣裳之
會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遂又
以鄄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
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

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
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
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
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
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彊。其務已
侍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爲務。內未及寒。而庶孽爭宗。
伐其喪。家于見弒。國幾於亡。足以見
伯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衆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之矣。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
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
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
方歿。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
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覓身
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
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
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
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范氏曰】伐衛功近。可美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張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而衛
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
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張氏曰】邢黨狄以伐衛
然而其由直。則衛之忘恩背伯。以伐喪奪長。宜得□罪
效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臨川吳氏曰】
邪□民公之衛。衛爲武之者。皆嘗亡於狄。衛嘉而復存
人衛伐喪。喪丙有罪矣。然衆宋所臨。非主兵首惡也。於
聖□齊而又衰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爲之。亦可備中國
之小人矣。不當黨與類伐同師。以說人者。皆不義。忘況
邢已國然。然其後皆竟衰。邢之□若通於伐之命不不
【□氏曰】也。然以邪爲衞者。衞雖兵怒。雖未必不甚於此【□】
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有罪而邪不當與狄違不
寄之兄齊。正與鄭伯進歸事。狄修中國也。【□□□□】
知世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狗鄭知有天王之命言不
可奔子文賢君。衰其必恐。非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矛
義耳。衛秋於左。孝公之事。主有背恩之實也。但不書於
變文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宋以戰齊人。狄以伐實旨
見志以若止。貴其不能報德。倣義而實非義。故重其以
□知河人不自以鄉邪齊乎

附錄 左傳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

附錄 左傳 春遂城而居之

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左傳 宋人執滕宣公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汪氏曰如成九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伯況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晉人 陳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執得其罪其罰輕執不得其罪其罰重 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京師為臣執君執不以正故亦書晉人 高郵孫氏曰滕固有罪矣宋襄公藉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辟已之強一會虐二君以陵轢諸侯故書人以斥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所以人宋名滕子也 [illegible]氏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與齊孝年少以簒長今春首執滕子恃之強而陵弱如此欲伯得乎蓋以滕子父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元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 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皆書人若非伯討也無見執者皆書名惟此年滕子嬰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皆書名滕自外於齊盟蠻氏亂而無質故名以從之也 孫氏曰齊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 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 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于楚也若罪則稱人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晉侯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書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 [illegible]氏曰曹南 曹之南鄙 [illegible]氏曰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曹邾以與宋也辭疑於此者為諸之衆以明年夏上之盟亦人未嘗于宋以伯也。[illegible]氏曰公羊宋籍人謀 廬陵李氏曰宋公書以伯辭於此右陳氏以為明年楚上復入宋則春秋未嘗宋以伯宋也然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然未必然之能伯而予之總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

鄫子會盟于邾。公羊傳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illegible]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臨川吳氏曰蓋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故言會盟于邾 廬陵李氏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鄫子會盟戚土陳侯如會雖澤陳衷儕如會于鄫鄭伯逃歸如會是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公羊傳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illegible]氏曰蓋殺人而以祭 臨川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祭神 張氏曰蓋鄫子會盟而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於邾[illegible] 高氏曰宋公之盟曹南[illegible]

其志之執鄫而不懼討乎宋也既不然不討則宋意從伯業邪從宋盟襄國伯而執義
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鄫子與蔡世子有
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也曰用之
則知其以人為用也惡之之故謹而日之上言諸侯盟于邾則鄫
不名又侯之【王氏曰】邾子稱人以為用也邾子之罪明矣
者明矣然者【高閌李氏曰】執鄫子於宋何休以為鄫本許嫁季姬
執之者何以不殺罪於邾何休左氏以為會本宋公使邾
姬信於其邾季姬淫泆使公手傳文本己此言不知何氏臨江劉氏
亦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過也其
抵邾為與宋南面之君暴虐春秋會宋而受罪邾亦未為
惡躬為我首肆

宋人圍曹【左傳】討曹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杜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氏曰】宋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
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盟齊非伯討不足
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
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
叛【前漢書】晁錯傳景帝即位遷御史大夫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乃斬錯東市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後漢書】黨錮傳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其死徒廢錮六七百人士類殲滅國隨以亡唐文宗切於除蔽而訓注用【唐書】文宗始因李德裕牛僧孺以朋黨相軋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朋黨難乃用李訓鄭注專執朝政不附者指為黨人而逐之上深惡宦官遂信訓注欲以誅除之甚至於血流禁署世之故子

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朱子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矣【□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雖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齊而上會盂而束手就擒於荊蠻矣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
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
爲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張氏曰】齊桓之伯屆已去念盟會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既執曹方與盟已而復執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至事于見宜其不遂霸也【家氏曰】此宋公圍曹也其稱人衆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於兵於曹者十有三而宋國居其【□氏曰】經書諸夏之加兵於曹者自是始盡自信其十五年間之以兵佐齊桓之而伐之至此積其氣乃猥其國都而攻之宜三年復圍之哀之三年六年樂見向巢每伐七年又圍之八年入其君終滅其國比事攻之不貶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不自省其罪從宋伐邢是以罪人而報復之役也【陳氏曰】左傳甯莊子之言皆飾非之辭也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氏曰】地以齊齊亦與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
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
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
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

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現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
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
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
齊修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
朝于楚。汪氏曰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
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胡氏曰後鄭首。鄭爲之下也 汪氏曰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荊蠻雖或暫從中國而執貢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泉以往甘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同致與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滅於楚而僅存鄭亦因通於楚終春秋之世
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
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

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寖莫能抗也。
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
盟會之始也。胡氏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爲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尊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宋可以不及公也 家氏曰序陳人爲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畧齊侯書法特爲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 [illegible]氏曰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擾之其後相志稱襄救黃敗徐疑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從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邪之者故先受其禍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借之同獻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書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 [illegible]氏曰于蔡之盟會及諸侯盟楚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誠著書而深然之會盂之盟等盟宋直書不諱矣所以著其僭篤中國

之衆而諸侯皆使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以卻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有一國之大夫皆貶書人不諱公視盟齊雖若未滅然人諸國大夫乃所以人公也蔽後于宋之踐晉楚抑王齊盟而于中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與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意患於早也

梁亡。左傳 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 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胡氏曰 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家氏曰梁嬴姓伯爵始見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

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
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
亡何哉。胡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一曰相率俱去狀若魚爛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朱子曰天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强而不息矣 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
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
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於
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

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 [陸氏]

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陸淳] [啖氏] 曰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逆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爲文。[家氏曰] 梁國之亡。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殺。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汪氏曰] 吳帝亡所以深惡也。梁非書秦得滅人國也。[李氏曰] 書梁年要擁闕。當奇國無政令。號戎鼓勞卒。數郊文兵至。皇子彊詘。父子君臣皆城。一戰同死杜稷。而帝不騎。率群臣面縛以降。米子於細。目特書漢亡。亦以春秋之意歟。

辛巳 二十年 襄王十二年。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二。春。新作南門。[左傳] 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穀梁傳] 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杜氏曰] 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孫氏曰] 新延廐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禮記] 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之三門。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汪氏曰] 詩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章云。奚斯所作。[朱子曰] 泮水。諸侯之學。泮宮。

未氏曰。泮宮。泮方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宮。閟。深閉也。宮。廟也。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劉氏曰] 南非一門。天子皐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天子之門。首必嚮南。其門非諸侯之門也。其門舊矣。而書新作。是皆僭。天子諸侯必有南面而聽之門。自僖公始。罪其不可不書也。僖公爲最。泮宮詩人。二年新作。所興作多矣。不書不書泮宮。春秋不書新宮災。太室屋壞。諸侯之學。僭公之宮。與壞不能備。經不書。而新宮災。皆非禮記之新制作也。其時。以此數者。參之。增大舊制。[高氏曰] 不書其門及兩觀。禮記之新制也。吾以此改舊制。參之。之罪。逆不止於勞民而已。王叔曰。天子之門。於南門之外。此雉門也。[王氏曰] 可改乎。路門也。魯庫雉二命。孔氏傳南門。天子之路。寢門。門。知魯仍舊。乃路門也。[汪氏曰] 僖公之事。因其弊而斥大之。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經並舍城。且築不免。功之公。

於過制而僭上。[家鉉翁李氏曰] 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兩門及兩觀。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郜子來朝。[公羊傳]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杜氏曰] 郜。姬姓國。[張氏曰] 後漢志。濟陰成武縣北有郜城。[大全張氏曰] 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郜也。在北單州成武縣。郜子來朝。南郜也。單州有二郜城。北郜在南。南郜在北。皆附庸。書於宋。[吳氏曰] 若失地之君。公羊云失地。何得言之。[張氏曰] 郜分爲二。無異文。無所據也。接經無異文。無所據也。郜君也。又公羊以郜爲失地之君。三世以來。郜猶能在。自春秋以來。朝魯者。前春秋。郜大鼎之一以來。九年不近。人情。[李氏曰] 此郜之一以爲失地。乎郜。此無家之言何也。不特不可據。取郜然大鼎之。此文。一以爲春秋前。失朝禮。自乃九十年近。人情。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傳]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 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杜氏曰] 公別宮也。[何氏曰] 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後。[劉氏曰] 以是爲閔宮也。西宮者。然居西。夫人居東。小寢人宮。

君燕私之災見於是寢之深天人君之過不然於時莊之時帝常在深宮燕陰之示謹豈徒哉路陸氏曰穀梁云閔宮也授謂之西宮直是僖公之西宮耳汪氏曰穀梁以僖公受國閔公繼之如君父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以新宮近稱宮而更謂之西宮比稱謚不亦愈既乎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高氏曰鄭伯與滑同盟諸侯滑服於衛遂與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爲己屬盡伯强之弱陵無伯鄭首從楚遺二鄭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彼略而如此王氏曰滑與鄭爲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此人中國人之出居于鄭之始纂也張氏曰此記天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何氏曰狄稱人能爲主常與中國小邢其稱人爲之主與邢者以善國中列之從之人稱狄啖氏曰齊桓公能救邢衛之同於狄而能謀與之人從中國者以昔救衛伐宋之例以衛國欲稱戎而之邢而狄能結盟之事今公故衛人心也以進之人甚狄則齊之罪而無知明矣救此趙氏曰齊桓公能書狄救邢之例今以衛國欲稱戎狄以中國之事故公心人也以進之人甚狄則齊衛之罪而無意知明矣救此仰患見堅人非仁夷天狄下之事之公心也李氏曰甚我齊孝之之無知也乃拍公與之柱盟楚于而邢郝書之曰已厥乃父與之盟于國乃弗桓肯公據厥狄父而基卻厥之子已乃乃

帯肯堂曰其齊孝之謂乎盟于邢中國狄人不盟狄也齊人以狄人之於邢者也春秋以深罪之中國人之衰齊也邢之所以受狄者下伐而衛不殊邢也 汪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狄之黨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家氏曰楚之諸侯復通於中國而不隨不足患也召兵以力爭方強隨自欲復漢東諸侯罪其不量力若楚孟子以隨自服是也左傳於楚至衰元年會楚子之所以召兵而隨自服 張氏曰隨之爲國於楚爲近 黃氏曰張誦之文王此蔡之其能屈乎陳氏曰楚既張隨則將爭隨東之國爲薑楚姬上國而來爭東衛於姬姓之國而不得逞於宋公六年欲其楚而逞故魏然我伯比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吾甲兵以武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 家氏曰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自是隨服於楚不復有漢東之事於隨者不書隨既已屈服楚有於楚命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隨

附錄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家氏曰宋襄以爲齊桓之業可恢復也恐動諸侯僭于齊之後中華之國於是

二十有一年

周襄王二十二年齊孝四年晉惠十三年衛文十四年秦穆十九年宋襄十二年楚成三十三年陳穆十三年杞成十三年蔡莊七年鄭文三十一年曹共十六

春狄侵衛

杜氏曰爲邢伐衛 吳氏曰中國無伯故狄得假義以爲援邢之名自是前年衛伐邢邢以衛爲罪而與之來伐衛以齊之援卻衛兵而齊不知讓今狄伐衛又以邢之故而然則狄伐衛亦以衛有邢之罪因而與狄爲伐其鄰是狄爲邢謀至此以救邢之事可稱其師伐之令名侵衛也以其無本號而稱人此則謂狄以書侵衛 汪氏曰前衛伐邢此狄侵衛以爲邢故也其本號稱人書狄以衛爲報讎也 家氏曰中國之患因此邢與齊之盟也筆之父不能紹書而以衛之業故也於是狄皆其本號中國患因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趙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胡氏曰以宋公鹿上之盟是宋公求諸侯也何以不稱人鄭人會而爲盟二國之君者見其歸於楚而楚執宋公以伐宋以爲用道也鄭子曰二人會而爲盟於曹之後而後於楚之執宋公之道也 張氏曰宋襄公欲繼齊桓之業而不足以伯諸侯而已於是楚爲主盟諸侯從之宋襄公以爲諸侯之伯而求諸侯自以無德而從楚是宋公身爲主盟人自爲盟而諸侯已於楚之南者也

吳氏曰曹能盟于宋則是無伯也宋襄欲求至於中國則伯合諸侯之弟楚爭甯見於宋國之盟中國盟伯之宋公小國也此宋襄欲爲主盟其義不足以服諸侯而以德感人宋之鄭人亦從楚之合諸侯之蔡於楚特壞之陳蔡況曹不復盟者其伯之於楚之之德之義爲其借而合諸侯而從使之以宋之諸侯之道也欲令從楚以其勢力所足以威人而齊不能恐之不欲抗宋楚乃從楚而宋楚既與楚爭力也宋已顛覆矣 家氏曰人則齊宋之諸侯中國者遂稱伯人自中國之人之至也宋與之中國之人會盟于鹿上此春秋之所以罪宋也

秋

○夏大

旱[左傳]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孫氏曰]雩不獲雨故旱[高氏曰]言大者災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與宣七年秋也[汪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為災則書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曰旱者五穀既登則害於民者淺故不書旱耳[李氏曰]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雩有益見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異以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公作霍穀作雩或為宇[?]子執宋公以伐宋[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穀梁傳]以重辭也[程子曰]宋率諸侯為會而楚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著之[杜氏曰]盂宋地[?氏曰]盂鄭地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汪氏曰]據溴梁會下執莒子邾子復出晉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張氏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陳氏曰]執非伯討且稱人齊執陳轅濤塗伐稱君執稱人晉執衛侯會稱君執稱人各韓不信執宋仲幾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曷為不再稱楚人不以夷狄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耳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史記]藺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秦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況南面之君也哉[高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恥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濮之宋公德不足懷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張氏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涸於虎狼之群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為王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會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以罪之襄公非但不同譏楚人之詐而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曷會也惟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歟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

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乃能諸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崇然以子爵而敘於侯伯之上則此會諸侯實聽其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而知其為楚矣莫之救諫者務不能也楚人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執宋公宋公既稱爵陳蔡鄭許曹皆須稱爵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爵則楚不得不稱爵矣春秋之筆也[高氏曰]楚自是稱子而序於諸侯之上此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汪氏曰]執宋公以伐宋華亭乎向也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諸侯無伯也以上公之事同也執伯夫之幾也執宋集之圖伯未嘗之

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上僭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
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以德寡國弱欲盟諸侯而主之權故
楚穎設許搞之而攻其國以憎中國之諸侯而取之盛捷
伯也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故宋襄不能伯而上揭宋
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夷夏之大路分也于齊鹿上楚皆
書人此會書楚人而疑非楚子君故曰防書楚子而抑之四夷之辟意大
皆曰子並楚皆王人而書之以楚子雖曰稱爵
實在其中然以春秋之亞於宋公而位
而伯之伉希待于秋而終而宋已見矣
楚初爭長也楚稱之于從而叙陳蔡鄭許
曹之上不知諸使之于從楚與陳從宋鄭
故中國諸侯之上止新陳氏曰宋則

冬，公伐邾。[左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王氏曰] 為邾滅須句故而用兵大旱非其經時道也不知邾食者須句而故用兵伐人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公羊傳]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穀梁傳] 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王氏曰] 宜申鬬氏子 曷為不言其圍 宋捷何也 與西獲也不書同 [汪氏曰] 不書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不曰來獻宋捷為會諱也 [孫氏曰] [張氏曰] 不曰宋捷隱之也僖公不與盂之會楚之方求媚於中國以會為諸侯之望故緩宋捷以成會諸侯從楚伐宋而會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魯為會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討其罪

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伯不能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 [胡氏傳] 坫在堂隅謂之坫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 [張氏曰] 魯之於中國於夷狄則有獻捷有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息無詞魯於是時皆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胡氏曰] 楚暴伐中國執辱其君又陳其捷于魯欲以詐宋公執而伐之動天下 [張氏曰] 以見宋楚之爭也君使大夫何以捷不特稱人之人則是之也而猶道之勝 [程子曰] 則知之為有君大夫 [陳氏曰] 楚之人者楚子也稱使至捷不與獻者早奉上之辭不書楚執宋公以諸侯同子使宜申來獻 [汪氏曰] 書宋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戎捷書楚獻宋捷也經書人

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況魯以公室中國而可受其捷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戒以宜中國之來會以受捷乎 [家氏曰] 楚或抑或揚之成章同執示此之謂也 [高氏曰] 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屬為完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左傳]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傳]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氏曰] 言諸侯者遂會 [程氏曰] 陳氏曰薄宋地 [張氏曰] 薄或作亳 在蒙縣西北 [杜氏曰] 洪州考城縣 山陽薄縣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殺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 公事見桓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 事見襄三十年 公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

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得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
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
謹也[汪氏曰]亂臣賊子弑君父夷狄陵中國皆天下大變故會于稷于澶淵盟于薄皆書其所爲然于稷
于薄不人諸侯而澶淵人諸侯之大夫者世子弑君尤天下大變之不忍言者故尤謹之也 子會既不
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
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
出其事已僨(都田反)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
爲會諱以深貶之也[宋氏曰]諸侯君能使宋人征繕而僖文告之詞以明宋之直正楚之罪
則楚人當情理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會於歃捷之威與五國爲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
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

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
書名而言釋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者是所尚可以求之諸侯者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
是已[陳氏曰]書公不與楚初與盟不書公於是與楚以專釋之辭也 或以爲嘉我公之
救患誤矣[汪氏曰]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爲宋請于薄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
楚以釋其閭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二伯權予楚而閭中國之失伯也[李氏曰]其會與僖之
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皆遵會楚之也不然只如鄆子會盟于鄆可矣何必又書諸侯愛之
癸未 襄王十二十年宋襄十二十二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晉惠十三齊孝五衛文二十三陳穆十二十五杞成十七曹共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作朐其俱切[左傳]伐
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杜氏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胡氏曰]杜氏註

封近於魯故世祀之[須句與曹皆太皞之後] 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
也[杜氏曰]須句成風家 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杜氏曰]雖別國而削須句
弱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書 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
寡之禮倚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
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
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胡氏曰]取者收奪之名也歸其君使爲
我附庸也爲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家之私意故[家氏曰]僖公非有
而發升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書丘公立而不擁鄫而來書取鄟[汪氏]
[氏曰]文七年再書取須句非須句以存其傳謂寘其文公子焉此事而類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

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以著其善矣[李氏曰]取須句之事須句君于邾十九年
宋公伐邾左氏之例不觀經之見則明氏家之說相反春秋不既罪會如此左氏之事不觀之見見明氏
奔會史何得不書滅耶故是劉氏以須句爲邾滅其國爲邑及來奔事亦無及其君事
魯人往伐取無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胡氏曰]雖甚而然鄭伯如楚故伐之者也未有以增其[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其所不能穀梁所謂過而
不改而又甚之者也[陳氏曰]再盟于薄魯與宋襄公求諸侯同致於楚一會請於諸侯
後得以釋鄭知宋之德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以遂伐鄭而不與師以遂伐之朝于楚所以挑楚自反以脩已之德義乃遂怨
之萊而取也敗沙
[附錄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刑〔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程子曰〕公敗也〔杜氏曰〕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音玄諸魚門〔杜氏曰〕魚門邾城門記稱邾婁力俱切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禮記〕檀弓注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敗〔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卑也觀此則知春秋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汪氏曰〕經書內及戰者三乾時以納讎人之子而致敗此則因取妾母之家而敗然皆無義之戰故皆諱公以敗之于奚雖疆事之捷然內兵書及是亦敗耳內戰常諱敗而乾時直書敗績以與鄰戰猶爲彼善於此故不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耈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穀梁傳〕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杜氏曰〕泓水名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爲至仁大義〔太史公曰〕襄公脩仁行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賊

續之傷此晉厲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致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莊子胠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孟子朱子註節小行而妨大倫先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去聲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劉氏曰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中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

聖人罪其僂法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敗攝人惡夷狄也王氏葵曰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中國也故微之微楚子亦所以讓宋公也以千乘之宋不能勝楚之微者宋公病之矣王氏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盍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爲中國諱辱耳若楚君致績見直書之矣○陳氏曰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夫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張氏曰文王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御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令襄公不務脩文王之業而亟大功以殘百姓徒守尺之信乃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甚矣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又之孟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襄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穀梁說亦好

附錄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二十有三年襄王十五年宋襄十四齊孝六晉惠十四衛文二十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令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忙巾切穀作閔司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閩何病重故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汪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

邑以著其罪陳氏曰襄公欲行霸爲楚所辱諸夏之君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臨川吳氏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間以干中夏耳諸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不討義也齊反借此爲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乖理甚矣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乃忘約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有大惠而忍共爲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輕也張氏曰楚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與矣美惡不嫌同詞汪氏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經書伐國圍邑者因齊桓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罪爭之也宋殘忌公子馬而遷從伐鄭圍長葛從虐之卞國而圍之伐李圍緡與此年齊孝之忘大德而循小怨書之之也責諸國其罪則諸侯據圍許圍宋彭陵同疑許書狀不以

禽獲不能從德而猶恃兵力則與攻內邑之者殺如圍鄧圍費圍鄆圍邾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書

葬盈乎諱也【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

孰以爲君哉【茅堂胡氏曰】宋襄公不書葬若其罪也【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廬陵李氏】曰

宋襄之立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

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讀春秋爲乎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

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殷之後儕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旣伯矣何以

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而仁恃之甚致責以謀夏義蔡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狩何報焉 ○**秋楚**

人伐陳【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臨川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

陳亦不從宋盟衰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於楚未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

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誅以貳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績其勞不至於成陳不已也【張氏】

曰成得臣敢於猾夏而鬪勢於荊實以貫仕春秋人之道可見矣【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

納頓夔四年陳人圍頓

【附錄】【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

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

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

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

[illegible]之不然則吾將不書也[illegible]黜之也中國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illegible]

【…曰】不名者史佚之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爲杞實稱伯

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

文貶之也說是也【…曰】杞本侯爵或稱伯或稱子稱伯者黜夷禮降一等稱子者絀

[illegible]二等[illegible]人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脩[illegible]之六[illegible]猶吳楚之君不書葬之例也　或曰信斯

言也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

秋因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

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

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故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

成公變之夷而稱子存諸夏也【…曰】杞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

夷禮則夷之者也

【附錄】【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

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在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illegible]僖是無王也王替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情不救

[illegible]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己，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杜氏曰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illegible]出居

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illegible]曰曲禮曰天子不言出天子無書出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illegible]曰天王居于狄泉本書出者主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睽親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illegible]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為國風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故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唐書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

汗曰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盡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自是突厥恃功而須求無厭又數入寇世為唐患晉藉契苦結切丹之力以取唐，而亦有播遷之辱。五代史晉紀高祖石敬瑭其父臬捩雞本出西夷唐發兵討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鴈門與唐戰敗之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丹契丹兵大舉入寇執出帝北遷和龍城供饋不給或時絕食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戎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illegible]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illegible]曰天子不言出傳襄王書出者自絕天性雖居于鄭播若出在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illegible]曰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illegible]曰王出不書為尊者諱也子頹之[illegible]

殺子頹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出居于鄭以危宗足諱焉耳。**王氏曰** 叔帶之有寵於惠后猶子頹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氾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若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纍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泄憤於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發肆淫於內延指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禁犯比五不建之罪則自取免爭視惠王蓋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嬖倖位極將相養亂宮闈卒致漁陽之蒙塵與迷亂朱手綱目於代德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事成都如實錄皆不曰出而天寶之避寇之特之曰帝出奔蜀所以嚴玄宗素華夷之辨使惟尊之禁而自鼓萬象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挾左律王約狄台未費大叔遭通者而王遂衰之又遂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書致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當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敗王之出居亦有馴致之漸然不可改矣。**汪氏曰** 春秋書王居于鄭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劉氏曰** 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

天知其非

不孝也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 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永嘉呂氏曰** 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附錄 **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僖公四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十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傳** 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公羊傳** 衛侯燬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同姓也。**穀梁傳** 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殘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杜氏曰** 惡其親親相戕故稱名罪之。**[illegible]氏曰** 邢衛皆齊桓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絶先祖之支體甚矣。故生而名之。**永嘉呂氏曰** 興師以滅同姓其惡已甚。況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邢在衛地也。衛邢之鄰。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帥師勤王。乃間王室之多故懷詐諼之謀以肆虐於宗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將不深誅之。

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汪氏曰** 公而無私者理之一也。親踈有等差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紊。則仁義之道盡矣。故先王制五服之節。毋黨不得同本族。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同姓之國其初一人之身。豈可與異姓之國一視之哉。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

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違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劉氏曰：滅國，春秋之所惡。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夫諸侯強暴，舉干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今兩君皆出詭計險謀，使人臣反其君下。呼其上以快己，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其君可惡也，豈得與他國等哉？故秦穆狄之，而衛侯燬書名。張氏曰：衛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方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亦何誅。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使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於經者，譏公降尊而自主其昏也。況昏禮當夫自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舍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譏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紀伯姬來逆婦亦主姑言之之辭。[illegible]氏曰：公羊云其言逆婦何？兄弟辭也。指經之文直書其事以明非禮，兩兄弟辭有何義乎？

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以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劉氏曰：義繫於殺，則上書其官，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稱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一義所繫也。[illegible]氏曰：文不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盡無大夫哉？此不經可笑也。公羊之說非也。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據其祖名識。穀梁之說亦非也。

附錄 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二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illegible]氏曰：諸侯納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楚納頓子，不與楚使之納也。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不與

大狄之納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去声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汪]頓姬姓國也追於陳而不能有其國小毀楚圍陳究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陳氏]曰姑與諸夏盟于齊所以[?]齊盟鹿上執宋公納頓子[?]諸侯春秋之齊[?]封也[?]一楚事國耳陳納頓子然[?]如楚伐吳執齊[?]殺之盡一楚事國耳陳納頓子于頓小于書法於陳楚伐間之保全逃而國以示之恩故負前義年於楚陳以陳示威頓其而介遂此年納頓之[?]伯[?]之於楚也啟後一頓從于十國中會從楚召陵而伐楚吳而藏意皆陳頓為而國服[?]之於楚也啟後十國中會伐楚陳[?]難爲哀之為楚也[?]其陳特助楚所為虐是耳時比陳事亦以屢減於夏楚而不僅能存保亦能存剖為分楚其地陳特助人楚所為虐是耳比事亦以屢

不名而知中國諸侯之不得衆矣故名也[?]頓子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也故頓子出奔伯皆名不名[陳氏]曰納頓子者陳也[?]之字文見於經文楚自[?]納之四年[?]陳[?]殺[陳氏]曰[?]云[?]子之弃由陳攻之故是楚[?]於國陳為之得說非也其文與事辭矣[?]之得言遂哉公羊之說非[?]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附錄 左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衛[?]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文公之會目之也[杜氏]曰莒慶莒大夫也[?]以元年之役怨衛成公未及而卒故衛成公自以其子未踰年而會莒[?]魯之地僖公稱子[?]衛成公以子未踰年會盟為不與[杜氏]曰莒慶者魯地增之故[?]衛文公來會盟於洮[?]曰會盟者[?]曰盟者[?]大國遂來會盟於魯[?]二國來而[?]然[?]

比書名遂穿罪[?]不逆

附錄 左傳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丁八年 周襄王二十四年 晉文三 齊孝九 衛成公 鄭文三十九 曹共十九 陳穆二十六 杞桓三十 宋成三 秦穆二十六 楚成三十八 蔡莊十[?] 許[?]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氏]曰莒子期會盟也[左傳]曰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衛甯速何也以其本欲以[?]平莒子可以言會也公以欲結莒[?]所以書致平之故使為此會也[?]又屢盟所以[?]討之故也[胡氏]曰夫盟者此而亦多矣[?]莒子[?]至[?]宿[?]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公羊傳]曰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穀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酅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左傳]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內辭也[杜氏]曰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為[?]以救其[?]酅齊西有此名[?]下

書人書侵書師以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汪氏]曰下文言齊師則知侵人為衆矣[?]故書侵[杜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日內之無警戒[?]齊師無名

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詭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識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汪氏]曰書至者二至酅至巂也公救成至遇識其深入鄰境其怯不進遇魯地也弗者遠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曰所謂弗及也弗敢及也弗能及者畏也

[?]善養氣者匹夫不為千乘屈孔子所以為公[?]得[?]者也[?]公[?]之[?]如[?]

之二年是以落安公之末年寇至不能禦去又不敢奚是擧百姓而棄之也乃乞師于楚以自防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

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杜氏曰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illegible]曰齊侵我三始於此[illegible]書之以識內之無武備[illegible]爾公穀何用曲爲義[illegible]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使哉且是後意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蓋見卑侮猶何以爲大乎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擧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茅堂胡氏陳氏曰孝公宥服展喜之善春秋不書而書人肖內以當爲惡外以諱爲善此齊侯也其稱人爲之諱也東萊呂氏曰衛平莒會齊何與焉恥伐何之二盟雖書其過也在會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興使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人之伐與魯之伐自孝取之也又曰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魯不服罪故爲辭也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爲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illegible]氏曰齊侯本以洮向二盟齊衛皆背已故且以魯嘗助四公子於是興師而來伐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便推爲盟主魯見侵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將通人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乃乞師于楚寧無愧乎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而國以殷富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執於桓公迨齊霸不紹未及閒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於夷狄以制其罪夫予罪誠文仲竊從公子遂借兵强夷爲國之無謀也使其立伐禽以爲攻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張氏曰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修或備外乞師於夷狄陳氏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早師也乞師於夷狄志中國之詭於夷狄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襄陵許氏曰乞師五始於此成十三年晉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況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請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曰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爲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爲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忿於齊則是猶揖盜賊以因姻鄰也乃展禽一語已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衛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爲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嘆其因此而發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求龜反公作隗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滅也[illegible]氏曰夔楚同姓國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汪氏曰嘉許斯頓邢胡皆見說名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氏曰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汪氏曰夔始封之祖熊摯乃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是以失楚不敢祀后稷猶公室矣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劉氏曰魯祖周公不敢祀后稷衛祖康叔熊也而夔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劉氏曰國滅而身不名者國滅寧死也子獨不名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殺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有王者作興滅繼絕則夔楚滅之故春秋黜楚而伸夔矣而之不名無滅道也胡氏曰夔子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

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陳氏曰滅同姓名此楚子不名者略夷狄也則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登於春秋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盂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名之則非遇於狄則滅夔固不名也人滅夔名之則非貶也於衛侯登於春秋未侯

冬楚人伐宋圍緡左傳楚令尹子玉以其善於晉侯也宋以其司馬子魚也伐宋圍緡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剌道用師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陳氏曰前年宋成公如楚而即晉何謂能違楚即晉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肆横也有忘父之讐而爲楚所以代無益於自免也家氏曰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之伐其興則不宋殆之哉爲〇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公至自伐齊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未

事是夷必自此始也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胥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許翰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以伐齊取齊之邑而借楚師所以甚其強夷也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張氏曰以夷狄之師伐近大國焉將以伐齊而適所以招夷狄之禍怨其至亡之道家氏曰楚師而用夷狄以重其兵所以付其往而自用之以伐齊也故特書也王氏曰以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自借伐齊者三可謂甚矣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以伐齊公至自伐齊此同年齊以從楚霸主伐封齊襄靈之十年矣會吳伐齊以吾楚用夷夷報怨於之大國其以致危之報之楚也春秋會吳伐齊以蔡吳何吳能扶弱陵抑之強會中國勝不能救蔡而借援於吳既能扶弱抑強助中國勝不能盡救資夷狄不得已

夷狄非居魯之爭以陵中國也故春秋之有事於不同也見者李氏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有兵也推其本者齊桓之怨始於伯師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恒兵由於孝公約而齊得以怨而興事耳然使桓公卒得紓其怨則孝公於魯不知自反以寡兵公之孝公之篡起宜尚楚人宋得屈已而於是孝公之恃不則會不助無魯盈先生爲宜哉。家氏曰魯屈已而於孝公殺者皆也謂亦伐不國能不固言其國也強邑非道用師也非公羊又云此圖已者取乃殺楚人何以致伐楚則原公何以之意謂得齊致會亦得公意以致伐師則今無得諸侯不當之會則不致會然得伐齊取穀獨得公意以致楚伐而不致然此理之得當然耳

九年王十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鄭文三宋四齊孝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五穀梁九年陳穆十四秦穆二十九年楚成三十九春杞子來朝左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家氏曰杞先代之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然非有所見二十三年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杜氏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陵川郝氏曰]齊桓旣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顧其間楚之勝以因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爲詡不遂霸業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氏曰]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氏曰]杞弱於魯春來朝今秋入之其國雖□貢其不恭何至於用師乎蓋杞以小弱而朝於魯魯不以禮待之又從而暴之是以強陵弱以大陵小其惡甚矣[□氏曰]杞爲先代之後朝魯用夷禮魯責之非其罪矣不當以兵入之也[高氏曰]杞魯之鄰國也伯甥舅之國而在於魯猶其國也乃既卑之又從而入其國可乎[□氏曰]以此師入人之國何其重也不如其已□□之惡甚矣暴之如此德之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氏曰]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陸氏曰]前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氏曰]楚自會盂之後見殺貶稱人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侯黜而稱人以著其罪[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猶爵而獨人楚子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稱人者貶之也盟于齊以楚伯也會于宋楚之會也衛也此楚始合諸侯而齊不與也[□氏曰]陳蔡鄭許四國之君從楚圍宋諸侯長矣上而不先諸侯會宋襄公卒諸侯從楚之下夷狄之盛自是始也齊桓公伯諸侯以攘夷狄而鹿上之盟宋襄公孱弱於楚卒爲楚所敗齊孝公以晉文之會楚而春秋宋以是爲夷狄而書之人諸侯信中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氏曰]四國從楚而屬宋秋居其信其屬楚子于夷見國彼者識斯見矣[□氏曰]天子居鄭而鄭伯王與之同舟也楚盟無王之室也

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氏曰]伐宋公與諸楚侯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盟以報與盟故之宋往告急於晉而乞師於楚是爲此盟以報宋有[□氏曰]周衰中國之心強宋於是告公文公得以耳宋地遂霸諸侯□書詩頌於晉而爲秋是霸爲貴而會楚也會諸侯于薄亳之會楚亦不能制則齊也春秋書公會諸侯必見之法聖人[□氏曰]會於春秋夷狄之會從楚使公樂從楚而後見聖人會之諸侯不厚之也春秋之盟必待夫子而諸侯人與有夷狄之盟者主盟夏主之人盟而諸侯從之夷而書之以聖人之戒正者也[王氏蒙叟曰]夷之罪也及盡聖人思治之本城濮書晉侯以救中國之成功於此子之文相也[□氏曰]晉文晉惟之與大夫以宋救之宋亦中國楚之成功晉也人故有言曰成伯安讓自宋始矣晉文甚也正與人楚

始焉成爭伯而宋之盟[illegible]楚分伯而又宋之圖。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

之盟。又曰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屬楚

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此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入宋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

子玉主兵。此說據經為合。聚中公羊之說非也。故穀梁義是。

汪氏曰 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 襄王二十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二。蔡莊二十一。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杞桓五十八。宋成四。秦穆二十五。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羊傳 曹伐衛。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穀梁傳 再稱晉侯。忌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

汪氏曰 曹衛雖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譏之。

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婚於衛。然兵合不能會兵。師不興。關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許與。而晉人卻之。許也。晉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

林氏曰 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圖伯二十餘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illegible]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弭強楚。曹衛皆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不形於楚也。

陳氏曰 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晉侯。下不書侯。焉有無事而再稱晉侯。而國不言遂。蓋所以志晉侯之忍也。

永嘉呂氏曰 陳蔡鄭許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通楚之國也。曹衛通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遂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宋。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圖。然楚之所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侯伐楚盟時。江黃楚人伐宋。無資於曹衛。豈必皆與圖哉。

豈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朱子曰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當時所以[illegible]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譎。如侵曹伐衛。皆出[illegible]。

不禮之私。邦只名。如譎治其從楚。是美中國之諸侯以[illegible]。又書之楚人救衛。如書其皆是[illegible]。

私伐衛。其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以楚人來救。[illegible]

義都只是論其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意。[illegible]

孫氏曰 晉侯侵曹伐衛。以為[illegible]

又出衛之不意。曹國幸人狠得狐而[illegible]。晉方伐衛。不意晉又出曹之救。

方與楚爭衛。執其君。以畀其[illegible]。

江氏曰 經入其國之請也。晉文[illegible]。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明晉文之請也。[illegible]

秋責之者。衛私。[illegible]

陳蔡鄭許之圍。曹衛[illegible]。以釋宋之圍。

[illegible]

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挽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殺之戍將飛卻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衆勝以翦其罷敵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剗於復怨而分地以外則征於[illegible]是以闔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隨之[illegible]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殺其意乎公羊未發曹之說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七賜反【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按左氏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氏曰】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途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戕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其惡 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汪氏曰】春秋書法爲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之義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意內以諱爲賊 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汪氏曰】據刺公子殺有罪不書其故 傳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吳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詐之不直而情之甚執買之況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免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爲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爲言所爲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爲殺有罪之詞非也

楚人救衛【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孫懼因已先料其必然矣【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矣伯主寬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卹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汪氏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有救者善則伐者爲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虐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通鄭也然楚救衛鄭而卒不能殺又以著衛鄭從夷之恥與蠻夷之不饑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有成也【陳氏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爲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于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必利反【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古者襲文匿武襲文不可匿武不可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襄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旣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

胡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落衛之膽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奔曹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自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罪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適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氏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高郵孫氏曰晉人執曹伯治罪也畀宋人豈非讎曹而私宋乎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罪而非以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持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爲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如楚莊殺徵舒入陳之比矣況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于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畀宋而反得爲伯討乎然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永嘉呂氏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畀與彼之歸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辭言之也○趙氏曰殺梁謂以晉侯而斥以執曹伯之罪也若孫氏曰晉人執曹伯則畀乃如商以執其也

氏曰執乎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楚稱人貶也【汪氏曰】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卑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貶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役稱荀林父帥師此華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

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氏其被髮左衽矣【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淪陷必矣【茅堂胡氏曰】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陳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皆稱師而獨書晉侯予晉以佑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

悔其有以夫【胡氏曰】齊桓之伐楚盟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illegible]桓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勝定取成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為齊宋之患文公欲慮晉歸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怨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晉諸而不正之事故賤楚稱人以夷狄之以晉侯主是戰許文公之心也【永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解夏攻葉伐與特近楚之國受權未至偃然與中國並舉爭先故齊桓猶可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邲而中國不能與之敵會王於乞師而戍穀逼齊四圍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非至敗楚師不已也蓋桓公所遇特以賤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亡功之經急亦如之其為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魏模負實衛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激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以誘楚養其驕計知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圍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重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戰楚盟詩盟踐土會盟商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書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驟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東陽許氏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之勝奚分為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書之長為小人而不至於蟲之雖則未見有以過人者盡嘗於晉楚事伯之際擾之楚之得臣不白料其詐力之所遣與文公君臣氣沒軌深速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所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役急間曉愿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壇於文公之請矣以詐力之於者用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彊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濱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乎王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負問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哥識慮溲而心不陰者不足以然許故伯比之間道也遺其謝於襲年之後者思雉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故句陵之威吳也

閼其心於屢勝之時今衛臣既斃且乘又蹶而急方欲摧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也且名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適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成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阱以致敵於人嘗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怨得臣之際患獨有辭焉自楚之竊據東郊也憑陵華夏發召諸侯其聲威氣焰傾動當世亦可謂甚盛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怨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義請以戮邑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怵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勞矣世之談伯猶以尚功利為言殊不知伯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詭譎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譎狡詐詖伯者以功利何其借舉之深耶斯亡其至矣

巽巖李氏曰召陵雖以來盟予齊而亦有遂伐之事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亦有先請及戰之請比皆功過不相掩之法也

王氏葵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右師文位故叛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吳伐齊不言邾郯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杜氏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

汪氏曰申在方城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反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

杜氏曰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

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棄其師之道也

亦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張氏曰楚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專其國陳圍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滅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是經其猾夏一勝一敗而歸殺之也故以罪殺大夫為文

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尚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汪氏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殽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頵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

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
封雍齒而功臣不競前漢書張良傳諸將爭功往往坐沙上偶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世祖燒棄文書
而反側悉安後漢書光武紀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之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
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負身無
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
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
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

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
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孫氏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奔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張氏曰衛文公不禮晉文嚴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入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盟主徇私之所致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以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家氏曰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名所以責晉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不若為齊桓臨川吳氏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己而出奔楚也[illegible]氏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罰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今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與其[illegible]罪文公不

當棄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踐在演反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王子虎臨不同歃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何氏曰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

者謹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
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司馬氏曰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
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
猶愈於名實俱亡邵子曰周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故天王下勞晉
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illegible]氏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失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張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使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勞所以去其[illegible]等之事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

于王所所以全臣子之名題錄王臨事明其所以爲君父之遂也【陳氏曰】先敍而後盟書爲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其所謂臣道也子道也

【汪氏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王遜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爲晉文隱發明其所以爲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覲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行則書臣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夫王未至文謂不當先盟會而纂事以朝王皆未知聖人褒譏之深意矣【□氏】【李氏曰】外以讓爲書則諸晉者非歟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氏曰】王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師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諾我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卽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周衰主之威不能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居尊下將矣正位君禮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對封省爲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隆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使壇總常易矣故卽其可書者寬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僭之【□□氏曰】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主子虎不與盟也【王氏□□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後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自盟爲文【□氏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來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旣讓强楚不能之朝于京師獻楚俘以嚮衷獲叟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之主盟諸侯于是甚矣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晉天子春秋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爲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今天子而原九錫者惡夫

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絶

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

【吳氏曰】子者父死子繼未逾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爲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置諸侯非王制也【劉氏曰】叔武代其君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或問楚懷王入秦楚人立太子蜀先主卽位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似【□□氏曰】叔武稱子罪晉文以私怨廢置諸侯也懷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篡漢先主卽位於漢中立也【陳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乎晉以伯也【汪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謂齊强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按齊桓晉文皆於攘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者心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不致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旣致天王之下勞又假巡狩之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召禮之正而心實誠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王城之內則其讓甚矣朱子以踐土與葵丘涖論而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譎而能故忠許桓等同之餘意視其他伯者則爲彼善於此也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氏曰】陳本附楚楚殷擢而爲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氏曰】陳本不欲盟約閑會自王與哀僑如會一耳【汪氏曰】陳稱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與亦與於郭矣是時晉文如合諸侯故陳侯雖衷異卽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盈會不取興須少急矣【□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鄭澤哀僑于鄭鄭伯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范甯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曰】尊其不迹志予朝王而朝于廟禮也【□氏曰】數禮於輔于門之東拜栅盟會所【□氏曰】大行人朝市都三享

曲禮注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 于外非禮也

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辯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 □□氏曰舜之時五載僅一巡狩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嶽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憂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皇隋煬帝假巡歷省方之說以濟其淫決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處不出遐方絕域無地不到郡縣置頓精者獲罪百姓供費不給頭會箕斂遂生憤怨寖以作亂身弒國亡不旋踵秦隋所以召亡者非一端然游蕩無度則土崩魚爛之勢未如是之促也 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氏曰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 □□曰侯者言諸侯則是天子可得致也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王識天子以可從諸侯之會等卑而見諸侯故但書公朝于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以言公朝但書公朝此聖人之王所深意也 □□氏曰獨書公朝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所在踐土之外諸侯不朝於是晉六年將盟鄭伯踐土八年齊王師命為方伯諸侯皆朝而王以見其餘也 □□氏曰 莊十八年晉號皆不書朝外諸侯魯以見其餘也 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 秋會 □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京師而不言王所則朝而諸侯不朝也 如其謂王所出居于鄭京師復也京師皆不言太京師而後人不

□曰春秋之大旨也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魯史書公朝于王所者諸侯見天子于京師王之所居也 ... 朝者言朝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者一而以正其尊王之實也 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也 名蓋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事也書公朝于王所者 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也雖然公如京師而禮則正朝也 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王所居耳如云聘王諸侯不當朝也但以踐土河陽 非天王之所當居耳如此三聘王所者非正朝也 □氏曰是也皆春秋書魯朝王者三此年三十成十三年如京師 京師而反周伯事以行禮然此二踐在外而得書朝雖至 實役若書朝則無如者以見諸侯之不則無以見天王有就之 役書朝無以見秦之先王此若書朝此於盟後者盡 先役以伐秦朝王先為重朝之踐土之後以見王不 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不盟書下書朝 詞故書如則不爾彼適此之例矣衛為徵有事分上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傳 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氏曰元咺之出奔晉其罪也 □氏曰凡奔者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賤之讒惡之言殺無罪之弟也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也前驅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殺叔武而殺其于故前驅歂犬也 □□氏曰前驅殺叔武而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也 □氏曰衛侯為怨元咺期入此叔武而射殺之歂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之立 □氏曰叔武雖不能走出然衛侯亦使衛侯使殺叔之 ...

歸衛侯不之信宛濮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己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

[illegible]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無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進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

[illegible]氏曰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讒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逐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

然衛侯初歸則稱復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

臨川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illegible]氏曰叔武如會此亦元咺奉征繕輔翼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歸無以滅其逃釁之憾殺叔武焉慝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

汪氏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衛衎是書其及侯歸之歸皆不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衎莒書歸[illegible]

晉之屬不得已弁楚今始去楚而即夏也。書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罪也。

永嘉呂氏曰經書自京師[illegible]意如至自晉蔡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壹其首在彼而今歸于此也。書自楚歸則晉華即夷之罪奔矣。曹伯歸自京師晉文之執與焉之也。鄭之再執有問矣。然亦歸自京師。

[illegible]氏曰不云自京師晉文之執與焉之也。陳氏云君歸不言自。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以不云復歸。衛侯曰自楚危之也。晉危而言自京師。故晉之危不實書。

[illegible]氏曰自京師者自京師也。此說是亦依自其所主而京師也。此說見之但未盡。

[illegible]氏曰左氏傳之言殺叔武者衛侯之不知其兄弟之情矣。又元咺為叔武訟殺。又為之報其君。

[illegible]親撫之殷。而叔武之兄衛侯之不思篤情。又元咺為叔武訟殺。又為衛侯之弟。其兄亦不勝乎。何故元咺奔晉訟。衛侯反不勝乎。其弟乎。豈不知令咺之訟。其君為叔武訟殺。當數不勝乎。左氏之說非也。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

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成公。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伯姬來寧。

[illegible]氏曰其兄之所以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因魯之杞伯書摩於魯矣。數

胡氏曰杞伯之歸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公子遂如齊。

齊也。臨川吳氏曰始平後

[illegible]氏曰會以楚師伐齊取穀。宰而莊公為受盟之盟。則齊不敢背晉卒未而又報怨。晉文欲[illegible]因使公子遂聘齊。齊好而釋前怨也。

[illegible]氏曰紀解中國貴伯權。入杞之如來而齊之取穀之也。杞伯之怨釋公子遂也。所之謂立功之比也。此首也。

附錄

左傳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晉侯下殺無寧侯不服也。

[illegible]氏曰諱會天王也。

[illegible]氏曰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illegible]

左傳冬會于溫討衛許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在喪。上盡主會。諸侯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

[illegible]吳氏曰[illegible]侯服[illegible]喪稱子。[illegible]中陳[illegible]

侯復國矣君欲討衛元咺訟之於晉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從於子班鄭下問而土無掃奏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溫本畿內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杜氏曰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齊氏曰蓋古孟津本畿內之地去王朝百餘里汪氏曰以陽溫與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大合諸侯而強大不敢朝周將狩王於此狩而使諸侯之禮皆爛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何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張氏曰為晉文避召天王之名也劉氏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曰往猶實而猶可言河

陽之會言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言狩以溫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或問溫則河陽何以兩言之胡氏曰溫之會實召王故書會于溫狩于河陽全之也會書晉書狩吳助謂以

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張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僭怠於臣禮若今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朝之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以其不能故請王之名其王以就為入獨見其召王之跡也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請而掩其正也

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家氏曰晉實召王以王狩為辭其罪逆而意順故

仲尼原心定罪故罷見其法可**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陳氏曰書非狩也莊二十一年王巡虢守王有事識不在諸侯則不書此何以書罪晉也王以諸侯為見則自致之以為尊者諱也文為尊先書之此諸侯召之罪王以諸侯見者晉侯召王而後書狩而後會書諸侯會是以天子與會也先書狩而後書會春秋不書以天子與斯會也王人盟于齊桓公世子會天王不諱先書周公不書王公而後會不公諸侯晉文公而後會不致天子而朝之故曰濟城濮楚之後衰夏下諸侯晉侯故踐土之會晉侯明謂晉侯欲得以天王故召王在會于溫晉又會則會晉矣然踐土故是書天王召王自來其國地君體天王之自來狩於其國之不而存也會在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

王自狩存臣禮也黃氏曰聖人之意豈惟理人是天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豈遏惡揚善之成人之美哉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之不特然心張可奇以全霸其強狂之氣而遂罪之去不取矣然以桓會王世子首止亦已曰尊王室之也孰知桓而霸者遂王恭天王之尊先而朝焉積習之也使然耳朱子曰

天王狩于河陽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然史策所書想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史固是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氏曰必不是力不耦亦未必有此事而全忠之盡也尊王之義以為號令守春秋書狩言狩之非王之所以使若狩之所為也呂氏曰狩之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則以元咺非所使然者而審之矣預致之也高氏曰四王狩也李氏曰朝禮于京師之者爲之得體何乃過以乎若言諸侯曰此非為德所尊而以手德若為諸侯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何以不言朝於王所朝于天子外非讀也諸侯以朝於京師而天子之所曰王所公羊諸侯朝於天子曰朝於王所朝王之所在也穀梁傳朝於王所朝天子也溫言小善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也王申公朝河陽也以日言之非其所也

外言也其曰公朝達其所大天子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主以內日河北以地以河陽不言大天子之所也諸侯於王所日以為晉用公繫之於行事為巳朝于王所其日為其所朝也日以繫於月文公之行事為巳而俱朝矣

後朝也王不得以為晉之王所朝也下不可以言朝也日以王溫而見先君致至後朝溫言朝天子之實也汪氏曰溫非天子之王命可以往言朝於天子王之實見矣不可以言朝于王所之實也溫天子之宮

是既若然故既盟而晉[illegible]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矣王在會所皆主是會者恭故與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廵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嶽之下見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眞能尊天子也貫[illegible]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楊氏曰若錄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說非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胡氏曰歸于者[illegible]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怒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國矣雖歸于王而實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 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 臨川吳氏曰元咺出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

則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謂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爲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咺之罪大矣實當服無將之誅而已哉 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縲紲故其歸異於蔡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

自晉者晉有奉焉 [illegible]氏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因其力也 何氏曰恃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 歸者易詞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爲伯討也 家氏曰衛侯逞忿殺弟焉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 [illegible]氏曰受臣之訴以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得稱侯也 [illegible]氏曰晉文既勝强楚以不能招攜懷貳以崇大德徇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貶之 陳氏曰凡執賤也春秋所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爲褒貶苟當乎罪雖晉爲公執曹伯得爲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濤塗稱人而已矣 臨川吳氏曰溫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復至于會晉文聽元咺之訴赴衛侯而不使之與會文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爲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主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豈敢執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實以處罪諸侯而欺天下也 家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爲而不書且言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外 汪氏曰會于溫諸侯覲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爲王室諱方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爲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illegible]之于京師[illegible]也而書晉人執莒邦子以[illegible]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又書晉人執我[illegible]于楚世實於是經矣 [illegible]季氏曰大夫歸入新[illegible]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illegible]也

告無歸道也。劉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繆耳穀梁云此入而穀其不言入。何也不以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也。劉氏曰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梁曰歸之于者變辭也。歸于者正辭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與義作定異毯粟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綸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執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發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實王命以合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綴辭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是辭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暫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繫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

諸侯遂圍許 公羊傳遂繼事也張氏曰會溫諸侯也劉氏曰前目後凡也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 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生受盟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殁。諸侯從楚久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此時雖中國而合蠻夷久矣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 汪氏曰許國在今許州與鄭接壤去踐土甚近且許及河陽踐土皆屬懷州城之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張氏曰自齊桓之後諸侯從楚者衆。許固以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人一以威力控制諸夏。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臣己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固之也臨川吳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擅專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與戰如摧枯拉朽文合諸侯辭楚而

人善自不同而師也王之脅所私文蓋乃命溫侯盟
……

盟政主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頓疲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勝舉豈獨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欲以兵力脅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於會溫曰討不服而杜氏辭之曰討衛許則知會溫本爲圍許而春秋書會于溫朝王所以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爲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爲會伐秦而春秋書郤錡乞師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為重若請王命而討秦也。圍許之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而劉成二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並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朝為名而伐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許不曰自王所而如京師不書朝則晉文之事競晉霸猶為差善於此也歟。家氏鉉翁曰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當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

子人九行成南鄭從晉故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晉改蔡韓而比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而不能成功歸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黃也歟。又曰桓公之時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時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從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杜氏曰言遂者待凌而行不歸國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汪氏曰]曹伯之名使君其位已絕而得復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毀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爲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於晉之威令。二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閔也。或問晉遂衛侯執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經書曹伯襄復歸。何也[茅堂胡氏曰]南面之君不能講信脩睦結好大國。至於見逐見執。烏得爲無罪。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默識心通可也。[[illegible]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遏使甯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汪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趙氏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畀宋人。并天子之命也。

[附錄][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僖公五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胡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賈氏曰]介處中國之陬也。況於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務朝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家氏曰]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變而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丞書之。介人侵蕭。識有以求之也。

○公至自圍許。[張氏曰]其致以圍許。久從而不能跟也。[[illegible]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猶[illegible]成十三年如京師。遂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凡襄十八年同圍齊。[illegible]得其罪。以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之耳。[[illegible]氏曰]按既[illegible]不書至而圍許書[illegible]文公之治事[illegible]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上會公有公字翟泉穀梁作狄[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illegible]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皆卿也[illegible]

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氏曰盟于翟泉宣諸侯大國王繼者在王城之內而列國之卿亂王宇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卿此所謂下陵上替也揚子雲曰節莫差於替此之謂矣 □□□□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此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及公也 □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行亦宋舉□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尊獨不盟以卿已

忌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緣矣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挂損漸起諸侯之僂鄭之急於從晉晉自及矣而即誅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會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害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惟盛土之盟一盛而即斷衰矣 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然于齊之盟素華夷之辭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諱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先盟王人而列國之書同執為有七國之微者而敢偃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內而無君與貴大夫居其間或且列國之君大夫盟王子於天王之則皆所當貶左氏但貴出不會公侯議矣苟責卿不會公侯則公于結之盟齊侯宋公明為弗貶也 □□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未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諸大不倖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噫故告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率然偽懷然王卯之斟上矣王

子虎□□□討□非貶上于虎□□□文集于□懷自恣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前十六年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跡而比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焉前日之會逃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數外傳載文公洙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 左傳為災也

正蒙 橫渠先生張子著 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 □氏曰陰既凝聚則雷與風皆為所閒震以一陽在下為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為雷巽以二陽在上為下一陰所隔而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有雷之奮擊必有風之披拂吹噓則陰之凝聚皆散矣 和

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 □氏曰其氣之散一也有和不和之分以雪霜雨露而散者氣之和者也以戾氣曀霾而散者氣之不和者也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氏曰陰凝聚則其散常緩非交於陽則風雨寒暑不能調而正也 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氏曰陽氣之在水而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為雹 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綴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尊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

姑之以而著信夫[胡氏曰]也春秋三以一字爲褒貶於介乎何貴也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

烝。夏五月丁丑烝。聘舊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陳傅良氏]

[曰]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來中國當從何氏。以

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之說。是春秋

不以例之。邾犂來而以例之。白狄介可知矣。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六。齊昭三。衛成□。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夏狄侵齊。[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以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

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

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

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者也。[□□氏曰]夷狄之猾中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書若謂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

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猾夏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我於乘間而侵齊。蓋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己出。君出則己歸。無人臣之禮

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己。

衛侯之躬無乃有闕歟。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

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

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

咺瑕者也。其莫憯於志。鏌鋣反也嗟爲下。衛侯未入。稱國

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氏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而使殺之。亦君殺之意矣。

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悍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

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氏曰]瑕已爲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

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氏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棄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不與陳佗同者。[□氏曰]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言仍冠公子。

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臨川吳氏曰]瑕立爲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

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

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昔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殺見也。[□氏曰]殺而書及者。以其之故而累及某也。

[illegible]是也不書及書[illegible]其數也之[illegible]均也戍八年[illegible]

趙注十八年[illegible]命秦之以[illegible]者也今[illegible]至是也[illegible]叔武君[illegible]君之[illegible]異辭故言及[illegible]公子者[illegible]與殺君之也而衛侯忌克

專殺遐戮之罪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胡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illegible]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illegible]也曷為歸惡乎元咺[illegible]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若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

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違禮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綱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illegible]晉末誅骨肉宋廢帝殺江夏王[illegible]王等七人殺[illegible]陽王[illegible]等四人王[illegible]殺東海王[illegible]等十人梁元帝殺[illegible]王[illegible]陵王長[illegible]南陽王[illegible]至滅亡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為萬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汪】曰先王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放生名之[illegible]其後世[illegible]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警矣[illegible]

【彙纂】曰[illegible]

[illegible]於晉伯故其歸不名[illegible]復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書[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子之類是也成九年晉文[illegible]鄭之伯襄十六年衛書歸[illegible]

陳氏曰[illegible]不得歸也又曰晉屬之執于曹伯[illegible]師而書歸胡氏曰衛[illegible]

天王之釋有罪也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自京[illegible]也譏不[illegible]

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illegible]非

在晉也【汪氏】曰公羊傳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illegible]

也公羊傳曰[illegible]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illegible]春秋[illegible]於元[illegible]亦是復[illegible]謂之出有惡入無惡[illegible]

可乎

晉人秦人圍鄭【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王氏】曰晉侯為盟主以兵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國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故稱人以示貶於秦晉何貶乎[illegible]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illegible]是[illegible]鄭[illegible]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illegible]

不忠歟。仁豈有禮而忠矣。其擯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擯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勤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illegible]翟泉之盟實諸封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借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爲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見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illegible]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裔。豈[illegible]而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爭矣。爭之迹備自穆公[illegible]之際而從[illegible]

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翟泉。借役於齊。戰力同心。未始有虞。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輸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之戰啓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與數十年之間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illegible]之役。然後交伐之文始絕於經。[illegible]則有趙十公之年。賁而其國所就信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杜氏曰]蕭宋附庸國。[illegible]遂侵蕭。蕭衆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介人再來魯而次聘之同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illegible]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杜氏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公子遂如京師。[illegible]遂如晉。[illegible]此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illegible]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illegible]大夫無遂事。此言不事。以尊遂乎卑。[illegible]故於京師也。[illegible]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illegible]也。穀梁云。遂繼事之辭。[illegible]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illegible]謂但受一事之命而擅行一事。公羊云遂者何。生事也。注。生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illegible]所能婚姻之事並己。所殺專故。知皆受命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擅生事矯君命。誤矣。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遂入鄆。亦專繼事。[illegible]季孫宿救台。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illegible]天子公兼冢宰。而使大臣來聘。[illegible]於是再聘。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周公實來。[illegible]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焉。周室於列國。其[illegible]不敢不如晉。是衷周於晉。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illegible]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不欲與晉通好。初聘晉。[illegible]

於晉。伯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便。今先至周。而後如晉也。[illegible]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矣。大夫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惟此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數。未經書。[illegible]大夫如周。聘者四。而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illegible]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嘗[illegible]如是。其獨慢王室。未聘魯之。而[illegible]性聘周。先聘晉。[illegible]禮不如事霸之謹也。雖然猶勝於[illegible]者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illegible]以[illegible]來聘。禮雖過厚。[illegible]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云爾。[illegible]遂此本以二事出。以春秋。秦以出。以如以[illegible]爲以代秦。[illegible]

啟先伯事而後王事也。[陳氏曰]公羊云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某言遂何公

不得為政爾傳公未失政此說非也按京師□□ 便如晉殺言遂爾穀梁謂不敢致京師有何理乎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濟子禮反[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氏曰]濟水自滎陽東過曹之西至樂安入海[孫氏曰]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

[□氏曰]左氏以為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時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

不繫國者喜故田也[□氏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為外國所奪今卻取之既是本邑不可繫之他國耳[□氏曰]□為不書曹之田濟西固我之有失之曹也

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氏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讎也[□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拆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而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或問晉為盟主諸侯禮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取乎[□氏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宜為更能稟命于王遂以錫魯大夫然後盡奪王之義壽秋以是責晉責其所可責也取汶[永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繫為汶陽田不繫曹則田也汶濟皆近曹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報諸陰當聞則言與言取者非彼所欲也

春秋書內取若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取□伐若敗宋師取□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以兵疆取繹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莒大國之或不田是力而後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汶陽之之是也非故地則繫之國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取□庸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牟取□是也取之而存其杞則伐邾取須句是也則季亂取邑故不諱歸取闕則昭公在外而取內□又春秋之變也或謂濟西乃皆人侵魯之故繫是□晉劉方漢豈肯歸地於魯況魯晉非援壤之國何繆之甚哉[□□□氏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又曰經書田□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昭十年齊歸濟西十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取郛及以年也不繫國者言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郛田是也郭東子西田不繫國者桑上文伐邾文也。[□氏曰]左氏云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寧成文仲

侯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按告糴乞師皆書何為請田獨不書哉文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諱取同姓之田言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拜今春又往請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汪氏曰]宰周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見使遂再如晉僖公曾不思奄有龜蒙尺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顛乎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夏四□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何氏曰]郊所以祭天也不言郊天者讓不敢斥舍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
受職焉禮記禮運疏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百神天之羣神郊天而備禮則星辰
不忒故曰受職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
乘大輅載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記明堂位注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
天子之旌旗畫日月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
魯公伯禽受之非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
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揚子重黎篇注天子用禮

節以制取五等諸侯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莫大於僭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既盜上地又盜祭天諸
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
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
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三山李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屢卜之瀆養牲之慢求
小禮而昧於大禮不知聖人惡其非禮之大者也或以卜襄七年三卜且年襄十一年四卜成十年
五卜或以時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牛傷皆在正月此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卜郊哀元
年郊皆在四月定十五年郊在五月成十七年郊在九月或以望此年宣三年成七年猶三望或
以牲此年襄七年免牲或以牛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牛傷改卜宣三年定十五
年牛死成七年免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朱子曰如四卜五卜
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高氏曰魯之郊非禮也明矣於非禮之中又非禮焉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

其甚者爾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
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禮記禮運疏杞郊禹
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守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
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
社非列國諸侯之比也陳氏曰杞宋之郊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焉是
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所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尊矣伯禽不當受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周公必不享其祀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
拂矣陳氏曰杞宋存禹契之後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是周公之所
弗吾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

法令以諸侯僭天子之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紊亂變更而失其宜也故曰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
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
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
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家語定公
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
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
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

向〔胡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二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人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凡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illegible]氏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貴象不時或因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illegible]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犯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

請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上辛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謂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一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郊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未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固魯郊之非時而說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歟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興矣〔[illegible]〕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唯江觀氏以為成王周之成王未也過明故以為魯之者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以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畤繇柩秋封桓晉祁繇等事[illegible]謂此皆東遷之僭禮且引定四年祝鮀[illegible][illegible]王命

魯之詩不及郊祀等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處秋純之言亦云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謂焉也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大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大子亦卜也但所卜若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不從乃免牲〔公羊傳〕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傳〕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illegible]氏曰〕亡乎人言無與人[illegible]公不共〔杜氏〕曰免猶縱也

古者大事決於卜〔周禮〕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凡祀大神帥執事而卜日**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書〕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注內謂祭祀等事**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劉氏曰〕所謂不從者請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

牲也〔汪氏曰〕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改卜牛故復言不郊〔[illegible]曰〕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也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免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免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嘗公免牛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信歸之于陽也己傷曰牛而尚卜免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宗敢專也

猶三望〔公羊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矣

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望祭也。【程氏曰】而祭之也。望，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書】舜典肆類于上帝，望于山川。蔡氏傳：非常祀而告祭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又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傳：柴，燔柴以告天也。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不郊則不當望，郊後必望，書望者若禮也。【朱子曰】猶三望，是不當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當繹而猶繹也。【□□曰】猶三望、猶繹，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于廟，美惡不嫌同詞。【□□□曰】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廟，告朔之事，其不可已而已也。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曰】神曰日月星辰，祭四方風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知魯郊非禮。【禮記】王制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夫子以為知大道，不越其位。禮【□□□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不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其一牲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詳以用不王禮四望，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曰】周官四望，蓋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曰】左氏云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卜也，郊者，卜之牲，卜日名久矣。必卜日，且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之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舊疑魯之卜郊，卜郊可否也。是以穀梁□□【□□□曰】公羊謂泰山河海，穀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鄭氏謂諸侯祭其封內云爾。況淮非魯封，河海天子之□□四之又謂諸侯與大祭分野星辰……

年得之【□□□】……恐總為天子因其三望，王與三分野星，止行所祭之封□魯得望特此天子，問其一，故□□郊書之無□而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卑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以有所傳【□□□】三望之異，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其合郊而望此戶失之。況三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以為魯之封內得祭，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之封內得祭，常祀何以書？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則泰山河海，天子四望□□□得望祭上於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泰山餘三望，皆與前儒說猶不書之矣……望之祭也，猶者可已之詞，猶皆一說，然不合之者則……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辭，三禮傳之皆未嘗書，但諸家之說皆以為僭……不嫌胡氏之說如此……而意不異，如此胡氏說如此者……詞也……字甚佳，但以三望為辛之之詞，則以失之矣。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斂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曰】內女適人者而來，必謹記其事，示有別，遠嫌疑也。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illegible]呂氏危劉氏唐武后以高宗時與政遂殺[illegible]然中宗
自登大寶革唐爲周【臨川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疑不自來求則歸不可行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爲
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故出乃見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
杞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于桓公繼書朝而遣畢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此乍又來
求婦見以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親魯借禮以扶其小弱也【[illegible]氏曰】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絶
或者擬與於此歟○【陳氏曰】姻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公羊云凡弟之辭有何義乎
狄圍衛【[illegible]】【吳氏曰】狄患中國晉文不能攘[illegible]以志其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以晉霸
然豈以晉文君之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傳】于殺作於卜曰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
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
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見詩旄丘小序）戎嘗伐
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見隱公七年）其後遂爲
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
亡（見閔公二年）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
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卻四
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張氏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攻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
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已世衛文志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家副而攻不正狄是狄人乃殺義伐衛衛人
忘恩而叛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後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家氏曰】
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焉何以爲盟主哉

【附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
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illegible]氏曰】報前年狄圍衛之[illegible]衛侵狄之强遷都之
遷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未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狄請平焉衛人及
狄盟其不地若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
衛也【汪氏曰】書及則盟乃衛人所欲 是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

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
以要之哉【[illegible]氏曰】衛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既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況盟之乎【[illegible]氏曰】非
我族類而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知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
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
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粱其事甚詳

而春秋不書者以爲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
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
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
陵興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
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陳氏曰 他國之事不告命苟至得書以書所
告之其善惡以文勝寔毀耳且列國至傳多若盟會[illegible]
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不勝書矣 陳氏曰 左傳所載[illegible]
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illegible]
佗殺太子免鄭殺昭公及王子[illegible]
公子負芻殺太子而[illegible]之類也蓋不告於[illegible]所據者
篆而故春秋不得而書之非前史之官也蓋左氏於所據者[illegible]
史而晉夫文子以筆削據魯國之史至其二十八略不同也
陳氏曰 晉文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illegible]
造三十二年凡五年 晉氏曰 晉有二文之業蓋文[illegible]
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桿王于鄭錦以拒[illegible]爲東周賢侯文[illegible]

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公侯家法也而之公之興其事經易著於
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
凡四年雖以晉納王之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代一
之中方五擧晉侯不以爲勞何哉蓋自武公以支
伊吾專之不詳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
爲是以晉不書文公齊而復冒內何所承上何所
豈眞知之勤王尊周之爲大義美哉至二十八年諸侯
復晦略之有君臣之義國之[illegible]
夏則之臣晉之非徐之一國之續於中國矣春秋[illegible]
無夏文晉亦不爲無一續於中國之得[illegible]
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公一匡而也與桓之深[illegible]
善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固非一匡而也
之桓公屢盟屢會屢起與晚歲始會宰周公
桓公屢盟一匡而[illegible]
昔比失黷葵丘之會桓公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諸侯又盛陳公文而曰[illegible]
多於桓公者也[illegible]
陳乎桓公[illegible]
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illegible]
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illegible]

春秋有三十有三年晉襄公元年齊昭公六年衛成公十年蔡莊公十九年鄭穆公元年秦穆公三十五年宋成公十七年陳共公十五年杞桓公十四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illegible]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書其特心無人焉城而書入者[illegible]
著矣 陳氏曰 [illegible]伯衛莊十六年視西白乙丙不書鄭之也
胡氏曰[illegible]
故冠師踰國而入滑不矣蓋其國近於鄭[illegible]
齊秦之[illegible]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

伸言於莊公曰齊[illegible]
有禮[illegible]
然二十八年[illegible]
年而歸之[illegible]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

公子遂[illegible]

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

以日盡也**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黽池縣西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

道用兵之失兼於德惡其詞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illegible]曰**背殯逼葬冒衰起兵故晉從稱人**[illegible]**　**[illegible]曰**秦人入滑雖曰不可晉襄與姜戎要而敗之則又甚焉厄人于險非仁也卻喪用兵非孝也故書晉人及姜戎以疾之**[illegible]曰**晉之伯秦有功焉自殽以來無役不從之也文公未葬襄公墨縗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illegible]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會諸不言及特書及而晉子貶稱人諱晉也**[illegible]曰**桓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知晉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覆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背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illegible]曰**秦不言師敗之也**[illegible]曰**其謂之秦何

秦之所以為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窮人之孤而死其習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襲其師也**[illegible]曰**書敗秦于殽若晉人敗狄于箕之類也秦伯不納蹇叔之言卒敗于殽三帥被執[illegible]其師於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illegible]戎狄[illegible]故書秦如狄**[illegible]曰**春秋述天倫明王道故尊中國而書爵抑夷狄而舉不以地之遠近之分貴賤也若中國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則亦狄之秦晉所宅皆帝王舊都而書敗秦于殽晉伐鮮虞是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家氏曰**春秋黜秦之

服芮穀人斫狄之怨晉之背惠而人之思偶負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張氏曰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例以從之也汪氏曰穀梁謂狄秦，蓋亦謂加師字耳。廣陵李氏曰穀梁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其曰秦之為狄，自殺始，則亦夷狄有所傳也

癸巳，葬晉文公。穀梁曰日葬危不得葬也。高氏曰則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狄侵

齊。左傳因晉喪也。張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侵齊者，間晉之虞而因晉之喪，則狄之所以為問晉之心也。晉縱之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無畏晉也○公伐邾，取

訾婁。訾子穀作訾婁。反訾婁公羊作叢。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取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

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爲爲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見詩揚之水小序。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豈是以爲可乎。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怨，以晉文方霸而未敢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直書其罪見矣。家氏曰升陘之役，十交伐矣，邾未始侵伐其邑也。夏，公伐邾取其邑，伐公子遂又伐邾，無名甚矣。今晉文方沒，齊桓之沒，宋楚交爭，晉伯乘之，以伐邾，至於再，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小邾。春秋歲至於再，每乘伯闕之多事而侵陵小邾。春秋備書，所以明也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生而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陳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狄嘗侵齊，又侵鄭，秦晉不忍伐其師。狄于晉圍邇，近於秦，及鄭太原，晉文不忍伐其衛，晉文與鄭之出亡在狄，伯業由秦晉。故狄嘗侵齊，其冠中國，唯恐伯業不立而狄自是衰，故晉復受其患也。今晉襄紹伯，既敗秦，又敗狄也。家氏曰以晉之卿師，天下諸侯以襄公從戎，年既敗秦而去年狄侵齊，晉不為之恤。以戎敗狄，於是伐晉，非以中國諸侯之故，不能書戎而人之，晉之將兵而書敗以為晉之功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胡氏曰晉而虞其事，觀以

之聘。齊聘而報之，以周公以下自莊以來聘于魯，非常之禮也。公親如齊以報之。此何以書？蓋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不能以三公之重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不能入朝京師，不可以言禮矣。汪氏曰禮不可以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不能入覲京師，家宰之重，下臨於魯。非常之禮也。公不入覲京師，而恭拜齊侯之使，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其拜齊侯之使，來往聘報者，過於所厚，其勤如此。自莊公娶齊女，乃以之交鄰，大夫往來其所薄者，經書其事，而謹之，齊襄仲往如朝齊之不致此薄，特書以見其慢也。王而畏大國也，廣陵李氏曰晉襄初立，外伯事之未定，秦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之外患未定，魯之交齊，於是乃書其聘以見其強大也。三年之喪，年而後一復，或焉，亦善於繼承者矣。吾於是而置讀之會，秋三戰，狄敗秦，外敗狄，不如齊，年而伯事一復，罪其吾伯於絕聘，兄之會，斯三戰，秦敗，狄不踰，晉伯一年之間，其善於繼承不正也。家氏曰左氏曰郎安也，公薨於小寢，非正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有狄師冬公如齊，反，薨于小寢。穀梁曰小寢，非正也

左氏曰郎安也。公羊曰小寢，內寢也。公在所安，不終於路寢也。汪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爲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家氏曰]于小寢殁不以其地也魯諸君没於路寢者三没於小寢臺下楚宮高寢者各一當疾革而君于正寢所謂以考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艱難此人君没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哉[陳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爲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孽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爲民也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

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施明君臣上下之協洽亦可想矣但盟程未遷有師的之敗癸丘稍息遂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真以禮信輔齊之邪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會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會與先代協贅姻鄭以爲中國之重乃乞師發荊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淮之役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宣其貴哉先儒曰襄之夏盟而即楚之功則不有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句之功則不有從楚升之厚取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鄭之恥此僖之不得而全教爲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之始公孫敖之師而爲孫氏始公孫敖則叔孫氏之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季孫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羊作霣異[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爲言猶實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異季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何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荼假陽威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臨川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徵也[劉氏曰]九月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令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李氏曰]李梅當采若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舉重也陰成陽享象臣專君作威福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從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胡氏曰]哀公之問宰我蓋謀討三桓而爲宰我之對因戰人于社用會於周人之木以啓時君殺伐之心故夫子責之夫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汪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威自僖公始以專魯咎識者矣[家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下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而錄之者因以明天地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變皆繫人君之德洋志之以示戒爾[李氏曰]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穀梁皆謂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傳曰]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爲勳然不知忘變棄民失道已甚也

附錄 左傳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六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七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詳見僖公元年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弑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弑惠公元立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弑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是年趙盾爲政

衛 詳見僖公元年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弑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籧且立

許 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弑于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illegible]莊王爭霸

秦 秦用孟明以爲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稱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

[illegible]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illegible] 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

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badge]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 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badge]曰即位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然服皆如未葬之服。未成其爲君。[badge]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badge]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蔡氏曰]神宗堯廟也。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事也。 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葬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

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badge]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群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群臣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也。 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badge]曰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

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badge]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周不可用必履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所禮。君臣亦告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badge]曰嗣子爲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badge]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君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葬之日或在歲終。則書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汪氏曰]文定及九峯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群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爲己私服。其意蓋欲攝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群臣之禮。是孔

子諸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
于先王之文尚太甲已沿以敗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
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
服弱莅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即位矣
賈誼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與禮素明
紀綱素定而大臣之輔即位不致生變與國君即位之
禮後世諸侯無專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
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喪良禮
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
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說喪
未盡發也 汪氏曰 魯自隱至文六君唯文公承
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群臣之禮歟
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
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日上 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illegible]

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公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穀梁傳 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illegible] 葬曰會其志重天
子之禮也 汪氏曰 叔服宰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

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
不書 胡傳 賵喪葬諸侯之喪 書天子之厚以貶諸侯之薄 [illegible]氏曰 其或失禮而害於
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illegible]氏曰 失禮如
成公親葬晉景公害於王法如見滅賊不討及吳楚之僭
稱王之類 家氏曰 天子所以厚諸侯是以無貶桓公之
薨王使榮叔歸命王不獨天爲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
之葬召伯來會王亦不獨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
而譏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
也 王氏曰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
會葬者豈王室識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朝而先至也歟
僖公未嘗違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
比事以觀
得失見矣
附錄 左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
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無愆舉正於

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傳 薨稱公舉上也葬稱我君 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
所以成德也於
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 錫者何賜 也命者何加我服
也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
也 杜氏曰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
則有錫韍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
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韍冕圭璧然後歸是已
杜氏曰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
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車馬袞黼因其
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 詩 采菽朱 子學天子

諸侯而荅諸侯以錫賚美之詩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
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
如斧形繡之於裳也言諸侯來朝必有以賜予之今
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 書 文
侯之命王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左傳 僖二十八年
王享醴命晉侯宥賜
大路之服戎路之服之 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
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 詩 彤弓朱子傳天子燕有
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詩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
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享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
弓一朝舉以畀人無留難吝惜之意也 左傳 文四年甯
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今文公繼世
喪制未畢 汪氏曰 僖公前年十二
月薨至是始越五月 非初見繼朝而獻功

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
錫命非正也
禮也【胡氏曰】文公新即位功未足褒而錫之非
也【汪氏曰】諸侯即位當覲於王奉天
子之命而爲諸侯文公不朝于京師而王反錫之卯故
書天王以正其號錄錫命以志其過或問趙子謂之且殷
其賞無功與安得云無錫命乎【】殺來于云
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者如虎道中官即落
錫之類【】即位喪畢以士服命者爲王諸侯於也諸侯在喪
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
來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王爲命世於天子及其君嘗
也【】諸侯之嫡子必喪畢於王以爲命世子受命爲諸侯三年
必告于王以士服入見天子世子嗣爲諸侯未受命
喪畢乃以其使者京師見天子逆命于衛受命合諸侯而
不敢以士服見於王京師見天子之曰齊世子受命春秋諸侯不
是畢之服以其位見其後數其王之命為馬首春秋王子不於
立世子既不請於先王之位臣民與命錫以加于服京師錫民王辭
能罪國而命於天子之錫又以錫不請命其服以服文王之錫命諸侯
其非或者謂命之爲命諸侯非錫命蓋天王之錫命以爲諸侯有始以
殺見圭璧乃所以爲諸侯錫也蓋服天王文定之錫命有以始大

王而錫命者有以功而錫命者有以世其職而錫命者有
此年毛伯錫命晉惠公武公爲晉侯召武公之賜
晉王子公命晉始立而賜命者也召伯賜晉文公命尹
氏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以其有功而錫
而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召伯之賜成公命追命者也
而追命之故命之召伯之錫成公命追命者也
八年齊後錫命以私恩命之公之錫齊侯與有功耳
將聘於齊故以思定之也書公命錫命莊公追命始立賜命公命錫
苟謂其諸侯不往拜之命爲天王之錫命錫命則巳見爲莊王
不待其來見而命命命錫以之
【王氏】
元年信此圭之類公以爲諸侯以初即位以天子錫命以爲諸侯以之賜
侯執此圭之類公年以爲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命圭王賜如
之命而晉侯受王賜之諸侯以錫天子晉惠初立命圭王賜如
于王命而詩人有于之衣安且吉之辭謂之則公以請得命
璧之故胡氏取其義始備
之說然後其義始備見圭
晉侯伐衛【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
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京師歲季年不朝而且侵其叛【王氏樵曰】示不從盟主也襄公纘
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雖且居之言於
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服歸之
昔晉年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霸業遂衰襄公克纘父
功終爲盟主晉能成服諸侯故春秋書晉侯伐衛貴之文
也【】春秋苟其君卿雖不書故伐衛書戚十年滅偪
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書其故宋書孔
陽書晉侯其不書其本也【汪氏曰】士匄宣元年伐晉大夫書孔
所謂深探其本也書大夫伐
經書晉侯在而大夫其書也
書居晉侯而傳言大夫任其事故
○叔孫得臣如京師【左傳】使毛伯王
之得孫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胡氏曰】謝賜命叔孫得臣
來爲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胡氏曰】謝賜命叔孫得臣
命矣又不朝于京師而使大夫拜命受王之
而又不朝于京師而使大夫拜命受王命受之
書使以寡不臣之罪不甚明也而受臣之命受王之
文使以寡不臣之罪不甚明也而受臣之命受之
書使以寡內諸侯來錫文公未之親往拜命而僅使大夫往會葬王之
又命以朝【】諸侯來錫文公未親往拜命而僅使大夫得臣會葬襄王
公不在之位罪十且有使八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會葬頃王
賜錫成原【】公喪其使召作會不成朝於京師而文

觀春秋列國之罪不書比事以
考之其罪可捨矣
○衛人伐晉【左傳】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古
衛孔達帥師伐晉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者越國而報之
主衛罪孔達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國兵報伐
人罪衛孔達也【】春秋不書晉伐之取成而衛人孔達伐晉
而人罪衛也【】春秋與國晉伐之伯者三衛人孔達伐晉
侯侯伐晉衛有關於衛
侯伐晉衛遂有伐晉齊侯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汪氏曰】
不得會公侯成衛地在頓丘衛縣西故公孫敖會之
【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不得會公侯成衛地在頓丘衛縣西故公孫敖會之【胡氏曰】禮卿
也矣夫而書不會諸侯致不在公室矣【】春秋之初凡會有卿
會外君直書不會諸侯以見其非【張氏曰】春秋之初蓋會有卿
以大夫而會諸侯者名矣大夫若則公及齊高傒會于防是也大夫內有
會公者矣內沒諸公而名大夫宋則公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
不沒公而不名大夫所諱也公及內大夫會盟于諸侯是也或沒公
或不沒公名大夫有所諱也內大夫會盟于諸侯者是也或沒公
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及齊侯
宋公盟衛爲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則專會矣
以見禮樂之自大夫出也會【李氏廉曰】內大夫會齊侯于外諸
五政會晉之自大夫出也會書內大夫特會齊侯于外諸
侯

鄧以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會宋公會楚子也此大夫特○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倶倫反。公穀作髠。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曰：覺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曰：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家氏曰：楚僭號已久，世子以不書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來，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皇帝弘傳。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未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

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若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長懼，音舞，憮同。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酖矣。□弘本傳：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武后將騁志，弘奏請數咈旨，后酖殺之。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曰：使楚頵擇賢得如宋左衛率袁淑以侍世子，則禍不作矣。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芈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張氏曰：楚頵以莊二十三年篡立，在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鄭者四。召陵之後，圍許，敗徐，滅弦黃。齊桓既沒，益肆浸陵，執宋襄公，伐宋而敗之，會戰泓而宋襄遂殞其身。既而伐齊戍穀，合諸侯圍宋，天下之禍慘矣。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曰：頵亦弒其兄熊艱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曰：楚國未志其志，頵有世子，弒君不可以楚不志也。

夷無道之極處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illegible]如[illegible]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皆以外夷盜賊篡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手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坊人猶有篡殺竊立以啓禍之稍若

汪氏曰商臣然子上止王立已諸之致死楚王於此可以自省矣而猶有廢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禍也今考世子弒君父實莫大之變經書世子弒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其君有以殺之許止不嘗藥亦書弒至耳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微乎。劉氏曰穀梁云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哉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弒乎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胡氏曰書者譏喪娶。家氏曰左氏云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以為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啟後世者也。胡氏曰左氏於諸侯朝聘恣以為禮禮既不窮其不能謹天下之通喪又不凡

考其事周交鄰之聘數劉氏旂之當矣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生拜而殺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附錄 左傳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 齊昭八 衛成十 蔡莊二十一 鄭穆三 曹共二十八 陳共七 杞桓十二 宋成十二 秦穆三十五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也乎

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不奉經人之國以敗人晉念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人而與戰以救書晉及忿以取敗救書敗績 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 胡氏曰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秦亦知晉之欲戰矣

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

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繼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家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乘晉喪而襲鄭襄公擊其後亂過弗

獲已衰經即戎事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晉蘇負氣好勝然將欒敵復致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且文公退三舍避楚之所以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惠尤大而晉襄與戰莫之所豈宜推背惠忘親者春秋以是疑 胡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咎晉而免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公羊傳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作主者造木主也〔朱氏曰〕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正方

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何氏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粗觕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而練

練主用栗〔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陸氏曰〕小祥也喪服四制十三月而練冠故曰練祭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

栗者藏主也〔何氏曰〕藏于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

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胡氏曰〕虞主既周人卒哭而祔練而易主是謂主猶未祔廟也主者所以依神也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故以是書之也今書作僖公主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汪氏曰〕僖公薨十二月作主乃在虞之後練之時而方作之主猶未祔廟必有事如亡如存之意書作僖公主於塋不發日而遲至於今乃作主是其慢也

〔陳氏曰〕僖公元年卒哭而祔乃於其月而祔於廟云造木主立主其祭在寢而自然而易之凡祔與練遂特祭在寢三年喪畢遂於廟也鄭氏又云唯祔祭練祭在廟祥禫之祭在寢三年喪畢遂主反於寢穀梁云既吉主祫於廟練而於祥大禫其主自始禫在寢後卒哭言祫而吉易於廟而特祭其主於寢凡祔練祥禫之祭皆在寢也卒哭而祔周則然矣

〔張氏曰〕左氏三年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祔而作主禮也而反之特禮也按左氏杜氏禮儀遞減奪禮皆言祫三年而後作主非禮也三字傳以十二月卒哭作主為一云下五月作主謂僖公

不得一云主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文公元年四月葬故五月作主

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不能自已也〔公羊傳〕何以知其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以文公自讓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羊傳曰〕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及處父盟者公也〔胡氏曰〕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家氏曰〕處父以大夫之亢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趙氏曰〕公者不言

所其不地於晉也盟于晉都諱不書公者抑

告族貶晉侯也

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陸氏曰〕義同高傒凡大夫與公盟者皆沒公言人非大夫之罪也今晉侯使處父盟公而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張氏曰〕公強而與之盟但書人以見非大夫之罪也

父敢公也而盟我但書在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也〔張氏曰〕大夫之伉與之及盟者主

〔張氏曰〕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同晉時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

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眾戊適晉不書反國不致

矣往地〔胡氏曰〕凡盟必書地惟國中故也今魯大夫來魯盟亦無如晉不書者而書襄及處父不盟則公孰與盟夷狄來朝我公如晉晉不書者書襄公朝晉晉侯使大夫盟公未朝天子而以後不晉之厭公又越法夷父之族以著其罪也然此以辱之是晉亦設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事以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正其君使之自辱甚忠乎罪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而盟君不出甚矣故諱之〔張氏曰〕凡盟于晉都盟國惡在公不書但書其事晉侯果懷恨公也於是始凡諱則但書公不書公命晉侯書之為公不諱其事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其諱也

〔汪氏曰〕盟處父之伉與高傒之抗一也處父書其族去其國高傒存族者故于防而此于晉都不書其氏云

〔陸氏曰〕高傒存族者汝告于防其而此于晉不得其國恥

康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義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戶木反縠作穀垂隴公縠作垂斂【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穀梁傳】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胡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陳氏曰】垂隴之會士縠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沒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縠始也其臣因有罪也侯之者亦於逆會【□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議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等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罪知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縠【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逮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縠主盟爲序諸侯之下并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託于宋不以大夫主盟罷非此此何以不毀敗不於甚則於其事將歸實歸而已矣放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會盟有大夫則但稱人會揑稱物人會品稱者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

之君自垂隴主士縠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成之盟書齊國佐少陸之會書宋華元甚者與伯宋安甫之會君與大夫並列矣【□氏曰】晉以士縠主盟以公孫敖從三國之君皆并從也故書以譏之士縠主於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衛侯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敵免於晉之伐也【□氏曰】明年晉人會晉伐衛先則其知罪服於垂隴之會矣【□氏曰】内大夫出會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之盟而公孫敖會三國矣。【□氏曰】左氏曰書士縠堪其事也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詞堪其實不堪若不堪其事自當罪貶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氏曰】按僖三年傳六月雨然而不書

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爲文公急乎國政不懼旱災之甚【□氏曰】僖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率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除陽之氣不知而恒陽爲災者入越月矣文公況不之之有心雖桴亦可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雖君暴虐可發以居民上子公旱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取云未爲災缺矣蓋旱爲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爲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綱目於荒歲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爲災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有事者時祭【□氏曰】祠礿嘗烝也大事祫也【□氏曰】春秋記大事嘗記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書祫之謂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祫毀廟之主陳于太祖之祭續事祫祭禘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氏曰】凡祭而大禘書祭名祭非壹爲下張本則陳亨先合群廟之主食於大廟【□氏曰】

從王父廟主于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穆北。陳氏曰四時之祭。禘祫名而異其各祭。曰廟。曰有事于大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大廟。合祭也。是為祫。曰大事于大廟者。毀廟之主亦與合食也。

伯禽以下稱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大廟也。是為大祫。升僖於閔之上也。汪氏曰列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胡氏曰有事自當立廟。君逆年則於不閔論子之上。

已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任氏曰僖嘗為閔臣。是閔而君之。不得為父子。故閔不得為僖之父。

次閔下。陳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胡氏曰僖於閔之上。是為先君後子也。所謂僖也。然與閔之為父子。非父以子也。臣事之如父則子所以事君。事父之義也。錢氏曰臣以子之親父。子以臣之義君。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同宗為人後。亦立父之後。子之於父則為之子。為人後者。宗子君昭穆。猶子也。

高郵孫氏曰。臣為君之服。以父之服服之。父之服。為後者如子。受國於君者。受國於君也。然同君為臣。猶臣。天下之親。不以兄弟之親。親天下之親。以其祖。以其始。以奉先之昭穆。以先君之後為尊者。宗君。則有父親之道。而以是為一體。而昭穆。非以父子也。

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禮記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說禮者同世。

指父子非兄弟也。胡氏曰王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云者。據父子不得以之。

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

視閔公為禰。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孫氏曰文公二月作僖公主。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譏不恭也。甚矣。胡氏曰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大廟。則其為逆祀明矣。書吉也。家氏曰不書者二年書于此。已明也。

未終而吉祭。大事于大廟。非其祫之常祀。時而再祫也。大事者。禘也。躋僖公。非所以事其父也。而又不得躋之故也。禮者非其時者也。僖公之所以先閔者。以閔公為父。而僖公為子也。兄弟亦有昭穆也。

相繼當為昭穆。漢之惠帝亦猶高祖之子。文帝亦猶高祖之子。而惠帝以兄。文帝以弟。繼惠帝之後。亦不當以惠帝為禰。天下者。元帝。孝元者。承平帝之後也。以世次當為後。光武。亦為成帝之子。而光武之所以繼統。

君以兄弟為後者。皆有經。者所以繼。有者元者。亦不以為後。而受國者。受之於君。故以兄之死。受國於兄。則繼以臣子之事。矣。則是而所當受嗣者。莫之嗣。則不以生為後。以臣繼君。子受父命。乃自後之。而死。則先君之後。

唯事治之後。君忘生命。已倍之死。竟先已實受君命。而立。自繼其先君之命。則不可以為後。不皆可也。

重歸受之國。已之而父子之意也。汪氏曰此則不為傳之公不可。閔者公也。三傳所以辨

為折衷。胡氏曰但謂僖公躋之。非也。惠公與莊公是兄弟。相承之同。而孔子以父稱之。然則同昭穆。如何而可。猶以父之道而事之。以昭穆之次。四人皆為上。祖稱以父昭穆。有逆非僖公之昭穆。異昭為昭穆也。

而定四年傳曰。兄弟為昭穆。即祖以為一世。二子為之三年。禮以閔為祖。則昭穆之定。定其昭穆。亦以引昭穆之何。各以為一世。而為之孝。

為武穆之自其子孫。而謂之周以為孝。序昭穆而齊之。則為一世。以王為昭。文王為穆。武王之為昭。其序。天子之廟。各以為一世。立廟皆同。昭穆為一大宗。則昭穆不可易也。

王乃論其兄弟為穆。則當為昭。如此則兄弟各為一世。而為大祖之世宗。昭穆各為。

高昭皆矣。如何而立。則昭為昭穆。則為之孝則。

惠兄弟四人相繼為一世之制。而文公則兄弟三人不得相繼立。特無所容。苟為一世而異昭穆。則兄弟不可頃。不得其祖廟。

一而同。各為不得祭。宗廟昭穆。得其序。而昭穆得一。則可考。其祖。

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室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要於其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爲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遷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宮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之春秋以爲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按大傳論禘祫而云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祫陳毀廟之主宜不得爲於禮矣或者謂諸侯不當大祫成王賜魯重祭故有大祫疑其說之爲也說穀梁者以大事爲祫嘗左氏外傳又以爲祫烝皆未知其爲大祫耳苟以此爲時祫則有事于大廟名爲何祭邪【陳傅良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爲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比以祭祀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爲大事書禘祠烝嘗爲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嘗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

大事之爲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爲禘者非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子曰】秦以怨取敗晉可以已矣而猶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最敗稱人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家氏曰】魯莊忘父之讎及爲爲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衆屢戰勝秦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爲此役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也【□氏曰】得爲不序大夫特猶稱人也自士縠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於大夫特書稱人由□□□之復大夫□□

取釋人矣【□□氏曰】此係左氏尊秦之義非□□其說如襄八年邢丘與諸侯以尊晉相類胡氏說□□子其取晉國是但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其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考據不爲無見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婚姻常事不書【汪氏曰】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其書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

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何氏曰】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

問名納吉乃納幣曰者皆在三年之內

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作禮啟書【□□曰】喪雖二十五月大祥然中月而禫二十七月始爲終制況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殺哀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氏曰】左傳云禮也則是以喪娶爲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此年大事于大廟則已除喪矣

【□□】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

鄭人伐沈沈潰【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張氏曰】沈姬姓國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胡氏曰】潰者衆散

沈務若積術之潰自壞之象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陳氏曰】晉切有志於諸侯

垂隴使士穀涖之伐沈命其從者急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

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劉氏曰】一枝伐而

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許潰是也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

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

權而本之以正也【家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道

矣楚商臣負弒天之罪于今二年矣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惜未能汛掃其宮楚

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見非已事使元兇得以與其羽翼有

從諸小國以抗中夏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財虎而公縱舍其大

雖貴百姓沈則諸國必成敗之數手故春秋書名貶人者許內且會使卿行諸侯盜於中者獨得春秋貶人之

明諸國皆經則行書知會人以盡貶在之諸臣也文公三五年行之志聞文遂公赦時得

臣累見於經則知魯人攻以盡貶在之諸臣也

大夫始專攻信夫【王氏曰】霸自救鄭國始大夫會諸大夫之伐不國與白

伐沈始會諸大夫被患自始大春秋皆貶人之不國與白

大夫之專政也善舉兵伐人使之服所謂或也卒之衆

故人使免於難所謂福也人之福人主之所利所謂禍也

則有害於天下大夫之禍有害於之國不可入下見微知

著故於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有識禍之國不聖人下見微知也

附錄【左傳】衛侯如晉拜曹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張氏曰】王臣無外交之禮今

死而赴故書以譏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吳氏曰】非禮也　王臣無外　或曰禮緣情

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

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

無從而為之者【胡氏曰】【永氏曰】也若不脫驂以喪之所可則脫驂於舊館而不情之而此以為之無從者自出涕死矣者　無非理之經也天子

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

義失輕重之權矣【胡氏曰】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按

也宜春秋之意乎子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汪氏曰】穀梁云叔服經也末有前書是王叔服君字

而後書名子者惟尹氏或非字也子則非一人明矣王人子虎書王子虎者亦叔文而

後書名則子者書一人非尹氏或書字也子虎稱王叔文年危

公於名字叔服襲內史叔服或謂虎者皆一人明矣天子有王於甫越難

而公王之以中安故周春秋亦賢而不書卒之稱擊王子公虎盟劉文公子王襄贊

故臣文公為諸侯王宮伯史尹氏記其世卒者存告王室弗乃以秉王王戎周王者臣贊

自起於公言聞則曾伯史尹氏其世卒存告王子

不必當從叔服之言於則書王子虎分明兩後人十四年子星陳孝氏之亦變

又嘗叔服之言則亦不知以胡左氏何為非兩後人十四年子星陳孝氏之

以公之穀為非不知以胡左氏何為非且胡氏不知於何星不孝照之麗下如又引

叔服之言則亦不知以左氏何為非且胡氏不知於何星不孝照之麗下如又引

秦人伐晉出【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程子曰】秦悔過而不復出兵有焉楚人以穆公繼志述事思以霸業之所不終者以人事言之則不可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
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
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
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
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之
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張氏曰穆公既悔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
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爲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今又濟河取郊人
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
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
而稱人備責之也[illegible]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
能悔而改爾仲尼以起與人君子大改過[illegible]氏曰此秦
伯也焉爲貶稱人敗之晉見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逮矣
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晉見於經汪氏曰穆公自誓
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肯勇夫而責良
士慈媢疾而思身聖期以保邦寡念諄諄聽惻哉可爲
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繼四代之書而門
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
言穆公用孟明報殽至晉也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
而春秋責其事也說春秋者同左傳有霸西戎之一語
而史記謂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
以金鼓然考傳之所記則論二年而翟公卒其謂焚舟
伐晉而遂霸者已冊策實況經以經之書法自戰韓稱
爵實後終穆公之身並以人書殽之役且以號舉反不
若楚莊之見於經並紀其爵則詳穆公以伯者妄矣。
廬陵李氏曰左氏以此役爲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
人之周與人之亡盡明之不觀子彔之知人而引氏諸
說皆以爲賤者左氏傳
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illegible]氏曰報沈之役也[illegible]氏曰自齊桓之霸黃

[illegible]之之深前旣滅黃矣而未加
抗於江者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故王今年有圍江之師[illegible]
氏曰貫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
晉文旣沒襄公不能討商臣弒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
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
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而能辦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左傳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
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
記異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
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illegible]氏曰自上而墮有
似於雨來告故書[illegible]氏曰不曰宋而螽如宋大水之[illegible]
考其實如雨之多自天而墜到地而死明矣○[illegible]氏曰穀
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假如有一物著於上見於下
豈得云雨螽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雨歷代有雨血雨
毛雨土皆是也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
云爲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爲災甚皆非也○冬公如

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
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
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
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
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illegible]氏曰不書地盟于晉都也[illegible]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
尋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爲公宜國
辭乃復與盟皆非禮也汪氏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
國都者諸侯有不儀之故則好會于其地而將載以示信
已非盛世之事況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晉既以
恭文盟公于其國此年歸云沒盟而繼要公之朝以約誓
茶國都甚矣文公之屋專也晉寡苟懼其無禮爲不爲會
于晉會之問以相盟乎取後苟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
戌且因聘會而要盟矣又其甚則犯子以三悟之君赤卻
會而敵盟焉始也會君盟於伯還然也諸使盟于會世寶
何知矣廬陵李氏曰文公再如晉還矣二年以見厚不書文
此爲書公
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左傳晉以江故告
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
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
奈何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此伐楚其言
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以者不以者也[illegible]氏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也遂言人圍江國惠又師師不急

楚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江救江善矣其書
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
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
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
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徵四境之戍守禦之衆
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
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
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討
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
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
用兵之法也張氏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家鉉翁曰春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
衆未有若陽處父之專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內大夫帥師而氏
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陽處父則帥師
而出主名矣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
為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討罪之任付之大夫而已責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以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
能奉天討之罪也臨川吳氏曰江以從中國而受楚之伐中國伯者所當救也處父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趨江
之城下乃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其為畏怯也明
矣汪氏曰春秋書使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為特筆考於傳之所録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
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
救之文以罪之與經書中國加兵於楚者三惟齊桓聲恩事不責之罪而得屈完之盟處父有伐楚之名而無

討救之定公會十八國于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為侵楚之師春秋蓋深惜之也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齊昭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三鄭穆五曹共三十陳共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秦穆二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汪氏曰自是公如皆致如齊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三皆所以
若其云已踰時之或執或辱故危之也始也文公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恥而不書至迄其終也昭定六如晉而
不見勿害至河乃復焉又不若書至之為愈矣人君寧勤之得失可又瑣哉蘇亨直書而義自見謂此類也高郵孫
氏曰又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附錄左傳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〇夏衛侯如晉拜〇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公羊傳 其謂之逆
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穀梁傳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

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
也夫人與有貶也 程子曰 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喪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
雖卿亦失其職也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 禮記 曾子
問女未廟見未成婦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
之效也禫制未終禫徒感反 汪氏曰除服制名 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思念娶
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
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
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
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乎栽齊人不能鑒微知

者背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娶之以爲後鑒。劉氏曰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闇弱惰慢不能事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夫人不安其位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咎夫人不能早過喪娶之辱胄大禮以往國人皆喪之家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治而呼天不亦曉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夫人之不能實其位由無以謹於禮也黃氏曰聖人賢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衣文子之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爲民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春秋之變逆女爲逆婦也姜不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失何以正是國人爲後亂之基乎戴氏曰公自逆之常事不書以成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陳氏曰吉凶之禮苟公不自行大夫不治事則第書其事不書其人則必微者斯春秋之規矩也文公使卿納幣而使微者逆是公以禮聘之而不以禮逆之宜其不終也江氏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說不

書逆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公首耆通喪之禮而然徽宣公之惡尤多而書法加詳事同而貶則從同同也劉氏曰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假令卿獨行可謂之禮乎公羊云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無他譏據然魯初結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常乎穀梁云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喪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逆而稱婦則稱婦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且今非成禮於齊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沒公

狄侵齊。汪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既沒去之諜而齊伯不怨故也王氏曰大國如齊狄侵者四則其他邪衛魯鄭不足恃也

○秋楚人滅江。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張氏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辭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同國一暮而其國竟滅齊覆不體而附變備以辭昊崖於小國可家也夫汪氏曰公羊云入不言闕書惠宣

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救中國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江書[illegible]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

○晉侯伐秦。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遷怨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內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晉人三敗秦師陳氏曰僖三十三敗殽文二年春彭衙冬伐秦取汪及彭衙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

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未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茅堂胡氏曰穆公悔過雖晚取王官封殽尸之役晉侯來伐秦伯於是悔改不復往報聖人所以取之以此見與人爲善之路廣矣張氏曰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爲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爲狙之大也報秦而不討商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長滅小弱是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爲[illegible]王未矣此[illegible][illegible]

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咎楚取而敵秦怨也家氏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向私報怨之過甚戰而不知戰故曰其人而貴之王氏曰隱公以來政在諸侯若大夫專政則例貶稱人文公以後政在大夫若諸侯有罪則出爵以貶比例之變也猶宣九年齊侯伐萊成四年鄭伯伐許晉恥之也廬陵李氏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胡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之敵伐自主其謀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自孔達遺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衛從晉伐沈自此衛睦於晉而無事矣又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事大國以安社稷成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左傳冬成風薨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杜氏曰莊公妾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胡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汪氏曰據僖八年用致夫人乃成風也陳氏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妃桓母仲子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恍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嬖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疏明君之妾非夫人則群臣無服胡氏曰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張氏曰妾母夫人僭也然則何以書乎春秋不沒其實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僭文言殺太后一也所以妾母之義陸氏曰嫡妾之分乃人君所當謹以妾夫人致以妾為嫡以妾為妻致君庶尊奉正之襄之殺痤及嗣乃習視傳文之尊成風而動於其後世妻母皆稱太后或死而加以皇后之號又其甚則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而致其宗社矣曰書帝母貴人為太后又或書立貴嬪其氏為皇后或曰立婦好其氏為皇后春秋成風之稱然春秋謹其辭而直不本稽者

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周襄王三十年五年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七杞桓十五宋成十五秦穆三十八楚穆四

三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杜氏曰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氏叔字

珠玉曰含何氏曰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王氏曰據仲子止歸賵此兼含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書泰誓夏桀弗克若天注不能順天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者天位也所治則天

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主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至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illegible]而謂事不許僭仲子成風特書之非逆命爲夫人也春秋之制悉以非常事也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悉天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劉氏曰不知者乃謂天子賜人之寔小過耳而譏之深求車殺母弟大惡也而譏之者是不及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是三綱墜矣是夫人之所以爲人也而王之無天不亦明乎汪氏曰禮經天子諸侯於妾無服而周

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邦國夫人之喪也今王臣含賵于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況妾母乎王之賵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陛赴其罪亦不可掩矣春秋王禮之施於魯者惟桓文二公爲數且或而褻瀆三綱有如此者亦可悲夫[illegible]氏曰公穀皆云衰之非禮也據禮會賵從止一人兼行恐若無事須一人則莛王郭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illegible]氏曰鄭國含賵遂猶共一大夫況王者於其臣妾乎穀梁又云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與也寧恒言來豈周事之用晉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illegible]氏曰仲子非惠公之嫡如[illegible]之立宮而不祔不

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僭禮之變自此始矣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覺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謚焉書實以示譏也汪氏曰後世以妾母爲正嫡至於襄事乃黜正嫡而發妾合葬焉如中宗之葬乾陵嚴善思諫而止上僭襲而莫知其失矣孰有如漢之孝文自謂側室之子而不以爲嫌者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作毛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譏其成杜氏曰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桓四年書宰渠伯糾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桓五年仍叔八年家父書字不書名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旣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汪氏曰春秋君夫人葬惟僖公

及成風王使大夫來會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賵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蜀杜氏曰竟而賵含尚曰不可況又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以示義家氏曰天子之於諸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召伯五年之間後先而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況事而觀著義豈不甚明乎宋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寵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及於魯也尤及及於會而何爲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二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矣寧恒當以賵妾母貶則君伯何以不食王公一贈也寧書名曰王不待貶而自見王不稱天則召伯不待貶而自見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無亂嫡王道熄矣而莊寵不能正又從而後貴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劉氏曰左氏曰禮也非也妾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爲或寄者也妾母獨

夫人王不能正反以公會葬何必之有何必諱去天者不及事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棄以爲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 王舍且賜又來會葬定公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臨川吳氏曰 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晉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謹會葬者又四所焉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聘或戰或無所爲成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 左傳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杜氏曰 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還於南郡鄀縣 高氏曰 書微國 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爲楚所并矣王復國之後吳之後遂爲楚所郡

○秋楚人滅六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任公輔曰 晉襄公死期將及諸侯其州志安不能有如六國之故城 臨川吳氏曰 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文公之盛楚之年紹霸業之緒以肆行於中國受各以噬衰弱小國而西戎之秦亦不能制之也敢敵一舉而六滅

○冬十月。

甲申許男業卒 子僖公錫我也在位三十三年是爲昭公。

附錄 左傳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壬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襄七卒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二十六宋成十九楚穆五秦穆三十

春葬許僖公

附錄 左傳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趙氏曰 ……

臨川吳氏曰 此亦行父欲迎婦於陳而請於君借聘以行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婦 前此魯陳未嘗有邦交也 …… 之聘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春秋特書 公子友葬原仲而行父又娶于陳公孫茲于莒皆上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察于行父之娶茲之娶 因聘以逆娶其私欲也而自爲代聘私宋而猶可如則又甚矣盟

附錄 左傳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李氏曰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是行也 汪氏曰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之禮如此於晉者而往聘一年再行往聘至其位事魯公即位六年文公於晉而朝於京師者不知有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廬陵李氏曰 晉自襄公繼文之霸夏盟是時秦穆亦以伯西戎春秋書襄之卒以見晉之霸業至是幾衰而穆之號霸亦不得與文公同世矣十一年

生元也年汪氏云齊孝公不能乘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荐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齊之爭秦尋殺之釁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奉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殺之職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幸之者夷不倫華以揮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姑大義乎雖然襄公後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役三強並與秦雄西陲狄狃比師楚復強於南苟挺一敵則晉伯去矣業公夏戰殺以却秦狄敗質以萬狄冬伐許以隸楚一年之閒三激悉退亦可謂有伯若之略此其從擒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手此曰外患與息畢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殺主明則權散矣處文救沉則諫急矣越一二裁事不違初死能持乆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闔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憲惠於其違寔之規揆又後於文公甚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杜氏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汪氏曰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為霸今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茁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馬致少妻以妾贈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葬晉襄公 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逆公子雍欲寧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

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 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 程傳曰戶庭戶外之庭當節之初戒之謹守於不出戶庭則咎 繫也 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朱子曰此夫子繫辭釋節卦初九爻義 汪氏曰人之可節惟言與行而言尤所當謹以防輕淫則括決發故夫子猶以言言之也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眾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 汪氏曰經君如佞夫稱天王痤申生稱宋公晉侯稱氏如楚棄疾殺比稱公子陳招殺偃師稱陳侯之弟稱人如宋寇先都陳人晉人州吁無知稱衛人齊人之類稱盜如鄭子騑陳夏區夫之類稱國如鄭申侯楚得臣之類

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 汪氏曰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 陳氏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晉侯漏言其責難見春秋之作以微也故以累上書之以戒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illegible]氏曰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人君陟黜大臣當宜直道也襄公盡以大公至正之道上下其臣雖予奪不盡當人亦退聽而無所歸咎今乃漏言於射姑使怨於處父則是處父之罪襄公致之矣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

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

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偷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汪氏曰漢成哀之間張禹王舜輩坐視王氏專借崇而不言乃所謂拱默自全者也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劉氏曰據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公穀梁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以濟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殺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臨川吳氏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也[illegible]氏曰兩下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賊而不知則其君之罪也是故晉胥童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齊崔杼殺高厚鄭子展子西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illegible]氏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爲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末流遂有弒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使處父謂賈季不可舉晉國之賢人使居執政之位則害矣[illegible]氏曰先書晉殺處父後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音牿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illegible]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怠慢政事以閏非常月故不告朔何氏曰不言公者內事可知[illegible]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言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朔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爲怠政而設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illegible]氏曰有朔而無中氣爲閏月日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失月行之數故日主積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者

天時則以星汪氏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以[illegible]餘分而置閏以日月星辰觀之則[illegible]日月亦會於辰與也月無以異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汪氏曰閏雖無中而節氣在望曆置閏月則不失陰陽節氣之正也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大紀黃帝紀迎日推策注策數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氏官書黃帝考正星曆起消息以正閏餘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蔡氏傳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朱子曰奇謂策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象閏乃積月之餘日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illegible]律曆志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illegible]氏曰沈存中有去閏之論而堯舜以來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若去閏則歲功隳矣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故居于門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陳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朔日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illegible]氏曰受朔于廟者敬事先君不敢自專也幸其不已之詞[illegible]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illegible]氏曰苟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爲不可已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

不告月者是當告也【[illegible]曰】僖五年傳曰公旣視
朔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朔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
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illegible]曰】公穀言
不告月爲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illegible]曰】
公羊以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穀梁曰閏月
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皆非
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可得勿告乎【[illegible]曰】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
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
大率三百六十日爲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二百三十五分爲二十四氣是爲氣盈而晝夜長短
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
百九十二分爲十二月是爲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
焉積數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對
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
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
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曆不置閏則弦望晦朔
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
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乃天地自然之理曆家因其
自然而立積分之數以合之耳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
穀梁謂附月之餘日皆非是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而晦朔交則爲一月月非有閏之名
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年盈縮之有異象謂
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餘豈可謂天無是月哉月
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月之有閏則由乎天
而月之名閏乃由於人故於文王在門爲閏禮謂天子
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王之謹乎閏
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考之經傳凡言閏月
多在歲終蓋是時曆法謬矣每置閏於歲終故左傳以
閏三月爲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
月矣秦之後九月實倣於此是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
無是月指爲曆家所置而導其君廢告朔之禮也說經
者且曰天子不告朔尚何責於備之曾文也哉春秋書
猶朝廟即聖人愛禮有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
廢則告朔之猶將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
預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文之怠
廢政事故特書不告月猶朝于廟若曰不如此而爲章

其如此朔已而不逃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古者天
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所謂稟正
朔也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爲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爲附月
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儒皆以爲可止之詞矣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稱
明氏以爲幸其不已之記其說本於蘇氏以爲愛其禮譏之則此義精矣

【[illegible]】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

【左傳】間晉難也【杜氏曰】公因晉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作朐【左傳】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illegible]曰】絶大皞之祀以與邾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王氏葆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絶其祀故謹而日之【汪氏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乘邾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逮其罪發甚矣○【[illegible]曰】公羊以爲內辭然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何以不爲內辭哉公羊之說非也穀梁以爲謹而日之設不日則譏其取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遂城郚

郚音吾【[illegible]】遠邊事也【杜氏曰】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illegible]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又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懼焉故畏邾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壬臣【[illegible]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illegible]曰】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焉見禮略以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

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杜氏曰〕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眾死者無罪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詳見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杜氏曰〕二子在公宮為亂兵所殺〔張氏曰〕疑貢寡所專直志其亂無政而已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陳氏曰〕非君意而殺之者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又明死者無罪〔[illegible]曰〕宰國人人眾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幸而遭亂之族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illegible]曰〕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書殺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寡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下書祁公凡於大夫莊公皆凡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殺大夫不名是一人之辭也〔[illegible]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殺群公子以啓一亂人皆致殺公族之侍逆而大夫受其殺明年殺司馬而遂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役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而君之無政先君在國而人作亂以殺其大夫踰年而事其之官見先守之官見之皆書宋人而召公之為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人句之經以人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宋人之君也。〔[illegible]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公羊之說不近人情若實殺有罪何以不書死者之名乎穀梁之說非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蔑作昧奔上有以公師守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杜氏曰〕令狐晉地在河東〔張氏曰〕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

按左氏，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王氏葆曰〕既貶宣子又貶秦伯罪各當〔陳氏曰〕宋襄公納齊孝公戰于甗猶稱師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稱人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不悉書矣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張氏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貶之也然二國之兵曲直尤甚故秦伯趙盾皆人而特以戰為主不書秦師之敗兼罪晉人置君而不稱

定也先蔑奔秦從秦而逆公子雍之也□氏曰先蔑以自命孤復如秦故不言出也汪氏曰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月葬矣秦人豈不知其已立君而至是始納公子雍卯盡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強納公子雍以爭國之也夫康公始爲大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庶孽而奪嫡擇之信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怨欲害乎良心而然數不然春秋釋柔而專罪趙盾矣

□□□氏曰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役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爲逃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張氏曰晉秦晉之爭也□□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宋侵衛侵齊晉既沒其之忌矣而□高氏曰魯閒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閒魯之人書此罪魯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其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發緩既紀晉盟而復後至故書之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冤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爲之會始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趙氏曰諸侯不序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可從附與盟主之大夫敵焉也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耻爾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得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

自是日益衰矣陳氏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遂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如首止葵丘則王人書不與也前無君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與盟薄盟未則吾君曾不與也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一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遂圖許盟祝柯盟事丘是也非一役而若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臨川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事則不知其爲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敘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略之也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九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弒桓公未入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爲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強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亦不書名氏若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自盟則諸國皆無君矣故諸侯但書大夫盟扈之盟書晉大夫霸主失政也溴梁之盟書大夫諸侯皆失政矣劉氏曰左氏云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會而及其盟此節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爲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盟重會經不當請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公羊云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亦非也諸侯既與公盟矣又何云眣晉大夫乎廬陵李氏曰文公之緒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年總稱諸侯爲公後至也諸侯皆在公後至故不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敢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耻也胡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爲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

冬徐伐莒□氏曰徐本戎也破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夷即華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肆故聖人復夷狄之汪氏曰僖十五年敗徐婁林此年伐莒皆號文定昭五年傳曰徐伯益之後始僭稱王王非侯所當稱故春秋比諸夷狄今考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亦其能皆中國也會中稱于則在會叛夷皆伐耳

公孫

敖如莒涖盟 公穀作從 **左傳**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穀梁傳** 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高氏曰** 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復兆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 **臨川吳氏曰** 魯臣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況敖代弟逆名尤不正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

附錄左傳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癸丑 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 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王臣嗣位 **左傳** 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徒本反雍於用反 **左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杜氏曰** 衡雍鄭地滎陽卷縣 **高氏曰** 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illegible]崩遂與國之正卿乃自往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吳氏曰** 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與鄭相近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竊伺居孫私事之以匡胎殺適立庶之禍也 **張氏曰** 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陳氏曰** 大夫之專盟始於此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袁婁之盟雞澤湨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辭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況當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是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郤犨盟于扈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遂致服焉之次晉不能修方伯之職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雒戎公作伊雒戎 **左傳**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杜氏曰** 諸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暴鄭地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吳氏曰** 盟晉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以示辨內外之法也 **高氏曰** 暴亦王畿之采邑詩稱暴公是也雒戎雜處于王畿之內而列霆至於與之盟焉其干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出又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寫使又各擧其地以辨華夷之分也

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 **汪氏曰** 陸沈如陸地而沈於水建武中徙匈奴於上谷漁陽徙降羌於關中居扶風馮翊空地其後族類蕃息遂致劉石強盛十六國僭亂中原非晉有矣

唐亦世有戎狄之亂 **汪氏曰** 唐初突厥頡利已數有叛亂玄宗為祿山所逐再世不能平定代宗時[illegible]

許翰以為謀

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illegible]氏曰內大夫出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春秋於翟泉歷踐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褒。○家氏曰左氏云珍之也若遂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為褒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邪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無而字丙戌奔莒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苟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底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張氏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書至黃乃復孫氏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不至而反乎文公不能詰使之自恣奔莒惡可見矣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聲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己氏之大過經文元不及此事家氏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敖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也曰奔者甚公也是公之誠信不及臣下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illegible]氏曰義禍之不[illegible]至縱情而不知檢傷風敗倫為禽獸行而不之[illegible]者在乎不能思[illegible]王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季姬遇鄫子敖奔莒皆所以懲淫泆使人議之猶譏也於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張氏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發君命而使返已為不赦之罪況依京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汪氏曰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以丙戌奔則受命而不行可知矣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譴命之譴於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問聞知徐徐達敖方其弔事文貝於不至而亟還以費考妣之遠而怨然忘情不想秦越亦不思僖公毋于之喪王臣特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縱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illegible]氏曰為則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汪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初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竊其私暱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illegible]氏曰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猶書[illegible]

抵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失而書之亦猶晉之郤錡云爾陳氏曰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司馬司城是也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子哀是也

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

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家氏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楨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為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乃置之弟以戒至於乘釁再作司馬死而司城奔由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暱寵臣而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也

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茅堂胡氏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左氏謂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卬襄夫人乃君祖母而書法若此者可以見婦人不當與政之意臨川吳氏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至恐得以擅殺大夫也石氏曰古者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衛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家氏曰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効節於府人皆貴之也蓋舊說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誤謂節義為行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女色爾公羊云宋三世無大夫按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焉云無手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解云謂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著焉為不以官稱之

附錄 左傳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文公二

癸卯 頃王元年

九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卒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求上聲 左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屬會以求金故不云王使 杜氏曰求金以共葬事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杜氏曰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王氏曰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求金罔非當求而魯不供職貢罪亦見矣 高氏曰公孫敖既不至京師會葬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冢宰秉國之均宜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李 陳氏曰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

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劉氏曰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屬之又也 家氏曰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

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記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汪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踰矣

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

擅權之法飛也遂同王命而繼使示君臣之分不可私而大權不可專也不跋扈之臣假仗王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汪氏曰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係也人臣而假君命行於天下是擅王命之詔極甚奪之崩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康王以王命詔相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分也自漢而後矯詔之弊外臣則承制誅賞人主亦不加罪甚或內臣專權矯詔殺五王李輔國矯制遷上皇皆循而為之不思跋扈之臣固不足責然人君制當慎於微而緊人而致疑之間於耳其臣當也

夫人姜氏如齊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愬於父母云耳趙氏以為無父母蓋謂齊昭公乃祖公之子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之女也汪氏曰按昭公之卒在文公之十有八年五月出姜與焉疑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也師眾也京大言周必以眾與辛丑葬襄王左傳無經叔如周葬襄王

《春秋大全》卷十八　二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胡氏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而必葬者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崩曰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葬比之加慢之故辭也何氏曰以責內慢也孫氏曰文公不自往傳公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會葬是天子諸侯可得而葬也王者之事自往不得成風之喪天子使卿會葬是以禮厚見而三年之喪天王之寵光於是為甚矣公不自往俾大夫往以為不足以會之往而無以見諸侯之義也非以不恭之甚乎卻若不使大夫非也非禮之甚也張氏曰周喪天子寵光又何以稱焉王氏曰又何以為諸侯文公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成風之喪天子之尊而不會葬而以微者往會是不足以為禮而又甚矣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京師而不書今年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前年往聘之人莫可見於會葬也是晉所謂不葬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晉人殺先克乙丑晉殺先都梁益耳正月使賊殺先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梁弘及蒯得○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公羊傳以致何致以得廟也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故出而致之人君理於陰德處正夫人於其

夫人姜氏至自齊王氏曰文公以不告廟致之以為無禮之臣子也何氏曰

詩曰我歸以為宗廟之事出必告以奧事而禮於群臣也其所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汪氏曰文姜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者三如師者一如莒者二皆淫佚之行不書至者夫人淫泆之行不可以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陳氏曰夫人出入以禮則可以致不以禮則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以為有禮不致此其致也出入不可以致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王氏曰婦人之重以見其初之不正也其禮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

《春秋大全》卷十八　三

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張氏曰夫人不行以不至此老孔子書以示之也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書夫人至自齊今書人至於齊之於後宮之所以示異也夫人之國君親迎恭其出其至復正書之上下之分法也不與夫人之寧法強臣歸寧而見義非歸寧之而得書前也而文公之家法強臣歸寧而見義非禮所不得書於此而蓋前也而文公不正春秋特書以正之也番易吳氏曰夫人姜氏之至者為歸寧于齊之禮也起紀書以起其特書以為之事也是以聖人之紀鄭叔陳氏曰婦人無外事以禮合歸以寧為安得已而出其得至國為告也未至以為寧者其危哉故不書至也得禮也何謂非禮而行者恐其危反不告廟是也李氏曰數謂以尊至為文公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胡氏傳稱國以殺

人以殺豈非子益耳當得不殺皆非卿[某氏曰]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減乎。[某氏曰]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怨，使賊殺先克。其將中軍先克佐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縠之罪而使軍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某氏曰]晉自趙盾代士縠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殺，死者五人。句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縠將中軍，…

之徒各登其識，以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爲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縠…箕鄭父蓋箕鄭之代其位也，然士縠之死由士縠之失職，而士作亂之，其死由趙盾…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以累上書之而稱人以殺也，皆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其鄭

不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

父書及[某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二公孫之事…衛元咺及公子瑕之故也…晉士穀及箕鄭父是也。

書殺大夫言及者，三卷皆累所及之者也。殺鄭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穀累鄭以也。

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賞偏之意，其義精矣。[某氏]

示後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某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

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厭，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耦、孔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某氏曰]大夫貶而稱人，晉趙盾之名，者俾後世不知…楚莊伯也，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某氏曰]大夫所以貶人亦公子遂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某氏]城濮之役，鄢陵之役，楚患中國者十有五，無所見中國之賢方伯也。故書救而後救之踐矣。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某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就中夏，正當力振其

始以乎中國之威，乃視爲常，而反不事，師及鄭而楚已因鄭公子而去，豈挫楚鋒，役之卑哉。楚子聞宋及救鄭而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夷狄之蒐，於春秋所以殺之，二十之八也。[某氏曰]中國之救鄭，凡四見之，齊桓救於莊之世，晉文救於…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中國救鄭凡四見，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自城濮以來十五年，楚嘗不試中國者，以晉之霸尚存也。今…楚得志於防微杜漸，故晉得…陳氏云使晉之遂不志於鄭，而楚莊之…於陳之時，而趙盾不能…明年而有厥貉之會，伯事之重，而有之會…楚伯之事，春秋所貶與志。

夏，狄侵齊。[某氏曰]楚得志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某氏曰]晉宗諸侯去而狄不交侵，五年矣。今不侵齊，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

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楚得而晉不能伯，其强則極文之說可謂衰矣。提

附錄[左傳]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杜氏曰地道安靜以動爲異 汪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處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爭中國之象也 王氏曰春秋五書地震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強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之外役於強楚內脅於強臣至及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臨川吳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 孫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 胡氏[illegible]此昧解不知通何閒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illegible] 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閒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汪氏曰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聘其號辭附其禮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夷狄諸侯一也能自蒲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蒲飾以禮樂上慢下暴者則謂之夷狄中國夷狄未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力爲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稱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錫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爲貴力爲下矣 孫氏曰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

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 汪氏曰吳太王長子太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顓頊高陽之後陸終子

季連之苗裔周王封熊繹於楚 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乎 家氏曰書楚子之使椒何無賢方伯攘蠻荊知用夏變驟乎列大國之上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汪氏曰熊譯商臣負覆載不容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與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荊來聘始書人次書君臣繼書大夫之名氏并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强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之先敗蔡侯入蔡伐鄭來聘之後於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椒聘之先滅江黃中國之與國滅六蓼聖賢之商胄伐與之平椒聘之後雖次厥貉而伐麇圍巢終文公之世其患未及於中國則并因來聘而還理矣然則經書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於中華而進之耳達罷之聘則魯既朝楚是遂報聘至用中國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娶齊會耳而已然矣 廬陵李氏曰秦自韓戰稱伯至報而狄之楚自孟會務于至羅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自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襚音遂 左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程子曰遂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寵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兹而始 杜氏曰衣被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於魯故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

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陸氏曰]惠公仲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乃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說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賊其父[劉氏曰]僖公成風者妾母繫子而言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爲重聖人垂誡之義明矣[汪氏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襚以觀魯之情也夫襚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襚爲名魯不能以非禮卻之將焉用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張氏曰]是時

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爲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廬陵李氏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荊人來聘同[胡氏曰]按春秋之作以爲經世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但以無忘書好則書非聖人之意也左氏之說非也[家氏曰]按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而人誤也若實遂兩人豈以子居母上乎公羊之說非也[高郵孫氏曰]成風以妾母僭稱夫人書薨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襚聖人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爲夫人以僖公之夫禮也穀梁云印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爲夫天王后賵會葬皆簡夫人之禮秦人宜能弗夫人而以妾母爲辭乎秦欲與魯通好未應殺其禮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 十年 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汪氏曰]哀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爲大夫是爲宣叔[家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

政多宗丈公尤甚○夏秦伐晉[左氏曰]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陸氏曰]書秦者狄之也傳無事迹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高氏曰]無衣之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宜謂是耶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便夷狄之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予[陳氏曰]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

秦晉於禮矣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殺自晉主諸夏之盟會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未而南北之勢戎楚子曰釋秦奔秦范留請相見也是戰盟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趙唐之後於序書叢秦於周未於作春狄由韓派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閒用夏變夷未閒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從鄭猶可也狄晉甚矣[家氏曰]春秋書兵罪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左傳]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

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

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臨川吳氏 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令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氏曰 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猶言有雨方可無雨亦可 汪氏曰 正月之上不繫王者蓋每歲之首必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各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據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爲闕文豈未深考耶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 頃王立故也 陸氏曰 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蘇子奔衛今王復見蓋王復之 趙氏曰 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 王氏曰 不書公諱與王臣盟也襄王與葬公未嘗往頃

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爲不信之盟臣子之義安在哉 家氏曰 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受公懵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窮觀于京師而請職事爲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爲魯諱而敗會之意深矣戢毅蘇子外交大夫蘇子乃流雜曰積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 陸氏曰 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也如箕子微子是也周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 廬陵李氏曰 此盟不出主名過子以爲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據考之春秋而高傒衆父等諱公之過上皆書曰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文似難逆若以准之及宋人盟宿之例見矣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

□氏曰 狄侵者大□撫宋未穎自宋亂之襄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盟見盟後亡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致公作居晉同路前變 左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

曰閔亦不告來亦不□□□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敖畏死以亂官事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楚滅江六事見四年五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爲伐宋之舉

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

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

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

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

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

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

於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背諸夏之惡也 □氏

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將宋諸侯乃皆俛首而聽命五未敢而中國諸侯弟宋陳鄭之諸侯疑貳欲前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違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逞陵楚夏而未敢走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至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盟深矣 杜氏曰 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於蔡侯之上若蔡爲中國諸侯與楚比同欲同力之宋書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譏伐文故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則不可言楚人矣 高郵孫氏曰 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爭衡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陳氏曰 外會未有言次者其言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靈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爲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貶於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廬陵李氏曰 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焯之伐鄭次鄭亦爲善之矣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此推之則齊衛之次以伐

[illegible]
下文者棐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崇[illegible]
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盂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爲無異於宋襄之時也

乙巳 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麇俱倫反公作圈 [illegible] 左傳 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illegible]氏曰 楚侵伐書師始此中國日替矣 [illegible]氏曰 自會荀之後鄭其大夫陀師亦公名氏同中國蓋聖人憚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 家氏曰 楚侵伐書子蓋強盛也 廬陵李氏曰 傳言麇子逃厥貉經不書以其迷楚也與陳鄭之志齊晉異矣 杜氏曰 麇小國近楚 [illegible]氏曰 在均州鄖鄉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郤去逆反筐公穀作匡 此大夫特會之始 左傳 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杜氏曰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惠伯叔牙孫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汪氏曰 晉欲謀戢國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遠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知遠人方張之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泯而承筐之會猶愈於之與父于宋之會也 王氏曰 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爲非義然大夫交爲會權以謀國率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 [illegible]氏曰 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爲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廬陵李氏曰 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晉郤缺承匡高固無婁首首于穀王句于柯荀櫟適與昂也此爲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實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爲伯令而炎詳亦出广公衆

○秋曹伯來朝 左傳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廬陵李氏曰 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

○狄侵齊 [illegible]氏曰 十餘年之閒狄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狄之强盛也狄之强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傳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公羊傳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杜氏曰 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鹹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 劉氏曰 經無長字安知其是長狄哉亦狄白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 [illegible]氏曰 或書長狄爲特其鋒銳有以異於人故三傳因之以生此語耶

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 汪氏曰 赤狄之類又別以潞氏甲氏留吁 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 汪氏曰 又或曰雒戎或曰北戎或曰茅戎或曰戎曾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家氏曰 七年狄侵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讓酆舒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鄋瞞侵齊遂伐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 [illegible]氏曰 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戰不曰師賤之也 趙氏曰 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衆狄單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爲內諱也 按不言獲者既喪狄之師爾無他義 劉氏曰 不言帥師者將尊師少稱有何可疑哉

附錄 左傳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頃王四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杞桓二十。

十有二年

十二。宋昭五。秦康十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作盛。

〔左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孫氏〕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不名者又來奔，為齊所偪，故不名也。〔高郵孫氏〕曰：不名以見之，爵非無罪也，以其罪重於不名，罪不勝其責者也。〔王氏〕曰：非無罪也，郕伯之名以見之。〔張氏〕曰：國未喪身未出位，即有其位而不名者，悉也。〔陳氏〕曰：諸侯失地即位之君及其出奔，亦若挈以郕伯，猶曰君也，有其位而不能自容，非遂也。書君郕伯，失地之書名，奔亦若衛侯鄭書名，以別奔之，辭曰罪不名，諸侯出奔而稱伯，則以郕伯易左氏之說，郕伯以去年卒，大子出奔，不名者先書郕伯，以大子即位，而不能自容，遂出奔也。其即位曰諸侯，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又以為出奔，晉但以諸侯逆之，謂之郕伯。春秋謂其大夫專其君也，且曰罪反謂之諸侯，則何以書不登叛人，哉？〔常山劉氏〕曰：當立郕人之，豈得而絕之，故言曰郕伯來奔，春秋大居正，大子之

法也。〔汪氏〕曰：左傳謂郕太子朱儒以夫鍾盟郕伯，晉太子州蒲今考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盟王止稱衛子；以其君之在而稱子，荀之世，則子之稱有窃地之臣子者，以大國君而爵子，其位亦子。以其君之世，荀以當書而爵子，楚蔡侯以書春秋，而辨其位分之書。皆曰當書公而稱子而世子之有則吳楚可以書王，而不名分之書。若曰因其公之尊其世子之辭而當書者，其專其子也。

○杞伯來朝。〔左傳〕二月，叔姬卒。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左傳〕二月叔姬卒。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杞桓公來朝。〔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何氏〕曰：時君之女也。〔孫氏〕曰：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而以別非先君之女，叔姬卒。〔程氏〕曰：杞桓公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左氏云書叔姬，言非女也。〔汪氏〕曰：二傳以書子為母妹，大誤。當在成八年，再書子叔姬，此為叔姬。皆同母，不當同以書子矣。按此傳十四年書子叔姬。〔愚按〕〔家氏〕曰：適人叔姬左氏以為已嫁，此為杞所出，則公左氏而非遺也。其公穀之

○夏，楚人圍巢。〔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巢，吳楚間小國。〔家氏〕曰：巢，楚之附庸，書圍巢。則楚之建國久矣，六國之賦，其社稷多也。巢為吳所摑，後為吳書，邑不得保其安，其職者天子，楚之所以為其君也。〔王氏〕曰：王道不行，小國不得其安，其社稷者，多其書之。

○秋，滕子來朝。〔左傳〕滕昭公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汪氏〕曰：文公即位之始，朝魯者五年，以諸侯之所尊崇，於是有苦言。

○秦伯使術來聘。〔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高氏〕曰：秦自此始書大夫之聘。然以此為賢，主其聘也。〔汪氏〕曰：秦初與晉結好，而楚會伯以從其事，亦以秦來聘者，以其交賓之厚而自答之矣。〔孫氏〕曰：秦伯以不貳，稱名氏而坐會，故謂之秦之聘，而時以書也，且敘一中之略，今考楚與秦同以使術，故秦大夫是使，亦未嘗大夫之進來矣。不書。〔程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以謂賢繆公，按公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聘，故書秦人之術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

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程子曰凡一戰者也以主人及客秦伯故不云晉及○杜氏曰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主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哉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氏曰秦晉黷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陳氏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貶君矣○廬陵李氏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數哉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以水地河千里一曲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猶若千里一曲豈可名之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同○左傳書時也○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氏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逼留外國故帥師城之○□氏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氏曰鄆魯之東鄆莒魯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自此始

□氏曰……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後叔弓疆鄆田莒人愬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東萊呂氏曰前此莒人請盟公孫敖如莒蒞盟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家氏曰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鄆毀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與城非其制與兵以城尤在所譏帥師而城者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與此皆譏也○汪氏曰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鄆啓陽皆二卿將兵而城一邑其煩民尤甚矣

經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頃王五年　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附錄 左傳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 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邾子蘧蒢卒

蘧其居反蒢丈居反穀作蘧篨○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

○秋七月

□氏曰春秋書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全與文十三年自正月不

[illegible]竟夏不雨則爲災[illegible]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爲災多不爲災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爲災可知而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而僅書三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大音泰[illegible]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illegible]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程子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者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胡氏曰不月者蒙上月

世室魯公之廟也何氏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始封之君故不毀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張氏曰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杜氏曰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高氏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不知省也久矣或問旱乾水溢之切工作台之報罷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illegible]曰居處猶欲完葺況宗廟乎此與莊公三[illegible]不[illegible]築郿大無麥禾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使[illegible]不書意可知矣世室乃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illegible]粢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不備[illegible]路故更造而不書者非用民力不可已也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

[illegible]愈戒切矣[illegible]王[illegible]而不遠魯僖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爲之父則不得爲始祖其廟爲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諸侯之禮唯大廟不毀二昭二穆皆四世而遷周天子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大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大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大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禮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廟宇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爲大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記成王烝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大室祼彼文武廟亦有大室非大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致屋壞謂一廟之屋盡壞也若果大廟屋壞當書大廟今不書大字豈大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廟皆不壞而唯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汪氏曰王制諸侯太祖之廟鄭氏以太祖爲始封之君孔氏正義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推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可以爲世室春秋志世室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爲非禮也後世援例而立武宮煬宮[illegible]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安謂武宮亦稱世室則[illegible]此胡氏從公穀[illegible]以爲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爲伯禽廟當舉號謹故[illegible]曰以周公之廟也然春秋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爲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無公字[illegible]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illegible]晉不能霸故狄屢犯中國臣衛侯之出來闕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上公穀無公字鄭伯會公于棐棐芳尾反公作斐[illegible]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

會爾往棠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鄭伯會公于棐[illegible]公
于棐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于晉[illegible]言公
胡氏曰諸侯之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公之會鄭伯衛侯而公還已未至魯而衛侯
及諸侯之會皆公往與之會也因公請平乎晉晉已未至於魯而衛侯
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公因公之還而得已未至於魯而衛侯
就會者曰晉公之微可也非以一國之故而強弱存
之勢不故亡之會特衛鄭為楚所得未可以強弱存
季文子曰相見公之微而請成時之計而得者也
辭志之子相見公侯出之二國附如此國之事其春秋善也和
三傳以為晉因叔孫得臣會鄭伯衛侯于棐又曰
于承筐即往禁大諸鄭之將君朝于禮天子而自預相會禮也今會之於文
楚之王即公文會衛侯則伯伯之於也無以能年仲惠伯也晉盟郤缺公
公承筐皆今公與衛侯則伯伯之手功會亦不明叔相會惠伯也晉盟邾
侯以為晉請會春秋善之夫此聖人而待之裹世之意公也宣公之於世事衛
人以為會求見矣善之夫此聖人而待之會意公也宣公於不見公之於比事衛
而欲為會求見矣[illegible]之會之乃可見衛鄭矣○
穀梁以聽以求通[illegible]之會其情可見衛鄭矣
云穀梁云事未畢也自會其事畢也何為義乎則
云畢者云未畢也

元年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齊昭公二十年衛成公二十三年蔡莊侯三十三年鄭穆公
王崩位是為匡王子班
十有四年晉靈十二年齊昭二十年衛成三十一年蔡莊三十三年鄭穆
元年杞桓元年宋昭七年秦康公八年楚莊王元年陳共公元年許昭公
十五年曹文公五年陳靈公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胡氏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四年而書至者三十有三年特書之
晉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節書公至自晉者詳之
晉者天子四國之政朝聘會盟之事皆晉之為也晉之
朝而晉者不見事之世襄公為霸主而書至自晉之後成公之世
晉不朝周四見於經而書至者五自晉公之事
不善則王崩不赴則不書王崩則赴者亦不與王崩不書不赴
崩不赴夫王崩不赴則不書于策書崩不敢不赴凡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伐我南鄙邾人伐我南鄙不能至故書以報之也
人伐不我報南鄙至於是叔彭生帥師伐邾邾文公卒公不敬邾人來討公
使小不能安至是書所以責之也邾使不來不句以故報之須
怨耳春秋書其貴之而以為魯之常也
三傳曰邾人伐我南鄙而以為報其不弔也
怒邦以報怨而報之公其怨之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附錄左傳定公元年文公二年晉立公子雍齊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盟于新城也同外楚也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者志同故書同同者有同欲也諸侯始合而同盟
從者同盟于新城也
胡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
也諸侯既服而復合則一也去夷即華人心
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書同盟與齊
同與諸侯之同乎中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
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而不書盟
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考晉楚行
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荊楚僭王君

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
可不謹乎
張氏曰去冬鄭伯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
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諸侯不會
許自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又不待之期而自見盟會也
諸侯子大夫也之同盟不服襄公乃曹伐之今而始與盟會也
陳氏曰蕫同盟之書同心諸侯雖新城之會同盟諸侯
下書其曰同盟之上陵以乃春秋侯伯之書公之同盟諸侯
故皆志曰于同盟之上以謹其盾為臣之分也
家氏曰晉趙盾主新城之盟亦書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方陵虐於之猶甚，發文可以責人也。盛中國外之猶甚，欲更發之，自是重丘亦其義也。乎丘又重發外攘之文，若乎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附錄 左傳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 左傳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傳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杜氏曰：既見而移入斗。斗有環域。范氏曰：斗有環域，郭入其魁中。 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何氏曰：孛之象。家氏曰：孛著邪亂之氣，見如其類者，掃故置新。倪猶曰：彗者四出曰孛。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陳氏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孛，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待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宋齊晉之弒。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楚王子朝之禍繼而興。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為越所滅，始而進在伯國，在王室，終而應在楚，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亦不能禁矣，傷之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左傳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何氏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未遠也。某氏曰：弗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朱子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書曰：怙終賊刑。注：怙謂有恃，終謂再犯。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陳氏曰：聞義而改，見義而徙，美為而不免於此，曰不亦過於慎，得免怙終之刑，何足以為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諱於義，行必願於道，是以無遠舉。其有用賤陵貴，以少陵長，以力為之者哉。闕義能從，故為之諱。內以諱為恥，外以諱為善。

豈詔王者之事人臣不學之罪莫大焉夫子蓋以其諱爲 能從叛爲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哀者皆以諱爲
善[陳氏傅良曰]宣子執伯忍之致不正而奪正強口隱之 而其罪亦甚矣○[襄陵許氏曰]左氏云苫以諡正從之師八
百乘納捷菑于邾若實用諸侯師絕不合不書故知安 也[汪氏克寬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將國政郤克宣十七
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 [曰]此諸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爲郤缺郤克者失之
正義曰捷菑不言伐邾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有北燕伯之書是猶納于國君故不稱其言 奔者上有代齊之文也
國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者 以上下無衞文故稱國也

[附錄][左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張氏曰]卒于垂或喻境或不喻境皆書所在[高氏曰]明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況許其歸即我臣也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教其廢命即奔喪以此也[陸氏曰]故書之且明奔而請復於是許之則葬其卒於典是刑乎之許壞之且則爲其誅是罪大也夫已而已奔矣所以特書其卒是亦罪大也天地之間特書其卒所以見其身也者人歸喪起於所寄其身而已故書以九月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氏曰]若未逾年之君被弒不曰君春秋之作本以懲惡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書本不止故異於此[汪氏曰]嫌情未立義而逾年

則未成君異故誅商人爲萬世戒未踰年而稱君者臣子之心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其篡弒之禍與其異[家氏曰]成君之所以爲君者與其稱君同不以赤子爲嫌也盡成舍之爲君則商人之弒其君舍不言其弒何已立之書以殺叔姬之子舍之文假公女非左氏[汪氏曰]叔姬不得爲君夫人[家氏曰]文公即位才十四年以僖公之時昭公十八年而配齊女生子爲公所殺[陸氏曰]君者昭公僖二十有八年即位叔姬之生舍十年昭公當立爲公夫人爲世子文公世子之年有四年逆婦如齊而配齊僖公國年長之時尚幼文公爲夫人者況以公女言叔姬年而立魯女也者以昭公之女故以舍知在齊魯文公女又公會文也女之氏說以要舍母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朱子語錄曰……君之擇……易曰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陳氏曰]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不待其微之著也夫子所謂亂邦不居是也宋子哀有焉。昔微子

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

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

亦何取之有[劉氏曰]奔老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

未有敢爲字以優之終始無一于春秋亦公弟叔肸之比出奔[陳氏曰]自宋以來然與一于春秋可稱大臣死禍出奔

者比比皆是而獨子哀潔身而去之不免則子哀之不見幾而作豈非狗明 寫意詣再歸而卒子不免於禍而作尾生之行

且若之有罪則不名書字以與之非有罪則春秋之法自內出者書若外至者非有罪[?]不書[?]

書哀字之而來奔則子不見歸不義書若書出奔蓋齊此也與有罪者[趙氏曰]或等以故子待

哀爲昭公之子若以子糾宋公同之嫌子然見父之危舍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爲宋公族子姓哀名然諸國之

臣未有以國姓爲氏者。當從子哀書字爲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而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

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杜氏曰]

[陳氏曰]不言及者以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姬不言叔姬者不可及 齊人誣單伯以淫叔姬而并執之

也商書者二事人執所者以以明單伯之罪也叔姬之無是事也至而 言之書執爲齊人所執子叔姬故書單伯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

則齊人又書齊人執之名欲辱之也 知齊書執[?]人來歸子叔姬 不得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

之者也[何氏曰]謂自己大夫以大夫之罪執之也[陳氏曰]以己罪執之非爲魯也

[張氏曰]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非與執之書至自齊公羊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周大夫非也何以

[陳氏曰]單伯自元年至今八年一人[?]其子若孫[汪氏曰]晉欒書稱欒伯父子同稱欒伯士遷謂

士稱之也。春秋同其本稱而稱之若是也公穀云 同稱土伯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

[?]乃齊之詳可

齊人執子叔姬。[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

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穀梁傳]叔姬同罪也[胡氏?]曰……

事叔之姬又之設事執聖其人君不毋稱齊罪之商人人均也有齊罪人爲不被討曰賊齊俱人北面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

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

賊之惡未彰。商人驕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

之人。而齊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

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

有不赦之罪也。[張氏曰]執無罪則書人者。周春秋之例也。其君無罪。則其臣當爲之用。而罪在上矣。齊人不以商人爲不共戴天之仇。而相與爲之用。不在下而在上矣。

鄭國之命。而與其君之母。人則商人爲之。而罪齊國之人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

誰敢致難其君與殺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

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

肯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陸氏曰]左氏言叔姬乃齊君舍之母春秋

例無執本國入者。此乃魯女嫁齊者。齊不受而執之爾[家氏?]曰齊人疾舍之立。而執其母。商人殺舍而急欲求配。后良而

聚文公之文被執姬無所從故不書比當是九月之至齊而舍之已被執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

請叔姬商人惡魯與舍為昏因單伯來請以送叔姬之罪將以等魯單伯乃叔姬歸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蔡莊三十四年鄭穆十六年曹文六陳靈三

春，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

二十九楚莊二宋昭元祀桓 胡氏曰 行父為大夫，不能聞國政刑，以君之戚討齊，為盟主，不能以大義請於天子，討齊之罪，故求於商人皆強也。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有可上討。

八以能罪而本魯天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聞明政刑以討齊為盟主不能以大義請於天子討齊之罪 汪氏曰 往告于晉欲藉伯主之 齊商人暫之罪 使人與君女遭其執人辱故上訴之卿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宋督之曾孫華耦也。

左傳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家氏曰 不言及，可與盟者以為安也

宋之往事其稱會宋盟，皆從之者也。來盟者，國之以為 宋亞旅，承其官者也。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家氏曰 司馬主戎馬之事，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

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

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

臧孫之類。家氏曰 書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不書名者，義不繫

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 家氏曰 擅權專國，不君其君，不由君

命。 呂氏曰 不言使者，請之也。以罪亞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叔孫之 胡氏曰

臣，固曰繼君之位，遂為戚黨，與為權奪之，齊公，私以懲禮，盡奉公子鮑，已而公子鮑因

務襄夫人之族，遂戚為黨，與為蒭君之門，雖權鮑之謀，擅舍其公子鮑也。

不以君命至也，而書其盟，不稱使，以免討其權，皆在來。

盟之，丙然所為宗義，能者，亦顯然於之義，高子不能定魯國之難

人皆字之，華耦與其惟結好於魯，而不能免昭公於君之難

罪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冑為世臣，然

後委之以政乎。張氏曰 宋自僖公會諸侯于盂，釋宋公以歸，宋始與魯通問，今華孫來結盟

牒書者，左氏曰非也，左氏云宋之華耦為大夫，其官皆從其先祖貴之不肯從來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曰

宋司馬華矣，左氏曰昭公之官，司馬華元其三國人請宋以結好公而與宋大夫，

有常數，以亂從其典也，大臣外交，非

用高闢多以是請來盟，皆以結好之事節，世者，宋

言之於國，惟三國人以是官舉父盟，而鄭之公，宋

書之於經，以亂故不書使結

義之士，宜世其官，參之其從來，高子自來請盟，故書法亦逆

好公之胡於事，其而後顧之事，完於其從

但與事耳 張氏曰 胡氏

夏，曹伯來朝。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汪氏曰 凡書來朝，皆譏其不朝天子也。

而子又朝，相朝其正也，天子之禮。曹文公十一年來朝，而今又朝，如事天也。魯文公十四年，其朝繁數，四年不報。

亦猶要朝之制也。晉不見禮，而諸侯朝於齊，而援周也。 家氏曰 服左氏云：諸侯五

年再相朝，古之制也。年再朝相朝，諸侯除州伯四面而外，無相朝之時，各以天子五

年，諸侯以五服朝之時也，限時數矣。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 堂阜，魯必取之。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請，以為魯命，許之，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而哭，有言曰：凡兄弟之親，故書，始善之可以為

也。襄仲說，毋失其道，何怨於人？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

不同，以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凡兄弟之親，救之以其二子也，文子，惠叔之子，禮也。

曰：將殺子，子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

將殺子，子之三子，吾子之愛，我聞，以

來，人門，將于魯丘，我兩之節，何以不如死。

入門聞丘，亦猶而死，將不言也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父寵矣。 胡氏曰 從己氏出奔，之過輕；弒君，之

後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將以謂文伯

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寫史氾其事

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杜氏曰】魯感子以大夫喪父敬還公許不書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矣敬喪以示其義【胡氏曰】子而不史之奔之復而宜其子之爲仲孫氏錄矣豈有臣臣其其父之喪者聽其平家崇以公其族喪之歸思可爲君臣其義則姑聽其平家崇公其族喪歸可也

易曰有子考無咎

【朱子曰】歸治而振起者不累其父是以可得而幹矣則周公命蔡仲盡能人其父蠱幹之可補得子無參矣

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張氏曰】能掩其父之愆尚庶幾蓋也【汪氏曰】盖不言庶幾來也不言來

歸葬齊人但送夫人於莞上之喪而至自齊不以葬不曰歸之曰來哀姜書曰夫人於氏之喪而至子而自取葬人歸不又惠不此來夫人與大夫之別或謂之教竇君命無可當歸其義辛而當受其喪今按之敦實也魯國罪人喪命不可歸將之其叔以哀閔其子請之懇切之以至著逆三許之以罪縱以帰葬强之聖由人起之有罪於而春秋二以閔其子之懇孝之二之以至著逆三許其以叔之罪仍穆故也○【胡氏曰】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以來行者也公羊穀梁據實而書耳教死路十月豈可置之嫗其不以來行者也公羊春秋

之說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胡氏曰】莊公亦行之皆書于策已著矣今文公復行此非禮故書以見其非禮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之故事不以爲可否者不知春秋之義而安於因循之承襲者也

○單伯至自齊【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汪氏曰】大夫執則致致則名也何以不名天子之大夫也大夫則不名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慇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壽而不尊王命諸臣禮也至爲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得反則以至書大夫國之體也【汪氏曰】單伯至自齊是也皆爲齊所執者三得釋也魯臣自也至者三人季孫意如叔孫婼至自晉是也魯臣爲晉所執二得釋

日魯大夫之書至以至書三單伯之至也書尊之也叔孫婼至書其罪己也意如之去氏賢之也而不書至去氏從其宜也

春秋既書其自周來以歸使齊人是同執之於王無以明京師不書王使魯臣豈非子而無其夫人之敢於書去王無足以見王室之衰也○【汪氏曰】季孫行父如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胡氏曰】下城下之盟以歸上軍之下軍蔡人蔡不其言曰之盟于其以入入伐之何以至日之言凡以伐而後入其伐者書伐書不言伐書入書入言伐可以知入伐之戰入之不名之爲有入有侯而伐楚楚子之罪伐之言而從焉不言伐以名者不言之所以不伐也故不書伐入之

【高氏曰】晉之強不以敗楚而不服楚以自爭霸諸侯所以使其曰晉以伐入之所以其于足以敗楚矣足以服楚而後入之也然而不能服蔡又甚於楚之強也不書其伐楚難于其伐且不可以言伐蔡之日甚于攻入蔡也

不也心服乃謂以兵伐而入其國諸侯示威可乎言蔡伐其入鄀之氏其也蔡【汪氏曰】晉附之於郤缺帥師伐之爲有名矣晉之會相與謀楚伐蔡而後蔡以此伐其入鄀者其自令伐晉蔡之事與也故書入而言其入者曰缺遂入不書其子伐楚人不書晉

凡書大夫帥師以伐書侵其伐能意不專在蔡也【劉氏曰】罪責以晉伐之

【高氏曰】凡春秋有例此入以之爲賊其至即入入道者已伐之之先伐至即入而書入則若日云入其入者此

西鄰由其曰魯人之命侵伐齊兵故言入也【程氏曰】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

晉[劉氏曰]齊人侵我西鄙，一歲再侵，季文子如晉告急，皆為齊故。○冬十有一月，晉侯

盟于扈。[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穀梁子曰]此盟為齊亂也。會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罪晉，見服臣無能為也。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杜氏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言不足序列也。[?氏曰]此役也，再有事而曰諸侯，皆侯伯主也。不序諸侯，散辭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晉主盟，晉卑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何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劉氏曰]大者天也，其次君臣之道，莫先焉。晉為伯，齊弒其君，諸侯而莫能正，晉固有罪矣，諸侯皆書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因此驗之，簡公之孔子請討，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盟于扈而晉有罪，諸侯亦病矣。因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縱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若魯君之罪亦可知也。[?氏曰]春秋以討賊為先，以生殺為重，夫理至弒逆矣，之而不討，不義而不恥，蓋亂常以戮其身，故皆十七年，不果，皆略諸侯，而不欲討宋而一不討，此年以臨扈而棄其討賊，大曰無功。皆謂其曆天討而縱其亂，君也。曰無為一晉則大夫盟于扈，內專廢置，公會諸侯，而遂消之，故之晉大夫不書。侯首以事聽命，考是之於此，故之向也，扈之盟，楚為之名之。

扈[?氏曰]不序諸侯之盟，曰大夫不可以主，不序，臣也，以謀弒君之惡。散辭也，於是楚伯成而王不見於春秋，諸侯不皆見，故終靈公之篇，凡會葬諸侯不書。晉侯不出，甚矣。傳曰無紀統，為也。○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啖氏曰]左氏云：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諸侯會也，公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王故也。[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趙子曰]叔姬不得執之書，故來歸不書。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胡氏曰]使大夫來者，未嘗不於先君之命。夫人叔姬，鄭伯曰來歸，叔姬以禍亂，非罪於叔姬，春秋正其名，別賢治不肖。子叔姬之所以自直，故歸之罪在齊人也。明此書齊人來，內女可以見矣。皆書來歸，罪在齊人也。[?氏曰]凡歸者，罪在

齊人，故齊人也。魯合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氏曰]父母之志，已若國君，不容所當問也，況魯弱以弒，既情，歸其女，以請命天王、霸主，不能討賊，亦不問。舍之文公，以執使以天下，乃請其罪，卑辭以請伸大義，歸女之情義之不於天下而書齊人執子叔姬，商人為賊，公足以伸大義，篤歸之釋也。人之私情而書齊人歸子叔姬，亦其言來，何以閔，爰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強說也。加來，何以為閔？不加來，何以為閔？閔其無罪也。來，歸有罪，齊人見強出者也。來也，歸鄭伯叔姬來，其罪齊人強出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

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胡氏傳**曰以魯盡禮於晉而見侵伐[illegible]而彼伐莫敢討矣皆持齊之柰無道皆晉靈[illegible]也**高氏**曰是伐齊人爲君弒君也故自立之諸侯會于扈謀伐齊而不[illegible]能爲盜魯惡而魯加兵於曹曰侵可也而伐曰伐者討其以王者[illegible]之也因魯惡而魯加兵又晉非曰伐甚可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郛以王者[illegible]事也說是諸侯王也**張氏**曰入郛皆不書於齊[illegible]齊人於是辭害正齊侯異其事入者異其事也[illegible]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之役至此齊有三役以晉文未[illegible]至襄取穀之役伯至此而有不振也[illegible]故喬實晉伯之不振也[illegible]此語亦有晉見書之侵伐書入者[illegible]可與齊相之侵伐楚者[illegible]悛宋晉之郛侵遂侵伐書[illegible]

見焉以晉之失伯非霸爲之毀。此何以書動我也按因其役伐我遂入曹故得肆其事非**陳氏**曰公羊云入郛不書爲其動我也**劉氏**曰入郛不治矣爭入矣勢不暫於國豈得不書哉

紀年匡王二年晉靈十齊懿元年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十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秦康十楚莊三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趙氏**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孫氏**曰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往會而齊侯不得內辭也**張氏**曰齊既先約公以取晉文公即位之元年以天子之方伯以至於今十年乃使季孫行父會齊而付之大國之兵嗜其罪者雖十年之久必有不以取累之亂矣能務穀明政刑[illegible]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十大國必畏之公不與齊盟矣既不能救不能然[illegible]商人得以大國伐有強志而執之命使其君[illegible]齊邊郕侵抗是兵[illegible]國家伐此有志心衰觀使之事於其國使其臣建他國君求盟以本乎[illegible]之也文公方且安思之甚於其國使其臣建他國君求盟日[illegible]本乎[illegible]之也

彼與盟也六月公及齊侯盟可知矣**汪氏**曰是齊侯盟於魯也公四不視朔及諸侯之會於扈而不盟則責魯不盟之會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責書則齊侯之不盟則不盟之會不行以勢執魯而會文公之不親至及襄仲之盟責魯之不可以行商人之不懷責文公之不至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此不曰行父之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也亦不能之無責矣**家氏**曰齊弱魯而弗及齊侯弗及盟魯而書齊侯之弗及盟也陽穀之弗責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不視朔疾也**公羊傳**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陳氏**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朝政朔生而以視事死則朝朔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不敢忘故朝廟受朔生而以視事

政也**杜氏**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何氏**曰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不言疾自是後公不復視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復譏也**家鉉翁**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比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張氏**曰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屬以見諱國惡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開昭公有疾乃使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復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率以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歟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闔不告朔不視無而不閱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高氏**曰朔

矣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玆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之事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若其有疾則常行之事爾此時書若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特書以見公之廢也

之言子使齊不疑耳【趙氏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鄭夫子歸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曾朝廟聽政禮廢甚矣【汪氏曰】不禀命于天子而諸侯自立所以不奉天朝子之故令當時諸侯叛于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發之民事者此耳求本原之義以成而天修存者也文公之防民若惟而不行實無王之心非特以為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實公羊在氏以為公有疾之義非以為急無疾今考四民不視朔在齊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鄭之丘以之前蓋公性怠又懼齊人之再己故因微疾而託之不聽政故離鄭不而不會然二百四十二年無因疾不以不視朔者而皆文公書莊公七月有四八月苣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不之疾非果不能之視事也子或貢欲告朔之羊又春秋之末雖弊以是為不急之務或行告朔之未雖治其事以為之文為公當不廢視朔春秋特筆以罪有文公而公其怠以為耳然

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許齊自是因循廢之閏月于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朔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視朔矣又曰義云告朔謂行告朔于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由公疾正而廢其告朔或有一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音西公羊作犂丘穀梁作師丘

丘【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之盟也【杜氏曰】郪丘齊地【王氏曰】此盟魯有罪而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齊及仲遂納賂則書公從而人之為君可知也矣見獄於道習於遠者然書公而不民齊侯之時欲盟故公之年急於齊侯以得魯之由則知其不能伐以其力魯豈以不能其力伐魯之【李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亦能以其力伐齊之而私者於齊老者在齊以賂行父襄仲乞盟不得懷於彼而行之君臣有恨甚矣至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陸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穀梁】如先君之所為則毀自泉宮出入八月辛未子

矣毀泉臺【公羊】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先祖為之非矣【何氏曰】莊公所築臺于郎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祭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陳氏曰】惡勞又毀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又毀可謂勞矣【家氏曰】毀者全除之與壞異也先君為之謂是勞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非而毀之是又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張氏曰】築之非蓋勞人也先人以為者之非是孟非也莊公為之者謂大夫孟獻子之非則子今毀之是文公毀之為【汪氏曰】或惡者之謂大夫者孟之非則子而以勞其民兄所以毀為先君之室而口毀之重勞民不敢以云國不君○【胡氏曰】閒況以毀

貳事貳事緩喪也非亦也注作信一臺尚能令喪緩乎擊妾九月而葬所以喪緩也者亦猶作毀公主豈為毀臺事【李氏】

【陳氏曰】左氏而記閒蛇之妖其春秋有異也皆備書何故而閒其說安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乘其弱帥羣蠻以叛

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

國而楚不稱師殺楚之罪詞也 張氏曰庸乘饑儆側實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持敵齊制熊之而已矣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深其滅也 高氏曰楚幸秦巴以滅庸則秦又[illegible]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襲[illegible]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撓楚且討其弑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以資楚使中國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公作處臼 左傳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

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公羊傳 弑君者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若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 胡氏曰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可知 [illegible]氏曰稱人猶曰衆人殺之云耳昭公之罪大夫將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官則臣不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蕩閱 [illegible]氏曰書人皆滅者

[illegible]殺之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若之罪而又誅其[illegible]也

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

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

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

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永嘉呂氏曰稱人以弑則其國人或有罪焉宋人弑其君杵臼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弑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商人亦齊人利商人之惠殺其舍而君之及邴歜閻職弑懿公而齊人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弑其君密州以莒子虔國人攻而弑之是莒國之人皆有弑君之心也然

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

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 音基 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

從違之義斯可矣 陳氏曰不書葬賊不討也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杵臼無道夫衆之惡無白而見惟以衆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中矣此之謂書志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獨杵臼與齊商人莒密州稱人以弑者夫之所磨必若桀紂然以能之虐民欲與之皆亡而成湯放之猶有然德以紂之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況君罪未至此而卻為賊以弑之乎 汪氏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足以君宋國不逆矣然左氏云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使襄夫人與鮑果有淫行則寧國之人豈肯心安誠頑而當國大臣安有頃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未可信為意昭公無道父矣哀心殺襄夫人家使人固衆惡而賤之既戕之而猶加以美讒討於怖其殺國君之聽也春秋推見至隱書宋人弑其君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衆夫人以君祖為辭國人之弑其君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朱子綱目於後魏馮太后鴆殺祖貞書曰太后弑其主盖取春秋寔宋弑昭公之[illegible]也

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

敉荀息何也。三子閔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汪氏曰]意諸遭亂出奔。未書而復反既不能引其君當道使免於難。又拮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不仁矣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匡王三年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衞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廿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

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貶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張氏曰]曷為貶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手弑文凡在宮者殺無赦往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恆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高氏曰]孔子雖已告老猶請討之況正居卿大夫之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概所忘罪焉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左傳]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

其[illegible]氏曰九月乃葬緩也不稱[illegible]妻而別為之主[illegible]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怠也不視朔又緩葬其母其急於攻事可知也已。[illegible]氏曰左傳云。有齊難是以緩沒葬接竟後乃無齊難錄葬而有齊師耳○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高氏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齊公出盟於此見鄭丘之盟無益矣[汪氏曰]鄭丘與穀之盟皆書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於盟也明年商人侵師期使與中治之揖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家氏曰]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報亦甚矣齊商徵而日益吾書文畀而日甚書皆將死之謂矣商惡貫盈宜及於難○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

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汪氏曰]傳不列諸國而言擾合則如上十五年盟扈之諸侯可知也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衆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杜氏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而宋以賂免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

亂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王氏曰桓二年會稷以成宋亂猶序
諸侯者春秋之初四國交亂猶之可
也至此八國成亂矣下之勢胥為夷矣家氏曰兩邑之
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自
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弑之獨及齊商人宋鮑弑君霸
國紀討民投而安定之自是篡弑之獨披蹤弑中國晉
赤晉靈皆黨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為之也人以為盾有
無君之心啟當遂賊而不問盾何以爵其責或謂宋晉
綏君四國為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邑
視稷無以相遠不書成齊弑成宋亂何哉夫晉之弑霸
事未與書成宋亂並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商
與鮑皆稱而無討是與諸侯共定篡弑之[illegible]罪浮於稷
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
輕重故也汪氏曰二邑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
也

秋公至自穀家氏曰公不與邑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
難書至自穀則不會邑可知矣陳氏曰齊商
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汪氏曰
明年春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附錄左傳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
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
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
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高氏曰公巳與齊侯盟而
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汪氏曰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
上卿納賂請盟文親與盟猶又使卿往聘而怨猶示怠也
畀屆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歜職閻奢其始
哉

壬子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晉靈十二齊懿四衛成二十六蔡文
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
八宋文二秦康
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左傳春齊侯
戒師期而有
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
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
月丁丑公薨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閟孫氏曰堯作踣寢
昔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汪氏曰收斯因頃而遺示

館源受其正設以非命而終今安莫考其[illegible]經書薨于
臺下則其失正於之選亦可幾矣[illegible]氏曰文公在位
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嘗其初年舉僖
公之餘政內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禮體之正而叔服
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特魯甚優矣何得臣如京公孫敖
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歿於作主經於
逆祀以至也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
始啟竊之啟不能正分而夫婦道變之禮意矣故先隱曰
三書不雨無動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盟之志鄭父厥盟
則尋於晉數丘賂盟則尋於齊弑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
邑以後手三年穀城以前楚內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
餘稍癰然從之會於是待獨能堅事晉室故衛雍之盟公
子遂之敖承筐之樂杏柴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
數年之附楚楸李術之肄曹伯之兩剿會亦若允能為諸
伐之望若奈何晉室不根蠢高人之侵暴不巳行父兩告
而獲師不出於是陽戒之盟穀之盟會遂因於齊矣雖文
公之論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啟竊襄仲之事則又
襄成夙之餘智者文公責有讓而不見後有成而不如身
死之後冢嗣我賊
其亦雍公之儔歲

〇秦伯罃卒[illegible]氏曰秦雖伯而之後本
附屬也僻在西戎白秦仲

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爵為伯穆公與於城
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秦康公歸遂始與魯通好至
是逆書
其卒

〇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左傳齊懿公之
為公子也與邴
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
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
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
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
爵而行齊人
立公子元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
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
盜[illegible]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而義各不同如閻職弑君君不書盜而曰齊人須熟看
傳文思聖人之意使弑君則
書弑君夫人而能為春秋也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
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

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且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矣然弒之謀熄矣。惟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夫下胥爲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津忍反其家而貸音忒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恩，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illegible]氏曰商人當誅之賊也於法本從州吁無知之例而聖人書齊人弒其君者所以深罪齊國之人也[illegible]氏曰齊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弒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以其私殺之曰以誅亂賊弒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爲之防也歟

之黨類基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illegible]氏曰獨歟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illegible]氏曰書齊人弒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爲君也[illegible]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二且弒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欺黨殺商人而特書齊人歟[illegible]氏曰懿以僕御之賊飾襲商人舍爵而行略不是已知肆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遂也春秋以弒君之條齊人宣矣然處人前書弒舍今況不從州吁知之同以討弒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盛殺書蓋罪齊人頗以爲君而又殺之也失子訶曰於齊湯前書太子賞弒帝後書字文比及弒其君商蓋取法春狀會商人之例耳比孝存孝之報其發父不歸朝於君子不子以從義而隸謀之不肯委質爲臣而誅傳者所以見稱於史筆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illegible]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illegible]氏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之甚纖者難知也則以爲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弒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事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弒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王氏曰遂緣使事請聘於齊請立宣公得臣非介蓋並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誅其惡也[illegible]曰公子遂將殺適立庶而先聘齊以請故托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illegible]曰一御將命可養他事豈可每事一卿季遂將弒嗣君沒二御階待罪不容誅[illegible]曰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入杞伐邾已得兵權文公聊恃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卑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賓閻急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故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接強鄰以定弒位之計春秋列言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

忍言也【胡氏曰】子卒不日故也【杜氏曰】殺視不書賤之
諸侯在喪稱子【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
稱子卒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弒罪罪宣公也繼世不忍當也
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
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胡氏曰】魯君未踰年而見殺但書卒不可言也
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
未踰年【孫氏曰】成君弒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
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
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
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汪氏曰】單弒惡公而伐邾伐宋不稱公子

慶父弒閔公子遂弒子惡閔其弒事同而般殺從同同也不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
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汪氏曰】繼世謂在喪稱子終事謂既葬不名情文謂
繼世不忍遽稱君見人情之恩愛不已葬子不名見禮文之尊敬隱惡謂不書弒記事謂不沒子惡見弒之實
也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雙峯饒氏曰】子赤之生不見於經蓋文公不知重嫡
庶之義故仲尼削之【陳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要故也有夫人大子而舅齊亭
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有自來矣國君魯於僂齊侯棄國政故要晦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所謂前
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爲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捄仲遂之邪謀
有公弗務人之忘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者以也哉○【汪氏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
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爲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下之
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乃舊史爲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紀君命而被殺爲死節則

人臣托君於患難之際我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
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於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子惡
興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
哀姜【公羊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
帶一曰就賢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汪氏曰】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與妾賤不同書姜氏則知其
非見絕於先君【汪氏曰】據文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張氏
曰】言歸不反之辭也異於孫于邾者【汪氏曰】哀姜與弒閔公故稱孫而魯國臣子
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嫡其罪不書而

並見矣【高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子卒之下則知惡及視皆死而無所依歸矣【家氏曰】文定於九年
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
公之首惡也【家氏曰】齊人弒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于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子綱禮頹伯政
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爲慨歎矣【汪氏曰】文公已葬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弒而不容
於魯也文姜哀姜淫亂弒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
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教人有考於是而知子惡之所以弒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胡氏曰】左氏云出
曰歸于某接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君有罪見出則當云出歸于某不得但言歸
也
季孫行父如齊【張氏曰】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
之也【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實閔年故所以惡齊也貴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

也夫乃逐仲殺視行父實與謀殺惡而立宣公故出奔而齊而行父違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其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固不待既而魯國臣子皆不可勝誅也【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弒矣君薨太子立正也并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庶家禮弒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恣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為社稷臣誤矣

〇莒弒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家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或問時薛邾莒事辭多簡竊疑莒弒其君庶其薛弒其君比乃是被國告辭既略國史亦略書之非如晉州蒲也國欲弒之者又庶其比不見其大惡是否【□□□□曰】事則略聖於弒君則必記其所由故或稱國或稱人〇【□□】【又曰】左氏云莒大子僕因國人弒之則子弒其父也父弒無道乎可弒乎子弒父可匿其罪乎其以君無道書弒也【臨川吳氏曰】稱國以弒者之國臣民之衆所欲弒也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大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弃魯乎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謬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汪氏曰】文定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君密州孫氏以為傳之錄大略與此相類讀者當互考

【附錄】【左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九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 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詳見文公元年

晉 趙盾爲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爲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一年荀林父爲政宣十六年士會爲政宣十七年郤克爲政

衛 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遫立

蔡 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魯宣公十年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詳見文公元年

邾 詳見文公元年

許 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若予楚莊王以伯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爲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 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丑 匡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美一惡無嫌於同 張氏曰 宣公受弒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罪也 高郵孫氏曰 桓弒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之宣弒子赤而立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故之也天王不王自平王而下桓公之時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則桓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王不能誅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弒君者得志也十八年間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月而不王以爲法於後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賊接迹而擊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無王何至是也宣弒子赤自立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即位之月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一日息也雖其無王是以書王蓋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 尊君命也

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

齊爲自安計。越與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衰。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弒君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如齊也。蓋請魯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蓋齊之有罪也。【王氏曰】齊人有輔魯之姦。二國皆有討也。公羊謂喪娶者公也。可罪者喪娶之不足罪也。穀梁謂喪娶不知。喪娶之故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朱子曰】謂魯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衰。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者也。【趙氏曰】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劉氏曰】公不親逆。使公子遂納之。非禮也。況婚宣公喪娶。逆夫人而可。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而況逆夫人乎。【陳氏曰】罪莫大於喪娶。不貶。春秋之非禮而急於結昏者。以宣公繼世之初。喪未終而圖昏。不稱氏以著其罪。則其惡之小者爾。【汪氏曰】文公薨未及期年。而喪服不除。夫人至。僅書逆女。不書姓名。舉其大者也。【石氏曰】公之宮。逆女使於喪娶。同於春秋之書。以其私。隱公以逆女而書。聲其弒之罪。公使遂逆女。宣公之惡大。著非特從同。以爲忠也。故終使遂擅宣之二世人。著在國以爲公子賊無異辭。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傳】尊夫人也。【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

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程子曰】脫氏字。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范氏曰】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罪則父母與有罪矣。既嫁制於夫。夫不備禮。女不肯行。故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今此去氏而書婦姜。姜不去。【胡氏曰】書夫人婦姜之罪重也。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由【張子曰】所以貴於婦者。由子居貴。女之蠹者。非不有所期待。非不信也。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汪氏曰】不稱女而稱婦著文公之惡也。於成昏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至稱婦。則有舅姑以則以夫人婦禮。【家氏曰】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婦姜著敬嬴之爲亂臣賊子之明效也。以遂不以姑自居也。書婦著敬嬴之罪也。

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後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監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高氏曰】書不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不稱公子遂。以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於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所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張氏曰】夫他人非大夫之所得以也。遂挾齊以我其君。齊爲篡君之曾家國寶制於遂。書以著其罪也。公叙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嫡姑出姜也。經於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始立。書遂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夫人之出

為姑也。絕滅天理甚矣。劉氏曰：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必若云然，公子結族，尊夫人也，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耶。

夏，季孫行父如齊。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汪氏曰：公既篡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宰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一行者，欲假大國之據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設國之罪，皆可以逃之矣。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子卒事見襄公五年。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呂氏曰：大國以免施施肆肆，君毋不正，尊立而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是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家氏曰：以季友變許孫之寄，而叔仲彭生死之，行父乃為賊使齊，而立僖公魯之宗社，又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骨今為之亦，使納賂請會，有泰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穀梁：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杜氏曰：胥甲，下軍佐，胥臣之子。

放猶黜，置毋去其所之。杜氏曰：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孫氏曰：放，逐也。宥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李氏曰：放與稱國殺大夫同。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張氏曰：擅恣法度，而周衰諸侯有屏放其臣者，春秋不得不譏之。薛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者，僭天子之事也。呂氏曰：書放大夫專放也。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專之也。稱國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若晉放胥甲是也。稱人以放，秦人放公孫獵是也。以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文公十二年，事見左傳。僭賤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孫氏曰：穿以盾之側室而恃盾，免刑之，如此，非所以治有罪，主諸侯也。桃園之罪，其萌已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僭為後戒也。陳氏曰：河曲之罪，八年而後討，甚哉！晉令甲以他事，豈有不用命者而後之也。汪氏曰：放胥甲者，趙盾之專也。家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而殺之，若今晉人於其大夫未嘗之事放之，遠方也。崇山之罪，北於皐夷之有罪，亦有封疆討之內，非其罪者。子儀之兄，受於之，猶在放其大夫崇山也。晉荀之同為臣列國，而放其豈追於之大國，是夷豹亦國也。衛人受晉之逐，而不敢不罪於之，秦亦有君。勢難拒，衛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言，以士以三帥者，秦晉之際，事，拒越不得志於秦而追咎，善謀。放胥甲之，崇人，之度，已不遠哉，使晉君臣，晉甲之命，而責之情，而不責人，而因其未失之君臣之罪矣。

秦誅者春秋書放胥甲以其無罪而殺晉之盜也。誅不從[穀梁]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爾。[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案稱人自爲與其下爲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平州齊地也。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弒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 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狄。棄人類爲

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豈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大義。利於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懼哉。魯之外爲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還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魯亂一也。晉爲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弒君。威弗能加。不治。見晉之無能爲也。[汪氏曰]齊惠因篡賊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駢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齊之強大。足以莒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齊遂爲上客。

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汪氏曰]特書於策。竊疑孔父仇牧荀息非以君命而死者。皆可待召命而後致死也。杜氏謂史官不敢書殺惠伯。其理或然。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汪氏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遂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遂謀之終也。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汪氏曰]唐武三思李輔國通韋后張后而擅殺五王。遷上皇於西內。崔胤崔昭緯結王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脅帝。殺杜讓能王摶[illegible]陸扆王溥。我其慮深矣。凡此皆直

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張氏曰]濟西魯故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齊侯田邑皆賂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鄆。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

為惡而助之也。弑君某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紀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張氏曰。桓公畏宋求援於鄭而賂以許田。宣公篡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國。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罪鄭齊不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歟。家氏曰。魯桓之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討。以是為賂。故書取郜之也。宣之弑君。謀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書直書其事以而討之。蓋田者先祖所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惠既納人之篡。又受其賂田以為己有。此所謂竊之。齊取其罪有大於篡伐之取矣。陳氏曰。外取邑不書。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不書。必有故。濟西田書取。鄆書取。闡書取。陳氏曰。春秋之書取者。然後書取田已。有伐而書取者。宋師取郜取防。隱十年。僖二十二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宣九年取根牟。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伐郜。邾取須句。昭公孫歸父伐邾取繹。襄十三年取詩。哀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年春取鄆。鄆為是用兵力取之也。有書人取者。濟西田。齊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我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棄取之戰也。

秋。邾子來朝。

高氏曰。凡經於朝聘者皆不書。經書者所以懲義者也。宣公為弑君。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之末從同辭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程子曰。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公羊曰。其稱人何。貶。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逞。病中國。何義乎。吳氏曰。夫病中國與義而不討有罪國。晉之罪也。亦未至如猾夏之罪大也。鄭畏晉從楚。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家氏曰。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猶於境上問昭公之故。宋人以能以鈍為弑。更議立君。則猶不失其變。今乃與楚師侵陳遂侵宋。晉能之。侵暴無名。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家氏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征伐而書楚子。始於此。盟會書楚子。自陳侯會楚子始。書楚子矣。未加兵於中國也。伐中國而書爵者。自宣公之世。加兵於其與國也。伐中國書爵者。會書楚子伐鄭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也。伐楚侵曹伐衛。書晉侯。書中國得之以有伯也。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之以執伯權也。陳氏曰。書遂伐楚。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定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自是說春秋者有爭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之主。闕伐與國也。張氏曰。楚以蔡以為文十三年即位斂手之間。不聞猶夏之休養以有為也。至此爭伯矣。又曰。楚自宣十七年宋至伯。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圍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華元。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救陳也。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盜氏曰。門庭門內之寇也。盜至此則不得不擊伐之。王者以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汪氏曰。塗炭猶言水火。如孟子知此義

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與刑蔡矣□氏曰陳無罪而蔡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書之家氏曰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弑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於爲義然救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旹救之救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公作斐林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杜氏曰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列數上聲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劉氏曰卿大夫不得會公侯今晉侯不行趙盾專會亦無貶則善曷爲大之耶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汪氏曰據君不書師師大夫公書師師君獲君傷旨不書師敗績大夫獲仍書師敗績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出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救陳于下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氏曰以美趙盾救陳恤患之功故詳其會也□氏曰晉師先在棐林故言

餘只書伐一美一惡無嫌於同□氏曰晉御所趙盾救陳之所也以四國之君在會故不稱趙盾而稱晉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迫盟主所宜救也鄭以畿內之國也而附蠻夷盟主所當伐也惜乎晉伯不競荆楚方張自卿能致四國之君猶難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遣楚會中國之不振可傷也□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先請會期而後往伐始疑於助忽而討突終乃伐忽而助突故春秋責其疑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四國之君翕然而發晉師討罪以救患故春秋著其美前者講會禮而後伐此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突入于櫟而繼書公會諸侯于袲伐鄭則爲納突而伐忽可知矣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而繼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則爲討鄭而救中國可知矣屬辭稱之是非瞭然。□氏曰書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左傳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後此則杜預強爲兵會非好會之說自同異同月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illegible]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公羊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illegible]地譜崇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氏曰崇小國也公羊誤爲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譎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蓋晉之欲爲此譎計也家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介之使達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怨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

矣不然何以謂之若是而攻敗之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閒乎。劉氏曰：趙穿衆代天子之邑罪大矣，無文以貶之，何哉？公羊之說非也。

晉人宋人伐鄭。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臨川吳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于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鄭與宋連兵。高氏曰：宋然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人弒君，豈可與之合兵乎。宋氏曰：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若鄭背華而即楚，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釋之，以募令從，皆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illegible] 李氏曰：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寔，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illegible]匡王六。[illegible]莊七。[illegible]

二年。鄭穆二十一。晉靈十四。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illegible]書大夫[illegible]曰 此也。左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貶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

此明大夫雖貴，與兵卒也。永嘉呂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皆兩稱帥師，其衆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晉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書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死也。

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illegible] 龜鑑傳：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孫子：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

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公二年。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惡喪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公二十八年。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易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二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當之，若則儆同其罪，讓鄭不

得而批爲華元方處將所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致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陳氏曰】宋以戰君致寇而不派罪故書宋爲將曰華元爲志乎是戰也【臨川吳氏曰】鄭附楚役中國之陳宋晉爲宋故再伐鄭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汪氏曰】文定於辭之義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書宋之意專於責鄭矣○【趙氏曰】穀梁云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乃足見其不身先七年兩何得云善矣【高陵李氏曰】傳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爲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爲華元得衆其說亦汝有君而南氏不從

秦師伐晉【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弄兵無遺策獨惜謀也反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霸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殽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黔諸人見利來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陵轢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制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狹乎與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作自致之而辭師【□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病兵構殊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杜氏曰】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陳氏曰】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與宋之會自參以上皆貶之而自知勞之係楚皆稱子矣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程子曰】人情有爭訟之道凡所作事以謀其始若慎交結之契券謹於事之始則爭訟無由生矣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呂氏曰】諸侯之指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爲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芘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與衛於宋也晉復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戎叛之與國海之彼得以秦離而我受於奔令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誼可輕哉【□氏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與大棘之役則不可也是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咫猶欲爲宋報鄭是以賂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欲以兵推延於我國實無罔心被棄林之役楚因鄭揚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鬬於□□□□之際日被宗荒卒楚始將楚矣其去之□

本無欲霸之心也左氏乃曰晉[illegible]趙盾[illegible]不入[illegible]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耶〔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弒逆之禍於是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皐公作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程子曰〕趙穿弒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許氏曰〕君將殺盾而穿行弒君之事則主獄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令彼使為從此春秋之義也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汪氏曰〕君子遭不適國未臣而有伐之者命焉死之可也去國不返必如宋子哀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請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汪氏曰〕反而討賊苟如[illegible]父討於[illegible]不足以定大惡之誅以[illegible]而不討[illegible]不避[illegible]一室阿私之意而竭力為君復讎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闔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illegible]林氏曰〕盾知靈公欲殺之之心欲弒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弒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罪者以書之亦義之所宜也〔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內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麑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鬭死靈輒內救倒戟免盾於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戰無復君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盾弒公則公殺盾而已不可亡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公而盾乃復穿之弒為盾弒也盾為首惡穿特承意行弒今若隱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弒君之罪將誰歟夫子書曰趙盾弒其君誅以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者多方為盾分辯過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世也〔高郵孫氏曰〕盾陰弒其君而陽避其迹實行其而穿受其名者也故孔子以[illegible]罪之則[illegible]

矣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

【魏志】魏高貴鄉公紀：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童數百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如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抽戈刺帝，刃出於背。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追廢帝爲庶人。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說計援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音洛）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

鄧扈樂事見公羊傳閔公元年。【唐書】昭宗紀：上在洛陽，朱全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遽起繞柱走，太追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弒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殺朱友恭、氏叔琮。【□□曰】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於魏、唐也。靈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謀去全忠也。趙穿弒靈公，猶成濟、史太之弒高貴鄉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驚而投於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弒帝，而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直筆之曰司馬昭弒其主髦，朱全忠弒帝，蓋取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爲不免君子直筆之誅，況有使穿逆成公于周，以固新君之寵，則元惡之誅可於盾而

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氏曰】夫章雖無遁未爲執夫君臣之分猶在也，知此則明文王事紂之道。又曰：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盾亡而不反，可也；反而討賊，亦可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弒君之罪矣。故曰春秋誅意。二人之不討罪，意在於弒君也。【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爲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之故矣。齊商、宋鮑弒君篡國者，爲盟主所當治也。盾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怙不討，又爲之寘墓竊之位，無君之心沒已萌矣室。上之甲方與挑◎之攻，隨至靈公，固在趙氏宜綱之內。祿無及得乎。【□氏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竟乃免。按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越竟即無罪也。作傳者殊不達此意，遂傳會爲此言。若然者，姦臣命人弒君，身越竟而還，即爲無罪乎？【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也，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之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附錄】【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定王元年

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家氏曰】郊[illegible]禮

而天示之譴也于書也有 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寔公生以…

帝故天逆之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居人告喪于魯史

第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

事廢天事禮乎 張氏曰 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借禘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借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

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 汪氏曰 桓公不奔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不奔襄王之喪而與鄭之新城之盟宋之… 成公不奔簡王定王之喪而如楚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襄公不奔靈王之喪

外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者 張氏曰 …王之喪而不…子來朝衛劉夏…

暨秦聘 因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 胡氏書 文帝紀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幸以天年

得保宗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飲酒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此文以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尚矣今而廢之以禮也 天王非

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白

見 高氏曰 魯諸侯不書者不書也書之者聖人不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 汪氏曰 天王崩三月天下服王崩至是已三月海內諸侯皆當服斬衰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魯爲同姓之宗國尤不當服其服則無王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尚釋凶服而從事於大祀是慢天也且天王…

猶三望 張氏曰 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曰之者爲泰山

魯侯所主也夫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朱子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便不敢祭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猶者可已之詞不當爲之詞 陳氏曰 之後因郊而望也魯郊祀上帝以后稷配望祭山川既不郊而猶望其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識其非禮

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可已不已不當爲而爲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高氏曰 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也 家氏曰 匡王明而經王七年而後葬…微者往會魯侯不

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永嘉呂氏曰 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爲公親往可乎。

附錄 左傳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左傳 渾戶門反。公作賁渾戎。后同。穀無之字。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杜氏曰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張氏曰 楚伐陸渾。覘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左傳 鄭即晉故也。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汪氏曰 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經皆不書。惟十五年宋及楚平則書之。不與中國之服於夷狄也。

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有爲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首背僭竊偏邦而歸諸夏。則是反邪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家氏曰 晉靈惟貨是徇。是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人。而鄭慮棄異即同盟。華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懼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時。而鄭何爲而自至乎。春秋繼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 張氏曰 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之名。用春秋赤狄之地。許氏曰 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擾攘之時也。

○宋師圍曹。左傳 宋文公即位二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擧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寔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情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高氏曰 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左傳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之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

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某氏曰葬書撰不備也

定王四年 晉成二 齊惠四 衛成三十 蔡文七 鄭靈公夷元年 曹文十三 陳靈九 杞桓三十 宋文六 秦共四 楚莊九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某氏曰 郯己姓國 某氏曰 偏私而後可以不平

心不偏黨之謂平

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乎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

某氏曰 以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而莒所以不肯者非特其君也

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某氏曰 兩國相怨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惟己有道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子路不可以要言信矣推子路之心有不可者哉請使子以

某氏曰 路動而違義言事有大而可以決有小而不書之平況千乘之國哉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繫所以爭不

平而不平故之不平乎其平可也而曹之下者舉之以相下

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公

違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己之不平求人之平宜乎

書公以為利乘之遂以甚矣 某氏曰 書公及齊而責莒責於莒春秋

不言其所事惟晉陽處父伐楚救江言伐楚先言救江後言伐而所言其事以救江

宣公伐莒先言平莒莒不肯而後言伐莒

於江雖非其道而其名則善乎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

取則又甚焉 某氏曰 事乎春秋之權衡見矣

曰公平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某氏曰 聖人設教豈為魯諱

取向而妄加莒事乎 穀梁云 肯者可以肯也

按書不肯者明莒以他事見伐且識公之惡

伐莒義兵也按非王命又非侯伯安得稱義乎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夫【[illegible]】曰有從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亂有所不能為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所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illegible]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皆不知輙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致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 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得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

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操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慘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尚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晉書】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大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為太宰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亮權勢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既發顏師伯柳元景之謀遂捉子業蔡興宗勸慶之弑子業不從及子業誅何邁慮慶之必入諫閉諸橋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乃使沈攸之賜藥酒殺之【[illegible]】○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illegible]

為黨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亂一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illegible]】○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之或疑於可免故以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陳氏曰】歸生為正卿而宋有弑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張氏曰】歸生位為上卿久執大權國事由己乃不能鎮服姦邪道絕萌蘖又責於邪謀提而從之位尊貴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東萊呂氏曰】本欲弑而不敢發先以謀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方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illegible]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猶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且權寵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責貳乎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赤狄侵齊【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汪氏曰】此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惠公之喪皆書至【張氏曰】危之者與桓二年公至自唐同意 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汪氏曰】謂遂得臣如齊謝取濟西田會于平州也以畀屢事齊而求安【高氏曰】公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又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篤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汪氏曰】宣公以篡得國上[illegible]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大夫沐浴之請[illegible]

萬賕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爲足恃也而不如彼能制死生之命安危榮辱悉於齊君大夫瘠焉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待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於宣公之如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逞而又嘆其不見討也

附錄 左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左傳 鄭未服也 杜氏曰 前年楚伐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萬氏曰 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夷狄興兵以討之所以一病中國也 家氏曰 楚自主年至十年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辰陵而鄭又事晉於是明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服有自來矣 王氏曰 三年楚侵鄭播人此年伐鄭復播 楚爵問也三年之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楚歸晉討之爲無名襄公爲弑君者所害不討賊盟公於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故曰進夷狄所以爲中國也 李氏曰 此書子者所以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丁 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 齊惠五 衛成三十一 蔡文十八 鄭襄公 曹文十四 陳靈十一 杞桓三十三 宋文

七 秦桓公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 左傳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 書過也 杜氏曰 往朝見止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張氏曰 宣公五如齊唯此年參驗將始逐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左傳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穀梁傳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杜氏曰 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氏曰 來者謂高固齊大夫而與君接婚姻之禮 之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氏曰 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 [?]氏曰 春秋書子叔姬者三餘不書子悉并皆姑姊妹 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氏曰 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 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 者，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 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委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高氏曰 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 家氏曰 閭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猶且猶不受況於堂堂之侯國乎曹而家臣尼爲不可卻又以女妻臣庶豈焉

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篡弒得國閒不以是爲辱魯之宗社危爲之舉矣害哉以千乘之國弟出而女於吳且鎖盡之而況於女舞閨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實會也實齊也正高固度化之罪也 臨川吳氏曰 宣公負篡弒之罪傳齊以安數朝聘卑事齊以爲未甚王齊之臣強要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爲之主如敝雖然盡身爲不義故忍恥忍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仲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劉氏曰 殺婦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不曰逆女殺其逆君夫人也若

叔孫得臣卒 [illegible]氏曰 莊叔也子僑如父是爲宣伯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

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豈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何氏曰 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 冬來反馬也 公羊傳 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梁傳 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 [illegible]氏曰 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高固反馬則以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 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知乎 [illegible]氏曰 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廢君事而從婦歸寧且非度高固之無忌憚也 [illegible]氏曰 惠、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 [illegible]氏曰 歸寧常事不書反馬亦常事不書 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illegible]氏曰 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未上屬

固及之也 [illegible]氏曰 反馬不朝至歸寧并行高固列之婦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爲未足又挾歸以要魯宣鉗劫之豈固無所憚魯之宗廟朝廷言皇爲之辱矣。[illegible]氏曰 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耳公羊何用曲爲義乎

楚人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illegible]氏曰 去冬之伐爲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 家氏曰 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戕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鄭討賊則所以存鄭者師有不樂而自去何勞救乎 張氏曰 屢失機會大義不王。晉書救鄭以致楚人益深諸侯叛貳晉之所以失道與 廬陵李氏曰 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陳鄭之爲事。故得播子經書人斯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戊子 定王四年 六年 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一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 春晉衛侵陳[illegible]

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

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穀梁曰】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闕歟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illegible]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援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人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身君弒在趙氏豈能為[illegible]討賊然陳鄭每抑視以為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為晉屈也【宋氏曰】趙盾之罪者著於春秋其再見為無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入而已矣。【[illegible]曰】公羊曰趙盾弒君何以復見弒君者趙穿也非也弒君復見者穿止[illegible]穀梁云不言帥[illegible]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辭尊師少【廬陵李氏曰】公子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略同但稱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何[illegible]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

稍詳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illegible]曰】貪虐取民則螽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民氣應之矣【[illegible]氏曰】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illegible]搜之所致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登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

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蝝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高氏曰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爲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 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附錄 左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九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

宣公二

己未 定王五年 七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貳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位尊尊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惟施宗來盟于師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亢也宣公傳齊之篡國晉爲盟主鼓於爭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追伯者之討蓋於己有慊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爲援衛成之難僖公爲之請若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與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 汪氏曰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戎黨篡據者皆非常也僖致伐楚伐鄭圍許則桓文之大征伐也他侵伐皆不致伐齊取穀以晉侯而治中國僅致爲行今而伐萊求微國也特書至者蓋志從人而不思勿之不遜輩聚伐人而不念亡之自出矣出嘗時之民毒衆

爲宣公伐莒伐杞皆不免數之也。前此伐莒伐杞，聖人蓋有深意矣。此公與齊侯但不務德合

黨連兵，恃強陵弱。王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罪，以兵之。伐之之不過陵弱暴寡而已。

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前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言民以征役怨

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

或雖雩而不雨也。杜氏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不雩則無恤民憂

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陸氏曰：旱之爲言悍也。上之人恃亢悍，攻伐之事，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順於朝會，故先年伐萊而今歲爲災，後年伐萊而旱。會盟不知警，而重取於民，至於稅畝不已也。

附錄 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杜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會而不得見，未以不得見爲諱。趙氏曰：成十六年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譖。

公不見盟而不與盟，未以不與盟爲諱。汪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聽邾莒之訴，公不得與盟。

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

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

書盟，若黑壤是也。汪氏曰：執止之辱，晉侯盟主以取辱，故諱之。晉侯之立，公既

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

心而詠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

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

已矣。汪氏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及宣公以諸侯之朝晉當朝而朝，王討之，當朝而不朝，則晉之罪不可深責也。宣公亦以連虐朝晉而不朝黑壤之會，公其實而不書其事以責其罪。宣公之厚於齊，而是不事其責在朝聘之厚，公之事於齊，厚而不肯於晉，特小過耳。宜自責也。雖然，罪在於盟主文公之不事大也，罪其大夫之小過，而公之見討於晉以賂免，公欲其君私交而不惡也。晉人執其公以問罪，取賂而已矣。當時霸者成之，討不如晉之斂，書而歸，取而免，其殘正之義，而晉霸之罪也。晉以私求之而已。

自見矣。文公二年夏，陸氏曰：文公以盟于晉，冬會晉，以至是年晉不與會者，再討之而見公之不可責也，而宣公之不能以禮事父之賢，以致不朝，亦有由矣。又公城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會，於齊而以衰國之會，止諱盟也。公自宣公之年，特以賂事齊，以內外之會，故可是行諸侯之原而不敢爲此會，陸氏曰：晉自靈公無道，諸侯離貳，晉人以中國之會，至成公始欲合諸侯而盡其伯事，故公與會而晉不能討焉。

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自是中國有伯也。胡氏曰：晉靈之役，以大夫會盟，自以大夫會盟而後諸侯不序，諸侯皆序，其不序之可也。自下而上，天下伯也。會盟則以大夫，大夫會諸侯，故其序諸侯之貶也。大夫多失其序，大夫不與諸侯不敢貶，而伯諸侯之貶也。天下無伯，晉文以後諸侯大夫之序，自是大夫執政在大夫。

八年

春，公至自會。胡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諸侯，故會晉，公至自會。黑壤之會，公既與之，而後去冬，亦不必以公與晉之盟而不至也。汪氏曰：前此會盟，公見止於晉，至是以此會致也。

四書成八年，十七年，十三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杜氏曰]黃，齊地。

至黃乃復，君命也。[胡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疆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張氏曰]罪其違君命也，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何氏曰]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未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陳氏曰]聘禮稱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

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

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

日供積[音]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

君子以爲知禮。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乃者，無其上之詞。[汪氏曰]乃者，難事之辭而有專意。子句之乃還，事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事而不合於義者也。其曰復，事未

畢也。[汪氏曰]穀言不至，則實未嘗如京師；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還，是故之罪，況遂尤重也。[趙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例也。當寫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卽還公逆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胥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穀梁傳]乃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杜氏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陸氏曰]大夫卒竟內不地，竟外地也。

有事言時祭。[?氏曰]書是禘祭，不書禘者，失不在祭也。[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爲時祫，祭從楊氏云：四時禘祫之主，共祭孫之。今祭群廟，禮有一壇。乃於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今按禮有一。猶一祫之說，或分事於五廟，或合享於太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太廟，分事則書四時祭名。時享常事不書，[?]知仲遂以繹之日而卒，故書。

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

官也。均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問]仲遂卒何以不書公子？[?氏曰]仲遂本不當書卒，以事之變而卒之，故不復書公子。其曰仲遂，以見生而賜之氏也。古者諸侯立

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

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

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

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

戒。[?氏曰]大夫卒但稱名，其無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爲魯卿，故識之也。[?氏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肇不書卒。附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季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存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臨川吳氏曰]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於名之上者，賜之族，而以其字爲氏，尊命其子孫世世爲卿，如季友之例也。[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弒君立與公子肇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爲此譏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爲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爲仲氏，見成十五年。[?氏曰]穀梁云其曰仲，疏之也，非也。[illegible]

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氏作…】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陳氏曰】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尋繹復祭也。爾雅謂【何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未忍亟忘。故因以復祭。下大夫曰賓尸。商曰肜。周曰繹【朱子曰】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言猶者可已之詞【朱子曰】以繹而猶繹也是不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何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詩】左手執籥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呂氏曰】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

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何氏曰】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鄭氏曰】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立宣公。以其私於己而受之生賜之氏。今使仲遂不正其罪。其書卒猶不以正。則見喪當哀。文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譏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朔是者譯矣。知此舞不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呂氏曰】祭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懲常世以揭弓箭。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厚其臣然踐祿事雖終事而聞則不釋【禮記】檀弓仲遂卒于垂。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杜氏曰】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納舞去籥【陳氏曰】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則廢。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不告者盡廢。敬之識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譏陸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漢書賈誼傳】礪本作厲。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注廉側隅也。後世法家專欲陸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孟子何氏曰】若專於尊君則視臣如犬馬。臣亦視君如寇讎。上下俱無恩。賢者退。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以一天下奉一人之說則矣。春秋書遂卒猶繹者。謂…公貴神宗發京通舉。皆悍存秋之法。或問去樂卒事。是否。曰凡享祀宗廟。當盡禮。卿卒於外而去樂卒事。是私家於死。公室朝也。君臣上下。…春秋於人倫上則有與宗以重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為重而繹為輕【…氏曰】以禮有輕重。事有先後之衰。

【…曰】則繹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有國者當闕其禮也【…】為仲遂弒君。臣之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其罪則當討之。則罪無所逃矣。宣公之所任。既知其為大夫而當為之盡禮。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又以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皆言事之變也。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為失禮。蓋一生一則不當賜氏而賜之。氏則遂之卒不當繹而繹。以當繹者也。遂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悖。或進或退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教反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並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

稷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其姓氏不稱夫人王昇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資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遂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遂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逆母借援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以肆敬嬴襄仲背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纍至是八年仲遂死于路後八日嬴薨乎曾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illegible]氏曰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爲頃據理頃爲惡謚不應公母加惡謚當從左氏爲敬嬴

晉師白狄伐秦 [illegible]秦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白狄狄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胡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僖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待前過已可欲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illegible]氏曰殺之役書及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爲主也經先晉者不與戎狄之會中國也所以與而爲主狄所以貶晉之私也 [illegible]氏曰不書

及[illegible]同[illegible]君之[illegible]例[illegible]而我之晉婚也晉與秦自[illegible]繆七年而未已晉居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至成十三年呂相絶秦晉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鄝 左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illegible]氏曰舒蓼二國名 [illegible]氏曰地譜上義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舒鳩舒庸蓋羣舒别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驟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illegible]氏曰春秋未有二國連書者雖夷狄别標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幷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illegible]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强肆行侵伐觀周室鄭伯肉袒比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比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爲楚鄭分也 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曆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illegible]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未寡君子以恐懼脩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消震之時必[illegible]以恐懼修省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illegible][illegible]見其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illegible]也而天變有可銷去之理則無[illegible]

……爲變……矣……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曰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附錄 左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毀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毀以正之。從同同可也。陳氏曰 宣公立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胡氏曰 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違君之意而爭爲夫人也。家氏曰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爲之也。故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季孫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爲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傳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公羊傳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借諱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張氏曰 春秋內葬十有九。惟敬嬴定公二喪遇雨。定公得罪於逆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終事皆遭陰沴。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力救反 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塴甫鄧反 下棺也 以吊賓則其退有節。禮記 檀弓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禮記 王制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陳氏曰 先遷柩于祖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徂行遣奠之禮殺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孔氏曰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忍念其親。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陳氏曰 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喪殺宜兼備。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朱子曰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謂當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illegible]之浴喪也。以[illegible]人君子之所不敢。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之○喪既行而遇雨也止雨之遇久不可并而止或決旬彌月其可得抵路次不行乎〔□□□氏曰〕孔子葬空雨壞其墓門人後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易知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庚寅葬而雨不云已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遣之禮以行宣公爲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濟事亟葬並懸封葬不爲雨止皆上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譏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爲葬可也其或天變與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役沒爲葬及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世國君之辭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敗不可也

城平陽〔左傳〕書時也〔高氏曰〕翟晉故也方東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軍皆無譏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特兵也○楚師伐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陳以晉懷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皆不能於陳陳遂從即楚〔□氏曰〕書師書父所以著夷狄之强而中國霸者之不振也〔□氏曰〕〔□氏曰〕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叛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彊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思漸自治其政令何遽不能過其鋒哉

〔辛〕定王七年　九年　晉成七。卒。齊惠公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無哀甚矣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屬辭比次襃貶之事是比事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高氏曰〕傳言王使徵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汪氏曰〕四年至此三如齊皆書至〔□氏曰〕未踰時而書至危之也〔□山□氏曰〕宣公即位九年再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史記〕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況春秋時

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齊而臣聘于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亦不知大一統之義尒從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不奔天王崩後于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罪忘天王之喪而朝于楚夷俾依送葬而後歸其於大一[illegible]義何安也或謂宣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吁是不然得衰如齊[illegible]而至室然嘉好[illegible]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illegible]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書異矣

齊侯伐萊〔□□□□曰〕赤狄以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强陵弱矣〔廬陵李氏曰〕東萊有嶽山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至於襄六年而滅之矣○秋取根

……年邾襄諱也趙氏曰根牟東夷國也陳氏曰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邿微國也汪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鄟邿同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則所取根牟地薛氏曰取言公取不二公并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家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其不能取也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豈春秋意哉公羊曰下事執書要論亟也妄甚矣

○八月滕子卒昭公也子文公壽嗣胡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故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若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

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得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從矣豈義乎

汪氏曰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illegible]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為弑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受奄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卻荊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篡立之魯宣獨爭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詫陳其失亦多矣家氏鉉翁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凌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illegible]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孳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衷之辭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世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左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杜氏曰扈鄭地卒於竟外故書其地范氏曰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汪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寧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劉氏曰穀梁云其日未踰竟也非也未踰竟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冬十月

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議

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褻也衛成公不書葬殺公子瑕也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吳氏曰春秋所書也事覈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宋人圍滕左傳曰因其喪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也事以觀知其惡

之罪在不仁矣。[illegible]氏曰 討侯挺兵圍人之國況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敗 汪氏曰 滕子卒實未數月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鄭宋亦以後晉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傳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貶之也。至是稱爵，

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汪氏曰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 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 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若以是時鄭方有弑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斵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 永嘉陳氏曰 伐陳救鄭皆歸之諸臣借未定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廬陵李氏曰 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爲救不書以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要亦得春秋之微意

陳殺其大夫洩冶。[illegible]也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

焉。史記 宋世家王子比干紂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于殺 比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去聲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論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 史魚驟諫靈公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公不從既死猶以尸諫 方諸比干自請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茅堂胡氏曰 比干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冶於靈公非貴戚之卿位不爲上大夫也直以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後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咎焉以爲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之微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邦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 家語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國必以死爭之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 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

魯叔肸之後季敖任於魯亂之餘若異姓若如子叔齊

身而去可也其貝感耶不食其祿如叔肸賢矣陳氏曰道

危行言遜治直諫於三亂之朝以取死敗不爲春秋所責陳氏曰洩冶之死春秋責其非所諫之臣不爲於春秋亂所

之邪衆不能去位而行諫諫洩冶乃是取死之道之臣君子可知不責也稱國以殺者以直行諫諫邪臣既之死之上之道若可知不也

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而後非大夫之後夫其止矣也所陳氏曰治信能諫其君然不可入焉今陳侯大

君臣之淫非一節一歲之積淫則獨其從君朝於魯不多歷大夫歲亂之後言洩冶之實其朝至而勝其歐

之故則其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爲其臣之君而獨洩冶而知見未爲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知之也

言然則非知君子之爲賢以能止君之爲也君子非見能國亂之爲智君以是能去國亂之能爲智也張氏曰君

我不可而作事後然日方靈公君臣慢驅馳株林之間而將則知其可諫身而去可矣至於君臣戲謔於朝而

也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以身取斃木訥趙氏曰爲主聖於陳洽國已殊矣況

死齊得爲智乎其損生盡言未可深責苟不能早避以蓄止其君之惡然陳氏曰洩冶之失在於不

詰則忠言不入於耳矣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獨尤不可其言矣文定於檢討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

許其驗其所以治者何如哉

戊壬 定王十年晉景公據元年齊惠十年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杞桓

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汪氏曰公至自齊是四朝齊矣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

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

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

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已也不言其自齊以其言來也紛

以其言來也

公羊傳公與齊何由以爲魯之事之齊故其言來之者何也公如齊受之也

陳用之曰齊人既以取濟西之田路何以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張子曰齊非義取之故不言歸我不足爲善也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

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

陳氏曰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今宣公

自四年至十年七年之間五如齊及十一年皆一年

三遣大夫如齊過於事天子之禮矣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

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陳氏曰歸者辭也此獨書

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

胡傳曰其言我者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

臣之位而取其路以其服而復歸之固皆罪矣然其定亂

也不獨惠於取之乎焉爲魯取不書我而書於歸也季

汪克寬曰天理至公無彼此以欲私黨則有我矣逆己

則喜順己則喜又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

蓋能順其所爲而致恭以下之則喜惠魯公宣公深喜之於齊以惠

齊西田歸其賂我者乃親愛惠遺之意而魯人得其

所賂則心益厚矣矣遂以深著助成弒逆之罪其

取之也以負人之責已其歸之也以淪人之事己而

不以道也豈以歸於取予張氏曰人之事不言義者

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得齊以求會不言義以

無以公之之意也其歸也故魯公比年如齊不情好以見

有朝將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以爲得而齊好以爲

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附之之意也

或謂濟西

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

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

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

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

而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天子豈可失墜

又況賞我逆之罪路以免於人乎齊人取我之一賂以

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家氏曰天理之年而一歸人

歸十年就一變禍之甚屢至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處始書王以正之今宣之甚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義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擧本田以復於魯也陳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謂間歸於我則取之年歲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之我也特書曰我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以爲可見矣張氏曰齊人歸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神化屬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者皆是也二謹文公海過還善歸邦子益來歸沛故齊傳歸其二以哀公歸者順辭也惟比濟西之田宣公賂齊以說齊惠歸於婚己而歸其田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齊於私己之請也不疑於一出於聖人之行道其比書歸者亦不可詞曰語矣趙氏曰按公羊云已取之宣公之言未改何述之甚哉孫云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文八年未謂及聞豈是公受乎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消息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何氏曰與八年食同事重故累食

己巳齊侯元卒〇**齊崔氏出奔衛**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氏者擧族而出之之辭也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胡氏曰崔杼以世卿專禮齊人惡其族今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立其宗後故逐其族若擧族盡去之爾詳辭以言崔杼出而能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擧氏辭之早也其說得矣陳氏曰特書其氏是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其勢足以逼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崔氏之徒後日卒自逞成宗之禍宜莫大焉張而不知制鄭謹陵卒至弑于家稱下國也宗弑其君是天下之大[illegible]疾其宗之強爲齊之亂本所謂譏世卿者葬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觀之則泥而不通矣

胡氏曰東遷之後天子大夫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崔氏譏諸侯之大夫范氏曰胡氏有子朝之難而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崔氏世爲齊大夫而有弑君之禍自宣至襄五十年而崔杼爲之難聖人之春秋如此也尹氏崔氏春秋之時尊如周強如齊其害之深者以爲戒也趙氏曰崔杼之奔擇其至甚而爲之出不久而復以逆也文定從穀梁謂擧族蓋如陳文子之宗族至是耳何以出而反後乃能弑君天而由其世爲大夫之故而致之二十八年傳稱崔氏之子今城濮則世世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至於五百年而非襄大夫爲能長有後於齊國之子[illegible]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鄭告以族不當正其罪也若曰崔杼無罪則崔氏何以出奔不以名非也[illegible]家罪何以不曰崔杼出奔耶

公如齊左傳公如齊奔喪公羊傳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胡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公羊傳書至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君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張氏曰禮諸侯卒有喪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諸侯不同禮之當否有取危之道故春夏兩如皆致之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等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而[illegible]行不以宣[illegible]之[illegible]天王之喪當不奔而[illegible]不已[illegible]宣公[illegible]

洪氏曰宣公視往齊者三春秋於此年書所以深惡也
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成十年書晉侯獳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
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不奔喪送葬而其貢賦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叙襄送葬
之葬公孫敖奔襄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以尊極他何望焉卿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圖君之
重不奔喪之喪至於此而不納盛可傷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家氏

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淫亂殺諫者以氏名書蓋不書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乎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汪氏

曰古人以後爲陽而人君之尊有如偶御之傳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蓋惡之限所以貴其尊貴者至有矣何至人驟驟於肆朽以爲衆譏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驕人道而射爲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必亡已見之其御法南冠以洽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於三年之前矣無及乎彭春秋所書弑君而不爲小光謀國以行秉之主而自齊於郢恐小人所不爲者

公成公不討弑君父之賊則知靈公之惡而播于千舒之罪國人所不赦也胡陳侯非而入之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謀氏以取弑焉夫人君之舉動尚禮輕也況可褻男女之別乎爲民者幾矣

徵喪而今人喪夏不可溫而不知之萬

六月，宋師伐滕。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前國滕稱人，剿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嗇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王氏曰 宋鮑以篡弑得國，視陳鄭逆亂恬不爲怪。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家氏曰 滕又從而宋鮑閒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

不能有成而況天國也滕小國乎春秋書之所以安能害宋以宋之所恃者晉而不事之也陳氏曰小弱以逞所欲爲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之事何伯業方不競宋亦微何情之人有晉者事晉事閒於宋興周之義何當今己又大當晉事晉於宋可也去年因其喪而責之宋與之用師及焉陵茂小弱以逞方所欲明君之罪子鄭何時爲請討之前月陳侯告宋喪恆弒其君是知鄭魯侯而弗求將爲之曰滕何爲而伐滕以逞所欲爲尚得鄭君之何戚伐其之魯侯 宋人知子而小之宋伐 私心比鄭伐恤故然 屬者何之其而晉 滅乎時其不有之 滕又從而伐之戚公襄且

汪氏曰 宋之興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偪於強暴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

壓厭没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
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汪氏曰春秋以鄭會葬惟襄王
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及宋平聽成八見而已
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已於禮者之
禮耳晉之諸君猶曰霸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
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尊私姻也若滕則其君要會
葬于魯矣當時諸侯使於至尊而謹於強大莫不皆然
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太叔反
以為口實猶習
所發可勝嘆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晉陵氏曰以來成是自

和繼以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

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

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胡氏曰亂臣賊子合
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於迫於彊令無所適從之小
國家氏曰人四國皆以人晉也夫弱天下之所適從而後之可
以責人之從己未聞弱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邪從也拉
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契天王室外攘夷狄楚人以救災恤患也
没焉射天下之望諸侯皆有所畏是以得其民誅
霸業自晉襄没靈成景皆不競外夷有所畏以大欲
兆向而爭諸侯陳鄭服楚之周將其遠從日大
人懼出偏師使侵鄭觀兵周疆何其所以善其君
小國令又討鄭與之盟不推所以去其擇夫
鄭見霸政之最先自能服不得再於其手君有
有所懼置而不問令卻缺為政保宋不齊之內
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遂遷又不能治其國
之名以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是討鄭之罪使侯伐
謂鄭及楚平示天下晉霸自是愈衰矣家氏曰左氏
也晉楚爭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與
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不賤
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
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以令
者亦禮

其勢然也今晉不能以德服鄭與其從楚嫌又自伐其君之所謂
晉不能告之天王而率諸侯討之而乃汲汲於伐鄭是所謂
禮義者誠春秋之所以懲
人以從聖人於是乎皆書之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左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子尊之也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胡氏曰公羊子劉康公

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

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

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

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

不書矣陳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書自頌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矣

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張氏曰宣公篤懷於
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公臨滿之
境者其心必曰齊兩之田未得不可不曲事之而不
畏曾封七百里之地故亳皆君賜也而後奏其罪
應朱定王始則以人服而於會中則乃於中之喜吳貴
之帝諸而不及於之於尊之戚乃三秋則命定學
而王亦不念自尊矣袁按之事于以則於所富
止於宣公歸命之書止於來求之書止於公既知聘之書
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成公非諸侯之而不紀盡王命
年而石尚以歸脈自是經不復書公之前而家有
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蘱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孫氏曰詩保有鳧繹皆此山之地為邾魯二國之境繹文公卜遷于繹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

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

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義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與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高氏曰自文公時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三歲陳宣公纂立而邾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伐之使之皆由中國無盟主諸侯弱衆暴寡而莫之禁也。大全曰當之無伐邾其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也。汪氏曰無懲諸侯之始可以討人宣公纂立懼諸侯之討而蹙迫於邾以瀆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競而彊齊之援故兵其不能討然自恃宜矣可知矣故如而以鄰於不義以竊賊人之不見而自食其惡之間中下書歸父爲弑故如齊弱事之爲書可知矣

大水。胡氏傳曰先是城平陽又城邾釋伐莒取向伐邾取繹宣公不恤民事以興作動衆致水災以致民怨之所生也。汪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災異微見未有甚於此時而書大水以示災異常書也宣以臣弑君以子逐母而書大以示戒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二十〉

是年秋螽冬大饑大無麥禾旱之災民交其困書以示戒也〇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汪氏曰宣公始親齊也。大全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伐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大全曰齊人以伐邾爲討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一歲之間而公與大夫如齊者五。汪氏曰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於齊而自謂其禮失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二十〉

齊侯使國佐來聘。汪氏曰齊宣報聘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誠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大全曰頃公即位始朝子蓋齊桓方得大義以尊中國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急勞魯之會宋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來聘何害之義也即位始稱其見之不獲已故來聘孔子修春秋以君命遣使來聘焉既見苦也當其亂也。蓋當三年之喪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權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張山汪氏曰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之事陳宣其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宣公篡立季孫行父始與其事恐未易時而行父既以父事君是知事君之禮而不以聘齊者果如是乎歸父之行夫以周旋者也季子之禮而齊以私意往求禮見以私罪而釋之不能義安然公卒未踰年而遽行之不畏天不悖于人心之行則宣公之不畏天不畏人哉

〇大饑。胡氏傳曰何以書重書也以民食爲重故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不書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無節以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之食耳。張山汪氏曰王者天之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咸之君者所以爲民也當饑饉白姓之命係于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之書饑蓋是聖人之意豈特以此責魯之君哉

〇楚子伐鄭。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 此以諸侯之師伐鄭 [illegible]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
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彊壓弱憑陵中夏
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
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賓屬爵書其
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
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緣以傳
爲案者也。[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汪氏]曰士
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不書耳[臨川吳氏]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晉之間無如
此楚子之肆行其譎過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或有之亦不
足爲輕重也

附錄[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癸亥]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〇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
辰陵 穀作夷陵[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彊主盟中國[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皆背晉從楚盟于辰陵
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王氏]曰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今按孟子以喬木當中國以幽谷當南蠻以
中國不能令則
夷狄進矣[胡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經之楚由中國之無伯諸侯之失其恃也
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

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
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誅之所謂禮失
而求之野[胡氏]曰言鄭邑失禮則於野求之亦將有猿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張氏]曰無人與楚者傷中國衰亂陵夷之極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
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家氏]
曰楚莊於是合二國爲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
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汪氏]曰楚自會孟之役未嘗書爵與於會盟今書于序陳
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孟稱爵貶之也不稱爵與疑於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與
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不復序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也諸侯宋陳之盟
屈建公子圍先不歃而經首晉不予楚之抑主盟也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
楚子先序之而無貶詞蓋予之也

附錄[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
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某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齊從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彊陵弱
書。齊魯之罪也[胡氏]曰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尊也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伐莒
也公書公孫歸父將重兵而從此會齊侯使會楚子皆歸父持會國
皆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尊於晉也至筆之
君以事補才端反[音]晉郤成
〇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某氏]曰欑函狄地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晉外詞也。范氏曰：所以異之於諸夏。胡氏曰：諸侯之會戎狄，皆在所可罪，則盟主可知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東萊呂氏曰：孟子所譏，言舍大狥小。不亦倨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高氏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衆狄夷狄之國而從晉。狄在攢函，而晉侯親往會之。夫中國諸侯所作者晉爾。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人爲治者之事，此反道也。胡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役於群狄，並往會焉。晉罪甚矣。是故楚莊之舂，狄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胡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舍夏徵舒以遺楚討，使楚竊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斯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汪氏曰：晉景就狄地爲會，與僖三十二年衞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

稱人者，衆辭也。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詞也。范氏曰：衆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家氏曰：言楚亟稱子矣，自宋爲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道，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徵舒，其

六一張是宣十年事，錯簡在此，共簽少二張，無移以補之

公弟叔肸卒。肸，許乙反。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汪氏曰：㥁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遬、衞黑背，皆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何氏曰：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權盛德之士不名。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茅堂胡氏曰：叔肸書弟，明其得弟道，比於衞鱄，又足貴焉，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之。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家氏曰：叔肸非卿，卒而特書之，蓋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鱄言合於春秋，於肸言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王氏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爲公子，則未仕矣。要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當宣公之時

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成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曰遂三如齊蔑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二如晉伐邾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

而獨叔肹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曰叔肹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于春秋以叔肹之義則固可以爲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賢公之戚也擧叔肹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所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擧逸民也逸民七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肹兼之矣〔陳氏曰〕公弟者何也非見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非先君之子也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幾稱宋公之弟辰無幾則從其恒稱爲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幾稱陳侯之弟招無幾則從其恒稱爲陳公子招故不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肹稱弟惡宣公也〔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於春秋之世世爲大夫蓋叔肹辭祿不受而

宣公以母弟封爵命其子爲大夫也〔廬陵李氏曰〕三傳以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盖緣自然之情以養母弟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思然庶弟之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指例以示義此諸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illegible]使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曾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是之也叔肹書字而書弟見春秋之變例稱弟若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爲無譏此語直與又曰穀梁曰叔肹不去取貴於春秋鱄之去合乎春秋者易士始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鱄以衛侯惡而歸親惡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見無害弟之惡得合於春秋此叔肹以君有大逐不可復其祿著又其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說辭奔楚託於討賊復歸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

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曰二子不繫之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爲絕於陳也

楚莊者宜奈何豬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氏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弒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哉已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氏曰〕孔寧儀行父以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有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往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自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氏曰〕孔寧儀行父不書奔書則是寧行父請討於楚也其辭不係陳不使得爲陳之

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宜納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廬陵李氏〕春秋書納六子糾捷菑爭國者也惟此頓子于頓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國者也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吳氏曰〕左氏云書有禮也皆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附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胡氏〕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蓋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左傳作逵路公羊作路衢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蓋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

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逼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服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陵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處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較馬思脩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謀所誘故書圍陳氏傅良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illegible]氏曰中國不能伯與國屈服於荊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悅於楚猛矣悲夫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弼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傁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杜氏曰】邲鄭地

戰而言及主爭是戰者也【陳氏曰】序林父於上非其戰言及者例晉及敗狄毀楚

（爾）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程氏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汪氏曰】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南史】沈慶之傳：閫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李衛公】古者出師命將，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雖君令有所不受。【史記】穰苴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漢書】周亞夫傳：上勞軍至細柳，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眞將軍矣。【唐書】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眞。曰：周亞夫何以加。況其偏將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違。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偪陽之衆，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事見左傳襄公十年。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磔，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掏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

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茅堂胡氏曰】邲之戰，先縠、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自劾，責以為皆在己。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患從。吳楚既反，潰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與裴度贊賊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匱壹密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為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比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縠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驕；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事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子師矣。【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罷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徵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夷夏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汪氏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讓於誰乎。然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與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濮，嬰齊於蜀，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夷狄，故不以林父之有罪而貶之也。泓之戰貶楚子，此不貶者，楚成穀詐會宋公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喪，又乘勝不陵而敗宋於盂，則與楚莊為中國之所不能為者異矣。○【〔label〕】于王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公羊皆為不敵君，可怪也哉。【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未以勝敗，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晉林父林也，此因得臣書人而亦林父[illegible]

氏亦以臣大夫敵君於是始盡主公羊謂秋可從也然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鄭以中國爲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毀矣林父不書敗則知其有罪矣不毀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秋七月

附錄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遂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己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列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劉子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杜氏曰清丘衛地

書同盟志同欲也 楊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 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及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 楊氏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誅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掫猜不免譏 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輒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

貶而稱人。譏失職也。陳氏曰曷爲貶稱人猶曰人自盟也人自爲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又無伯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盈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小大翕然來同齊霸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爲此會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爲從違捨嫌康强盛之楚從敗方新之晉是故猜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則不可同日語矣汪氏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劉氏曰左氏云歸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宜被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無輿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惡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張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於清丘而反救陳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稱人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未廢德不量力而啓釁於强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

己巳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齊以强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諸之經文前後寧無齊衛一交惡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曾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爲伐莒無疑矣○夏。楚子伐宋。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强中國由此致伐汪氏曰文定責宋特譏其啓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陵中國爲無罪也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耳廬陵李氏曰楚有事於中國晉自鄭及宋襄成之爭伯與宋於邲楚强之爭伯爲宋於實鄭楚莊之興挾鄭人以役宋卒之今年之伐弱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之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公作蝝杜氏曰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穀作穀音同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

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 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 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 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縠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爲討。然釋指揮輕錯不討。而獨專先縠爲攻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吳氏曰 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盡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附錄 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辰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左傳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茅堂胡氏曰 孔達之死。譏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身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師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背陳貳於楚。爲孔達討者。若願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謝氏曰 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張氏曰 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左傳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按左氏傳。爲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張氏曰 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與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爲報怨也。高氏曰 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楚爰圍中國。則亦明矣。陳氏曰 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

楚之欲會上國宋之拒晉强夷僕可罪也汪氏曰楚莊始而威讋以過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孫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文定作傳專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也啟備論之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貶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汪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爲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繫屬之辭旒旂旒以旂旒爲喻者爲下所執持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討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鄄繼見于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汪氏曰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胡傳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援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比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著矣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寧天下諸侯以從二王之罪人哉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

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亦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張〕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黃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擇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汪氏曰〕本作寒敬之如賓客也橫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

動退師江泉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酒祜饋抗藥時謂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朱子曰〕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右書有與楚平者矣又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背平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往主得宋矣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特書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楚敗晉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晉救之則晉又敗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浸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 〕公羊云大其平乎己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義也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請與宋平乎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善也

齊乎何以不日盟齊人乎年又云外平不道以告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惟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痛人。疑穀梁家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亦一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杜氏曰）潞氏。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陳氏曰）滅國之大夫稱人。貶也。故荀林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見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費誓）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與詩道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罪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釋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高氏曰）是時楚肆其彊。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赤息於憂中國矣。（汪氏曰）晉景公會狄于攢函而不討。陵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永嘉呂氏曰）夷狄暴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二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淺。又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以強爾。不得志于楚。乃求逞志于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于周。君臣之閒。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陳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胡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夷狄之君稱子。商禮也。非為善而亡也。盡逮於有爵爾。穀梁云。夷狄不日。又曰。其曰潞子。賢也。亦非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哉。

秦人伐晉。（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段。此文本是此

經之傳陳氏曰蔡人殺陳公也則亦以爲陳卽以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

高氏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之復來伐者衆晉兵略狄土而賜其虛也故聚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羊傳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 胡氏曰天子之庶兄天子不言子蓋故變文言王札書首惡天子不以權等之而任以權 王氏曰變文先名若王猛然 高氏曰稱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異故變文以別之 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或問王札子陸淳以爲王子札 [illegible]曰讀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 [illegible]曰括囊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宗王命也王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illegible]曰師殺無世高殺執張舜文愛而生亂公果哉在位王

假專殺政於下不務遂以殺世無孰無以令天下也 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妾穿婁爾 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附錄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路遺之奉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災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剝民之事起矣 張氏曰自六年至今三遭蟲災而加之以旱此宣公不務德節用愛人之所致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illegible]氏曰公羊作牟婁 杜氏曰無婁杞邑 [illegible]曰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注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注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 史記齊世家康公十九年陳恒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上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 三家專魯理固

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氏曰】公孫歸父
會之齊鄉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怨焉而乎楚宋偉歸父請於齊侯
喜侯則從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脩舊好焉【李氏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胡氏擴發傳於此餘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詔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
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林氏曰】公田之法十
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于民宣
公奢泰國用不足又履私田以增其一始什二而稅也

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

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氏曰】是時民怠力役懈於公田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氏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
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減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履民田而稅其
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

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
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暮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歲水旱螽蝝之變又
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後患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
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力之力有加于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始無遺餘皆肇於宣公
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作丘賦魏文侯不則增租賦卒乘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蕩然今不則
復豈非宣公首稅以致然者春秋書初者二初稅畝初獻六羽喜禮之非復正也初稅畝變田制之變古也蓋二者不可同
向【廬陵李氏曰】趙子例三年此例十初稅畝六羽贖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子例云
傳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華而上者比於治
華而下者比於胡察其所華而興亡兆矣又曰我廢古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變
之助法而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亦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比說
太過徐邈注穀梁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二揚士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辭亦牽強而朱子集
註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
遽至倍取故當從胡氏

冬蝝生。蝝悅全反 [公羊傳]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 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高郵孫氏曰] 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志也。[王氏曰] 蝝。螽之子。爾雅謂蝮蜪。說者以爲螽之有子。不因牝牡。瘞中簡合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類。故春秋記爲災。○[趙氏曰] 左氏云幸其不爲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設使爲災。如蠶食葉也。爲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爲災。故書爾。

饑。[左傳] 蝝生。饑。幸之也。

春秋饑歲多矣。[汪氏曰] 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又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襄公三書螽。皆不書饑。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路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 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家氏曰] 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廬陵李氏曰] 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恐懼乎。穀梁說蝝非災亦好。

[周]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illegible]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杜氏曰] 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高氏曰] 書及者。所以別二族。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書] 費誓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詩] 六月。伐玁狁。至于大原。注。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三國志] 蜀諸葛亮傳。亮南征。馬謖曰。若殄盡遺類。非仁者之情也。願公服其心而已。五月渡瀘。至南中。斬雍闓。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平四郡。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家氏曰] 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爲。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張氏曰] 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幷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illegible]氏曰 横而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夫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左傳]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日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汪氏曰：成周洛陽，何氏曰：天下所名。為東周。名為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

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高弟。有郇敦，音對。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郇。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何氏曰：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

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汪氏曰：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之也，以貴王室，不諱於災，備雖人火災之，而常能毖慢先祖之罪著矣。

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汪氏曰：董仲舒、劉向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之。劉氏曰：公羊云外災不書，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云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爾。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王氏曰：啖氏謂宣王廟所在王城。然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亦言營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於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蒸祭文王武王，則洛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蓋有秩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若祀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宣榭何以藏樂器乎？家氏鉉翁曰：廟不應有榭，射不

毀數樂榭者講武之所當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見災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遂又燬焉，蓋痛之也。廬陵李氏曰：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知榭為講武屋，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為宣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為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比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公穀又以為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盡以為春秋王魯，故推於周，書災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汪氏曰：內女見出皆書來歸，大其事也。高氏曰：不能事舅姑，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哀之詩所以刺衛。朱子曰：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朱子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易叙咸恒為下經首。程子曰：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下經首咸繼以恒。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卦合為夫婦之義。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趙氏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許氏曰：參譏之也。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臨川吳氏曰：常事不書，故歸郯不書。汪氏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識父母之訓有弗至，致內以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猶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非皆著矣。

附錄左傳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傳 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 汪氏曰 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饑十五年大饑 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 高郵孫氏曰 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張氏曰 宣公弃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 廬陵李氏曰 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有年所以爲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 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汪氏曰 桓公有年之後遂狩于郎犯宮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稅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脩德以撫下幾壹國本恬不爲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 己巳 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

子寧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懇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 汪氏曰 三年使微者會葬匡王 次則忽於盟主 汪氏曰 九年晉成公卒不書葬 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 汪氏曰 四年秦伯稻卒九年滕子卒衛侯鄭卒皆不會葬 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張氏曰 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音短 左傳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子曰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杜氏曰 斷道晉地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 汪氏曰 如宋襄公盟于曹南 小國許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 汪氏曰 如莒人請盟僖公使敖如莒涖盟 于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

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孫氏曰〕衛曹郲皆迫于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鞌戰郲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非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之殷見曰同同者迎特殺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疑其說之誤矣〔汪氏曰〕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郲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廬陵李氏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徇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假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郤克既怨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據詳見莊十六年又曰此盟獨舉衛曹者即穀梁所謂會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鞌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附錄〕〔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胥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末年遷有伐之之意初乞師於楚尊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觀朝夕之得發乎其始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

公弟叔肸卒肸許乙反〔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汪氏曰〕侯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鱄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呂氏曰〕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孜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

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茅堂胡氏曰〕叔肸書弟明其得弟道比於衛鱄又足書孚拔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叔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

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陳氏曰〕叔肸非卿卒而特書之就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鱄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陸氏曰〕不曰公子公孫必見叔肸與祿而卒也〔王氏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則并卿矣死不日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或以為叔肸寵弟存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

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illegible]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illegible]

囙遂三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二如晉伐邾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

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illegible]

囙叔肸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于春秋以叔肸之義則固可以爲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幷宣公之弒也舉叔肸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肸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明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皆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七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肸之族矣陳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夫而卒實之也實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罪稱弟是故宋之地以況弟也一篇之間幾一稱宋公之弟辰無幾則從其恒稱爲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誠稱陳侯之弟招無幾則從其恒稱爲公子招殺不弟緤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弟惡宣公也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爲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

宣公以母弟恭叔命其子爲大夫也家氏鉉翁曰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illegible]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凡論先儒多不取許見隱七年又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黃秦鍼宋辰衛鱄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遺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叔肸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未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壽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是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之道也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爲無譏此語直筆又曰殺深曰叔肸不去取貴於春秋鱄之去合乎春秋者揚上豹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鱄以衛侯惡而難親惡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寵故得全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違不可受其祿者又足

孔懷之親不可盡廢故君臣之間而逃兄弟之情可保以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尊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屬不執鱄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鱄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是也

庚午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汪氏曰齊自翟泉以來未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世之霸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王卿率合境之兵借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汪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臨川吳氏曰會斷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一不復至故伐之己不脩德而殺人朝己亦不思之甚矣蔡氏曰公伐莒萊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甚矣徐氏曰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音牆鄫穀作繒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公羊傳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罪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無守備，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無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前漢書〕昭帝元鳳四年，遣駿馬監傅介子使樓蘭，詐誘其王，安歸斬之。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衆，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御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薛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胡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張氏曰〕戕戕音殺也。戕者猶微而起，所以相別，重非一朝一夕。戕者卒暴之名〔謝氏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於鄫，則魯以強大加邾，蓋出乎偶著也〔汪氏曰〕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嘗竊稱人，惡其弃世也。虐戕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莊事〕〔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禮記〕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胡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史記〕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吾號。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大稱王〔通鑑〕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汪氏曰〕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禮記〕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汪氏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者，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爲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廬陵李氏曰〕楚莊立于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慾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

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痛矣哉[張氏曰]歸父爲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識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室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樂哉宜其謀之不遂也[廬陵李氏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穀梁傳]正寢也[汪氏曰]桓公弒立見戕于齊宣公亦弒立而復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強盛不復可制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檉[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事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尹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左傳成公十八年悼公即位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儀禮聘禮篇]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忘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

事之詞也[汪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書其能以禮退[茅堂胡氏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本復命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曰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遂之亟也穀梁子以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范氏曰]歸父奉父命未反而己遂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而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往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君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晉境即奔齊則有罪於新君矣[李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咎既往者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比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端其旨微矣自是以後國事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按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誅垂將來之戒云[汪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墮君命而廢使事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畢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爲盡人臣之職矣[廬陵李氏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絕之義見與小國以自盡而晉之問不及葬

宣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情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啗田求容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爲婚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請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遲於兵則伐莒伐邾繼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自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斷言得之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二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纘霸時郤克爲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伐鄭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爲政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莊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王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傳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 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京氏曰當寒而溫倒賞也 按洪範傳曰。豫恆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 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 沍與固同。寒凝閉也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 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 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凡有微而不登其姓名者但書人 汪氏曰微 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 汪氏曰內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卒不書葬 雨雹冰雪何以悉書 王氏曰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冰。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雪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汪氏 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家氏曰二月。令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令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耳。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杜氏曰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 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注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 古曠反 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

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

甲是一句之中共百人爲兵矣 張氏曰 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 孫氏曰 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

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爲則未知其所作者三句而增一乘乎每乘

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

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

人 杜氏曰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

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永嘉陳氏曰 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

知兵及釋此亦誤于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人之所能爲

又以爲丘出句賦加四倍者誤矣 劉氏曰 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

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

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賦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必亂之道也

是以聖人禁之 張氏曰 每甲士領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爲一甲

者其考周制詳矣 番易萬氏曰 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

馬步卒之賦亦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汪氏曰 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

而家一人爲緫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爲長勺之戰拒公自一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遂啓羅謂晉十家九

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長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

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爲嫌也春秋之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敝後是之乘覆

知之趙其[illegible]殘而掠吳闔自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壁

千戰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廬陵李氏曰 作例六直云

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廐新作雉門也然延廐不書作 [illegible]氏曰 公羊云譏

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農亦

非也若惡使農夫爲甲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甲井氏獨不作甲乎杜氏又

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句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句乃六十四井使丘供句賦是

加四倍魯亦必不爲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 廬陵李氏曰 四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

爲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爲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

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

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

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

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

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

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

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

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

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陳氏曰 許昌爲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爲

此盟 汪氏曰 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而公孫歸父

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蜀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赤棘以大夫盟霸主而不愧也昔也邀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蓋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鄭與赤棘蒲句繹皆書及唯稷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及可知于孫則定公之世來定如晉見郤故修好于邾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稷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也家氏曰中世已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自結其大夫故君常見踈於其國臣反挾霸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 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杜氏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張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 杜氏曰康公王季子也欲要其無備徐吾氏茅戎之別種也 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孫氏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是皆聖人筆削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 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得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攘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陸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之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許氏曰不言茅戎敗之示王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為戎敗故以自敗為文也 劉氏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佾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也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事之故不恥言敗是以王者備己而不責於人也 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適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又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家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若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殊敵國之辭也 汪氏曰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夷狄正朔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又以正君臣之分也 黃氏曰公穀云晉敗之若晉敗王師而敗曰貿戎是播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附錄 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范氏曰穀梁作傳皆釋經以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經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壬申 定王十八年 二年 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蔡景三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魯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日其入而疑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illegible]〕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自齊頃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曰〕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林氏曰〕新築衛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安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忽之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以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爲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子不言良夫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郤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鞌音安〔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

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

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

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

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主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illegible]】逞怨婦人之笑辱貪取汶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

米之戒亦明矣【[illegible]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言內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茅堂胡氏曰】司馬諸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韓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邲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往而獨書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手【家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乘悉為所有其君孫立於上國益不可為矣春秋終矣戰鞌乃魯將擅兵之始也不可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矢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子】曰頃公齊桓之孫承霸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怨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使而不敬晉魯俱怨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鞌遂頃公賴丑父免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齊有亟勝之氣有不敵之勢而齊以賢怒取勝者諸之以以死致勝也[illegible]氏曰兵法爭根小故不忍忿怨者講之

忿兵令晉爲盟主與師討齊幷有殺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怨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

大夫爲志乎是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illegible]氏曰凡帥并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

師也首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來有大夫將書良夫曾無大夫書公子蔡

而賁寧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往伐在大夫不衛人魯戰也以四國之之戰齊君甚矣[illegible]氏曰伐齊伐衛不輸魯戰則

先書忿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已私忿幷能聲齊頃陵弱杞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

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無袁婁以後近於悼公之祭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年無役之不與則

亦以寧之敗駒有以三其氣而雖其強故乎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以齊者三寧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

不能服之以義推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畢撫懲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爭之至于戎儀之

會歃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剝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illegible]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逮

五父三出三入晉軍拔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安也[illegible]氏曰公羊云書無大夫書公子手受內

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躐迹者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於是斬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

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illegible]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爰亭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怗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鋤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

[illegible]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齊境哉書如

在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

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汪氏曰〕故以城下收借一戰
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何氏曰〕郤克恥㬊其
成故使魯衛大夫國佐辭爲國佐請以逮于袁婁而與之盟〔何氏曰〕逮及也追及國佐
于袁婁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汪氏曰〕盟在袁婁故子
稱未欲盟晉敵稱及在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
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
明矣〔國氏曰〕郤克一戰勝齊魯衛之使地功大矣而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紀之爲其先力而
後禮也〔張氏曰〕晉所以令齊者特其戰勝强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
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枚敵口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誓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服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

佐以理折之而氣遂辭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猶不
得已而盟也〔□□李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公又退舍而與
之盟盟于召陵楚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郤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如師
晉之義氣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追過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强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數齊師極
其兵力之所至追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域而强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
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一于袁婁深切著明矣〔陳氏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
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
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晉國之上卿與衛昔之卿大毀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自大夫
大出矣厥後晉悼以僂伯之貲合以諸侯之大夫圍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歸

後亢僂晉以大夫矣晉齊之大夫與齊人此不勝不誤敵同同也〔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
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爲之
甚矣鞌戰之忿也〇〔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使獲也非也夫兩國治戎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
爲不行使大夫乎〔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皆同公羊序事與谷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爲疑孫許及郤克晉丑父
等小不合文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爲同叔蕭君之子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爲
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姊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爲蕭國也同姪也姪子字也其母更
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〇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錄〔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
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
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
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

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汶音問【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氏曰】漢志魯國汶陽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氏曰】汶陽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氏曰】侵小如滅項取根牟之類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朱子曰】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得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曹田為魯所侵晉人取以歸曹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爭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宜書取汶陽田矣【□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郜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吾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氏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之易辭也齊取汶陽而輸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易也【□氏曰】汶陽田役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沐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援戎與寇而攻其親感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氏曰】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

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汪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家氏曰晉以魯衛大夫伐齊可謂有德微未及息遠爲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夷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而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老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易損卦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大傳損德之脩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朱子曰若能不忮害不貪求則何爲不善乎

自辱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致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臨川吳氏曰楚用師重之諱以救齊爲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狡衆威會而以臣召君也家氏曰凡吾君會諸侯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寗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蒞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爲齊曹之識則諱公爲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盟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爲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蜀之盟沒公不書而楚人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書其從夷之

春秋大全卷之二十二 十八

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諱於楚子而稱人而不見其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是人今稱天下後世以荊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恥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荊蠻之臣而無恥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張氏李氏曰公特會外大夫止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程子曰楚爲張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懾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

其衆弱者諸侯與會可知矣趙氏曰齊在鄭下非衆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季氏曰前此楚與中國盟者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王氏曰書及則內爲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于宋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其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

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
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
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汪氏曰）不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
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從夷狄僖十九年盟于齊是也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
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
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
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汪氏曰）蜀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不
年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其言公何公國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汪氏曰）貶則諸國之大夫
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
其所以內夏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illegible]）曰嬰齊諱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

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汪氏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
為功薄於義而隨於[illegible]與郤克一耳郤克不得[illegible]等僕之大夫故望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
（[illegible]氏曰）蜀之盟[illegible]之師皆事之辭言也[illegible]之師罪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
之會晉所寓諸侯之盟辭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職者盟（[illegible]氏曰）列人諸國之
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程一未諱公不書澶淵會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當益
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illegible]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吝
自書地乃其理矣行中之盛有義采之諸非也所仲陳（曰）楚專主中國之盟矣盛於此以楚成之弦所什者
蔡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上書諸侯高臣雖以蔡若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盛之次比書秦以茲主
之盛而蔡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令觀之內謂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
之從交相見又八年之楚靈求諸侯于晉晉之使謂也晉狄安得不重貶之[illegible]二會一盟[illegible]

此文錯註右
二處此補
兩條修抄
補之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
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
以為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成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書而不繫國者
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汪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
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矣國主山川豈特晉當
之變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
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遺變
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
以六事檢身（胡氏曰）大[illegible]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
昌與高宗克正厥事（胡氏曰）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王其亦失之

事宜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胡氏曰）雲漢序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
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
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
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
十二（汪氏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弒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
滅國惟舒庸舒蓼偪陽舒鳩[illegible]陳來凡九耳故[illegible]考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illegible]何氏謂宣成以[illegible]
[illegible]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illegible]諸經亦不[illegible]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數梁三十四戰者鄭[illegible]其應亦
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張氏曰）山
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illegible]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己能孔子[illegible]
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遠路鄙淺之三復之於君矣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災

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其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穀伯者以存齊旣衰獨有晉存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皆晉之刑中國之丕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錄][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何氏曰]約備強楚。[家氏曰]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薛氏曰]王崩而為盟會，無王之甚也。[汪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之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

矣，此說於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檀弓注：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所傷。[汪氏曰]文定得意與鄭氏異。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存，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青經[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猶君其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遇火。說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氏曰]公羊以然則莊公之世尚以稱桓宮乎？[□□氏曰]此例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未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遲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月攷之，知其僭禮。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史記]秦始皇葬驪

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中 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是以見驩揚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僖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是見私情之約傍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霸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illegible]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圖畧未有歲止也乃起許之不事己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彊量力也[illegible]虔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譏鄭也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爵冕之賜服備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強齊之援殺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悅大國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盟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晉爭霸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汪氏曰]成公一經此年也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盖當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寵義自著矣

[附錄][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胡氏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何氏曰]不言叛為內諱者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illegible]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李氏曰]春秋內數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在良反公作將作牆咎音羔[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胡氏曰]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參其餘黨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盡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惡哉廧咎如潰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則止矣[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於齊未知自戢更為

此舉春秋書之。謂善戰也。楚方彊。中國晉人不務脩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爲人未決。復興此役。此遂利之師。春秋惡之。眞書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且尋盟。【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啖氏曰】惡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重舉聘。而言盟。舉重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陳氏曰】春秋之義。聘言聘。盟言盟。嫌其生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孫氏曰】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及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家氏曰】聘者。國出於其君之命。盟則出於其臣之私也。況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皆其君也。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忘其五等之君。五等之君忘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卑莫大焉。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之君而參於不與之同盟也乎。【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入盟之。先晉後衛。豈非重晉乎。【薛氏曰】此年荀庚良夫十之

一年郤犫。十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於微者。一則以前定也。穀梁昔書日。一則盟於前定之盟。不以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知其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卑。公此所以與來聘盟。稱使受之書法不同。若公羊法意以爲二子聘盟而使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

【胡子曰】乎而再伐許。鄭附於楚。故夷之。【王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何氏曰】惡鄭

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程氏曰】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黃氏曰】不於伐喪狄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也。【陳傳】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家氏曰】楚之伯。鄭人爲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公子喜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至敗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君大夫及晉皆鄭爲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盟十有四國之大夫。徵秦鄭中。【李氏曰】經中國而狄之者三。文十年狄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國無左杜矣。

附錄【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季詩君子遂適齊

甲戌 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氏曰 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聘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公謀晉張本乎。臨川吳氏曰 晉衛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廬陵李氏曰 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左傳 歸叔姬故也。杜氏曰 將出叔姬，先備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汪氏曰 宣叔也。文仲之子。子紇爲大夫，是爲武仲。

○公如晉。 左傳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氏曰 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 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卽楚故也。汪氏曰 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敖忽之辱，音升禮食繁，而身怨卑徒自屈而已耳。

○葬鄭襄公。 □氏曰 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又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氏曰 甚哉，書之成中變也。所主遂變而要其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甚有事之勝，謂無當興晉爲讎，會未幾，今年月又先諸侯受盟于楚，猶李晉之人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致前日匱盟之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卽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恥之也。

○冬。城鄆。 □氏曰 公作運欲叛晉，故城而爲備。家氏曰 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卽此。任公輔曰 鄆，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鄆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此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左傳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胡子曰 稱鄭伯，見其不傷爲喪，以吉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旣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氏曰 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侯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氏曰 父所爲義已，懲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今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甯得爲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絶之於世名數也。廬陵李氏曰 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伐許矣。據左氏所記，則邲戰之後，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來楚軍，是許與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特如此。晉楚之敎不害於經事，未可信也。

附錄 左傳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曰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 汪氏曰 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鄭伯姬同嫁，得禮常事不書。

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 家氏曰 情義之絶，出者不他。同公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并杞之絶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臨川吳氏曰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而僖公以叔姬歸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爲姑，後出而歸，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疑，願歸魯，故叔姬旣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

道著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然世戒也。【汪氏曰】鄭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姬來歸之後不書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附錄】【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適於晉，合遠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違於邦交者，固如是乎。○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氏曰】穀，齊地。【汪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餼之，此【孟】所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汪氏曰】自文十一年叔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卒以爲常矣。

○梁山崩。【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爲采邑。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張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爲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蓋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荀子】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高宗克正厥事，【書】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失之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汪氏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弒君者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滅國惟舒庸、舒蓼、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彥璜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并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張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張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賤之言復之於君，夫豈攘之善哉？孔子必無是言也。春秋共之。

鹿梁山二大異并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良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霸伯者以存齊既衰猶有晉存而此歲以來君庸臣貪坐聽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爲天下記異也。

附錄 左傳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張氏曰 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左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 不書葬，非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傳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杜氏曰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杜氏曰 言同盟服異也。陳氏曰 約備強楚。汪氏曰 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陳氏曰 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張氏曰 王崩而爲盟會，無王之甚也。汪氏曰 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猶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悖人心乎？春秋之諸侯未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於王城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

新與晉爭脩朝聘於會而不脩弔喪，蓋將以是爲常，而不知慢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荊楚，且使致餼乾緜，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廬陵李氏曰 鄭自邲戰後晉與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二

成公二

【丙子】簡王元年**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衞定四。蔡景七。鄭悼二。亥曹宣七。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一。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胡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處於荊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若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仁於禮者之盛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附錄】【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陳氏曰】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大】【穀梁注】諸侯遷廟，注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遠遷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朱子曰】太祖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不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補註】祭法：考廟者，父廟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月月祭之也。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去祖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已毀，藏主於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之祖遷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墠為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

武公至是歷世十一【陳氏曰】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常山劉氏曰】按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述因久矣，其以僭為典也，此春秋所由作也。【□氏曰】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懋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於武宮。按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氏曰】立武宮，僭王制，故書以譏之。說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異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況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宮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之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於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未特魯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共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

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濮謂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又曰。魯有魯公廟爲世室。百世不毁。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於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與禮之壞至於如此。【陳氏曰】左氏云季武子以寨之以功立武宮之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功事戰之宮。博不恵應經五年方立之

取鄟。鄟音專。【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係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鄟國也。

鄟微國也。【胡氏曰】根牟鄟郚附庸國。【張氏曰】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傳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

惡。於傳有之。非上干主其罪可救。非忤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濬傳。濬與王渾爭功。表云然。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前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永對內寵太盛。諂行於內。嬖行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時成帝委政元舅王鳳。譏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故遂厚之。鳳卒。音輔政。永從說音。任周召之職。又與譚書。勸門兵。妻曲謁。悅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王氏。於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事見左傳宣公十年。入朝吳出奔因無極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五年。王章殺身忤王鳳也。【前漢書】王章傳。成帝時。王鳳輔政。王章以選爲京兆尹。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日食。章奏鳳不可任。爲鳳所陷下獄死。鄭侯寄館避元載也。【通鑑】唐代宗大曆五年。元載專恣。代宗以李泌有寵。上患之。上畏載。舍載家。說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俟除載。當報卿來。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汪氏曰】公羊於根牟鄟郚皆鄟邑。然春秋未有取國之地而不保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皆妻何謂亟矣。何以繫之諱邾。劉氏辨之詳矣。【張氏】曰。鄟爲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爲邾邑。不繫之邾諱亟也。若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鄟。襄十三取邿。昭四年取鄫。皆諱詞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張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

者矣。而故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宋雖三時之久。圍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懼是。諸大夫很肆。事多。故此春秋書晉衛侵宋胥深矣　二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陳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公孫嬰齊如晉。【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肸子。【汪氏曰】二年三年公而亦晉此年嬰齊行父又而聘晉魯及齊而聘晉爲晉。

敬君臣亟行遂往事霸之勤而不知侵王之已甚也[周][家氏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左傳]六月鄭悼公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爲主將[東萊吕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權各自興師而公室微矣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動大衆爲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譏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渝之處焉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爲伯主而與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獨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爾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廬陵李氏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竊號幾亡也○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王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迫於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而遷都也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晉欒書帥師救鄭[穀]公作侵[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天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胡氏曰]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故春秋貶楚爲荊所以使天下知一王之所以爲尊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

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因壘而崇降者文也事見左傳僖公十九年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曰〕公羊作欒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中國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言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脩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以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盡善矣

〔丁未〕簡王二年　七年　晉景十六　齊頃十五　衛定五　蔡景八　鄭成公睔元年　曹宣十一　陳成十五　杞桓五十三　宋共五　秦桓二十七　吳壽夢二　楚共七

春王正月鼷（音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者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音球）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

備災之道不盡也〔范氏曰〕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范氏曰〕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耳非有司之過也〔何氏曰〕鼷鼠中之微者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張氏曰〕有螫毒如鼠狼〔□安□氏曰〕牛有力之害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有司免過即變異也〔范氏曰〕非備災之道不至此實天變之異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太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譴之也〔□□曰〕□□以於魯

知戒懼矣猶或以記異首二年鼠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李氏曰〕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食三此年

吳伐郯（郯音談）〔□□□□〕〔左傳〕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杜氏曰〕吳國在吳郡

稱國以伐狄之也〔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比於夷狄也〔孫氏曰〕惡其僭號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汪氏曰〕史吳世家太伯周太王之長子太王賢季歷欲立之太伯與弟仲雍奔荊蠻義而歸之至壽夢始大稱王今按此年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稱夫差皆曰天王則吳之僭王久非徐楚之比矣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

吳伯不曰吳王〔國語〕吳語注命圭受錫之圭命吳本稱伯故曰吳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僭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陳氏傅良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者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家氏曰〕郯己姓太皞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而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郯閔之也〔胡氏曰〕楚初主盟於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與時入郯之禍已兆於此矣〔廬陵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卽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入會書陽離會鍾離會書貢會柤

會向。會鄫。會蒐皋。亦書國。襄五年于戚。猶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以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illegible]】夏曹宣公來朝【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illegible]氏】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爲三望起【[illegible]曰】間有事故書不郊 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宋紹興間人著春秋通志二十卷 禮。天子有四望。【周禮】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 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巳。【禮記】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 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杜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汪氏曰】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故丹陽城則楚本封濱江而土地甚狹漢水在今漢陽沮水亦出荊中漳水在今漳州皆距丹陽甚遠必非楚始封之境故齊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是以昭王時漢非楚境不肯服罪然屈完言漢水以爲池楚猶言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初漢水已在楚境內矣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與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illegible]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郊舉也祭從先祀蓋有感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左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遁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illegible]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爲美也【家氏曰】晉前此救鄭者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褒之也 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家氏曰】此合諸侯之救鄭因以同盟華諸侯之猶同也傳者省文卒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霸之同盟大抵【汪氏曰】穀梁於新城斷道雖淳平丘皆曰同外楚皆同外楚也【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并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晉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可【[illegible]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此盟無踐焉則以二救之善也窮武之德在其此也夫君非此二舉則盟爲之後晉之伯業衰矣借年嘉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故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

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王氏曰】州來是與國也【孫氏曰】淮南下蔡縣【家氏曰】吳楚爭強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特強而吳敢與之敵也【張氏曰】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程氏曰】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之附庸吳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陳氏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爲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疲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氏曰】至昭十三年吳滅州來【劉氏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氏曰】穀梁云冬無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大不雨可不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故逐之林父已七年而恃晉反衛復事衛獻又十九年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甯之事氏具才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十年晉實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簡王三年

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傳】來言者何晉之辭也晉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之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

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繫而不役以悉之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陳氏曰】譏齊魯晉【高氏曰】夫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爲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爲晉卿不當爲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氏曰】前此取濟西田及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司馬侯命歸杞田又爲杞取成矣亦不曰使來言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爲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拘私而匪公比強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若其不得爲制命書歸之于也若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成見矣【南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

衛侯歸之京師同彝之 于爲國以禮者與憚於孫而魯侯微弱遂以
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高氏曰 曰來言則晉非必令 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
于齊强歸之詞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大汶陽晉田自齊
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 汪氏曰 曰來自言
則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
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
軍而不敢與因拒也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諸於之
違于齊弗與宣子買諸賈人而請之文弗與曰大國之
人而令於小國而不獲其求以何以始之令季文子知晉
人爭之非義而不能以汶陽之田歸齊也明命非
正而從令不從於强令是聽卑先君所受於王之分地
庄不從於令說先不爲所晉之時王所之子分天地而人使一時而季
文子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於成王
尹天下有大勳勞於王室成王封我先君魯公於少皞
之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昭周公之明德之賴大國邑爲論
小寢仇之歸唯是先王之封以賜琥公之有德之大國
侯伯而長諸侯許哀敢邑以不陳之田而歲於仇人是
用痛心疾首悲卯興賦以爲率之役天誘其衷於奔恤

罪請盟來要以汶陽之田歸諸敢已則大國之命信也義
無二信信無二命令大夫令敬已曰復歸諸齊棄信失夫
君義以惠於先王之制公之有成者難以霸於大國制義以世世守諸侯
者敢惠於周公魯公施榮賜於汶陽大國制義以世世守諸侯之
以妻勿之失盟陳則寡君之所願也諸侯敢之望也其何有二志
家之失盟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諸侯之宗子也其執事有貳
賓因有利之如是則韓穿宜將恐不懼悔謝之之不以晉諸侯
不復行之歸齊之命矣韓穿子不能行之於鄭主後以諸晉穿侯
偶于能庄行多之矣於魯然于行措父也之季捆文子曾不爲能會有之立賢罪大夫因不而有可挽
於子庄多矣舜魯然行措父也之季捆文子曾不爲能會有之立賢罪大夫因不而可有挽
也晉不能於是引其時君以武當于道之而文出子令如之武不子信中發行命獄之于不皆衰名使所
知蠢不忍失信於魯之是盟失齊信既於從諸晉侯俾一書齊歸田命所而以四堅方齊解也晉
汝陽而田尋盟穿之來言以汶陽人之心田之歸强之同于書齊年陽春秋書伯之晉于盍奪輸取
也或則謂季文子陳我拒穿而田辛不與而不說言矣汶陽不之以田田
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辛而不與汶陽之田
此歸之于齊矣 ○ 汪氏曰 公羊云來言者何內辭也亦非
直言其事耳所以何內辭也云來言不使何書我也非也

也書以無聲耳不 使盡我予無所用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 晉欒書侵鄭遂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 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
門大獲焉 家氏曰 侵蔡報伐也大國爭衡而小國
受其殃春秋於焉 高氏曰 晉得齊之後兼盡得諸侯也而蔡則
畏楚終不與晉自盟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
年文十五年鄭伐入蔡至是蔡書侵伐焉非執討罪
之來故 書之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 聲伯如莒逆也 高氏曰 聘而逆因 杜氏曰 馬陵之盟始因
遂與莒 臨川吳氏曰 大夫記聘之名而自逆者多矣
非禮也 汪氏曰 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逆
聘而請昏於公以遂其私也 不與其請晉納好春秋止書曰如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元來聘非聘也 家氏曰 凡諸侯相聘正
事爲非時行聘甚也華元之來蓋爲昏而 有
○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 禮也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伯姬也 汪氏曰 伯姬賢所以書於原女讓

二年傳婚禮不稱主人此其稱使者宋公無母
自命之也 杜氏曰 與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 汪氏
曰 晉禮而使公孫非也 張氏曰 納幣使大夫可也且
公子公孫爲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 家氏曰 華元來聘
乃宋公始使請昏通其意此則氏之事而遣命也魯
既許之公孫壽納幣以行聘南書宋使識卿
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 汪氏曰 其禮者理之 鄭文節其過而文
文其 不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
嫁其女 汪氏曰 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 伯姬乃宣公夫人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姊也十
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妻 宋公宋公亦未應娶而女爲夫人也 皆致其厚者也
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
後法也 汪氏曰 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識其 觀納幣娶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譏喪娶不言

譏使卿以賜命然與婁故舉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歸常任譏使卿耳。○吳氏曰左氏云禮也何其謬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事見左傳五年）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杜氏曰原屏同括之邑）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汪氏曰武朔之子韓厥言以在他年傳終言之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胡氏曰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以國殺大夫為文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譖又不能慎動趨譖使莊姬之譖得行以殺身亡家失以智御人之道故書名（劉氏曰）同括內不能正其親外專□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汪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弒君之罪而殺同括記載郤人之言歸于之指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謂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抵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氏曰）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汪氏曰）三年則諒闇已終今即位八年是喪畢而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邪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吳氏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朝於王王乃錫命使為諸侯也春秋時為子多不受命於父為臣皆不請命于王而王使來錫命此何禮也（胡氏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廟耳不親受命諸侯之法也賜以命圭天子之弱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錫命非賞之典也（吳氏曰）成公未嘗朝覲於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傲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賞命不足以齊諸侯也（汪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又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殺賞罰與壓而天子之權稽在也迫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而與諸侯之夷矣其待諸侯有實而無罰矣褫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甚眾而鑒節諸侯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文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來賜命所以譏也

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呂氏曰）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王者臨諸侯之言也（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淡於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蓋一人之通稱（□氏曰）文武傳寫誤也（朱書曰）書天子或伯奉命之春秋錫命者三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或謂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稱天下而主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之事多稱天子恒公孫戴而來賜命則不能行王法故貶王去天之

立八年矣未嘗有數王之使而來賜命則失於行乎恩故稱天子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王法文公不朝而錫命獨爲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爲失恩錫文公命獨不請失恩乎〔汪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爲卑而王爲尊也說者以天子爲賤辭春秋於天子之事可賜者非一何獨於賜成公命而賜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胙富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賜者亦云覲禮篇則以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之說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經書賜字或作錫或謂錫之爵命世世相號則謂之錫服過其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則始即位而賜之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召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各異而亦皆言錫也由是知錫賜義同不必穿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廬陵李氏曰〕此係公

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寵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于此又曰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楊士勛曰王既是四大之重宜表異號莫若繫天以衆人共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謂之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爲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爲之張義而言天子實違又以爲歲內稱王諸夏稱天王戎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然子天以子字爲譏未詳是否曾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氏以八年乃來爲緩其失甚矣又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

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左傳〕來歸自杞故書〔孫氏曰〕出而書卒者爲明年逆喪起〔張氏曰〕凡內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也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汪氏曰〕或謂爲杞所出不當係之杞曾入未許其絕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於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係杞不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汪氏曰〕七年吳伐郯郯成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廬陵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來無異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汪氏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恤與謂然仁人之心然不能糾君爲善遜矣強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吳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鄭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深也〔高氏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爲政於天下哉

衛人來媵【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
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
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
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杜氏曰】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
有姪娣二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
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
十二月【茅堂胡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自晉三國來媵非禮豈得異姓乎蓋諸
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同姓時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爲異姓亦同姓則是以
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李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
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競
齊晉之大志其勢而榮以其女爲媵聖人備書亦識其過制也【陸氏曰】公羊云錄伯姬也穀梁云以伯姬
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接書諸媵識其數爾非爲伯姬也【程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齊曹嬀弋之
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女可一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經】簡王四年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
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春杞
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
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
于策【王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何也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見易序卦【禮記】昏義男女有別而後
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
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
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
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
哉夫孜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
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妻
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
歸葬乎【臨川吳氏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得以義責之其說蓋是【家氏曰】夫婦天倫以義而合者
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者也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爲之書
也【王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
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無貶辭則知叔姬蓋
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而逆喪歸葬自爲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在魯在春秋
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汪氏曰】內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
皆不書卒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
其經世之慮遠矣【吳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婚二月叔姬卒不言杞
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傳大誤彼文子二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若不言杞叔姬後是何謂出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
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程子曰】諸

伏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叛盟復叛，深罪其反覆。蒲，衛地。

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杜氏曰：子鮮賢，國人信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杜氏曰：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

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汪氏曰：體猶言離解。心。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也。高氏曰：人惟忠信，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也。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汪氏曰：信者盟之本也，盟者信之末也。信不由中，雖交質子猶有背之者，況盟乎。特書同盟，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爲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張氏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之。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戲鄭盟傳紛紛害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心諸侯哉。汪氏曰：夫信而尋盟，惡其反覆，而書同也。釋于以是盟患楚之孫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蓋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於楚耳。然魯既失信於奪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強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渠平丘皆同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春秋皆同憂其反覆而不能終同也。杜氏曰：齊桓晉文之迹。晉齊序於宋上者，以強弱爲大小也。宋於衛晉不可強侯如杞之前，弱而當序於諸國之下也，夫子因之。

書之，惇其不以爵次爲序，而以強弱爲先後也。[illegible]氏曰：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驚楚；馬陵而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鄭之舉，未足以令諸侯，文陽之歸，不足以因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紛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所速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於經，其明驗也。汪氏曰：杞、郯、鄫皆小國，必君親迎，春秋皆不書逆，見以爲常事而不志，明矣。

附錄　左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傳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左傳　禮也。公羊傳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儀禮　士昏禮：婦人三月乃奠菜。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言女者，謙，不敢自成婦禮。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

也【胡氏曰】因諸侯大夫之娶正而見仲子立宮之非。亦有因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汪氏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來媵之過禮而見伯姬之賢。【家氏曰】意者魯人以爲賢而備書于冊故仲尼得以從述之因其記錄之詳而得以著其失禮爾。而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某氏曰】女皆過乎納幣厚致說左傳載伯姬之奇則前後越禮皆媵姜之意歟。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汪氏曰】鄭迎之齊孝公夫人孟姬齊國稱其貞孝公信禮。【家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其不及事且爲齊媵起也。【某氏曰】非也。內稱穀梁云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稱使內大夫受

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若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某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與躬朝于晉是亦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以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殺之鄭春秋所以罪晉而人之也又曰中國失道□□之

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焉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從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執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訖中國凡二十年之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魯無歲不講之然常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無以不信蒲之盟故爾【某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可也今楚凌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不貳於楚鄭獨能無憾於內相摩羊之故晉景之執鄭伯悼之於漢武之遺意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虞父救江何異。前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胥夷即華元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

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汪氏曰】晉不能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怨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人暴矣然春秋書欒書帥師伐而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書者存中國而抑夷狄也。【高氏曰】穀梁云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書戰多矣豈以鄭伯爲不能戰以言其伐鄭以鄭伯爲親者諱疾乎【朱氏曰】晉實不執鄭伯也【某氏曰】交兵殺使罪莫大焉故爲親者諱疾無此意

附錄【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

合晉楚之成，公殺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鄆，莒別邑。〔汪公輔曰〕東鄆也。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汪氏曰〕戊申至庚申十二日也。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國本安民爲政之急耳。〔□氏曰〕此罪書也。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是以於括舉實稱人，奔稱實充〔家氏曰〕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保。〔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微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劉氏曰〕穀梁云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也，須何故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若但云潰，不云之楚，且潰者非大夫，何故事以大夫解之乎。〔□氏曰〕范氏例潰有四，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鄆潰，此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莒潰則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日之。注者以爲莒大夫帥衆叛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此說難若無據，案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左傳〕諸侯貳故也。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王氏曰〕不言及，夷之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汪氏曰〕據殺同括。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家氏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讒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書秦人白狄伐晉，僑秦於狄，從秦也，實從乎以其黨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爲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入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挾晉，而乃寧白狄戰其東，欲使晉入置鄭以去，其爲楚謀善矣。然捨中國而甘爲外夷之復，秦之所以自患者，卑陋甚矣。

鄭人圍許。〔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以晉入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氏曰〕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汪氏曰〕環其國而攻之，非特甲師少所能，郭溥人衆也。○城中城。〔左傳〕書時也。〔□氏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胡氏曰〕凡書土功者重民力也誠得時則書以示之不時則書以戒之僭奢則書以懲之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高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陳氏曰〕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范氏曰〕譏公恃城自固不能衛其人民〔家氏曰〕穀梁於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國中之城耳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汪氏曰〕襄十九年書城西郭西郭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為國都之內城明矣文定於此年著傳特詳宜引莒潰在公不備城郭為喻閔以為此國中之城耳夫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脩之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自守其能保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附錄〕〔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 晉景十九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 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 宋共八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附錄〕〔左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受大國之命而□□用其師苟遂書侵與六年侵宋同〔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伯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永嘉呂氏曰〕或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來聘來盟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帥師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所係寄之匹夫亦已輕矣吁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為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蔑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兄弟固親愛之而亡矣待之過厚亦非所以為中齊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首致篡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於鄭國而史用書之孔子因以定之子天王弟佞夫陳黃衛鱄秦鍼陳招殆□宋辰咸殺或奔或殺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也一則以專二則以薄悉書于經而兄弟之義著矣〔廬陵李氏曰〕稱弟例詳見弟年下於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按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臨川吳氏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許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豈可以僭而徼其吉耶〔廬陵李氏曰〕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盟□□□□人之國使其君臣覺亂而復伐之而歸其君

春秋惡其首惡不以奪服與之也。[陳氏曰]左氏謂晉人
生立太子州蒲以爲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
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信經足矣[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
傳聞之誤耳[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猶已稱王而
其字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聖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
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
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於左傳而爲是說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爲比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
生立子爲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公穀
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

○齊人來媵[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
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何氏曰]齊人來
媵先書晉衛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高氏曰]
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
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
九年至是十八年同
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劉氏曰]不書葬不與葬晉侯也天子之喪
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景
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
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陳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執使之
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家氏曰]州蒲驕情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廬陵李氏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爲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
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絶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三

成公三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王氏曰】襄公留於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謂存君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持強見止猶在中國也襄公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法不同蓋有華夷之別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犫尺由反公作州後同【左傳】郤犫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臨川吳氏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己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纔及國而郤犫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盟爾【[illegible]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李氏曰】來郤犫稱及不繫之國與荀庚同【則堂家氏曰】此沙隨不見公之權與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illegible]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往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犫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燎淖竟卒無以自安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犫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郤犫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魯之恥也【臨川吳氏曰】郤犫既歸而行父遠往報聘及晉故爾左氏以為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附錄】【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許氏曰】由齊之勝始交好于齊也【[illegible]氏曰】僑如之聘蓋謂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田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來叛者歟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犫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illegible]氏曰】天子無出故奔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罪之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illegible]氏曰】盟誓衰世之事劉

失之矣周公復晉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illegible]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爲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於諸侯之國是自絕于周故書出以爲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莫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illegible]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狩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爲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illegible]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爲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爲三公而自絕於王是不係有二公之位鄭止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illegible]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蓋瑕朝皆爲通氣與所奔其身遂竄他國以逭[illegible]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君位祿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衰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鄭三公之貴當以天下爲家其書出則爲貶矣[illegible]氏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止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illegible]曰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自其私土而出也按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爲義穀梁云周有入無出上下一見之也按二百四十二年適有此二事耳非故見上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 左傳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illegible]氏曰宋西門之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illegible]曰晉楚爲成關得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猾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夷有華中國之大而求與爲夷爲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盟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戰而卻之而霸者之職也[illegible]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之情偷以避楚爲得計[illegible]是因得[illegible]

略無息有之意後三年[illegible]盟伐鄭無所[illegible]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蒞釁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謂[illegible]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illegible]氏曰僖之三十二年是盟卒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南北之交文公爲之也[illegible]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晉衛爲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若宋也以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不會而已又何耶傳之言未足信也[illegible]氏曰攷傳令事三實與經不合夫晉居之會貢始於此[illegible]諸國而致晉衛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諱盟諸侯多[illegible]矣廬陵李氏曰此會左氏以爲晉楚爲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亦公穀胡氏又無實[illegible]楚子曰若賣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終不[illegible]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以證其成乎蓋舊說有晉[illegible]鍾儀歸來成之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爲此傳耳未[illegible]是否[illegible]兵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illegible]間盟矣不[illegible]至襄二十七年尚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illegible]氏曰交

則狄地 [illegible]氏曰 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以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違不得怨之[illegible]狄不可數以遣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illegible]氏曰 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illegible]氏曰 中國伐夷狄皆不書推晉特書之病晉也楚力聘魯于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illegible]歷爭盟於[illegible]狄是敵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事楚或咎不書而甚詳於成以以是爲晉衰也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

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 【左傳】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啖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故書乞師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脅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 【孔氏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逆成其計是罪乞為謙意 【[illegible]氏曰】外乞師不書公盟主也而后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常山劉氏曰】雖晉之大命魯與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 【[illegible]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 【[illegible]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猶其討罪霸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取伯體也 聖人作春秋雖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 【[illegible]氏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為重也故霸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 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 【高氏曰】非有天子之命以徼兵乎又以報私讎乎 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王氏曰】郤錡春乞師而夏方與諸侯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或問春秋之世盟主與諸侯之師多矣號為晉厲將伐秦楚獨言乞師 【茅堂胡氏曰】秦楚皆大國也是時晉政多門秦楚強盛諸侯憚於興師晉來乞所以伐之 【汪氏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於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罃皆為公徵兵於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備楚厲公之遺法歟 【[illegible]氏曰】晉厲之乞師三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罃為伐[illegible]厲公不為德人心未服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敗宋悼公初與伯事未定陳以援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

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錡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公羊傳 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程子曰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 何氏曰 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遂意脩朝禮而後行 張氏曰 莫敢過京師因其過朝自正其文使若本自往 胡氏曰 魯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為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何氏曰 如京師因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慇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為有挾二事以往故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譏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何氏曰 書自京師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 [illegible]氏曰 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己使伐秦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 禮記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覲諸侯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 [illegible]氏曰 來聘七錫命三賵葬四歸脈一來求三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高氏曰 公如京師尊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遣過王畿不得不朝其可道者志撰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君志欲而實志不在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 高郵孫氏曰 成公之如京師法當罪之而君臣之大法不可以成公非遺而亂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

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逃而殺田之法處久怠廢也晉侯實召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惟其樂禮故以禮正之[illegible]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爲朝於京師朝以是舉百年之墜典亦并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事會亦削而不書則晉而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帝主遂與禮以遂私言意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illegible]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略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拒加兵屢略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焉爾汪氏曰經書朝王之禮者三僖公朝王所爲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爲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僖二十八年書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使若諸侯先會而後朝王去其實以全名也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王其名以統實也號書之師于京書至伐于後則見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黜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毀之有如是者則魯者反朝罪而不朝者無幾毀乎不朝之罪經不書而罪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乎苟不示譏之乎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亂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爲口實矣其關係豈淺淺哉廬陵李氏曰左氏正義云公朝于王所若時王不在京師故指王言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遠稱不可稱朝故傳舉常朝聘隣國之文據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附錄 主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盧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 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杜氏曰 負芻曹宣公庶子 [illegible]氏曰 非戰死也死于行耳故不書也 [illegible]氏曰 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例如此何閔之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illegible] 不以京師至者爲本非朝京師 吳氏曰 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王氏曰 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爲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自著公之此行并爲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擁撫而驟非聖人孰能修之 廬陵李氏曰 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

[illegible]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穀梁 葬時正也

周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曰 渠丘公即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 何氏曰 莒大於邾至此偺卒 [illegible]氏曰 葬輜莒莒行夷禮君終無諡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

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illegible]氏曰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 [illegible]氏曰 入臣不唯善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從爲逆君之惡著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illegible]氏曰 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 [illegible]氏曰 孫氏出於衛武公季獻父入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衛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殺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爲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 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illegible]氏曰 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逆女不親迎而使卿往之非

之出公子遂之謀也甚書以爲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〇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八月 左傳 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汪氏曰 鄭遂許楚目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不嘗見一道而人理盡矣 胡氏曰 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霸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怨郛于兼嘗敢如是乎明年遷于葉僻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〇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 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二事而再見者卒名耳 何氏曰 卒竟也竟但舉名省文 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張氏曰 稱婦宣公夫人并穆姜尚存〇 胡氏曰 左氏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也一事而再見卒名之春秋之常耳 趙氏曰 書氏傳寫誤增 陳氏曰 或謂婦姜氏有姑之辭然穆姜不氏固曰敬嬴妾姑也穆姜乃嫡姑而出不書氏何耶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 汪氏曰 三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 陳氏曰 不氏者爲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肯敬嬴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〇秦伯卒

經 簡王十年 晉厲六 鄭成九 曹成一 陳成二十三 杞桓六 齊靈六 衛獻公衎元年 蔡景十一 宋共十三 秦景元年 楚共十五 吳壽夢十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〇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穀梁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 朱子曰 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此可謂亂昭穆之序矣父子之親者 何氏曰 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書仲孫明不與 子爲父孫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問書仲嬰齊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爲兄後乎 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之後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爲氏可謂亂昭穆之序矣何氏謂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於魯自有仲孫蔑叔孫豹 故叔老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 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氏爲族可疑矣故劉敞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恐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illegible]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猶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臨川吳氏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秦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

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汪氏曰】晉執虞公衛成公曹成公莒黎比公邾宣公悼公戎蠻子赤宋執滕宣公小邾子邾執鄫子楚執徐子皆稱人楚執宋襄公以衆執為文晉執曹共公[illegible]蒙上文晉侯入曹之文非伯討也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康氏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廬陵李氏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當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illegible]】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惟是為得禮【張氏曰】書執爵屬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務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獲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擧措之不當遂開釋義之門豈小失哉【[illegible]】左氏謂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非也負芻殺大子而篡之國人不義[illegible]遂公子欣時而立之[illegible]不受而何夫負芻之惡人未見於[illegible]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句雖之[illegible]之焉言其志耶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illegible]也若云晉人執曹伯得無又非之乎【[illegible]】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為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為證矣【廬陵李氏曰】此偏張氏最得之其義是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左傳】宋共公卒○楚子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家氏曰】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自其人而毀之并爵也○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家氏曰】穀梁

謂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非也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illegible]子曰】山去

族也。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張氏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公子蕩公子鱗皆桓公子。魚石、魚府曰東鄉務，乃公孫友之子；蕩澤乃公子蕩子公孫壽之孫；向戌，桓公曾孫；向為人、向帶，皆戌族。華氏戴族也。張氏曰：華督戴公孫，華元華督曾孫，華喜督玄孫。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

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陳氏曰：鄭良霄之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出奔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高氏閱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民入許之討，故後歸其討之也。旅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之，天子以能為討山也。請田弗許，春退而殺役手。亦猶是也。王氏葵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者也。令以自晉歸宋為文，何也？蓋其奔也，求晉討強臣以張公室，令為魚石所止，許討蕩，則與晉計無異。故罰公為王所復，而復奔晉，君子以為自絕於寫書出以罪之，華元為魚石所止，遂反其位，春秋善之。

宋以成其志也。出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示罪。林氏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陳氏曰：山背本也，非為秦書。謂而自殺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汪氏曰：五大夫同奔而同復入，但書魚石，華亥向寧定宋公弟辰仲佗。石罪公子地出入，春秋列名氏，蓋魚石首惡，舉重而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者是也。亥寧定辰佗罪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陳氏傅良曰：華元之奔其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歸者，著其亡已出。元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而能討罪，此春秋之指惡也。口高氏閱曰：左氏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此傳未可信也。家氏曰：傳魚石自請蕩澤，則是變無過之地矣。雖討之後，何事復石又奔，假如魚石為寇蕩氏

同族黨而自去，則是知罪之人，後不應書入彭城為亂。蓋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知攻則伐叛也。如何自止乎。家氏鉉翁曰：公羊主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勿寧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繫文大之也。言解者或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惡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明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如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功，自奔反華元，華元又之詞，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毅為亂首，入彭城以城宋乎。故遂子辨之。又曰：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云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附錄 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illegible]

也夫狄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illegible]諸侯之會又

[illegible]遠吳也[illegible]尊殊會吳外吳會外之也[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于諸侯諸侯從之故書諸國惟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吳此同中

[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鍾離縣

吳以號舉夷之也[胡氏曰]賓吳子也比之淮夷會而殊 美戎白狄之類故不書爵

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程氏曰]以會會吳以中國會夷狄故殊會以及會王世子以甲會[illegible]故稱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胡氏曰]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故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illegible]會又相似而實不同

[illegible氏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也諸侯大夫自爲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壽相公是以殊會會王世子屬公以外會會吳吳之爲[illegible]文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屬公之爲中國患[張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辭夫相與會吳子于鍾離爾

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illegible]號耳[汪氏曰]吳因姬姓太伯之後而僭王稱甫惡中國有不可得也春秋雖欲同之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從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外會書始於此蓋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戌之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吳爲中國患也此年會吳于鍾離於是吳與中國盟會矣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戰之會柤之會則諸侯寶與爲會吳列致黃也之會遂與晉爭長而主[illegible]之會[illegible]一門之以來[illegible]文身之夷非[illegible]晉之合十二而[illegible]

何[illegible]二會于向不晉爲夷乎秋于三[illegible]特殊會所以[illegible]一夷不使存於中國而不晉[illegible]也[胡氏傳]以晉之會會吳而殊會故[illegible]外之也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吳而列國殊外之向善之道諸侯往與中國則與晉之會而霸而不以爲主[illegible]吳以後列會書而以稱人遂之爲[illegible]吳人來與池之會則吳晉以外內之會之霸晉吳爲主故以殊會之實吳以會故而書若及書之也[illegible]中國以外爲之書如吳子盟之會以殊會爲吳而霸[illegible]文外之事異之不同語春秋常外之異辭亦皆可用至于王諸侯之等[illegible]夷也故[illegible]書之如會以爲吳之[illegible]能尊其事而書其美矣之世義其所當致連離書而以公会之書且[illegible]

見義事在所當致連離書而以會見之然首止書所當及之[illegible]者蓋公實書耳非王世子之義事所以書春秋所以書公及[illegible]

與諸吳也又曰吳之於經始於柤之會成於郑之[illegible]會州來之入晉之夷狄以夷狄攻夷狄治一中國若[illegible]之盛也[illegible]蓋中國甚之憂之本體也賓[illegible]矣一

遷于葉[杜氏曰]許鄭公子[illegible]葉[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illegible]辛[illegible]楚公子申遷許于葉[高氏曰]許從侯以[illegible]自遷爲文[illegible]也[illegible]其遷者得其國之國家以[illegible]蓋楚吳[illegible]葉[illegible]南[illegible]今葉縣南也許遷爲葉[illegible]

[胡氏曰]許從楚以夷狄自近畏鄭而以楚爲遷之者以王子[illegible]自遷也故遷于夷狄書以自遷書之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遷其地以附楚以求安春秋以此著中國之主失所也[illegible]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以許自遷爲文又遷于析[illegible]鄭也又葉之遷其不之鄭中國而主楚所從哉[illegible]

[illegible]一年王十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楚共十[illegible]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志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程氏曰]陰陽和則雨陰[illegible]則雨爲陽雨木冰是寒甚之過其節度則陰陽乃不和[illegible]陰氣以凝[illegible]陽[illegible]澤於草木者也今乃爲冰[illegible]記之禮不足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

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

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爲可誣也〔[illegible]氏曰〕木介甲胄之象〔[illegible]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之也與隕霜大殺菽相又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出兩大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見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而欲盡應五行傳亦過矣〔[illegible]〕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爲說自著決範傳以若說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夫天人不相干豈可強合也〔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後人見此因盡廢之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illegible]〕滕文公卒〔[illegible]曰〕在位十年成公歷立〔[illegible]曰〕滕入春秋至今三世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于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錄〕〔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illegible]曰〕射以穆姜故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illegible]曰〕晉失[illegible]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郤來乞師實欲公親行還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音偃〔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

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

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
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
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
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
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
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
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
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

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
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
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
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
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
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
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
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
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穀梁】
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
言師君重於師也【杜氏曰】鄢陵鄭地【張氏】
曰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胡傳】[illegible]九

家師敗績為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衆傷君為重【[illegible]】
【[illegible]】陵之戰實傷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傷則師敗矣

鄢陵之戰楚子傷焉不曰
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
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國語】范文子曰吾外刑乎
大人而忍於小民特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
政必有內憂【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遂引師
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
我紀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范
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為
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
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
志乎此戰也云爾【家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之敗楚晉衡
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
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
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畏楚以戰中國者惟鄢

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
將恃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哉所可惜者厲公
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
困楚鄭之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於
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賤謗著之言而
力強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為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
之鄢陵之戰直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
遂霸也〇【李氏曰】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
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
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
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
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
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
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illegible]】楚審
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
而復之亦異於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illegible]乃歸王使止之弗
及可死亦得逃之止得臣曰無死蓋亦傷其賢齊之而為令
尹以於左有與[illegible]死之是楚[illegible]其臣知其莫肯[illegible]而吏

也書法與殺得臣同凡楚師之敗必行其法於大臣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強者兵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出奔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之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之所繫成之始息麂魏而下卑皆難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程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晉怒公故不見公也後期不敢見不爲見

幷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

【孫氏曰】君弒羽父弒隱公慶父弒閔公皆書薨不地易地桓公易許田而書曰假滅國成公滅鄟襄公滅邿皆書取出奔文姜奔齊哀姜奔邾皆稱孫與強國大夫盟及齊高傒盟于防晉處父盟皆稱及叛盟失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沒公而書會是也

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奚爲直

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侍道不伸邪勝義不勝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高氏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譖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讒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讒明我公之無罪【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

必爲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呂氏曰】如之聖人而不言諸公不行可謂明昭聽也已矣晉之怒而不使孫昭公與盟于平丘晉人辭公又從楚之鄭以三討伐魯之不服貳乎也自若季孫意如以晉之所以責魯非義故止之不足以令諸侯也不盡以晉之霸業不克以晉之霸業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也是同盟見黨矣故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則諱之亦是一也書法不盡書晉曲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在魯之志罪實故此見著諸侯之罪也己直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至自會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穀梁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胡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伯主幾危而致之公羊云曷爲不恥公幼也非也公即位今十六年宜得弱冠

【附録】【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布之私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特會伐】【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林氏曰】尹子王卿士子齊【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移於人矣嘗爲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侵至于不書是役也王晉尚以儒知之諸不使公與其事【王氏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譏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黃氏曰】會伐也未有書王人伐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

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屬公忠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屬公之無道也【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事行天子之綱以尊周安夏爲以未嘗漬王臣也以師不比於役天子之命而戚諸侯者而爲彼善於此也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擁盡而爭鄭則要尹武公軍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懷不及息而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書因行朝王之侵也於伐鄭存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爲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之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詩袁卯楚不爲惡矣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侯是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人例不合

○**曹伯歸自京師**【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前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汪氏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李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

是不失國故不名也【胡氏曰】書歸自京師天子赦之辭也【張氏曰】不曰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歸如書公至自某也【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喪是奉天下而入于亂耳【汪氏曰】前書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此書公會尹子晉侯伐鄭曹伯歸自京師而晉侯已歸京師無與晉其屬亦不可歸矣【家氏李氏曰】文標執衛侯歸之京師與晉屬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侯屬之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公以公罪討曹也晉侯屬之歸與曹伯主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書曹伯自京師釋衛二於責晉而書自京師室也書法精矣詳若釋衛主十八年執衛侯○【劉氏曰】知之殺殺棄子不知所歸者也非也執曹伯之下○穀梁云子不言所歸又云歸之善爲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不衛侯何善之有且自其明其有爲爾不爲善不善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如字苕音條 招遙二反 公作

【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

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杜氏曰】苕丘。晉地。不稱行人。非使人。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illegible]】寘之于苕丘也。【[illegible]】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可言以見於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晉侯而未至。故不可以歸而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愼用獄之意也。【[illegible]】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犫。則著其罪行父矣。【[illegible]】晉人舍季孫行父于苕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illegible]】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王封之族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比輕重之權衡也。○【[illegible]】公羊云代公執故仁之。夫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春秋何故仁之乎。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illegible]】季孫得還。釋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氏。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十二【左傳】

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犫為此盟也。【[illegible]】【[illegible]】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illegible]】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則擠抑於此矣。

公至自會。【[illegible]】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illegible]】大夫執則致行父。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illegible]】有不致。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然公未嘗為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詭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而公彷徨於外。以求自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出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詭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張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者。公之志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illegible]】【[illegible]】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錄】【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illegible]】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

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杜氏曰 偃鉏二公子公庶弟 [illegible]氏曰 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illegible]不辛[illegible]刺之明言其罪比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illegible]并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是以謹而日之[illegible]衆謀叔乎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將殺己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仁之至也偃與為穆姜所指然不遂魯公使從己爾求見姜與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覬覦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illegible]權在己則[illegible]負有邪禁亦焉所於乃不能制其母而怨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illegible]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illegible]氏曰 殺衆以謂殺無罪非也先刺後名是得其罪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

[illegible]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左傳 春王

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illegible]氏曰 晉命也。凡為他人與師若皆書救[illegible]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強豈敢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illegible]氏曰 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尊周二卿會之。[illegible]氏曰 成王少子臻食邑于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 [illegible]氏曰 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為重也大夫晉厲之適而[illegible]合諸侯方狎強楚者由假王室扶義以令天下也 [illegible]氏曰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附錄 左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 尋戚之盟也 [illegible]氏曰 柯陵之 盟謀復伐鄭也 [illegible]子曰 諸侯同病

楚也 [illegible]氏曰 不重言諸侯戚尹單與盟 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尋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illegible]氏曰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某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與預於事侯以為亂而已 [illegible]氏曰 狄泉之盟諱王子虎矣是不諱焉為不壽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屬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 [illegible]氏曰 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雜澤單子辛丘盟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於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見詩見郭渾下

秋。公至自會。

左傳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illegible] 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illegible]氏曰 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侯之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illegible]氏曰 公得罪於晉[illegible]久而言矣自是[illegible]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 [illegible]

定四年侵楚盟臯鼬至會言法同而赦㝐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過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違前例爲此無據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意不在伐而在會以得免於伯主爲幸故致必以會錄亦似穿鑿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氏曰] 靈公不曰公其聽子自比於不知奔其足世臣以長偽亂悲夫惟巧言能使閉門索客以發疑不納君也。[王氏曰] 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辟國家之亂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逐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何氏曰] 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氏曰] 郊春祀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郊者春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二月可以郊矣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也瀆亂尤甚故特書用以譏之[□氏曰] 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或曰蓋以人釁呴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 問劉原父謂用人於郊按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氏言始用人於亳社者誤說乎初以人祭社也

公汸九月祭天訪謂用者不宜用也若又以此年用人於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用人於亳社矣又以左氏素好誇誕若成公果于用人於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文公用成公子畢于用人於郊豈不張大其事當時魯國之人無一言乎皆有郊社楚師若有敵意於山川之社敢失一郊之公按其言楚季氏成執公伐叛之職殺之罪祭時未上帝豈於理有可於獲之但書權九月郊郊之日乎但用公羊所謂九月非禮之時也加用衛月宜理明且所旦而用郊何以不用耳直曰九五月月郊牛不明乎加牛事言十五年郊元年上言此皆下皆郊卜下定云郊文直文云夫年亥太郊以書用以若何必加用之則於用此致故特書用以何以書用宜用六用手耳郊之書用古有者加用者不時特何以書[□□氏曰] 備之故特書以何加郊之用則非時于莫甚於用此致人書用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春秋書用古有者用六畜不牲相爲用田賦況用鄭子用兵夫人皆不[□□氏曰] 之宜識無義文理不從可從文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乙耕反。[□氏曰] 霸主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室奉王命奉辭以討有罪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甲盟王室以乞師詭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氏曰] 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尊諸望齊畏威得乎哉郤錡乞師起之事不以端王伐鄭三出師而之起之重猶役於諸矣築罃諸侯之明不以王命會且書王師之起重之猶役於築罃

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左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穀梁傳]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氏曰] 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左傳]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氏曰]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諸侯畏楚救以卻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旅[汪氏曰] 王官下聘諸侯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多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卻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怠放恣驕於用戒侵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爲公之患有家霸有罰霸之道而以無道行之者

【故】晉自鄢陵以後兵威外不振伯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左傳】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蜃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春秋故史也有所不尊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謂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公孫敖卒于齊後不待公何為卒之載穀梁以壬申乃十月致公而後錄臣子亦非也昭公在外叔孫婼卒則何不待致公而後錄之字【】二傳不達文有舛誤之理【】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

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瑰事宿不足取

【附錄】【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牼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為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事胥童長魚矯之討一朝殺三卿又執欒書中行須詭無及乎世春秋所以列書而率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近廬州城下舒城【】詩曰荊舒是懲則荊舒之國皆非一種春秋之始荊舒皆以名見舒庸舒鳩舒蓼【高氏曰】楚既推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於荊之是以威衰於外而亂生於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錄厲公有英才而無令德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 晉成公十八年齊靈公九年衛獻公四年蔡景公二十六年鄭成公十二年

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晉國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爲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錄。則必用孔父仇牧之例。及其君而書死矣。【高氏曰】晉書殺胥童。而不書殺孔父仇牧息。春秋書例及其大夫。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養於厲公者也。故春秋書晉臣殺其君大夫。不善其身以及其君。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以爲萬世戒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胡氏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王氏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爲悼公。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處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實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問胡氏傳

欒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如此亦不得不書。定之書意。蓋以爲厲公無道。而書之不可。書之如此。得不坐視。亦不可。得其情。全不可謂之書弒。而不洽。言可見此意。其書法。定既以爲不可。傳中言書不言。豈不謂也。經文不可以不明。知何以爲之。公之罪。數百言而其意。都不可知。以其然後聖人之意於此。【張氏曰】經不書數。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知有以取之。子曰。天道之。則聽之也。蓋欒書之弒。此者衆聽其君而不殺。君以弒其君。【陳氏曰】曰。師之。大過。則謀及羣臣。大夫。小人爲稷。心可以舉易位之卿。社稷之亡。無以行事。易位不保。而諸侯之稷之也。不弒而不言二臣。非不保其國也。【程氏曰】古者君有過。諫之而不聽。則君爲之。以書。【胡氏曰】書不言。蓋書作正君之大過。趙穿以弒靈公。春秋書趙盾弒君。程鄭爲亂臣賊子。屬也。中行偃。傳不言。而經以欒書爲主。故使欒書中行偃之弒。

經止書國以弒。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明趙盾許止之書弒。加於一國。殺之中。首惡之罪。共得其罪也。故書國弒。首爲趙穿。欒書之所以爲首。蓋將以一國之罪。而歸之欒書。以爲首惡。不書欒書之名。書首惡之君。而書其罪於一國也。書人之罪。君以國殺之。則君之罪大。國人之殺。非書其罪也。然二子之所得罪。國人殺之君。孟子曰。聞誅一夫。云諸侯之國。二三子之君。亦曰。言以弒君爲失國。不可以諫也。社稷之屬公。何以爲亂臣。故聖人不以首惡加之。使程滑。大夫欒書中行偃。立而更立國。晉置社稷之君。非人之國也。是非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以爲程滑。

言弒其君之罪。不言其大夫也。【家氏鉉翁曰】春秋書弒。至晉殺其大夫。公子欒書。有自來矣。故書弒其君。而言公孫嬰齊。晉。晉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此者。蓋其大夫公孫嬰齊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弒。未有此也。【呂氏大圭曰】晉自悼公以來。晉伯卒於蔡。蔡人殺其大夫公子駟。本晉侯之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其權歸於列國矣。楚莊爲之。景公在晉。不在楚。而晉之伯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爲靈成景厲之世。事中國之伯。李氏曰。靈公以盜殺抗伯業之志。公力屬之事。

之無伯諸侯之攜景公心勞謀於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侈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害試晉致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故鄭之役止書晉人齊鄭叔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爲省業之會比齊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危之盟曰討齊難患之會曰乎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畏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方可圖也夷狄諾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以辟驕輕殺以復謀欲不亡得之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有請穫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邑二會侵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庵以服陳亦庶幾陵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爲若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懷却之謂內而鄭子家弑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安視援失序綏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循同盟以治即異之董使楚人得號令于長婁乃且丞會擅函求山後戎狄以爲先啓是執綏執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沐陳之恐從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脩扇惟一笑之德爽大師以伐齊

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辭辛秉以一矣遣楚使呼不拔誅爲中國蓋乃伐鄭許如赤狄多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無年焉陵于蒲雖年二會竟莫焉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參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襲也公不特純以之心行之亦殺義飾譽若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書貴弱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篤鄭之威此類可以世自掩矣晉之所辱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兵狄而狄限會京師伐秦而秦而戰敗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求四濤無霧而恐諸侯反貳是以沙隨等會未決也而多季驕打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童單于諸侯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已成而臣歷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本傳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illegible]

而佞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晉成數等矣蓋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不敢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偏聽言是用之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任危亂之朝身死宮闈不幸矣 [illegible]曰 慶克作慝爲亂中閨諸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懟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爲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爲國佐罪 [illegible]曰 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附錄 左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朱子曰 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乎便有操有縱辭音敘得從別當時驚公悟地弄得後當做人擁殺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使救他做得語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問勝與之否曰當時但拄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公如晉

左傳 嗣君也 ○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

廣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以恤之【杜氏曰】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張氏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唯書納頃事納北燕伯款納者之非正也況納大夫乎楚莊納寧儀行父于陳使之復爲大夫春秋猶譏之況納叛臣而援助以逼其君乎書伐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也君爲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氏曰】奔大夫彭城不書復入者多矣則也書不歸者也若自也奔而不言入者著其非魚石所入可也晉有書歸若入其君者魚石不言自楚而有書歸自衛元咺始書歸而已矣其人歸者也言宋魚石自齊晉欒盈是賊而已入故入者止經書復入【家鉉翁曰】晉欒盈自楚大夫盈無以說之日緩著已絕之詞又復其國逆之詞曰復入者甚逆之詞【劉氏曰】諸侯納左氏云凡去其國國逆之詞曰歸以惡曰復入今按之日歸者多矣注者曰或許之從事不與復例可合信者也少閔違者多矣注者曰或許之復入今從左氏可合信者也少與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張氏曰】此列國之所以睦而使聘之所以報也晉始至而叛國使晉下諸侯爾矣【汪氏曰】公朝至而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朝晉請爲公以晉故是杞伯來朝○秋

杞伯來朝。【左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杜氏曰】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杜氏曰】成公末年邾宣公來朝以晉悼公初立也【胡傳】晉不時也成公末年邾子來朝今又來者是以恤其志何也書比來其志何也

○築鹿囿。【左傳】書不時也【胡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古者天子之囿方百里公侯之囿方四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林麓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宣王爲九年之作既書築又書築之而不書時矣況耳目之玩乎成公末年作鹿囿昭公築郎囿【張氏曰】春秋以爲諸侯國中不可以與民爲囿【汪氏曰】臣民宜君之心也故君之有道民歸之不有道民去之不與民同好惡而以之私其囿大夫貴族猶爲非禮況以一國之君而有大囿乎【□氏曰】四十里之囿爲臣者恭爾無所謂營之於國中也囿何可長也莊公築之而能以四十里爲囿亦於郎非成公之意至成公築鹿囿而又築郎囿是三築之矣【□氏曰】春秋所謹皆始也郎囿築於昭公而魯人知其非矣而襄公築之此成公之所以來聘而敬安也其自是以爲時報急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左傳】言道也【公羊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公薨於路寢正也【家氏曰】成公之賢戰以後晉東陽之生方其事晉也甚謹自文公以來魯之君未有能甚於成公者其魯也自襄公以來魯之有而事晉者得之之不以晉爲正中不忘於晉大夫悼公之立者能其末也其諸人是晉也夫以是爲之成其年人子叔孫宜之諸賢臣之輔能以子孫豎不如是事文正年子叔孫宣豹其後能持之季文子之賢而不能得四日五十年而免於齊之難者聘于晉而不能免於齊丘之辱可謂能以不失盟會而得于□者少可謂能以不失盟會而可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張氏曰】晉師伐宋以救宋彭城之戰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救宋楚鄭之伐宋也晉以救宋之師不至而楚鄭復侵宋以之故此書楚鄭侵宋是是欲彭城之黨故也比事觀之是宋不可救也城彭城而不可救也見宋之受兵甚矣

之序鄭於楚下以兼其罪然晉悼公一出而楚所選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並選者矣〔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哉曰汝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侯今則楚鄭皆緯人而書侯晉悼公伯音房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胡傳〕悼公復與霸業而乞師以數未陳尊霸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杼直呂反虛起居反打他丁反〔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杜氏曰〕宋地〔汪氏曰〕諸侯師至而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同心懼楚而諸侯救宋故書同盟〔家氏曰〕先爲此盟也〔張氏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紈以爲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而與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師師焉而後成齊之禍〔汪氏曰〕悼公爲之也〔公羊〕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許以仁諸侯也〔穀梁〕晉悼公同盟四虛打雞澤費亳戲其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書順也〔杜氏曰〕葬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四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

襄公

〔一〕公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立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公元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爲政襄七年知罃爲政十三年荀偃爲政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九年士匄爲政二十年趙武爲政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政南北分霸始此
衛	魯襄十四年獻公奔齊殤公立公孫剽是爲殤公二十六年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魯襄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	魯襄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
滕	詳見成公元年
陳	魯襄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杞	魯襄二十三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六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襄三十一年黎比公弒子展與立
邾	魯襄十六年晉執宣公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二十六年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邾穆公襄七年小邾

楚 子重爲令尹。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爲令尹。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爲令尹。二十三年遠子馮爲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爲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立。

秦 詳見僖公元年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戴吳。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己丑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 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公羊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 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楚取彭城已封魚石。故曰非宋地。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聖人修春秋。不與魚石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猶宋彭城。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奬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哉雖入于楚。孔子選繫之于宋。所以抑强逆而[illegible]叛臣也。

劉氏曰 楚爲不蓋。奬亂助惡。使臣救其君。春秋所惡也。難得其地也。春秋不與也。凡諸使受封于天子。固有常分。强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夫。有王者作。强者將據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

[illegible] 出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辛而釋已立爲君於[illegible]之納也。必曰世子。前聘若曰是乃世子也。掉安得爲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奔於其置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

石氏曰 圍要衛石曼姑圍戚。不曰衛。成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與狄。取中國之也。以與叛臣也。一字之奪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成具焉。

氏曰 彭城已奪於楚。晉薄討之。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襄之也。十年成鄭虎牢。寢師死。險以過鄉。使幽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戍鄭虎牢。疑之也。美遲不嫌同封。皆所以明王制也。

楚丘以不書衛。爲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爲不與楚之專封者。盖桓公之事本旨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左傳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杜氏曰 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

汪氏曰 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晉非義也。晉悼公既會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動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

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氏曰：楚公子申自鄢陵之後楚子重救鄭中故則皆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楚子重救鄭）以鄭叛已足以書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伐故使次于鄭以寰鄭心且滿楚師之出勤而諸侯之師次于鄭以戰鄭勝楚霸晉者不伐輕用而使之伐故使次于陘不欲速以戰鄭皆霸者不伐輕用而使之命師之次意于不欲連圍以代伐鄭而書其次爲晉悼之意也故諸侯定之傳曰伐鄭入其郛又謂以鄭然之左師氏謂師次于鄭亦欲速於伐鄭其次爲晉（陳氏曰）不同故胡氏則曰此時會可入不伐而書而次不書于此中師氏謂楚皆與經鄭楚。有言次者此意其言以魚石使晉伐宋而書次未書也不同盟五國之大夫諸侯討其罪以魚石爲楚伐宋以左師之次也未也以而見五國伯之大難也猶未就其事會情不服合然亦是以待發明

從伯之人心不可使也何氏以爲制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汪氏曰：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高氏曰：楚自鄢陵之後侵宋者蓋欲其故以說於宋而侵鄭以救鄭）諸侯之師而退攻宋以報諸侯之師攻其所復也以宋楚其無名書曰侵加兵故〇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汪氏曰：凡九月邾子來朝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冬）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衞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陳氏曰：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王赴未至故傳善之）

可也踰月之後赴告未及者猶可以請王歸於諸侯衞晉不至則是未知王之喪也竊猶未受之乎桓公赴哀之後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者秋簡王崩而書朝聘者喪之者皆有罪也

襄王世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陳氏鄭氏）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王氏曰：靈王既立而諸侯不奔喪之禮廢矣京師不復知有來朝聘者而衞晉始來聘是時諸侯猶知有京師王之立而三年之喪朝聘天子焉（高氏曰：春秋之時諸侯不朝五年而一朝于天子者蓋亦鮮矣不廢不朝天子而擇焉）凡朝聘皆君也童子侯有不朝而喪之者也父非有老少也喪事以天王之喪居喪尚賓而無旅之禮但盡臣子）

悲哀而已矣寡以四境之內國家不朝而亦不能以天王之喪而相接以位爲之禮（張氏曰：公卒三年皆因同之朝聘杜氏說本朝安不以之天王山之喪胡氏得嘉之宰此則下已無日不有以去其辭四十日近且二之此說當與然）

及喪服年以同胡氏但得之宰此則下已無日丑吾以辭去則其久近且告之四十日已然杜傳說皆亦無可取文恐

靈王元年（晉悼公二年齊靈公十二年衞獻公四年蔡景公二十八年鄭成公十四年曹成公七年陳成公二十八年杞桓公六十年宋平公五年秦景公十六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吳壽夢十五年）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汪氏曰：五月而葬速）〇鄭師伐宋（左氏曰：鄭受命于楚伐宋　胡氏曰：宋之伐鄭以彭城故也爲之伐宋者亦以其動於楚而爲之也伐中國不以人之故書師者以伸之書伐宋者積鄭衆之耳疾）

附錄（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葬葬也○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汪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卿少也【家鉉翁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之書名衛將【李氏集義曰】上言鄭伯睔卒下書三國之師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為譏其伐喪也【[illegible]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illegible]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褒之則並伐其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illegible]氏曰】穀梁云稱于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累害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卑師少書將例然也若人伐己喪己亦伐人喪是以見報怨春秋宜為是書之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杜氏曰】大夫專會春秋不加貶黜之文若直敘其會以志其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illegible]氏曰】齊諸也三月而葬速○【[illegible]氏曰】穆姜有美檟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叔孫豹如宋【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illegible]氏曰】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illegible]】河東上黨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有太行羊頭山魏之安邑【汪氏曰】通鑑烈王七年韓趙伐魏圍安邑按魏本都安邑乃堯舜舊都即冀州之野燕之榆關【[illegible]】燕平州之東有榆關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吳之西陵【汪氏曰】吳志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則荊州非吳有也按西陵即夷陵蜀之漢樂音洛【汪氏曰】蜀志建興七年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按沔口晉吳皆以為重鎮控引秦梁路通蜀漢成固即漢中隋書以襲成都之咽喉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illegible]氏曰】鄭之虎牢三國之都山西陵漢陽皆國之存亡所係者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豈為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

事邪[illegible]氏曰楚丘不言[illegible]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
有邢諸侯城之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illegible]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爲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
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
也伯主爲宋討[illegible]係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家氏曰
虎牢諸夏之憑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外之限界在爲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鄭以明
虎牢作鄭之所宜者也鄭之封歸會受之天子爲不以聲之竊字曰鄭叛華即夷以天予之侯慶甘爲夷屬鄭
天子之封守雍當割書諸侯歷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鄭之於中虔所以正夷夏內外之分
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illegible]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作聖人與能修[illegible]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也關
之邑招與城之非正地城虎牢之以安中國自任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以[illegible]曰不言伐取且不
繫之鄭晉所以與晉也汪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爲鄭主王賜之虎牢以東侯失其地爲爲公紹惠王而

王復歸之號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會以虎牢爲中國之輕重也迫悼公之霸則迫楚徵潛
若江黃強甫六蓼群舒之夷吞噬[illegible]中圉諸侯君陳昔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蜀繫畫鄭以王室諸異
識內大國又居而從楚荀非距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得越實而東醉戰中華之縛其不渝晉
於夷者斷希矣取虎牢之戍不繫於鄭責實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窮也畏遂城虎牢見大夫
之專也之[illegible]氏曰公羊子不[illegible]取爲中國諱也接夫予增損經文以示義何諱之爲芒言鄭虎牢則以識之也
[illegible]氏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寸謂外之矣反謂內之矣穀梁之說非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牢不[illegible]寬三闕不同胡
氏據程于以爲罪貳人[illegible]失守以下係不係國例冠之則其說亦是蓋比年城之係鄭者罪湯之失險十年伐
而條鄭者罪諸侯之據不也然比年鄭城虎牢必猶以爲鄭備楚爲辭故春秋險甚足晉之之至十年之成則
不過爲拒鄭討而無備無之實矣然虔重疑之亦春秋之忠怨也扡氏以爲此楚之不諸家侯虎牢巳曷晉也
十年之係鄭者言鄭服年歸之明晉者也兩可通公殺說達不可從是氏不與洞之說查用志事志爲其曰以

[illegible]主而討[illegible]非[illegible]之所可私有此[illegible]得之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劉氏曰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illegible]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偪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
事之[illegible][illegible]氏曰書楚之所以不[illegible]晉也

辛卯　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illegible]自此

左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illegible]氏曰國致失御大位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辭此共王之所以不報也陳氏曰於是若伐吳吳伐楚取焉則其但書之伐吳何春秋於吳楚未嘗無差等

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門于巢卒而後書[illegible]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雞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
勢稍屈於中國是中國諸侯併力誅之而吳乘其間之先伐吳以張其[illegible][illegible]氏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illegible]如於此

〇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illegible]氏曰重于侵不劉王盖[illegible]可報以成人之盟也豈可反朝司列爭不

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illegible]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illegible]氏曰稽首魯[illegible]之事天子之禮[illegible]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樗近晉之地[illegible]氏曰晉悼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適公盟于長樗[illegible]氏曰出朝數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illegible]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爲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靈之傳而悼公之懽宜悼公之能復伯也[illegible]氏曰此正與晉及向戌盟于例同惡蓋會亦殺向戌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illegible]於於此年

公至自晉

[illegible]氏曰上[illegible]不十國

欲。楚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附錄】【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亳，要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朱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公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曰以賤之。【陳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書王臣與盟而賤其責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攘分之美見矣。況柯陵、平丘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諸侯之下同，本以見棄上下之分，未可不書日以謹之也。【李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其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鄬，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鄭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要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諸也。今聞鄭伯受盟，故遣大夫來成于晉[illegible]

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 陳請服也 公羊傳 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穀梁傳 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杜氏曰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 何氏曰 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殊諸侯與大夫皆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因上地 孫氏曰 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湨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劉氏曰 春秋來喜毀惡不失其實若也諸侯皆在是文猶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詞也異乎湨梁湨來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尊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 廬陵李氏曰 陳久叛中國服役于楚速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殺乎悼公盍亦增脩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背於禮義害楚之致皆夷厲華此諸侯之欲寡君之類也雖微盟約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作同心料逆王爲尊禮遠之使往報爲足夫冥必沒政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罪晉也 陳氏曰 以大夫盟袁僑會侯不欲來僑諸諸侯也雞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見始悼公爲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而后大夫專盟矣 汪氏曰 踐土之盟陳鄭公如會文公來會再要以畢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荀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使啟大夫專權之諸詳書及以及者諸侯之失備也者獄外主其及外王盟會皆猶會惟諸侯之大夫故條盟衰衰盟家稱及著大夫之專而有汲沒之意也晉悼雞澤之役雞能往安據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頻公以凌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練諸侯之權此乃復伯物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凡者故晉伯雖復盛於悼公而失攻之鄰亦由悼公也 廬陵李氏曰 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春而袁僑再書陳者公年注司喜得陳也與召陵盟晉言盟侯衆楚同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湨梁大夫盟同此書諸侯而彼不條諸侯者楊士飭曰此雞對君私盟獲君之帝發至十六年積謂已久不臣之情拯也以曰于宋再書黨而袁僑不再書地者稱書于宋於見其惡之大也又因以盟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書袁婁以見其進盟之通也又曰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徵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戍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附錄 左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illegible] 時而返故致公之蹈○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曰 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脩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違不能以問罪於許規撫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 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 [illegible] 祭法曾祖爲皇考廟 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

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救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汪氏】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徹名通易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如月之恒諱作常光恭克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作足證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淳朴之淳二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李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諱為忠非盛世之制也

夏叔孫豹如晉【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氏】曰且為鄭世子故【廬陵李氏】曰重公之婦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同【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

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

○葬陳成公【□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王氏】曰陳即中國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杜氏】曰定諡也妾以正夫人禮踰月而葬速【□氏】曰死殯二十二日廢【□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違禮略也【□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群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彊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王氏】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氏】曰公有母喪如晉朝【□氏】曰襄公之立至是七歲矣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陳人圍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詘也【廬陵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事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所以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怨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錄【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附錄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註 [illegible] 發子產父 [illegible]氏曰 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脩好也 廬陵李氏曰 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illegible]氏曰 鄫與

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illegible]氏曰 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與莒外孫故曰舅出時莒女姊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殆即訟也齊人語 劉氏曰 鄫不勝莒會之惠求為附庸以自定鄫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姓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稱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陸淳曰 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illegible]氏曰 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 王氏曰 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鄫太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會大夫而親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譏之 高郵孫氏曰 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姓兼無益矣 汪氏曰 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亟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雖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鄫世子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于晉猶之可也旅見于吳甚矣 襄陵許氏曰 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鄫下王用其義必有所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穀作稻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杜氏曰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 [illegible]氏曰 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成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比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襄陵許氏曰 晉楚爭衛撻之在善故晉急吳如此 [illegible]曰 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 左傳旱也 [illegible]氏曰 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諸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氏曰】共王敗於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王氏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爲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張子曰】吳來會非爲主也【胡氏曰】鄫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鄫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未爲主也【杜氏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

戚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善其聽命也【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推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人者于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抗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不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國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鄫人之上於是至加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未足爲中國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illegible]】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冬會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於今八年七合諸侯不數救陳與戍鄭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爲八年

公至自會○冬戍陳【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內辭也【陳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高氏曰】陳背華即夷二十餘年爲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中國則又爲夷狄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効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戍其爲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書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司義【趙氏曰】諸侯在戍皆受命各還國遣戍故獨書會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胡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棄陳之議【宋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晉悼公之戍陳鄭特書之悼公之霸業桓文之所不肯爲也桓公不戰

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柤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遠守之誠下策也【王氏曰】悼公之戍陳有恤中國而攘夷狄之義惜其以爲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不率戍之遂至於失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范氏曰】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書之【葉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爲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氏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之也【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穀梁傳】善救陳也【胡氏曰】此以救陳致救陳也書勞也善之○辛未季

孫行父卒[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之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愼。借亂未落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辛卯]靈王五年

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王氏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匄嗣。

○夏。宋華弱來奔。[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譏楚尚敎。而歸潰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左傳]鄫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范氏曰]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非女滅[家鉉翁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明。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分續折。血脈貴適分雖妹而本實一。此性之所異。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乏姓以別其系宗以漢其。象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動。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人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祀。鄫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illegible]不深切著明[illegible]。

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楚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與女弟謀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爲幽王。是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承間言於太子。以爲適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爲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爲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爲後之文。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家氏曰]周衰倫敘不明。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重別之。爲莒以爲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遷不問哉。○[劉氏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鄫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以左氏恃賂之說非也。[illegible]戚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言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苟以此爲非實滅。乖趙于於其事情。以爲莒人以其破鄫立其于使守。之而爲附。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爲附庸。後晉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爲晉。其冬鄫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至于晉[illegible]月。會子咸尋叔。以魯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

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冬叔孫豹如邾【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始聘脩平以無忘舊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〇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晉陵符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興廢於下矣【張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汪氏曰】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鄫聽命于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見霸主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汪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衛文公滅邢經猶名以貶之今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高氏曰】齊圍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盡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戕諸侯之相滅也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郯少皞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屏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久漸其習俗然也

〇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張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當四月而二卜不從則過時不敢以褻龜違然書以譏非時而[illegible]請卜

也〇小邾子來朝【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〇城費費音秘【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汪氏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强特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强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强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令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汪氏曰】此書聘郯小邾來朝而遣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禮而畏大字小之情見矣

〇八月螽【[illegible]氏曰】為災故書【[illegible]氏曰】莊公以書

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附錄 左傳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王氏曰 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甚抗之甚。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李氏曰 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家氏曰 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為子軌反。穀作

左傳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王氏曰 鄬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 晉悼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據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遂為之合諸侯也。胡氏曰 書楚圍陳。書會于鄬。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罪。楚猶夏之強。晉悼安據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髡若門反。穀作髡原。公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杜氏曰 不欲斥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 殺其僖赴而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弒子之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

聖人之意。頗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莒齊則以變尊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

[□氏曰]中國之大夫而曰之爲夷狄之民其詩序之興。斷自涑泗。穀梁子其必有所指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未見諸侯者。其志在於見諸侯也。曰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胡氏曰]諸侯卒於其封內。雖大夫於其家。亦不可外其君。是以卒不地也。鄭何以獨書鄵。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踰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爲變文以起其見弑。其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曰]鄭伯髡頑楚產壽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曰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之

爲賢者諱。盡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爲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爲善之門也。[汪氏曰]或引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請髡頑書名之義與遏同。實卒而非弒也。今考遏之死。三傳皆云巢人射之。則鄭僖變文。同爲而非卒矣。[陳氏曰]胡氏云衆人取公之穀以見頑與陽生同弒。一例以楚虔爲一例。張氏亦非見弒之獨說。似子皆有見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爲一見頑本非見弒其說似有見不取。

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亦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僖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怵變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陳亦討陳晉。雖爲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撫安中國。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爲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夷狄則爲中國之所討。從中國則又懼楚之若此。乃四夫之逃亦可羞矣。[汪氏曰]陳侯於是懼而致從中國而顧其書逃以稱諸侯莫有討者。陳自此後。直郭伯之從華夏。書逃以抑之。[□□□氏曰]陳侯會晉則以晉楚之分主之。會始與者。皆不書。惟陳鄭以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號之會。諸侯之逃楚者。伯故也。[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逃。以攘之於內。進中國而外夷狄也。

[□□]

十七年。靈王八年。晉悼八年。齊靈十七年。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汪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十年。朝齊。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幾。而魯君四朝。魯之事晉。亦知諸侯之事晉。豈非晉悼之朝。霸之盛。其諸侯遇矣。

三朝于晉。悼公之朝。自宣公十年。霸[□□]曰魯君四朝。魯公之朝。[□□□□曰]天子五年一朝。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令諸侯無復定準。令晉悼使諸侯朝聘之數也。其多少。又如公之朝晉。各有其數。又取之諸侯之朝。不諸侯故事。[左氏曰]襄公嗣位。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非倚一伯晉侯更合諸侯。故晉公朝會聘數。其數耳。其數爲那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亦同文襄也。何以書。譏諸夏而中國也。

○夏。葬鄭僖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附錄][左傳]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杜氏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王氏葆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從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皐縣也【家氏曰】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汪氏曰】衛滅邢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叙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

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焉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從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會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與【[illegible]】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幼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三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其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諱其如也【[illegible]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內爲主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此者稱人[illegible]門國之君皆從而[illegible]在會

而晉楚不預盟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盟打同盟首以仲孫蔑會崔杼列乎其間繼會淳文以諸侯之大夫盟溴梁袁僑焉今而會邢丘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爲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於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梁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分而霸伯者尚且之政也○【[illegible]】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傳君臾也國大夫會列書名何獨尊晉侯乎【[illegible]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以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公至自晉【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左傳】以疆鄫田【高氏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鄫遂屬於莒矣【王氏曰】見莒子之罷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張氏曰】莒人敢鄙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疆魯田之師也【[illegible]曰】莒恃遠滅鄫伐魯以好寄盟而伯討不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左傳】旱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

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鄭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葷粥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

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使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高氏曰 志在事楚矣 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綏楚傳公 汪氏曰 自襄元年

夏侵宋戍陳陳侵鄭皆書大夫之名書而無與詞者豈與其為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廬陵李氏曰 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陳氏曰 晉之事魯甚謹而成公末年王室十二年士匄聘凡四時於魯聘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亦學乎宣伯

公之得諸侯也 廬陵李氏曰 此與士匄來聘古伐鄭同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公作火 左傳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傳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穀梁傳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陳氏曰 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公羊以為王者之後記災也非先王之後也左氏以為宋之災晉侯問而知之記宋災者或以宋告故書也晉使士弱之問則宋災告晉必矣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 事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公朝晉而晉來聘文使報焉事大國之禮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杜氏曰 成公母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東宮

〔附録〕〔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杜氏曰〕四月而葬速〔[illegible]曰〕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羊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杜氏曰〕戲鄭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胡氏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爲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汪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敵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戰楚誠實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赦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成穀退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徒顧攝服矣迫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蘇陳入鄭文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變爽之大夫主盟諸侯而陵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已有焉公

敗之於鄢陵三敗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眞於五會之信而獲叛焉悼公欲直搗方城潰水之境繼齊桓怙判之績則楚寢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魁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雖有以對其暴很之辭文有以推其懲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亳城北特書同盟以鄢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于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耻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故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鄭于戲不發春秋言無意哉【臨川吳氏】曰比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皆方失陳國中之勢未報鄭又侵秦楚人之詞稍宜故士句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念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書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尋善勝之眞悼公既歸脩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續焉則此盟乃夷襄盛衰之機括也歟。【汪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事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采而周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附錄】【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胡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服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錄】【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 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

左傳 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穀梁傳曰 會又會外之也 杜氏曰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 張氏曰 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

汪氏曰 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姓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方衰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牢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齊焉而得洩心之疾痛愈乎

廬陵李氏曰 春秋於楚未嘗殊會而獨殊會吳者蓋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為會春秋尚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傅

左傳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穀梁傳 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杜氏曰 偪陽妘姓國 [illegible] 晉之威信未能服遠邪辭諸侯涉楚之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曰而志之也

陳氏曰 以偪陽子歸不書有偪陽子也以為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而遂滅偪陽於偪陽手何謂焉 汪氏曰 偪陽國及柤也皆在柤縣 乃吳入中國之要害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謂滅偪陽而 適吳也吳陳會柤反以兵同滅偪陽而春秋所書若會柤 之發鑿事以滅偪陽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是夷 狄之主兵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柤之[illegible]滅諱故 降斷遷陽晉文之霸議曹伯遂譏侯悼公之霸滅偪陽 皆功不拚遷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

廬陵李氏曰 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者言譏事之辭不加日時責吳會諸侯滅偪陽所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然公羊注亦以為惡諸侯從夷滅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公至自會 穀梁傳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illegible] 王氏曰 [illegible] 因會夷而滅人之國其甚矣故以會致焉

○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高氏曰 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 [illegible]

[illegible] 楚鄭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 **晉師伐秦** [illegible] 晉悼伐秦報其侵也 [illegible] 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偪陽 [illegible] 千里而伐秦 [illegible]

故之棄成於秦以臣秦之此力共攘荊楚可以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貪楚之此晉之失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反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附錄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汪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厭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國之上[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東萊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汪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霸主接諸侯之術也[□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雖屢會或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大子光宋向戍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子而何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諸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棄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爵制論之識實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附錄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汪氏曰]攝君事也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汪氏曰]陪倅也貳副也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閑有偃息談笑而御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汪氏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一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汪氏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竊其位是也[□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

三如鄭之失政久矣書盜自說始春秋之季小臣盜殺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陳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傳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推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播殺其大夫也與**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騑之罪豈可以失職敵之罪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辟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縶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書是臣之君或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卷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爲文故不得書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殺鄭大夫某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戍鄭虎牢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卒

若墊隘**杜氏曰**委頓也猶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不能守故不繫於鄭曷爲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爲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連前轅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汪氏曰**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著其人心不協係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會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爲救患之名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爲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爲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爲有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高氏曰**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於其伐也書其爵而於其戍反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戍也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闘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猾夏之蠻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餞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爲不救愛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將鄭而棄陳悼公蓋惑於諸大夫之言以爲陳近於楚

是以討逆功而動大義急於此而與於從也。[illegible]氏曰：虎牢係鄭，三得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皆善，則伐者不善，故釋諸侯。此義甚精，而家氏責伯主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二戍之義。又曰：陳氏曰：不係之鄭者，爲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係之衛，緣陵不係之杞，梁山沙鹿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鄫，鄫係之紀，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爲天下城之者，豈非同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又曰：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持書晉楚二救之義。

公至自伐鄭。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附錄 左傳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紀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公羊傳 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 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知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汪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今之丁也。邑令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鄭氏曰：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朱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七萬二千人，然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永嘉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爲臣；季氏彊，直欲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爲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而征，各入己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樂，而魯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乎？是知自伯禽以

魯國已稱三軍矣往往自文宣而下事政寖不補其
闕自此年以三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
以行一歲當時諸卿私衆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
專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更新整頓作三軍申明
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衆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
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
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於帷幄之中不
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茅堂胡氏曰】是也魯
自有三軍而謂之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爲舍中軍所誤
故以魯本二軍而作有復古之說【汪氏曰】晉魯舊稱魯人三
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蓋是時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
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是故三軍政聽環而公室之三軍
軍亦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作三軍故至作三窮兵
也軍多貢重遂自減爲二軍至此復作之名而尊公以來
以軍多將則重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倍復公作文公以來霸國
四卿並將而三桓又有兵權孫氏仲叔氏是以三分公室
既有三軍又有孫數氏仲叔之類是以三家分公采邑所擅
既多而三公室之兵數屬氏是三家三分公室又所領
已之車衆不以復作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爲
私屬之人不以復三軍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已

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
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
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之作學者習
其讀而問其常由知罪之在矣其明年季孫宿救台
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爲
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
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高氏曰】
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家氏曰】析三軍以爲三而三家作三
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矣侯之家
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亟
人臣專國於此邑之戒。【趙氏曰】公羊云三軍者何三卿也
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一穀梁又云諸侯一軍大國三軍
大軍制當興周禮小國一軍按魯初封時一軍爲大國非小
一軍明矣【李氏曰】此係其制國分氏之法以左氏傳
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以爲魯
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爲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魯本有三軍今
不過二發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專其一以爲魯之作三軍者此

度小不能擴國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度以
多貢重歲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
此說則亦無碍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後
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二軍也當從胡氏舍中軍見昭
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四卜
之瀆以著魯郊之僭【汪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
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不卜
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高氏曰】不當郊而郊不卜則不復
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今
牲者非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
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
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
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
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

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四月諸
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
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
于濟隧【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復興一來侵宋故也
【李氏曰】世子光以先至而進列者悼公一時借以勸
諸侯之趨事然齊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各反公穀作京【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
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
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
亡氏踣其國家【程子曰】亳城鄭地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宋云
同盟者其反覆【胡氏曰】諸侯同盟也以湯都亳
【杜氏曰】亳城鄭地【許氏曰】盟于亳

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鄉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之謂

亦可以同盟為親禮之同盟始有于此又曰之天子司盟有家者宗廟之有主于此又曰正義于此所言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不以伐鄭而書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所謂伐鄭而未服

公至自伐鄭 【發明】 伐鄭也 【胡氏曰】 ……與盟通矣可知說之況是不與之故此盟則杜氏所謂以後書盟而後伐者事發晉致故則見鄭服同盟而不得鄭以是盟也

【范氏曰】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會致伐以伐致盟未得鄭而不復伐楚者此盟則召陵以會致 【高氏曰】……

服後伐鄭至異則以伐致伐而盟與不服伐鄭書法同盟而楚致為書者書先事致伐者宜也以此則未能致伐書正與此同為大至此異為者楚何強也諸侯來服之故以陵為伐為公不鄭周說亦伐鄭陵故事以同會而書為大伐楚於此書伐楚強鄭通以陵此為不盟後更盡伐楚何公後三國伐不與盟不後能服伐鄭則此以為楚強例強書柯楚獨為不強後聽公於三國伐之以不會能服伐鄭則此以為常例書柯之兵事此則未可為息而後終書魚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以謂不見三駕之後蕭魚序續方以會至故兩書只至伐則

一勞者不永逸也與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 【某氏曰】伐鄭書同盟鄭與盟何知 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 【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叛晉使楚救報而國與晉以抗楚國為道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傳】……九月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杜氏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胡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 【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而後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晉悼之績也 【張氏曰】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伐而後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續之辭也 【王氏曰】……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盍美晉侯之功也 【汪氏曰】……亦會 【某氏曰】拒楚莊完來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美義也二霸之績然召陵則先書盟于蕭魚與盟夷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之行人良霄於伐鄭之下則鄭可知矣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汪氏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 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 【某氏曰】……不相備也

肸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

二十四年[汪氏曰]昭四年會申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不敢渝乎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人強從未若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氏曰]自鄭人侵蔡之以晉楚爭鄭五年之閒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以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于是楚不能應全師以瑕鄭乃因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氏曰]春秋嘉書於悼公之服鄭也有直其伯義者[□]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因也亦非一日之積通於楚之下而未果此不能之可其辭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以晉小不始於曾之是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寓是

乃有責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致爲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爲善不以盟誓爲言示以救災恤禍之亂向其好惡獎王道者遠人服矣[東萊呂氏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役有楚方強其手以戰爲所不敢而卒以不戰服之蓋無故或時亂于師徒之以言示不怯而悼之辛所不戰晉悼三駕之中國者豈心無窮者也而以服楚者固有道矣[王氏曰]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晉悼三駕而止此四年以能服楚亦止此自襄九年會戲八年之間鄭伯不以盟誓爲言信公以能合服楚止此矣晉悼三年之會以盟鄭二不以師力爲武然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爲文公以力爲武晉屬公以手勝悼公以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信與師威伐鄭悼公以會服其亦之于是制楚者也不以戰勝手屬公伐鄭戰于鄢陵悼公以會蕭魚皆亦蕭魚之會也不以力戰手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亦撫之乎文召陵之以不力戰手

公至自會[汪氏曰]汪氏曰伐鄭而後會而服中國書之故以會致鄭伯之辭也[張氏曰]書兵不如鄭故書至自會[胡氏曰]春秋以變文爲褒以不致貶書盟而不言戰以不書盟爲諱書伐而無功則以會致伐爲美也[□□氏曰]屬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以會致春秋之立文何以異

○楚人執鄭行

人良霄[□□]服于晉白狄以作良霄之故未能懷君若能以王辭若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高氏曰]書行人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之皆爲人之罪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葉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已執其事執良霄見楚之不能行於人是以矣[高氏曰]鄭伯良霄[張氏曰]書楚執良霄以不與晉爭鄭故於執良霄是以晉舒矣[汪氏曰]悼公之不年之自是吉不絕于出楚師楚不能與晉得爭鄭故於執良霄從以晉中國獨至於蕭魚寬北能四鄭伐鄭伐宋或伐鄭或伐鄭則或楚救于鄭或伐鄭以虎牢鄭公子負以救鄭之止邑鄭知之一鄭不可而不敢出師不敢蓋抗晉以楚師之窮力之義一鄭而不可不能出而不敢抗蓋以楚自救而不師而出師不可戲之而楚欲與晉之前是晉卒書于齊人於稽武師伐晉以救鄭爲先入晉地少秦師伐晉晉報秦易武齊伐鄭先入交晉師已悉之秦晉戰而晉報晉師秦公秦晉戰之秦晉爲楚之役楚鄭秦報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晉之敗爲而不救鄭與也秦之役[張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

○冬秦人伐晉[左傳]庶長鮑秦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附錄]靈王十一年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二鄭簡五曹成十八衛獻十六蔡景三十一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吳壽夢二十五卒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以重其圍也[□氏曰]始不書圍邑不書圍者以圍邑爲自此始[□氏曰]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氏曰]魯與莒有怨伐我取其邑故書圍其邑見其好戰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高氏曰]文十二年嘗城鄆矣魯不能守爲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台而入鄆

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未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

其國也。（陳氏曰）時公微弱教不行故宿遂取鄆以自益其邑。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汪氏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馮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曰。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㧞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家氏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費邑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爲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汪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一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鄆莒而連年來伐而不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汪氏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而澤云云不亦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氏曰）謝前年伐鄭。（□氏曰）晉方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秋九月，吳子乘卒。（□氏曰）壽夢也。（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胡氏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以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年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也。（孫氏曰）明諸侯不通書葬者卑之也大惡重之及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高氏曰）秦人與楚爲和者楚人率秦師以報之也。（汪氏曰）傳言代而經書侵楚之無罪也。

附錄（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家氏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氏曰）公行必致廟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氏曰）左氏告至例二年傳曰告于廟也則三十六年傳曰以歲則亦至書之至禮也此則不書此亦一虛說也然則編行一禮則亦書至之事。○

夏，取邿。邿音詩，公作詩。（左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詩者何邿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邿婁諱亟也。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高氏曰）曹乘亂而取之也以爲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家氏曰）取無大亂而晉已始以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氏曰）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況乎。（□氏曰）公羊以邿爲邿邑然不書伐邿則非邿邑明矣。

附錄（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左傳]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附[左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左傳]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高氏曰] 防臧氏之邑也 [illegible] 鄭國則取邾以防為利者齊也以為安乃已矣 [illegible] 二十年 [illegible] 圍年臧孫以防 [illegible] 二十四年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以邑求後 [illegible] 不書此城防之始 [illegible]

附[左傳]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 壬寅 靈王十三年 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二 衛獻十八 蔡景二十 鄭簡七 曹成十九 陳哀十 杞孝八 宋平十七 秦景二十八 楚康王昭元年 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左傳] 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杜氏曰] 書二卿會晉以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共成伯業也向鄭地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孔氏曰]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 [illegible] 二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常也宿與老皆卿會晉以卿為介盟主亦為列之於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並書之也會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 [illegible] 大夫為卿上介 [illegible] 內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 [illegible] 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 [illegible] [張氏曰] 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高氏曰] 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 [illegible] 言會吳 [illegible] 會鍾離同 [illegible] 自是晉始 [illegible] 不於會 [illegible] 吳將以謀楚也 [illegible] 吳由此服 [illegible] 但使大夫會吳 [illegible]

鄭出於取此春秋何以書［陳氏曰］婼如晉曰大夫介大
夫使則士爲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曰寡君之命
介于服回在婼鄭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
列二卿於會晉會俱失禮矣且荀萬魚而後凡役皆人
夫悼公之息而霸業之衰也［陳氏曰］此齊崔杼宋華閱
寓孔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備也則不親事於會也
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
莒諸侯之大夫從晉將伐秦而悼不自新荀偃衆而屬一
爭而大夫是有故不伐秦之役不書晉侯之令而息大也夫則
諸侯事之大夫是有伐親秦之役會者晉之侯令而大夫
不親良霄悼公爲之也自於會書翔有霸者晉之侯
書鄭良霄於城杞鄭其書不會書公晉趙武宋向戌不書
行於大夫矣［臧孫子曰］晉之會吳而止此則以令多不書
不資於晉不能致吳黃也而伯列矣以後吳
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爲吳至黃池而晉在吳大也
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吳請楚吳吳有求於晉也
高左氏所載事之是非或其實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諸侯
氏氏謀伐秦之迹非是

附錄左傳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
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
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
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
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
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也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
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
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
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
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
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
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
之請於晉而復之［高氏曰］春秋書晉與秦頻年中國之兵爭不言戰
威德於晉而國之之敗衰矣［汪氏曰］晉秦於十九年國之衆也而
北於圍鄭蓋怨自結文公敗殽稱諸侯三戰大於是之衆也而
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之師未嘗有若是之衆也
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有晉侯以於壁境上而師若出無律賛
異心徒以三國民之功績茂有晉侯持於境上師若出無律將各惜
公之於政事臣之忠也［趙氏曰］書於左氏云齊宋
大夫不急於政事諸侯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攝也
按經書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爲其小小拘舉情忽生大書齊宋書人
［陸氏曰］左氏猜之義類子雖不卑然齊宋書人諸

傳皆無說以爲未命大夫文不當序鄭上從左氏成二年
蜀之盟爲大夫列鄭下則此非微者書蔡姑從左氏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衎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
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
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
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
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
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請於孫子孫子
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鄄人執之初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
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
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
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罪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

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二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胡氏曰仲尼作春秋皆習擬大義未與舊史同也謂春秋即用舊欲知經之大義深考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出其君而或曰臣其罪不彰無乃掩義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衆人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不善之積莫非己招也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

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陳

氏曰逐君之罪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逐大義也家氏曰奔而名者君之辭剽已立而矣而行不存名何耶孫以公孫為責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不以名見也所以武於位而之鄭不名剽篡國而衎不名其不以名也所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歸篡之實也美其不子據同衛侯氏曰春秋自此父也出奔衛至入衛以叛林父之名氏十見於經具書不削所以著其專國以逐君之罪也侯字氏曰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剽衎復其國二十七年殺喜鮮奔晉又曰凡人君奔剽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胡氏曰蔡侯朱莒庚輿鄭突是也不稱公子成公之奔楚不名者皆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獨名者歸公於弟鱄也也其復國則皆書名皆不名其二公之書法正同汪氏曰王氏箋義云衛侯歸不道是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令考二十五年入夷儀三傳以三傳皆正不名其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蓋衎之立以正不究經之必有比義之可篡又剽非可以忽然全奪例若謂依此前例得名之體乎夫謂之春秋立剽後不書得之辭王前此已類耳

附錄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汪氏曰報入鄆[?]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四田 伐我冬是無晉也汪氏曰湨梁之盟兼有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氏曰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 左傳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閱音悅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氏曰定立剽戚衛地 [?]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討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氏曰諸國書卿明晉林父之衛也 張氏曰剽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逐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是其見 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衎無會不與無役不從令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約衛君[?]孫寗以伸伯討方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與反助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況春秋

悼公之德衰矣[?]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寔逐君之賊[?]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怠於政事惑於其臣而不之罪也[?]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逆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廢矣苟假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賊明不建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詳于戚之會者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附錄 左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杜氏曰劉魯地

張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棄禮也不繫國著向戌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己為非禮況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比霸主誅遂以陳望國而非諸侯待鄭因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杜氏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 孔氏曰官師中士下士也 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

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illegible]氏曰】天子不親逆上卿逆而公監之春秋

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illegible]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惟二非禮則書也【臨川吳氏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與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遂歸京師其逆其歸雖從荀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明靈人因郎公之來劉夏之過哉而書以示譏也

【附錄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逐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齊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illegible]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進然惑季三家之專魯也【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強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郈莒交侵齊亦屢侵暨之百全之家為足自立而益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冰冠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殺我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棄其晉悼襄更

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所又曰此傳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譏事之無備然則家臣之恃強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鼓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寧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蓋外城也【同杜氏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況比二郛以師城之其識可知矣【王氏曰】此言城郛則凡言城某者非獨郛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張氏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微也

○邾人伐我南鄙【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高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是數來伐【[illegible]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病國抑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illegible]氏曰】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李氏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伯蓋晉賢侯也季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兄功之美也齊桓歷燮穆險以數十年之聖騷而行事悼公過畢晉文老於奉克晚而發圖無血氣之有悍未除卷之之閭受矣力能忠寡而不追聖忍而持專有回觀卻慮之謀無輕遷報伏之舉其亦循知以道養心毀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御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騎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寄不為故十三國相與周於不令而從無戒諱滅逐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此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逆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成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虞之楚子襄曰晉不可輕事之而復可故三駕之烈不文一旅無成汲鄭叛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

不能扞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擅失陳之責能賀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擅非大夫敢于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繼於大夫乎陳不可棄從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尚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是不可啓猶楚不可擇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徂吳憂光甚何明於治楚而賂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靈遁桓文矣

附錄 左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

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七。宋平十九。秦景二十七。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 踰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湨古闃反 左傳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 高氏曰 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前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 杜氏曰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家氏曰 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 汪氏曰 高厚逃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

戊寅。大夫盟 左傳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寗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何氏曰 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趙氏曰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書序諸侯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晉以下大夫不書舉小邾以包之 何氏曰 不重出地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君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 汪氏曰 會向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戚會逐君之臣定墓

立之君皆關於夷夏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 何氏曰 蕭魚服鄭諸侯勞倦而大夫常行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 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 何氏曰 贅猶繫屬之旒旂旒旒以旒旗喻者為下所執持 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 汪氏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虔魏曼多之玄孫斯皆為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胡氏曰 諸侯之大夫自湨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也陳氏曰五霸既衰湨梁之會諸侯在會而大夫自盟道簡自是差之異不好陳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擅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至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而君不在序自但曰大夫則有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也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大夫有斥言大夫而不序也陳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大夫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及陳袁僑盟言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陳氏曰雞澤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也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湨梁則又甚矣湨梁之會政在大夫諸侯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李氏集義曰大者天夫無諸侯故也大夫雖上序諸侯之言盟則諸侯既盟矣後言大夫繫於諸侯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夫失政而何陳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之臣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師帥賓役諸侯之命也雖澶淵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

又盟衰僑受命而盟非諸侯之命也湨梁之盟前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也矣于宋之盟前諸侯皆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無諸侯也然於此年以大夫之盟著大夫之擅也諸侯之不敢會者而大夫無諸侯之可否以後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是十年間諸侯也晉平即位湨梁之會諸侯沙也晉霸之時也可以能侯湨梁大夫祝柯之盟有政統於商人而政於趙武不能號令諸侯卒以權公以之實政而且以文心夷則霸之功於斯不時也合諸之可以勸以能侯閣之以太之則可義以瀘人之罪顯於齊於功止於苟事之可以勸湨梁則高柯之太之于公君不服師歸衆文饋之帥事之以不能以會之則傳邦為邾二討而於晉苗之饋以不義之功復以慢禮湨之前因平陸阻蹄禮之猶致猶齊齊其四求郭好於齊將不服於盡無能是功實之以

僭夏不能守成之實政荒廢不修為合諸侯以卒父之貴服以戎不朝歌之會盟者天下之恥也既不合諸侯而更以勸諸侯以為之計于衆而伐戰以合朝歌天之伐商者之所以亂天下之恥也世能卿合強家衰慝居亂不肯會盟義以正諸侯是以擅於不亂敵之隨亦是陳氏曰書晉侯大夫以諸侯大夫之盟也書晉徐於國也春秋書大夫盟者所以正其諸侯盟也家僑盟宋既盟之於書齊盟亮書盟於將諸侯盟亦書齊盟高大夫公儀孫氏陳氏獨書盟止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胡氏曰以歸責其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也諸侯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晉人知莒邾之可以討而討之也而以為不知已之不正可以行之能也古之君子正己而後可以正人故自治而後治人有罪者可以討之也而不以歸其君而不名高氏曰以人執非伯討也諸侯之有罪正也惟大夫得執人也故書十三年執則以正書者大夫以私書人之所以自討也不非伯而討也王者之法書晉人執衛侯以歸京師書其歸以歸諸侯之不名李氏曰十六年晉會諸侯於湨梁以討齊故書之晉既執邾莒大夫使討之比諸侯之歸會之意惟晉將使之討也而比會則不公然在前年之會未有晉公命之使晉伐齊會晉心亦有輕晉之意故晉侯之魯在湨梁以討邾莒之歸晉之以為晉師之大既諸侯歸也至齊乃會晉若伐齊其事二國以不至三年晉之執衛君以伐齊師而會齊以自出見而未書齊侯之歸為伐我故也

○五月甲子地震時京師地震漢書曰其日安帝出見公

○夏公至自會

○齊侯伐我北鄙高氏曰是時齊輕伐我故會之以為晉將不能復之以郭無伐我所以晉伐蓋齊也晉伐齊以圍成邵之故而三年之中齊三伐魯由是齊之為伐

也而晉侯之時晉人不能討齊反揚師以為伐三者矣是以皆圍成明年又圍此桃晉侯又圍防明年又圍三邑中宮近臣權謀之計法家之言

比既建之欲受此後成甚是奏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李氏曰許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故晉討之鄭伯欲伐許故先書鄭伯以見晉之志也君不行而使其臣與大夫會之非是合諸侯以先王之義故先書鄭伯也叔孫氏曰書叔老會鄭伯先書大夫與諸侯會也陳氏曰經書大夫與諸侯會以卿主兵也春秋之初以兵主之主鄭伯也至此則以大夫主兵宋之盟非主盟也會諸侯也則以晉主兵會諸侯不序也故以陳氏曰主兵會邾而大夫會也諸侯之大夫會也是以書不敢卿非主也兵諸侯序與諸侯之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會者名位之序也新城之會主晉而會鄭伯主事之主國之使書會宋伐許言荀偃主伐許

○秋齊侯

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左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胡氏曰】去年侵我圍成，而□其郛，今春再伐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攻晉而興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睦鄰國之道，齊君臣乞師于晉，甚矣。

【乙巳】靈王十六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一。陳哀二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楚康十四。吳諸樊五。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反，公穀作瞯，音閑。邾悼公，在位十八年。【孫氏曰】去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赦之而歸之也。

晉亦如之。

○宋人伐陳。【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胡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從晉也。與諸侯會而楚之，鄭連年許伐陳，皆著楚以也。此後不書。【李氏曰】宋於是請於晉，十四年而伐陳，書宋師伐之，晉以諸侯之師與書於宋中入陳，伐陳之盟會，不得見，非二國以致晉累命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汪氏曰】孫蒯之父林父，與寧殖逐君，而孫蒯以田之故伐曹取其邑，是不以其逐君為罪，而反以人之訽為忿也。加之以兵，其罪甚矣。晉不能討，卒使之無所畏忌，曹之見伐亦宜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公作桃，高厚伐我北鄙，無齊字，□以其未得志於我故也。

於士。死，以其首曰：僖伯命之於君，曰：拜命之辱。抽弓以□不死。【杜氏曰】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虛。防，臧氏邑。【家氏曰】齊之君臣同伐我，分兵以圍二邑，其事如此，可知以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暴不道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為宋大臣，不能正其家，而暴亂宋國，宋君不能討，乃使之得逃而奔，其不君亦甚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傳】為齊故也。【杜氏曰】邾為齊伐魯。【張氏曰】邾未得志於魯，而晉之執其君，故乘齊之伐，而復與齊以報也。【家氏曰】邾先君以伐我而見執於晉，晉人所以執之者，既為其伐魯也，其可不戒乎？而復伐我南鄙，蓋恃齊以為援，而不知晉執其君之辱也。微弱之國不振，亦可知矣。而邾之伐魯，其以會晉而伐我者，猶有以也。

無而強國，而無政雖大，必□兵，復興此者，皆由于強家分政，民不知有君，華臣之類也。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丙午】靈王十七年。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二。陳哀二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十五。吳諸樊六。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左傳】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

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湛慝之內外
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孔氏曰）譯釋也猶言誤相勝譯也以披此言
而通之也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譯而始達中國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
及焉不享其贄（後漢書）南蠻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交阯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
周公曰德澤不加焉君子不享其贄周公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之
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
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王氏曰）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以禮義外之可也苟以禮義
相接哉中國因其來而自以知所戒以禮義外之者也若
羨不丸武之中國通其朝覲禮之所謂以禮義外之者也（胡氏）
曰不能行朝禮之西域則所謂公羊及先氏杜氏皆同而劉氏
不敢以顏之其俗而曰王者有朝不及夷狄之心豈可以謂行朝
苟焉其說曰至者其正朝慕中國之化責其朝禮哉是
則不書朝者賓以彼不當朝當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程氏曰）
稱行人以君命使也于上下，晉人執之為伐曹故也稱行人，以能執之，故書曹伐
（胡氏）日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因其為使執之故稱行人，以罪在君也石買之事
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之惡，書孫蒯君之惡也服其罪矣晉今欲置所明天子而之
禁暴方悉莫如正孫蒯之罪也服其罪矣
收之所以後有緩急輕重而治伯小者之討其若是所乎
買之所後有三所失焉而緩大所重伯小者之討行人非是所乎
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
為伯討而況兼三而有之乎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
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秋齊師伐我北鄙（胡氏曰）齊侯伐我北鄙
得
作東西
（程氏）

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以先苟偃俟有臣諸侯之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里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風沙衛謂齊侯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人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聞之懼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趙子曰）書諸侯同圍見諸侯之惡齊矣（胡氏）諸侯同圍齊非圍之亦病齊矣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
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胡氏曰）神主民也曾臣彪伐齊謂晉人也肆其暴橫數
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張氏曰）自齊晉悼之世會則齊侯
卿大夫也於諸侯之事蓋未之謹也六年滅萊十五年
伐魯圍成十六年而伐北鄙十七年再遭圍桃及防今
夏大舉未始不身親之也（汪氏曰）四年之中六伐
邾而四圍邑又伐我……

是之甚者也是以天下之兵幾亡其國諸侯所共惡疾敵同心而圍之也〔汪氏曰〕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陸氏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疾之故特曰同圍〔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張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天下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摧遏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家氏曰〕或謂鞌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邪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鞌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致伐齊則齊屢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侵陵與國之罪從眾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以出於衆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王氏曰〕于穀以四國及戰而不書伐鄭晉可知會于晉同圍齊而經不書地會則與于襄伐鄭異矣〔家氏曰〕同圍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閩氏曰〕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穀梁傳〕閔之也〔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閩氏曰〕穀梁云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同穀梁之云有閔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許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閒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速無成也黷武而已矣〔胡傳〕〔李氏曰〕此蕭魚之役張本兵又至鄭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三

丁未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二十一。殤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十一。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作阿 左傳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杜氏曰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屬濟南郡。張氏曰 諸侯再會。後不序。前日再盟諸侯。今不序者。略之也。汪氏曰 祝柯地。濟州高城縣。齊邑。孫氏曰 諸侯不再言會。有王臣則再盟。無王臣則不再盟。凡君有王臣。不再言諸侯。但曰盟。故祝柯之盟無王臣而再言諸侯。諸侯會盟書諸侯。蓋諸侯皆有異事者。會盟于某。諸侯之盟無書王臣。事若同。而其會之盟夫。儀不書。諸侯經書。故于盟特書。著其盟同心爲其儀。不離。討齊。故于重丘之盟。以同其事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 同會之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非伯討也。高氏曰 晉以此執人。胡氏曰 此非伯討。其執之也。不言伯討之奏。何也。邾人伐魯。故晉人執其君。以伐魯之疾。得其其地。不言其以爲非伯討之也。未得人之以其取其地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何。圍齊也。何以致伐。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陳氏曰 伐齊而致。何也。齊侯實伐我。此以伐致者。致伐以會致。以伐致者。則盟何不爲侯之致。穀梁傳 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家氏曰 公羊云未圍齊。書圍而致伐。穀梁云盟復伐齊。皆非也。春秋爲事之始終而書。直書其事。不以人之同異而爲之辭也。集說 吳氏曰 會以伐齊致。或云伐齊而得志。書取地也。其意若曰。同會之人。或執其君。或取其地。何以伐致也。以伐致與。晉執其君。取其地。非也。致伐。書致齊以事。所以見伐齊而歸。盟其有明矣。書取邾田以胡氏曰。晉已取邾田。何以事邾子。又致伐以爲晉。既致伐齊。後取邾田。義胡氏已言以。精梁氏曰。致伐之意。以伐爲重。其罪已著。後取邾田。其以取爲邾之罪。已爲違矣。況上二盟。伐後亦止。可也。夫最以精致。伐家而之說。其以取爲邾之罪。已爲違矣。況上若二盟。伐後亦止。可也。地之毫釐。以滿欲而多不通乎。故不可取而有之。亦以據為魯之本。與邾以瀕濟爲竟。後漷移入邾界。魯不能有。公之手。亦無以據為之言。

取邾田。自漷水。 漷音郭。又好號反。取邾田。自漷水。左傳 遂次于泗上。

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公羊傳 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穀梁傳 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杜氏曰 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取邾田以漷水爲界。張氏曰 或不言取汶陽田。此不言取者。二年齊晉之戰。齊歸我汶陽之田。一言其無辭。晉使齊人歸之。故不言取。今以晉命取邾田。書曰取。邾田非魯地也。國氏曰 左傳云疆我田。魯以取田自爲。故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魯人因晉之霸。復舊疆也。以信諸侯之取田。蓋魯有罪矣。諸侯之力。多取舊田。故曰取田。其罪甚矣。書取之事。公之取之。既取邾田。汪氏曰 意者此又取。晉執其君而取其田。著諸侯之罪。取之多罪也。爲邾先也。君明公取以爲界。蓋取其事。多矣。於齊之後。隨漷水以爲界。盡著其取之。晉之伐齊。自漷水之明。公獨取以爲邾東田。則又不止前年漷水。以爲取邾田。見魯之陵也。此言自漷水而二。漷年取判也。襄氏曰 前年取邾田。則又不止前年之以漷水矣。自鄭濟水。此小取而二年爲判也。

人有所懲。不敢以伐魯。不忌如此。伯令宜自反矣。而言以歸。魯之恃也。取其非是取邾田之則不足以令諸侯。所以漷水爲界。何不以晉伐伯主諸之明矣。晉以歸鄭之田。非魯舊可知。以之乃取者。以乃坐其君。也以魯田。晉亦失於邾。公羊云。春秋移也。非其界我於田。而西陽田。以漷水爲界。晉之伐鄭也。自漷水之西。取如晉拜。賂以邾田也。而晉之以。以亂大魯之田。知亦以邾之田。

季孫宿如晉。 左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張氏曰 晉不書欒魴。將卑師少也。衛孫林父欲以其私事請晉。伐齊。林父得十八年而復其君之所。晉主之事。以晉林父爲之伯。則晉不知自當可伐之師以伐齊矣。高氏曰 孫林父逐君之大夫。十四年逐君。其事書晉不能討。今乃使爲晉主伐齊。伯業可知矣。

林父帥師伐齊。家氏曰 主伯爲諸侯以伐齊。兵非所得以爲禮也。

穀梁傳 季孫宿如晉。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

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 及還者善得禮【胡氏曰】詳穀所至 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 【家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士匄乃還師不侵不亦善乎 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高氏曰】除地為墠於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則非矣 【蘇氏曰】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況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 【陳氏曰】禮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惟義所在 而況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貿喪伐人者眾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遂善矣【汪氏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當往而往也公救成至遇救孫勤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士匄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黃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趙氏曰】穀梁云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按不伐喪亦禮也更待君命是辭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

附錄【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王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為大夫是曰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高氏曰】齊高厚亟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擅權誅殺之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王氏曰】子展子西不能正。然乃率國人殺之而分其室。則鄭無政矣。【[illegible]氏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刑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illegible]氏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郛。【左傳】懼齊也。【[illegible]氏曰】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郛則凡西境亦不敢似。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强矣。【汪氏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爲魯國者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illegible]氏曰】何新地也。後屬晉。【[illegible]氏曰】魯猶懼恋。故爲柯之會以自固。【[illegible]氏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illegible]會敘詳錄之。

○城武城。【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illegible]

則將討叛以拔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强齊。今乃君弱臣情變於不韙。内則疲民於嬰城之役。外則儼惠於鄰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圍。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戊申】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秦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遹。後同。【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遂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財於逮與殆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近戚田。【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illegible]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廢。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許也哉。【汪氏曰】齊莊以既廢而[illegible]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諸實豈無其人邪之扼隱固不敢攜。然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逮也。求爲崔杼賊莊立柔而同盟於董宜也。猜以牙實庶葬莊公既勝先君之邪心而得辭世。則是揜父之惡。故春秋於澶淵之盟無譏焉耳。【[illegible]氏曰】於經脈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illegible]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後。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乎。公視制澶淵之盟不書同盟。此倬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illegible]氏曰】祝柯之會隊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illegible]【左傳】[illegible]

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illegible]氏曰燮蓋欲爲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無常求覓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變之起爭也蓋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爭以國殺者蔡侯以爲罪也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家氏曰履燮之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illegible]曰陳侯之弟黃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illegible]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illegible]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家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不奔也國而奔楚甘於從夷書奔楚亦所以貶[illegible]曰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illegible]黃秦鍼衛鱄宋辰[illegible]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爲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叔老如齊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王氏曰[illegible]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汪氏曰魯自蕭魚後連歲與强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及[illegible]

附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illegible]其何以爲秉禮之邦子孫也哉[illegible]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何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illegible]氏曰後漢山陽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illegible]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illegible]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卽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汪氏曰慶庶其書名不書姓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下文云書地書名蓋以庶其夷黑肱皆名耳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胡氏曰以邑出爲叛舉地言本則魯坐受與何氏曰庶其叛而明故有文汪氏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陸氏曰以地來卽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王氏曰叛而歸他國曰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胡氏曰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牛僧孺謂不可受詔以城歸吐蕃司馬公曰荀吳圍鼓鼓人以城叛者弗許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張氏曰書者惡魯受邾叛人之邑受叛一也納人之叛而攻人之叛己不可以下何氏曰天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與攻甚矣陳氏曰於是公在晉季孫宿納之也春秋之誅叛人苟納之雖無公命又謹而專[illegible]諸侯之地皆天子之所封爲天子守之也[illegible]曰天子之陪臣也周禮諸侯以地[illegible]有叛者必忌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歸而戮之[illegible]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今年庶其[illegible]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是也人臣之罪必逆[illegible]欒盈之奔也必楚[illegible]之奔也必晉而[illegible]其之奔也[illegible]豈非南鄙之人然與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又取其田[illegible]國而納其叛人甚矣[illegible]

叛其君以其寶玉來奔宣公命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邾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季孫不遑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於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貪利而忘君也廬陵李氏曰經書三叛人比年邾庶其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黑肱左氏之所謂名其人終爲不義者是也然春秋內大惡諱[illegible]進來春我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若何哉蓋不此三叛之受皆我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而不諱正將公往會未歸而師成[illegible]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illegible]諸宣公而春秋不減書也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

附錄左傳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

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

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

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

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

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家氏曰 [illegible]

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illegible]匄不得逐[illegible]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

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

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illegible]

又曰 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illegible]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為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

可以復歸也 汪氏曰 士鞅之言曰欒黶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惡有自來矣

不[illegible]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遠[illegible]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為商任 [illegible]氏曰 [illegible]之會以錮之

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氏亡又曰春秋正本之書故凡君見逐及大夫見殺皆不

書之所逐之人而皆以自奔為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褒之善故書字貴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氏曰 年食又比月食比

蓋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焉變重矣 [illegible]氏曰 十二年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年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三十六

[illegible]頻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皆頻食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連月[illegible]而有頻食者高帝三年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之晦

亦有頻食者[illegible]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雖推步之術皆[illegible]是也

度日而求之亦已難矣 [illegible]氏曰 曆家推步之術[illegible]一百五十七年三[illegible]

及二十四年以頻食為異今所書者不以警人知故日食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告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省也○

曹伯來朝

左傳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王氏曰 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舉入見也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宗魯曹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 左傳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

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

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

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

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illegible]氏曰 欒氏之出非其罪也[illegible]

何有於國而[illegible]乎公受其殺怨毒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

足以為右今[illegible]至則成是時以中國無信晉無所發政以會諸侯則知楚以懲民不經也

附錄 公羊傳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 何氏曰 時歲在己[illegible]

史記孔子世家[illegible]以何為[illegible]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illegible]孰是不合者非一故與此異[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

周靈王二十一年 晉平七 齊莊[illegible] 衛殤[illegible] 蔡景四十一 鄭簡十五 曹武四 陳哀十八 杞孝十六 宋平二十[illegible] 秦景二十六 楚康九 吳諸樊十五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illegible]氏曰 著不朝也[illegible]

附錄 左傳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曰 子叔齊子 高氏曰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繼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

附錄 左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曰 附註 祭法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敦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 家氏曰 自欒賓以靖侯之孫傅桓叔至貞子枝佐文公霸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是為武子輔成景厲悼有功盈即書之孫黶之子也 又將持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 則亦過也 陳氏曰 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錮其所往之有若此其者也 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高氏曰 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彊而晉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得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謂為可閔若也諸侯皆知之而于公不知盈也晉侯背此盟而明年伐也衛遂伐晉[illegible]亦可誅矣欒盈特以亞之聘於齊而多怒以逆[illegible]得罪於欒[illegible]

公至自會 汪氏曰 盈將以納諸侯之故為會於商任沙隨錮欒氏書公至自會以危之保( )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

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家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書國以殺未去其官陳氏曰楚子與人之子謀殺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於天下故以累上之辭言之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矣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亦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轘其黨於四竟由威柄失於上故刑不足以懲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貞無足以折姦臣之肆及其失亡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莫恣毒所[illegible]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以夷狄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禍遂至於此則中國之君可不監於茲

附錄左傳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

無昭惡也

壬子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汪氏曰悼夫人杞孝公姊妹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婚姻國專恃以興而曾禮有加焉

○夏邾畀我來奔 公[illegible]鼻我公羊傳邾婁畀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illegible]氏曰畀我庶其之黨以竊邑叛君[illegible]氏曰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已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報亦受之家氏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矣而不問晉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劉氏曰公羊云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詞耳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逐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illegible]氏曰春秋未書殺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夫慶虎[illegible]不能殺者也高氏曰書及諸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其諱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illegible]氏曰專陳侯以叛晉即楚若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夷狄以專制中國也汪氏曰公子黃之奔為愬二慶往也陳侯之如楚蓋愚於權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之爾使陳侯亦為愬慶氏而往則必如蔡侯未書也楚矣屈建之圍扶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賢城知楚之必誅己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逼於兵稱二慶以罪于楚敵不以討賊之詞言之識其我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為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illegible]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蒙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復籍夷狄之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

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杜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家氏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書晉欒盈者二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爲晉世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復入者甚逆之辭【胡氏曰】春秋之法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汪氏曰】曲沃欒氏邑也然則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去家以敵君晝亂而已矣【高氏曰】曲沃即沃昭公他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讎深盛必報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以

晉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當其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朱子曰】春秋權臣得衆者皆是厚施於民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高氏曰】不稱所自潛至也【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寧如盜賊私納之耳【王氏曰】魚石未書入于宋也入于彭城而已欒盈則先入于晉使入于曲沃故上言復入下言入也【汪氏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茍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況欒盈非有弒父與君之大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鋌而走險惡何能撓盈之後入于晉實晉有以激之耳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

之亂而取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晉。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成著於此矣。〔家氏曰〕書齊侯本其惡也，自來世以晉於是始。〔陳氏曰〕書之成，何齊始伐盟主也。自來要以貪晉之衰。諸侯遂伐晉，言晉之衰，諸侯遂者甚之也。則晉霸衛之猶不可而況伐晉乎。以兵伐霸之意，不可先在之。〔氏曰〕齊莊本以意在之伐晉，而後伐楚。〔衛〕伐，齊之以與先國之所後，猶討齊強楚之才也。春秋霸之書與，運其中，果有於大陵。

大夫者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救晉，次於雍榆，禮也。〔公羊〕言救後次，非救也。〔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胡氏曰〕兵以救為名者，不逮其患，是不能救也。救者當先書救，次于聶北，以而往救，郊則次之，邢次之，尤得其道也，故救邢之師讀不逮其事。〔朱氏曰〕邢之師，以救晉之命也。下言師次于雍榆，而叔孫豹也。〔家氏〕先書救，晉有救晉之名。又明魯君救之命也。

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晉命于雍榆，師救不竟，救矣。事之，豹乃急東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高氏曰〕言救晉以次先之，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待以時救，卒晉能出兵，邢救之，豹救以救，終不救也。〔趙氏曰〕救之不及，事宜以次，其救之終之也。〔家氏曰〕救晉何而故，而救其所謂救之救也，其以次之，救之救於，不救於事，宜其救之。〔張氏曰〕救而晉之勢，而以南國之勢，晉師以會於中，而書救至天下。遂盟於宋也，而以此國之勢，晉師故會於中，而書救晉至於天下。遂盟於宋之也，是者故六國之盟，楚主入而吳始會，諸侯之師。吳之也，是者故自國救晉盟，楚主入而吳十一年，始於晉。

子服惠伯之言曰：尹氏之救，人猶不書也，君以襄公不敢辱命，三十年，楚人伐吳，諸侯之師。先君以襄公之事，吏敢問，〔胡氏曰〕外傳取朝歌，我無功而後，虞人以襄公之事，曰敢次于雍榆，叔孫豹救晉，無功，齊師不著，其救患師之退，以功而後其待，其後有其取。

○己卯，仲孫速卒。

〔公羊〕長而愛季，武仲子無子，公父穆伯之子，季孫之愛，而立之。〔左傳〕臧孫曰：無子也，乃立。誰於申豐，申豐趨退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又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止。從我者，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杜氏曰〕季孫立悼子為適，臧孫立孟孫之廢長立幼，以啟季氏之政，魯公室之衰，是其所由。臧氏以紇為是，而家臣立於魯，晉範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非者與出乎[汪氏曰]阿附季氏叛之賊長立身以取奔亡
書亦罪之[胡氏曰]季宿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爲何
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
適庶復亂入之嫡無又赦罪臧紇而逐之故因有罪宿之
之雖不度亦甚矣[汪氏曰]朱子曰武仲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者
謂武仲請後未嘗以防爲言說要君之迹未以夫既曰先
祀隸慶叚不避邑後不許生後則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
何鄭

○晉人殺欒盈[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
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地[穀梁傳]惡之弗有也[汪氏曰]自外況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夫[家氏曰]稱人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陳氏曰]討盈不書
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并宗也盈亡大夫
弭爲高謂之非常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
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
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矣及君屋矣僅焉克之而已
書殺欒盈舉州呼之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爲書之
如欒盈霄奔許鄭伯爲之盟大夫盟國人良霄自墓門之瀆
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
竊人也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何同討亂之辭也不
亂也甚矣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強也
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非

○齊侯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
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
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
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內伐晉遂襲莒不言遂
若商有事[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尤
者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于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爲
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秦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
耳春秋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衆爲盜賊之事也
[汪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衆輕行襲莒不事也
勞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責乎正也其郛一書
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入[陳氏曰]
襲莒皆一經之
將僅深惡之也

[附錄][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
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
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齊莊五衛殤十二十八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大陳十
秦景二十八杞文公益姑元年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宋平二十七

春叔孫豹如晉[左傳]
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
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
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
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杜氏曰]貫克欒氏也

[附錄][左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
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
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
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
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
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
榆無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而復帥師侵齊以報之蓋懼
晉之疑也焉伐遠爲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左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高氏曰]舟師於是見楚而弱吳之張
也襄十一年楚一失鄭十四年伐吳而吳自是含鄭而弱
不爭又十一年而一再伐吳遂吳而縵中國也

○秋七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胡氏曰春秋三書日食之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是後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李氏曰頻月食者案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又此年七月八月二頻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跡莫不皆爾無頻月日食之事蓋多歷世代或轉寫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汪氏曰齊使崔杼送師而伐莒者報且于之役也 張氏曰齊侯與晉爭而無信伐之是已齊既失莒又伐何以見其志乎 未伸判其志故為此舉人之信

○大水 胡氏曰水所及者廣矣以水之不克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張氏曰以主上國之食象也既後楚將與

子孕 諸侯伐鄭 慶封遂滅賴 又救蔡 會性 執 陳 主之中國之 楚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汪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而不與晉而復伐之于是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皆失諸侯令齊爭于是光

哉晉此年又伐齊十二諸侯之師將以再加于齊兵然於會而不能伐齊有故是會也

夷儀 胡氏曰晉欲伐齊而諸侯皆不能伐以其大國晉悼之師而不能

國勢不振志不一無能為也 王氏曰晉會諸侯而不書伐者

崔杼伐我西鄙蓋不知晉之不克會于夷儀 汪氏曰會諸侯十二國以之

伐齊而無所事也故書之 張氏曰書其大合十二國以之

君齊能不能伐蓋進則懼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

一會而無所事也則懼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

公會于午而徒返耳陳楚之侵鄭而不在會以伐楚子之圍鄭

諸侯之師以攻鄭伯亦在會中鄭伯在會而楚伐鄭

不及事晉師攻鄭諸侯亦在會而鄭以救鄭果不救鄭

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大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張氏曰楚伐鄭以救齊而書之以罪之也書伐不書救者鄭以主書代鄭伐三國不書救乃以救齊為不在其上雖曰救齊則書之以十二國之衆不能救齊晉不揚于是楚人伐之也此可合以十二國之衆不能救齊晉不揚于是楚人以救之

也 汪氏曰以十二國之君不能在四國之下豈不信然

夷儀之會又將伐齊而不能救之以楚伐鄭 家氏曰以鄭為晉之與國鄭無功而以鄭受楚兵 家鉉翁曰楚之伐鄭為之後以為鄭之不足以救齊之

書致以會致鄭師于遷也 ○公至自會 家氏曰諸侯救鄭之師不能救鄭以為鄭之軍而

異而共致辭擇之役以為鄭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家氏曰陳人討慶氏之黨宜咎黨也書其奔所以著其罪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宜咎以慶氏黨亦可入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胡氏曰自成王以來周魯之好舊矣天子之尊乃遣使來聘而魯未嘗報聘不賀也是時王室晉楚爭霸而叔孫出會諸侯未有聘于天王者十有三年王城郟而叔孫豹如京師其後五年乃賀城而後聘王室之賀自叔孫始 汪氏曰叔孫之行乃為城郟故也蓋自是不聘王室者九年是年春不書聘書冬乃聘王之會葬而止

○大饑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饑之禮也 胡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稟以賑之或移粟以通

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寒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王氏曰】發廩如漢文帝發廩以賑饑民武帝開郡國倉廩振濟貧民移粟徙民如梁惠王移民移粟漢高帝令饑民就食蜀漢武帝令山東饑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關西爲粥溢如漢孝帝令出太倉米豆於御前作廪後魏孝文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興工作如趙抃守越州發民完城四千丈之功期皆得食古者救災之政者也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舍禁若公無禁利也弛力息繇役也薄征輕租稅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所謂靡神不舉也斯拄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弛射侯而不燕【□氏曰】弛廢也發侯不燕射不置廷道而不修【□氏曰】廷內道路不修除【□】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殺禮物而不備【□】曰禮注殺吉禮曲禮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

【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之災【□】沴音戾【□】水不利也【漢書】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王氏曰】賑贍給之使復其業也故書之以爲戒【胡氏曰】民有殍爲大荒歲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窮無政也【汪氏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宮室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但甚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無變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亦大不書

附錄【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周】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衛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胡氏曰】崔子之志弒國先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戚其弱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鄰而內頃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

執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家氏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貴雖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陳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賈暴小國而又躬亂臣室逞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下忌以巽部市見足以為世鑒矣【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怒遂以宣淫之故弒之【家氏曰】宋萬會變文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快賊也齊討君之辭而減崔氏則何以如不書殺崔杼弒君僱然猶在位也而以家偶亡其宗亦是而得書則臣于之不誠於君父者可以諡名矣是故鄭人鑑歸生之推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若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杜氏曰】不書伐齊晉逆服兵不如也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杜氏曰】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汪氏曰】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杜氏曰】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杜氏曰】羣有司也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杜氏曰】建立旌旗將戰故建其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誅於齊罪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聚云【陳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矣以義會諸侯而以嘉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附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
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胡氏曰】去秋夷儀之會與陳
楚許三國同伐鄭今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
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家氏曰】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
合之將稱名而子國稱人援左氏所戴則此書入亦近於末成之詞矣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直龍反【左傳】齊成故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汪氏曰】稱同盟齊亦與盟重丘齊地【杜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

特書曰同【家氏曰】重言諸侯閒有事也【張氏曰】同盟之書自溢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汪按二也之異
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宜列弒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
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衡之皆義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汪氏曰】此盟書同與蠡宰
同盟義同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揚土謂穀梁於雞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
今以左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於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
外楚也【陳氏曰】郜午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也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
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虢三合大夫也
【附錄左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汪氏曰】此書至會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左傳】衛獻公入

于夷儀【杜氏曰】陳儀者衛之邑也鄭不言入于衛讀君以弒也【汪氏曰】晉怒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未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喪其家鄉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呂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衎也

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也曰衎雖無道非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專故衎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

曰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陳氏曰】衎列于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特焉名之義列于諸侯之會七而
後弒其君也又將爲名之前一而存一是又爭奪矣春秋不沒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胡氏曰】公羊云讓
君以衎也并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以衎爲護君乎哉【家氏曰】衛侯入夷儀
此猶突入櫟以公在鄆爾年以爲讒君以弒者非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
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
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
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
滅舒鳩【張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國之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
【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強也自是滅國魯書吳蔡書公孫于郢書滅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illegible]姓子齊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illegible]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illegible]氏曰陳叛華即楚數年于爲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挑楚春秋書之無貶辭與之也[illegible]氏曰六月已入陳矣陳侯示服鄭即遷師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illegible]氏曰正義郊特牲曰天子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氏以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得恪唯陳爲恪可通

附錄 左傳楚蒍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公穀作謁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巢南國也[illegible]氏曰巢吳楚閒小國盧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汪氏曰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時巢蓋服屬於楚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illegible]氏曰非責也下同[illegible]氏曰諸樊始通于上恃爭強於楚而輕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illegible]注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illegible]氏曰飾城者修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汪氏曰春秋書遏門于巢卒兩識之也

附錄 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王二五年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三十。殤十二。剽。蔡景四十。鄭簡十七。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七。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春

附錄 左傳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左傳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穀梁傳 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於次而又未有說（說音悅）焉。（胡氏曰 凡篡立皆繼親也。剽以公孫。立篡是僭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耦五口反）以為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氏曰 不寘之立則其曰寧）喜弒其君剽。何寧氏君之。寧氏殺之。是以稱弒焉。出衛君而立剽者寧殖也。則何為於喜加弒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為寧殖者宜奈何。難宜不乎。致死勿聽。甯夫殖擁國之位而年其隸臨偶不死不可及也。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篡不弒以因名已書而是其位未嘗絕易。書喜弒剽。（□氏曰）經於衎之出。夙夜不懈以事其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殖從易。大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其者也。殖以反易。林父之逐衎。其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易。天常而命其子。君臣之分。弟天冠地屨。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書也輕天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而不書。可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氏曰 君臣之分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前漢書霍光傳 昌邑王既即位。淫戲無度。群臣數進諫不變。光與群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召王聽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孫病已即皇帝位。嚴延年傳 延年為侍御史。立宣帝初。劾奏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之）況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illegible] 高貴鄉公紀 正元元年。司馬師廢帝為邵陵公。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桓彝傳 成帝咸和二年。蘇峻反。宣城內史桓彝。及京邑陷。據涇縣。進屯涇縣。其長史裨惠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將韓晃進軍攻彝。固守經年。城陷。執彝殺之）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氏曰 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數曲於安全。曰無使我負主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其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傳 光則職廢營陽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弒君之罪）事。（□氏曰 穀梁云。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弒之。亦為不正乎。書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已正矣而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左傳]**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年矣，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公羊傳]**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 曰：日歸，見知弒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胡氏曰]** 凡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 臣之祿，君實有專祿

以周旋戮也。**[汪氏曰]** 衎未居位，林父專叛之事已著。衛獻公之奔，林父實逐之，為寧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今按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以邑叛若林父甚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也。**[?氏曰]** 以戚入于晉，宋魚石入于彭城，以書叛必晉不能討也。故沃不書叛，入于曲沃而不言叛者，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宿於戚，聞鍾聲，書於此。凡春秋之季，家有私甲，邑有百雉之城，卿佐而後書叛者，不書叛者，皆以盧蒲癸之類也。

衛侯出奔齊，入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氏曰]** 淹，久；恤，憂也。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殺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

見春秋侯人致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强於為善之意也。**[張氏曰]** 春秋名衎，與衛侯鄭同意，然寧喜以納衛君而見殺，則叔武、公子瑕之方成。公衎為甚矣。**[?氏曰]** 先言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而書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見衎待弒而歸也。其十四年出奔，前年入夷儀，今書歸，易辭也。剽四日而復，則其歸可知也。**[王氏曰]** 書歸，書名，著其弒，刑其歸，許此弒也。**[?氏曰]** 未絕其位，義之精也。衛不足以與國也。其歸與弒，而已事之，寡喜之殺，與剽實同，然後書之，殺寡喜與剽同作，而殺之不書，則衛傳殺鄭國之事，不惡為先告。然鄭傳言入于經，如不見之以其國，事並不言，而不書者，以前法言既同，何以揚其國，不以告之，故書之則既，既入于操，則鄭鄭殺卿于書，三則同與殺何為不書，然則書，衛國之書以殺，經書于國，諸侯不會，于衛于晉，何也？不告于君之國，不失殺書，是故殺鄭伯之實，是亦不書者，以衛與大國之殺，不書鄭伯未定，其殺之實，已不定也。經書于鄭伯，名知，殺之而復，歸于衛，此其見書而復歸名，何之？殺剽而後入，得于操，不衎曰鄭伯實，亦言鄭伯後歸于衛，

國也。此說亦一姑備說。未

[附錄左傳]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胡氏曰]**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氏曰]** 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戍三百人，晉不以叛人自反，乃兵以會之，戍黨叛臣也。諸侯謀有討於衛，人伐戚，殺使荀吳來召公，晉平之世，强臣儕行逆施，至於此，以此失諸侯。

[附錄左傳]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

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氏曰〕澶淵衛地近戚〔胡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謂誤有未盡趙武人為助孫氏與也鄭良霄不書者事產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畢天下之為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罪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與大夫以抗其君而下陵替之謂然過於中原晉亦坐受其弊今林父擁邑叛君而上止穀公取衛田以益林父乎因甚惡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文起為亂以為彼討分宗國之逆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晉卿不書氏名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氏曰〕晉平自重臣之後五今大夫于宋城杞于號而澶淵是也矣既自識其權委之臣下為且主張失宜大夫于宋置此年會澶淵叢叛臣而討君且以會公倚之諸大夫于宋合衰夏之成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相文請說為之利叛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賂諸大夫之請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歃弑君又之戰于發仍讀舊書而從先楚是皆悖上下之楚蔡內外之宮雜盟伐勞力以合人之而不誕明分義

以服人心晉[illegible]自以是不義矣〔□氏曰〕左傳云趙武不書尊公也若然良霄何以不尊公乎又云衛侯會之亦不與經合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殺作座音同〔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詐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illegible]而獨甚宋公何哉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家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晉宋不足道也自古漢人之為閹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公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何代之推任未為之哀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之隨之大要春秋謹而書之殺深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擇者鑑痤冀而撥僥忌而慌嚥當內於自樂擬者戲於

內交始日以親痤日以踈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爲難隋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也殺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搆而爲讒故也

晉人執衛寗喜 公羊傳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劉氏曰 曷爲不以討賊之辭書之爲書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弑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 高氏曰 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家氏曰 甯喜可執坐誅父之許而執之則侍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附錄 左傳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也○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家氏曰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汪氏曰 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息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然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若皆至今此許獨不興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

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七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己卯 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

附錄 左傳 春，晉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杜氏曰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汪氏曰 自齊人媵伯姬，齊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殺伐，先遣賓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氏曰 夫歸不仇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廬陵李氏曰 齊聘魯五，止於此。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與公作爰，從同。晉楚始同主盟 左傳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杜氏曰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衒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何成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陳氏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呂氏曰楚先歃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荊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盂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盂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皆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歃禮於楚子由是知荊楚之爭楚於中國皆宋為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張氏曰不言喜之非書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甯喜不以討賊之辭書者而公殺之不以其罪也[illegible]稱國以殺不削其官也故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市戀反又音專穀作專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

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穀梁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家氏曰鱄始銜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進其見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

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范氏曰喜雖弒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專罹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專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胡氏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書此之時鱄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觀世以自絜為忠以不仕而能存國之失為察可謂重己乎是乃君子之所責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

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

人之微者是矣。[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會諸侯本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若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呂氏曰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或於楚而未嘗一蹴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滿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宋皆然事矣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七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曰自宋以來晉不事主盟矣澶之盟讀晉書加于姓上而已至郭陵則齊主諸侯至皐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之所以異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惡之也。汪氏曰事之美者屢言之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劉氏曰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其說誤矣。[illegible]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illegible]氏曰著稱于宋何[illegible]是爲晉楚[illegible]急於出向是也

[illegible]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請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李氏曰中國之於外夷有天冠地屨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遂求爲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爲中國惜故先晉況會盟于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啓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李氏曰楚之爭伯當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圍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猶怒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爲平已同天下南北之變矣故以貶詞書未歲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歲答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蓋有以也至是向戌以弭兵爲名驅中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楚宋其春秋之罪人對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稱罪宋也○劉氏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始諸侯乎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已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爲恭也穀梁之說亦非也秦詩失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夫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左氏違命不書族之說尤非也

附錄 左傳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杜。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氏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氏曰】曆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曆能正交朔度不能正閏餘乎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氏曰】時燠也【汪氏曰】是時襄公昏弱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微弛可知矣

【附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〇邾子來朝【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曾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〇秋八月大雩【左傳】旱也【高氏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附錄】【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侍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弒也侍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令為之討賊亦侍臣也身為國君以侍臣為羽翼莊固可謂矣而將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侍臣乃能之亦與大夫之恥也【汪氏曰】齊殺崔杼不書蓋并以賊討也宋人以賂請萬於陳而醢之且不書殺況杼以家亂而自斃乎

【附錄】【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諸夏之君始朝見於楚】【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孫氏曰】桓文既沒夷狄日熾中國日衰故公遠朝強夷也【張氏曰】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也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霸也【臨川吳氏曰】齊晉義國也以曹朝之旨云可也楚蠻夷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遂陵中夏而浸強大晉霸既衰不能與伉魯之朝楚并得已也居禮義之望國朝罷起之強夷儀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為諱其恥也【王氏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曼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聞見蓋至於今年而中國也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迨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喪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禮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說窮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附録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弒。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孫氏曰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張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錄之趙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中國之外也。

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劉氏曰昭公去國以乾侯寓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發書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於國無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無所復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周氏曰襄公久在夷狄見錄之范氏曰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廬陵李氏曰左氏號曰。僖十六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

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杜氏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以自封杜氏曰魯國卞縣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見左傳僖公九年食坐見於羹墻之意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羹而不以頃刻忘也朱子語錄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陳氏曰公在齊晉多矣。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

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復爲外夷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爲外夷屈。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無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安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趙氏曰凡君在外不聽朔。其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附録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

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曰喜之也亟國善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閽弒吳子餘祭

閽音昏祭側界反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矣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沙隨程氏曰稱之稱盡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蓋殺卒侯中書弒閽書弒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以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胡傳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其性輕以蹈禍遏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懲焉耳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杞出也杜氏曰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公姊妹爾雅姊妹之子為出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歐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己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己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陸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一章曰謂他人父二章曰謂他人母三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天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肆以二反陸氏曰肆而復生曰

前方言云耕餘也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汪氏曰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國平王母家也之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張洽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恤公之志公而

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之能無携乎汪氏曰齊杞而拘人杞而其役緣雖皆也天子封國之稱諸侯得方伯救患恤鄰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杞而曰城杞陵所以隱其私而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以大夫合天下之力而事亦備矣故春秋列序十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悖也胡氏曰合十二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其私而以著其失也衛寄喜弑其君孫林父以戚叛而諸侯爲寡婦也合十二國之大夫以于邑而大夫書世子宋殺先爲其夫人也衛寄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晉爲盟主而父兄吳楚交聘於中國天下之亦已多故矣晉之已細而後有爲

楚靈王若矣當陵李氏曰晉公爲悼夫人成杞而春秋書之不以爲憂之義乎公爲悼夫人之私而棄其義則於公私之際審矣齊慶封奔吳楚招殺蔡侯般弑君賊之伐也以盟諸夏不如奔吳而春秋不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莊叔莊叔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來氏曰謝城杞且使復歸杞田也當陵李氏曰觀拜城杞之使即杞子來盟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杜氏曰賤其用夷禮陳氏曰杞先來盟之皆大夫也杞伯來盟故賤子之前會諸侯雖于伯視故賤之也杞伯之不見春

寓王法也諸侯成襄而下舍杞子無削其爵者舍楚子虔無杞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貶君大夫莫備於楚拒之世名之者經之變文也汪氏曰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並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敢後終春秋稱伯義見桓二年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胡氏曰比之前定之盟亦非內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以要結之耳魯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視來杞出於公義比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書臣吳氏曰吳始書臣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

[illegible]
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
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
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
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
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
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
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
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
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
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
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
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

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
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
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
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
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 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
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
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杜氏曰** 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弒
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illegible]戒
季札辭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 **朱子曰** 可以受可以無受 札爲之也
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 **常山劉氏曰** 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
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
去之遂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
受命以安社稷而向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
於是代立適之子光乃弒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

聘之也故去其公子以示貶焉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
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
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
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
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
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
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
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
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
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

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
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
子辭位獨不爲賢而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
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
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
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
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
微篡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

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違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史記】周本紀太王三子長太伯次虞仲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荊蠻以讓季歷【[illegible]子[illegible]曰】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勸始祖之讓而已自附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彌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于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

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見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故不稱公子然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亦略之義者以三者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者書其官與族此說當否【[illegible]】【[illegible]氏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蠻夷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然後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太伯讓位適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太伯時中季子過中自家人觀之過者為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辭而見貶後之推廢立者將有好名犯分竊於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實心積意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徒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未之勤勤於致國公子僚之不肯而季札之賢則非好名犯分合於天下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私欲是特篡弒攘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矣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illegible]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取向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據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怨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紹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豈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當其兄之所覺羞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志張索鼎先之叔虔賊孟秦

人說起人之既齊立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後者其役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
言得聖人之旨矣。汪氏曰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於閽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氏胡氏張
氏謂春秋貶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椒術也特以稱名而不稱族不稱氏不稱字曾不殊於椒術比於賢著之
異稱則為貶備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於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之則人將爭為過高之行
而不能與於時中之推也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十年之後春秋不當貶之於三十年之前令考壽夢已欲立
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使札為季聖則吳亂弭矣襄二十五年諸樊
辛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末立則季札銜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遂立矣僚光之亂實在三十
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意哉臨川吳氏曰札不稱公
子杜氏以為其權未同於中國公羊以為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錢眾以為成尊於上而陳氏又以為楚秦之使
皆以累至而後通之今吳一聘而遂同於楚椒秦術之何者吳驟強也書札如叔術者皆非命大夫之詞也其

說不一。獨常山劉質夫以為貶詞而胡氏張氏皆從之劉氏辨難已精無復他論光弒僚在昭二十七年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
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
從史文也臨川吳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杜氏曰止高厚之子燕燕
國薊縣張氏曰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

○冬。仲孫羯如晉。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
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
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
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

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
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頻後同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
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余氏曰且懷
朝也陳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蔡生之晉於
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
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竟為秦也自是是楚皆不從來聘矣王氏曰楚至此君臣之詞與中國無異者責狄
盛遠中國諸侯服役不假矣臨川吳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

附錄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
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
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
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
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
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
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
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
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

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 左傳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胡氏傳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家氏曰 般之惡景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謂義理之公天人之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中間爲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作僞自毀諸夏之會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有自來趙主父爲胡服而然有子年得去中國即入於夷入夷狄則胥爲禽獸此理之必然也 劉氏曰 向若書曰者何遂云非奪父政乎又何云非夷之乎穀梁之說非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 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梁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 [illegible]曰 姆音茂女師也 [illegible] 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子曰 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 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illegible]氏附錄曰 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illegible]曰 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亂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劉氏曰 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實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變辨乎榮辱之曉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知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 臨川吳氏曰 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汪氏曰 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寡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逃專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傅姆宵出必有常變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乎火以是爲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援溺之權方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適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過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偷庶幾屢屬乎古使夫不當過而過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 左傳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穀梁傳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許氏曰 春秋之義夫子得專殺故三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若景王不能容一母弟未可不見也 呂氏曰 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 [illegible]氏曰 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矣違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宗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掌若淳本亡家欲殺舜而熙之嫡爲主諸侯仁人之朝於弟亂也如 [illegible]氏曰 此傳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而尹氏劉王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非王不能免其弟也 [illegible]氏曰 書雖天王不書 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經邪也而殺書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 于書亦與蒯乎戕天王之儋括之

遂殺其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爲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盡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汪氏曰】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君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附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北姬上殺無宋宇【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良卿也往會之乎卿以共葬事禮過厚也【張氏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知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誅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汪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逆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業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逺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汪氏曰】公羊云君子辭也說者以爲弑父恥重焉中國諱之夫既明書世子弑君又曰諱之可乎

附錄【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

大夫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程子曰】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汪氏曰】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踐土翟泉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汪氏曰】莊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宣九成十六年三書滕君卒皆不葬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家氏曰】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真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戮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以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大夫不能討賊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

之矣【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李氏集義曰】書宋災故起大夫為會之意亦猶桓三年書以成宋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眾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趙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未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衆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君子弒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

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合書其葬而
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
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恆弒簡公孔子沐浴而
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
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
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
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
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

不戒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
之大夫駐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
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
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是嘗於養桐梓求雞犬不
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
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
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
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
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
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

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胡氏曰澶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
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其義則內貶魯君過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
也世子弒君在楚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弒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人將
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
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弒父與君之大變以弒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人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可謂
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為後人不知書葬
之義使以為般實非弒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之法王氏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
聖人則存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
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

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人胥為夷狄此比事屬辭
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貶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氏曰或謂蔡居
於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
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致楚虔特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亦甚矣劉氏曰左氏云謀
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夫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猶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
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
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用以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
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責小惡而不責道也且宋以五月失
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謂救災乎廬陵李氏曰此條穀梁以為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
不信公羊又以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譏會之不信者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illegible]

故劉氏獨從賈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陳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有也於是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必再言故而后貶重晉也凡諸侯不序吾君在會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譏也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亦通

附錄 左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紀 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 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傳 楚宮非正也

胡氏曰 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葉氏曰 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

[illegible]許氏曰 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報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 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年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晉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當國日事伯外皆無他虞泰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然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家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此公既沒春郛交伐曹之不援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方俛首南面而朝於楚築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衰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季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鄭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illegible]降國交爭之禍起雖等國長冬侍晉為專巳階削弱之[illegible]此襄公生[illegible]而不居其愛也斯言得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穀梁傳 子卒日正也

子般子亦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莅之卒也隱而

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陳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書不地降成君也汪氏曰不書葬未成君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左傳己亥孟孝伯卒大全曰子貜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汪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陳氏曰故葬惠公之衛侯來會葬悼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黜自末有君會葬者也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尚可奔喪甚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齊戚之容魯之受昏此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 左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 程子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眞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 或問左氏可信否朱子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

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家氏曰左氏云書莒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其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 左傳 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昭公一

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韓起卒，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弑，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殺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弑，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　周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繼正即位，正也。

茅堂胡氏曰　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

左傳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林氏曰】虢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旅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

【杜氏曰】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以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凡書必先趙武

【林氏曰】楚雖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抑蠻夷而存中國也【陳氏曰】春秋正夷夏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討讀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事齊也夷夏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家氏曰】大夷夏有常分中國之等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楚雖嘗譬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歷於夷若暫也非其常也何成特許與之先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然自爾之安首褰常經倒植冠屨俾中國諸侯成北面於夷楚之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終而楚盛兵以聽諸侯滅陳成蔡滅賴是夷小楚為憑陵中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為至是為列序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春秋為中國措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虔晉【汪氏曰】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盟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盂之會楚子亞於宋今而序諸侯之上宋之盟亞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春秋抑夷狄而尊中國有中國霸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霸則實歸而然諸侯也【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與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廬陵李氏曰】晉趙武為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劉氏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鄭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為復此於此也著楚之討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穀從乎此招之罪也滅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滅宋亦遂

所罪於招豈書招之理哉【廬陵李氏曰】不稱弟非罪也其實八年之稱弟乃罪耳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強取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汪氏曰】亢當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問伐莒取鄆何以不書莒或以為鄆國也然否【茅堂胡氏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莒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與書外事詞同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汪氏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氏曰】公羊云運者內之邑也非也運當見於春秋皆莒事相附此運本屬莒明矣【廬陵李氏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為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與乎陳氏曰歸父伐邾遁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嘗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于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錄

【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

內所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庶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　七

於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景公也。桓公子，后子鍼，母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善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愛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奔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　八

【附錄】【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

大鹵云云）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朱子曰】不窮追也。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據守宜矣。其過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舒之毁車，以爲武士，秦之戎卒，爭以變詐相高，曰趨、曰筋，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高氏曰】其與交剛之役，晉人至是衛師郎，則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霸也，魏絳謀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從有事於戎狄，至戎歸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呂反。【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王無二王也。以忽、突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糾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家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弑其君剽，言喜與生入于書，後言喜弑其君剽。

□之辭也。此事無□，狄敎也。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輿字。【左傳】展輿奔吳。【程子曰】展輿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胡氏曰】忽書爵，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者，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陳氏曰】莒展，子也，而不請之子。展失夫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弑，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以立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豈其義誅賊子而不忌君父哉。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

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與崇亂也。【高氏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許，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展不稱子，與聖人不予其爲君也。【家氏曰】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衛剽與劉、莒展與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是不以見絶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賊書，亦係以國，則又展輿之係國，不必求它義也。若佗、州吁、無知之枝，討不係國，弑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居良反。【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汪氏曰】表取鄆之遂爲其封疆也。【□□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今正

昔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步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謙封之以引手甚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劉氏曰疆亂爲利也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言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特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從寸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假田書一譏爭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歲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家氏曰左氏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末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輿弒君而不讓棄人而議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輿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爲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鄆本爲莒故魯敢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數魯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爲乃畏莒哉

○**葬邾悼公** 胡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附錄 左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

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啟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數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
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而為後之詞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享盟緋蒲為宮設服
離衛孔氏曰緋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設服離衛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中國大
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為承偽藏在
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
學汪氏曰襄二十二年孔子生是年十一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
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
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

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
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汪氏曰魯君夫人歿則書薨外諸侯歿則
書卒而曰薨或卒或不卒汪氏曰內大夫書卒而公子翬不書卒或弑或不弑
汪氏曰外諸侯見弑皆書惟鄭髡原楚麇齊陽生不書弑魯君見弑者但書薨或葬或不葬汪氏
曰外諸侯葬魯往會皆書而吳楚之君略往會不書葬君弑賊不討者亦不葬筆削因革裁自
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
也然則郟敖實弑而書卒何歟胡氏曰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令尹圍
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
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
行其君居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

良也而皆有慮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
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
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
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
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
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問圍弑郟敖而春秋書卒而不書弑申之會
諸侯從弑君之賊而無貶黜之辭則為惡之人何所懲惑亂臣賊子又何禮焉李堂劉氏曰見弑之君有書殺
者弑君之人有書皆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槩以一法書
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為春秋矣圍弑郟敖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矣雖乘其偽赴而
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弑逆之罪亦著矣王氏箋義曰歸生懼者

隸乞泯罪而加弑君之罪今圍弑君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麋之後執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
臣弑君一國之惡也夷狄滅中國天下之惡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夷之也若先書圍弑其後討暴侯滅陳蔡之
罪尤重最擇其重而誅於之楊氏曰哉國策載不脩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
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然則郟敖實弑也聖人書卒者蓋春秋諱遠也張氏曰隱公弑而書薨為魯諱也楚
麇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公弑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是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旨矣陳氏曰
圍弑其君晏然赴於諸國如恒辭猶鄭髡也而其臣子聽焉抱與設應為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
以誅楚之臣子膺賊之所為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圍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
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
人粲然皆笑也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懼曰楚虔之弑慶封也其臣徵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
於諸侯為用之則虔弑之賊不可施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胡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酉 二年

景王五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十二。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楚靈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汪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晉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附錄】【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如晉。【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及昭元年。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胡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也。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吾氏歸于楚，君放楚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得鄭，又將為亂，疾作而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法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赦，不誅有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為鶴之發也，等留然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少姜之服。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不妄說人。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矣。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陳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輕復。豈宜往還。皆非義也。陳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爲之卑伏匍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爲身之辱。千乘珠玉而過中山之盗也。其以此夫。觀之。爲國以禮者。寡入之地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

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嬖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胡氏曰。晉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謂少姜之數於守適。禮數如適夫人。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譬爲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見左傳五年。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

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謗。不待貶絕而皆見矣。何氏曰。乃難詞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卻。故諱之。使君至河。河水有難而反。或問公如晉至河而見卻。恥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胡氏曰。如晉而見卻。亦可恥而非惡之大也。晉有勝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其事。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也。晉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餘非讓晉則文罪公。劉氏曰。公如晉而不納。於春秋公以至河乃復爲文者。臣子之心。未欲其君見拒於人。爲公諱也。張氏曰。公如晉。臣不能納其君。以爲君者有之。恥莫大焉。而自復也。乃者有令之辭。助臣下之逐君。適君爲惡。無以自立。而晉之霸君無以令天下。陳氏曰。公如晉而晉無以自立。而晉亦無以令諸侯。季孫宿之不若也。晉侯之惡可見矣。而季孫之書公如晉至河者六。唯二十三年有疾明有疾。餘皆不書。至河者六。數如晉而晉不見者六。而昭公居其五。大取以見辱也。永嘉呂氏曰。昭公之自取辱。由其舉動不能謹於禮也。汪氏曰。守社稷之重。不卑以自屈。類見於天子。而不失命之時也。

以少姜之喪而謁如晉。變動士乎天下之事。君是以大夫以妾爲人與。取辱也。晉之所以蔽之。盟主抑末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衰哀景公之喪。晉非禮。而況公爲妾之喪。寵公之喪。嬖其弔而況於君乎。則不至於弔其妾。而弔其臣矣。晉春秋書公如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昭公如晉者五。乃有疾。若哉。十五年也。王至河而見卻。呂氏曰。二十一年。一十二年。有疾而復。此者一。二十三年也。二十九年。二十年。三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也。如晉者九。得入者四。其餘而見止也。杜氏(?)曰。義以穀梁之說爲公。季氏許以爲失也。與左氏乃罪之。公事之不同。設以爲非禮之行。夫少姜之喪。春秋亦非止乎文公。又謂於是乎。不當識矣。輕動。若朝。晉晉之。

三年。晉平公十九。齊景公九。衛襄公三。蔡靈公四。鄭簡公二十。曹武公十六。陳哀公三十。杞文公十一。宋平公三十。秦景公三十八。楚靈王六年。燕悼公七。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同盟故書名 [左傳]

附錄 [左傳]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穀梁書葬] [左傳]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胡氏曰] 卿共小國之葬禮過書葬襄公滕子來會葬故魯報之 [□氏曰] 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譏矣

附錄 [左傳]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

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弊之以怠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左傳〕旱也〔家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惟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來歲而遠月雨雹昭公會屬諮無遇災而懼之意幾及於難呼可嘆哉

〔附錄〕〔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杜氏曰〕記災也〔張氏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家氏曰〕此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治道興矣書名者罪失地非復諸侯也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或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事見成公十七年十八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威輔政事權上[illegible]為大臣所忌左右嬖幸後贊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殺[illegible]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俟弘肇入朝伏甲殺之[illegible]之於東[illegible]遣使齎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illegible]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弒允明等皆自殺衛獻公蔑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得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授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害也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雹〔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家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當時以極陰而役從陽乃季氏爭權魯公受制之象也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蒸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申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人素使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illegible]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夫山谷之冰藏之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弭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惡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

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illegible]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
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
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
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
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
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
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
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
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
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illegible]子
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illegible]氏曰：春秋
以來，蔡常在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于楚，未會先陳
衛。今楚大合諸
侯，蔡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

胡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
病中國。[illegible]氏曰：盟書與吳為會，而殊會之，以吳不在中國
變於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實主
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眾數而不殊
之者，猶剌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為夷狄之行
也。家氏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吳夷夏內外
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
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
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
也，夷主之矣。會之是之，請夷會中國諸侯，願於夷會者
尊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
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illegible]氏曰：築城
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
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九年。滅蔡
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事見
左傳十一年。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乾谿，身[illegible]於棘里而縊
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
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
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
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
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
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
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
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
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

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
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
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
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
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
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與。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
天下莫強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者眾，誅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illegible]
氏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略中
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倫之惑，傷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虔書字，略其弒而不見，此黃者道之中，惟可
與權者其知之矣。[illegible]氏曰：春秋不書楚子虔之伐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從之，故用書君見弒之法而

楚子慶書弈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微之同列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揜矣志而曉其撥而之

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與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也寧志**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拒爭楚宋嘗爭長矣敗于

鄭不在諸侯之會後楚莊有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者陳焉耳中國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之有不
見於此時者也楚子得大合諸侯自宋之會在大夫報諸侯有不

孫氏曰中國合諸侯于此者中國不足恤劉侯措

實自是天下之事自晉出今復去事無所制矣至于道乎也丘召
陵之會諸侯雖再合宋之盟以伯討盖不足于中國十二國白**書**
氏曰楚子會諸侯於申晉平公以伯討也案中二國十自

晉平始衰於是齊靈莊繼晉與宋之爭盟于吳諸侯閔以伯討也
五年夫楚莊公遇與晉平公之事吳諸侯自少是不復而出晉與日盟以會其
大夫在諸侯故諸侯不得與晉爭盟
又攻六合自諸侯以侯附於是乎服產曰諸侯晉不其權其我未乎寡其
又曰在諸侯其楚子合以侯附於是乎晉強而諸侯楚權許其
公從使晉其楚子始則求國自以為不然晉強而諸侯楚從然之
楚亦不失其能使晉肆其自強其為方且與晉爭霸於晉強而諸侯楚從然之得則
尊諸侯不能使晉肆其志也而晉方且與晉爭霸
諸侯淮夷與會于申晉者無所附為主不得已而從也楚雖然楚之子

會諸侯小國與也非與國則小國與焉不與也會而不與其會者則不與
宋鄭滕小邾雖會而不與國則不與也是以衛曹莒邾杞不會主也

中國也**汪氏曰**用楚虔弒君而用借王得夏有罪所作不足盡然
大合諸侯不載之禮也而楚以齊桓晉文之事告諸侯亦不責也

其羞惡之本心泯矣古聖王之事**董氏曰**春秋之法不為強者
比其君也○本心泯矣**齊陳李氏曰**明氏不殊之淮夷之盜賊之本之何不
但何以類以爲楚子主會以能行不義以誅盜賊本何可殊
其類所借以為楚而得中國其行不義以之殊義與封故胡氏與君子不殊
張氏曰君子其不行義其之類而後與之與之切氏合主
會故不殊其之類而止曰楚子切氏合主

楚人執徐子

張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藉以威諸侯不言諸侯之執徐子者申之會楚地且因以擧伐以示
三十年吳執吾子皆不書執以夷狄執夷狄不書十二年楚執徐子
故也**家氏曰**以夷狄執夷狄知文十二年會申楚執諸侯子也
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楚中九年而是十二國之君皆不受命于
是是執徐子以會諸侯中國也而是十二國狄之相執皆不受命
中國危志之也**汪氏曰**侮徐子以威中國也

十九年傳稱人不得為伯討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之諸大夫從**趙氏曰**從王者不與伐者也或問

楚虔之惡不殺為封而著楚其罪之不殺救曰吾欲見諸侯之書著其
之為封弒其君之惡其皆曰欲見諸侯之善執齊

屢封守殺之故曰著楚虔之惡也**李氏胡氏曰**伐吳著
楚之盟而從之諸侯皆去矣唯不能致魯衛曹邾之會**高氏曰**諸侯書執齊
吳之強宋之中國之諸侯皆去矣唯不能致魯衛曹邾之會**高氏曰**諸侯書執齊

胥可從則宋中國盟而諸侯皆去矣不能致魯衛曹邾之從楚者八國亂心至伐楚

執齊慶封殺之

胡傳慶封之入吳其王句餘以朱方之邑使居之封族而以聚其族於是使以爲一國之楚子封於申八月申甲克之執以慶封
知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

擧於戰者諸侯無或用之慶封之入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富於其舊子伐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從其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侯曰吳無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封曰無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以爲盟主諸侯使速殺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
何以爲不能盟于諸侯何為不能盟于諸侯以人之也
則爲不書也王使其為齊誅也入于舒其言執齊慶封何為也
而亂者也封入也其言之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吳封中慶何也

子封何吳而則何以封是不宜王使罪封言入于吳中何以不言封之言罪何以吳之慶封不言伐
國弒其君見之子慶王使入何以為一君者寧軍入其一中之慶封曰有若楚靈公
弒其君者言也言伐之而封子代之為君者我亦且人一言何

弒其君而不以是罪也不以其討而用王赦之實罪不治罪自備不書春秋以封為當
與楚其討也春秋之義用之死不得其序者不可辭其以王服也不
也孔子曰蘭夫惡而以雖與罪君之所之治不亂治也

時已非春秋之大夫弒之君亦不得書其事中之義以誅之慶封之為不
程氏曰某入蔡楚世子而春秋書封以其以罪蔡者楚人討之
曰某入春秋者書有陳夏戮之用是有罪而不當之限者咎

汪氏曰執有夏之殺其君封之罪其伐可討也以封為宜行人不可下者討

師殺而慶之殺若慶封殺有其之諸者以楚子之陳之楚而書書曰
執戮之若執而慶封與不殺以楚之用之罪也非之
遂以齊封封不而慶亦封不得之者靈以討其法已
是殺慶慶封不服而春為不申言楚于諸者已而
陳氏曰執齊慶封弒為不申言楚之討賊與法也齊書而慶之之

也精此曰執諸有罪之焉耳楚子會夏之楚大以之諸書
鄭氏曰精此曰執諸侯執為不再言之楚于會夏之楚大以變宋慶封號之之**陳**人

十年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專合諸侯執齊慶封討楚賊諸侯之罪無以會同者
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討徐子執齊慶封討楚賊之罪無以會同者

天下由是而諸侯之罪無以會同者

執分其惡於諸侯也滅陳蔡而不書**汪氏曰**楚執討宋公之義無以會
天下其惡於諸侯也滅賴也陳察實封而不書楚執討宋公之義無以會

遂滅賴

賴子以歸**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輿櫬以從

侯也告口不使楚慶遂滅賴賴公賴子作面縛銜璧士以

得以已吿不得為賴之名也賴子以歸諸

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

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

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張洽傳】遷賴事也【黃仲炎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若楚之暴也齊桓役蔡遂伐楚衛中國擇夫於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強橫劫中國之諸侯而滅國孫舉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尊諸侯隨事以求經意執一剛則拘矣【高氏曰】以誅夫也遂會中國之諸侯又飾以之求以伐矣專殺中國之大夫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陳氏曰】左氏云楊子而待即楚子焚擬按經但言滅是死也賜年按傳而書之故誅耳

○九月取鄫【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家氏曰】鄫於是始滅前此莒人滅鄫責魯也今魯取之所以後令來歸魯故哭鄫於天子而弗能救也【陳氏曰】鄫為莒滅之後則附庸於魯其社稷猶在也為附屬今魯取之也【張氏曰】襄六年莒滅鄫其實非滅也令文云取者取以歸附屬於魯也以為莒公子為後故以滅言之

魯得取之不言滅者諱故以易言之

【附錄】【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以是數知

【[illegible]】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 齊景十一 衛襄七 蔡靈十六 鄭簡二十九 曹武十八 陳哀三十二 杞文十三 宋平三十九 秦景四十 楚靈四 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左傳】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

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謂子仰佳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公羊傳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 貴復正也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孟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歸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二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在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禮遲之今更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己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起故傳言擇二以見之乃見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高氏曰 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 [illegible] 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 [illegible]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

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己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傳十二年 陽虎專季斯。囚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 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悖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桀驁之財則田常所爲不在齊而在魯爲不正於乾從之也 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張氏曰季宿自奉行文致取即歲賓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而叔孫豹已知其必敗而以盟詛要之令叔孫死未期年而叔更前制茂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弱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室水之已或也 [illegible] 杜氏曰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游亂舊制安可謂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實皆譏 汪氏曰 襄二十九年季先欵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逞己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也

事以義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苟曰復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迭出邪前既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學而未之考也

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劉氏曰 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沈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爲人臣也君疑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兵面而事寇雖足以救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

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陳氏曰 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附錄 本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挾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 張氏曰 書以言奔此牟夷書來責魯 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邑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何氏曰 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 張氏曰 虢會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夷及防茲恐季氏之專也 家氏曰 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未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獲爾蓋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責兆於宿矣 張氏曰 三叛之來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汪氏曰 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

左傳 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公羊傳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穀梁傳 狄人謂賁泉

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蚡泉魯地[胡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取莒人不顧伯討君辱比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

○秦伯卒[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皆謂之夷乎。嘗貊書卒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則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

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記]秦紀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栢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木為徐[東夷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楚後稱王[史記]楚世家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三子為王吳越因遂稱王[史記]吳越世家太伯犇荊蠻荊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句踐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雖強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胡氏曰]楚虔乃蠻夷篡弒之賊其從之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以深責蔡陳許諸君之從夷也[[illegible]氏曰]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行成說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稱書入

[附錄][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左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

禮也。[□氏曰]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禮也。○葬秦景公。[左氏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之邑。蓋昔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氏曰]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授使者而崩。趙高與丞相李斯及幸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illegible]之。乃相詐爲詔。立胡亥爲二世皇帝。高爲郎中令用事。數二世法更刑深。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又沛公屠武關。高恐。殺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嬰刺殺高。遂降漢。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氏曰]前漢書石顯傳。宣帝任宦官弘恭爲中書令。顯爲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委以政事。[illegible]以顯專權。古罷中書宦官。故請自殺。自是羣邪並進。卒移漢祚。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衆謀誅之。遂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氏曰]唐書宦者傳。玄宗時宦官衣朱紫千餘人。稱旨者輒拜三品。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李輔國以尚父號。程元振[illegible]魚朝恩以軍容[illegible]陳弘志[illegible]劉克明[illegible]敬宗[illegible]文宗[illegible]皆王守澄[illegible]宦官[illegible]政事一委田令孜。令孜[illegible]帝奔[illegible]而生室亡矣。而不知蹈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宦君寺人讒[illegible]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illegible]溺心。[illegible]習近。去忠良。亂亡相繼。若出一轍。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氏曰]伊戾柳所以讒太子與右師[illegible]

此用牲書以言其惡以著其侯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
物與向戌之比伊戾過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
閽官親人國家必外連臣與之合而其諸乃
害伊御戎寅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附錄 左傳 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高氏曰 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胡氏曰 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伐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國亂不競矣吳乃務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暴之其國

○冬叔弓如楚 注疏 聘且弔敗也 陳氏曰 楚與吳仇敵之國而吳違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魯不適昭公婚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適楚於昭公內見遠君之召己服楚而將朝之矣 汪氏曰 昭公內見迫於強臣外見脅於强楚以爲區區求附非也不信恃之暴強宜畏其勢爲見迫於侍者

○齊侯伐北燕 左傳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家氏曰 齊景納人之君而受其賂也伯主不能討而許齊伐燕之比 汪氏曰 晉景公四年叔弓如楚而不會申之會楚敢不能以此責魯也 此不書燕伯之納而諸侯書伐比燕正也非奉少齊侯納之比燕伯齊之罪不書而書伐之為不正也 若以強侯陵弱國而責其賂則諸侯之伐者皆非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景王十年 晉平二十三 齊景十二 衛襄九 蔡靈 鄭簡三十一 曹武二十 陳哀三十四 杞平 秦哀 楚靈六 宋平四十一 吳夷末九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 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穀梁傳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 何氏曰 外慕強楚故不汲汲於齊方結昏於吳時魯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 張氏曰 及我也齊欲之云不可言會齊平及魯平非魯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至定公八年魯再使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 周禮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致其事而輕重見矣 何氏曰 中國安故不出主名者舉國言之君相與平 劉氏曰 凡國平者舉國而已故不因此稱以其強人逼於齊時爲昭公外娶於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歡故不德之以厚薄若不勢親之昭公害棄其國人之死之威以爲齊弱諸侯久矣以不自遠若不之親諸侯莫是以近服不事伐而朝魯襄公至是世乃齊以諸侯至齊之救也使比變封來聘而不書者報之至是人不從我而我書及者我之及汲若宋而從他書者也 家氏曰 書暨之也是以齊爲強出齊是不得已而從我 汪氏曰 春秋書及齊平與鄭平不敢執其罪而反求平不得已也 或疑魯何及之齊以是不以齊平不智魯(?)而與他不

然凡會盟則日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人宋者平卯使微者紋平於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下者納成於齊鄭故書及其國平若曰爲平於其國耳下書叔孫婼叔還雅盟會于夾谷所以結成也苟以齊國之者號爲之則平昔及鄭邢衛許蔡之邊于其諸稱國以殺大夫求與曾可謂狄之乎〇陳氏曰左氏云齊求之以行人求之魯爲平也社云燕從晉求平然下云齊求侯之者號大夫齊人行成昭公即位已未暨齊平與燕無緣更進大年三月駕而求成是燕齊已盟而還也此則魯與齊平不疑之矣道好此年十一月叔孫婼如齊盟是齊魯平矣亦繼定十年

張洽曰禮記曰成公十一年盟于赤棘是以後魯齊無及於齊景公初年使叔孫婼聘于齊而不如齊鄭盟蓋世數及於齊可知矣春秋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又不見其報聘則公之諸家皆以爲已之不得已而魯楚之強以爲齊定十年魯不得已而與齊平耳以平其用說故魯宋盟之聘伯石晉伯惠不說而不用說似宇釋仲又左氏合齊胡氏平以蓋用其與其違左氏故不言齊者求於燕而與之異事也陳氏曰平不書從許惠卿之說也越子平陳氏亦異事之故陳氏曰平不書社氏

春秋集傳大全卷三十二　二

關於天下之段然後書齊侯伐北燕納簡公乎是予乎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與其實宅而運不書公乎是子乎齊以定燕也蓋公以來齊首改伯主之納晉欒盈放人也繼北燕也伯猶孫發爭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叢亂臣逆子也是故邪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也遂伐晉同圍齊襄莒豐齊平盟于誠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楚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燕人行成盟正與叔還治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下故服虔亦疑之今若燕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說而許惠強謂說也五年傳有許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然則惠強增字以實作之

附錄 左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

…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高氏曰楚靈非強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奚庸公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馭騁歲不違曠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 沈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弱亦甚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 ○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穀作婼後同 穀梁傳 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襄陵許氏曰 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

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錄 左傳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穀梁 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汪氏曰 自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附錄 左傳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也

斂以度曰子武子也子紘（胡氏曰）是也……子之

〇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 景王十一年

八年 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

附錄（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著招恃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胡氏曰）稱弟以殺世子，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殺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陳侯信愛其弟，倚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汪氏曰）隱七年傳，書盟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今按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任之私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愛子於二公子，禍

是殺世子閔識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所君之辭也（張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貴以強輔而齊之權以執太子使之失嫡至於亂作庶子受其禍惟其偏愛之法不以勝而私也悲夫（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殺申生宋平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讒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其國而不至於亡陳哀其國本而且以亡憂殞其身而造禍隨勢以不亡矣全其罪至寵不弟又戕出於晉獻宋平者數故申生與痤之皆目陳侯君以殺世之罪明矣章下書楚不曰陳殺其世子而公子留之亡陳之本也書見以重楚國者滅陳非招討於招之世實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高氏曰）楚親從納公子（趙氏曰）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弒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弒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雖不縊，亦不留。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不以留廢也。見君有命廢立，不靈亦不可以咎留，是哀公之死，不以留也。

□□之□□生之際善惡之幾貴□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

○叔弓如晉【左傳】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氏曰】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紹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於危亡而不自知蓋使之者衆也當楚之隆盛專諸侯而晉弗慮圖惟宮室之崇以為安平公可謂志□矣【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之至是言成虒祁之宮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氏曰】干徵師稱行人殺非其罪也【□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何楚惡陳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殺以震怖陳國而據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氏曰】穀梁云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苟曰有罪何為不以殺夏徵舒之例書之乎

○陳公子留出奔鄭【杜氏曰】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氏曰】留既為君矣而曰公子其意不當也【□□□氏】【□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立於招爾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蒐所求反【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

□而□析之□知非常處□非所之務不于其常地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見兵權之移于下且棄民特也

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劉氏曰】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奸臣之將竊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侮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茅堂胡氏曰】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也【□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後蒐三家蒐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況當旱歲乎按傳紅亦大蒐而不言大者以無君故從之首一見也【王】

【□氏曰】按年春東界商宋地嘗西界與宋衛接竟則其地也亦衰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首簡公不得與而歸惡於三家也【□氏曰】公羊曰以罕書非也穀梁曰正也亦非也蓋不學周禮者【□□□氏】經書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間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至不謂時史闕累伸及而則之者非也以蒐合禮者為事不書非時非地越禮若皆非也其胡氏陳以詳矣朔氏本劉賁夫公羊穀見定十四年

【附錄】【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遊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

初服弘六人也惡子赤兵甄言頤鑑偪子若猶不荒甯遂言之十以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禾反〕公子過□□人於

以殺而不失其宮國陳無攻人懼殺逆討之所爲也皆

殺世子僨師招歸實二誅孔奂之而非人之所欲爲也其

不欲爲春秋坐招不殺偃師罪於孔奂又書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得大而其

官也大夫于其不殺陳明人矣又書之故稱人以殺孔奂及殺之

過夫公大與殺也世師於子陳人殺太子偃師而二人欲免其罪已歸之招也求

哀公屬公留於楚楚人求討招故歸罪於過而二人欲免其罪已以其爲人之可招哉

服國人留公於楚與子苦招以殺陳孔奂太子偃師

乎楚（闕）

○大雩〔雩于〕[杜氏]旱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

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奂

[左傳]孔奂公子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嬖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

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寡人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君之亡也若知之其以從此對曰若知其謂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楚子殺也公子之殺也

書其楚子葬入陳書殺者後見其本楚已陳[胡傳]故書

侯使其國佐及招之罪孔奂子實弗書以義討陳滅陳書在齊後其陳之不能以心悔過所以德義故

[陳氏曰]楚子會是不討而專楚師滅陳而爲已之陳殺也也

[范氏曰]孔奂見殺招之黨爲侍衛諸侯而設其大罪哀公之子以存其國也楚人之事招

而稱師人亂以爲至不義又討其罪也若之見也君也亂書

不伐有人而亂手國之罪以討其黨之可以戒也而可以罪其然不言罪者

芹楚加人著以手國人之惡招哀乎可招者蓋有其罪者人之所莫知也

於陳者陳之罪也而公子招書逆國之成有罪矣而不葬皆至尊

殺戮寘國也公罪有而以招公子陳見楚楚不與亂賊之殺

伏滅中國也故鄭公而以招而書見之陳子也於招不亂賊之

設招不與其致君罪稱以書書哀陳殺孔奂蓋是子得通惡以

亂者不與以不忠見殺於陳之臣孔奂之蓋許與楚子不通[孔氏]亦以

(殺)之者蓋以不忠也故書孔奂殺陳之臣之交世子以為之

大夫也[王氏曰]楚行京之疾故書曰子殺陳孔奂不言大夫非陳之

玄又封公子吳於陳則楚知而放招之殺奂之罪其殺之也殺之而中國也故

招殺之於公子之而人以陳也而知放殺招奂其黨也殺也而中者之陳[胡氏曰]子

滅人者也皆以大夫刑皆不之四殺之待之楚人殺之而罪未有書殺春

秋爲之也殺之招也爲何況不皆楚人殺之而罪未有書殺春

之也殺招於皆子公之書其殺者必求其書之也未有書殺不同

[趙氏曰]慶見其捨招也殺招殺也[家氏曰]楚書之計罪不同

○葬陳哀公〔月壬午楚師滅陳〕[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孫氏曰]

楚子陳人葬之自葬也不言楚滅以存陳之者下楚蓋陳與陳楚滅陳不葬陳哀公十

以我陳臣往會而葬之書陳入已爲陳存其國以存陳也存其國者陳也楚子葬陳哀

公謂使往會其葬之蓋陳伯姬同楚陳自以國其君者所據曹而葬於

非公而四年齊侯紀伯楚以目中國在上文取而招

其葬故下文齊云兩年後以自陳則著下云上文

之莊文云會乃已書楚師所國自春中國諸侯凡

紀之奂公文皆上文已云深楚也貴自中國諸侯凡

殺孔言之葬之哀公殺陳而云深楚也[家氏曰]

陳事亦之重辭家閏陳文而云深楚也

陳之使袁克按因得已以之成行矣許克又爰非大臣也何也能之葬之君左不九能見皆

乘克乘亂之楚國使之重哀公成行矣且許人之大臣何能君而不能見

能使會告葬于諸侯

[陳氏曰]二十年

景王十

九年〔晉平二十五 齊景十五 衛靈二十二 蔡靈二十 曹武二十二 陳 杞平 二 宋平 三十三 秦景四十 楚靈八 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二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杜氏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以不書會所而會諸夏是不行會禮故不總書于陳

[張氏曰]楚子既滅陳故會諸國之大夫於陳以見其無所忌憚也

[家氏曰]中國諸大夫見楚子之會奔走承命

[高氏曰]中國諸侯大夫旅見於楚

[黃氏曰]是時陳已滅何以會於陳

召而不來諸國大夫會也于楚其亦同心救之也

國以下大夫之義何使大夫聘晉問之耶

曾子既不能救同年會心之事書陳之恥也

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而同方聘晉問之耶楚書

有以使天下之宗楚同何叔弓如晉皆言陳故今上楚

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書以會楚之文春秋內不與楚滅陳

[王氏曰]以會爲文

書葬哀公子陳皆以存陳也

弓會楚子于下陳書陳也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

許于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伏曰城父陳州以來夷之遷

[胡氏曰]遷國自遷也城父不以自遷爲文

書許自遷而書

[趙氏曰]許之遷也非以欲自遷故書遷之爲文

夫不遷□□□□□不可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辛于楚□□其大書事楚襄十六年□□□□
伐鄭□□□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爲政□□之□
之而□□□陳故欲遷于夷以避鄭而楚使棄疾□□之□
[高氏]□□□許遷告中國無伯之故也[□□]□□一名之也
父本□也楚成附晉惡許于此[□□□]許自成十五年
遷于□□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錄以見許之弱不能自
守矣[□陵李氏曰]叔遷于夷□□梁踐日邢衛之遷皆書月今許不遷署
而不乃者許比遷之徙所都無常居處□□
如一邑之弱故累之不得從國遷常例歟

[附錄][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　復封五十二年

[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奚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我國之史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歸□□之，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國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氏曰]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鄭衛二國爲楚所并聖人還存鄭國衛之國亦不與諸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氏曰]已爲楚所縣俾其臣僭弁以各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窮於夷狄者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子]

[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夫非春秋存陳之意○[趙氏曰]左氏作災公穀皆爲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事也小事若一一書之不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李氏曰]此條公穀說本可通但穀梁以爲國曰災邑曰火公羊以爲天意存陳者皆非也

[附錄][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

平今而以不敢來聘則無忘著舊齊盟輕公胡氏曰非特居鄆時也平其來久矣齊○冬

築郎囿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是之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外輕以大國亂亡危尊北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於荒也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不戒日撰三竊其擢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以不戒哉築臺築囿二家

民曰拒四年公溝封武于即之處將以為囿非以為羈而猶興築以為游觀之地耳用事曾君擁虛民戰民乎國之役其為季氏

己巳三年景王十四年晉平二十六年齊景二十四年衛靈三年蔡靈九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二十一年陳哀三十五年杞平四年宋平四十年秦哀五年楚靈十年吳夷末十二年

十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

是以譏之

夏齊欒施來奔多作晉公陳桓子鮑氏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王氏曰三子伐莒將曾以間為晉之衰者故三將帥師而公不得一攻也高氏曰是時三卿擅魯之師伐莒為乎取郠而不書者不書見討於平丘故諱之由是定六年陳氏曰取郠不書公不書于是取郠不書也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高氏曰已分內取邑惡書於此不見其事不書足詳也魯自元年季孫宿叔孫豹仲孫貜三卿皆將二卿之將佐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為三卿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季氏擇二而叔弓佐之蓋四分公室季孫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之居守也自是人於春秋杜預之說四卿不經見舍三家未必說又曰左氏用是說於魯之有四卿事而權歸三家此

公如晉以不之諒彙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亂陳鮑氏始則大君胡氏曰欒施與高強不勝而奔亡之臣非義也公羊以為晉之大夫不書高強非齊以伐陳鮑逆與君戰而交其罪大矣不書高強非齊也晉方通聘晉臣蓋見爾而有欒氏○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孫婼仲孫貜帥師伐莒公意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家氏曰公室無兵叔孫乃臨事所置之師以行既舍中軍並此書伐莒之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皆既舍中軍實並此可見叔孫之家之兵使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也則

戊子。晉侯彪卒。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廬陵李氏曰平公在位二十六年有湨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虢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無敗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汪氏曰無冬闕文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殺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況經無娶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辛未景王十四年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戟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汪氏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般穀作班左傳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

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胡氏曰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或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合諸侯之大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而已而戍陳甚不於此為病晉合八國于厥慭而不能救甚矣不言也圖所以合病八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汪氏曰襄三十年般弒君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曹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靈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而用詭謀詐計辭以酒而誘之為在楚討賊哉楚莊殺徵舒猶曰討賊之義今此直誘蔡侯非討賊也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汪氏曰其與弒君謂……

之人。凡[illegible]之而弑者謂於宮[illegible]誅之也。不殘其身。瀦其宮室。誅於蔡般弒君而[illegible]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反徒亥魏將。【史記】孝公使鞅將兵伐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拒。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卬以爲然。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大破魏師。乃秦人以是劫懷王。【史記】楚世家。秦昭王遺懷王書曰。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乃許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關。遂與西至咸陽。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未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譎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焉。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綱目】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泄。思明殺承恩及其黨。憲宗之紿王弁。【綱目】元和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議興兵討之。恐青鄆相扇繼變。乃用曹華爲沂海觀察使。除弁開州刺史。賜告身。中使紿之。弁即日發。所在戒其導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詐圖沂卒千二百。盡殺之。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陳氏曰】般戕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殺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誅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見不[illegible]施遂而惡見[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曰】蔡叔救

逆之罪無所逃。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論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又曰。楚滅陳。易滅蔡。雖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陳氏曰】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邾文公用鄫子。未嘗名之。楚虔何以名。以夷狄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討也。爲謂之夷狄殺中國。楚子之假大義以號于天下。誠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之罪討賊。殺中國之君大夫與國君見殺者。如魯子戎。經子恒不名。蔡侯何以名。自楚爲臣而下弒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爲爾。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左傳】五月。齊歸薨。【杜氏曰】胡女歸姓。【汪氏曰】襄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illegible]襄公之妾也。母稱夫人。義見成風。竟葬。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左傳】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其曰大蒐。越禮也。【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問君喪也。【王氏葆曰】蒐于紅。夫子黜三家之惡。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高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嘗君。既尊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爲輟。是強家之不忌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經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禮記】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

徒前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冠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吳氏曰】服武王之喪 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五代史】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即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直抵夾寨分兵為三道鼓譟而入梁軍大敗 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挨戰於高平【五代史】東漢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旻聞太祖晏駕請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兵三萬寇潞州世宗親征與旻戰于高平漢兵敗績 若此者君行為顧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子鴆反又七林反祲祥公作侵羊【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王氏曰】季孫宿當昭公有喪而講其禮仲孫貜背齊歸之喪而從會盟晉之臣子於君以親盡矣【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趙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辟以夫人之喪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晉邾之強弱盡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汪氏曰】句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浸深視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界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晉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脩好也○【□氏曰】左氏云禮也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禮

禮○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公羊作屈銀【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汪氏曰】不書救蔡不果救 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尊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尊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汪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訴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聲楚之罪也【汪氏】□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憖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illegible]中國失政之義雖微傳其事[illegible]矣夫詩[illegible]弱[illegible]

侯會盟……之大夫……

附錄 左傳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左傳 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羊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穀梁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胡氏曰 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帶臣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歸之；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國未暇立乎其位。汪氏曰 言世子有在未立也。又殺國圍窮迫危……以受乎死，此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

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附錄 曰 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非其人，其子非正也，為……之繼世者，春秋之謂世也，非其人之謂其子，蓋其道之謂也。與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不與共天下，守父母之仇，不降於楚……胡氏曰 楚虔……八月而……

詞而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絕，諸侯莫救於中國哉。之自怠，一至於此也。然則何以書之？以其實何……陳氏曰 春秋書蔡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始末而記之，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聖人微其辭，以著夷狄之禍。始也諸侯已患之矣，其後夷狄特以其君之父弒……若任蔡侯，則世子之處……為君之禮，蔡書世子於外，不得其稱。張氏曰 又書以著之也。君之正也，子之正也。公羊云不成其子。又以靈公不成其子也。世子謂……而稱其世子之義，稱世子何，不與楚殺……反以忽亦非也，猶為子世子之稱，一。又曰：用之築防，為此文似乎……可信也。此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豈……此君之子，不與楚之殺也……以為不與楚之殺也，其意以為……為得之，不其用楚之殺也。稱其義，左氏以為……其半足以為頭用之築防也。防之說，胡氏以主為劉氏……

……汪氏……楚子滅陳蔡，不……

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
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
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晉昭三 齊景十八 衛靈二 蔡 陳 杞平 鄭簡
宋元二 秦哀十七 楚靈四 吳夷末十一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杜氏曰】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而納之。故得先入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燕別邑中山有陽。非也。

【胡氏曰】按左氏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至是。高偃帥師納之。齊景公雖有力納之。而不能納之。止於陽而已。國亂。君臣迫而出奔。則大國之力。以入之。陽者。燕之別邑。不言納其都。而言納于陽。諸侯之力不能納之。故以為此說也。【陳氏曰】是齊立之也。伐其國而入。不名所以罪也。【劉氏曰】以納者。內弗受也。公羊謂子陽生者。非也。春秋以五辭言之。豈此書也。孔子作春秋。豈謂所錄書於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高氏曰】鄭去中國。而從楚久矣。至是乃知禮。簡公之喪。鄭人懼之。以方興。以國反正。

遂曰。諸侯之喪。我知之。然大夫之禮者。乃晉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乎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高氏曰】公始以繼好共。

【附錄】【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胡氏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不使公遂。有大夫晉人執其罪。季孫氏行夷貉之禮己矣。不主其國。昭公之出。反不敢主。其師伐莒取其地。遂季孫氏之事。自是季氏之所為也。晉不知季氏之罪。而公不能以自伸。故晉聽其訴。是以公每至晉而不得。歸季氏之所為也。【家氏曰】晉受莒訴。季孫未及陳辭。而出諸侯之臣。晉人執之。由是為季氏之地。公有所在。而公不能至晉。以自伸也。

【附錄】【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左傳】六月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家氏曰】虔以上之猜忌。殺成熊。公作熊。穀作虎。

【附錄】【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陳氏曰】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未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憖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憖遂及郊未復命而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憖有奔齊耳【汪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憖也不克而以費叛遂奔齊是以君子譏之深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高氏曰】徐吳之與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其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廬陵李氏曰】書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晉伐鮮虞**【左傳】闕【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是狄道也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

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諼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陳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之也諸侯也故以狄書之**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

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劉本曰爲會齊師而假道固不備而伐之非其狄而何 許氏曰以夷狄之道攻夷狄亦狄道爾 □氏曰夫停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術而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停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憲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陳氏曰狄晉也晉主諸侯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荊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弒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殺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自成襄之春秋者雖或競於楚書之不審也而敗狄于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可與詳志之而滅肥不書滅鼓不書莫重於狄晉荀吳要奚餘不足書也

壬午 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 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是以南蒯

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者著其實不沒之也 □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收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強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 □氏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夫之道諸侯雖大國執敗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執陵大夫必無齊其君其倍臣執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寬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書季氏末得以叛名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邑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汪氏曰經書帥師圍內邑者五國棘者復叛陽田而鼓不服也圍費圍鄭南圍都者家臣強而以邑叛止費本國之邑也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叛不能誼德以服其民也詩本書邑之叛而者之如復舊邑者誠其不能正己以叛其臣邑故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

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比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闈。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曲禮注。君不絶其祖祀。復立其族。歸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 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屬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于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語祿。匪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中黃氏曰】比立時靈王未死。使靈王若得復國。則比自是首惡無疑。或曰。虔弒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趙氏曰】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弒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高氏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弒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弒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弒于乾谿者。非比親弒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弒其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虔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虔未必死。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為君。則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 名弒君使人之受其名也 [illegible]

若口以荅其私者奚不皆實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楚後世弑人之禍也【家氏曰】虔雖篡弑之賊也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爲篡弑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始虔之纂有能伐大義而殺之求鄭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爲義甚者爲賊從討州可無知之側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捷國比自外歸爲君而虔死不曰弑君可乎○【汪氏曰】公羊云歸無惡於弑立夫弑逆大惡聖人不以妄加於人直以無惡而竊弑乎殺梁亦云言歸非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弑嘗不日豈皆不弑乎殺梁於許買之弑則曰日弑生卒也正卒則正不弑也弑日或不曰晉曰不弑若何而明之蓋兮考之經書連稱管至父弑諸兒而立無知爲君則書曰無知弑君晉矣卑州蒲既弑而後公子黑臀公孫剽歸于晉以爲君則不書黑臀與周爲弑君也春秋以弑衰之罪歸弑於比若蓋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因比而君之而虔之殯賓在比主之後叔向謂比爲五難以弑舊君書時蓋亦以比爲首惡矣隋煬無道其

臣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弑帝推智及之兄化及而立之難化及聞訃變色流汗逆入朝堂戴懼不能言而邵子經世書朱子綱目皆書化及弑君且不以煬帝爲弑君父之賊而末減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棄疾作亂弑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

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之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圍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

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通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汪氏曰比未能君楚盈不爲棄疾之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汪氏曰比其立爲君而棄疾不以賊討比則是殺比而奪之位雖微傳其事者

矣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趙氏曰棄疾假立爲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不言棄疾之殺其兄比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吳氏曰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論殺之也比貪爲君之利不能救死不立不爲不狀首惡之罪甚夫分未正而以篡殺之於睽昧之中自之以附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高氏曰比復歸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閔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篡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之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陳氏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爲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耳非討賊也書弑其君比則比疑於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不嫌雖譏不然是而下之獄多書可也春秋之從辭矣閩氏李氏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眞討賊則不當[illegible]

則於州吁無知不言人則棄疾異於石碏雍廩不書其君民是人視比異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閔氏曰公羊作弑公子比夫弑者下殺上之辭故雖里克弑君之子猶書曰殺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杜氏曰劉子獻公王卿士平丘在陳留長垣縣南

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還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

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一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張氏曰：晉平主盟，內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程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吝威觀如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詭乃辛楚亂，欲主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觀曜，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瀆霸業也。陳氏曰：晉之不自强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鼓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以爭承，晉不頓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甚，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鄭侵之後，參盟後作，晉非盟主矣。汪氏曰：晉主夏盟，不競於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劉獻公文伯，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夫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晉昭在位僅六年，始會八國之大夫而不能救蔡，繼會十三國之諸侯而不能振霸業，其亦不足稱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

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汪氏曰：建立旌旗。不曳其旆也。壬申復旆，諸侯畏之。汪氏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汪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書諸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劉子亦與是盟也。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懼，侯同[illegible]

[illegible]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蓋之重詞之複

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惡善之而以爲惡何哉 陳氏曰 劉氏意休謂平丘與滅繼絶推其美始與葵丘明王禁無以異故尚會盟同地而并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而晉昭未嘗有懿德美行超絶卓異非常之迹謂春秋美平丘過矣 也。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盟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絶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惝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家氏曰 自晉楚邲戰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耽嗜苟安無復自强之志楚由是窺伺撻虎視中夏晉君臣畏伏而不敢出者二十年今楚是虔虐罷蠹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爲會于平丘欲召諸夏如病痺沉痼之人强自支拄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爲。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而與之盟晉亦可謂甚矣書同盟譏王臣不書下同列國之盟上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 呂氏曰 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强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爲哉雖然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爲之少安由此盟也 廬陵李氏曰 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盡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爲之機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乎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者遂止於此穀梁以爲善其因楚有亂而反陳蔡之君公以此爲諸侯致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遂之意之言

罪也陳此則又以晉之能合諸侯而罪諸侯之貶不能崇晉之能是一說

公不與盟 與音預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 程子曰 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 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以中國同惴夷狄纂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且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茅堂胡氏曰 叔向之言此言辭也晉人之言曾子守約者也晉人能言而不能信故恐而不敢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後世故直書其事而不以爲諱也 高氏曰 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者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訴與衆棄公不以禮數 麻氏曰 而諸侯與公咸會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如郭陵之會自是不出其不足以宗諸侯矣。 穀氏曰 公從穀梁云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豈其獨能違衆而不與盟乎推穀梁之意以爲與相與之公於春秋之盟 呂大圭氏曰 或謂春秋與盟之意以

則是不與盟之意主於晉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而平丘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體也苟曰晉昭不肯與盟則其會諸侯于平丘果何爲乎【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棄疾言諸侯惰之故同盟公不得與於同盟之罪實爲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爲善則固宜以不與爲譏公矣公羊以爲晉疑公與楚殺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爲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自相對爲曲直之詞竊審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疑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晉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僭如之諸會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儻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鄆之故人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左氏曰】不共晉貢謂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徇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因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徇於私欲但知以霸令威晉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摩尊君而季猶得逞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擁而兵强家故也

附錄【左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臨川吳氏曰】公諱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未得意不發爲例故此條致會以爲不恥也此說似然矣但其下文以爲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云乘諸侯將在棄疾棄疾封陳蔡以說諸侯諸侯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公直不實也其說無據故不取

附錄【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汪氏曰】許胡沈道房申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何氏曰】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廬與吳皆古世子之

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歸言二君之始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衷非諸侯至此始立其國也〔陳氏曰〕楚靈不道襄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衆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恩之於己以誡中國者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與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

欲望先王之治難矣〔陳氏曰〕楚平既然則殺非楚之罪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數非善也之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強國以夷之命制中國存亡在夷狄孔子以非善不復為文而書君自歸楚其為蔡為陳之君虔滅而命陳蔡之國書其故士地孔子以哀二國之存亡其故〔臨川吳氏曰〕陳蔡之孫不失其國當楚故書君而歸其國也書國為先王封建之國也不以亡為楚也故書其歸之不書其所以存亡之故其義大矣〔西山王氏曰〕猶不沒其書楚滅陳蔡而書其國復陳楚之意也故書陳蔡之國而後大書其國以繼楚欲以專封而不書其爵以明王者之封不以楚之專封為國而二國之復其不可以不言自也其所以歸之於天下之公也為陳蔡之二國既出於楚而諸侯不能救豈復以陳蔡平丘之地既諸侯之會于楚其國之諸大夫不欲與救者而亦不能救國之大夫與以歸陳蔡〔黃仲炎氏曰〕二君歸國二是已入為伐楚而復之功則其復之不能復歸以國二君之功也〔廬陵李氏曰〕在九月十月二君盟後便歸來晉之盟之功如此其神速也當與書法同于衛復歸之誼何所與舊不有國之道也諸侯之道以不書復歸之例詞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左傳〕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陳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張氏曰〕穀梁云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非也楚本不當殺蔡侯而滅其國則書葬以示不與楚之意〔胡氏曰〕我有往則書之而於公有見則書此意也書葬以明其罪矣今以葬其身為有罪非也

不褒棄疾之得為書復以見其未然何得反不書復乎鄭踐曰不言復歸者與同疾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其說似可通不得言復歸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宣子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汪氏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而晉不許其請乃使不得入其國也非諸侯之意故於此見之春秋之義與其見諸侯盟於平丘之會亦甚矣猶宜其託見於晉而不以請得其入也

○吳滅州來〔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汪氏曰〕州來楚之屬也至是吳取之春秋詳書之楚伐吳事吳而入州來本州來也是近楚吳小人以為楚州來蓋其為附庸者也其後吳戍之以楚遷其民吳以吳子圍州來楚滅之不書其滅不書之此〔石氏曰〕其見不獲其易之不書其侵伐以見其滅之故也

〔附錄〕〔左傳〕晉事晉何事能事若為東夷以為盟主使齊服小國罰其若所以告之乃使大國親其執於諸侯而不閑其老猶也何罪死之命可也請從君惠能君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君惠免之以為盟主其且曰楚圍陳蔡救之不能楚滅之何且其一親主晉也於是中行穆子曰所以為盟主也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有四年 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二。曹武二十七。陳惠二。杞平八。癸酉 景王十七年。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胡傳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逆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陳氏曰：亦危之也。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汪氏曰：至名不稱氏，前見也。○事再見，卒名爾。 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己，非也。魯本無罪，何罪己之有？

附錄 左傳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立十四年。子郊公嗣。 左傳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 汪氏曰：六年葬杞文公，二十四年葬杞平公，三十一年葬薛獻公。 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郰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怒不棄義，怨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 汪氏曰：襄十八年同圍齊，十九年猶葬靈公。 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纂疏 汪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道，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禮葬也。

附錄 左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

鄭氏之族，使國以無忘舊勳。辛丑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命[illegible]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祭聽斷之法當書者見，雖盛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陳氏曰】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王氏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所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比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者，鐸不書者多矣。

【附錄】【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十有五年。周景王十八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鄭定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秦哀十，楚平二，吳夷末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左氏曰：禘于武宮。【杜氏曰】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未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以聞，樂不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家氏曰】祭者主於誠，[illegible]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之變其常也。叔弓[illegible]於祭[illegible]，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殁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畢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籥，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證也。【[illegible]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旁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武宮雖鼎新之變而已。【[illegible]】曰：穀梁言大夫之卒，當祭豈皆合于君[illegible]不[illegible]大事

大夫辛小事。以理言之，恐傳誤耳。[汪氏]曰：左氏云禘于武宮、信宮，蓋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

故妄云爾。[胡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

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說以為禘耳。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氏]曰：朝吳故蔡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

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眾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

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汪氏]曰：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圍鮮虞，哀六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掩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杜氏]曰：前既狄之，今不復貶者，春秋擇其重者而為之辭。[陳氏]曰：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經貶於初伐，貶餘實[illegible]而已爾。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蓋畏大國，不敢以為恥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僚元年

春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臨川吳氏曰 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達其略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家氏曰 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者遐多矣 汪氏曰 楚虔之立徐嘗從楚伐莒昭十二年以為貳於吳而圍之蓋徐實則楚之與國也此年道蒲隧而遂與齊盟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適不

又以偶之社稷也 汪氏曰 此爲晉伯既衰齊景公求伯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竊發子之言乃景公之自治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之自重在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見亦坐視而莫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左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 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 陳氏曰 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 **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葉氏曰 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

夷之也誘殺戎蠻皆不書夷狄相殘害之也 家氏曰 楚大蠻小皆以子爵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爲子不得擅相傾篡究誘而殺之乎

附錄 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

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

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汪氏】曰十二年晉人以取鄆十三年平丘不與盟執意如士文伯辭公二十一年鄆將復辭疾權二十三年有疾乃

復又二年辭乎少姜卒執而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五年冬晉莒人愬之年是欲止公范獻子諫乃歸公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汪氏曰】夏少康事見左傳哀公元年衛文公事見左傳閔公二年史記勾踐保棲於會稽嘗膽以報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用樂毅以敗齊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汪氏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

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三時而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欲而事見矣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李氏】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愬平丘之會其餘則屏役鮮寞而巳季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遂聽覺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啟在侵家蒙者塞寮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敎平公五盟六會啟齊狄宇來憂中秦亂域淳于晉祁年數富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活何有功足云故方扼公之劫母惡伯措大強而王攻弱文襄以援王政不必論矣推起伯推之不能強也攘若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援之下剝下強而上弱乎國不能制而援之夷狄實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于金之利己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難三尺之事事為豈有尊為邦君而按權於大夫其渓諜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駁藩離揮仇歸於燕下而良之于擔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捉帷於夷狄此宋之盟卑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營此有苟道自使若喻於及身之諱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謗救渓累之事諸侯在念

大夫實主晉是委機以從之也苟但一忽而十一國興戎後三年欒盈之變作曲以決之民惟主衆民不知公室
晉栽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擧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殺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
實用齊桓召陵之盟晉則又蓋十年無國之事二矣此皆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與會大之文一矣盟者侯方
楚處辱於乾谿諸夏恐不獲復伯爲晉君臣者改而勸德以收諸侯之心則楚之恐夷狄之禍乃猶未已也
以啓貳列國未寧鄭衛承信而病邾以莒示周太子之亂穆叔焉
僭齊獸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鄭魯之不平哉宜乎晉之卑也

附錄 左傳 秋，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九月，大雩。左傳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臨川吳氏曰 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左傳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二十有七年，景王二十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三十一，衛靈五年，蔡平五年，鄭定元年，曹平二十一，宋元七，秦哀二十，陳惠十三，杞平十八，楚平四，吳僚二，許悼二十二。

春，小邾子來朝。左傳 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胡氏曰 昭公二十五年以前，朝於魯者十有五，書其朝於魯君者，自是止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左傳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吳氏曰 郯子知古官名之存者，猶有之存者皆可用爲世法。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傳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擧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高氏曰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居於中國之中。言陸渾者，晉之所不能，而戎遂至於伊川之地。夏之則中國，何中國之大，陸渾之戎，侵於天王之畿外自晉之始。昔秦晉遷之於伊川，是侵荒服，則是晉人之二謀，不二年之間乃與今也與之復有爭哉。張氏曰 其不自備，而凡滅之，播以蓋大不夫是矣，以滅濱不前，書過大矣。吳氏曰 大夫之滅戎者，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大辰心也[集傳]火星龍宿，大火謂之大辰，心以候四時，故曰辰。[程氏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春秋元命包]心為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心三星五[前漢志]五行志：心，天子之象也。天文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高氏曰]心前星天子，……子朝……諸邪亂之氣所積，故有斯變。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其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孛見在二十六年。二十三十二年。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遂陵上國，日徼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氣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家氏曰]大辰，大火，周木德，火將出，木將焚，歸舊布新之象。天人之際，此其見乎。[張氏?曰]大辰，大火，火災應之矣。天地之符也。大辰，宋之分，故宋亦亂，衛、陳、鄭災。是氣所感也。衛亂，君奔，陳敗，王室亂。獲唯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左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杜氏曰]吳楚先勝，吳後復勝楚。[家氏曰]水戰也。長岸，楚地。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汪氏曰]如巫臣、伍員之類。故曰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張氏曰]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書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夷五年吳書敗楚于……。雖不書，入郢，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不書戰則云敗楚。[劉氏曰]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以吳楚之敵言之，則云戰；云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且楚與中國戰亦云戰，而久之漸進矣，豈至此哉？

丁丑 二十有八年 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陳惠六，杞平十，宋元八，秦哀十，楚平五，吳僚三。景王二十一年。

春[左傳]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

…不亡諸何俟 王

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日而同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 其日亦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 杜氏曰記所焚之數而寬其賦稅 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 杜氏曰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 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

火祈禳所言蓋以象推非安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劉氏曰 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杜氏曰 鄅妘姓國在琅琊開陽縣 汪氏曰 書以惡邾且為末…

○秋葬曹平公 左傳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 左傳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張氏曰 …白羽一名析楚邑 杜氏曰 本所以自葉遷…畏鄭而遷故以…復歸…

蔡而遷許至是三遷矣今自 亦遷于白羽

戊戌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七。鄭定七。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十。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春**

附錄 左傳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宋公伐邾 左傳 宋公伐邾。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汪氏曰：天下無霸，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録而進之。家氏曰：凡書討而書侵伐者多貶，此邾人入鄅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興師伐，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穀梁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汪氏曰：悼公在位二十四年，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記 文王世子：疾之藥必親嘗之。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朱子曰：疾，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也。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謹疾也。故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程子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音益，咽也。未踰年而卒，無此心哉？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汪氏曰：三傳以論，歐陽公辨，必若止為真弒，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適令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

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爲弑君之意矣[高氏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罪止一人也以絕萬世之禍也[胡氏曰]藥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產言之今之治產多愈然者故不一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不嘗彼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同耳心不罪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以臣子之過與一於故

君父不可過也不之臣子不可遇君也[蕭楚氏曰]父之疾進藥以許止之事自附於不知其後世臣子爲之戒也[家氏曰]公子喜父哀出奔莒父則罪人公書弑夫是啓人之孫亂原也公子喜之義春秋欲以許悼公之死責世子後止入之戒梁書而卒曰世子止奔晉其世子不止弑其君子不止言誠齋可也[劉氏曰]穀梁云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晉趙有歸生夏徵舒崔杼正卒書也非君也皆書日可知而云不日卒時葬也[呂大圭氏曰]春秋之書葬弑君而不書葬者以爲臣子不討賊而不得加葬也明特日月而後見之此趙盾許止之類

書也加許止以弑君書葬人者以子道自責也二事相須然後其心可以盡公不書葬而許止悼公書葬者許止道自責適事而辭其晉靈可知矣因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不能討晉趙盾之書葬秋春不得終弑則又誅之心也可以悲夫氏左看止奔晉疑之而疑者本也一家諸傳之一文句而盡也

己卯地震[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震者地道安靜以震動爲變當之異示臣道專恣而順人君以持有逆所爲蓋犯上之悖逆之時也季孫氏僭上已甚天下之變及於昭公之時人不知者悲夫

附錄[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左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

外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高氏曰]莒不事齊故公伐之功及齊所以正其事於徐以莒之君則有所謂伐之而伐之者不可以賢稱爲之正焉則有所謂討之而後徐不能討之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劉子曰]許止何以書葬不使止爲弑父也其說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陸氏曰]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爲弑父也其說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范氏曰]羈貫謂剪髮爲飾成童八歲以上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穀梁傳曰]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愼之端矣此春秋制臣

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家氏曰或問蔡般之弒與許止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焉得而同

附錄左傳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紀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四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三蔡平八辛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鄚出奔宋。鄚莫公反穀作夢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胡氏曰會子臧之子鄚子臧之采邑也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高氏曰大夫之奔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鄚是變例也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荀子大畧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註肉好如一謂之環玦如環而缺逾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家氏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鄚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是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鎭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

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汪氏曰如漢武帝封姬嘉成帝封孔吉宣帝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封蕭何子孫之類蓋得春秋之旨矣孫氏曰鄸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鄸出奔宋以鄸從國都而去也○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德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汪氏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蓋鄸乃公孫會並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之說爾傳罪待若無敵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家氏曰此無微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罪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叛○說叛則不應書

公孫故公羊有為喜時諱之說矣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趙氏汸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挾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講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illegible]公孫歸父之至笙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陸而無儀違而能賤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劉氏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手可矣胡氏亦以為賢者之後諱之以釁

附錄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騮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穀梁傳盜賊之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

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宋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請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後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能歸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歸。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呂氏東萊曰。凡稱盜者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葉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所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陵稱至賤殺至貴。蘇氏曰。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陳氏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發。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聞其弁。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遺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責。與其間亂。後以盜賊變見殺。身危幾亡。其閑故書盜貶。

衛侯之兄縶殺流罪之也。○[illegible]左氏云[illegible]求名而亡。非也。豹救怨也。情發而為亂耳。本無不畏法。縶之名。不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意豹作亂不能。不以此正欲著非求名者。又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敢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賊。其於穰盜矣。人亦未肯姦走其名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殺縶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起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譏。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

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推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陳氏曰。於是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往書三子何。凡奔罪也。無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之而于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盧左作盧

附錄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

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

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周〕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二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春**

附錄〔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杜氏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襄陵許氏曰〕晉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汪氏曰〕二十三年晉執舍蓋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怨而責禮霸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亂〔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

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如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見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見定十三年有入于蕭見定十一年而不言宋見定十一年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邑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張氏曰】前年出奔書以入宋書見僖[illegible]里叛犯君當誅[illegible]居南里也公羊云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叛非也君入宋而[illegible]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illegible]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書[illegible]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illegible]叛直叛也叛而不作亂[illegible]不能自保[illegible]陳亦有罪矣[illegible]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爲亂[illegible]也晉荀吳會諸侯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illegible]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公問於梓慎曰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汪氏曰】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此[illegible]公災異最數自即位至是年書日有食之矣未可能因公之[illegible]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爲災使公[illegible]於修政[illegible]以致[illegible]君國也蓋[illegible]

〇八月乙亥。叔輒卒。【左傳】八月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汪氏曰】叔弓之子伯張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訴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

心哉愛之宜王殺[?]太子其子與君同惡惡君必是又定亡之不亦可乎且殺置在君蔡無他矣[?]東奔東還
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介仁又奔之曰東惡之而毀之也○[?]穀梁云東者東國也曰
東惡而毀之非也如毀之書東國不亦足乎師毀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之使毀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由字
[?]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東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此奔之事疑只是一東字即東國而誤為
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
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失其重矣晉得禮進退之[汪氏曰]晉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
文三年晉伐楚以救江而公知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時晉實未嘗有事於鮮
虞蓋託辭以拒公耳[高氏曰]魯衰而朝於齊晉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盛衰也則往而朝焉春秋蓋傷魯之
削地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耳

昭公四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高氏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自宋南里者事也

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

待賊從而亢不東燕亂人之惡自見矣［illegible］皆不書公言入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衛公孟齊慶封之［illegible］殺良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illegible］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霸擅號令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大蒐于昌間間公作蓋［穀梁］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胡氏曰］昌間魯地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汪氏曰］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或以非其地［汪氏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胡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公三綱軍政之本［…氏曰］辨上下定民志三綱軍政之本春秋寓軍政於三綱以孔子曰我戰則克祭春秋見之矣家上業先自治凡居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戢亂除殘百戰百勝之義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氏曰］仲尼燕居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臨于洛陽臨衆哭曰［illegible］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書高祖二年本紀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汪氏曰］南蒯侯犯公山不狃執國命［…氏曰］陽虎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為見昭公喜蒐主剝大夫強盛公失其政兵戎具權而禦防不興也文王［illegible］之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附錄［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左傳］葬景王［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所成也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胡氏曰］古之人

於此道者惟[illegible]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室鳥自名其巢也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亂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氏曰】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書王室亂譏景王任情溺愛不明嫡庶之分以致爭亂失正家之道也不曰京師亂者京師眾大之稱【呂氏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劉氏曰】言王室亂自內作者也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隆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故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也明君臣之大義也以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尊其名分者至矣凡王雖

[illegible]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違於惠襄也【□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殺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說於侯之職則天下無人紀矣【□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劉氏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氏曰】單子殺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

皇子【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凡稱以者不以者也【□氏曰】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令得以之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胡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安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氏曰】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氏曰】奉王立也以王非正臣不宜以君也【□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頑可以乎臣哉夫臣若湯須去就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姦雄之所以莫非望者也上下外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大夫之以大夫有君命存焉劉單以王猛則專之爾【□氏】曰凡以非順辭也以虢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于二

子也非年二子是寧無疑以大夫寧置君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爲無疑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罪也是故殺子朝于楚猶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當廢于姑猶適年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令單劉以復辟之義也按左氏景王大子

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杜氏曰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立子朝單劉以王子猛大正故立之王子匄猛母弟史記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晉人攻朝立匄是爲敬王孔氏曰杜說猛爲大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稱后姪娣之子程氏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然文定王朝猛匄皆太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

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李氏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嫡宗社之本啓禍亂之原莫此爲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之亂景王自亂之也易曰王居无咎渙九五象程子曰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稱居于皇者明其有王當得位之稱也張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劉氏曰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當得云居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左氏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亦當立也陳氏曰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遂稱王後猛之爲王也猛宜立者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喪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集傳胡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乎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

稱王繫猛汪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禮也禮當其繼世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家氏曰王不當稱非王以定尊位猛不當稱非猛無以明嗣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毋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繫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奚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毋書于策以著上下悖逆爲後世之深戒也張氏曰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亮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

……居于皇……之京……任……孫之王室……

也。……劉單當繫之秋，任記孫之王室……入霍

功亦不細矣。劉原父、文定公所以責二子……

光驗矣之戒，罪其太惡，無人臣之禮耳。[……]入

若篡詞也。○[……]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為篡，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亦非也。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諡曰悼王。[茅堂胡氏曰]……著足名也。[孫氏曰]言王子，所以明當嗣之人也；不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書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未成君也。[陳氏曰]生則書王，崩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

未成天子之尊。[臨川吳氏曰]子上加王字，著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遂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之也。未成年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陳氏曰]與王子虎同，然書君雖有皇……未踰年之君……[王氏曰]見其正而當立矣。雖與王子朝爭而終不克……衞侯鄭……敢何公之稱……不可以……苟非……亂之成君也，是故……是以亂名實，則名不可……於名實爲君，則弗辨……其恒稱爲世子，王子猛……不成君也，爲之……恒其……曰：公羊諸侯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猛者，未踰年之君……不可以不書……

不可不踰年，必未踰年之君……未踰年之子，諸侯則稱子……辭可……[……]未踰年不可……猛，未踰年……

也。穀梁云：諸侯猛未踰年之子……可言也。崩亦非也。可謂之小子，王子……以何子……之夫……[廬陵李氏曰]……不可從。公、穀皆……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經]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衞靈十六，蔡平十，鄭定十一，曹悼，陳惠十一，杞平十八，宋元十，秦哀……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左傳]……叔弓之子，諸叔……大夫也。○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取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晉人以叔孫為罪……

……叔孫……夫……[……]……我……叔孫使……請……令……有為……晉……大夫……執……召……使……人……以……之……其……為求……貨……取……郭……不……而……與……其……之……子……國……守……如……

……以……○晉人圍郊。[……]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於……王……侯……大夫……至於……

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次涉帥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illegible]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周者天下皆王土也。蓋王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室者惟天下諸侯敢言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亦宜攻也。既不書大夫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於道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其貶自見矣。[illegible]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忽不書救王之文無他。變異之辭與伐天子何別哉。公羊以爲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亂之甚。晉爲方伯不奔[illegible]侯以赴其急。忡臣子之義。故以[illegible]

亂不早定哉。止之由歟。不足美也。[illegible]著晉人之不急勤王也。[illegible]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人之[illegible]師敢使之間而晉因比遂還然晉師之還而子問之[illegible]歲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役日之難也[illegible]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未[illegible]則是時雖遣師圍郊而未察於嫡庶是非之[illegible]發王之不力也。[illegible]公羊云不與伐天子[illegible]非伐天子也若實伐罪畫爲其擁惡哉[illegible]畢注以郊爲天子罷田有大夫主之春教不與[illegible]殺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句若子[illegible]晉文晉臺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教王即位之年[illegible]後圍郊異討亂非晉志也是故敗人之此悅極是但問[illegible]溫不見經庶奉知溪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illegible]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illegible]

[illegible]

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illegible]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僅耳。入國不書而書出奔。惡之也。[illegible]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illegible]郊公在喪不感[illegible]以爲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殼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盈。殼作[illegible]齧五結反。[illegible]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illegible]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言滅獲何別。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

[illegible]
也【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
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illegible]

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 子潛反【杜氏曰】火滅爲熸 [illegible]主衆也故其軍人無復氣勢之

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胡傳】諸侯同救州來楚本與

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詐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不書楚也【汪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以罪人先犯胡沈與陳之師三國敗因使奔許與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其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相接明矣此見吳之[illegible]而楚人益[illegible]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後是吳人[illegible]其師於衆父也

諸侯之師曷爲

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

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
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
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
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
髡沈子逞滅者君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
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
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汪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曰獲 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陳夏齧是也
[illegible]晉戰于[illegible]原[illegible]
[illegible]生也[illegible]獲[illegible]死也[illegible]言[illegible]滅同也生[illegible]曰獲大[illegible]

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
序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所以辨上下定
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illegible]曰】春秋之戰書
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夷狄交相[illegible]二國之君不書敗而得其死中國而以自滅爲文也[illegible]
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免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

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
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
立【[illegible]氏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爲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既葬已踰年亦不稱王[illegible]敬王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子【[illegible]】王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以亂之以撥亂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得以亂之也
【汪氏曰】敬王居狄泉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西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也【[illegible]】曰狄泉不書出在王城之內也

王子朝[illegible]不當
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illegible]】尹氏立王子朝[illegible]非周人尹氏世卿也書
所欲立【[illegible]】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晉[illegible]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illegible]

懿王子言莫之君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意從私言立立者甚辭高氏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非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

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誣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廬陵李氏曰大夫稱氏者皆是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立不以名而氏

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陳氏曰書居[illegible]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特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也廬陵李氏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纂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公羊意謂未三年不當書天王非也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穀梁云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亦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歟茅堂胡氏曰穀梁曰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稱者謂諸侯篡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也未然人既詩譏君之賤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固不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爲篡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閒嫡之失爾

八月乙未地震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陳氏曰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爲屋所壓而舉周地亦震也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亂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錄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有疾乃復殺恥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汪氏曰五年晉欲止公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汪氏曰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汪氏曰殺猶殺也[illegible]曰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illegible]曰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

疾實由季孫之不入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今實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汪氏曰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未有歸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人臣將命以將聘雖有疾亦不當復不可廢君命也人君脩鄰國之好有疾則不可不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禮故也

附錄左傳 [illegible]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 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

附錄左傳 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illegible]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爲大夫是謂懿子 ○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穀梁傳 **大夫執而致則名**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illegible]曰 據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書氏 **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事見左二十五年**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劉氏曰 婼不忍與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婼於季氏亡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褒之三傳皆無敘以[illegible]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illegible]曰 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說者以爲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附錄左傳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 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附錄左傳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 旱也 ○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附錄左傳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左傳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illegible]

又引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巢楚之附庸資邑之也[illegible]曰巢伯來朝巢為諸[illegible]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illegible]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巢服屬於楚矣書吳入州來[illegible]滅[illegible]吳著入郢之漸四鄰對境之守既不能[illegible]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汪氏曰如曹取濟西齊取汶陽鄆讙龜陰皆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illegible]吳之[illegible]能復諸樊門矢之恥故錄之也

葬杞平公

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illegible]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illegible]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illegible]

之[illegible]從為己是[illegible]事[illegible]甚矣[illegible]也[illegible]私邑使公室之[illegible]之今也娶己妻使公室之[illegible]逆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會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事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illegible]曰黃父一名黑壤晉地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illegible]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illegible]

之屢敗敵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盈與南宮嚚[illegible]桓公之黨類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張氏曰】幽王愛伯服立爲太子而黜宜臼晉獻公寵奚齊卓子而殺申生然則黃父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汪氏曰】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爲王之類失此義矣【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

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illegible]非而奪適使頃公而爲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汪氏曰】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畧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王既不躬納三軍以逆于京師又待來年違大夫將兵屬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于會而蔽於雄臣亦卻宋衛之請盡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illegible]若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有鸜鵒來巢 鸜其俱反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左傳】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傳曰鸜鵒不踰濟【考工記】[illegible]濟水東北會于汶【書禹貢蔡氏傳】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illegible]汶也濟水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縣入海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illegible]】[illegible]公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爲魯所當無而書之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illegible]】象季氏將逐昭公所謂祥也【[illegible]】此權臣欲國言來者[illegible]自下居上之徵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汪氏曰】劉歆云羽蟲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之罰蓋人反常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是後而著高宗有雊雉之異諫於忠賢修德正事能讓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illegible]入[illegible]地以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illegible]尚

鸜鵒哉【吳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拘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illegible]事之則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illegible]】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illegible]】季辛不言大蒙上何知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三年四年大雨雹十九年二十三年地震旱乾爲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
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
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
高宗肜音融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
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曰】野鳥自外來登於宗廟是禪祠將易也高宗恐
懼於忠賢修德正事能謹其祇敬百年之壽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
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
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因克自
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也。【□□□】【□□□】春秋書一歲而二雩一月而再雩皆譏祀公羊云聚拔以攻季氏後遂相禮官與文

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氏曰】若七月雩矣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揚【左傳】初季公鳥娶
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
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
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
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
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
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
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
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
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
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
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
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
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
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
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
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
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
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
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illegible]止也

內出奔稱孫隱也【□□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以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次于
陽州待齊命也【□□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
之有也於是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諱其所如往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
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
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
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
【□□曰】辭先君且辭所奔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
適立庶會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

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程子】曰膏澤不下及是德施未能光大也其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永嘉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是昭公必不至孫也【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擅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孱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叔孫及子家羈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痛而遷信群小之言以圖之是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鬭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爲皆楚之乃出於背者卒而免留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使其信乎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曰豪其雖曰不濟苟恬然不爲而怨於士亦何足取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彥【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

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孫氏曰】野井齊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趙氏曰】弔生唁詩歸唁衛侯矣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以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遇禮相見【汪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遇揖遇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

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見十一年左傳）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禮記】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 諱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氏曰】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識之也（【附錄】……）

（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于魯徒能唁昭公于野井此齊侯之爲亦可見矣【石氏曰】觀齊侯強後報之……）

（公後人之辭則其爲禮不識其辭不哀可見矣 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決于陽州侯齊之命也 公于野井攻宮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戮弱 強咱曾而出成求救極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 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 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宮豈爭失國之道乎折公 【□氏曰】書齊侯唁者齊非與其能言之哉其無紀綱 也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識不在焉【□□□□】 者三言皆所以罪齊晉也 忘大義死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曰】□公恐而齊舍辛言合之爲公死也【王氏曰】春秋…… 而祈死者三晉大夫子以禳公無道逐國難之……）

（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廢皆憂君憂慮之甚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爲後世勸【汪氏曰】舍子不敢嗣爲大夫是爲叔孫成子【□□□曰】劉氏曰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叛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賴子曰子咨向何敢死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喪若也勞之死雖不可以當痛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喪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稱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旣歸倘正禮戾之罪而誅之亦無足以翦季氏之用異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寡俞遠矣此意林所爲不適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昆晛去矣何待於祈哉）

【附錄】【左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

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邡公也【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

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剥之也 [illegible]

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矣不言其地者而位卒

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 [illegible] 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不元其高上行以

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扶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罪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蓋不曰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矣【汪氏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昭公之孫猶書次于陽州又昭公雖爲季氏所逐而未見絕於國人今皆次止于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也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張氏曰】晉平公使舒逆衛獻公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於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念之者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

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者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illegible]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則矣【[illegible]曰】外取邑不書以取諸我不書取一鄆以居公則何以書爲齊侯也齊緣公以梁丘據之言而遂不果既盟合諸侯緣公三年而無成則是時取鄆而已矣是故未取鄆以周成周書公【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 [illegible]

恩有[illegible]以諸公之喪請命天王而告焉納昭公于魯將去以示天下而討攻衆矣乃以取鄆爲晉務始寡已盡於義者不[illegible]詩嘉其收鄆故齊之出日其人以從之隱實其能【[illegible]】不書也後伐圍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鄆寔與取田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伐義之功未矣【[illegible]曰】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嘻齊侯之罪矣而不能爲之封賊君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異乎齊西諸闕之取書人之矣故以爲則齊侯有修伯討下之登叛人之意故意

【附錄】【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己亥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十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左傳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 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妄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氏曰 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之得反役。一蕭令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禮是君之道 杜氏曰 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王氏曰 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一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汪氏曰 居猶處也。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已所有之地也。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居櫟。夫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失國而衎衛侯以居之。晉書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尊者諱。親者諱。若適也。國而逐居于是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禮記 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義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汪氏曰 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之類。曰居于鄆，其義

防也至矣。王氏曰 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曉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曰不得其所耳。劉氏曰 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莫敢有也。天子兼天下。不而守者。諸侯失國。有曰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不守是以天子有出居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家氏曰 所以存公也。公居于鄆。志公之失位。失位而書至。所以存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昭公五見。及鄆。魯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魯國臣民之望也。魯境故書居乾侯。猶以救書在

吾上矣。張洽曰 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其所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國而尹氏專之也。書公居于鄆。公在乾侯。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書于陽州。

夏，公圍成。左傳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

二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家氏曰 非國事不以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適齊貸。梁丘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
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
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
卜焉有濟也而繼焉旣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
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
微之也【王氏曰】公及齊侯圍成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成畏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
子鉏帥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
以不足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
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與矣【】咸猶言成非昭公所公圍

有矣【家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家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
則書而從曰成則書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見矣故知取鄆【汪氏曰】書取鄆而以見矣故取鄆
有不書之公而土圍成不言取又民而使昭公無不得入國無也恩取
於民而會諸人皆不成附不也旣而不書公以見昭公無得於國無也恩取
公及齊師圍成不附不也旣不照書公以居齊師圍成又景不數言
惠之功不逐乎揚而昭公之在主國而失致所因成矣者所以
出在竟內而逐不書至定公之在主國而失致所因成矣者所以著公
者公之所以危存弱公敗如邑之如在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自也他不發所以圍返成
之必書之至旣成而復居于鄆而不言至而以示孟氏之內外
成矣書是不能舉兵罷民之謂意不近利至而圍以示孟氏之內外
能實之公攻不能入齊而罷於季氏季氏成近於齊故
經書公圍成二公圍成不成見季氏之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見
家臣之强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大夫之心也定公圍成不見
能伐也夫聖人化而也圍。成【】小之敎甚架云言可謂大公也
非也公夫國化而也圍成見小之殺甚者不可謂大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以字又音專 叟于鄟陵
謀納公也【胡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齊侯爲
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
爲此盟以納公也莒邾而杞皆魯之與國會諸侯之大夫于下盟者亦于事
陵此納公也莒邾而杞皆魯之與國也會諸侯之
納而公也立而公止居于鄆晉之會諸侯之大夫不以制大
夫梁丘據之士終戒之于乾侯蓋是時諸侯故也權不足以參盟
也夫叔孫豹之言有之是魯與季氏表裏故也
也夫盟自十六年以齊不餘之有再見其何晉不
後盟也有不主盟而自盟會父于是始書
以晉盟之不復盟主而後齊專盟矣
于鄆陵之盟乃齊侯假伯主之大義以爲糾合之業何難之哉
以晉之不盟乃齊侯無復以爲者之爲斜合何難哉其
而卒不得之能納公則亦已矣故
陳氏得之春秋公無此役則亦望之矣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

在外也至自會至書至公在外也步自會至
廟告至廟則自書至于鄆陵告于廟者不外公
十五里之所在文武而廟在公故告鄆陵于君行而
宗廟之所在矣而廟在昭公焉故郭陵于豐返
公失之在國旣無義所以存公之不書至于豐而
以桀之不能待之則其大去其國子不居鄆則
主以有從會則昭公之去子大忠義之心書至在鄆
情專有國則公之去鄆而亦云書于則義之節而
之世而不特言居耳五書至必繫以附書公子之靖之
居于鄆而不特言居耳五則書至必繫以爲圖以不書至至自公其祖聖人以季氏所見
居于鄆而不言居公于乾侯所以著季氏逼君之罪也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
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寅王
入于胥靡辛卯王入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左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
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立 昭

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曰] 周有入無出也。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李氏廉曰] 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也。晉為同姓大國。爵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匡。郊而遷延坐視成敗。猶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蔽姦勸篡。未忠不臣者勝王矣。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其世適之罪著矣。[安定胡氏曰] 因狄泉故稱入。[孫氏曰] 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篡速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氏曰]

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入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王無足諱焉。[東萊呂氏曰] 漢河南縣。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 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於成周而居。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汪氏曰] 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先儒記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之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晉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之。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稱。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濟王入王城。不能自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異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以列國之諸侯與以異地。

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其尊也。其居京師者。亦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 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然則於王臨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傳]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頾。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illegible]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

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亡矣景

王寵愛子朝將簒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子猛

將簒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庶孽憑寵爲群小之所忌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

之所向而群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

周之威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

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轍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

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曰〕立子朝猛尹氏出奔

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曰〕尹氏爲政立子朝且兼言召伯毛伯者散王在外四

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年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

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王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也〔王氏曰〕子朝謀亂二

室兵毀而奔夫狀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害以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

子朝之黨由三子之所發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逆書尹子朝奔楚天子之所能反正然後罪人成服也〔□□曰〕

氏世無東政權書立朝書以朝奔賛著始終實惡而不後也奔不言出者甚賤進窮以逆天討無所出也故

比癸圖滅之君臣杜外之日但書奔云爾〔□氏曰〕楚受其國之罪亦見矣北以外之日但左傳云召伯盈逆王則

子朝杜云召伯何爲以書召氏經誅非也召伯既則又遂不與朝經而歸鼓王矣又何爲以召伯朝奔手若云召氏則又不子歸

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召伯尊也其奔亦以隨之不何故君奔而自出爲亂手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罪也今召伯不以君族奉子朝

法不當書以書尹氏者之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書以尹氏爲此

尹氏不當以書尹氏有毛伯也固尊伯得書爲以尹族據盜

則畢何以得書乎

〔附錄〕□□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晉頃四 齊景三十一 衛靈二十二 蔡昭十 鄭定十五 曹悼九 陳惠十五 杞悼三 宋景二 秦哀三十一 楚昭王元年 吳王僚十二〕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公在外也〔公羊傳〕公在外也至自齊道何以致會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會則其言至何公至自齊居于鄆〔穀梁傳〕公至自齊居于鄆也〔胡氏曰〕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一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得之也故書君在外也不得其所居而寄于鄆者國一子書之至春秋作而君臣之義明矣○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

於是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

商周汪氏曰伊尹相太甲召公立康王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氏曰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中常侍立順帝唐宦官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子光嘗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如何茅堂胡氏曰光書亦罪在僚故辭稱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者故歸潔其身而已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劉氏曰僚廢篡而毀義篡也闔入莫說故謂之宗滅其君□氏曰僚篡光而代札是書弑也故賊不書主名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故稱國弑□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壽夢欲子諸樊兄弟以次傳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次

為君矣大臣不立光而立僚謀之不以光為首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為壽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之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之子為詳事勢史記為是

楚殺其大夫郤宛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何不審也辟嫌不審嫌也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其陳氏曰恃國人之說己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
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
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
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
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
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
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
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
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

而輕重審矣【張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跋辭者以令戍周也霸國不競尚有一善
則爲之匿諸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存渠丘豫入季氏之歸晉頃爲危之
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情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闔於已鞅知田常之禍禍於齊六卿杖委於晉盾火積
薪而不得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也
【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弑舍之罪昔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
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意天討矣者
執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藉秦致諸侯之討戍周猶能踐戍周之言故也
見義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求知已之有罪焉爾
其也
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汪氏曰】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衆其亡
逃竄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家氏曰】小國無大夫但來者而書其氏【張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
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
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
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
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
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
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
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

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
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
國謗言
乃止

公如齊【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
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爲獻主此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
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
居于鄆【張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子之言曰季氏之有齊楚之援則齊固助季氏
安背皆納公【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鄆而公徒敗于且知蓋以致不書皆所以有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致手
君而伐臣已乘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僭不足
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肆於君臣之大義亦
至於此極乎

附錄左傳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 齊景三十四 衛靈二十一 蔡昭五 鄭定十六卒 曹聲公野元年 陳惠十六 杞悼四 宋景三 秦哀二十三 楚昭二 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穀梁傳 公在外也 [illegible] 乾侯晉竟內邑

公[illegible]年如[illegible]再[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也公既不見[illegible]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illegible]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illegible]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而不[illegible]進乎齊晉之君阻之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 次者止而有待之辭[illegible]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illegible]見臣子不可須[illegible]忘君又交[illegible]避退去就之見排[illegible]自見[illegible]

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 汪氏曰 [illegible] 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也[illegible]晉次于乾侯[illegible]不得入其國也[illegible]書[illegible]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illegible]進退雖谷[illegible]羈旅之人耳[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左傳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公羊寧作甯

[illegible]氏曰 左傳無[illegible]

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公羊寧作甯

附錄左傳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矣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
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諸侯之葬皆往會之所以自昭公在外季氏以結外人會諸侯之葬以援也

附錄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七年 晉頃十三 齊景三十五 衛靈二十二 蔡昭十六 鄭獻公蠆元年 曹聲二 陳惠二十七 杞悼五 宋景四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以見晉者告至 何氏曰不致以見晉者告至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穀梁傳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林氏曰張高 高氏曰雁不唁公至晉不見受言來者居鄆從內辭

遣使來唁 某氏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公居于野井以晉志也故諸來焉 齊先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

淺事也亦書于經者非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 某氏曰聘禮大夫聘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 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 某氏曰昭公於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曾為鄰國拯溺之圖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某氏曰唁慮禮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是故書之也 某氏曰衛侯歸公而不書是以下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

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書所以識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結其公也齊不見受始觀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侯高張來而不恥公至晉己矣益見

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某氏曰書次于乾侯見公不見受於晉也不能復如晉翼于乾侯也不見晉侯不受說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四年始適乾侯獨去濟而左氏云無感鮮馬于乾侯不亦謬乎。殊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器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illegible]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illegible]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爲郭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illegible]上失民也。[illegible]季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乂與刈同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illegible]公既出奔。未能改德修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illegible]鄆本魯邑。書齊人取鄆而居昭公。言鄆非魯地也。又書鄆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知。皆深罪昭公之意[illegible]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illegible]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矣。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潰。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敗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朞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李民之疆就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請於季氏。實以耳焉日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錄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經】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

鄭七。邾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

景五。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乾侯。非公。且微遊
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同氏曰]閔
公嗣資興只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
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羈濟客寄乾侯。非其所矣。
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每歲首書所在。[□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
月以存公也。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爲此乎以存公也。吾爲有魯也。公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寄魯
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人地寔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莫
以爲吾君也。[□氏曰]書在外之。而遷不反。故書天子公所在乾侯居之書居。[王氏曰]天子所在。
王者以天下爲家。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猶居寄也。國猶在。示有等也。故昭公於寄

猶居於乾侯猶在。而罪臣子識諸侯之意具矣。[□氏曰]君。夫其居在乾侯
而不得歸。或因鄆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以責臣子。識諸侯之意。皆可異見也。唐武后廢遷
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
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
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
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氏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君居外八年。春秋每歲書
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書其惡。竊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
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
子而不辭也。[□]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
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苦所謂君在竟內。則猶君也。以不繫國書。則非居鄆耳

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爲居。故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
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遠。各有所出。豈但微過哉。公雖有過。未若季氏之悖也。其
寄羈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杜氏云。辭不朝正于窮。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昭公之留于楚。昭
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其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鄆。公爲意如所逐。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
臣民之望也。或謂不春秋欲不頒朔季氏。以五年之意如公自二十五年奔齊在外。不朝正頒朔于今五年。如晉專
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爲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左傳]夏六月。晉頃
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
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
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
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
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安公。公亦悔在外。不能備其禮也。○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
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
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
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張氏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illegible]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絶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絶也。[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淳子、弦子、溫子矣。

[附錄][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

[杜氏曰]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杜氏曰]適歷，晉地。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於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宋，晉弗罪，無如二君者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敖會垂隴；襄公在楚，有會郲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逐，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書君之福，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次于乾侯，不罪晉之辭也。[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羌於齊晉，而皆臣逐納未會，不責世道之薄而亂，踐之兆所僅也夫，以也苟有人心，諸亂易見也。昭公奔恐二國其貴亦可矜人國有人心諸亂不貪意如而懸昭公而況齊晉亦可人國也鄰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賂公何不可之有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之受賂也晉盟主也不容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也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晉所以納公之誠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皆是如也若君猶昭公也其肯一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見師許為以愚晉晉定既承於范獻之巧言而知晉齊有其皆而不悟於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尋之氣遂而不知

魯君方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扺謝過以示愛憂則其說淺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左傳】同盟故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illegible]】曰在公不得地入故不言來【[illegible]】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以盟主者不能討亂于無助唁向正之意也【[illegible]】曰荀躒言大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能公之言于荀躒唁公之不得入以使荀躒無不從如之不懲得通乎君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歷定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彊遂分晉國而有之其對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而陸公作弓【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是以君子貴之【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illegible]】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邾快黑肱相以來奔為季孫當國以數至也○萬數十世之【[illegible]】公羊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為賢說不足以懲之乎而通濫君之黑弓使當有屬誰能信之乎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illegible]】曰二傳皆云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國於邾者以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邾齊安說也齊不知楚而大國自為國未嘗何分為其地以封子弟況季術之左氏所引經文於則邾黑肱以故啖趙纂例何從之亦加邾字如今左傳所附之經司杜預別以經文襲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閔防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天子之命吏此高厚穿鑿之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左穿鑿之者聽二說有天王吏守土則得而自專其守土矣之何使為狃一於諸侯也三邾

又何以嘗操濫爲邾地[汪氏曰]此條大例本只從氏其弃實寓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之盜論之識甚儒多不取已見衛繫下注獨黑肱不繫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邾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陳氏亦曰不係之邾濫當自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孟釋据未可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十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羊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蘇氏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因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爲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見明年正月亦書之從以何事焉解乎

取闞

[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闞魯邑也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家氏曰]昭公之喪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而公取之也[illegible]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遷復得之斯取諸外也[illegible]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內者其土地今公爲季氏所逐而書取闞以見季氏國公無尺土矣歸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illegible]闞者魯群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猶以爭書書賊臣據國作君之罪罪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illegible]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爲邾邑而諱亟抑何謬耶[illegible]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落其擬弱魯闞微以治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爲邾邑者排之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illegible]越自是虞伐吳矣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及遠[illegible]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

[illegible]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竟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大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爲家而勤天下之役以城其都千雉之域已不勝其遠者而猶守至近之地亦可歎也故不書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也[illegible]

[張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不褒[illegible]周室既衰諸侯猶有勤之如此先王之忠澤猶有存者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

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illegible]此發王畿都城周自王城而遷故周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illegible]不書京師以見王室之微

降惑國民之意臨川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治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役始廢諸侯之戍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猶不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事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陳氏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而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皆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逐執家氏曰公為晉人何長不荒從李氏逐君何惡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忍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衰絶而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覿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將是猶出於公亦康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殊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責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汪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汪氏曰跋扈強梁也詩跋扈凶橫自恣之貌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本曰昭公七年於外者晉不能討意如而縱之者豈非諸侯之政務相援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毀然意如舞祭而不取襄求由周公忌義之釋境入人心猜李志耳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厲立突齊公子成公子瑕逐患公而患公奔齊財立公子黜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郵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列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禮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援公據之又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

言諸曹民忌君希君臣無常在專於貴罪公亡易罪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藏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爲臣者也率天下之遷臣而爲暴毒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懷貳與名此可以貸晉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按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於外或栽或非弑何以辭毀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拒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內弑君則不書葬矣[illegible]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二年乃晉國喪情不報之君也當與初年居喪無感容而又子之親喪變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年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鄭而不能正卻年夷而不能御大雩大而喪矣成屢見而不知警答中軍貳于紅常政盡夫而不能收平之得罪於削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罪何以得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蓋將喊則倚迭爲齡卑豈昭公之不入也使遷之言其論僭淳則害矣殺乃遂二晉爲諸侯之勢于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詳見昭公元年

鄭 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晉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國霸

宋 詳見昭公元年

晉 晉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五下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 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魯定公四年吳師伐越入越 允常死 [illegible] 吳于檇李 [illegible] 射殺吳闔廬

定公 敬王十一年 元年 蔡昭十三年 鄭獻公五年 曹聲公元年 [illegible] 晉定公 [illegible] 二十一年 二十八年 杞悼七年 宋景八年 楚昭十六年 秦哀 [illegible]

春王 正月何以無正月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即位何以後 昭公在外 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曷為未可知 在季氏也 定哀多微辭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illegible]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定公之始非正始也 昭無正終 故定無正始 不言即位 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 謹始也 [胡氏曰] 本有正月 諸侯之即位 定何以無正月 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 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 [胡氏曰] [illegible] 魯於是曠年無君 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 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 宋者昭公之弟 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 故不書正月 見魯國無君 定公無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illegible]

[illegible] 季氏立公之子而不書正月者 [illegible] 諸侯受之於天子 [illegible] 君自以為王者 [illegible] 季氏不得立 [illegible] 故不書正月 [illegible] 王者之法 [illegible] 春秋 [illegible] 正月 [illegible] 不可以無王 [illegible] 元年春 [illegible] 即位 [illegible] 建元 [illegible] 元年 [illegible] 即位 [illegible]

元以為君之始 [illegible] 建武元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元年 [illegible] 正月 [illegible] 定之無正月 [illegible] 即位 [illegible] 定公 [illegible]

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正月辛巳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將以城成周 [illegible] 宋仲幾不受功 曰 [illegible] 晉士彌牟 [illegible] 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 [illegible]

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杜氏曰】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

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汪氏曰】周禮司隸大司寇刑官之屬乃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臣討有罪猶貶之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汪氏曰】十有一宿春秋書執不書地三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猶亂熾矣【張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位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云之也諸國之大夫執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而請命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紹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無三甚矣其輒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

【□氏曰】左傳云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待稱京師者所以殊晉人視周室比於小國之失常尊之分也地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矣【□氏曰】旁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周夏正一月用周正以此誤也【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以見其執言之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氏曰】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則而不歸之王事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年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周是以于京師為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歸晉侯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勸曰不書所歸唯衆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故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

之中又有義焉果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張氏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趙氏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汪氏曰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日以著也季氏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氏曰定公繼奔亡之後制在季氏故昭公之喪至六日而始得即位制在季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呂氏曰成王方崩太保以冢宰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宗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未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毗女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

以責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喪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張氏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然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臣同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爲來鑒者也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絶若是其父也故曰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戴汙於偽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親子戚季札之讓逆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爲盡今也愛位於賊臣魯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雖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汪氏曰定公爲遂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先於文成襄昭哀而無服者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胡氏之說得其大情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群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汪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遂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將許未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廬陵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也○九月大雩穀梁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illegible]】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illegible]】公穀言月雩正而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披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而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

○立煬宮煬羊亮反【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張氏曰】季氏妄祈而禱祀典以立久祧之宮望人勝書妄有魯謂煬公不如其效之嘆乎【[illegible]】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太子及其居鄆文默公爲而立公何則罔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召公之弟季務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白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合公何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illegible]】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illegible]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illegible]】[illegible]公棄其[illegible]好爲遠人

冬十月隕于敏反霜殺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

菽非常之災舉豆則殺草可知殺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劉氏曰】周十月令八月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illegible]】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定公得倍不念先君默逐之恥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illegible]】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齊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高氏曰】菽[illegible]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illegible]不死也○【汪氏曰】或言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illegible]霜之菽爲霜所推是以爲異若十月隕霜木應專殺豆苗不及餘殺今考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菽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爲霜所殺又何足以[illegible]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亦謂其獨殺耐霜之菽可乎【[illegible]】比條殺果得之號曰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雖殺故以殺之爲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蘇氏之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爲止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菽爲五穀第三以比季氏其說亦鑿

【癸巳】敬王十二年

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喚反【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illegible]】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illegible]】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也象也觀也闕也一物而三名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illegible]】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爲門【[illegible]】[illegible]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睹之以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也久矣若不災則

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云兩觀微也主災者兩觀也非也災者先後據見而書〔[illegible]〕公羊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爲比亦非也新作不可序下災不可序上亦常理獨穀梁云災自兩觀始亦非也〔汪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借天子而不可言辭在春秋中指不書今考延竊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禘借禮皆不諱則雉門兩觀之作蓋在春秋之前故不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即雉門之類與〔[illegible]〕此係公穀惑於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逆以爲先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敢先害難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栗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君之言及則難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說不○

秋。楚人伐吳。〔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illegible]曰〕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録故則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於朱方也役皆敗無功書伐

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舒將至於禍敗失國也狀已比書見也敗人之〔[illegible]曰〕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附錄〔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illegible]〕象之法于象魏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illegible]〕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如事事皆何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illegible]〕僖宮已宮新宮毛社災太室屋壞皆不言別舊獨雉門兩觀借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

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孫氏曰〕公不知階之惡也書新作修而大之〔[illegible]曰〕曾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之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怖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illegible]氏曰〕莊二十九年之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戒臣之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陷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illegible]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雉門先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既矣之後曾人僭舊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節也各順其序而書之耳〔[illegible]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始也剏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而復以本有其制度之高大不常故曰剏始以既災而復以爲之有其制度高大不常革謂氏曰延廄因舊而革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甲午

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一。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illegible]〕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晉辭公而還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illegible]〕內有

强民之叛不見答於晉故危而月之○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作三月）

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汪氏曰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爲隱公）○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附録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　邾好也）

以吉禮與晉大夫盟其微弱可知也　侯邾喪未期而爲盟會交失之也　復晉之經會猶未爾也仲孫及邾子盟以大夫而盟邾也當昭公時　祥之會猶未爾也　分取也邾隱公父喪獲九月而出會盟薄子之親也哀二年取邾沂田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命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附録左傳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紀　敬王十四年　晉定六　齊景四十二　衛靈二十九　蔡昭十三　鄭獻八　曹隱四弑　陳惠二十四卒　杞悼十二卒　宋景十一　秦哀三十一　楚昭十　吳闔廬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附録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氏曰楚人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以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書侵）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徧矣（□氏曰齊桓伐楚晉文戰楚皆未嘗請命于周）文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曾曰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杜氏曰入楚淺故書侵　□氏曰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比救蔡伐是也書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援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強吳　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是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衆以罪其志卑而不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比微矣　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遠王命之重而不能討護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援之功近而獨遠矣不亦病乎　馬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數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楚晉爲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主黃池之會自此始也　□氏曰楚爲不道晉率諸侯爲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絕以無名譏之　□召陵之盟攘楚之謀以錄而昭公不復霸志於佩裘之使蔡矣恐晉上歲以諸羅寇之盟荀寅求貨沮於變之謀故□□於□□荀有□□衰悟□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攘行於上國也　□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得□會盟□楚而歸晉也惟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

侯於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王子下合十七國之師之以爲此會齊桓之師未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戎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衰敗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美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譏晉定之無能爲也蓋舉辭伐罪以義出往然後細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迂挽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湖伐而不足言伐敵書侵以徼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聽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爲褒貶如召陵之會盟也□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蹤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老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威於五伯誠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氏曰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論陳氏說亦佳□直以爲寡子朝則大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

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

姓音生後同【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賈氏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懼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畏而小者不懼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氏曰】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室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

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氏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光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

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遂其忿焉夫蔡屢爲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恢弘霸業衰所以服楚而保蔡二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怨蔡而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即中國非不即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公毅然秉之討則失而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兵亦不思之甚矣哉【□氏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氏曰】春秋書執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皐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未及設守禦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王氏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恃殺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曹伯陽田弋荒淫自取滅亡故隨而略之不書宋人殺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由又反皐鼬公作浩油【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

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氏曰】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從志疑也【□子曰】公以了發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盟告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受卒為季氏所逐定公新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杜氏曰】皋鼬鄭地成皋也

定公之立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與會同有特相盟者矣【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國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之盟公侵至則書公會於[illegible]

大夫盟于亳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皋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連言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先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汪氏曰】左氏云將長蔡於衛祝鮀私於萇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先書蔡盟此傳妄也【□氏曰】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喜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春秋何喜哉【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雞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比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六月葬陳惠公【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許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曾令而齊亦使國更來爾○許遷于容城【陳氏曰】容城往公封以為華容縣亦折之近也【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書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國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鑒○秋七月公至自會【□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氏曰】不以侵楚著公以得盟為幸包不在役也【廬陵李氏曰】致後事之盟己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役何休以為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召陵為許義兵皐鼬不日為與信辭文再言公為喜文書若近之詳於書侍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為重事不足爭揚鼓以皐鼬為重而致之咦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書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劉卷卒卷音權【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氏曰】即劉蚠【□□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也卒亦譏來赴故書之【□□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illegible]也卒□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

此[孫氏曰]孫復會盟而卒則知之業以夷不事也
[氏曰]王錫士不卒有弱於天下之事故則卒之於其王之
有王子虎爲於敬王之難存室子曰王室其庶多家世
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王拜卒之存也羣司馬吾君子於諸
孔子蓋知此者也○所謂[氏曰]大王數梁司馬曰王室
天王崩爲諸侯主則葬劉何子哉單也于以王居則於此
爲諸侯謂主其功茲劉何子哉二不十卒二而卒賢也
也執梁侯謂主其功茲知王[劉氏曰]諸據書云卒之于王
辟於權周有書大卒故知王寔從起特告書卒濡居之
民事於權周尹氏書大卒故知王實從起特告書云卒
博義同尹氏之子虎不可陳氏之也發亦○兩葬之
得春秋意外之子言不可不取也
蔡[左氏]凡國[王]執楚言之復國[何氏曰]蔡不書卿
不自反也謚以夷是圖以書[氏]之微之不書公子
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貞之微是圖以
繫書圖晉趙奇氏獨之此如此將而○晉士鞅衛孔圉帥
書人國何氏獨之說如此將而○
鮮虞[範唯]公作山是[說書]戍與諸楚盛而不能行於盟强暴而不能行

於寡弱也[胡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
實編晉以夷之令晉既不爲楚戚陳蔡晉人不救而伐之
而於其罪於其伐無鮮虞滅之稱晉輕士重繫之衛茶是
之罪以其蔡伐無鮮虞滅之稱晉輕士重繫之衛
寡以挾其將挾師故以夷暮之比非詳 其暴耳○異孔圉
書錄故往我之生禮也令會其葬劉文公不書國不與
行書文往之主禮也[氏曰]葬劉非禮也天子之內諸侯
書三者皆公子之爲禮○[氏曰]葬劉文公
稱書爲三葬公以而有往會之內也○葬劉文公
記爲公言之諸侯若蔡公曰公伐子之諸侯者天子之卿
土公字言曰內諸侯者蔡公曰周子公劉子卿天子三公
周宋戴公公若蔡公皆曰公周子公單子尹子也天子大夫
國閔宋戴公公其諸侯皆曰公
公稱劉故文公諸侯若蔡公子公劉單子也
無下昭傳不本可從其說○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楚地]

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
有吳師于蔡唐侯因伐之吳人從楚之宗人
蔡侯唐侯因伐之舍其舟于淮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馬成之還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可敗也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
馬戌不可而後與楚夾漢左司馬
不可史皇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
奔而以夷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而於大隧之屬五千先擊
命常者之其辛卒此師之也令尹伍子胥以楚與吳
予以國其吳之王師入郢何爲楚與吳○王之事而君之吳於爲
皇中以國其吳之
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
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
[公羊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言此時可也吳大爲是興師而伐楚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為蔡討楚救蔡討楚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氏曰]適猶偶然也謂逢其偶然之幾會也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氏曰]吳稱子以救蔡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吳子[□氏曰]吳進而書子所以罪中國盟主之不恤諸侯之不君也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皆進吳也[□氏曰]以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氏曰]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不悛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鬭心由是吳入郢□□破君逃死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奔□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猶於舉□書死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之春秋之情見矣[□氏曰]春秋書□□者二十四年宋以齊□以蔡楚□□陳氏曰以中國而陵中國也□□□□□□□□

子皆書□以美之[□氏曰]用與以□三戰見趙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與書師奔書名與城濮之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義子玉子常之罪□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至敗師士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氏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

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曰]郢楚都也文王遷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寢大夫舍于大夫之寢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棄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illegible]者國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鴆毒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張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毀其宗廟寢其宮室則甚矣故反狄之也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陳氏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illegible]不能守也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宋氏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家氏曰]前書吳子褒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伐其入郢之後止兵休[illegible]命蔡昭子胥之伐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罪共盡以來還陵諸夏之罪前而晉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纘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張氏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穀梁云為義說不足取也[陳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言入而已矣

凡滅國春秋不書不存也豈於楚獨存之辭[illegible]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惡因昭三十一年吳其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頗通[illegible]比係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文者非也書郢此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曰入楚而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illegible]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設書法與公子胥伐楚入郢同何得書滅乎於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丙申]敬王十五年

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羊作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左傳]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illegible]故歸之粟[范氏曰]比遷近之事不足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客而[illegible]困見環視而不能殺吳既破楚而歸之粟并救災也郢楚書之[illegible]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哉器言之與城楚丘城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餘且明示可以為美乎○[illegible]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illegible]

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趙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見其自稱

其僭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嘗從楚伐吳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高氏曰〕

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主卒楚罷敝而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君爲楚復讎者吳以君

子惡之甚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晉之仍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後有所忘矣〔王氏曰〕

書狄相攻俱不以中國之號於越之號蓋文時之所稱〔汪氏曰〕說家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所稱

〔李氏曰〕其自稱者也越入吳者中國稱之說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越人來告也故書於越吳戍越則劉說爲合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附錄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牙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牙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汪氏曰〕因事之變以明抑卒不擇之禮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爲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聖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與於聲何也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夫哉有大夫弑君而君不爲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猶章隱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敵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其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祖狀意如之罪固著及其卒也而貶之則其書不亦

雖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謂定不書正月意是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定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吳獲以詐意如爲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一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禍則惡如不免矣今六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家氏曰〕春秋禍而意如不歸謂之意如乃以大夫之不亦宜乎〔胡氏曰〕於公之年書公於子桓子逐所以譏書宣公也於此年書桓季孫也意如卒於定公之年所以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成子之子州仇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也　晉以土地之虎故之叛
兵櫃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
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丁酉敬王十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
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
三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逮後司其　春鄭因許內楚遠也師
曰許侍楚以因其國至子而鄭之界大抵困矣
出成其國而之曰許楚自隱不能一保年許而鄭之界大非抵困
故強與鄭為日之許自十一年齊曹鄭之入
於遷與鄭為四鄭年至成自十五年遷楚九年遷楚大困於十
年遷析之定四年又成自十五年遷夾於十八
鄭其遂亡滅一之見然寡而哀元年以後復見者依遷楚遷楚是吳之
後其遂亡滅之見然宮哀元鄭年其存一許持於楚不楚過百存
亦有由國矣　王氏曰此晉伐國吳而成之秋所以也之亡年
專兵滅國手　首此晉伐國吳而成之秋所以也之亡年
則事兵專令可游速蔡因楚之興兵減許無晉之令而伐
則事兵專命令可游速蔡公楚孫之姓政奧成滅許然受晉以令而伐
外以安其內之君歸師則是游弱晉而問楚耳此皆鄭君臣之罪
夫以安其內君之師則游速晉許楚有罪此鄭君臣之
伯之自定始也君十一年而鄭入均有罪　張氏曰
王自之定六年齊鄭許入之許而齊又齊合天下黨
大岳而之香為不年齊鄭一而齊又秦向心黨而從
至是而晉為楚不能屈滅許於春秋以齊鄭甘心楚亦可其天之下
是晉而楚俱弱屈春秋以齊鄭世心向宜合黨
月公侵鄭往不
自東門含於公曰尤勝之而衛侯使文子聘于晉
葦而成之之昭公將以可諸侯之奮以夷
許三臣以公為小之家舊人德以乃將不可
二鼎以小而念于叔舊人德以萬將大之
為將之也而念于家舊人之不可亦誕之
令相勝也念于小舊人以蠻乃之　不可
以為之猶待君若何以無棄之不可　臧氏曰
而鄭之臣之姑以許故若何命乃公止之興而討君之
弱晉侵陽虎帥以許之故若何命公止
罪在陽虎親帥　師以討鄭之追黨於鄭而討君之
熟不能聲言致是故　王書公侵鄭之陵是之時季孫
李孫弱於公室　書有退之公
〇二
此進其亡國也之事故子可錄
可亡國也之天子
七國也事故錄
書年以公子有
理也得書其臣
起公為季孫氏
子公之子其亡
使子為之所以
情不日不逆
若夫為季孫氏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八年晉臣執宋卿不書公伐杞八年公至自侵鄭
明年陽虎執之晉書公不書將者出公以本
鄭再從衛伐一匡成公晉侯使其為大夫之事
宋能與貢以一匡臣公晉使其為大夫
故師將當是時以晉令而伐陽虎之討
大秋晉書侵宋以同志一其書無名不行師奉行也
六年二侵宋以同志一其書無名不行師
晉伐公至自侵鄭
公政於後從季孫之言於鄭陽使衛侯
人之孟懿子帥師伐鄭晉季孫知子事使衛侯
不能子家氏曰陽虎孫陽虎使孟懿子往報
己三世矣陽虎陽虎孫知其臣也
人是以為陽虎知其臣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左傳]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胡傳] 稱行人，非其罪也。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愬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晉有獻焉，則弗執之矣。

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box] 家之人。索隱曰：家人，無官職也。居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 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箋逆以禳之。惰懼不來，而大夫賣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一霸統所由絶也。經書執行人六，辭見襄十一年。[box] 此為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box]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box] 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務德。[杜氏曰] 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有中城而公自固，所以為晉侵鄭而城之者，已成九年之役。[box] 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以備外患。蓋是時陽虎欲去三家，將張公室，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box] 仲孫何忌也。何以不稱何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box] 鄆二名為。謂之仲孫忌，何忌不稱何，闕文。[box]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季氏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固以為己之邑也。[illegible]

蓋將以師之也。於是乎，不遇。用師也。明年，公侵齊，國子伐我。[illegible] 欲復而守，宗未殆。[box] 名數。名，諱也。古者君之名，其臣下不諱。父之名，子不諱其名。君不名數。不偏諱，二名不偏諱。仲尼言何不言何，是二名況其他乎？[box] 陽虎之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附錄左傳] 周儋翩之亂也。

[戊戌] 敬王十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四。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悼十二。宋景十。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二。吳闔廬十四。

七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box] 衛地。[左傳]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box] 自是齊鄭之盟，散離晉也。霸道自是衰矣。[box] 自是齊鄭圖無盟主，盟會皆散，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之盟，諸侯之合，自是始也。於是齊見諸侯之辟王之伯，天子不能明，乃今日天王居於狄泉，時天王之辟儋翩之亂，[box] 我非此心為齊，而服公明，故齊公復伯。[box] 有盟，沙之盟，齊鄭自是與衛會，齊侯盟于沙，晉之伯業替矣。[box] 其後齊之為伯，不足以致諸侯之從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illegible]

以奉齊齊之所內而執結也歸之固非伯衞侯討矣其罪而衞之以無結良晉又又甚甚焉百從姓

曰此齊觀侯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信夫子所以重霸之罪人也不信夫子之言豈

霸同之聖道人之手意書元執結矣。以侵衞與楚執其成使執宋其公陽以交伐加宋以書刃法其正

理穀梁然之豈說爲非重也

齊侯衞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 大夫不可使侯此欲

宮之結如齊實結而私叛晉於也齊侯衞侯曰執盟于沙陽以平元晉伐之鄭故成以齊侯從而有之沙乃盟于亭

陵齊者可以霸齊而倚景之不盟足以抗晉也晉定之衞靈公從其衞人而叛叛晉定之行而無從與齊

其君結盟以焉與是以叛晉何有之罪於信哉矣以求盟爲晉也齊衞之有於均

黨之晉矣夫於自當晉此楚以後次五其氏有之餘次垂莫蔑之次秉序至於哀元年齊伐

晉景公不可復能伯楚皆衰弱之業餘矣夫尊王室之輯寧中國之使而伐

以功景公不可復能伯楚國之業尊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之齊

驅以功景圖不可復伯秦國何之今日之會明日次寧無非包藏禍心之

死之晉日爲民事無子得言而倫無盡爲公春之秋無義書也而又不曰削齊二景君之公有罪焉見于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矣

父不御孟子而必將死胥軍杏夷曰虎將師二子於陸虎而待之

虎圍孟孫將齊師而待之

殺女郭二虎御之乃圍遷不叛晉東夏晉與鄭故爲衞有之余父

曰晉之景公定公伐霸乘之衰思惟德不務以諸侯卻事而可力也猶知五六之年不若卒而於

從昭之衰不知能爲霸之業謀以卻其諸侯以爲伐

之之昭以師公向流霸離景齊之是或知可而依不己衰之之諸侯不可而不能加

出偏師而不為會與鄭問意知齊之景是可依而之是如乃知與無名之方伯之師而道

魯之當縱而沙不二為會盟與不而書必國伐夏而伐伐我失其所以爲之道

春秋譏而沙二盟而不書必國伐夏伐我皆其所與也以爲方伯之道

自襄二十五年晉伯之崔杼弑復其君不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加於魯至是而

再見則以晉伯不振也國夏兩伐晉數無功於魯是而

又齊侯

○九月大雩

左氏曰一以秋而再雩而爲大旱甚也經書之雩甚也二

平有昭公不明克二自十五年有此之書孫定公又之不甚知而變之人

十有一惟昭公不明二十五年有及此年之書孫定公又不甚知而變之人

者也昭公不明克自省而有隱之

寶王之竊世事御書之逆以陪臣爲後之雞狹其

發一之竊世事御書之逆以陪臣爲後之鑑積其

○冬十月

附錄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趙鞅荀躒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紀年]敬王十八年 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illegible]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鬭志。[illegible]氏曰 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於我也。今公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於公故也。

公至自侵齊 [illegible]氏曰 侵齊本出於三家。而二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為下[illegible]齊起也。[illegible]氏曰 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下受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illegible][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illegible]氏曰 未得志。故[illegible]兵侵齊。以重其[illegible]甚矣。公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illegible]公踰月之閒。再出侵齊。將三家者之意。然乍往乍來。[illegible]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illegible]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三國附[illegible]最[illegible]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為[illegible]伐楚之說也。

○曹伯露卒 [illegible]立是為隱公。隱公立[illegible]年。[illegible]之代立。凡立四年。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陳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猶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illegible]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illegible]氏曰 春秋書內侵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伐我五。宣以[illegible]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illegible]兵則伐多而侵少。蓋自中世衰矣。而發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故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illegible]氏曰 莊八年圍郕。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路。則皆公親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illegible]僖二年。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師。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亦書晉師。**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其衆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illegible]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鞌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illegible]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illegible]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illegible]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illegible]哉矣[illegible]者。夫大義以拯人之急者[illegible]甚矣。晉之諸侯雖[illegible]是禍[illegible]臣而折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illegible]以兵息之。[illegible]爭霸。而所為魯[illegible]宗社計也。故春秋不[illegible]

不與言之大以夫也者君會大大夫之辭也此

公至自瓦 特相會往來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會紀之比亦特微

胡氏於柴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蕭大論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示以公令大夫特微

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

鄭遂侵衛 曰士鞅公臣作誰趙［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

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氏曰］鄭伯與齊會以是侵鄭之盟所以與齊為沙之盟也二遂圍晉齊而叛晉晉以遠不能取諸侯也晉不以禮懷其衆而欲以力服之故其不能終也禮之始是以務與國也……

是晉之始伐衛也故晉於是侵鄭之伐又明年晉及齊平書侵而書伐……鄭衛之逆也［胡氏曰］……

霸之計與之國甚則書侵鄭遂侵衛書侵而晉不書侵衛……始之衰也書與之……

五年陳侯於是子侵鄭遂侵衛……若鄭雖十六年知武子以師伐鄭以諸侯之師侵蔡……

仗之徒依書有以事於諸侯之……侵……七年……

受之……不十足年以從之……

經書侵……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侵衛……

為無名……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

之之彼……故非春出已意而迫於霸之國……秋皆書侵以……

之……

［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

晉結為晉叛晉曲濮衛地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其謀○從祀先公［左傳］季氏叔孫竊公無鉏籠於公山不狃不得志於魯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

先公閔公也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

蜀人馮山曰人著春秋［汪氏曰］山字允南普州安岳人……

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

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

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程氏曰］溝絕其兆不使與先君同而在墓

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

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

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

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

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曰［汪氏克寬］

［胡氏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陽虎非正則書非正……

矣其非正奈何季氏事魯陽虎專季氏故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為能正者也從季氏為……

事于太廟為不正者宜曰禘于太廟……于事于太廟也何……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邪言之……

敦將作亂而恐不得民也故於是爲小[illegible]以自[illegible]其大人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考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錄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

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

李氏廉曰 此二事也無他文同辭而書之 問

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illegible]氏曰 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辟僖公外昭公

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 [illegible]氏曰 順也不曰順若其事則猶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謂先公則盡從與祧未止爲一公發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位正者非時妄祀其事可疑出於陽虎之禍舉故雖據之後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illegible]之遠禍亂之變從以清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

[illegible]曰 三傳皆以從祀爲祔其祀閔僖二公推爲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昇稱語疑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以亦可通或者謂尹閔得僖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欲祭昭公而遂之秦待孔子爲司寇而合先君之兆城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逐君矯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之祀以繳論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者 [illegible] 從祀之說三傳又諸家皆以爲正閔僖之位[illegible]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illegible]文仲爲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爲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爲昭公無疑也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

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傳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illegible]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illegible]氏曰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

[illegible]氏曰 盜竊殘之稱寶玉大弓寶之重器闕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爲國可知也

[illegible] 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寶之於[illegible]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何氏曰 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主名也

[illegible]氏曰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陰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讙[illegible]龜陰叛奔齊乎乎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illegible]氏曰 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且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illegible]虎陽臣也承周公之分器以出濟莫之[illegible]蓄曰[illegible]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答不[illegible]書陽虎爲[illegible]治[illegible]臣也君子作春秋諸至於陸臣鄭極矢[illegible]說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illegible]歷世守而傳之以爲國之寶集圖之[illegible]道[illegible]得而爲[illegible]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

其罪可知矣。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illegible]昭公之遜[illegible]經不書失寶玉大弓而[illegible]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錄 左傳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三。楚昭十六。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公作蠆 敕邁反 **○得寶玉大弓。**[illegible] 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illegible]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 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illegible]曰 封圭。始封之圭。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illegible]曰 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子孫世守。罔敢失隊。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illegible] 器物。琰。圭名。球。鳴球也。夷。常也。兌和皆古之巧工。舜時共工。創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illegible]先王所寶。大璧也。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illegible] 諸侯之陪臣。家臣又爲大夫之陪臣。故曰陪臣。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illegible]氏曰 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illegible] 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者。不可再見。[illegible] 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禽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追夫陽虎以爲[illegible]於近用。以爲名。而自歸之魯。有[illegible]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而僅得寶玉大弓。[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爲陽虎竊之日得寶玉是也杜氏又以爲無此理杜氏以爲無益近用志伝
爲名故歸之夫虎豈俚竊寶之原惡名哉蓋虎既奔而
追者獲之耳汶曰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
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
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中
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
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
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
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
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張氏曰] 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始盟于沙，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衛未敢輕伐，次于五氏而已。齊衛自此以來，未有伐晉者也。

[陳氏曰] 於是再見，何也？外會伯主，則其不書；齊衛伐晉，是齊衛始叛晉也。於是齊主盟矣。衛書何？齊始敢有衛，鄭叛晉，晉諸侯無盟主，非美事也。

[汪氏曰] 杜預云：不諱伐，盟主亦書伐晉，何以不書？伐晉齊侯無盟主及齊伐，是故書也。然則春秋重絕晉也。○[家氏曰] 襄二十三年書齊伐晉，然文元年書伐衛人，衛人伐晉，不書次，此書次也。

[趙氏曰] 晉不言伐，齊衛次於晉而後書次，則其包藏禍心也。無名而出，次其後書次，又得其實。晉之以中國無盟主，蓋同盟之伐，則書之。又興無名之師，惡之甚矣。

晉無事而陳氏從而後書，蓋同盟之伐，不書所無，皆可通而說。二國得聖人之意，亦其犬彘，內不可心而晉力尚強，晉列之猶可以不遇侯之例也。

言其伐之也，杜氏從告，以示晉之強，齊衛或然，而聖人之書之也。

○秦伯卒。冬，葬

秦哀公。[張氏曰] 秦哀公在位三十六年，昭王元年卒。

[汪氏曰] 孝公卒，穆公卒，衛侯卒，其謚卒不書，春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敬王二十年。晉定十九，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二十，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 八年再侵齊，前此會齊侯于夾谷，今又與齊平。

[張氏曰] 齊侯將平，我志也。

[謝氏曰] 齊數伐我，魯及齊平，所以致孔子爲相，與齊釋怨也。

之然相平而齊受之，會於平平之，以侵齊而會齊。孔子爲相，與齊平。

故曾及齊平也。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齊侯從我平也。

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而

曾也，以德親懷諸國，而平齊，齊平，能修其平其相而

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信，晚而二國於此平，宋楚其循平其

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詳見隱六年及

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趙氏說見暨平下，此說見隱六年及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

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傳] 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程氏曰] 齊侯作夾谷之會，欲以執定公，孔子攝相事，由匡節，夫從而誅侏儒之樂，齊侯不得逞其志，故歸侵

致也。[illegible]夾谷[illegible]瀕東海，視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史記】孔子世家：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彊衆不與焉。

【[illegible]曰】使魯多其兵革，衆其[illegible]，怒速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illegible]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為得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遂於逆，故齊雖強，以其逆而奪魯；魯雖弱，以其順而得之，非強弱也，在逆順之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illegible]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illegible]，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是秦常欺[illegible]，得起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張他，如何不動。[illegible]之好，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之間，出辭氣有以拾齊人之彊，其[illegible]定公難不[illegible]，而魯之危甚矣。[illegible]危之也。[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以此致色[illegible]

[illegible]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illegible]曰】晉使[illegible]以堅齊之剋，從衛而可已，無門兵而罷也。令[illegible]衛而不[illegible]服，其徒足以[illegible]圍，不害伐，不與其民之[illegible]衛而已。[illegible]以伐，後主而用兵書者，惟宋衰，圖晉趙鞅圍衛[illegible]，以義之不足，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illegible]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illegible]曰】齊人為是來歸之。[illegible]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服義而來歸[illegible]之故書來。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illegible]】田也。杜氏以為[illegible]蛇丘縣有[illegible]，年[illegible]汶水經[illegible]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汶陽田還魯。三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嘗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illegible]】言來者，齊人服義而歸魯田。言來者，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illegible]氏曰】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之類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illegible]】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之禮相見。卻齊俘，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揚子】寡見篇。仲尼用於魯，齊人[illegible]

[illegible]故也如用其[illegible]無敵於天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
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
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
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上皆
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具而無所惡也其曰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穀梁[illegible]言來歸

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鄆來歸[illegible]又齊來歸衛寶是 也鄆讙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歸也齊西言取
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歸則彊齊 田也故從外來當文與歸衛寶同齊彊於天下伐盟主
合諸侯于郟陵矣於是頒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 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知人心之論也

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高氏曰 孔子夾谷之 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侮過勸順所不可能也此
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響如干羽格有苗 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家氏曰 取人者之西取汶陽書不有言
歸以其伐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田雖久歸 權也以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復自[illegible]也
惟鄆讙龜陰之歸書之齊人來歸言齊人自歸[illegible] 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齊人自歸[illegible]不
得同也聖人所感强暴為之革心有[illegible] 然者讀春秋達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illegible]然者之而
張氏曰 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無遷之對由西為之季氏[illegible] 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
三桓義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歸[illegible]道曰周書魯來而 三家塞邑所謂變齊變魯之意齊景見於此[illegible]心久矣
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illegible]人心所載矣 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illegible]左氏所載
夫子請齊歸陽之語失之 以穀[illegible]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穀[illegible]

[illegible]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 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 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
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 弗克 杜氏曰 王犯以不能殺公若叔孫之命故以郈叛 張氏曰 東平
無鹽縣東 南有郈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三作費 左
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 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
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 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
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 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
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 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
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 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
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 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
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齊人乃致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
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
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
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
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
不失矣 朱子曰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祿去公室二章竊皆定公時語 三家專魯為
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

惡於下不以稟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

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胡氏曰

大夫攻蕭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亂其文而書之 不待貶而貶蕭也 朱子曰 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

來諸侯纔不奈何便陵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 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

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擅權夫子說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一章甚分曉 張氏曰 會以權諸侯而天

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 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成化

而郈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 犯之僕圉駟赤多方爲詐議之謀務之出走是殺之通國

之人旨爲圍上之舉也失政刑矣欲說數世之誣偽不誠 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

保有國 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 辭使非大道而讒言乘之罪累 上矣 王氏曰 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因

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 扶詩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

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 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

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

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杜氏曰 君辟不君臣

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備抗矣故春秋以自上奔稱公子 陳氏曰 經書公子地景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

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爲景公之弟也杜氏因辰有逆吾一見 之說遂直指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

則曰公子一則曰弟緣三傳皆有母弟之稱則又於是 以公子地爲一處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之說亦通

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 公子地以華行雖爲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安甫 張氏曰 前此齊與鄭

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侯爲比會無所擇於晉矣前此 晉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所以抗晉不從晉矣然

……而不能自說以伐之叛貳也 鄭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皆難也 ○叔孫

州仇如齊 左傳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 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

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 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爲寡君賜 杜氏曰 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 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杜氏曰 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

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爲 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

奔陳 暨字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 左傳 辰爲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

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氏曰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 辰請辰怒而將大臣出奔咨請自怨稱弟不首惡也仲佗

石彄皆爲臣卿不能匡君靜難而 爲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

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

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

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

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

君之義 家氏曰 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景公子也景 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絶

於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爲卿佐有君 不弟與辰偕奔兄不友弟不弟臣不忠此一書而惡 貶也

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

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陳氏曰 遂事君爲佗彄焉宋大臣不能以 辰彊率而去故曰暨

文識之也 何氏曰 何休云辰言暨者明佗彄與俱 出非也若然罪爲經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爲入蕭書

及乎公羊云如上經暨也不得已也未知謂不得已 手請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也使佗知人不得是已

也。暨之意也。觀汪氏說曰暨以暨如之故人說得已

從之。此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暨字之義，如公羊之說，是但訛不足

辰為仲佗石彄所為，如杜氏、胡氏、劉氏之說，是但不

彄為辰所費，以左氏事迹考之，劉氏之說得之，然又不

暨字字義不通於公穀說，則與暨齊平之暨字義然不

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彄精字義，公子辰不

能拒絶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推戴之以出及至

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也。

者，我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仲佗

石彄而為罪之主也。而入蕭書及者，以逆首而

罪之也。以主公

意疑得經

敬王二十年。

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六。楚昭十七。吳闔廬十。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

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

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

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汪氏曰：蕭，宋邑。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

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

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

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

劉氏曰：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焉。不得已非大臣也，而況乎得已而不已者也。其出也，罪之輕，其入也，謂之及而

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君。況無將而誅焉，況據邑

以戕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故

大心曰：辰言及，首從及。臺注曹。曰鄭在蕭以叛而大心

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于蕭從

叛人叛可知。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

故不書叛。

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家氏曰：自陳陳以力助

劉氏曰：此條及字，公羊註得之。胡氏說

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為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以

出後及字為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

明。於若上暨字屬仲佗石彄。

下及字屬宋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還音旋。叔還，叔詣曾孫。

杜氏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始叛晉也。

汪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曾孫。

之。魯自文公之霸，曹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向不敢

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

以自固焉耳。

高郵孫氏曰：書及鄭平者，我欲之也。故鄭不來

盟而我往涖盟也。

陳氏曰：書鄭平以志諸侯之合，是

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東萊呂氏曰：

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

多門，貨賂公行，舉昔日春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於是諸侯於執祭邦諱

也。

家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猶於

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

兩爭之也。此條當

與鄭諭平同看。

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七。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一。

春，薛伯定卒。

汪氏曰：在位三十三年。子比嗣。

夏，葬薛襄公。

高氏曰：春秋書卒者三，書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後同。

高郵孫氏曰：隳，猶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隳毀，以自固，故取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

之。○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苦侯反。

左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

勇。

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下同。

左傳：仲由為

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程子曰】聖人因復古制強國勢也又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八尺上下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

按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音勾須樂頎音祈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坊與防同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家氏曰】三家不能制季屢墮而不克歸郈而不殺墮城強而不服公實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不謹未流之患可謂言哉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胡氏曰】初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也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

成【汪氏曰】墮邑之事得去其勢亦自制弱其後正其也又曰合之若下只兼說得一季桓子遠說桓子事事信之所以正其敬也得邑矣而來於公叔被子使不信之【高氏曰】墮邑以一鄉而至於公敘是父邑之力足以抗也【吳氏曰】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二卿爲費強於郈故也【陸氏曰】書叔孫墮郈以季孫墮費以是爲二家之顓魯也三家專魯出大夫公不足用是爲善者其郈不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所以聖孔子以爲墮名都人心之論也【李氏曰】以此孔子之禮所以聖世之臣子墮者之所得之所以治世之律以者失所藏甲而三月不疑其行事已至此有不無而言疑也信不忘而毀威出矣夫孔子之聖知於其行事已至此爲不無而言也【黃氏曰】而毀威者所恃以爲之因者所以制其臣侯鉞家之而後強幹弱枝其勢也仲由爲之舉此義因陪臣卿之以強幹三家之謀使皆強順臣不敢以叛陪臣不能叛而貫孫之以毀邑故忠上下使皆然不敢擅君爲臣季孫叔貫孫之以毀邑故而上下皆順然而南蒯侯犯皆以叛爲臣不能孫而孟孫用之費郈皆不墮公斂處父之方恃強以叛帶以敗陽虎聖人雖用於魯故成獨不墮公歛公圍之方恃強以弗克敗也陽虎聖人雖用於魯公歛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去魯爲不知之說陰與公歛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置非不知之【高氏】說陰與

亦豈三家之城而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不家臣據邑以叛豈惟魯國三家之所惡乎故南蒯侯犯公山不狃輩亦三家之所惡也孔子順天理而言之雖豈有動魯國之心也其墮三家之邑者是則其孟天理之不然也孟氏夫子成之邑不而其至於圍者是則其孟天理之不然也孟氏夫子成之邑不壅其邑於三家之其言不而蓋非是不其人欲也之私天也人天理之不以鬪三家之其言人而欲之而後其貴人欲也人不得志以前未足以閱三家之胡氏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也如會事之理不然者行事之所以用孔子則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陳氏曰】公羊於齊下云墮郈之下又云三月不違孔子行乎季孫三年不違【宋氏曰】公羊於齊下云歸田之下日不日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孔子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孔子之時能齊人懼來歸女樂孔子去之是三月不違蕤邑之十四年作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懼而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遂行是三月不違遂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米子曰是三家世爲司徒司馬司空之官如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以考之孔子可疑如魯國有司徒司馬司空之官則孔子爲司寇何也又曰鉏不知聖人如何做得三家之司空又曰

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求子季曰孔子之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立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爲墮郈之議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持發之耳亦

汪氏曰 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左氏又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而感以化季孫入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化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以弱家臣前此十年其叛邑以郈費人爲不與十三年南蒯以費叛以然此昭用故魯之而後墮之將必待聖人之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杜氏曰地叛晉也 張

氏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 汪氏曰 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繇而有夾谷之參盟于鹹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爲盟之終也圍成叛晉之夜而晉不復能霸矣○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穀梁傳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公之重而伐小邑以致危爲恥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胡氏曰 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彊也 令行乎一國天子令行乎天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行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諸侯之伐其邑者不從

而猶孟氏私家之臣不敢公親圍之事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墮郈墮費矣而獨成而不能墮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書公圍成著公之其致危之也 何氏曰 邑公親圍成諸侯不親征不能取不克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國危疑之 張氏曰 國內竟內不致致家圍成者曾與之如列國矣大而書至者成若列國也與動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 史記 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魯君受之怠於政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

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 旣反志 亦不能爲患 陳氏曰 雖其不從不能爲患不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曰 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書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一孟氏爲強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取其男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爲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 汪氏曰 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孫乃孟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毀聖人爲可惜難者未爲喜魯司寇不得行於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患變矣 孔氏曰 故經文不言二家直書公圍成雖未墮於魯何有墮之甚年公斂陽猶聖人之化 五峯胡氏曰 場邑定公何也乃扭於其未亮溺於仲尼以攻之輕於一舉而見墮之行亦未必無功

爲彊弱者隳之而弱者反不可隳者彊者不隳而弱者費之故也或問墮三都書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郈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欲處父不肯墮成久弟喚醒了叔季三家使微適事不成之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則有志置也且費郈之援若爲知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斂說則圍成非孔子責如宋子窺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脩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懷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定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爲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則必蕃養爲宰而觀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王封城則異合昭公之墓焉司寇而君安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意變矣故經文不

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諸經文明年無更數起墮之事而繫圍大蒐燎與墮郈之意不伴故也此說以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也高氏曰春秋書公行凡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於此致焉蓋桓公弑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篡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累數而與致者時寡桓外獲淺然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會君之出無他虞也唯莊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文成襄之閒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無歲不至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猶息衰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然雖伐君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家氏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居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爲大之乎又云何危隱遜來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會交對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罷於諂臣以得返焉事耳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十九宋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垂葭一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王氏曰書不時也汪氏曰昭九年郎囿之築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絶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於以見魯之無人甚也襄陵許氏曰魯改不箸而非時動民禁囿本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疑而力此何損之有高氏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文業事

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遷都已隳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夫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比蒲地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收獲也築三囿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爲哉會數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高氏曰衛比伐曹不義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遂賦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汪氏曰晉陽邑太原則以名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簒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胡傳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謀深忌光弼功冐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擁兵不朝憂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兵之罪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若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徵陳氏曰鞅非始禍爲皆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左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杜氏曰朝歌屬汲郡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丘朝歌後屬晉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戚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

序汪氏曰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會于扈不序諸侯襄十六年盟湨梁不序大夫或賤而稱人汪氏曰文九年救鄭十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宋宣元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成甲戌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莒邾子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六年執甯喜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三年執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婼定元年執仲幾六年執樂祁哀四年執戎蠻子皆貶稱人或書侵以陋之汪氏曰定四年書侵楚八年書侵鄭侵衛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

據其私邑之則專祿以周旋失趙鞅貪愎專[illegible]

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弱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張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而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弒翼紀一區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一莫君寅然無所恧一惡之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矣豈一朝夕之故哉【汪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荀躒知氏也士氏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范中行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以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衰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張氏曰】[illegible]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猶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伏戮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家鉉翁曰】叛臣以復出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後以是爲晉國之無政刑也【汪氏曰】春秋先書叛後書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叛於晉也

先儒或訓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兵罪以兵諫者皆受其君逆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illegible]】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四海臣聞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王氏曰】趙盾弒而春秋書趙盾弒君而又書趙盾侵陳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晉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illegible]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之意矣又云公羊云以地正國是失春秋之義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言叛若以私邑逐君側惡人以正國則是大本已失也

於論是君之與范中行同心也君之與書之歸同心而與兵但以君有不召之故書之歸耳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而不歸乎此至荀范逐之矣【高氏曰】二子既出晉侯自有其地保其邑以違晉君逆之心是無叛之許先之歸其罪以以廣歸臣爲善此許其歸以慶君之心亦不終叛初入晉陽本非荀范非有君之林心人臣無君使令辟兵晉陽以兵拒豈可無故乎況之文書歸何故不敢有取胡氏已辨之按以地正國之說出於公大傳教善之有取胡氏已辨之矣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羊[illegible]書法不行於叛逆之胡氏亦曰前書叛後書歸以罪晉之叛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書歸又曰晉大夫者九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蓋此趙鞅歸而非晉侯之所復也華也

薛弒其君比【汪氏曰】比如字比穀惠公夷立

稱國以弒者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

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乃鉛不亦濫乎
潁川常秩曰（秩字夷甫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
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
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 其不即
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後者 家氏曰 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用一道者並掘法家之罪亦寧若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濮李氏曰 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啖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胡氏本此
附錄 左傳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乙巳 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晉定二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二十宋景二十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戍來奔 戍式反 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左傳 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illegible]氏曰 衛靈不君南子不得比而為[illegible]

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親走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恃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附錄 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 公作三月 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作子佗 佗徒河反 牂子郎反 公作將七良反 左傳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illegible]氏曰 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夷狄人為重頓之子以不死位為重 三 陳佗人事矣以助夷狄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君

君歸越或歸于楚其罪等耳 家氏曰 楚之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戚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主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北而從之遠罵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之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陳不思轅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 [illegible]氏曰 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 公叔戍之故也 [illegible]氏曰 衛靈[illegible] 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棄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 公作醉 左傳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杜氏曰 吳[illegible]

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

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

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

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

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

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

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

其占微矣 陳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戕身以爲殘民伐國之戒 宋氏曰書於越卑之也

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撥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嘗褒之矣越乃襲吳而入之是不能竟撥楚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是故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越戕其援楚也或曰栢舉之戰吳因齊也今其敗而以闔書將敗曰勝而驕而敗而遂言是故吳之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擥 會上比左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汪氏曰 是時衛有郡公黎陽戍縣之東北有牽城 高陵李氏曰謂齊衛之會者齊不能定衛難 是時衛君與齊合謀以救范中行氏 張氏曰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求霸故會齊衛之亂臣以叛晉政正其國可三也

公至

〇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 杜氏曰 國之致君同以爲危會而助之也不 曰洮曹地 陳氏曰 義亡矣 襄陵許氏曰 自齊景圖伯宋衛鄭魯既與亂遂謀動干戈夫忍逆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晉大會曾謀救范中行若與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書洮二年諸侯連兵欲援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三國之順逆齊景欲助亂業而桓公三國之霸君臣之義以示人故三國風頌之業

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仲子之禮也昭二十五年宋公使樂大心以聘而歸於宗廟之定公以前獨書名以示王室衰弱而大夫以爲禮之常爲禮之始也禮魯之三桓舊姓而不書歸於五服而綱爲之之家宰而稱名自歸脈乃禮以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稱歸脈也禮之賜是以非其禮也至是始見聖非伯已衰中國無王而白孔子十年魯王之季子之所以名氏見其故何至是始見名者以王室爲周而天子微 高陵李氏曰 何不書以至觀望行國亦一王之禮伯又消蕩長晝之義會之也以稱職來成祭諷故曾天歲子祭以常禮有言與之會之王者諸侯入朝歸之則各其事必與之同其何與也於周比衰哉諸侯王職乃貢以不共福之服胙其大者賜之諸侯苟知尊以時事言之可也以其與有禮之廢秋之情事之所以石尚之歸脈也矣之大也然後知尊王室之可以與其事之大也言之諸侯不以能交奉之禮諸侯之福也春秋日書王受福矣周禮行則神人歸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書天子分祖廟而賜石尚歸脈於魯書

〇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 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穀梁傳曰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公羊傳曰石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胡氏曰 天子之所以親兄弟之國也祭社之肉非侯禮也天子有事於宗廟以祭胙分同姓諸侯親之也 高陵李氏曰 天子有事於社稷宗廟歸脤以致其福而諸侯未嘗有聘問之敬後王之功命不加於天王特使石尚歸脤以福之於是有事於周而不復受禮於天王加之恩其亦未嘗有所爲聘禮之周既衰王室不加禮於諸侯至於成周受脤於社王者之所以交於諸侯也是其助祭而受之以國禮而不以其禮爲厚 張氏曰 蓋公宰孔賜齊侯胙於是十四年矣諸侯不朝王而王加禮焉天子不以其殊禮使之也聘禮定公受國齊侯即位有桓公之事而又不以嘉使往也今王號

國而謀救范氏

宋鄭也 陳氏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宋辰之患爲洮之會齊衛方多事而宋辰之難故不可世道

以降爲之戰國景公亦有責焉不知其故書二不會皆與世道至是一變矣

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illegible]
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illegible]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聵五怪反[illegible]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illegible]

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者矣 [illegible]曰 父子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衛公孟彄出奔鄭 [illegible]曰 [illegible]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illegible]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

邾子來會公 [illegible]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會諸侯也蒐而諸侯來會每乃大通年〔汪氏曰〕是
公于比蒲也自會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
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汪氏曰〕之故十二年遂以大
夫四出矣哉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郈也文十日二政遣陳侯
會公于蒐鄭伯會公于棐皆書也凡不書地則知公來大夫
此蒲與會也〔陳傅良曰〕公及齊過穀而蕭叔朝公大夫于
會于比蒲而邾子身公皆蒲非其所也。○城莒父及霄。〔胡傳〕城而二邑〔汪氏曰〕莊氏
識又等城莒父霄句不擇忠良適足爲〔家氏曰〕謝氏曰方
〔家氏曰〕是歲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
齊人饋女樂聖人去不書冬者致也此以章合之冠說
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
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鄭師及范中行氏之師于百泉。薛殺秦高彊又

丙午十有五年敬王二十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一。秦惠六。楚昭二十二。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來朝未盡禮，故復來朝。襄奔喪曾之喪其早居會不甚實。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不言其所食，漫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何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之辭，以至死。〔某氏曰〕偏食其身，災不敢。〔某氏曰〕常怪鼷鼠食也。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逆也，非於會時。牛矣，小鼠上噬牛，牛痍傷皮膚，爲有不會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傳〕楚既定，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家氏曰〕君皆在召陵之會，頓胡之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是後之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汪氏曰〕郊當在孟春，今以五月郊，則知三卜不從。月，故至五月乃郊。不書卜，若在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不書卜郊者，於五月，盡改卜以四月卜郊不從，故但書郊，不書郊而從之，以後郊也。〔某氏曰〕不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考史記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于大夫。今春秋不書。

年，郊則不見。經書郊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以其怠慢見者也。郊之不見，而因災見，魯之禮也。〔某氏曰〕郊者，以示年卜牛。以見詳，致三十矣，一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也。〔某氏曰〕高寢非正也。凡十有四年，公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在位十有五年，竟不能定其分。當時賞罰無所以示臣之正。書之於祖宮者，其如之何？故春秋書曰：以元年即位而不書正月，以示意如弒君之罪。其時，定公爲國之首，陽虎既叛，奔陽虎，然不能使夫子得行其道，而夫子之道卒無成；而夫子之用於魯，則有齊人歸女樂之事，則致田之禮，而不與也。雖僅能明禮義之分，其道莫之行也；大而弓之矣，而魯猶賢於當時也。雖聖人而不見用於世者，以盡其文武之道，而益得保其之所以爲魯，此其所以然也。〔某氏曰〕爲曾之會，與其賢者之以求益耳，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汪氏曰〕罕達，子姚也。〔某氏曰〕鄭公子作亂之後，宋，鄭公子宋師于老丘，鄭人爲之

伐宋取此以褒之【廬陵李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鄭能困之則極鄙之爲也無難鄰人豈不信哉【王氏曰】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皇戍熙之而罪惡見【廬陵李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衰七年宋皇瑗役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嵒之師而後鄭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翬爲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作蘧蒢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杜氏曰】以晉故爲宋出救故書次【廬陵許氏曰】齊衛次于蘧與宋鄭同盟也鄭次止其不言救爲其不誠於救也【汪氏曰】伐書而後次其次爲善次而後伐其次爲不誠救而次亦譏也然書次救則譏其怠於救急書次不書救則譏之次無名妄動而非救皆遠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夷儀重蔽之次傳云戍河內是則兵伐晉而二君次上爲之援此云救宋而後復伐不成之救事書齊衛之三次皆止楚蔡次比屬鄭而宋有伐衛之救者也衛次五氏垂葭渠蒢明年有伐晉之事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廬陵李氏曰】五氏垂葭爲之不善也此爲從伐晉此次爲謀救宋晉方堅不救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不從晉之非事實於皆也而出秉

○邾子來奔喪【廬陵胡氏傳】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家氏曰】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同盟或同姓或天外王姻告然易代帝尊贈遣固不可若諸其喪則非禮也宜書于策失自明矣【常山劉氏曰】奔喪會葬之事而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禮其不行當周之大明之變非○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左傳】姒氏卒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孫氏曰】夫人薨不書葬者用夫人禮不可加於其母故書卒既未成風之君也妾母也【陳氏】何以不稱夫人自成風未君後也【孫氏曰】年雖行夫人之禮不可加夫人於其母非禮也哀公既定姒之母君子不稱夫人爲人也隱公【華亭胡氏曰】姒氏不稱夫人爲正君不以夫人不可稱夫人也【家氏曰】禮不得稱夫人不書葬也定姒不成夫人其母可稱以名禮之正失禮之言也哀公未葬定姒成風稱夫人自是以來妾母稱夫人春秋之法王者正名之言辭以明尊卑之分也○【陳傅良曰】葬定姒則是自以母爲夫人也【汪氏曰】夫人薨不書葬者成風譖深與於天而宣之猶宣以夫人葬其母爲君也則稱小君以喪夫人之葬而夫人之禮備矣哀公是母不以子貴小君其稱夫人不書妾也不以母貴王

夫人而夏不稱夫人小君乎蓋傳宣公夫人未逾年故仍其本號也【廬陵李氏曰】夫人初至未成夫人則史之說非也安有夫人不書卒則史書之因云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子也書其夫人不待也姒氏要爲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陳氏曰】滕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會與大國近者書非禮也【家氏曰】滕小國以事大國而至王者之二君魯大國之禮滕非禮之會王以事魯君而書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鄉滕二君來會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孫氏曰】則不懷踰月不止不有及期而遇雨止以侯之是不僭也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高氏曰】不克葬無備之甚也葬敬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則之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忘一日也故葬日中則松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忘一日日下昃乃葬言也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云乃急辭也按凡變稱乃不得云急辭○【穀梁傳】日

○辛巳葬定姒【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穀梁傳】經言葬之穀梁殺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聞氏曰】問葛莊問時有父母之喪則先葬母而後葬父奠則先父而後母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後輕亦莫之類也○【胡氏曰】君子葬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僖公之母不成喪以喪其父是不成喪則先重後輕是奉養之道云不稱夫人既以母貴子則母不成喪則以子貴乎不可也定姒不成喪是以爲夫人小君之不稱夫人不成喪則不以小君書葬而以夫人之葬禮葬也爲夫人不足以見臣子之不成喪而不稱夫人不書葬者云其君之卒也不書夫人之不正也喪不成而不稱小君者皆因諸侯之禮而爲之辭

□之前耳□□取公年而削其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胡氏傳】書不時告也。【汪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禮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二年伐其田，七年得其君，卒使吳人來問以伐其國，齊人同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然也宜哉。【□□曰】左氏云書不時告也。夫地圖有事，或遇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遇時而告于廟，何以譏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 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公十年悼公弒，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驁，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定三十三年孔子卒。

衛 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魯哀公四年昭公弒，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 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為政。哀十

…谷來奔

許 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 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 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殺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 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爲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林氏曰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汪氏曰楚復封許春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自復爲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而以自歸爲文也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 杜氏曰男女各使別係纍而出降 疆于江汝之間 汪氏曰楚欲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聽命既楚師 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

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燬宗廟徙陳器 □氏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 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 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亦削而不書於是意也 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 汪氏曰謂聖人本心無怨因其事之當怨而怨之非有心於怨猶不怨也語意與程子所言舜之誅四凶也可怨在彼己何預焉略相似非若莊子云出怨不怨則怨出於不怨乃異端之說也 故議讎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保特爲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召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 □□□李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蔡是也楚不能報之於彊吳而東中國無霸樓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前之復讎而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 汪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爲善文定以來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爲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附錄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

可食已熟之粟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穀梁】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范氏曰】嘗置之，猶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魯頌】魯注：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析然在衰絰之中而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嘗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郊，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藏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三不敬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

【附錄】【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東萊呂氏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亦亡矣。王道既亡，霸統復古，以春秋之緒至是而窮矣。【□氏】曰：王氏無霸之後，聖人書晉文以存霸，晉至是益衰，聖人不

役以盟主衛之矣而略考之魯及鮮虞之叛者受不能得以
齊衛首惡故沒會而略鮮虞也蓋晉自召陵之後援不能之勸
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皆之已而叛于黃池之
宋人功之領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至于黃池之會
會吳人爭長雖欲為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左傳】
【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
遠偪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
也二君實來當親師以止攻晉之伯頓兵次止以觀其變河之
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之妄動而受罪今此垂書齊侯衛
侯而否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諸侯之也書齊侯衛
衛之黨教臣而陵霸國主也夫無或況乎中行寅之卿伐矣然天下不
能制之豈足為諸侯盟主乎也中國之行晉之徒晉也然
之惡一書也不命之侯之衛臣人之所同惡也自今乃晉棄君助臣不
亦慎乎曰不齊命侯之衛臣寡人晉之所從也自是乃晉棄君不復能
為不書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不書次春秋終矣【張氏曰】公會齊衛于伐
義又十二次五吳氏伐主會河內不書也書次春秋於是公會齊衛于伐
帥狄師襲晉戰于是而後中國不書春秋之義切有
不忍書也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伯春秋之義
諸侯無王者齊鄭衛宋魯衛為之宋魯衛為之也【李氏曰】春秋自晉之文與諸侯以來伯者
亦齊鄭宋魯衛為之宋魯衛為之也春秋自晉之文與諸伯以來

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
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兵伯熟春秋於衛
書人於齊書侯矣遂此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
異於列國矣故此後晉氏詩氏得之〇【汪氏曰】左氏云師
及齊衛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經不言會師故不取晉援

【附錄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吳去疾邾子來奔喪今適年而

伐之蓋魯人謀邾來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氏曰】邾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也【汪】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三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火虢反又音郭【書田止此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何氏】漷東田沂西田皆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曰】季孫不與盟句繹邾地名氏者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曾猶患
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
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
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
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
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
若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今年未免故元年伐邾取漷沂之田入春秋來未有伐國取田
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東田及沂西之田則其貪無厭必
之田也【胡氏曰】以為未足故又取邾沂田自邾之來奔喪又取其田前此可知也以王無以正之至於取三
致至于盡取人之邑而後已取其田可時無王以霸區之國而鄰之國亂而至魯欲無知其
之【家氏曰】三卿同帥師著三家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魯之私有其主不三得而帥也書三家之
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下知止也
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張氏曰】季孫不與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

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益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王氏葆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惟比來會來朝來奔喪邾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寧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汪氏克寬曰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邑二卿又並盟絕國之君是曾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與大夫之強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一年仲孫貜嘗盟邾子而非會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會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會之以盟陵弱之暴盟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黃氏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衍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若十二年會于鄖雖三國盟亦不書廬陵李氏曰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會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田邾之邪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見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諸侯來朝亦止此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後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于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楠柄於兩備之間盡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何氏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汪氏曰鄭世子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楚公子比書自晉齊小白莒去疾書入是也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輒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茅堂胡氏曰或謂此子世世子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必君此言親可殺父可忘乎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子欲公之使桑輒公使人弗公子建耳目亡國恒於

衛得因於斯其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理耳曰身設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改有他志

而稷公納之令靈公方卒而蒯聵御輒因以爲利未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愛姑

圍戚誅輒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國人以蒯聵不當得國以輒爲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爲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

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如已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則逆其父而還以位于

道得而亂息矣蒯聵何爲他人納其父而反之衛也其言于盛老見蒯聵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成入

曰于成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入于衛也成入于衛衛侯輒來命則是輒拒父也家氏曰爲輒自能逆

其父而君之人請之順也爲蒯聵者而能反之躬自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于衆而莫之額天理之

正也乃皆不能父父不父子不子更慶公國立之則春秋莫適與也。劉氏曰江熙曰君靈公慶蒯不命執執

聵不得復無世子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則然覺王父之言殺世子傳失之其說是矣

國爲蒯聵計得罪於父所不可得以復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曰輒得罪委於父可得復立不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父

則一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夫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

未使蒯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曲折如此故不

知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無疑也張氏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

春秋弗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爲無享而拒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左傳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

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

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

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蜂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

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

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

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

材兩靷皆絕杜氏曰鐵在戚城南劉氏曰皆言者之也猶曰趙鞅爲主乎以戒也云

館師者其衆已敗也 氏曰 之責致人國罪也然鞅不思別以致亂諸侯已實由之苟能引咎責己人之趙遏晉國權

於其君將明政軍獲與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而霸亡是權爲敵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邯鄲師而衰懷

夫措既而幸勝且以爲功相與矜誇不思武氏攜怨與國以力勝人矣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之子是盡已自

事之道塞怨之方也 家氏曰 今以春秋之會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盡無能與皆敵也

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責晉於列國也況以趙鞅既勝而反功啟背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滅謝氏以爲罕達爲衛

討蒯聵趙鞅爲蒯聵輒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

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止此 左傳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 胡氏曰 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叔以叛放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

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下蔡州來是也 徙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

中山刻本

禮秀記此印國人為衛石之說

如蔡納聘，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
遷墓。如此，則胥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
楚既降蔡侯，縶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後[illegible]請
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illegible]
焉。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
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illegible]
不肯往適。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誰足及其
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
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殺之
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
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
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illegible]
于駟為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illegible]
不為而訊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illegible]
敢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定二十 齊景五十六 衛出公輒元年 蔡昭二十七 鄭聲九 曹陽十 陳閔十 杞[illegible] 宋景二十五 秦惠九 卒。楚昭二十四 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 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illegible]

[illegible]

者子不甯父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
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杜氏曰：大夫士。卿。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
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
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
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
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
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
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事見隱公四年。石曼
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
臣賊子之法也。陳傅良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以衛為兵首。孫氏曰：襄元年書圍
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國夏助曼姑當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助輒圍父也。胡氏曰：夏帥
之故，為首惡齊與晉有仇，若衛[illegible]於晉，則齊從之晉夏罪矣，此有師助
所以助輒也。許氏曰：佐人之子攻人之父，而齊為之首，罪有浮於衛
於衛也。家鉉翁曰：晉以君臣稱兵，令於諸侯為君臣是以衛
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臣是稱兵，於是諸侯代父之子是
知齊之不惡，古者孫從祖，程氏曰：則孫常為王父之尸，是以昭
而將有亂也。
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又孫氏王父之字，以王父字為氏。考於
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illegible]之後，皆父曰昭，子曰穆。
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
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illegible]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朱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蹝爾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

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朱子曰 [illegible] 蒯聵父子之心事如其 [illegible] 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言若有避父之心則 [illegible] 衛之臣子更立君可矣設若輒賢而 [illegible] 請命當權輕重而立君 [illegible] 又當 [illegible] 苟不能然而逃之而已矣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但為有父不慈子不孝乎。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若乎。求仁得仁故無怨 [illegible] 林曰夷齊能以 [illegible] 有國家者貴於能全其志義為安 [illegible] 物受其國 [illegible] 之不可加於其父之言而君臣父子之道 [illegible] 義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臣 [illegible] 也為千乘之主也若是 [illegible] 可為 [illegible] 紛紛衛哉此義 [illegible] 以父也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以子拒父也其氏得之。義故推齊為首非也春秋苟從告為不義者辭 [illegible] 陸氏曰公羊以圍戚為伯討然則易為不書圍戚以家事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 [illegible] 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illegible] 王事豈可逆父無父子之倫者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子殺父而 [illegible] 之人皆得殺其子 [illegible] 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子殺父 [illegible] 之理也哉 [illegible] 若以為不可 [illegible] 以為不用 [illegible] 春秋而請 [illegible] 國命於朝之義矣

哀公。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敬也。何以書。記災也。杜氏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 [illegible] 見天所災者在桓僖之廟 [illegible] 為火所災故孔子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恍而不毀歟。 [illegible] 哀公之十世祖桓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之廟存焉非禮矣 [illegible] 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illegible] 三家者存之以示 [illegible] 是季氏因其災而 [illegible] 天災桓僖廟以示 [illegible] 廟不當居 [illegible] 何以不稱及。等也。 [illegible] 過高祖 [illegible] 言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

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若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廢之矣豈理也哉

[附錄]張氏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者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說子議父臣議君而陰謂在者不爲過矣程子號年嘗論求謂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謀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諱也[□□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曾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也公篡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文公翦于武宮書筴公特獻傳于文宮則當特諸侯之祖廟觀盡而不毀著。無圖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數[□□]曰左氏載此年故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人爲舉書之國○[□氏曰]公羊云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爲鄉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曰]開者避漢景帝諱[□]啓陽琅邪開陽縣魯黨范氏故濯吾比年四戒[□□曰]盃都露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曰]所近邑故的師罷此震盧及憂異弗圍守取田邑兵役抑鑠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鐘本亡而末務此會之事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曰]討樂大心之亂也[□□曰]曹本宋師而叛之[□□曰]此蓋公孫爲功之時也[□□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國大攻則遂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討蔡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附錄][左傳]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子曰康子奪姊卽此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曰]公子駟之黨[□□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以豈獵之黨與○[□□曰]殺梁生放晉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故有罪也謝氏亦以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胡氏不取以豈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鄉驗年而圍之是自致其盟也雖邾故不修有以致寇甚曾之棄信亦已甚矣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曰]來會來朝來奔衰道不免戕取家訴田受釋盟指不免圍不全於以御子益家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元春王二月公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作弒[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

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杜氏曰：蔡侯爲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爲盜者所殺，其賤可知也。陳氏曰：盜，賤且賤者也。摘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皆得殺之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附楚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之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葬君公以爲不葬也。□□曰：凡弒君稱弒，賊斷之名也。善國君之命，其勢孤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離故，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心。殺於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

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弒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爲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家氏李氏曰：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爲主，而徒律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家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霸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陳氏曰：霍即翩，見上傳。○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音蠻。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

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林氏曰：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以伐晉。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陳氏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而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爲輕。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之言，則楚爲君矣。以□□言，則楚爲伯矣。家氏曰：戎蠻之□，歸于楚，亦晉服矣。

諸夏。昭十六年，楚誘戎蠻子殺之。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投歸晉，晉人偽畏楚之盟而執之以歸于楚。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皆書之，罪大矣。以人之故殺之。

城西郛。[高氏曰]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張氏曰] 亳社，亡國之社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故書湯之社。至周又曰亳社。不受天陽也。亡國之社屋之，其受陰而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故有社，亳社有此社，書天下之災也。蓋其制為屋以覆之，故必受霜露風雨。[許氏曰] 亳社之災，以見亡國之社不可居也。[王氏曰] 湯伐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諸侯各立其社，以為天下之戒也。[李氏曰] 武王伐紂，得立其有亳社之災，以傳天之社，災之是亡國之氣也。

克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亳社災者，當以為人君之鑒戒。[汪氏曰] 亳之屏，其社災者，警向之以危亡也。[程氏曰] 克商而社之屋以為廟屏，於是乎書，不言亳社災則不當作，亳社之災，此其年，左傳云：以新作亳社書，不書，何知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胡氏曰] 子虞母嗣，在位二十三年，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胡氏曰] 已討則當書葬。蔡昭公書葬，衛人殺州吁，其例大夫之賊不以弒君，書弒公孫，姓以為諸大夫不書其官，則當不從二大夫，書為之賊也，其去以里克書葬，而不書為大夫，書以為非。[高氏曰] 蔡昭之葬，不以賊為賊書，詩今之不討其罪而不書葬之時，以例知此不通於蔡，故葬其也，不幸也。[李氏曰] 蔡侯之亂，故知春秋書葬者，有以予之，而國人有分昭侯自非書，於茲國以為賊，乃拒晉文之隆，不能自拔於楚，夏以遷於會，以陵召之會，至於楚，摽季而入郢，鋭然合中國，以與之。其志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幸而為之數，不能遭楚見於經也。卒使下楚之力，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不能遠見，豈為賊者從其功而當時之功，其功烈當於晉，如何哉之世。

○葬滕頃公。

[附錄] [左傳] 秋七月，楚伐陳。冬十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孫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

五年，春，城毗。[杜氏曰] 毗，備晉也。

[張氏曰] 二十年，晉定公卒，元年，鄭聲公十一年，曹陽十五年，衛出公十二年，陳閔二十年，蔡成侯十年，杞僖二十六年，宋景二十六年，吳夫差七年，秦悼公六年，楚昭二十六年。

○夏，齊侯伐宋。[高氏曰] 齊景公忌宋之強而欲為霸，故伐宋。會於洮以圖霸。[汪氏曰] 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六年未有定也。

齊景公既伐宋，以霸主之強，將以制衰弱之國，而爭霸者景公也。強族蒙其衰而以為之利，及子孫立，而皆為之計，以不能撫其民，其君死而廢立之禍，所以後夫子之所以書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傳]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汪氏曰] 趙鞅為晉執政，以范氏之故伐衛，以私讎而用師，大義明矣。

[趙氏曰] 趙鞅之伐衛，以其納范氏也。伐衛以圖求其入師之罪，亦當以霸諸侯命公，此義以伐，而年伐衛為晉侯之名，書其私以為伐也。[李氏曰] 雖然，趙氏之伐，當時以為其名，而寔以私衛之故也。晉之失霸，當以此年見之，於是天下之大夫得專命，諸侯不能討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張氏曰]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有晏子以為之臣，孔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公亦知其言之善而不能用也。其後陳氏之亂，弒其君，而奪其國，有所由來矣。[家氏曰] 景公立五十八年，以其國之大，有賢臣如晏子，又嘗聞孔子之言，而不能用，以至陳氏擅齊，而齊遂亡。

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魯無遠慮者之戒數。○冬，叔還如齊。[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何氏]曰：因服殺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月爲數。[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閏故。[ ]曰：閏月喪事不數，葬皆以閏數。常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十五月。內書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而書，則諸喪當苟莞辛葬皆宜書矣，寧獨斯也。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定二十二，齊安孺子荼元，衛出四，蔡成十二，鄭聲十三，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一，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杜氏]曰：邾瑕，邾邑也。[ ]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取於邾也。魯之有邾，見邾之微弱，魯以不義強伐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汪氏]曰：邾人如魯，其城而繫之有負瑕故。鄰邦以定哀十六年間，不書凡入邾邑，旣不見於經，諸侯方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禦邑侯之亂，旣不得事於晉，諸侯方以自守禪而禍亂已三年，以魯來能書其城邑如此者，是以魯無終守之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杜氏]曰：治范氏之亂也。[ ]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伐鮮虞。五年，晉伐鮮虞。昭十二年，楚靈王始伐鮮虞，方是時，晉之勢可以弱楚而不能，不能伐楚而伐鮮虞。十四年，晉伐鮮虞，定四年，晉召陵之會，諸侯伐鮮虞，皆晉爲之。

○吳伐陳。[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曰：陳侯方以舊怨入吳，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陳以求援於楚，今吳復伐陳，修怨也。[張氏]曰：夫差修怨於陳，以取滅亡，故春秋於其所爲之事，必高書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大夫高、國。陳乞欲君之謀得肆其志。[ ]曰：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之。[張氏]曰：高、國爲國世臣，罪成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張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歡心，以魯之政之不修，務與吳覌，以會其力。君子取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勢有不支矣。夫吳[ ]。[李氏]曰：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於吳何故伐我之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責之之。兩伯中國爲吳晉，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曰：……不免其身，近得反國，而卒于位者，國人郢之宇包胥也。[胡氏]曰：左氏載楚昭王之命，令尹司馬……

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見三子之賢哉楚不終霸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蓋諸侯不當三聖之事

附錄 〔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音徒又文加反公作舍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陽生何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illegible]〕生身父母所有也 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己則奪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illegible]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 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張氏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而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有愛之而不以其道故當 春秋而豈敢正名遂之手哉之 以

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illegible]〕陳乞立陽生而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楚比立陳乞所以明陳乞始也而書 主〔[illegible]曰〕弟子家傳春秋者皆疑於君之罪故其春秋不自為書之以為弒君之賊雖其人不明而必以為所弒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

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會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

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很焉

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若陽生也易爲不以罪齊無知若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從陽生者亡公子而巳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陳矣

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矣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奚齊之子其事與此略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弒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禍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

高氏曰禍從召公子比而愛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家弒君之惡而從乃要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頗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頓其君是乞弒之也從辟召比然公子有三焉先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陽子荼何所直哉故春弒別繼明微不以其亦而同其誅也。

劉氏曰殺梁云陽生正荼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荼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弒先君所命是則弒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爲非義自可德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躬弒其君春秋稱況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而我荼可知也

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然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猶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將以公子之道從之與利國故而當國故不辨公子

而篡國錄得皆可參遇此假公羊當剟之罪是至其戴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可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懼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將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鏟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經未罪且爲入曹起也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後十春及 左傳春宋

叛之故立 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 家氏曰立之殺宋鄭始因陳地以起兵爭辛致各取其

如以遲其殺人之志所以許其交爭之實也 汪氏曰老丘 矣在實十五年定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

于邑。廬陵李氏曰宋之敗晉 文矣實復鄭晉二鄭乎左氏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汪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 照 [illegible]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鄫穀作繒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曰即[illegible]殺[illegible]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illegible]於[illegible] 建於後日也 高氏曰吳欲竊諸侯晉先往會之[illegible] 夷[illegible]盟于鄫於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illegible]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不書盟中國之實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illegible]

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胡氏曰】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惡。若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張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illegible]之不得已也公內[illegible]三

家三[illegible]於上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何以名之也[illegible]之奔何[illegible]服也【[illegible]氏曰】魯入邾以邾子來而不言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之代外之別也○【胡氏曰】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何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重書無[illegible]於內辭也入邾書使若他人猶可諱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也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獲入人之國為大惡矣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解也穀梁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直書入邾又獲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蔽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今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歸夫辭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而可施於其君則不可施於國人此春秋之文也【[illegible]氏曰】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

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illegible]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甚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救而人之苟有罪師必豈能圖之事鄭與曹所以救曹非志於人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illegible]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罷春秋以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舍以懼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於中國無霸方諸侯自知救也諸侯自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蔑於亡矣【[illegible]氏曰】謂伐曰曹之病於宋久矣伐國無一焉之後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辛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何氏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張氏曰】此滅曹也。不書滅。言自滅也。其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汪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襃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兆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書曹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絕世。參廢亡。寧逆民盡。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陳氏曰】公羊云。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非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禦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者。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吳伐我。書伐我始此。【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

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汪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察勸者春秋之責賊賁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者吳子以刺吳子悅於刺而遂是以寧師道于吳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遂安盟而逆何故之是其後吳責邾子邾昔哀公已即其君而授兵於其存亡而且入其國如是年吳伐我自入春以秋魯則魯之陵弱矣有若由是之前甚此也書比其君伐我之四都則魯之國四都竟播之足為勇于戰也而至國於不是足年為吳國兵在言之四城下見則魯之四都竟播足為也公之無伐而書伐能興師而伐能入魯吳事徒直為邾而詳伐味我亦書四郭不及使已難自廷皆我之國意也張氏曰此與明年國春秋書伐我為若持書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下則之書伐我亦本是蘇氏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羊作僤。左傳季康子以其妹妻齊悼公之即位而逆之季姬嬖於季魴侯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傳惡內也 杜氏曰讙及闡魯二邑 陳氏曰齊取我讙及闡言其地是人也是不以兵取邑也 趙子曰書取二邑不以兵書邑不書以兵者非公羊說 家氏曰公殺以齊之兵為邾故取二邑不以兵故書取 汪氏曰左氏以為齊侯以季姬故取讙闡而公羊以為賂齊以邾婁子益來也

時魯有政雖此陵所以為禮義之懲左氏所記公山不狃以死難之志皇多有之比陵所以為禮義之亂國左氏公山不盡忠以死難之士人矣而孔子猶曰必也尚欲其能生知其比也而貴其能以賢其意於夫人

附錄 蓋齊取二邑華魯以存邾不用兵而取之書取者昔胡氏曰齊侯使其子孫伐邾而取之

歸邾子益于邾。接擂之名也失國也以歸邾之惡而歸少有以悔之道今書歸者不逆 汪氏曰以使諸大夫來會諸大夫能悔過歸之 胡氏曰凡取益來者不以其罪逆其人以歸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

附錄 公羊傳 秋 趙氏曰 齊侯以邾子益來 魯歸之 且逆季姬以歸嬖 九月 臧賓如如齊涖盟 齊閭丘明來涖盟 且逆季姬 以歸 嬖 以公子之故也 又謂齊公子 閭丘明 使者有若 鮑牧 又謂群公子曰 使女有馬千乘乎 公子鉏 以告公 公以為 分室以行 使二子 之姑 姊妹 出於 公 齊侯 殺 胡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古禾反。 杜氏曰 不書葬 魯不會也 蔡氏曰 聞書其罪不以為我惡也

○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按左氏邾子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遷惡不悛則四隣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懟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殆則四隣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儀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何氏曰書歸讙及闡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子而齊亦歸所取邑不言來歸者非魯求得自歸之 陳氏曰悔過不言歸邾故書 未春秋取讙闡非獨於義而邾子之歸故邾子言齊歸其所 邾言子先既歸來邑

九年春。王三月。十有四年。定二十五。陳閔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三十。曹伯陽十四。晉定三十一。楚惠六。秦悼十。宋景三十三。杞閔公維元年。吳夫差十一。

附錄 左傳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用反 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之覆也而敗之曰取 皆見禽獲奇兵發起於是 始志取人之春秋 誰力相傾奇兵變詐 也鄭以不義深入而殺其民左氏所載 未有能若是者也 十五年之師 十年之役 宋人伐鄭取其師 三來圍 斬取由之 與陰

○夏楚人伐陳 左傳 陳即吳故也

之 胡氏曰 陳之為國 憂服而求以自託焉耳 楚而不僅存者以也 自今而從吳亦以背楚 已公攻之申 又伐而不已 今年伐陳 明年春秋 公十世 結難其伐之 十三 自年振旅 而楚之暴 救之道 辛于罪 誠吾不可 克勝而誅 遲矣則陳之即吳 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 此春秋楚所以惡 夫不可 德強是也 而而改伐 昭王於義 以其國 而師以德 年而盡師 再之伐子 云二年矣 ○秋宋

公伐鄭 胡氏曰 宋雖不義 以伐其國 而師年 又君鄭 以伐取其師 三年鄭人自復取之宋也

句讀又伐之于師三年鄭人自復取取之宋也

附錄 左傳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晉趙鞅卜救鄭 遇水適火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史龜曰 是謂沈陽 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 伐齊則可 敵宋不吉 史墨曰 盈水名也 子水位也 名位敵 不可干也 炎帝為火師 姜姓其後也 水勝火 伐姜則可 史趙曰 是謂如川之滿 不可游也 鄭方有罪 不可救也 救鄭則不吉 不知其他 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 曰 宋方吉 不可與也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 宋鄭甥舅也 祉祿也 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 我安得吉焉 乃止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晉定二十七 齊悼四卒 衛出八 蔡成六 鄭聲十六 陳閔十七 杞閔二 宋景三十二 秦悼十五 楚惠十四 吳夫差十一 周敬王三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 邾隱公來奔 齊甥也 故遂奔齊

胡氏曰 邾子為吳人所囚也 春秋之法 諸侯失國則名 其道而接以奔 以其失國 雖有書奔 何以書 以是為自失國也 春秋書之 致其不知 自所失 所以又來奔 其不知先甚矣 魯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

齊侯陽生卒 左傳 齊人弒悼公 赴于師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齊人敗之 吳師乃還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 胡氏曰 齊中國 吳夷狄 會夷狄伐中國 惡可知矣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 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 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 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人入邾 以其君來 罪也 齊侯為是取讙及闡 如吳請師討之也 魯人悔懼 歸益于邾 是知其罪而能改也 齊侯為是歸讙及闡 又辭師于吳 是變之正也 夫變之正 若禮義之所在 中國之君也 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 狄道也 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 此天下大變 常理之所無也 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 其旨深矣 春秋弒君大惡 不待貶絕而自見也 君而見弒 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 若夫悼公變

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
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成天也見正命焉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弑隱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鄭怨其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晉自主盟以來諸侯之事晉者多矣未有如魯伐齊之速也 諸侯自主夏盟有不可以伐人之喪而晉乃乘齊之喪伐之而書侵者罪其乘喪而侵之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強國夷狄之會以不可以信伐齊以魯之亂名伐喜矣之喪而強國夷狄之禍不可既不聞其救則危可知矣師可也而以齊久會而接不境歸而者公
○葬齊悼公 公之進退制在吳故比書之也至是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公會吳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不書葬與鄭伯會公其葬不及五月以弔還公雖不發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出奔齊定十四年 蓋其使之歸 弓出奔十五年春入于衛 世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陳氏曰救者救其患也故在王室則罪諸侯乎實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
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
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
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皆爲獨以號舉而不
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
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 汪氏曰宣十一年楚縣陳季復封之昭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 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
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
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
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
救陳之意乎 陳氏曰則中國無自救者而以夷狄爲救故書以相救不書楚書於中國而書吳救陳 胡氏曰春秋自吳故自楚之相救皆不書諸侯以中國而夷狄之也 春秋之於夷狄之相救不書楚宣昭春秋其書辭二公之時吳楚相攻其事多矣皆略而不書者其詳略有異時其事也 附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 ...

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汪氏曰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書伐我餘皆言四鄙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張氏曰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劉氏曰君子之道不責其勝人而責自勝也說命曰干戈省厥躬為善而外物者責之矣君子求而自反也躬為

不義而以撲違者亦有之矣君子受而弗報也不言鄭若受之也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也後王賂雖若邾之戒所以譏哀公也陳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略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鄙之例所以下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所以齊之師逼迫於魯之國都矣杜謂曰過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微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廬陵李氏曰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夏陳轅頗出奔鄭。公作袁頗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家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剋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然國不能自討致眾起而逐之是眾為討政也而可哉

〇五月公會吳伐齊。許氏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會伐則戰見矣兵自入邾之後困而又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陵吾叔還會之于相公又會之于鄫吳而入邾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不之實固與兵合前年會伐齊救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以見之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周室之世春秋魯進吳書于自來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皆以號舉為其用兵不戰而伐之也狄吳則魯罪著陳氏曰習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寇以求被斷髮文身之吳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秉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望人望魯之事至是絕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書及吳戰止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
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
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
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
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
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
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
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
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illegible]艾陵齊地[illegible]
[illegible]吳伐齊獲國書晉不主盟制在夷狄聖人傷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吳之無道犯閒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國
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
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
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也[illegible]曰戰不書
公者浚公乃所以浚敗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
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後書
及吳戰貶公與陵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此華元
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兵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
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服守備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
師可以坐困強吳而郊之矣今乃以伐魯方肆之亂兵未
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歸敗身遷為國大殘故
艾陵之戰以國書
主之者深罪之也

附錄 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
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
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
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
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錄 左傳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
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 衛大
叔疾出奔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
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
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
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
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
鄖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
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
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
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高氏曰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古盡君之敗勝故重而書之
然春秋之書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和大夫各欲自專
始則相猜相端終
乃相攻相逆也

附錄 左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
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
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
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
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illegible]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
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二
十四秦悼九楚惠
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左傳 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
田賦也 穀梁 古者公
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

宣公初稅畝朱子曰宣公稅畝什而取二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
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
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之土國語註制其肥磽以為差等
田稅也以力者三十受田百畝二十若五十畝砥平也
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朱子曰賦其廛者謂收其
市地閭
今用田賦軍旅之征
[illegible]曰田畝一月之用賦者
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
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
外蕩强豪空盡國儲故複用田賦陸大曰以田多少出
軍賦也[illegible]言用田以為財賦之[illegible]周
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稽其財可任之數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今哀公以
丘甲率衆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衆以為常非
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illegible]刑
法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家
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周禮
載師注宅不種桑麻者罰之
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無常
產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出士徒
車輦給繇役汪氏曰漆林之稅十分中稅二分半以其
地產漆故重其稅若
令之稅茶稅竹木也
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
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
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
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
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illegible]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
減商稅范仲淹不可曰茶鹽商
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
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衆也既矣
春秋譏田賦之
意矣。臨川吳氏曰
宣公稅畝壞井田什一之法日賦
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
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illegible]以丘甸為
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民出者家一人

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兵共自賦增晉大[illegible]
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孔子罪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illegible]陳
君擧謂以丘賦一歲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
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革車
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九夫變田者
皆出一人為兵比古七倍起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貢達
以為周制十大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
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古賦十六倍於理亦宜[illegible]
[illegible]曰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illegible]
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然丘甲之法增三
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而加
倍不短矣亦未可信要之不計而欲取民財以充軍賦
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矣孔子云丘亦足矣盡
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實可計田而又賦其財
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撤也
之言則為斂財以足用可知矣[illegible]田賦之謂
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
斂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疋牛六
頭也范氏注穀梁周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
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
矣乃使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是比其前後自相戾
也況家財有無賦何得別出之費民以為一井之田而
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
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載孔子
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
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
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
稷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
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
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
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
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粟里出時是之二家說
為呂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輦其漢家故田賦為
以捕車馬亦其遠意也緣此賦止里屋出之而今賦於
田上故識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粟者其止出
一粟之人增歲春欲傳所載諸事而始放以書樓以
東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
非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若諱取同姓也。【張氏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故曰孟子卒。【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胡氏曰】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王氏曰】戚，親也。單，盡也。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陳氏曰】大傳：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族人，使昭穆異列，同時食，故曰合族屬。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己姓之妻，主為母婦之名，治婚姻交結會合之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瀆亂。四世同承高祖，服緦麻。五世共承高祖之父，服袒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六世共承高祖之祖，各為氏族，四從兄弟親盡於下，別自為宗。殷昏姻可以通乎？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連合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得通。

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彊吳以去三家之權，忘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彊吳之國，而欲[illegible]其國也。拘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患，不知公禮自防，遠至於禽獸而不辭也。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也。【[illegible]曰】雖犯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子命不受命，而不得為夫人，其衰一也。孟不見於朝，不

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曰：此非昭公故為之，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以公之籍，其勢不得已而從，非其[illegible]色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高氏曰】人不以為非禮，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胡氏曰】公知其非禮而異其名，[illegible]蓋而名為也。【何氏曰】不言薨，不書葬，若深諱之。【范氏曰】不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吳氏曰】周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書之也。昭公君也，高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汪氏曰】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變同姓之不可也。然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諱其姓，則舊史翻之，呼曰孟子，則固之史必不可書夫人某氏。春秋因舊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按傳，夫人孟子薨者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昏非自魯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其諱書之，所以深責昭公之禮歟。

公會吳于橐皋。橐，音託；皋，音高。【左傳】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illegible]會，以其功也。會吳夫差稱號，以其罪也。皆以[illegible]。[illegible]夏之稱，吾此春秋所為進退者也。【王氏曰】吳欲尋盟，[illegible]。

秋，公

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音云，公作運。[左傳]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杜氏曰] 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illegible] 吳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吳，而竊盟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illegible] 子貢陳墮黨崇讎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宋向巢帥師伐鄭。[左傳]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廬陵李氏曰] 自皇瑗取鄭師，而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亦可以釋然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於平元之族而後已也。[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螽。[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左傳]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曰] 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閏，故十二月猶見螽。[啖氏曰] 以為失閏，則十二月螽，不為異也。宣十五年冬螽生，與此記同，並疑聖人之言也。

十有三年。周敬王三十八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十四。吳夫差十[illegible]。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左傳] [illegible] 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胡傳] 二國交相取師，以易辭書之者，[illegible] 如此，宋鄭之師，不仁以取宋，鄭亦為功報也。[illegible] 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公羊作戍。[illegible] 成，元公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穀梁傳]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杜氏曰] 黃池在陳留封丘縣南。[illegible] 以為在宋在衛，[illegible] 地近濟水，則晉吳會有之也。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胡氏曰] 經文有及，[illegible] 伯之義分。[illegible] 明也。故左傳云晉先歃，而外傳吳語中乃云吳先歃，各自述其事，了然可見。

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何氏曰] 不與夷狄主中國。又事書見不可時，奇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

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注見隱公二年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illegible]突厥值隋末喪亂中國人多歸之高祖初起太原及竇建德劉武周李軌雖稱尊號皆稱臣事之唐書突厥傳太宗曰太上皇以百姓故稱臣突厥朕常痛心范氏祖禹曰唐世夷狄之害其原起於太宗尊父臣虜豈有尊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者乎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史唐廢帝討石敬瑭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若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到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王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㙱我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陣王親秉鉞中陳而立挾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憂而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

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乃命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命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illegible]陳傅良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辭之異也獨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吳進主於黃池之時宜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致吳先之故辭為耳[illegible]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illegible]曰凡諸侯及公會吳曰公會某某會吳于某地此會公往會晉侯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之復言及吳子者殊吳於晉也高氏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吳泰伯之後與周同姓狂僭大號擾亂中國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為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illegible]氏曰中國變而為吳楚始於昭公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成於黃池此世道之一大變也申之會晉與齊魯皆不與則中國猶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皆以吳敗齊于艾陵夫差主會行霸以伯禮事之春秋為是懼而不殊吳而不殊見[illegible]也天下主而中國亡也春秋至是雖欲不然得乎[illegible]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略辭之公會晉[illegible]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乎[illegible]書也[illegible]于蜀[illegible]楚雖主盟而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illegible]楚同主會[illegible]

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狀以聽命於伯壇之址則內故吳之分不叅而強弱之勢自見之大春秋於戰紀戰華書會書及者主客之辭也此黃池之會書會及與戰華書之游也又按中國狄之凡三書吳之會使礼來聘中國之之戰始也數凶中國之出皆予之也會于黃池待甲戌之會厥晉侯而長於吳春秋抑其強大而上書子既之心殺戮乎深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人來能等周則當應罪乎公於吳晉之會如其書子丘宰周夫之齊例夫語以賣謂趙之勢使董褐復命責其丘宰周之衆弱而反能使吳王之密來能責楚之罪豈以[疏曰]穀梁云吳子進矣接熟其猶號召不足信哉此爲吳司會主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接此會黃池爲公羊又云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此會黃池爲曾池故魯獨會之者更有諸侯不當列存[汪氏克寬曰]之說公皆先晉當主之說當主公羊薛之說載說公羊胡氏皆二傳之主其事實相勝耳語豈真能奉王命所尊周室之書盖二國之假此以相勝耳語豈真能奉王命所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高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汪氏克寬曰]佳音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臨川吳氏曰]吳子方會中國之諸侯而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張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於子忘不共越之戴天之讎以取霸諸侯求諸侯

附錄[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君若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高氏曰] 故書至以危之。夷狄主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穀無曼字。[胡氏傳] 此晉魏曼多也，何以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張氏洽曰] 晉以范中行之難，數出師侵衛，而衛與齊、鮮虞之伐，衛師雖出，而晉不能以此討於衛，乃以此中行為讎，故而侵之。 [illegible] 年矣。晉人不能以事此，止討於衛，乃李氏曰 [illegible] 在侵伐，十有二侵。

王猶於洋之公受其 [illegible] 之於昭定之間，而中國 [illegible] 鳴之吁嗟無積累之功，有若在中。[illegible] 必其由中先，失其或日我之而後，而生於晉者，夏至於一之木，物不能可以復然。

其先生於國 [illegible] 弗至于二我，強者當之，立晉權而後，大陵自以八京國之師之。

族方來作戒之，役令之而陳下伐以列國不能 [illegible] 諸侯之實，先與其於中國之利，以也與其中衛國為不合 [illegible] 之狄君豈其能國，皆 [illegible] 強大力在之際。

鄭之大夫，而晉不能伐，而晉人 [illegible] 以今從也。 [illegible] 若景公蓋有 [illegible]

大夫荀寅 [illegible] 於諸侯五氏，鄭 [illegible] 齊、衛、鄭而宋 [illegible] 于以盡取 [illegible] 齊，于衛以 [illegible]

晉終國而知之，先大夫之謀，侯各求大諸侯安且得伐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於諸侯，是以 [illegible] 伐之，晉 [illegible] 百家 [illegible] 南面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自以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明之也。 [illegible] 大夫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蔡 [illegible] 孟子曰：上下交征利 [illegible]

而秋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人欲 [illegible] 君臣上下 [illegible]

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凡二十一年。非之七月也，其為蟲災又冬十二月也，此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胡氏曰] 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災矣。又非冬十二月也，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胡氏傳]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illegible] 孛星，乃旦見之，周十一月，日在 [illegible]，故不言所在之次。[illegible] 心為明堂，布政之宮 [illegible] 孛于東方，乃東方諸侯代主治者，與爭明，而滅絕之象也。

○盜殺陳夏區夫。

[illegible] 徵舒之後。區夫，陳之世族大夫也。[胡氏曰] 陳侯反楚，公孫佗人為夫，執國政，強殺陳夏區夫，非世卿之弊 [illegible] 乎。

殺陳夏區夫，為盜所殺，而書之與殺其大夫同，春秋之書 [illegible] 世之變，甚至於盜。

君臣已微，大夫執國，下陵上替，[illegible] 禍亂 [illegible]

十有二月，螽。[胡氏曰] 比年螽，比十九年十二月螽，又螽二十二陽月。

[illegible] 人君 [illegible] 當世之時，君臣亦可以自治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重斂於民，民力已竭，怨 [illegible] 之異，[illegible] 於魯 [illegible] 天命已去 [illegible]

附錄 [胡傳] 及吳子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晉定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一，陳閔二十二，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大之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illegible]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illegible]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君子之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穀梁傳]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illegible] 其 [illegible] 中國也。[illegible] 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也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獲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
秋之作不過因舊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善惡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錄
其交際而別其與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
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
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之一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
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
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感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
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瑞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
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杜氏曰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孔氏
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
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
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程子曰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舜孔子先天
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
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朱子曰文定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
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范氏曰先王之道既盛麟感化而來麟因事請
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杜氏曰先誣謂以為制

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泯矣又引經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
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范氏曰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
來歸於王德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
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王氏安禮曰詩稱麟趾騶虞為關雎鵲巢之應故夫子作春秋
遂以獲麟終焉明王道之成乃致天瑞之應胡氏曰麟趾騶虞詩人但歎美公子公族之仁厚與其仁心德澤
之廣且實者此借以肯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
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
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
至宜矣何氏曰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
異春秋記以為瑞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書說命王庸作

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
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
武王疾愈啓金滕之策天乃反風書金滕王有疾弗豫周公植璧秉珪乃告
太王王季文王納冊於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居東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罪己之言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曰宰
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誰以我為人君乎子韋
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果徙三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
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
指日日還不落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反三舍國語[illegible]

白虹貫日【前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嘉禾生於府【晉書】張堪為漁陽太守麥秀兩岐【晉書】孟宗至孝母冬嗜筍宗入林哀泣筍忽自生劉殷曾祖母冬思堇殷於澤中慟哭視地堇生王祥性孝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有雀數十飛入其幕祥以供母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莊子】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中子】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乎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乎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於人事春秋始於人事而終於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書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獲麟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汪氏曰】春秋一經自君臣父子夫婦孔聖以經邦之書兵交之變人道之治亂物異之大小遠而日星經而禽蟲夫宮室之興革城池之築浚器用之失得土地之予奪無所不紀學是經者辨其理則可以格物而致其知達其用則可以修身而復其性推而廣之則可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張氏曰】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於類拔乎萃為聖人物之法則首也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之君子天錫仁知之靈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時固異於堯舜之世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為夫子出然商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于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家氏曰】杜元凱以為春秋感

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況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定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彰而終也夫子書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揚於斯世今也麟獲天下之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遂之後世而適魯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不備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者天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之春秋之備焉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終也【朱子曰】春秋獲麟朱不敢指定是書成而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是不祥亦【趙氏曰】公羊穀梁二傳以經不言其時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不知義是以爾也又云不言狩不外麟於中國也來自是言之又云有來不使麟不恒於中國有鵒之類耳夫謂之獲麟則不得言來以言其有為不使恒有之說有年豈使不恒有也【廬陵李氏曰】啖趙陸氏杜氏何氏程子胡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而華氏絕筆獲麟之說

爲春秋之成文致太平孔言太平而瑞應至故說以麟於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爲孔子自衛反魯即脩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於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以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感或曰文成致麟耳乎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得不作蓋麟爲王者之祥獲於鉏商聖人感而作經以寄法於萬世若聖人不得用於時而垂世立教儀範百王也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亡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爲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爲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爲一治豈不信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七